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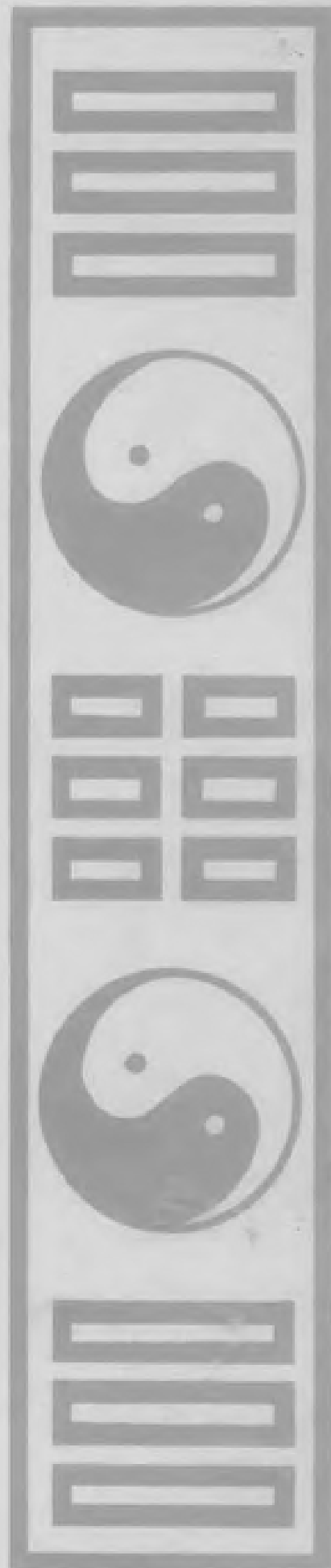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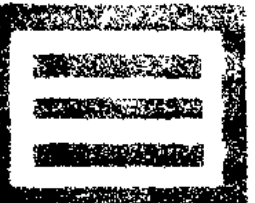
道

書

2

巴蜀書社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  
李一  
七



第二册





藏外道書第二册

古佚道書及老莊注釋類

目錄

南華真經副墨

三

南華真經注疏

三〇三

南華真經評注

四九九

藥地炮莊

六七一

南華真經副墨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廼復測南  
華南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  
說建之以常無脊而出為於不為  
以破天下之貪執去太聖遠道

南華副墨序

一

德之風微儒墨並起各持其似以  
相是化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  
民爰竊之以嚆矢天下以故識在  
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參  
佐著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  
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德

南華真經副墨

為之而妄以為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可為也義可虧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冥而天  
下治矣且夫天下不可為也物欲  
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  
乃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則于於

南華副墨序

二

道也幾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  
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世出玄法莫  
不繇此所謂以其生治身而出  
于純餘以理天下蓋自几蘧以逮  
羲軒莫不通於道而合於德退  
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度係於末

二一三

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所以盡也  
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大道  
迺此者謂之俗學若乃斷言語絕  
名相混溟茫茫物迥出思議之表  
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離  
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

南華副墨序

三

齊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  
實相而此則重之命宗蓋妙竅同  
玄實大乘之秘旨學二氏者烏  
可以不讀南華緣督守中則衛生  
之經也地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  
藏神守氣則食氣之學也忘言

絕慮則摠持之要也有情齊信  
則重玄之秘也無實者虛則實  
相之理也固是則玄同之陸也忘  
豕則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  
可一頭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芻  
艾擷藝圃之華資其辯給懸河

南華副墨序

四

之口也探觚揮塵之倫又多取焉  
嗚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鄒魯  
稱性之譚精絕閎肆孰逾南華  
矣亦其矢口寓言正而若反從心  
易衍廢而中權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則惠施喏口公龍

稽古季真搗子之徒又烏孤測其  
涯淡哉昔晉人郭象首註此經  
點響支離多涉夢語虛齋口業  
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  
多是知千慮一失在矣知從不  
免商賜君子曰非助豕仲尼大

南華副墨序

五

聖不妄望于人、而况其散焉去乎  
星戕歎冥聞素無前識而二氏之  
學載之末季頗窺堂冥乃復添  
註是經補救偏弊以匡昔賢之不  
逮名之副墨相守一家之說參訂  
異同而一之同志余謂茲所未發勉

今卒業游歷江海佩之奚囊三  
易歲乃脫草嗚呼拙道熟則庖丁  
之目亡全牛察認真則九皋之雉  
無留良千載而下知莊叟去誰  
歎若謂侮聖畔道言大而妄當  
則星也與叟均之不自於天下矣

南華副墨序

六

萬曆戊寅四月望日

重刻批點南華真經法

標題

主意

冒祭

精粹

段絡

南華真經音叶

從四聲等韻參訂玉篇直音暨唐陸德明

南華經批點

音義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  
以字叶者但去其平其上因其字而調之  
則其音自出

南華真經字畫

準諸家古本校以洪武正韻一字一畫毫  
不訛贗而其書法則宗顏魯公取其莊重  
古雅以見刻之不苟云

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集卷之一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虛字集卷之一下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集卷之二上

南華經篇目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卷之二下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集卷之三上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肱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卷之三下

天地第十二

澹字集卷之四上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南華經篇目

二

澹字集卷之四下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集卷之五上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寂字集卷之五下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冥字集卷之六上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冥字集卷之六下

南華經篇目

三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集卷之七上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卷之七下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為字集卷之八上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為字集卷之八下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

南華經篇目

四

本定為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贗入去

讀南華真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闔闢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

南華經雜說

一

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為氣習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為流瀆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却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

粟同味者然使竝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爲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爲得之若一一爲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

南華經雜說

二

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鹽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

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爲竅鑿渾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蘇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寓言如

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來只是卮酒間曼衍之說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爲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說心小莊子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

南華經雜說

三

換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參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

一邊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迴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已何益

南華經雜說

四

學問只一箇究竟性命是切已的經綸燮理皆其應迹有為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為邦那裏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不盡也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為事相皆粗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墮

墮支黜聰絕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是矣故曰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古之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書之宗旨也今儒者直謂不然往往斥之以為異說反以老氏為見小是鯛與鸞鳩同其同也悲夫

南華經雜說

五

退之原道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謂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若仁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為太虛生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明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義夫人心體本自廣大但以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胃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去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一

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胎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矯矯而無所用末復結以大瓢大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鯢鯢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

南華真經副墨

氣而飛其翼若天之雲之布於四際故曰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也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怪異之事扶搖風名爾雅去鸞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搏扶搖然後能冲舉而直上擊海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二

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徙於南冥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自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二十一

也亦若是則已矣邪音耶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皆生物之息相吹者野馬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唯此氣機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嘘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以此分明模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緜地網緼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其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蒼充塞無間混兮闕今其無窮兮夫是以息相吹而生物莫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三

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復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

堂坳杯水為喻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融於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關者而後可以圖南天折也闕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天闕之義闕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會冥用力真見得人空宇宙出門有礙如何去得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四

揄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

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淺夫之見稠小蟬也鶯鳩學飛之小鳩也決起疾飛起也捨突也揄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奮飛之容而已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亦無他願也稠鳩蓋井蛙醜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綠胃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喻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

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檢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風積字面上換來

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音不知晦朔蟪蛄音忠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五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亦悲乎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相承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蟪蛄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古之造椿者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大物者如此之多其中竟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眾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把臂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

南華真經副墨

考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六

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語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事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未向小大之辨也結上意主下意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音去比音去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音去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音然也雖然猶有未

二一三

楫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音零然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音上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音夫音扶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  
 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  
 自視亦若斥鴳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  
 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為宋榮  
 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處  
 逍遙遊一音南華經卷一七

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  
 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猶未廣  
 效用於世者固矣而能忘忘德猶未廣  
 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不能忘忘德猶未廣  
 而未能忘定能辨矣而不能忘忘德猶未廣  
 有未林也若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  
 反非不冷然善也彼其乘虛取氣視世之  
 數數然儲德以致福者固矣雖然能  
 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二氣  
 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極之  
 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  
 矣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  
 也功也名也皆有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  
 則無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無所待  
 聖人也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神人  
 辨榮辱未得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熒音如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音去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音平聲天下天下既已治音去聲矣而我猶代子吾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  
 音焦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  
 逍遙遊一音南華經卷一八

平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  
 試舉堯由是亦大而不後及於堯姑射之神人  
 蓋堯由是亦大而不後及於堯姑射之神人  
 者莫過於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已馬則誰  
 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  
 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  
 已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  
 不見許是亦列子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  
 待者也且熒火讓明浸灌讓澤則足猶未  
 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偃鼠以飲自滿尸  
 祝不由雖大而大堯由大年之冥靈也  
 肩吾問於連翥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去聲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音 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舛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

連舛曰然瞽者無以與音去乎文章之觀音去聾

者無以與音同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九

哉夫音扶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

人也之德也將勃礪萬物以為一世斷音祈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

以物為事處上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  
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  
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  
穀而吸風露黃庭經去人皆食穀與五味

南華真經副墨

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  
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  
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  
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  
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女也之人也  
德也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  
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身礪萬物以  
為一世斷乎亂離之言求也亂之言治也  
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神  
人是所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  
堯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  
焉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

不以形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  
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  
能傷之意參同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  
非得道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  
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  
身而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秕糠皆神人  
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  
為事而用此塵垢秕糠為哉陶鑄堯舜謂  
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  
至德者自合如此選  
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晉然喪其天下焉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鶴鶴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官然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豆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一

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為瓢則瓠落音靡無所容非不曉平呶曉平然大也吾為去聲其無用而培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音平泝音平統音平為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音扶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君用之涉險可以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實五石之力不能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虛大之貌培擊之也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二

手不文理通拆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崇慮以為樽言何不想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也短小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處平其大本擁腫而不中去聲繩墨其小枝卷音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

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俟音邀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音死於罔罟音今夫麋狸音

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卧其下不天聲上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一夫音扶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

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於禍麋牛鹿

宜以况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

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

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冥冥虛曠之地

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根之本

患故曰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喻機黠者雖

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

篇反復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

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譏小之

管見蓬心不箇廣大學問煞有用處但汝自

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進道實為本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三

南華真經副墨

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

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問

只說大大之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

故能逍遙也篇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

要仔細看他文字眼目前段大瓢是憂其

無所容浮之江湖然有容他處後段大樹

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莫寢臥其下然有

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然合於是方壺外史

說義而作亂辭

此義而作亂辭

大鵬上扶搖

野馬及塵埃

斥鴳翔蓬蒿

小知不及大

見大自遺小

所以堯與由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四

大哉藐姑人

氣冲腹不枵

批棟鑄堯舜

神人乃無已

大小固有量

大瓠浮江湖

大樽楫廣莫

願封龜手藥

用大豈無當

博哉逍遙翁

二一七

內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小大，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見齊也。小知間日，以心闢主司，是非亦一。起而道益虧矣，不知彼果且無彼是乎哉？是非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不至，人憫其死，心交其勝，心解其關。心為是不用，而照之以天，教之非和，以是語之。以滑疑欲其泯，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休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啗然如南郭子綦之。綦之，我猶然如莊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識蓋自老子玄。

南郭子綦其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一

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如死灰，無烟燭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者，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今者，蓋人皆自形骸，未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女子游異而問之。子綦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

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音扶音。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

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籟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低。

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一。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意氣而或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二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而

獨不聞之。琴琴，六收乎山林之畏佳。大

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

起權似臼，似洼。於花者似汚者，激者謔者。

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

唱于而隨者，唱喁。愚音冷音風，則小和去聲。飄

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乎

予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德氣者琴瑟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方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似而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數句而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數聲激者戛而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若箭去之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謙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吹而聲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

釋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

後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眾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也調調之刁刁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稿文罕有如其妙者

予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毗至竹

是已敢問天籟予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耶夫音扶

既說地籟就趁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然皆取諸

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

大知音開開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其寐也塊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關縵縵者答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反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釋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四

雷如詛反據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反古咸以言其老洩反質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此下擬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大知開開之意幾於喪我故常開開者無事非開開乎小知則日以心關故常開

間問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  
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  
知耳至於發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且畫之開寐  
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  
事故與物相接而能靜能應常應靜而常  
閑閑小知之人間物相別是非海濶人我  
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闕不能已故  
有縵者密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  
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  
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吳儒為無斷  
柔惡人也密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小恐  
也密者分銖較兩算無遺策細人也小恐  
惴惴心事不寧大恐縵縵散自失餒人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五

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背  
蔡也見若機括刁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  
執也小見山石不移如雷詛盟誓不敢動拘  
人也日消之人心關若此但見人欲自萌  
天理日消之人心關若此但見人欲自萌  
故曰其殺如秋之消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  
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其所為之不可使  
復之也其弱字當一讀與其所復相對之所  
為之不可使復也此等機心一經愈久則愈  
愈深故曰老也此等機心一經愈久則愈  
大舉厥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絨開藏也  
故曰其厭如絨以言其老也夫人心不  
可復尚生言必不能回春今此近死之心  
齋奇字法句法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善怒哀樂音盧嘆變怒音姚遙佚音啓態奴  
反樂出虛蒸成菌其質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  
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朕直恐反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六

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  
動之貌姚央摩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  
作狀也其人雖是如蒸之成菌而條生條  
出虛而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而條生條  
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萌所謂  
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  
矣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  
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所謂這箇不是彼非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彼字言我不是彼非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  
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  
無所取是領受之意如不得其朕何故曰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  
不知其所以若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

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除非是眞宰有  
形今也眞宰使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  
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爲不見其形故  
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  
句言眞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  
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  
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  
見其形足爲此篇之斷案

百骸諧九竅六藏去聲而存焉吾誰與爲  
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  
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適音第相爲君臣  
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七

損乎其眞

上言眞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  
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  
節九六藏者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  
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  
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  
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亦  
問辭如是皆有爲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  
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適相爲君  
臣乎不適相爲君臣乎其眞君存焉爲  
亦問辭如此反覆問要人深思而自得  
之爲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  
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爲臣妾既同爲  
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肯時而

南華真經副墨

役足是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  
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適爲君臣其果若是  
乎哉其有眞君存焉眞君即眞宰能役人  
而不適相爲役者也且暮得此之此非彼  
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大要認得如  
謂之眞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  
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  
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眞君之情  
也眞君與我且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  
損乎其眞眞字即上眞君之眞眞君於人  
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耳此篇  
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  
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外相靡字如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八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爾音潤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邪音耶

此段言人迷失眞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  
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  
此眞君且暮未嘗離人自受其成形言  
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  
已眞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未持

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辨  
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  
力馳走而莫之能止者所謂金珠而弋鳥  
被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  
輕重也且終身役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  
常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  
窮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壯人縱壽百  
落也到死處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  
年不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  
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佛只存得此箇是  
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  
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  
哀乎大哀者哀其無君也且人之生也固  
當如是之芒者然無知乎其獨芒也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九

芒然其可現亦甚矣此等  
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柰何哉

天音扶

若師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  
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  
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  
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

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  
構日以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未  
成乎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者  
不能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日曾到其境  
也何者適越之司是非譬之今日曾到其境  
謂昔日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便  
料想未成人是謂以無為非之者亦復如是  
此等雖有人是謂以無為非之者亦復如是  
亦有者雖有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方  
物禹便不能知此所到九州土物外方  
而柰何哉發揮到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  
來許多議論之非乃物論之祖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昔  
祭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殼音  
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音扶

邪音耶

前此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  
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之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  
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  
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故曰非  
吹非吹乎則此非也雖則何者言者有言其  
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何者言者有言其



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耶其亦任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殼任天之便湫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與於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之言則與殼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殼等耳與殼等則與吹等與吹等則與穀等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一

夫道別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有意道無真偽乎往而不可言無是非乎存而不可言夫小見之人雖之以偽行浮誇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出於其手夫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然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以是非其所非而然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以是非其所非而然非其所是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相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非而起我相則見天下何物非已則知何物非若我亦常自見其是而不自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非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辯其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也

先生語二程曰你出於生是亦因彼而也所謂德順你此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

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非因非因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二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一句難着意謂是非即生於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無方生矣我因而非之非對彼是得其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彼是得其耦矣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故方生亦復如是故曰方生不可方不可方因是以因非因非是故曰方生不可方不可方因是非因非因非是

一天均天倪皆自此生

一天均天倪皆自此生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通為一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  
可之入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  
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  
行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  
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  
乎然於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  
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  
然物則不特一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是  
可者不特一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是  
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常性成毀自道  
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  
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二生之意見不庭分  
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五

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民矣莛屋梁楹柱  
也厲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悅詐也慚  
詭也侏異也破碎曰分  
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平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  
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  
不用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也寓  
諸庸者因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  
然故庸眾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  
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

南華真經副墨

謂乎夫庸則常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  
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  
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於通則得  
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於得則  
幾矣所以然者固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  
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  
道道者自然也因而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  
道曰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音鉏公賦茅楮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六

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  
其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  
可此曰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  
譬之朝三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  
輪茅粟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  
眾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眾狙為  
悅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  
旦暮之頃倒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  
也勞神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  
即猶是或泥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  
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

二二五

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  
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  
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  
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  
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  
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憂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  
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七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  
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  
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  
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也而未始有  
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也而未  
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  
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  
非生而道於是乎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  
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  
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  
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  
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  
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書  
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發  
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然  
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

先即無極也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陰陽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  
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  
有是非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  
可一有偏着以成自處之私常使虛靜恬  
澹寂寞無為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  
之歸於無極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  
着便是處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八

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之也以異乎彼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  
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  
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疑之  
耀聖人所圖也為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

上言處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  
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九

遊者即如上文方死方生之說  
 有氏之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  
 昭氏之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  
 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與之  
 不成聲此便是有與之  
 師曠來作證是此師曠也  
 盲廢杖策而行此亦是地  
 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  
 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  
 子同時人極有才辯又曰  
 以其知與人辯持又曰惠  
 以為賢可見其辯亦幾乎  
 悟為几處而高談載之末  
 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  
 曉曉不止常欲以明乎人  
 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  
 於道者慮子也而昭氏之  
 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  
 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  
 精技夫惠子此是文法字  
 也昭氏不能使世其父業  
 之也琴名若使惠子不見  
 而可謂成乎則亦不見他  
 成乎不可謂成乎則亦不  
 意會似言有成謂成也  
 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故則  
 虧則我亦成也若我亦成  
 乎雖我亦成也若我亦成  
 我無成也此簡套子自既  
 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  
 人是不落此套故

南華真經副墨

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便是不落此套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殺皆  
 為是非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  
 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  
 已是則無變成無變成則無道虧矣聖人  
 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正好  
 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刺同看熟老子  
 者方可以此處却說不透徹  
 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二十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

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  
 我執已是他方謂他不類我他特謂  
 地而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  
 意若謂將他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  
 與他皆是一般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  
 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夫音扶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  
則類與不類均是一概然最忌有謂之  
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也者以形而言有始有也者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無也者有言有也者有無也者  
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  
到無極之先溟溟泮泮莫可措語能而說  
箇有無兩字大是惹草粘泥吾亦未知有  
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者當初原無箇有  
不持無有連無亦無也何者當初原無箇有  
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箇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一

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果孰為無也如  
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  
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  
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  
哉有說則不異於般音無幾矣此箇有謂  
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為大。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  
三自此以徑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

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  
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  
秋毫亦可稱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  
稱壽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  
却有一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  
之名一受其名便自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  
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一體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  
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哉此有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  
一與言為二二與言為三何以故置一於  
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二

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  
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適與相生  
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  
巧於算曆之人亦不能算其未盡之數而  
况其凡者乎有來當物只是因箇一字引  
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  
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止生者無  
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適即  
因是之說起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  
立人我不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  
之般音謂之天均天籟此處又將  
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顧題目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音  
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算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矜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然下商無字有了無便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右倫義分辨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羣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辨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三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開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以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問如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機也小知問日以此心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習中已自

無不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也眾人則辯之以相誇示雖然造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去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音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音利亦而幾音向方矣故音止其所不知音至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四

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音夫音扶

夫入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胃中了了見得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嘽嘽自滿太勇者不以煦煦為仁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道言而嘽嘽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愛常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嫩嫩之行也廉而清則近



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  
 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  
 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機本固若  
 昭焉辯焉常焉清而伎焉則大露圭角幾  
 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  
 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天  
 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雄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  
 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者注焉而不可  
 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  
 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者何滿之有竭之有非謂  
 謂葆老葆之言藏也葆老即滑疑之謂不  
 知之知也然所謂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  
 也以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老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五

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蓋推到未  
 始有始也者則定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  
 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  
 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 膾句 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

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

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超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  
 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  
 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編  
 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

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竝出萬物  
 皆照夫日一出則一照竝出則竝照乃天  
 地之無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  
 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  
 聖人結歸至人大槩  
 結構與逍遙篇同

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  
 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六

問乎汝民溼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援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民食芻黍麋鹿食薦音即且音即甘帶

也音鴟音鴞音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音援音狌音狙以

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音麗音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辨動齒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互音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邪音耶 處上聲 决音血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

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

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蓋止其所不知者非

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

應起居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七

過識神景而已世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

不起分則若不知有箇起居食色之正者

能知其辨哉此箇是非之塗紛然般亂彼惡

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一問子則不

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耶此利害字

意是自然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但不知

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神獨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

之端乎蓋至人無已於一絕世故已解

論至此則其非又待齊而自無不

齊論至此則其非又待齊而自無不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執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立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音汝 下同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鴟音鴟 下同矣子嘗為音去女妾

言之女以妾聽之奚勞音去日月挾宇宙為其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八

昭音昭合置其滑滑音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

人愚音愚徒奔音奔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蘊音蘊予惡音烏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音去死之非弱喪音去而不知歸者

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

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拉。乎。固。哉。立。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邪音耶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九

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才嘗有言也。孟浪不著實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非以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如子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榮感地子便輕易許之喻如方見鷄卵尚未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九便求鴉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故日月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旬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濬而一純相尊眾人役後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純相尊眾人役後遊難解蓋置其滑濬以隸相尊者世情上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十

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漸生之誤乎故以麗姬設命既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主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覺今在說覺者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覺竊竊然知之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牧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性故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此使萬世之後而有覺也吾可以見我如此不解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樂其言曰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平常於性命根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

事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聲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眾人之貌即老子所謂眾人所昭也我獨若昏眾人之察察我獨悶悶眾人都純成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而一與天地同其德也則夫瞿鵲所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夫直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習中不自解脫恍惚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也而不知歸者耶弱密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夫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念曰吾有待而然

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蚘音附

蝸翼邪惡音鳥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許然蝴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

與字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邪音耶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

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三

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  
自足矣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  
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  
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  
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待而然者  
也吾之所謂蛇蚘之翼耶蚘蛇以蛇  
腹下蛆然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蚘行蚘以  
翼飛而蚘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  
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  
所以然所以然者耶這箇所以然者在彼  
化或在彼或在我不在我者不知其為在  
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彼者還是一箇還  
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  
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莊周也栩栩然  
則遽遽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四

言隱榮華  
彼是無耦  
執此道樞  
圓神不滯  
是非蠱起  
何是物非  
萬物一非  
無物不可  
通為一馬  
和以是馬  
而用諸庸  
何成何虧  
是究是圖  
無謂之旨  
大山可小  
而看是非  
彼出於是  
物論自齊  
得其環中  
無始無終  
非指喻此  
只爭彼非  
各不相非  
無物不然  
知通為一  
休乎天均  
惠然大均  
滑疑之耀  
彭祖可夭  
各是已之  
是亦因之  
齊物論者  
以指喻指  
以指喻指  
視人猶已  
天地一指  
我何為者  
廷楹厲施  
惟彼聖人  
昭不鼓桐  
他人有言  
其有謂乎  
彭祖可夭

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  
有分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以一人而分夢  
覺曩為夢裏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  
曰則必有分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  
果是此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看  
待矣此之謂物化田地方能不知於物不然  
也蓋必在大夢中昏昏然而不知於物不然  
則常在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  
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  
以然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說是有至人  
爰有至人  
形稿心灰  
吹萬不同  
若或使之  
南郭子綦  
指陳三籟  
怒者其誰  
小知闕心  
隱几喪我  
非彼無我  
心死何悲

不立封吟 大辯不語 竟德非迷 大覺不迷 和以天倪 天均則休 猶然物化 文評 鈞天之樂 驅車長坂 尋其正眼 先以卷我 提起一步 皆言有我 天字迷了 眞君便有 是非提出 因是二字

自絕爭忤 止所不知 孔知亦微 今我用辯 寧爲蝴蝶 夢爲蝴蝶 千古悠悠

大道不道 葆光天府 神矣至人 孰待正之 吾喪吾我 覺乃莊周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五

作爲齊物論之眼目以下反覆議論只說 因是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結是非之 意道之虧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將滑 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其所不知將至 矣以天府作結又將止其所不知作滑疑 之目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 將和之以天倪作結總欲齊物論之神人 此人末却道我亦從夢中覺來者應上覺 字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顧之中 轉意於立言之外於平易中突出多層 密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 前齊物論中眞君透下蓋眞君者吾之真 主人也一受其成而不以行盡日夜與 物相也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 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 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 而生死無變於已然 後謂之善養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音智下也無涯以有涯隨 無涯始已已而爲知者始而已矣爲善無近 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一

全生可以養 羊尚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爲期會有涯盡而 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 禪家謂之識神攝弄主人無有伎畧永嘉 禪師有去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 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 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智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爲千年萬年之 計將箇主人相亦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 豈不殆哉言瀆於危已而不自覺也若能 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 爲老子清靜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 者焉有安心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 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

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未失真性所謂始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二

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去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

去聲下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躋

居彼

音韞然嚮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去聲下

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謹音善哉反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去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音結音大郤音導音天竅音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之未嘗而况大軼音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三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如林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諒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音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牛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  
 警則亦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  
 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  
 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  
 聲若然騞然騞然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  
 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  
 王謔而善之諱數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  
 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  
 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  
 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  
 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  
 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學道時  
 人問世務看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學道時  
 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

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小  
 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  
 視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以神遇而不以  
 目見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  
 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  
 天理牛之天處也批理也大部骨肉交會之  
 處也入之也肯綮骨節也鄰讀曰隙導引  
 刀而大窾空處也批理也大部骨肉交會之  
 在也入之也肯綮骨節也鄰讀曰隙導引  
 嘗經一肯綮大骨也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  
 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族庖月一  
 易折而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會傷族庖月一  
 毀折而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會傷族庖月一  
 解於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節者有間  
 而於者無厚以無厚之亦入有間之節常

見恢恢乎寄哉游於有餘地矣又焉得損  
 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  
 言我每至於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  
 亦必悚然驚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  
 運動性恐一犯肯綮及其謀然已解則如  
 土之崩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  
 細看刀亦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  
 事到盤錯亦必動心恐性不致率意而行  
 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  
 失驚神多矣通篇摸寫庖人情狀宛然畫  
 筆末結一句  
 有萬鈞之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乎介  
 也天與下同聲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

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反陟角百步一飲不斲  
 音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刑足之人既  
 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攔  
 指鬻鬻遊於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  
 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人不刑而  
 為之與蓋若刑之者故曰天成人不刑而  
 彼獨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  
 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  
 貌故人之貌有與也非天與之形道與之  
 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天與之形道與之  
 當充人知其天也非天與之形道與之



外物以驚其神澤雖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者乎籠中蓋以  
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  
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  
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反吐蓋 死秦夫弔之三號平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六

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音解指窮於薪火傳反也 也不知其盡  
也 邪音耶 處上聲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  
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  
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  
老子死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  
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  
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

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  
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  
故曰始以爲其人而遁天刑者非也則  
違天矣古者謂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  
者謂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  
者謂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  
然今人但直以生非道念於是生而慶死而  
哭不來知此直世情非道念於是生而慶死而  
耳適來教之詞也適去夫安時而處順則  
子而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死  
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  
帝縣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  
死生縣人自縛之懸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  
則帝之縣人自縛之懸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  
盡也而哭之又非也今人謂死爲盡直哀其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七

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  
而生於西亦如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  
會見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  
則不可謂此薪爲彼薪除四大火喻元神薪  
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謂此火  
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無變於死生之謂此火  
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辭 綠督之經 解牛之丁 可以保身  
澤雉畜樊 介者其刑 存沒吾寧  
聃必倍情 適來適去 哭死盡哀  
薪盡火傳 莫指其窮 胡喜胡驚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  
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

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  
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  
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  
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終

虛字集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八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避世也夷明養晦和  
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錄此夫至人無為  
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  
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  
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  
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  
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  
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一

已中得  
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聲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  
音扶下同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之所為去聲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八也知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  
 德厚信江音未達人氣名聞音不爭未達人  
 心而疆音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去聲有其美也命之曰蓄同穴人蓄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二

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  
 賢而惡不肖音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戶扇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衛君崩賤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眾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  
 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  
 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  
 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  
 所謂險此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險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  
 則雜難則多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  
 者自救不暇何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  
 哉且汝知夫德之暇白他人之行以救人  
 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凶以知相軋者  
 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  
 也者相軋者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  
 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器也二者凶  
 厚而信江音者貴乎達人之氣江音處世之貌  
 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三

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  
 悅而誠服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疆以  
 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  
 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亦有者自見自是之  
 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  
 之言說可於彼為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  
 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蓄人蓄人  
 者人必反蓄之若夫蓄人蓄人夫彼  
 衛君者若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  
 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  
 惟汝不可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  
 以知巧闕汝求勝於此時目將熒熒焉  
 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  
 以自解容將躡躡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  
 以順成夫彼方闢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  
 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

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  
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  
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誦已也  
若始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所謂始  
往而刑耳者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糾殺王子比干是皆  
脩其身以下偃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反于禮之是好去名  
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國為

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四

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音也而况若乎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濟下意來昔  
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  
備其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  
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  
因其好脩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  
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其用  
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  
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  
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况若非聖人而可  
以求其名若不遇聖  
人而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去聲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音鳥音可夫音扶音以

陽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音紫音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  
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  
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  
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五

漸陽為克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  
色不定候而敬候而怠候而喜候而怒左  
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助之為虛因撫人  
之意若人也為成模樣音加音識音以音未暢乎其  
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大德乎哉日漸者  
以盛德進小德也彼既不成大德而子欲  
一外合而內不音誓音者以事盛德之君可也  
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而後入  
不量而入信  
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  
 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拳曲踞其里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誦直革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  
 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六

音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音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扶音惡鳥音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  
 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  
 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喁一任自然詎  
 以己之私意斲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  
 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  
 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  
 臣之禮者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  
 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誦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臆寄直於  
 古人故聽之而不為誦回之思其則也

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  
 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  
 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  
 因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  
 化人者使人不見其則莫知其然今爾猶  
 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邪音耶  
 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  
 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去聲若者有而為之其易去聲邪易之者皞  
 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七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邪音耶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  
 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  
 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  
 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  
 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  
 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  
 可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  
 雜兩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

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  
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徹故心靜則聽止於  
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符暗合故謂  
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  
之曰符夫氣也者道也未有物也心止於  
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有物也心止於  
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  
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學  
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  
容易勤過故不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八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去聲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  
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者也聞以有知知字如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音扶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音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况蓬之所行終

南華真經副題

而况散上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  
之義也則得使謂得教而使齊既齊之後未  
始有回則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  
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  
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  
動而謂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無  
量而入自取殆辱若不眩其名一以無  
心處之相入則鳴不與焉不則止其語其  
因乎人而己無所與焉不則止其語其  
藥渾然忘物忘我之義不而寓乎不得已  
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而寓乎不得已  
也非自由則動以天矣人而猶言不自由  
其幾乎且人之動以天矣人而猶言不自由  
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九

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口為天下有不  
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  
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  
而不自見其有行地之跡也若為人使而  
難者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為情飾易以  
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為情飾易以  
偽為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為情飾易以  
中故難以偽為難以為為則一毫智皆  
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  
知而此者此等之聞見罕處人聞世  
者到而此者此等之聞見罕處人聞世  
矣瞻彼闕者虛室大白夫以虛室無物  
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白也惟此虛  
也虛而空則容光必照而生白也惟此  
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

二一四三

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  
 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  
 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  
 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  
 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  
 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  
 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知將見靈明洞燭  
 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况於人乎是則  
 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化也禹舜執此  
 以為樞紐伏羲几遠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  
 其散焉者乎几遠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  
 常以下人也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去鼓下於齊問於仲尼曰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  
 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  
 之子嘗語去聲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  
 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饑  
 貧音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內熱與音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乎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  
 于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  
 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  
 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  
 貌雖隆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  
 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  
 慄馬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  
 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權心則  
 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  
 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  
 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  
 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一

甚薄所食者皆租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  
 便其藹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  
 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  
 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  
 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  
 我教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是以夫音夫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音不易，亦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所當為者，而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二

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忠也，孝也，皆在已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氣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至不悅生而惡死，哉。蓋生也，不知有身，何暇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變於已，若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其正人謂莊子大。

南華真經副墨

言無當觀此 寧不少省

丘請復扶又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安

矣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

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三

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

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

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矣

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

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

生禍也如是則 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聲常卒乎亂泰至



則多奇樂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聲  
 者實去聲也夫音扶風波易去聲以動實去聲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聲去聲氣息拂音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父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四

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且夫乘物以遊心托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

命此其難者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  
 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  
 乎故以巧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劇格關之類其始也不巧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  
 多奇巧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  
 飲酒者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  
 啾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不  
 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

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以誠信相結既  
 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  
 故始焉苟簡從事而終也遂至於决裂  
 貴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  
 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之所由成  
 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風波之所由  
 實之所由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  
 君也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  
 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  
 然矢口而成於聽其詞者不擇好音氣  
 息由生然而出於聽其詞者不擇好音氣  
 所由生然而出於聽其詞者不擇好音氣  
 行艱險剋核大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  
 不肖之心應之難在彼致實在我早自  
 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五

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  
 為使之道言必終其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  
 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  
 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度則益益則始事且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人之美益則始事且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債事兩心  
 生厲惡矣一成改在久若一言債事兩心  
 改可不慎矣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不及  
 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  
 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已者隨  
 應無情斯其至矣何之中使其不偏已者隨  
 報耶報謂還報蓋事何之中使其不偏已者隨  
 必於知為之末而不循天理之功求其成取  
 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

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  
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為不然則臨事  
而眩雜擾而憂  
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  
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  
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六

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  
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徒頂反畦戶圭反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音扶下同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  
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南華真經副墨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諸人問世所難  
也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  
而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  
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音耶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七

將傳前蹟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殺者降殺之殺者人即太子也天殺者  
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  
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  
不旋踵且彼之知適足以撫拾他人過失  
而自已不知吾之知適足以撫拾他人過失  
之以戒慎教之以正其身蓋何哉伯玉於  
本而戒慎者防乎其防不可為易而  
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  
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  
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  
病蓋就不欲入和則連身放倒且夫而  
依阿涵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夫而  
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身放倒且夫而  
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  
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

二一四七



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  
 哇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  
 蕩不檢我且詩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  
 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  
 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  
 得其所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  
 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  
 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  
 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  
 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  
 以生物恐其殺之怒也夫養虎者以全物  
 恐其央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  
 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異  
 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  
 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天以筐  
 盛溺以蜚適有螫蠶聚則當僕僕綠捐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八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音社其大蔽牛  
 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為舟者有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下木  
 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音漏以為柱則蠹是不  
 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音現夢曰汝將惡音平乎比予哉若將比  
 予於文木邪夫音秩柎音查梨橘柚果蓏力果之  
 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聲自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九

梧音梧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未無  
 所可用又矣幾下平聲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音平知散木匠石覺音教而診音診其夢第  
 子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音后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邪音耶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爲門戶則液構然而此爲柱則蠹不適於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剝辱此以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此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以得大乃今爲子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爲櫟汝以有用而爲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二十

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况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爲用趣取無用不爲社可也爲社何邪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爲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耳一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去聲隱將比音庇其所賴音賴子綦曰此何木

南華真經副墨

也哉此必有異材夫音扶下同仰而視其細枝則

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音紙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夫神

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音秋栢桑其拱

把而上音上者求狙猿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一

之家求揮音善傷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之夭音上聲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

之白穎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

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

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託之

藉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

二十一四九

三日而不能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  
 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  
 之所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  
 固人揪栢與桑固亦有夫然其拱把而  
 地宜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  
 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  
 園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槨傷者斬  
 之矣揮傷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之才而見  
 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  
 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額者豚之亢鼻者與  
 人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比在巫祝  
 則以為不祥笑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  
 大意謂處世之道大忌恃才揚己故寓言  
 大木以無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懸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二

也如附癭者而後得免於禍  
 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音撮撮音活  
 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陞為脅控鍼音針治繻音佳  
 反足以餬口鼓篋音策播精足以食音十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音扶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頤口旁兩  
 頤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脰也解  
 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  
 聳其狀若此控鍼縫衣也治繻浣衣也足  
 以餬口足以自食也言支離力也支  
 離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也支  
 離之能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  
 而徵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  
 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有大役則支離  
 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  
 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  
 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  
 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  
 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三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  
 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不見無  
 道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  
 但以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  
 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  
 然鳳兮鳳兮聖世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  
 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  
 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  
 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無道者  
 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於羽  
 有為乎哉全福也傷生禍也福輕於羽可  
 殆易於舉重於地胡不避已乎乎乎乎乎  
 何暇臨陽德也始乎始乎始乎始乎始乎  
 趨也迷陽迷陽胡自其味其明以傷吾足  
 吾行也曲陽迷陽胡自其味其明以傷吾足  
 生木而自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  
 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四

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  
 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  
 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為主於  
 人方說難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為主於  
 殆往而刑胡以疆繩若出乎爭  
 未達於庭王公乘闕而實無已  
 不揚厚言內直外曲求實無已  
 技攻不謀及化胡能回爾心齋  
 政多不聽入遊其樊無感其名  
 庸以氣聽一宅而寓相入則鳴  
 無入斯去耳目內通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靡翼而飛惟道集虛  
 瞻彼關矣行終養兒吉祥止止  
 萬物化矣行終養兒吉祥止止

心甚慄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妄實難 忿設無由 不肖勤成 遷令勤成 遊心養中 顏闔傳儲 戒慎不違 心莫若和 與彼無哇 伐才非美 螳螂可蟲 無學養馬

飲冰內熱 惟命與義 行則彼聞 匪則其溢 無傳其辭 巧言偏辭 風波易動 寧不殆而 若為致命 伯玉若就 形莫若就 匪順匪出 犯順奚宜 拊之不至 意有所遺 養虎可則 愛有所遺 缺街毀首

兩也生疑 不擇其身 而忘其傳 言或傳之 則幾乎全 剋核太危 實恐易危 何作為報 虔始令終 正汝身哉 就彼欲入 與則達之 幾則達之 養虎可則 愛有所遺 缺街毀首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五

闔爾狂馳 處世全生 彼無用者奇 德之衰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游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怠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當作介者王駘音從之游者與仲尼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一

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雖天地覆反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

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音扶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去聲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去聲已以其知去聲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音最之哉仲尼曰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二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音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音平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音去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邪音耶

凡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集  
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貽魯之介者其  
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  
故常寧間於夫子曰且虛而往實而歸  
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  
從之仰介者何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  
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夫何哉夫子  
曰彼之用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忘已  
往往於用形體之私悅也惡死橫起貪着  
迷失真宗去道遠矣天地之變雖死亦不  
得與之遺遺謂變雖天地之變雖死亦不  
之與天地其在道中何物者彼知吾身  
皆非實相若夫所謂體真空性空真體  
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三

而有遷化則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  
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  
王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  
始也者謂此守此命由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結實法由此出命由宗則能以無生有  
之樞紐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特造  
化而不知為二五之所謂鑄者率用是道常  
季蓋不為也故以何謂為宗問夫曰子知  
異與一乎萬化即與也根宗即一也自其  
所不以其觀則肝膽之與膽雖在肝猶之楚  
也自其同者而觀則六之則萬物與我同  
宗既同又焉知耳目之原耳亦可知視目  
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原耳亦可知視目  
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

南華真經副學

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  
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  
未嘗減視其宗彼之過以知得也耳蓋審  
之化而守其宗者不過以知得也耳蓋審  
却道彼而守其宗者不過以知得也耳蓋審  
其無假而守其宗者不過以知得也耳蓋審  
人之常心心耳本同彼有之何獨稱最於彼  
夫宗之曰人心本同彼有之何獨稱最於彼  
守宗之曰人心本同彼有之何獨稱最於彼  
莫取也水定則能鑑於止水則能止求寂  
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何  
者冬夏青於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何  
受命於天則惟是所以獨異於眾木也  
正衆生此最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  
則介者之最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四

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  
始也夫不動心故以士而雄入於九軍將  
主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况守宗正性  
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况守宗正性  
之不能一保其未始有始者其徵也特  
物寓六散象耳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彼有萬  
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  
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  
散則為萬物則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  
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狗象也妄起知  
識是以心於物而於物非得保始之知  
之有所不知則心於物而於物非得保始之知  
能命物之化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  
也命物之化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

二一五三

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  
 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  
 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則  
 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  
 之所謂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  
 士一喻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  
 今以數語該之學更當精研熟玩猛於  
 生死關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  
 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未  
 生學問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  
 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  
 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五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音子之執政而後人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上聲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

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  
 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諳之彀中中央者  
 中去聲下同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音然而怒而適先  
 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  
 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六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斲子六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邪音耶  
 夫申屠嘉不見己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  
 亦幾乎忘己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  
 有同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  
 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  
 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自昏之而  
 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  
 而徒譴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  
 則以為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  
 始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



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  
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機而不中者  
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以不幸而不  
也幸亦命也人以其不幸而反以相笑乎  
哉全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乎  
矣我始也佛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  
而遊先生之門則然自廢其形而反不  
知遊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於耶我與先  
生以心遊於九年而先生未嘗我於形骸  
之外失其所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  
後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  
譽之詞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七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  
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  
扶天無不覆反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

行去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去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  
為彼且斲音以諛音詭幻患恠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邪音耶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  
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  
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何等  
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八

前非及求禪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  
中與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  
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  
猶未耶何實實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  
為善未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  
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有  
足本無之方惟被刑之人乃或有之無  
桎梏反覺詭幻異被刑之人乃或有之無  
須其有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以  
為一條以不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  
即一貫也以此不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  
名為非死以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  
得名非死以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  
去惡名皆是說名此善法惡法皆是幻善名  
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應但天刑之人帝



縣不解何謂天刑記去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臺陀丈夫與之處上聲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

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

去聲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九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

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不至于其音基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

傳國焉音悶然而後應汜音泛而若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音上聲何也夫寡人而行寡人

郵焉若有凶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何人

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音於楚矣適見純音

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音眴音若皆棄之而

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音嬰音資剛者之屨無為愛之皆

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

娶音妻者止於外不得復音扶音使形全猶足以

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

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祿而

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

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固足之義用

字之奇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詭也和而不

唱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

其有遠略也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

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

然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

自媿其不若也郵憂也若有凶焉如有所

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

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純子乳於死母之前

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不見已也

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

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嬰則屨無

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用者其本者斯  
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變而不可用者蓋必  
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  
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解  
抵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盼皆  
而結新昏之權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  
而况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  
變而可用者於焉取諸矣然則它也是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  
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  
於已者而言不形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  
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  
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一

富賢與不肖毀譽平聲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  
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  
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  
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去聲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  
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  
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  
雖有知其前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謂之未始有  
始不能規者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  
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和融一而不可  
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二

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  
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於靈  
樞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  
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  
故曰不失其和所以死生無變者不此也  
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此也  
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  
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  
卻無卻則不失其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  
春常人不失其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  
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  
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  
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  
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  
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闔音企音支離無脈辰音說音稅下衛靈公靈

公說音稅下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肩肩雍菴

盜音瘦一領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三

有所遊而知平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聖人不謀惡下音鳥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聲去

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

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

音教乎大哉獨成其天

闔音曲音也無脈無髻也寃菴大瘦之狀項瘳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觀惡之狀

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此所以者何夢其德自忘其形也用人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在己若不矜則其忘也謂誠忘就之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能忘所不親者以其心有所固而不用以識為孽子而不親者以其心有所固而不用以識為孽子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未離也未斷也質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夫簡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四

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入之形故羣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是非不能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下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忌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忌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音烏下同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好惡去聲下同內傷

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

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天選去聲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五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  
而巳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也莊子曰人與之形色象  
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  
即天與之也自有自天中道與之者尚不  
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惡得無情是  
將欲其塊然墮然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  
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  
不以好惡內傷其非吾所謂無情也謂  
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  
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  
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  
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有身介然而生於  
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  
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其身莊子

南華真經副墨

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生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

不能順其自然而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

之徒無益而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

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

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曉然立是

非同異於天下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

知莊子何莊子辯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

彼死者是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大變不遺聖以爲師

一能正其生擇日登假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六

我則從之

索人形骸

尊足者存

解其桎梏

先矣才全

與物爲春  
有跋有蹇  
忘所不忘  
勿以好惡  
以堅白鳴

二一五九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  
故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  
之自然也而不知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  
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  
其知之為自然之知其所不知至於死生  
之變等之為自然之知其所不知至於死生  
則非真知自然之知其所不知至於死生  
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  
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  
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去聲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一

知是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天聲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  
音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又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  
又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  
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  
何謂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  
人之所為天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  
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斯得為知之盛  
矣何謂以其所不知養其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綠  
壽脩短吾之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  
督者盡諸已而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  
知者盡諸已而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  
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  
作爲而至於中道天折則是不可以養生  
之外既不能於中道天折則是不可以養生  
不知可謂可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不能養其所  
當有病還可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不能養其所  
見得直待其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  
是能以直待其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  
他爲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未見  
者猶未定也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二

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  
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爲天爲人  
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  
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  
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若然  
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  
覺音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  
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益言若哇胡

及其者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薄也。成天全也。暮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有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暮士。知成敗之得。數也。故不謀。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濡。入火而不熱。三。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莫然不動。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意。是蓋心有主。則自然不動。以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三

息也。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九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九人與構為。接日以心。關其。有煩。寤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故其。別貪。憂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也。不貪。心靜。躁則氣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常。歸。於。其。根。處。玄。家。所。謂。命。蒂。是。也。大。中。極。氣。所。歸。復。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所。謂。心。息。以。喉。踵。息。之。說。適。女。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等。閒。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者。看。過。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監。

南華真經副墨

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嗔。若哇。若吐。貌。謂其言只在喉舌。問支吾。調弄。吞不下。吐。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此。機。勘。人。一。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動。所。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發。者。自。是。沉。機。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哉。字。一。語。參。透。的。有。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四

古之真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聲。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條。肅。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沿。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其出入不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喜也。入。反。造。也。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喜。也。也。距。逆。也。條。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始。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必。求。其。終。也。亦。歸。於。者。曰。吾。以。條。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

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  
 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  
 新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新即承  
 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  
 後常自喜喜快樂物無感戚不滿之意及  
 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此  
 便是生也亦無變於己蓋心一有所變則  
 道矣道無生也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  
 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  
 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只知養  
 其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  
 死而未修証者猶落第二段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凄然似秋  
 暄音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五

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匹國而不失人心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音通物非聖人也  
 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匹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一胥餘紀他音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  
 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

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顙者廣大寬平無  
 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  
 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  
 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通四  
 時則固得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  
 聖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  
 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  
 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  
 何樂之有非謂有親非仁至仁無心無心  
 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  
 測而知非然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  
 之中往非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  
 伏之幾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待謂之  
 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己非為名也故行  
 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匹身不真者幻矣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六

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止其身是謂  
 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偕  
 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  
 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  
 箕子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  
 殆且辱者其他可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音乎其進  
 丙音乎其似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瞽音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瞽音



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反愧反本  
乎忌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去聲  
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  
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  
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  
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  
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刺真人則與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七

乎其觚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  
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  
大也耶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  
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  
後應之之意潘乎其進我色也潘者聚也  
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  
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即止於至  
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  
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制也似世  
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  
乎其似好閉而機絨不可測也愧乎其  
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愧者  
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  
以德為循以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為道日  
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  
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謙退所

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  
世者以知為時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知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  
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  
於丘者同而人真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  
免有欲速苦難之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  
已何勤行之有哉  
故其好去聲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  
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愧生惡死之故好即  
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愧不惡者知其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八

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  
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者  
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音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  
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  
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凡罔  
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  
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



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  
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  
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  
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焉者乎人特以天  
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  
知君也代天而身而猶狗之而况其真焉  
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君而卓焉者則  
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  
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推不可勝  
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棄之  
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九

禁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  
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  
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响相沫  
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  
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  
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禁也孰若兩忘  
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  
而禁不當非也自道而觀堯論無別同者  
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此便  
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

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  
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  
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  
我而忘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  
兩忘而化於道也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  
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者  
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  
會所以解帶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  
大藏上乘  
義諦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小  
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

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持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  
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邪音耶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  
所不得遊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  
得遊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  
無所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  
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  
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趨熱

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避。則也。若夫善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天下不一者，物也。而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避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中狹其所居，厥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也。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處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者便是。不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者便是。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一

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教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希上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伏戲音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得之。以襲崑崙，崑崙音是。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玄宮。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顛許玉得之，以處玄宮。馬音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去。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音得之，以相聲。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二

而此於列星。至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情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者，信何謂有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言也，情者靜之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執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而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鬼神神帝。

生天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  
 而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  
 六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為久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  
 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為日月星斗  
 日月星斗山不道也帝不得不可為日月星斗  
 山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正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貴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貴  
 天下真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稀韋古  
 之帝王挈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襲取而  
 本老子天言地言齊世界也氣母二字  
 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  
 斗四維斗星不惑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三

息不晦其明也堪壞崑崙崑崙神馮夷水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禹湖上升  
 之事文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北  
 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  
 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伯傳說  
 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  
 說為列星  
 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音曰子之年長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  
 得學邪音曰惡惡音可子非其人也夫音  
 梁倚音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身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音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  
 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四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音  
 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音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音寥參寥聞之  
 疑始

上言得道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  
 卜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

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  
者蓋如此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  
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  
忘物而忘我也然後物與天下與外物  
向別天下遠而物與天下與外物  
是忘我也且也朝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  
瑩徹如平且也朝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  
人死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  
入於生去來而不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  
生殺生者心死而蓋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神死也且天下之神將迎成毀與死生相  
對而貞勝世人心以遊成之撞撞往來無  
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成之撞撞往來無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五

有窮已此簡活潑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  
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而寧者定義復自  
其名謂之櫻寧也櫻寧者櫻拂亂也寧者  
解曰櫻寧也者櫻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  
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  
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  
名也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  
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  
許目聶而心許之也需役耳有聽手有書  
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謳歎美謳歌也玄冥  
有氣之道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之始  
蓋言以神則已之朝徹石獨見者也此段

南華真經副墨

直世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  
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  
也文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反苦羔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音扶造物者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曲僂音縷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六

高於頂句贅反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音其  
心間音開而無事踞躡音駢而鑑於井曰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  
音惡去聲之乎曰亡音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  
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音鴉炙音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二十一六七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寢遽。渠音然覺。教音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常順的道理。此避無但化叱妻予而避之母以哭泣驚但將化者之入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予來答言去則東南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鑄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物而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之中必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此生二字者。此段議論着實脫洒可凌然以釋氏輪迴之說。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九

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為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何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為鏡錡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升沉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也。只說得他一邊道。進學問不曾統為衆生立箇方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念頭一刃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與人打葛藤去也。更不為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南華真經副鑿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此音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去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反於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鳥下同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二十

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聲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音疣音以死為決疣音潰癰夫音扶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

覆反芳服始終不知端倪語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內道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工內然為世俗之禮以觀音衆人之耳目哉邪音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恍惚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與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主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項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已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猶者歎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一

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曰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先則大患乃解喻如決痲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憤憤然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二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疇居宜人曰疇人者疇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子貢一聞夫子方外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立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



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也夫以人中之細行之君子為天之細行之君子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

曰夫音扶下同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

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三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音烏下同

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音教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音如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音教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 邪音耶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

孫氏大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

則當夫道本無所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

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

中而無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

於無感無喪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

於世法中而行之世法者孟孫氏其不知

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一付之自然不就所以生故不知

就先不知所以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

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為以

汝奚適皆所不知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不知其化已乎惡復知有不化者哉蓋化與

化順其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蓋化與

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

也鳥得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

有駭形而無損心也所以駭形者喪之容也無

損宅而無情死也則夜而歸耳必非實也人

生直寄宅於旦死也則夜而歸耳必非實也人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四



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富否何如故曰  
 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  
 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  
 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  
 是說夢若果覺語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  
 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  
 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  
 自然之妙用者不得而笑及於笑也獻笑  
 意之極也及笑者不暇於笑也獻笑適  
 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非  
 此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  
 謂之遊於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然後  
 天謂之覺人寥天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俸於  
 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道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五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朱為軹音扶夫堯既黥汝以仁  
 義而剔與器反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許維反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  
 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預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音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忘其知音皆在鑪錘之垂反之問  
 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剔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為去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音躋萬  
 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上聲於上  
 古而不為老覆反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  
 為巧此所遊已 邪音耶

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  
 言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軹軹語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六

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清  
 仁義之黥而受是非之剔傷矣汝將何  
 以遊於道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  
 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  
 意雖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  
 敢窺其堂窺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  
 無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人據梁勇  
 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  
 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  
 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  
 補我剔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音成完  
 具之義言昔者窳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剔  
 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  
 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  
 吾師乎吾師乎以下言大宗師則整萬物  
 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

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溟溟滓滓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七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支體黜聰明離形去聲知音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隨肢黜聰明齊坐忘別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然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

滅者萬萬不侔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看承老子去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八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此而命斷然曰然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蓋謂之曰命則固與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謂之自然一有可求之而弗得也而後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何人非天  
登假於道  
脩然往來  
彼天誰為  
無形無為  
獨惡乎聞  
及以琴張  
子貢守禮  
孟孫善容  
桑尸究貧  
與天為徒

莫知其然  
越彼真人  
生死無薪  
自適其適  
曰大宗師  
得之者昌  
遠自疑始  
且夜生始  
顏回坐忘  
同於大通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乃有不真  
不悅不惡  
容與平懷  
有情有信  
傳亦不易  
彼記來者  
倚歌相羊  
許由惡黠  
化乃無常  
養所不知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九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此如

齧音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音教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一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萬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故大道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貌徐徐其覺于于徐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  
汝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音負山也夫音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弋之害音鼯鼠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二

日中始人各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  
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也度人猶言  
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巳者接輿却以  
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  
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  
得一以異說証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  
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大之老子  
蓋大道之世治人皆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  
治而自無不治若有心於治則人  
皆以有心應之而治於外者抑又  
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吾治之者為治  
內乎治內者治之以正謂正性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而已矣治之以正謂正性而後行確乎  
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  
法度使人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

南華真經副墨

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  
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便  
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求  
有增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  
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  
知而百姓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  
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  
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  
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  
則又乘夫音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三

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垠浪之野汝又何留音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音反又問無名人  
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音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  
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  
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  
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  
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  
治矣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  
字蓋不能以一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為  
人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天下為一人

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微

疏明學道不勌音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亦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音猿狙之便執爨音理

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去聲下同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己化昏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四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疆梁者勇於行道物微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比明王

乎此猶及也胥易技係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者功此等

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後執大以捷而致

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

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

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自已有貨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

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

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天上聲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

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音除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音浪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五

及必信夫故人得而相去聲下同汝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

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音向下同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

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音留反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  
齊且復扶又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音覲  
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六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音移威不知其誰何因以為  
弟音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  
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去聲其妻爨七判  
食音嗣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具已

南華真經副墨

又自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  
心有所主故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  
一也神聖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  
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  
無腹於雌而朕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  
自來則無邪矣無心則無相矣試與之  
來以我示之則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  
以為死濕灰者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  
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地文示之而猶有  
故曰萌乎不震不不正言不定也曰萌則  
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德  
曰子之先生遇我也彥矣此一句寫出行  
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  
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  
心於虛空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  
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  
踵人之大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  
本於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  
機猶言好機明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  
不齊即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  
壺子示以冲莫勝大冲莫勝與復相之蓋  
文皆示觀以太冲莫勝大冲莫勝與復相  
偏勝也衡氣機亦即冲莫勝大冲莫勝與  
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衝者可見如此而林  
膚齋直以衡為平義以衡為平動半靜不  
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大冲莫勝之旨  
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淵者  
深味不測之美審者專一悅定之稱機發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七

深味不測之美審者專一悅定之稱機發

於踵是鮫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自失而委。蓋壺子示以未始出。吾宗未定。自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始出。吾宗即禪家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順化自然。委蛇不杜。機不可名。狀故因以爲。顏靡因以爲。波流捉摸不定。而委蛇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其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反執。妻農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也。如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爲親。不知其有人事也。返貌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爲之尚。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所謂封畛言。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八

終言終身。以此爲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音。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直恐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現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乎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語。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爲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不爲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爲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

得箇集衆思。廣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不爲謀府。無爲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爲。知主。知即主也。爲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爲知主。此四無爲字。是教人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爲。則有窮。無窮。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於無吾自未始。有始。以無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無。所。得。意。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九

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妙之。

南海之帝爲儵。音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十

學南海之儼比海之忽該報渾沌之德日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  
 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  
 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  
 儼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  
 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目宜收聽  
 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  
 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  
 使人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  
 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體之真渾  
 然如未彫之璞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夫  
 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六  
 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  
 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  
 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  
 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  
 賢吃緊為人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  
 老子去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  
 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去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  
 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  
 歸於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  
 書有文學亦有禪學看世法亦有出世法  
 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  
 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  
 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是方壺外史  
 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蓋缺四問 王倪不知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是曰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增弋

南華真經副墨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終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十一

游心於淡  
天化中  
難比明王  
游於無有  
聖心如鏡  
渾沌以自然

合氣於冲  
嚮疾疆梁  
嚮心勞形  
壺子淵默  
勝物不傷  
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順物自然  
物散自  
立乎不測  
神巫却至  
不迎不將

二一七九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一

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叫出予魏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

是乎得之矣  
駢 步田 拇 音 音 枝 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  
反 鏡 縣 疣 尤 音 音 玄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

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去聲下同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去聲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音甫 之煌煌音皇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音濯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簧音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壘音劣彼瓦結繩窺音窺七亂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平譽音平無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二

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焉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

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

駢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

瘡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

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看者故曰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

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

正何者道德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非分所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三

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與凶羊始  
 名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  
 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古之  
 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聽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  
 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  
 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  
 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於  
 吾聽於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  
 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  
 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

大道無取焉技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  
 聲擢之言技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  
 技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  
 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曰是  
 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  
 包故曰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  
 謂技於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會  
 曰參史曰然駢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  
 也理或宜然駢於古人之章句之中而求  
 如結繩竊句於古人之章句之中而求以  
 証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  
 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駢於辯者  
 非乎而揚墨是已凡此皆多駢旁技之道  
 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疏義儒者讀

南華真經副墨

之殊覺刺眼於此動過  
詩汝抹過上頤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  
 而枝者不為歧音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不足是故是音脛反形定雖短續之則憂鶴脛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上音憂也意音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義何其多憂也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四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  
 知既曰駢矣技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  
 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  
 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  
 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  
 所謂枝也故技之而不為歧無所謂長與  
 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  
 足是故是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  
 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  
 駢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湊則  
 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  
 焉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  
 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  
 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  
 斷鶴脛是者無以異矣  
 且夫音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技於手者齧音

二一八一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好羔目而憂世之患  
 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饗明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  
 器許橋也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  
 句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  
 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决斷駢枝之故招  
 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决矣無枝則無  
 庸於决矣無决無斷又何啼泣之有焉是  
 啼泣之憂又駢枝之故胎之也然駢者以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五

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  
 憂其饒之雖不同其為憂一也以况為仁  
 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仁義者决性  
 命以饗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  
 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  
 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  
 而憂者天下何器也器置喧雜之意蒿  
 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瞳視故半閉其目則  
 見其睫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  
 詞人下字之新巧  
 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符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

况於  
 兪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  
 繩束之常然即固也固然之道謂之性  
 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  
 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  
 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  
 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  
 响兪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  
 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  
 其性命之情遠矣  
 响兪者姬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六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音悉各 故天下誘莠同然皆生  
 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惑矣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  
 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  
 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  
 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纏

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

夫音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音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而小天下也天下莫不

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平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反辭俊利士則以身殉名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七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

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奔命於仁

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交德

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

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

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

南華真經副卷

以下未有不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

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

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

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

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

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八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音取君

二一八三

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讓  
伐而餓饑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  
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心何殊砂  
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  
為善乃至論其極處生損性與小人同  
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  
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下同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  
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九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  
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  
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  
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  
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未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  
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而有屬  
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兪兒  
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兪兒豈能  
別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聽矣吾不謂之臧  
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臧  
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  
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  
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  
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十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  
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喪真故  
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  
見也泯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  
而謂其能自聞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  
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  
返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  
不同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  
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  
者當具另眼爾時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  
駢拇枝指 非性常然 駢枝仁義

天下惑焉  
夷招仁義  
師曠非聰  
性命之情  
愧於道德

小惑易方  
天下奔命  
臧穀非羊  
離朱非明  
仁義之操  
是以不用

大惑易性  
先名死判  
何問讀遊  
自見自聞  
淫僻之行

并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  
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  
齧草飲

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雖有義臺

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

之剔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  
繫

編之以皂棧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饑

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楨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一

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  
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

雪毛禦風寒不開放於義臺路寢也  
齧草

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馬  
棧也

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  
不死

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  
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賢馬以損天下之

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  
雜與絡通絡首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符音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植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植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  
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挺刻削  
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植木此亦猶  
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  
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二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音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音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音聲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音反援而闕音夫音符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音鳥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音反素樸而民性得矣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  
不拂民之常性而已謂之同德同則易至  
焉而食人所謂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  
於命曰天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  
也而曰私天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  
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  
心之其意山無蹊隧而澤無舟梁水陸之  
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  
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  
職羣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  
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鳥知其有君  
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則意  
無起而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三

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

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

讀者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

子純一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

聖人治之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

於嬰兒論治者

及至聖人斃音為仁跼音為義而  
天下始疑矣澶音漫為樂摘音為禮而  
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音尊音白  
玉不毀孰為璋音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夫符聲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意澆漫即汗漫也摘  
足蓋勉強不安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  
屈折手足之意始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  
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朴散矣朴散則為器  
故純樸不殘與分而太朴散矣朴散則為器  
純樸不殘與分而太朴散矣朴散則為器  
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乎性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四

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  
樸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夫音符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以之衡

扼於革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反古八倪反五第

圍音扼勢至曼武半詭反九彼銜竊轡故馬之

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音步而嗜

以匡天下之形縣音歧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而民乃始踉跄好聲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此亦聖人之過也  
相靡相踉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  
已初無所謂喜怒之心也自伯樂治馬有  
而後所以駕馬者月題以衡扼者車上  
之物也獨曲曰睥睨也獨曲曰睥睨也  
求脫也獨曲曰睥睨也獨曲曰睥睨也  
人不愛羈勒也驚悍驚也曼奔突也詭銜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五

者詐受其銜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知  
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知  
使之下以况體聖人之治天下折禮樂以正  
而民始踉跄好聲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何  
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利天下不可止何  
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聲  
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  
歸之聖人曰好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  
天下無利乎無利乎無利乎無利乎無利乎  
德不離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  
而作亂馬  
伯樂治馬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欲無知

素樸乃得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斃護足奚為  
樸散為器  
詭術竊譽  
返其純樸

道德不廢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六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  
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  
法適足以為大盜烘故絕聖棄知絕仁棄  
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  
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  
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去聲胠音法音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

必攝緘滕固肩古發反鑄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

音智下同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音鑿篋擔囊而

趨惟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一

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

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知其然邪音耶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

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

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

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

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上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拜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朕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其絨膝同其高鑄絨膝微縷之類而鑄鑄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膝鑄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

朕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二

知其然耶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曰田成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哉特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蓋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膝鑄之固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若操莽之金騰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去聲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音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

弘音眈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音跖反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音知聲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朕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三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箕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飭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絨膝高鑄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其絨弘眈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忠盡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聖嘗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身盜跖亦兼其勇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臣剗腸曰肥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胥賜劍死者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音寒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音訓擊聖人縱舍音聲盜賊而天下始治音去矣夫音符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音平下音聲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四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凶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開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接故乘其不及援之而圍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偏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唐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培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繫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音平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音平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拜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拜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音徒以信之則拜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拜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音耶同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音聲邪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鈎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非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

胠篋第一 南華經卷三 五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拜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音越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之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去蓋魚而不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可脫於淵其影矣故不可脫則鬼隱龍匿人不可脫於淵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示天下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六

故絕聖棄知去聲大盜乃止擗音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此為天下過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去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殽殘謂盡去也盡去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火無幾矣

擢亂六律鑠音絕竿瑟塞鼓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音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攏列工倕音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去聲鉗反 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七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音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擗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煖亂天下煖註去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畜反氏軒轅

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音希氏神農氏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

音洛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去聲已今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音盈糧

而趣音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

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朕音第第十 南華經卷三 八

上好知音好去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  
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  
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  
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  
下日益多事矣

何以知其然邪音耶夫音符弓弩畢弋機變之知

去聲下同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音罟筍音筍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音浮嗟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音頡頡音戶結滑

堅白解音去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音好知音並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羣然  
並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  
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引弩罟  
筍置罟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

亂於澤驪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之  
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  
心方之弓弩罟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

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  
道則天下亂

朕音第第十 南華經卷三 九

有柄之網曰罟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  
之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罟翻車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音爍山川

之精中墮音許規四時之施喘音川轉音轉之

蟲肖翹音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好

知音並去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音上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

知音並去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音上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



澹音田 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

天下矣

喘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  
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  
何謂好知好知者率其求而不知  
求其所已善者蓋求其非善而不知  
其所已善者蓋求其非善而不知  
人也所已善者蓋求其非善而不知  
者見在人之不知也乎人所不知者  
為是者非也求以立異而已善則已  
果於非人也求以立異而已善則已  
聖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  
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持則爭則  
亂極言其禍將使上下悖日月之明  
下燦山

法儀第十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川之精中藟四時之施以至喘與之  
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  
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  
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  
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  
不可証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  
等氣象此老安得而不傷今而復  
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慤實之民  
悅夫役二語結之舍夫種慤實之民  
而悅夫噶噶人復之意不夫役噶噶  
治天下而天已亂矣結句軟美有窮  
趣味深可咏歎方壺外史重宣此義  
亂辭將為盜防緘為堅固大盜者來  
負之而去防國民之道賢以道誅  
田成竊之得國延世

南華真經副墨

聖人以道昌  
民始可不死  
人含其德  
至德之世  
三代而下  
堅白同異  
誰為亂階

為利則短  
大盜不止  
削滅曾史  
歸於文同  
恬澹無為  
知詐謙起  
山川消燦  
惟上好知

為害則長  
殫殘聖法  
獨塞工  
天下已知  
俗惑於辯  
日月馳悖

法儀第十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撻人心。而賈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扼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闊闊。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又音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一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音

其性是不恬音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

瘁反音焉人苦其性是不愉音也夫音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

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不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恬也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不愉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性之博也

人大音喜邪音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陰陽拜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二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上音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音

卓音鷲音而後有盜跖魯史之行音故舉天

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勾勾音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三

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  
 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其反傷人之氣不調寒  
 暑之和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  
 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  
 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  
 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  
 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  
 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  
 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鸞盜跖曾史之行接  
 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  
 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鸞者鉏擊  
 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  
 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君  
 人者分爲善惡定爲賞罰舉天下以賞之  
 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  
 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

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  
 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  
 多不足罰則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日以  
 賞罰也奈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日以  
 賞罰爲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之不暇何暇  
 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  
 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音悅明邪音耶是淫於色也說聰邪  
 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  
 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去聲於藝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去聲邪

南華真經副卷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四

是相於疵疾斯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反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乃始力轉卷上聲倉囊而亂天  
 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  
 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詭  
 反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爲賞罰之所亂也又  
 且爲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  
 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  
 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

天德者以爲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  
 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  
 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明耶  
 則爲淫亂說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  
 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  
 有心以爲仁義則爲悖理者天理皆出自  
 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  
 非於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  
 相於技也相於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  
 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爲  
 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  
 不安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也疵此八  
 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亦若不安其性

二一九五

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齋卷儉囊而  
 亂天下鬱卷者屈曲不舒之義儉囊猶言  
 搶攘亂之意也然而鬱卷儉囊天下不以  
 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  
 不但尊信也而鼓以儻之弟子以是而受於  
 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君子朋友以是而交  
 相勸勉至於是歎之歎之歎之歎之歎之  
 樂不能已於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其  
 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五

則可以託天下慶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  
 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去聲無擢其聰  
 明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七音反容無為而萬物炊音吹累焉吾又何暇  
 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  
 之奇處以於為天下者以已之身為天  
 下之身而無為已私與之也如此已私與  
 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  
 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  
 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  
 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  
 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  
 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其精從容無為而  
 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  
 炊者薰而上蒸之義註六若遊塵之自動  
 而道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自息  
 相吹也與此同旨萬物同此天機自作  
 自息吾性任天之便  
 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求朱反問於老聃吐藍反曰不治天下安藏  
 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於盈反人心人心排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六

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昌畧反約柔乎剛強廉剡  
 雕琢其熱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  
 縣音玄而天債粉問反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

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  
 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六  
 玄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  
 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  
 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  
 見真心圓覺經疏去念無自性不離本覺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之鳴

也行去聲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

墨乃始離跂音攘臂乎桎梏之間音意甚矣

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去聲

不為桎梏接音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

也故曰絕聖棄知去聲而天下大治去聲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九

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

下矣於是乎天下籍籍大亂而亂之所由

生也罪在於仁義櫻人心故仁義窮而

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

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以免禍

而萬乘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

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刑戮者相望也

刑戮者相望也刑戮者相望也刑戮者相望也

桎梏則必用桎梏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

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

攘臂於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

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

已豈知桎梏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

是曾史之行適為桎梏之資焉知曾史又

不為桎梏之嚆矢乎嚆矢者今之響箭行

劫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桎梏之嚆矢桎梏

誅而曾史方攘臂焉其

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

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分爲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悉也官謂主宰而調變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問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櫻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日以益荒而後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微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乎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一

治爲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退捐悅全天下築特室席白蔕音居

三月復扶又往邀古堯之廣成子南首音符而

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蹙音破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去音汝女音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音鳥冥冥音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挫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著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去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爲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察具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二

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入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挫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挫汝精則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挫於目耳亂聽則精挫於耳心多知則精挫於心故月無所視耳無所聽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六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悉自同如此朝朝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纒括無遺妙哉妙哉

慎女音汝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音去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三

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亦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處齋自謂看莊子。頗精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於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人訣。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

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順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假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音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四

土。今夫音。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去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撲不受變。滅越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遠。造化。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王者。下德行者。為之事。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者。為之事。

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照出非是  
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  
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  
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  
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謂於得道者也今吾  
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  
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  
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  
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者當我而來者有  
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  
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縲乎  
遠我昏乎縲即智意此正發揮  
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五

將拊髀音甫而遊雲將見之儻吐黨然

止音甫然立曰叟何人邪音耶叟何為此

鴻濛拊髀音甫躍不輟丁劣對雲將曰遊雲將

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

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

濛拊髀音甫躍掉徒甲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

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  
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  
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聲也  
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  
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  
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六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  
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  
其緒餘或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  
指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  
以為實儻然曰遊觀雲將曰吁嗟然拱立  
濛對雲將曰遊觀雲將曰吁嗟然拱立  
意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  
段胸襟活潑發地盡出宛然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  
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所以  
何故鴻濛以弗知若之曰弗知者正所以  
為鴻濛希弗知若之曰弗知者正所以  
渾沌死於竅鑿大樅散於雕琢知者識之  
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者識之  
曰浮游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掌以觀無妄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

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  
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為自  
能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  
真切直是不能以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  
而朕又為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倡狂之  
教則我之一身民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  
朕誠不得已於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  
濛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  
調羣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  
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羣而鳥  
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  
世人與禽獸羣然而今也解別其羣便生  
化生或若其性也解別其羣便生  
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譏警乖戾  
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者心治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七

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  
罪在攫人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僂僂乎

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

心養汝徒處聲無為而物自化隨音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戶頂冥反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去去各復其根各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戶本沌沌徒本終身不

離去聲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

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

然則吾柰何鴻濛言三代以下流毒長久

不可藥救矣歸矣備言子姑去也雲將屢

問鴻濛不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心養徒

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養徒常

作一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養徒常

連下理恐未善養也徒眾也言人其自

化則亂養之則馴為矣老者所謂無為治

以不治而化我無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

謂以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謂心養者

復中其義蓋其形體者去其聰慧踉蹌之

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其聰明者與物同

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別與物相忘而

言其一味平者無氣之分與物相忘而

同乎溟津溟者無氣之分與物相忘而

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去去各復其

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

芸芸多之貌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

人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八

謂開其知識無名我若生分則無問  
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  
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  
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  
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  
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  
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  
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  
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  
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  
出乎衆為心也夫音符下同以出乎衆為心者曷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九

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而不  
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  
而不喪去聲下同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  
分去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  
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極世俗  
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

南華真經副卷

喜者其心以為己之聞見同出於衆人  
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  
人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  
如衆技抑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天下  
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違  
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於  
是矣曷嘗普求同於世俗哉即如論治  
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  
必曰絕之棄之夫是駭俗必欲因衆  
所聞是徒攬音覽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是其見猶夫衆馬已矣以衆見而治  
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  
無餘分矣悲夫有土者之國也一不  
則必不狗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二十

夫音符下同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  
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  
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  
然持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  
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  
可以物物而物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  
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

二一〇三

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窮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音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一

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也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出入無窮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撓無極也出入無窮者獨往獨來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

大道昭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已無已焉得有有千故以有為有者觀有者皆也昔之君子也皆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生有則會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二

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任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而謂之致用萬物雖賤莫非民雖卑莫非我備一物以聖人厚下以安宅不可不任乎事雖微曠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

相迥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義主  
分則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  
聯屬視義則親矣而亦不可以不廣禮主  
雖制節則止而不積債則加厚無已故禮  
有為之法佛科云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錫雖向鉛中作行  
此會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  
於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  
有為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  
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  
矣而不可以不為也則神矣而不可以不  
則變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  
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焉則盡人以合天  
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三

觀無天地之及者觀此而已即是而觀南  
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  
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  
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  
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  
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  
特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  
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音讓一  
符作詳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  
不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  
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  
於道而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  
如會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  
仁而不義言近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  
近之義言近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  
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  
於禮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  
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  
而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於物而不  
因即夫物莫不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  
矣若夫物莫不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  
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四

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  
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  
離也正謂周於物  
而不可不為也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  
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  
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  
者有為而累者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  
挫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者臣則



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  
 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  
 欲體天行道而無為為尊可得謂之  
 知道者乎在宥一篇自無為說到有復  
 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  
 未自鴻濛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  
 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  
 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恐其遷淫不恬不愉  
 德乃非真大喜毗陽大怒毗陰  
 二氣乖和君其反傷人堯桀殊治  
 亂性則均君子蒞政無攫人心  
 淵默尸居萬物炊累天不駭異  
 債驕難係不勝而刑離趾攘臂  
 大德不同卓彼至人絕聖棄知  
 為躬嚮矢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五

黃帝叩道  
物自化焉  
大人之教

雲將遇天  
無為有為  
盡其所懷

無知無為  
為以不為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其  
 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  
 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  
 語百世可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  
 惑困亦可以為得謔浪世俗切中今時局  
 士之病邵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  
 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  
 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

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一

夫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天地雖  
 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而流衍天地雖  
 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  
 謂主其化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人  
 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  
 故曰天者自然之君也君原於德而成  
 於天所謂天者自然之君而已矣無為而  
 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  
 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

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觀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者。為者也。上之所治。人者。事也。然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者。為者也。然而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二

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反。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而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為。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

南華真經副墨

無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耶。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音道覆反。音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音枯。心焉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下以物挫。反竹。取志之謂完。君子明於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三

此十者。則韜反。吐刀。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天之所。以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其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刻心焉。刻心者。去其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謂天矣。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謂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謂仁。不同而同。則謂之謂大行。不崖異。則謂之謂不崖。是故謂之謂寬。有萬不同。則謂之謂不崖。是故謂之謂君子。執此則可以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謂紀。德成則善。悉有矣。是故謂之謂不崖。是故謂之謂不崖。

二一〇七

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  
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  
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遊也遊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天聲不榮通不醜窮不

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去聲不以王去聲天下

為已處上聲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  
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  
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四

不醜窮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  
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  
已處顯富有四海而不以為富尊為天子  
而顯則有之其明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  
顯明謂有之其明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  
之明謂有之其明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  
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  
之且暮然且亦暮也死亦生也何易乎心  
何變於已哉

夫子曰夫符道淵乎其居也濇音乎其清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  
鳴皆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  
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  
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自  
而鳴而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  
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  
道孰能定之以為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  
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  
之何以無聲直是未能定得如此微問要  
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中所謂庸詎知  
吾所非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畢  
竟天非人所以考者則道也  
夫符王音下同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五

本原而知去聲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音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  
艱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  
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  
澹寂寞無為未嘗沉著於有為事相之中  
故曰恥通於事然雖恥通於事而事至能  
揆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  
自爾精明瑩徹戴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  
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河者通於事者沉  
着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  
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  
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  
出以應人探謂求取於已夫王德之人無  
心於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  
立明通也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德為明則明之  
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  
謂之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  
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  
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  
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也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六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聲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  
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  
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  
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  
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  
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聲焉此獨見獨  
聞者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  
因有聞見而後有以泯聞見而遂無深  
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皆能順應神之

南華真經副墨

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物  
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  
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  
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  
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  
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感作近遠  
得亦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索所白反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反口解反口豆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七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  
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未明察  
也笑詭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  
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  
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  
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反五兮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問於許  
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聲之  
許由曰殆哉圾反五急乎天下齧缺之為人

二一〇九

聰明睿知去聲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  
 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  
 異形方且尊知去聲而火馳方且為緒使去聲方  
 且為物絃音核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音符何足以配天  
 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家父而不可以為  
 眾父父治亂之率音帥也坵面之禍也南面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八

賊也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  
 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坵與堯同坵乎殆  
 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特其聰明聖知之  
 資竄鑿渾沌是故謂之天賦而人鑿之謂  
 賦而人全之謂之上帝受天賦而人鑿之  
 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  
 有心始無過之心為善雖善必過之與之  
 彼且用其知慧逞其辯才以人而勝天故  
 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後人故曰本勝天  
 異形尚知而無天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  
 得自如故曰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受束縛  
 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道貴乎靜而無

心而應物應眾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  
 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  
 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一轉先抑而後揚  
 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  
 揚之而復抑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  
 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  
 眾父矣而不可以為眾父也始有名萬物之  
 也老子去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始即祖也母即眾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  
 道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也言缺之所為不與  
 出故可以為眾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  
 以為眾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  
 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而之適以禍之  
 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  
 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九

堯觀乎華華去聲封人曰嘻音熙聖人請祝聖人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女音汝獨不欲何邪音耶堯曰多男子  
 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  
 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  
 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

之有夫音聖人鵜音居而殼口豆反食鳥行而

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

德就間音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不已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悔也封人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

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鵜居而殼食鳥行而無彰鵜不擇居處不擇食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聞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閒適不以一毫事物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為多縱使厭世而去心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賓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音行邪耶音無落吾事佻音邑乎

耕而不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一

闔與盡同落荒廢意佻佻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去聲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克芮反鳴喙鳴合與天

地為合其合武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  
謂之要素初造化之始也無名即老子所  
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  
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名者此  
等說語若教儒者體動便硬將朱子作證  
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  
始之辨復有南華無無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  
不能辯看南華者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  
此箇造化根宗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  
無有箇無定有箇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  
之先有箇無定有箇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  
一之無即彼對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  
一之無即彼對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  
者乎一而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  
此箇無而物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也  
得也故曰物得不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二

分陰陽闔闔性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  
之所命於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蓋如此造化之道顯  
諸仁藏諸物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  
動而生物者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  
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  
動者植者胎者卵者臣者細者有萬不齊  
其所生之理要皆一而成而不可易故曰留  
形者而生物者成生理謂之形有謂之有元  
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道家謂之有  
保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道家謂之有  
然之儀則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  
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虛也虛則無  
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虛也虛則無

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  
同於終矣故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  
然盡之矣故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  
也胡為而鳴胡為而鳴喙鳴而合此音  
矣今之與人所以不得如鼓音者緣有心也  
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  
緡然若愚若昏若獨若謂衆人昭昭我獨  
若昏然若愚若昏若獨若謂衆人昭昭我獨  
則謂之玄德而察我獨若謂衆人昭昭我獨  
也脩性返德其私與之  
天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聲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玄寓同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三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  
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  
天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四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  
烟火語者夫不可不若然言不苟同於眾也  
若相放言曰離聖白若然言不苟同於眾也  
辯者有言曰離聖白若然言不苟同於眾也  
所清也言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  
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  
必求其所謂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所謂  
察理之當矣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天  
離折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天  
是則所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  
智者不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  
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庶  
人之在官者易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庶  
功此皆勞心也林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  
其適者蓋始也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

緊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為人所愛  
則必係之執烏之故大以拘繫而愁思猿自  
山林而執烏之故大以拘繫而愁思猿自  
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其游心於是非同異  
之問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  
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而進之無心無耳者  
衆蓋有首無趾其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  
者衆是無首無趾其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  
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看形者與無形無  
狀者而皆存則能踐其形者與無形無  
狀則所謂上天之裁無聲無臭者也無形無  
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希有  
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世所希有  
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

南華真經副墨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五

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所以者未嘗不與  
人同而其所以起非其所所以者未嘗不與  
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  
天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  
人之事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天者無為  
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  
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  
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  
能入於淵也此  
為聖人也已矣

蔣閻勉音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聲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茶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音集季徹局局其玉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音堂之怒  
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音升任矣且若是則  
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  
閻勉音逆覲音許然驚曰勉也音茫若於夫  
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  
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擗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

二十一三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溟反頂滓反頂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

閻菴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  
謂茶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  
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為帝王之德蓋  
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  
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皆  
悅之往而投跡者衆矣詎能久乎此意却  
亦與畫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  
在言外而閻菴不知故讒然而驚茫然於  
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  
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六

任耶於是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挫蕩  
其民之動挫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為之防  
草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整  
跂以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朱子治愈遠  
有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治愈遠  
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朱子治愈  
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為妄而朱子治  
使相狀相賊之性則教由成俗由見之志  
其順大化若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  
若民是則心之所安覩與競同易曰震來虩虩  
謂各得其所安覩與競同易曰震來虩虩  
進謂多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為圃畦反戶圭鑿隧遂音而入井抱甕反烏送而  
出灌搢搢反苦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反口節水若抽反救留數  
朔如沃音逸湯其名為捍音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七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  
音然慙俯而不能對有問音去為圃者曰子奚  
為者邪音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  
音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音規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

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仰一作印

圃畦園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坳鑿隧  
所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  
勞矣而蓋為子貢之械肆以機心存焉故  
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  
不自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  
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  
則日見其轉輟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  
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  
世道者觀之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目  
有道者深觀之方且以爲喪心方且以爲害  
道方且深觀之方且以爲喪心方且以爲害  
慙失其所以對也肯爲宜乎子貢瞞然而  
則以孔丘之徒爲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八

曰知師之所爲則已之所爲不言可知者  
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者耶於于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  
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點  
聽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  
幾於道無乏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

反

失色項項

音旭許

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  
邪音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符音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

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

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

哉功利機巧必忘夫音符下司人之心若夫人者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下平聲

之得其所謂警反五羔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勅蕩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九

馬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陋愧惡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

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

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爲

聖人之道若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

爲所當爲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

求可成爲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

以爲是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

徒不然而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

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  
以爲德者德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  
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

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  
 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  
 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倡狂不知  
 謂功則與巧必忘夫人心矣機心既忘  
 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  
 樞於天下之口矣而譽然不顧也雖舉天  
 下非之若不口矣而譽然不顧也雖舉天  
 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  
 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  
 之民風波言  
 易以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胡本 沌

徒本 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二十

而不治其外夫音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音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  
 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抱甕灌  
 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槔而羞為其事  
 其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  
 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  
 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己心  
 而不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為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  
 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  
 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

也不亦  
 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天

音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去聲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

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而小 顧指四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一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

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

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

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而天下化

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

動不應後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  
 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  
 為安音 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 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安以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泥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其不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以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之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若此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二

致命盡情天地樂音而萬事銷音亡萬物復

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能如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下視虛明洞燭曠蕩而無垠乎故曰倒景下視虛明洞燭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形日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爲之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於性也蓋盡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然不覺也

南華真經副墨

池與溟洋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渾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

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耶其亂而

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聲之爲

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

禿木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三

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之言雅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去至德亦遠但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而薄彼也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容於治凡治之去者對亂而言也故虞舜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願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

二二七

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  
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  
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瘡  
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鬚病  
驚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執若無庸於  
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之天而同歸乎渾沌之術一治之  
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  
慈父其色然無事用之非不善也孰若子之  
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  
羞之者恐其心之將日  
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四

實而不知以為忠常而不知以為信蠢反  
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  
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  
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  
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  
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  
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  
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  
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  
為恩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敬羨故無

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  
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音耶下同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下同  
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  
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五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  
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諛諛其君親  
使之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  
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諛  
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  
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之知也然  
故自我言之於世俗固不可苟同於君親  
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  
者而然之臣子諛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不肖之臣子諛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  
之然則世俗之當同也嚴於親而尊於君  
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非是於必  
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已

為不肯之臣子則勃然拂然作色而不肯  
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  
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  
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  
耶守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

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音

諛與夫符音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六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同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  
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遂致為潤色之辭  
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  
足以聚眾而始終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  
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  
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  
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  
徒眾是亦是眾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  
見一眾人耳而不自謂之眾人此段分明  
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

南華真經副墨

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  
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  
愚誠謂愚之至也矣知其愚則不為彼  
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愚則不為彼所  
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  
終身不靈矣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  
者傲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入骨醉其  
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則迷塗猶可致也  
何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  
惑者勝也又况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  
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  
自悲已蓋深有所  
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音則嗑許甲然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七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正鍾准郭感而所適不

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

可得邪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聲之又一惑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  
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  
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  
也以譬高言不入於眾人之心眾人之心  
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  
言之勝格之也眾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

二二一九

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  
 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以二並  
 踵惑而前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  
 惑而予雖欲獨往也以行素履之願其  
 庸可予雖欲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  
 我反為不知矣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  
 舍是而勿推矣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  
 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同之意蓋  
 生憂世愛人之  
 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惟恐其似已也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八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  
 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  
 之人乃至於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  
 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  
 莊文之三昧竊幽絲連似結然而非結然  
 於此悟入保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  
 其於失性一也既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熏鼻困憊反子公中聲頹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日趣舍上聲滑骨音心使性飛揚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  
 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  
 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  
 泥塗同質與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  
 性一也夫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  
 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狗名一  
 則狗利均失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九

夫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  
 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  
 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  
 有道者去之彼揚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  
 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  
 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  
 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  
 籠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  
 困憊衝逆之意中頹言氣味上達於頹頹  
 也厲乖戾也爽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  
 馬蹄篇所  
 謂踈跂  
 且夫符趣舍上聲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尹必  
 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音外



重經音繳。罔音罔。罔音罔。然在經繳之中而自

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反覽亦可以為得矣。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之者錯亂三者梗礙

性者聲色為最揚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

有問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

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

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鷩

冠擗笏紳脩皆儒服也摺執也紳大帶之

垂者脩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技

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纏罔然日視而不

取動若然者不以為因而反自以為得則

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

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

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遺其諧

諛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

亂辭

乃古之君

知通於天

金石以鳴

神而能精

封人請祝

若愚若昏

無為自然  
得下馬  
窮乎道  
聽乎珠  
黃帝遺  
南面之  
子高退  
性命祖  
可否則  
事藝道  
立之本  
道之清  
王德之  
獨聞之  
象問可  
堯於華  
神禹讓  
德至同  
堅白離  
分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三十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三十 恬字集

執大成思  
若性蕩民  
丈人灌畦  
入素復朴  
混冥昭曠  
稽鄙周師  
導諛苟同  
困可謂得

技胥林心  
匪兄堯舜  
諱芒遊壑  
至德無思  
與形銷亡  
魯猶娘臂  
天下大感

大聖之治  
而第津漢  
假脩渾沌  
上神乘光  
蔽甲苑論  
虞亦瘍醫  
失性離歧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澹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聲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

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溷之義老子去明道若昧蓋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聲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由我心而出而道由我行矣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二

夫音符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下同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而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疇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實。實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實則倫。倫則靜。靜則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燥然有條。責謂責成。於已。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靜而無常。愈愈。愈也。者。儉也。愈愈。則憂患不能。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三

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出。而道由此行矣。是故明此以。南面去。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蓋如此。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音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下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音高。

南華真經副墨

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聲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使羣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與。人。為。徒。者。也。天。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戾。去。去。則。實。未。嘗。蓋。萬。物。去。去。也。此。之。謂。無。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四

為自然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音去。天下其鬼不。崇。息。類。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音。許。六。天下也。

一一一三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  
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  
生死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  
之中蕭蕭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  
無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魂則不疲一靜  
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  
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  
已此種學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  
不由此

夫音符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五

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

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  
當然然前言明此以比而舜之為臣也則  
臣亦當無為矣林慮齋以為看莊子不得  
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  
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

庶事其  
用隳矣

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知去聲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音悅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上聲而萬物

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

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  
落與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六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去聲詳治去聲之末

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音

經田結隆殺去聲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為器

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未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去聲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去聲變化之流也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七

夫符音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音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後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看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以朝廷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以行事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以序也

南華真經副題

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去聲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去聲處上聲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八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許六反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去聲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去失德而後仁失之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使故次因原省也省試也所以名因人官之能故次原省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

二二二五

賞罰明則愚知各歸其位賞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歸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致其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險身各安其自無之分而此知謀不用以歸於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悟道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九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去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反詳六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者為之法非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

所先者其未學也驟而語之則而道也

而說之皆路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

改可用於天下而不足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音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去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音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設舜告堯一民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而時自行晝夜自是自有常雲自行兩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書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馬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煩十二經以說音稅老聃中其說曰大泰音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開待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一

音噫幾音平乎後言夫符兼愛不亦迂乎音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上聲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聲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

之書也微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太設音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善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必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特寄孔子以正之耳不仁則不成成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歎辭後言猶失言也夫物有萬不齊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二

此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私爲主之至矣又胡爲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亡子外子也擊鼓求也疑古有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音平趺音厚足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疑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精斂無



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音巧知聲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趺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趺而不敢息求  
 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膚齋以妹作味謂棄蔬於暗昧之地  
 似覺未受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三

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珍  
 而疎棄之成綺因譏其寡恩而不仁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  
 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  
 言昔者有譏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  
 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  
 老聖言巧知聖神之當機敏給應不若  
 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  
 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  
 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與人與之名不  
 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  
 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作  
 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如服非作  
 服言我常是服此物非有心故曰非以服  
 有服蓋有服則行非以服而服非勉  
 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而服非勉

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之意此莊老脫塵奇筆然學之亦能悞  
 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顛顛去執  
 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  
 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  
 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  
 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顛顛中央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四

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去之貌去法應及張  
 也義然嚴毅之狀崖衝顛顛皆賦相之  
 不良者能自收斂則亦可以自掩者似繫  
 焉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  
 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  
 若機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而詳  
 審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  
 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為不肖之徵  
 邊徽之外設也此十者皆以為不肖之徵  
 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博節然後暴慢  
 之氣不涉於身以是機警之人竅鑿日  
 深渾沌死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也  
 夫子曰夫音符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  
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揀<sub>音</sub>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而無不在。後天而  
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  
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  
言。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五

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  
萬物備焉。且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  
測。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  
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  
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  
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  
物不足。以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爲  
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  
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  
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  
之偕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  
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爲<sub>去</sub>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  
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sub>音</sub>  
同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  
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六

而藏之視爲秘典以爲道載此書吾貴道  
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  
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  
則世亦何爲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  
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  
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  
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  
所謂知者。不可言言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  
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sub>反</sub>輪於堂

下釋推<sub>反</sub>直追鑿而上<sub>上</sub>聲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邪音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相已夫音符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七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指輪筍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緊自有分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點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為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 上通於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 末在於下 五末非先 太平令主 聖臣告君 昭揭仁義 書貴載道 輪扁設譬

和天和君 要歸主君 九變次舉 曲士論治 天德出寧 老氏棄妹 言豈盡意 古人已徂

本在於上 詳責臣者 先後有序 倒道而行 孔聖藏書 成綺與刺 桓公讀書 糟魄也夫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八

外篇天運第十四

澹宇集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如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闕闕變。化如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干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反古咸而不得已邪。耶。同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一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上彷徨。孰嗟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推而行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張無事。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緘。故意詰問。此箇機緘。直是闕密。難曉得。此點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

南華真經副墨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雲。醞而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彿四週。先言北方者。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去聲。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二

如。上細微。問巫咸。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商大。音泰。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

二十一三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乎  
莊子曰不然夫音符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  
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  
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  
可見仁無性而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  
陰幽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  
不從焉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  
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  
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  
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  
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三

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看至仁而不及於  
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  
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  
矣知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  
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  
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天音符南行者至於郢以反北面而不見冥

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反下

皆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音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  
爵拜焉至富國財拜焉至願名譽拜焉是以  
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  
也何者皆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  
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  
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  
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  
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四

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也  
故以為難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使  
之不能忘我者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  
化而於無迹矣故充以親亦無心也渾然  
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  
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  
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  
蕩蕩乎無得而名矣豈直謙此而言仁孝  
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  
節一行之士勉為脩飾以役其德者也  
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壽拜焉至富在  
我則國財拜焉至願在我則仁義拜焉

者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  
諸凡皆非所論又辨者屏也凡可屏去者  
皆有變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

不淪不可得而淪  
孰得而拜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音汝始其然哉吾

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

音清夫符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致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五

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音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音廷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一死一生一債粉問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題作樂之  
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  
氣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  
行之以禮義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  
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  
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

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貌言視聽思也董  
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天地之和應之矣故能調和四時太和萬  
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  
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故一盛

一衰而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

也至於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之

調和而聲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

蟄蟲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發舒鼓舞不

能自巳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環無尾

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言變不可執也惟不可執故女聞之

而懼始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六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音坑滿阮塗音守神以物為

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

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枯老梧而吟目知音去聲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若至委蛇成

移女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無以陰陽之和燭之與日月之明  
則見動靜之短長類影之禪與造化無  
不剛象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抗滿抗聲氣之洋洋流動充  
滿無所不屆其盛如此塗卻守神以物為  
量其聲揮綽其高如明志凝然而聽之  
與際同守神者寧一志凝然而聽之  
以審音律之短長其聲揮綽量量之  
定鐘律之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  
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  
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七

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  
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  
不然而無所容吾見之而無所致吾思  
儻然自見於四虛乎其所倚焉而吟窮  
乎其所不欲見於四虛乎其所倚焉而吟窮  
默然乃不自見於四虛乎其所倚焉而吟窮  
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  
喪其耳目忘其目廢其形骸委蛇故怠也  
而不收故曰乃委蛇惟委蛇故怠也  
凡見人作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  
無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  
形容妙矣哉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音而無形布揮而不變幽  
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  
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無言而心說悅故有焱必遙氏為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音  
裹六極女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八  
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  
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為奏乃  
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禽獸之類若  
混逐若叢生混逐如此非禽獸之類若  
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  
生而於天地之間而相害故林木同  
樂而於天地之間而相害故林木同  
泯幽而於天地之間而相害故林木同  
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矣而  
徒不主故常節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  
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



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皆備自然  
謂之神主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  
其職此謂天樂無俟於言而心說者也  
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聽之六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而無乎不為者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  
樂不得此不足謂之樂女欲聽之耳目  
無從接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感  
故樂始於懼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怠怠則  
樂之德混卒於惑惑則樂之德愚愚則昏  
昏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九

去聲為矣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  
曰何也師金曰夫符芻狗之未陳也盛下平聲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  
彼不得夢必且數朔音音昧音音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  
榘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音

南華真經副墨

下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是非其昧邪 夢音蒙

芻狗祭天解厭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  
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夢謂魂  
識顛倒之謂曰晴虧避今而夫子取先王  
已陳之芻狗而習之卒以取困茲  
非微取之

夫音符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吐回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音餘下同周魯非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

車與今音斬音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音結者乎

引之則俯舍音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音去聲故譬三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查音梨橘柚由去邪

耶音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去聲以周公之服

彼必齧音訖鬻挽裂盡去上聲而後慊苦牒反觀古

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

而曠音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奉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一

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而之

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

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枯槁者

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

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

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

而變何必屑屑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為

貴焉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

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俗以

求其同豈知猿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

子之終窮耳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音貝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音烏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

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

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二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

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

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

明道不可傳之意景為精切非苟以聘詞

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而何哉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謂  
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夫  
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  
子印證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自語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  
入者也聖人不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  
待其自悟而後正之聖人不隱者作止語  
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  
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音渠廬也  
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上聲觀古豆反而多責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三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  
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音補逍遙無

為也苟簡易以鼓反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

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  
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  
而擅之已身若夷齊泰名於首陽之下比  
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  
者先王之蘆廬蘆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  
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之  
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  
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

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  
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蘆廬而推  
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  
養也無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  
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之義故古者謂  
是為采真之遊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平聲之則慄上聲舍上聲之  
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四

譽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  
足之人蓋貪夫徇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  
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鑒  
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而無所湮音因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  
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  
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故循大變而心無  
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  
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滯滯也以是人而用  
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鑒

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  
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  
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  
開則蕩蕩無礙而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音符播甫下同

反糠音康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文

嗜音陴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惜音慘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音上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

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音耶夫鵠音胡洛不日浴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五

而白鳥不日黔音巨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

為辯名譽之觀音去不足以為廣泉涸音胡洛魚

相與處音上於陸相响音呼以濕相濡音儒以沫

未音不若相忘於江湖

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况  
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  
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  
其混沌之天而無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  
賦皆出自然如鵠之本白鳥之本黑不俟  
染濯若一出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  
辯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  
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

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又  
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一  
何病也道德隆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  
一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德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音同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  
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嚼合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六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

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音居堂而應

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

曰夫音符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後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

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予語去聲女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  
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去聲其親  
殺反色界其殺同上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反以證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上聲矣禹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七

非殺人自為種上聲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  
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  
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  
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  
以當之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  
聲者稱道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  
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  
將何以待我乎子貢平曰只知祖三皇而  
宗五帝熱聞老子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  
舉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  
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為窳鑿渾沌非  
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  
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

南華真經副墨

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  
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  
族平章百姓是則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  
而民不非殺也民不非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  
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  
治天下使民爭心競爭氣裂各徵之尚  
賢故能使民爭心競爭氣裂各徵之尚  
能至使孕婦十月而辨誰何如子氣裂各徵之尚  
未至使孕婦十月而辨誰何如子氣裂各徵之尚  
有變天關而長道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  
變而禹獨變其大道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  
下而禹獨變其大道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  
在禹時上獨變其大道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  
有謂有歸於機械變詐於心兵有順者誅其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八

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之人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  
非橫議交作機警之心起於室始於男  
女早婚而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夫二人之大始古人之  
始自倫而不可責以人道而娶也然機警之  
心倫本不可責以人道而娶也然機警之  
細味此章與禮記人道為公一段又言哉  
似但說得突兀驚人若以平易之心讀之  
則固未嘗異也

余語去聲女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去聲下同上悖日月之明

下睽音苦反。山川之精中墮音墮四時之施其知

憊音慘於屬音屬蠶音蠶又之尾鮮規之獸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音楚然立不安

大道無為之世其政問問其民醇醇自三

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

上特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

焉用智察察則上特日月之明以為明矣

而鑿山之精居方奠位今焉用智察察無故

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焉用智察察為

先事之備多未然而防寒暑不能擅其權

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墮乎四時之施矣

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憊於

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者夫亦可不恥之甚乎

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

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九

邪耶音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音治世之君也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也鈞如易弋取之意幸

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笑

夫音符白鷄音鷄之相視眸音眸反音反子不運而風

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

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鴉音鴉魚音魚沫音沫細音細要音要者化有第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感

之以無迹者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

神相感者若白鷄以目相視眸于不運而

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

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言風化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二十

天運十四

古今水陸  
孔聖其窮  
無正不行  
蓬廬暫居  
鵠白鳥黑  
大亂乃作  
以知治國  
陳迹非履

南華經卷四

舟車異通  
道不可傳  
宜非口耳  
來真之遊  
無失其朴  
帝降而至  
潛於慶蔓  
與化為人

廿一

再陳蜀狗  
無主不止  
公器難取  
道遙之墟  
仁義憤心  
民乃大駭  
風化斯神  
其得之矣

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  
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  
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通  
之本又何必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  
於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正與上文互  
相發明鳥鵠之吐而魚也魚與鳥者互  
不交但仰其鵠所吐之沫而弟而孕  
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化人矣此  
與化為人與化而為人也此皆自然而然  
意正與老子同化而為老子曰可立也  
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天  
其在皇惟治順天  
無為自然上德不德  
正言若反匪蕩似愚  
北門變志大惑似愚

外篇刻意第十五

澹字集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  
却是結之看也文字波瀾莊文中  
野語結之看也文字波瀾莊文中  
最近時好者熟讀詳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離聲去味高論怨誹非為亢  
音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  
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反吐回  
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一

下為治去聲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  
國之人致功拜兼者之所好也就藪素口澤

處上音開聞下音同曠釣彫魚間處上音同無為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吹响音呼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  
矣此道音引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若夫音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  
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上音同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音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拈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脩脩潔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

刻音十五南華經卷四 二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天地之平道德之質只是以平質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上知

智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音

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淡音乃

今天德

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

聲惡聲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刻音十五南華經卷四 三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五故虛之極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迂觸則胸中

中有物而不得謂之淡。一有拂逆則胸中有世情而不得謂之粹。迂與逆相似。但逆細而不得謂之粹。迂與逆相似。但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

夫衆人夫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  
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能  
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  
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  
但言養神則於  
道門更切耳

夫音符有于越之劍者押反君甲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  
於天下蟠盤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  
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于越吳劍也押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  
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  
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  
精神之勃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  
載周子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  
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  
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精則散處於五  
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精則散處於五  
於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精則散處於五  
分則神守而勿失於天則與天合一而  
無聞矣然要知一是一箇甚周子曰一  
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  
精相為依附精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  
貴精貴精者無勞雨形無搖爾精不使  
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四 五

存而不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  
真人不亦宜乎爾時方壺外史為作亂辭  
聖人不忘  
無乎不  
其德乃全  
守神為急  
謂之真人  
合於天倫  
能體純素

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

外篇繕性第十六

澹字集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連連說下以恬養知  
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際聖人之德隱遂  
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繕善戰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  
者以恬養知去聲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符音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一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  
音也信行去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  
則天下亂矣

繕倫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  
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  
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  
道者以恬養知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  
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  
謂之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  
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  
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  
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瑩然

莫非真性之發越認得性便屬識神已  
不是性以故生而無以知者常自混濁  
神發無以謂之以知者常自混濁  
知在無以謂之以知者常自混濁  
相養而和理出於其性有仁之名也  
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也  
乃心而歸於性則樂之由立矣  
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由立矣  
體之所行而順其自和理中出如木之  
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  
根華實並數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  
偏行則人皆悉末忘本徂於俗  
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亂矣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二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莫報則物必失  
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夫上聲人雖有知去聲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  
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  
言德乃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  
各足蒙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

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  
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於無為自然之  
天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  
語如是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濬漢焉者用  
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  
興治化之流濠音淳散朴音離道以善險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三

德以行去聲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  
去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乃歷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去聲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  
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

南華真經副墨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其性  
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  
坂泉漆鹿之師濠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  
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  
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聞也知不足  
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  
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  
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  
而復道之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  
此交喪之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  
聖人不自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四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去聲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  
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  
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  
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  
命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  
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上聲其所而反其性已

二一四五

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去聲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音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知窮已皆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看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善性十六南華經卷四 五

易其樂音洛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吐黨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樂其去不可止故不為去聲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去聲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遞進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

不可樂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彼此皆窮達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與移彼此皆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去則不樂者不在此無所樂與寄則雖樂而未知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在寄則雖樂而未知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辭全性求明叶

善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六

深根寧極 小行大道湮 軒冕非性 是謂倒置 儻來而寄

離世澹漠 險德以行 隱不自隱 存身之道

離歧俗學 知復養恬 遐哉古人 豪淳散朴 聖德乃隱 存身之道

外篇秋水第十七

澹字集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闡變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人學問究竟反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

秋水時至百川灌反音河涇音流之大兩涘

侯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

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

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一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

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音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睹音視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於黃河濁流之溢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河中渚崖上有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廣天之觀盡在於已及其北至於海東而望水天混涵

莊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

乃望洋向若而歎若海若滄水之神也聞

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者固

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

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

於一見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殆矣下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

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

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

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鼃音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壑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

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音

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大觀矣

註中郭象一段可封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平等也故謂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誇政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三

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誇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音壘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徒兮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上聲下同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四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壘空乎壘空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稊米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稊米之有各相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不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豈生並育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如是則益眇矣而五帝連之以為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殆無以異矣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音亮無窮時無止分去聲下同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音夫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音向明也今故於故逞而不悶音場而不跂音岐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吐但塗故生而不說悅音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五

曲上不解莊子所說義故河伯欲大天地  
而一段道理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  
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存之先  
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  
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  
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於古今而於  
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何分之無常明於  
以塗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此觀遠近者  
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矣在此則為之近也  
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  
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  
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証之蓋身之無窮  
全古者亦以身見察而証之蓋身之無窮

南華真經副墨

見即在為今過去為古即見在之過去也  
今即過去之現在也然而古而今是以前  
今之視昔今無常今有古而今是以前  
而不可謂今無常今有古而今是以前  
勿則後待是而不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  
前則後待是而不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  
及則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  
之盈物固不終虛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  
而虛亦不終虛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  
喜失亦不終虛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  
平而往不波無有往而復則知生者物之  
出而往不波無有往而復則知生者物之  
死而往不波無有往而復則知生者物之  
何禍之物之來而往不波無有往而復則  
而知終始之不可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  
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六

言先生晝夜不寐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  
曰不可生也故不可不悅其死也夫壽  
故其生也而吾自足之道即物之各順  
各足也而吾自足之道即物之各順也  
吾自足也而吾自足之道即物之各順  
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焉  
地之為大所謂豪末之為小乎然其小  
者何也謂其為不道也計人之所生之  
其所為適然其為不道也計人之所生  
時之為適然其為不道也計人之所生  
之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  
適也不自適則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  
無故者則其所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  
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

二一四九



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  
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  
得而踈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  
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  
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看  
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至也約如以約  
失能成之約謂技敏本分不自大也約不自大  
其大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音鳥下同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吐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九

賤不在已以差楚宜反下同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立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分去聲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河伯因  
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即如  
孟子體有貴賤有大小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自是一體道理不知何  
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  
貴賤六云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爲分別  
之義此箇分別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  
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  
別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為分  
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其大小等  
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

情如人說某人是好文字我隨眾喜他則見  
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人說某人不  
好的我隨眾惡他則見他件事事皆是不  
不因人之造而大之則雖天地之為大我言  
宇宙在手造化之身則雖天地之為大我言  
乎芥子之納須彌妙高山則雖豪末之微我  
言芥子之納須彌妙高山則雖豪末之微我  
為丘山乎可知是則何物之小亦未有定也  
而差數觀矣然則何物之小亦未有定也  
倪小大有無之分是辨而倪貴賤何至而  
至於有無之分是辨而倪貴賤何至而  
觀之因其所無之稱是辨而倪貴賤何至而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不有  
也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



而觀為莽為誌亦禪繼日豈知一差其時  
一逆其俗則人以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  
繼而貴之乎默然乎河伯之惡知貴賤之為  
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下  
其不可分也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  
重照映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  
脉尚未串貫始學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  
解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則  
此老之意幾不  
明於千古矣  
根於淮南子鴟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夫崔  
本作爪言鴟鷂夜聚人爪甲於巢中梁麗  
屋棟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三

舍上聲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行以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紀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楚

差楚宜嚴魚檢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

繇音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之忍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

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  
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音固將自化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  
何適從何為乎何則不為乎海若曰以道  
而觀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  
世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賤賤以承貴  
相傾相役出門有礙如何得寬反之於道  
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行行者  
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  
梗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四

無謝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  
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  
則有多者少謝而行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  
無一而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  
有君而無私德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  
私福泛泛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  
兼懷萬物執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  
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  
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不敢恃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時成謂居其  
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  
者時也天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  
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連環終

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和音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五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即德義躋音躋躡音躡躡音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巖墮犯者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疾者也

而不以物害已也且知語至德者謂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寒暑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位德猶言立德也理之極也道要理極即上文所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則知此老學問活發上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此身常在大造爐中常自逍遙快樂又孰謂其荒唐而無當哉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六

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廢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以故滅命者有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恭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夔求龜麟音交音玄麟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音去躡音卓而行

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

子不見夫音符唾音吐者乎噴音反則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音升數音上也今

子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

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音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

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音步蓬蓬音東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七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者何

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音鱗鱗音秋或作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

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

夔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  
猶以形用也無形而自行則不行而能至  
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

南華真經副墨

唾之喻九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  
出箇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  
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日便  
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音替入而絃歌不

輟音丁子路入見音現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音去女音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

人非知音去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同失也時勢適然夫音水水行不避蛟音交龍者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八

漁父音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音似虎者獵音入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音去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音上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音上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處猶止也制  
命猶言造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音去學先王之道長



聲而明仁義之行去聲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可不可困百家之知去聲窮眾口之辯吾自以

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音必焉異之不

知論之不及與音余下知去聲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充內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於新

几大音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音符下

培音坎并之鼃音蛙乎謂東海之鰲必減曰吾樂

音洛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楚側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九

之崖赴水則接腋音亦持順以之蹶音泥則

沒足滅跗音還音旋音軒音蟹與科斗莫吾能若

也且夫擅音一壑之水而跨音去音時音培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音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音猪立矣於

是遠音七旬音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音而水弗為音下音同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回

反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音聲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

莊子之言是猶使音畜音負山商音鯀音馳河也

必不勝音升任矣且夫知音聲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

方趾音此黃泉而登大音皇無南無北音真音然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十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音白音之以辯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音醉音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音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匍音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夫子

之業公孫龍口吐音怯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

逸而走

并鑿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紫閉其口也  
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紫閉其口也  
此四字分明寫出一箇水蛙附小足也  
回顧也蚌水中赤蟲科斗慕于也時行止  
也繫狗擊也遠巡而却小不能容却步而  
退出也十年九潦八年七旱着他下語活  
處若他人徑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蚤蛟  
蟲也高鉅馬蛇也一時之利謂利口也趾  
踏也大皇天也此黃泉而登大皇謂窮高  
極深也與釋也四解四達也玄冥謂溟之  
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曰餘子國能  
謂彼國之所能味開口也逸過也此與  
疏下三段無甚深旨直訓其字而已無勞箋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  
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  
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  
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  
惠子相去聲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

南華真經副墨

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  
於袁鵯反俱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  
醴音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  
而視之曰嚇反許伯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邪音  
鷦鷯鳳鷯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奪  
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莊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二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一敗甚有辯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何所  
 從而子之與魚耶莊子曰魚之樂耶復子  
 曰子非我也安知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  
 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與子轉之曰我固非子  
 爾不知形骸之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  
 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况魚為非類  
 子到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  
 子反覆論取給於口皆為技葉之談非  
 本論也若尋其本論於口皆為技葉之談非  
 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居濠之上而  
 知物類之情自是可知我居濠之上而  
 理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我居濠之上而  
 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  
 故一體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濠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三

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醜將奈何 大馬體觀  
 至人處之 毫末馬體  
 至人無已 語非所盡  
 大人無已 無動不為  
 反行謝施 何為不為  
 大義之方 無故滅命  
 察乎危安 龍真井蛙  
 無成人勝 惠濬梁鼠  
 莊成楚龜 其樂只且  
 其樂只且 我固非魚

外篇至樂第十八

澹字集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  
 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  
 死變化察其本無而時晝夜連命者不哀觀  
 生老病死等如一味順其自然  
 化者無惡一長樂而長存也  
 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音洛下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

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音上奚就奚去

奚樂奚惡音符下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一

所下者貧賤天音上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  
 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音去形皆  
 同形也亦愚哉大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  
 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音去天下見音現善矣亦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音耶誠不善

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

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音存循勿爭故夫子

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

者誣誣音鏗若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二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

樂無樂至譽無譽

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段  
急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  
反詰之詞屈原卜居孰以吉孰凶為奚據正詰  
之一詞與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從此同  
等一語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  
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若愚勤作類多  
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  
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  
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  
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亦疏乎壽者負此  
有憂有意之身惜惜不死何自苦也而前

南華真經副墨

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

烈土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忠諫不聽則

下蓋善矣非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

當遠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

而子胥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

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

相反吾未之知樂樂矣而世俗之苦之吾如世

樂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

樂也至譽無譽烈士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三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芴音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

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

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就能得無為

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粗於樂者見樂而不  
見苦將欲是非無為是處將欲非之而彼  
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  
雖然下於樂而無為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  
者惟無為無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

二一五九

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  
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  
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茫乎  
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  
象矣帝乎茫乎而無有象乎茫即混茫之  
義芬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  
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  
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  
不為則虛靜恬淡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  
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聲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四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  
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嗷反古弔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也

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二號大  
宗師中子託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益

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不  
槩然與世同情哉形變而有生莊子  
覺運動而言偃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  
鼓盆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  
教力正在此於此無一切世人不以恩愛而生  
得遂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  
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  
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顧  
妻妾刺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  
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此關  
頭說箇無生法恐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  
亦無去其有生法恐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  
同一代謝何足關情安生悲喜古之至人  
利害不代謝何足關情安生悲喜古之至人  
勤得破立得於心而風五欲煎炒不動金剛  
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五

截支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善  
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惡辱波羅蜜中  
保有進步吾儒中若魯子易簣子路結纓  
亦是觀他學問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况  
身而當其化者此處莊子何能無槩然以爲  
句曰當其化者此處莊子何能無槩然以爲  
達於命故止也猶為方便說法直恐驚倒  
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箇我尚  
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尋學  
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學  
問公案莊子史急為拈出為莊子立此一  
道又却是外史老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  
擬議商量  
總不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

虛同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竹九反其

意蹙蹙主去聲然惡去聲之支離叔曰子惡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生者塵垢音苟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柳蕩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蕩蕩之喻  
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生  
者塵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  
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無情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六

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  
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髑髏然有形擿音

以馬捶拙鬼反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為此乎將子有亾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

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

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音袁髑髏枕而

臥夜半髑髏見音現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七容反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音洛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扶又反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七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  
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  
真謂莊子有生死歎厭  
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音邪孔

子曰善哉女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猪許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格猛反短者不

可以汲居及反深夫音符若是者以為命有所

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

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煖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人惑則死言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

且女音汝獨不聞邪音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侯御音迓而觴傷音傷之於廟奏九韶音常以為樂

各音各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音玄視憂悲不敢

食一嚮音反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八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音嗣之

鰭音秋鮒音條隨行音杭列而止委蛇音威而處音上

彼唯人言之惡音去聞奚以夫音符諂諂音乃為

乎

以鳥設喻謂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音寸忽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音上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音去惡音去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特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說以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適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九

則持福常在於已鳥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音撓蓬而指

之曰唯子與女音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子果歡乎種音上有幾得水則為隘音繼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音賓之衣生於陵屯音門

乃則為陵舄音音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

之根為螭蟠音音其葉為胡蝶音音胡蝶胥也

化而為蟲生於籠音音下其狀若脫音音括其



名為鵲其俱撥反丁活鵲撥千日為鳥其名為

乾音千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末為斯彌斯彌為食

醴許今願反以之輅音路生乎食醴黃軛音况生乎

九猷音由督音茂茂音茂反如銳生乎腐音輔音權又羊

奚比音去乎不音算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蓬扶也言謂設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

至樂十八南華經卷四十

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  
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  
減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子果  
女為歡乎如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  
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  
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得  
水為體何有氣此水為五行之初芒芴  
間變而有氣此水為五行之初芒芴  
所假借而生後塵上氣動變而有形未  
而後水生塵上氣動變而有形未  
浮游水欲生之先河如地塵埃其息所  
蓋水際岸之先河如地塵埃其息所  
土之際岸之先河如地塵埃其息所  
有體質其色沉於水為土氣漸其厚  
苔漸其色沉於水為土氣漸其厚  
前草名也多生岸旁又名澤焉其性利水

南華真經副卷

陵鳥而得麟化鳥足而為蟻葉多弱又

足亦草名其根也蓋草化為蟻而為蟻

蝶亦草名其根也蓋草化為蟻而為蟻

生於田夫野名也蓋草化為蟻而為蟻

土無皮而為鳥若脫骨之氣化而為

鳥千日化而為鳥若脫骨之氣化而為

斯彌斯彌者為鳥若脫骨之氣化而為

來亦能化而為鳥若脫骨之氣化而為

空輒食醴相感多食醴而小者氣血

黃輒食醴相感多食醴而小者氣血

皆無類也或生醴順輒食醴而小者氣血

世無類也或生醴順輒食醴而小者氣血

乎不願多聞晉室亦草名根如蕪菁疑

至樂十八南華經卷四十一

藥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  
於久不生程生之馬則生青寧亦若  
青寧亦不生程生之馬則生青寧亦若  
多謂人馬皆草名如馬盛心郭註以俗  
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盛心郭註以俗  
何本又謂莊子不故為審是則南華為  
受其愚弄他則愚弄是則南華為  
天而誣之書曰然則愚弄是則南華為  
言馬之妙生耳曰然則愚弄是則南華為  
二馬之妙生耳曰然則愚弄是則南華為  
不應於海空漸著而愈靈人雖至貴曰  
之應於海空漸著而愈靈人雖至貴曰  
而誰謂者史臣有假借則胎於生於物  
其微造是化之謂始而胎於生於物  
靈秀備矣若馬齒人生參則不至於庶  
草則不至於庶草則不至於庶草則不至

二一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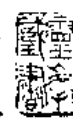
之一品造化到此便了無所歸宿可  
 人又反說造化到此便了無所歸宿可  
 乎分明明以造化到此便了無所歸宿可  
 生徑自以造化到此便了無所歸宿可  
 入大造機中形相禪和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  
 下復曰萬物皆出於機也其死也其生也其  
 與萬物本同氣一長歸於正見人  
 指觸體等閒發此順其自化可也方壺外  
 乎樂宜乎此義而作亂辭自化可也方壺外  
 史重宜乎此義而作亂辭自化可也方壺外  
 至樂活身此義而作亂辭自化可也方壺外  
 匪我思存無命不哀真觀化奚惡  
 大累有生無復何慮形不陸生  
 命蓬指成子鳥非人知歡乎養乎  
 出蓬指成子鳥非人知歡乎養乎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十二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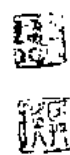


寂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  
 警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  
 氏疏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一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去聲  
 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音符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平聲生更生則幾矣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去天

情實也無以為備言無用為此夫人莫不  
知生之當養而一有狗物之心非養也故  
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  
不務其無以為者以養夫人莫不知命  
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  
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  
可奈何者以俸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  
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天  
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  
有生則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二

形不離而生也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  
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  
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但謂養生足  
以存生而養生之果不足以為存生也則尚  
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  
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  
矣焉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  
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免於累者乎何者  
飡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  
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  
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  
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  
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  
則無累矣何者世正平如是則與彼更不  
是則幾矣何者世正平如是則與彼更不  
平生而動之死者地也無累而正平則一

南華真經副墨

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死他不得  
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復自  
奚足棄而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  
答云棄事則精不虧恐其精故遺其事  
也遺生則精不虧恐其精故遺其事  
遺主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  
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  
地之寧是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  
也今地也精復而形全寧不與天為一乎何  
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  
聚而成人形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  
無始而成人形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  
體者多雖曰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虧  
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返始者鮮矣故惟  
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三  
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  
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相天猶儒言贊  
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人而反以  
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所論甚有  
至理不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反珍悉 蹈徒  
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  
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音巧果敢  
之列音居子語聲女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何以相遠夫音符 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物焉音得而止焉彼得處上  
 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夫若果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隙物奚  
 自入焉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  
 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  
 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  
 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四

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  
 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此故惟純氣之  
 之先造物之始焉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  
 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於此故惟純氣之  
 用若造乎象而己則又何能至乎哉夫  
 物有造乎象而己則又何能至乎哉夫  
 之則執得而禦焉不止乎無所化者得而  
 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  
 所守而藏此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萬物  
 之度而造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常藏此神於淵默  
 之地無動靜不能既其介鬼神不能則其  
 之根桓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機莫不由此

故曰遊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  
 德所以通於天合者一而不分也義天者而  
 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  
 神無所卻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  
 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符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音物  
 而不懼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五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  
 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  
 人醉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雖墜於物而不懼以  
 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  
 於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  
 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神藏於天者乎天  
 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  
 也

復讎者不折鎖音干雖有伎之鼓心者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使何人言此者無心者之不取於世也如是在人而不在物也伎心不取於世也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六

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返於真乎此亦自上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一段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耶曰

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錙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振株

音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南華真經副圖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七

總之疑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正與此同孔子問其言而喜其有於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痾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耶曰可

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陸視

舟之覆下芳服反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往而不暇以瓦注音樹

反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音昏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

洋於上也沒汨於下物游入猶知有水但

與之相忘耳汨人則不見有木如處平陸

故汨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猶云不習無

不利也射而賭物也鈎帶鈎不入手心與

矜者憚惜之意有所矜憚則志分矣故

重外者內拙言拙於用也與巧字對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音學生

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

聲平拔簞反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

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聞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

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巖居

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高門音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

拔簞者拔連茹之草以為藝謙言已不過

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

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

不鞭其後則必有亡之患喻如養生者

必須頭首頭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

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

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

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

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爲律令無入而

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蓋入而藏則有

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知至人之道卷舒無

定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中央柴者無心

夫符音也畏塗至有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閭之小

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問

至人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

無心於中者也三者俱得而無心於道至

之義出無心於三者俱得而無心於道至

無心於中者也三者俱得而無心於道至

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問

至人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

無心於中者也三者俱得而無心於道至

無心於中者也三者俱得而無心於道至



必盛卒待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  
取畏者社而其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  
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  
懷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  
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說彘直例曰汝

奚惡去聲死吾將三月懔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

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

為之乎為去聲彘謀曰不如食音嗣以糠糟而

錯音措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音筴之上聚儂力主反之中

則為如字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柶也  
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真也豚楮案之  
有饗文者聚儂筐筥也言使生有富貴之  
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楮之上真之  
聚儂之中亦其心焉統上一二喻皆以為物  
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妙

美令人有  
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音熙詒

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

則自傷鬼惡音鳥能傷公夫音符忿瀦音旭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上上聲而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

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一

竈有髻音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上聲之東北

方之下者倍音裴阿鮭音蛙躡音鞋之西北方

之下者則決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音臻

山有夔野有彷徨音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

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音去聞雷車之

聲則捧音芳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蹶音軫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諛諛倦怠失魂之貌念瀋鬱結也沈水汚也頹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蠃東北方下之鬼名其在戶西則樺幽暗之所而躡踞於地又至陰內則氣滯漫固匝化為鬼物寄於人問溝竈之氣不謂子不語怪而廢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亦理之無足異者皆有不謂子不語怪而廢之亦理之無足異者如小兒形狀如美而赤衣赤冠赤帶赤劍赤狀大耳長鬚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色赤髮狀如鼓而一足術皇如蛇兩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二

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蹶然而笑翕然勃而起病遠矣已何崇不消若香之氣翕然勃而起病遠矣已何崇不萬乘之君田而見鬼子謂其自傷誠是也者故諛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為解之若說無鬼猛已見矣多至願者在微以處皆挑動鬼物將他心多至願者在公便與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箇一意思分明不喜而笑英雄豪傑先兆以誑一時相照見非真兆非真兆特欲機便肝膽相照見非真兆非真兆特欲鼓功成一時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之一笑真見英雄數久又長一番識見

紀渚音子為去聲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

曰未也方虛憍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猶應響景音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走矣

此亦疑神守氣之驗已乎言已可用乎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鬪也猶應響影未見而尋鬪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鬪而欲鬪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三

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承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嘗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嶺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韋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音四十

里龜音龜徒多魚龜必滅之所不能游也見

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音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路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  
 故長上聲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胡忽  
 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路  
 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四

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汨人操舟之象頗同苦病苦也並流  
 沿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齊水之滿  
 出者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  
 出沒而不自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  
 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  
 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  
 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  
 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鐻音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

南華真經副題

呼報氣也必齊音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  
 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音巧拙齊  
 七日輒下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  
 也無公朝音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  
 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鐻然後加手  
 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音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五

守氣之道而又不欲以輕試必待五日七  
 日墮其支體然其聰明然後內巧奪而外  
 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  
 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  
 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  
 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  
 上從水之道而不一意  
 為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音莊公進退中去聲繩左  
 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  
 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  
 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二一七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非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御而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工倬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之實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倬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口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六

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心稽其極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難又化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與古忘足履九任之適要音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適則自忘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

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而未嘗有所適者斯則忘也故始於適而後能入於適此是學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於逆故惟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與之相適又自忘形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無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符於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七

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音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首

跛反我反蹇反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

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

非邪先生所言是邪不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八

悅音去之為音去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音洛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

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於林

浮之江湖食音成之以委蛇音成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歎嗒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音成以車馬樂音成以鍾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哉

南華真經別圖

靜恬淡之域也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

也為而不長而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

而來言彼固懷或而來非先王或之也

之放以開也言所見者小也聽鼠鷄亦借

小物以亂辭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備物養形與彼更養生正平無累

與天不傷純氣之守如彼墮心

至人於酒開天之養生承獨操其後

聞志不分方諸牧羊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九

無出而陽畏途孔通

人自為謀異者何

至靈之勿枉窮

忘適之通

忘適之通

忘適之通

二一七三

外篇山木第二

寂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問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有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本作子出於山

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反子殺鴈而

烹音彭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山水二十南華經卷五一

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上聲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音符材與不材之間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音無訾音一龍一

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

量音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音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

天萬物之責諸本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

成則毀廉則挂反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

之其唯道德之鄉音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問世參看

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

此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

材之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亦

得自以有材忌我以此世而求自免是亦

山水二十南華經卷五二

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

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

游者則無肯專為何則我則譽異我則譽是

化而無肯專為何則我則譽異我則譽是

非蜂起而道意因之以日滿故惟乘道德

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

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譽故曰無譽無訾

舍者時也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

孰常在上下者位也無常居孰常在上下

自知其始與斯世則可龍可蛇可混於下

天之祖則始有名未始有物焉累於物哉

於物者既無名未始有物焉累於物哉

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  
之世則不然自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  
已而賤物矣自以己道為人倫之傳則不  
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  
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  
難之者成則有功高是故有尊則招權是  
則大露是故有從而性之者尊則招權是  
故有從而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者從  
而賢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  
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  
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之志求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  
悼世道之難為而欲其皈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友遙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三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更離  
去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符音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書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  
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  
免於罔羅機辟音關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  
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音吾願君

南華真經副墨

野音形去上聲皮洒先音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之野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簡靜成定學問可  
等閒在孤豹身上發出箇靜成定學問可  
見此老句以管國而生憂是皆外酒心去欲以  
而致災君形去皮以淨其外酒心去欲以  
故願君形去皮以淨其外酒心去欲以  
淨其內而外慮不見人之野然子然將  
使內不見外慮不見人之野然子然將  
過於此又何必外慮不見人之野然子然將  
只是勸人外慮不見人之野然子然將  
全不與心累為心便是聖人有天酒之  
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禍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四

胎則人有張狸皮人人有  
箇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路  
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  
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  
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  
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

二一七五

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  
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  
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一  
切有為法也捐之又捐則無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  
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音據無留居以為君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五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又為孱弱之夫沉溺愛阿不即解脫者加  
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  
尺竿頭回顧不得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  
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  
則出王游衍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無俗  
傲爾形無留戀爾居則無糧之車行矣少  
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糧之車行矣少  
是遊於道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之風從此淡江浮海沂流窮源愈造則  
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乎不則而遊於無  
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廢盡譬彼遠行之  
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與道為隣尚何離索  
去人遠哉嘗謂莊子善體物情等閒發水

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  
渭城朝雨之詞不是過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  
見有於人也吾願去上聲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船來觸舟雖有憚音編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歛音翁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耶音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  
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六

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  
事強因勤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例大  
莫即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  
立誓作結虛已游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  
知此則所言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真  
是去人不遠昏君真可策勸而行之

北宮奢為去衛靈公賦斂去聲以為鐘為壇

反丹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玄王

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



吐東乎其無識儻反救蕩乎其怠疑萃反在醉乎

芒反莫即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

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音因其自窮故朝夕

賦斂而毫毛不挫反于卧而况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過事

也適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

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

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

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

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

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言於其事發於

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

而求以復錄之故伺乎其無知而無識也

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芒乎萃乎來者勿

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

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

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

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

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

夫此宮者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七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音公任  
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去聲死曰然任  
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翾翾音秩秩音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

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音列不斥音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音以驚愚脩身以明汚

昭昭乎如揭音其列音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

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音

反名成者虧孰能去音功與名而遠與眾人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八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音純純常

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

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

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音裘

褐音戶割食杆音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抗音鳥獸不惡音而况人乎

意怠玄鳥也翾翾秩秩不能奮飛之貌引

援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

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矜音言

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其井先竭言

以才自見鮮不自貶其感者去功與名而  
 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  
 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未嘗自明其  
 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  
 為道此道之所以為妙也體道者居得行  
 而不名處則幾矣得行謂得志而行名處  
 即以功名自見伐之意純一也常平  
 知所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行與猖狂不  
 掃軌無轍環之迹也乃比於狂削迹者杜門  
 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不為  
 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故亦不為  
 簡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聞達泯然無  
 迹者之所為也至人無聞也而子抑何以  
 聞為喜哉於是夫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  
 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華盲日之文而衣裘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九

禍不珍爽口之味而食糝粟不起分別之  
 心而亂鳥獸之羣一味虛己之心與列子  
 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  
 不惡之况於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  
 重言孔子而借以喻道之詞若夫  
 子真不肯逃大澤而羣鳥獸者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餘子桑雎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去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音符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  
 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  
 佯而歸絕學捐音書弟子無挹音於前其委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

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  
 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  
 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  
 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今而捐璧負  
 子蓋以天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  
 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  
 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茶弟子之所  
 以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  
 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  
 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復河於乎親交  
 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  
 捐書澹然而去其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虛  
 為揖讓於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  
 為也以其淡也若水宜乎感以無心而

變益加也

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音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致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一

莊子衣去聲大布而補之正音廉音係履而過音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邪音耶音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玉獨不見夫音下音騰猿乎其得柙音梓豫章也攬音歷敢蔓音其枝而王音長音其間雖羿音蓬音蒙不能眇音面音睨音也及其得柘音棘音幾入柘音柘音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南華真經副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音下音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音去音之間而欲無憊

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音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布也正廉結帶也履屨而加以繩縛故曰繫履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其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惟壯也柘棘枳木之有刺者言猿得勢則騰躍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干剖心其徵也夫言此千舉重以該輕也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音槁音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音力音然有當音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音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音去音大也慶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音去音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音待音今之歌者其誰乎

二一七九

以擣校擊高木故曰有具無飾奏音響故  
 曰無放犁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  
 也言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  
 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  
 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  
 之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  
 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激求  
 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  
 我之天定矣然非願子不足以語此

曰曰敢問無受天損易去聲仲尼曰飢渴寒暑  
 窮挫之實反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息列反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三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  
 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壽祿並至而  
 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  
 曰鳥莫知音智於鷓鴣音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音習  
 諸人聞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音市之者焉音下

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  
 謂人與天一邪音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  
 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  
 終矣

又借願回蔡問逐句而斷其蒙何謂天損  
 物知是天地之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  
 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  
 子之聽命於君直易易耳故曰無受天損  
 易問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  
 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四

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  
 不謂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歌  
 羨於命也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  
 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  
 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於  
 鷓鴣之意息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  
 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  
 問之堂上蓋以人問堂上社稷之神居焉  
 神德好生故托諸神明以祈人之不害此  
 鷓鴣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  
 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  
 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

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然也  
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  
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預待吾人與  
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  
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所以無天則無天  
故曰有人天猶所謂之主宰故曰有天天亦天  
有居無事者以爲之立宰故曰有天天亦天  
也爾有人天猶所謂之主宰故曰有天天亦天  
云爾有人天猶所謂之主宰故曰有天天亦天  
我只在性分上有了不加損是以不能順其  
自化往來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  
故人不能以有於聖人之學惟晏然而體逝  
而造物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  
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始者體其逝則何人  
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五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音煩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息蕩而集  
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  
觀褰起反裳躩九反縛縛步執彈而留之類一蠲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音堂螂音郎執翳於計而  
搏音博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恠救律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音之莊

南華真經副墨

周反入三月不寔龍力信反且音從而問之夫  
予何爲頃間甚不寔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  
爲戮吾所以不寔也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彈得美蔭  
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而利之乃至感  
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莊子又從  
人之類不視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六

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  
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爲累物忘真  
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  
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  
不寔以爲吾爲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  
告之曰吾爲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  
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誅且聞之也  
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  
物忘身遠俗犯禁自取戮辱亦  
固宜馬耳三月不寔蓋言悔也  
翳螂之斧也誅罵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  
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谿音工文

侯曰谿工子之師邪音耶子方曰非也無擇

之里人也稱道數音夫故無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

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

葆音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懷

教音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音去之曰遠

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音智之言仁義之

行音去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音其炎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主音孟

耳夫音待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其  
為人也真真謂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

談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音上自賢之行音去安往而不愛

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

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

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

惡也嗚呼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

色者矣既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

不能也音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七

將欲全生 道無是蛇 一龍去欲 洒心浮海 涉江以游 虛已不以 毫毛挫人 無責於親 天屬斯醜 而耳如醜 壺不與文 時不與損 無受天損 無始非卒 終人以戮 虞人戮焉

木鴈無憑 無譽無訾 與時俱化 無人之野 乘彼虛舟 侗乎無識 朝夕賦而 捐勢削迹 捐璧負子 形莫若綠 奚以待物 騰猿失便 無受人益 聖人晏然 與時偕行 何美何惡

新免子累 浮游上下 剗形去皮 建德之國 無車無糧 儻乎其疑 辭其交游 鳥獸可羣 無以利合 情莫若率 士有道德 莫逞其能 何人非天 體逝而終 栗林忘身 去其自賢

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  
彼則能容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  
悟之而波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  
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  
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儼然  
自失解形錯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  
其全德而刻其形皮直以勢分之莖為身  
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錯口寫出儼然  
自失之意甚真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二

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  
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音耶下同曰吾固嘗子矣  
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上音反容一若龍  
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音導我也似父是  
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

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  
夫音待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  
味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章  
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  
以數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  
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揜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音五郎反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音耶曰夫子步亦步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三

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  
信不比音去聲而周無器而民蹈音吐力反乎前而不  
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音鳴可不察與音餘  
夫音符衰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物也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

乃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音現曰

立也眩音交與音余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音去人而立於獨也老

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音耶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音必亦焉而不能言嘗為

去音去女音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六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熱者不動之貌似非人然以悉其理也

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義

南華真經別墨

萬物生焉其或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

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

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

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

即指為之紀者宗即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音符得是至美

至樂音洛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音蘇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音少變而不失其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七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音古而况得喪音去禍福之所介音界乎棄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二一八五

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  
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  
者也得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曰百  
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皆變代不  
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累  
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  
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  
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  
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我化而未始有極  
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者解此而已  
解此則得至美而游  
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至言以

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符音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八

水之於為音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

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去聲若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符音何脩焉孔子出以

告顏回曰立之於道也其猶醯許西鷄與餘音

微夫子之發吾覆石音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

說音脫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  
筌蹄故復發此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為自  
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  
為之而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

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  
言能物也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  
以為真脩也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以相  
始類非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  
齋澹而支體默而聰明又何脩之  
有哉醯鷄醋中醞發覆謂啓慕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音去圓音冠

者知天時履句音履屨音居者知地形緩佩玦

反音穴者事至而斷音亂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九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

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

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

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  
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  
一丈夫孔子也

百里奚辭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使

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

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

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

後至者儻儻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繫音磚盤音各贏音力君曰

可矣是真畫者也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

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入於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舒聞之貌繫磚箕踞也及師錫底豫也儻儻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疑作鈞

非持其鈞有鈞者也常鈞也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音燭諸大

南華真經副卷

天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音乘駁

邦角反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

幾乎民有瘳音留反乎諸大夫楚音六反然曰先

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

政典法無更音平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壞音推植散羣長音上官者不成德

黷音度斛不敢入於四竟音境列士壞植散羣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一

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為大音泰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

臧丈人大公望也一連下六鈞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鈞蓋非特其釣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也瘳治也其無他言當道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典法無更無變今也偏令無

出無專令也壞植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  
成德不居功也缺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  
缺與瘦同太公之政如此信乎足以及天  
下矣然而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大公  
因其問而道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  
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音耶又何以

夢為乎仲尼曰默女音汝無言夫音符文王盡之

也而又何論刺七賜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况有心為夢耶  
夫于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  
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蓋  
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十二

議上又臣子  
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盃貫措杯水

其肘反竹九上發之適矢復音入方矢復寓

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反七旬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音符至人者上闕青天音潛黃泉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音汝女音怵然有恂音荀目之志  
爾於中也殆矣夫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者重也言前  
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  
矢復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  
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  
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  
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  
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  
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却不得  
受用即為虎生有變於已所以北宮黝之  
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十三

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  
遂巡其背一分躡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  
進之是何等手自非神王而氣專焉能  
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而潛黃泉  
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  
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  
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  
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  
羊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  
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  
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在處存氣在  
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  
偏術小巧與列子之處却同論至人則雖未  
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  
定也豈易言哉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許音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其在彼邪音耶下同乎我在我邪音耶下同乎彼方

將躊躇直音留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十四

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刻君業反伏戲音義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壽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音界入乎淵

泉而不濡處音上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已愈有

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  
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  
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  
尹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

南華真經副卷

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躊躇  
為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  
賤哉既以與人己愈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君曰凡君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音符

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難也矣由是觀之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

寧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

田子方世南華經卷五十五

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

奚益明乎內外輕重之辯者當不以身外

之物為欣戚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

辭矣嗚呼子

目擊道存  
故吾可忘  
敦兮若朴  
蕭蕭者陰  
生此百昌  
且也非是  
奚假言說  
夫子發覆  
無心得君  
文人持釣  
泊昏履危

虛緣徐真  
回也步趨  
無死其心  
得此大常  
赫赫者陽  
莫為其宗  
孰為自然  
無為一衣  
畫史解衣  
文王得師  
神用者王

二一八九

至哉溫伯  
夫子絕塵  
神遊物初  
洵美且樂  
交通成和  
莫知所穿  
至德不修  
天地日月  
百里汲牛  
宋君善之  
禦寇引矢  
小技安施

得今匪紫  
任彼來去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十六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寂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味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首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紛之丘而適遭

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處則知道何處上聲下同何服則安道何從

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

知北遊廿 南華經卷五 一

若穴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烏來予知之將語去聲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音耶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音許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

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以也  
無名無相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  
思慮無知無所得者無風起浪頭上安頭外  
而安無問者此所謂無與佛世尊不問外道  
得謂不問者此所謂無與佛世尊不問外道  
為謂不問者此所謂無與佛世尊不問外道  
無言問者同昔有外道讚歎而去佛言如阿難  
却問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阿難  
馬急為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去佛言如阿難  
老知又明顯若使則是不知於道益遠  
意知又明顯若使則是不知於道益遠  
於言遊者却不知識此復往問於狂屈益遠  
矣北遊者却不知識此復往問於狂屈益遠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二

謂予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為一引答雖  
若近而逐之及見黃帝而絕焉則已矣夫  
上天機矣而不知復問者孰是為知者未  
必為真無知而謂真者正所以為知者與  
帝曰彼無知所以謂真者正所以為知者與  
終不近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曰知者不言  
者不知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曰知者不言  
明是莊子之學問要人直下領悟大抵  
此種不言之學問要人直下領悟大抵  
差商確即垂又使說透往談盡妙自  
耳根入者終無受用禪家往來意此  
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西來意此  
濟之徒非喝問棒直是絕人之路  
道使人迷莫前久之各脫却草履頭  
南泉斬猫舉似趙州各脫却草履頭

南華真經副墨

而此南泉却說使趙州當機恰教得此  
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  
指示直令自悟可也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  
相去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三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  
道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  
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全人具足  
有德而不知德本純全人具足  
德之不至而有德本純全人具足  
則過於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  
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  
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而已矣奚取於為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  
矣今已撲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  
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人  
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網維，是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茫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網緼，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輪如漚。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四

因浪發水自寒，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知死，之為一氣耳。則任其陶治，夫復何患？今人但以一氣為神奇也，而美之為臭腐也，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欲，何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五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音篇，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說，有說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為而成就之。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而物生，死為變，方圓異象，莫不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翻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無特之，不無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

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  
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漢  
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  
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  
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  
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  
哉

六合為巨未離聲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音昏然若亾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畜反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

知北遊廿一南華經卷五 六

矣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  
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  
毫為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  
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  
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自愈悟然若亾也  
而寔存油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  
畜自養自育而不知難之所為以是觀天  
則天之所為以教成無  
而行之化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

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合德將

南華真經別選

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反紅馬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  
音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  
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味晦晦無心而不可  
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  
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  
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  
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  
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

知北遊廿一南華經卷五 七

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  
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  
疑問直下收聽返視疑神內守不覺相對  
而聽寐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  
甚故被衣大悅此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  
此人真其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  
弟子舊套而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  
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  
也至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待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

二一九三

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駁也故行不  
知所往處上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  
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耶

委積聚也夫天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有  
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  
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  
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  
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  
委順形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  
天地之委貌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  
之其飯食也孰味之天地之疆陽氣也疆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八

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  
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非  
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非  
我有則貪着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  
非我有則執着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  
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  
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  
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於諫間敢問至

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

精神搃擊而知智夫下同道宵了然

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力管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  
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  
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疏濬而心通其滯也潔雪而精神澄其舊  
也培擊而知去其識也宵然深奧之義崖  
也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九

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無也而至於有生焉至虛也而至於實焉  
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  
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  
無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  
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  
本之生於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  
精字要於分曉蓋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  
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即  
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資者  
也萬物皆以形相禪而精有胎生卵生  
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而其  
來也無所從來其去也無所往也道之無  
門無房而死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  
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

健思慮。尚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微見於外。理之自然。無不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况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

且夫音符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音餘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

知北遊世南華經卷五 十  
此其道與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以故。聖人斷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道之妙不在辯博。一老子曰。絕聖棄智。蓋斯。已雖則冥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萬有也。舉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於無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虛。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終不虛。復始言其無端也。是道也。洋洋乎終則。物不得言其子。以爲之。運量則造化幾。生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也。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外。

南華真經副墨

生資之以始。互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特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音意物也。雖有壽夭。聲相去幾聲。何須更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幽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及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

知北遊世南華經卷五 十一

無形抑且無生。非唯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音音然。故曰。生者。暗音音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須更耳。何足是。堯桀。曉曉焉。於須更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游心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耳。

果。旅力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蕒。言果蕒之物。雖微而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

不亂人道之大難與果比倫然其所  
 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蘇之  
 出於自然則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  
 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  
 父而子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  
 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常苦  
 節以爲私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毫  
 人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偶而  
 調和善處爲之而看以爲者德也偶而  
 應之以無心爲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矣  
 而一所以無心爲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矣  
 帝之所與王之所起  
 世出世法莫不緣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十二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殒音 其天裘陳筆 紛乎宛乎塊魄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卻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  
 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溲然  
 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化而後又化而  
 死其死也則爲生也悲也死者在人也則爲  
 同類所悲而其哀也天殒而斃其天去云  
 也囊弓曰殒衣曰裘蓋人之有軀殼如  
 物之有殼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爲軀殼

所累解而棄之彼方適然自以爲快又如  
 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  
 不樂者乎而我數數然  
 從而號之何爲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  
 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  
 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  
 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  
 故幻滅亦滅幻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十三

論亦衆人之所同知却非將至者之所  
 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  
 量猶爲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  
 而後見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  
 辯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默焉塞  
 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

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  
 螻蟻魚鱉曰何其下邪曰在稊大西  
 稊音 曰何其下邪曰在瓦甕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弔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

市履稀也每下愈况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欲其知糶糶燻燻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正獲之問監市乎履稀愈下則比况愈明稀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稀之肥膏礙其鬻則自可知鬻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知北遊廿 南華經卷五 十四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

遠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

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

皇乎馮乎憑乎闕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窺

必期必也因而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迷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

南華真經副卷

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

妙却與其糶糶燻燻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

道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

與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

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

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

間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

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以來而

則湛然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以來而

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以來而

一有所止則知其去而不知其所以來而

知去皆為貪着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而

以無往為自然彷彿乎馮於閑曠之野入

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

知北遊廿 南華經卷五 十五

蓋如此大知 猶言大道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去

同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

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

際際謂邊際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



蓋殺謂彼為本未也而非本未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

此

阿荷音河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

下音同几闔反戶晝瞑音阿荷甘日中參車

聲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音去杖

而起音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反亦陋

慢武半訑音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

予之狂言而死矣夫音符下音同余音凋音弔聞之

知北遊廿南華經卷五 十六

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

毫之端萬分未得處音社一焉而猶知藏其狂

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

妄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  
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推我也秋毫之端萬  
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  
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  
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默默收吾之視  
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

若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  
冥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  
可名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

知北遊廿南華經卷五 十七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下音泰初是以不

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此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  
是矣既又問於無窮則為失問無為自以  
為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可  
陳皆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遠之乎  
其言間之則非道不可見言之則非道不  
可形間之則非道不可名見之則非道不  
可重問之則非道不可答答之則非道不  
始重掃淨直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為究  
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  
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參無內而待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八

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焉了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無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  
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所  
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  
有則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宜然

南華真經副墨

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如一  
無字不得如層層俱盡而不得佛語所謂如剝  
蕉然直至空到妙哉妙哉

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反 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馬曰子巧與音餘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  
之年二十而好去聲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  
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  
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鈎劍名捶銀也言大司馬  
之屬有善捶鈎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九

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鈎無察  
察即所謂唯鞫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  
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  
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  
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音耶仲  
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音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

二一九九

昧然也。且又為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二十

夫一問之物。略覺有此。領悟又則愈思愈塞。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受教。神者受之。頃之故。虛靈之言。蓋添了見。解虛靈之雲。破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故為字去。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地。遮障本體。故令。味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說出無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而極圖來。參看。太無。始無。陰陽。分對。相。待。下五行。男女。動。太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一。圈。空寂。無有。便。是。萬。事。無。物。便。是。子。孫。最。上。一。作。有。天。地。之。先。所。以。求。索。無。終。未。

纔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求。未對曰：已矣。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對。此箇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慮罷了。言。夫一箇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慮罷了。說未悟已矣。未對。不起見。解他日。自。其處所以告子。不動。此一機。要於心。便。然以得疑。欺。需。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以。示。人適遭疑。欺。需。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以。示。辯之。弗明。措。下。學。之。事。若。是。上。根。一。間。為鈍根者。說箇。下。學。之。事。若。是。上。根。一。間。千語。縱有未悟。亦不肯於耳根。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音。耶。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廿一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承上意。遂擬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慮。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亦。幻。生。且。莫。適。去。順。也。未。離。幻。知。道。者。以。生。為。生。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若。但。知。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法不知  
落於頑空論於斷滅槁木死灰無有是處  
唯知而不滅生事以知其所以然者蓋以  
知生而有時吾人則當順以時之當生時  
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  
在死不當更作生觀此謂順化又此化  
生變不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天地而生  
物取故物物者非天地物出者有生有  
不得謂之先天天地物出者有生有  
終始之謂也夫天地物出者有生有  
空中之有物也夫天地物出者有生有  
觀聖人之變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  
了變緣故今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  
大道之所不取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一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  
涉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  
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  
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  
中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

南華真經副墨

必有箇不愛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  
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  
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  
不化者乎莫多即此一化者此解外史  
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無謂  
豨韋氏之圃又音黃帝之圃有五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  
相齏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上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  
能與人相將迎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三

古之人若稀幸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  
皆能自成一家故曰國宮室與彼儒墨  
之中抗類無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  
是是非非互相潤濁何況今人抑何極其  
然乎哉唯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物惟相  
物也故物亦不能傷而兩不相齏也惟無  
忘於是非同異之辯而兩不相齏也惟無  
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  
迎之謂將迎也  
山林與音餘皇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音落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其去弗能止悲天下音同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二二〇一

天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  
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感今遊乎山林阜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  
矣感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  
遷感概孫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法  
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  
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遊其  
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  
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  
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廿四

之遊樂而不知他日之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  
遊之說者不知他日之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  
常之說者不知他日之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  
不免也今者夫是無知之不能者固人之所  
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順其  
至言不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順其  
自化聽其於然必欲齊其知世故順其  
能養其聽其於然必欲齊其知世故順其  
說養其聽其於然必欲齊其知世故順其  
北遊三篇已重宣此義而亦亂辭  
狂者以之問無此義而亦亂辭  
不言之教聖人者不知知  
仁或可為教聖人者不知知  
損之又可為教聖人者不知知  
而歸於根其德不貴焉  
臭腐神奇孰知其死徒一氣所通

油然聚散成理不說  
達觀於天  
彼何人哉  
實固難名  
萬物皆往  
辯不必然  
解者不至  
論然光曜  
官待光曜  
以待光曜  
每下愈窮  
古知無能  
所無則淺

生美不言徒  
大未論道  
被晦若昭  
以彼昭昭  
資焉不昭  
須史大壽  
及此大壽  
際之不歸  
藏矣老龍  
覆稀可愈  
有守斯精  
無有將迎  
人固不免

吾復何患  
至人無為  
齒缺身有  
道非實有  
生於必知  
博不以非  
奚以是非  
形之非形  
非即非形  
何哉無內  
捶鉤作程  
未有天遊  
回也請知  
齊知所知

知北遊廿三 南華經卷五 廿五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終

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寶學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註疏此篇中有苦心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為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止

庚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一

居畏烏罪壘力罪之山其臣之書音然知音

者去之其妾之挈苦計然仁者遠音之擁於

反腫之與居鞅央上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

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

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音符春氣發

南華真經副墨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

得而然哉本亦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丁魯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音之人邪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

設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聖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情

庚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二

遠而夫之掩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壤以為歲登者近之西然與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足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為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為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適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是使必也若此吾愧有負於師故是以不能釋然也

組豆字自尸祝中來  
杓之人以喻褊淺

弟子曰不然夫音符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旋其體而鯢音五為之制步仞之丘陵

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音魚為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

壘之民乎夫如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音舍車之獸介音戒而離音去山則不免于罔

罟音古之患吞音教舟之魚音徒而失水則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三

鱗魚綺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音彌眇音小

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飾髮而櫛

莊筆數音上米而炊音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乙任知音智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音欲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中穴音穴吾

語音去女音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祥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臣者不至也  
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  
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  
人治天下而猶必假於賢能况堯舜之細  
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  
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益亦聽之而胡以  
不擇焉哉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警說  
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四

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罟網羅之蕩  
而失水則縲纆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  
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生  
之人而不知堯舜之事乎且夫尊賢授能善  
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進者又何足稱乎  
垣墻不可鑿鑿之則彈射者傷蓬蒿不可  
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  
辨若此又知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筭之  
量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軋  
矣任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  
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  
大亂治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  
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  
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  
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  
正畫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



舜之時而大壞植於千世之後論其世  
持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  
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  
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  
矣

南榮音越音楚音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

長音矣將惡音乎托業以及此言邪音耶音同庚

桑子曰全女音下同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庚桑楚音三南華經卷六五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音必亦矣而物或聞音去之邪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

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蠟音越鷄不能伏

鵠音卵音力管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越音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  
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汝形者謂  
離其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去其知識而  
鑿無使久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  
後乃可以及此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  
晚乃復於師曰夫天下無異日也而盲者  
乃不能見於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不能  
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問耶欲相求而不  
相得是則我全形抱生之學越蓋不能無  
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  
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

庚桑楚音三南華經卷六六

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化故  
庚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矣  
爾之不能化也蓋聞蠶蠟奔蜂之化蠶蠟  
曰奔蜂不能化蠶蠟奔蜂之化蠶蠟蠟蠟  
問大青虫也蓋聞蠶蠟奔蜂之化蠶蠟蠟  
似其才力相當也奔蜂蠶蠟能化蠶蠟蠟  
不伏鵠卵亦復如是子盍南見老子乎越  
見我師庶乎日擊道存有不而言而自喻者  
矣

南榮越音盈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音唯音老子

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越音瞿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音智乎人謂我未疑

或越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

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之間吾因以得女

音改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音去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七

父母揭其列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

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

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與桑推尊

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

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末

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懼然而

顧其後忘吾答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

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

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  
越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因言  
而决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  
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凶  
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  
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音去聲音上其所惡  
去聲音同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夫音許外音獲獲者不可繁而捉音側將內音捷捷者  
內音獲獲者不可繆音侯而捉將外音捷捷者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八

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音上道而行者乎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

也求其所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

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因於其心

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未見鬱

乎其愁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

則是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而無

可召求無可求而後始爲純熟此段細察

工夫不逮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

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意盡之  
矣凡人之內有所樞則謂之內樞外有所樞  
則謂之外樞樞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  
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能過而

不謂則奪於攻取心受外獲而繁矣就此  
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  
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獲而  
矣就此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  
求之義捷者牢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  
覆外雜組必非食煙火者之所難道內外  
有於身者尚不能持言內外交獲則雖道  
乎要無知道德有於身則洒濯已  
熟自無所難此殆其設言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九

猶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能備始六然乎能侗然乎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益不嗟於  
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瞋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音蛇音移而同其波是

南華真經副墨

衛生之經已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病猶未  
甚也魯言已能自來所謂無病而病者若  
十日自愁之言愈自驚疑是病欲藥而反  
病而今不取復進於是矣所謂樂小者不  
法而己矣此正佛經所謂樂小者不  
知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無德  
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二句即道無  
而今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  
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者民之迷  
乎固矣故能已乎知是也諸人而求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

諸已乎無所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  
然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及朴遠淳  
之子道至如兒而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  
而手不規日嗥而嗑益不嗟於反和之至  
之專也長哭曰嗥聲也終日視而目不瞋  
手曰規日動曰嗥聲也終日視而目不瞋  
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隨順而無忤也  
德也與物委蛇而不知其波隨順而無忤  
生之經動有外於此哉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音符至人者相與交食

二二〇七

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音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譬則水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洋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祭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見人食亦食人祭亦不與謀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音有人災也

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微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

亦楚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儒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二

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所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辯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所以不能知其知其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能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逆天鈞也必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虛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骨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靈臺者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為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  
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  
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  
牛之疾頹子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  
足以前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  
臺者有所持而持者猶言有生而不知其所持  
而有所不能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  
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  
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庚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十三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去聲業入而不

舍每更平聲為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  
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  
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  
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  
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  
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  
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  
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  
如是讀莊子  
者寧不惕然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

南華真經副墨

乎幽間音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  
夜獨行謂幽暗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勤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音人也  
人見其跂音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  
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反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庚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十四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  
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  
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  
可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  
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內不為名譽而其  
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  
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  
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  
跛而高也以為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足  
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  
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  
如寒士然是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  
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  
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道聽塗  
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  
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

無規則與物際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可不戒哉

兵莫憚七坎於志莫音鄒音為下寇莫大於

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真莫憚於志慎念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鑊錙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鐵錙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惟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如此則人當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五

懸念室懸持其志養其心而不使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去聲乎分者

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

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以有形若象無形者而定矣

道者先天道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適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斷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

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不自知不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知更求其備於成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者一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倫出而不知者一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倫夫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感而有實鬼之一也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成空而不空蓋雖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六

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去聲有長上聲

下而無乎本甫小反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割者

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

未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生實有乎充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絲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由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七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謂未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去聲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反若羔孰知有

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泮泮而已此在大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凶死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為體以死為尻尻尾是物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吾與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八

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賊於滅也披普皮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臙反力盡者之有臙臙反古來可散聲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  
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音以不用為愚以微  
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調條與覺  
學鳩同於同也

此章辭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  
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鷹既  
云聚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得妄有  
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  
散之貌移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  
移謂變其常也夫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  
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  
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九

散有可散者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  
可移之除牖牛之百葉也足指曰移而不可  
散謂散置於鼎俎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  
散也又如其室之有廟有寢有廡於寢者  
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於寢者遷  
於偃偃則見其移也為有卑高貴賤之分  
是舉移是而不知其移也一體也廟偃一  
也今人但見其言移耳而不知其言也請嘗  
移者以有生者為非耳而不知其言也請嘗  
是是以有生者為非耳而不知其言也請嘗  
因乘之以生者為非耳而不知其言也請嘗  
主知之則貴則賤人皆知之則愚人皆知  
己之禁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  
者用是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  
莫不以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

質節以有本之義鳴漏盡以死償節而  
質不悟本則直無我非昔比將我身  
猶今人少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將我身  
作主使居開處尚御冠於我山林遊戲尚  
碎人索居開處尚御冠於我山林遊戲尚  
之謂乎若然者為愚以已之通者為知而  
人之窮者為辱是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  
是者今之為人也是調與鶩鳩同自足於  
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唯調與鶩  
鵠亦甚矣此條而解又與之同故曰同其  
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反女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五報兄則以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二十

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  
不物至知音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反婢亦金  
跟踏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鶩兄踏  
弟足則以氣而虛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若父親則已矣夫足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曰大親則已矣夫足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相偽至親則已矣夫足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讓故知親之已矣夫足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物物裁制而皆得其宜至禮也至義則不  
而己故至親則已矣夫足則併與而無庸謝也  
故至信無親至信則不待金玉而為質故  
徹志之勅解心之謬聲去聲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  
意六者謬心也惡去聲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子與知音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盪反徒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傲傲而去之也勃肆亂也謬與繆同塞障  
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  
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  
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  
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  
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細繆糾結不能自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一

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清之以  
精則竅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  
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  
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  
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體  
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  
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  
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冥然  
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萬變不足為之撓豈復為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  
降本流末人物乃生則品物咸章而光

南華真經副墨

輝發越矣以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  
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  
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  
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為則失  
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  
義之夫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魚  
反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  
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知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謀謀生於意識  
德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  
知如赤子之視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  
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二

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釋氏  
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今此便  
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  
人為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  
其名若相反而實則相順  
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羿五計工乎中聲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音工乎天而良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一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  
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復乎  
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

二二二三

唯能唯唯唯能天全人惡音鳥下同天惡人之

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  
飛魚之躍能之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鳥之  
其天性而失其為鳥故曰惟能能自率  
也人能天然而謂之能天者造物而之  
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全若全人則不  
天之未始不為人亦未始不為人則不  
人之能天而况乎天乎我相與也若使  
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三

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力

反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白文人籠伊尹

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

所好去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音界者撝音

反畫外諸本無非譽音餘也胥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  
然亦必因其所好可能而致也如伊尹百

里奚有志於顯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  
而看之若使胸中洒洒一壘不掛鳥得而  
有之哉介者撝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  
靡登危險而不懼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  
其人與也鳥得不為所籠哉介兀者胥  
靡刑徒人也畫畫求也撝者棄意

夫音復同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  
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  
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聲則緣於不得已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四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  
始有鑿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乎無人之情者敬  
而不自喜侮而無怒無喜無怒以生者然非  
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無怒也出怒不怒  
無喜無怒於不怒矣此簡而不怒也出怒不怒  
則怒出於不怒矣此簡而不怒也出怒不怒  
在末怒之元者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之  
皆中出怒之元者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之  
故出為無為如出喜可知其有為也非塊  
然也出為無為如出喜可知其有為也非塊  
靜則其當則必氣欲神則須順其心欲有為  
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寰宇集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唇齒疊嶂爭奇獻惟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苦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

無鬼曰我則勞去聲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嗜欲長上聲好去聲惡去聲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一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馬

徐無鬼曰嘗語去聲君吾相去聲狗也下之質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

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

去聲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末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

恤若失音逸若喪去聲其一若是者超軼徒列絕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音而笑

神則順心者欲無物許然後存神而應妙

以喻有焉而欲當者則必錄於不己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

是方壺外史為作亂詞人

庚桑居望匪杓之人

奈此細民乃全其身

藏之深以濟亂首唐虞

奚足以業十自愁

南患生疑能藥加病

三患生疑能藥加病

飲藥加病能藥加病

宇泰定者敬乎天光

天鈞弗傷明奚以滑成

人不勝為夫幽虞鬼青

每更為夫夫幽虞鬼青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五

卷內無名物則入之

人見其跛兵曆於志

迫通成毀所惡於分

出入天門移是則非  
有生者黜藏心無有  
胡見之微至人無已  
歸於靜明無為無失  
惟和乃同惟雀可籠

賈人期費冠大於心  
無本無竅美厥靈根  
網鳩也哉大親則已  
四六不盡惟德之欽  
不餽忘人



馳之選山蹊之間馳馳所由之處也而藜  
藿塞之荒涼可知踉欲行貌位處也言行  
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况  
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效乎側其喜又殆有  
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  
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  
人而前之所說從橫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

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

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形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

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夫神者好聲和而惡聲姦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

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

與以開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  
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  
不同此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為萬乘匹夫  
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者下者然夫物  
有各足為高為長而不能長居下者短也而君  
獨以為高為長而苦短者下者之民受其  
膏血以養在己之耳目口鼻自以為得矣  
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  
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  
皆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其則知若  
子所謂生而動於此死地者以其生生之厚  
而益生曰祥之者可  
以引伸而得之矣

徐無鬼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

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

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

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驢於錙之壇

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以戰勝人夫

下音符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音鳥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下同地之情而勿攪反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  
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  
為不可者謂其為之有以也何者有心  
受民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  
實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民之始有以  
兵則警備之防也焉是雖曰偃之而適  
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  
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此為之以有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六

心則唯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  
不咸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况  
成之以有仁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幾  
於偽矣君得無偽乎哉蓋當時之諸侯多  
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  
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  
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  
常率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  
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因有造則  
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心平則爭息矣是  
無伐矣變固不為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是  
蓋不為禍首不為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  
之誠而勿攪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  
之本所以為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之問徒曩於緇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  
陳兵也徒步卒也曩曩射也緇壇之宮此

穆之地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  
舍本宜靖謐以况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  
是鶴列於麗譙以甚原其愛民偃兵之初心  
常之變莫此為要人以巧取勝國之計是謂藏  
不過藏仁要人以巧取勝國之計是謂藏  
於得仁義之中以兼人之地而殺人之才  
民收其子而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  
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  
多矣如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為勝勝安在  
能濟其已矣勿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  
君若勿已矣勿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  
而勿與物攪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  
偽者一味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自然與天  
地之實理相應而凡事無為自來順逆自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七

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攪亂夫民命生死皆  
懸於君之一念如是不與物攪則無心變  
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  
為害而以偃兵為哉蓋直說到箇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  
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

反五罪

於具茨

反

之山方明

為御昌寓

禹音

去聲

張若謂

音

朋前馬昆闕

音滑音稽音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

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音符為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去聲而自遊於

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病有長上聲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

七全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

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

徐無鬼曰南華經卷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亦去上聲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閣滑稽廉帝為七

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

已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言予少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

物為構漸覺齊味長者教予乘彼方井未

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

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合之外愈彼學問

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

南華真經副墨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為

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還

歸復故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

有道存焉敢問為天下之道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蒿草飲水順

其自然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

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

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再

拜曰天人也真吾

師也作禮而退

知音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音洛辯士無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音之事則不樂

皆困於物者也

徐無鬼曰南華經卷六

太人情深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

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

誅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

見坎不深然皆為物所困者也至人則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奚樂奚不樂

我凌凌也音如今之評語

招世之士興朝音中聲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其革之士樂音戰枯

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

仁義之士貴音際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

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

砥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

二二二九

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燕官謂以官守為榮，筋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則政刑之所類也。奮思謂自奮於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貴德者，特有志之也。

農夫無草萊之士諸本則不比商賈音

徐無鬼音 南華經卷六 十

無市井之士諸本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

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此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允則夸者悲，勢

物之徒樂音 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所貴在權，故權勢不允則夸者悲。物變

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權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音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

夫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元氣則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之中。

徐無鬼音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於末而喪其真，悲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語結。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去聲謂之善射天下

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

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楚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

果孰是邪音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七亂而夏造

去聲冰其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聲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符音或改調去一弦於五音無  
當去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  
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  
射而天下皆非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  
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二

各是其是則人人皆然矣而可乎而惠子  
均謂之曰可此便是惠子強辯要與莊子  
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  
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乘四人合夫  
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  
各別使無公是若以正之則未可知果孰為  
是也或者若魯遮耶適之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寒而夏暑而水魯魯曰  
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故魯魯  
而無操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  
冷故履水而無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  
吾將示之乃為之調瑟蓋魯魯推因其  
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莊之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一於  
成聲也瑟既廢矣我知從外命之鼓宮則

南華真經副卷

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  
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  
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  
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  
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己止  
也如此隔壁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己止  
是奇持不知非開已有道術故彼自音彼  
自移柱有不知非開已有道術故彼自音彼  
法與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異而處也以  
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  
孰為是者耶龍揚名

惠子曰今夫音符 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三

矣莊子曰齊人躡反 子於宋者其命閭也  
不以完其求鉏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  
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閭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  
岸在林反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諍也相鎮以聲  
謂屬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揚乘之徒與  
我相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  
吾之是非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  
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  
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刺惠子齊人躡子

二一三三

於宋以為閉其命關也。不以完蓋古者以則守門故子欲為關則必歸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鈕鍾則束之縛之惟恐缺壞而不責其完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備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備於物惠子之與已遺失也。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求唐子者將求而域乎。將不而域乎。又楚人寄而躡閭夜半逃歸。足未離岸而即與舟人相鬪。鬪可得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為舟人所擠。適足造怨而已。為躡閭者將明鬪不遠矣。今惠子守其容乎。此時此地分究精微。遠討訓典。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鬪舟之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四

躡子耳不亦誠可笑哉。未篇言惠施日以猶為與天下之辯。持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為名則惠子之為一人可知矣。又按求唐關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鬪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入者曰。郢斤以人聖鳥路。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斷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

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聖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端固難斷。而望薄又為難之尤難者。乃匠石運斤如風。聖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工。以素為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辯。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與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木強說他。不倒如郢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多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五

言今天下之為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音甫之病病矣。可不謂去。至於大病。則寡人惡音烏乎。屬音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去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  
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隱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  
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不  
之意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  
可牙之為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率多  
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  
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

徐惠鬼帝 南華經卷六 十六

國之不詳舍人之垢納人之污惟恐先已  
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  
以傲傲之行上鈞其君以無與無輔吾恐  
不以所難強則逆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  
之為人也上忘而君矣勿已則隱朋可隱  
言語大能善俗上忘而君矣勿已則隱朋  
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忘其勢分之榮也  
夫道者使帝者若夫德者而忘之也皇者  
皆由於道不若於皇帝矣故愧之使人  
則矜財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謂之賢  
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謂之賢  
得於家其下人者也莫然而無為寂然而  
無名是隱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南華真經副編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反七餘之山聚狙見之恂

音然棄而走逃於深莽反有一狙焉委音

蛇音攬具縛抓素報見音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音捷矢王命相去聲者鵠音射之狙執死

玉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敖音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上聲樂音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十七

委蛇自得之貌攬音抓音捷音之狀見巧以巧  
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  
而狙之搏其捷夫若亦甚給狙之能若此  
宜乎足以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  
命左之曰惟此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  
而戒之曰惟此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  
故至此極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色字  
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  
矜誇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己而  
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己而  
忘物取禍速矣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  
之戒親賢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南伯子綦音隱音几而坐仰天而嗟音顏成

子入見現音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  
 反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音烏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音去者吾又悲夫音符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徐無鬼 苗

南華經卷六

十八

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為最而  
 反心稿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  
 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  
 中齊侯因未一來觀我而國人之賀三賀  
 者賀其得賢也我必有以自見如人之  
 鬻物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實  
 之所謂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  
 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夫悲人者  
 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之悲則所以自治  
 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  
 遠矣始覺所  
 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音商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去聲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反許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徐無鬼 苗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已矣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鶴鶴之類  
 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  
 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之謂不言之辯  
 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立德其於言不  
 德而總乎道之所一也夫仁曰義則不  
 知至矣而今之為德者曰仁曰義則不  
 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  
 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  
 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非一而不分失道  
 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



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  
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  
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  
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  
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  
畔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示音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  
人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  
海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  
無謚實不聚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徐無鬼廿四 南華經卷六 二十

狗不以善吠反廢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  
况為大乎夫下音符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  
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奪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音磨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  
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迥出言  
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見  
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德也  
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也

南華真經別義

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  
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  
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  
也無夫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  
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  
所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  
己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  
地大人之誠也誠即釋氏所謂實際理  
大於是而已

子綦者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因曰為音去我  
相聲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捆音口本也為祥  
子綦瞿音具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  
徐無鬼廿四 南華經卷六 廿一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音悉各然出涕曰吾子  
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音符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音耶盡於酒肉

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  
為牧而祥音即生於與音鳥報未嘗好音去田而  
鶉音純生於突音鳥了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

二下二三五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古堯樂洛於天吾  
 與之遊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  
 與之相攪音嬰吾與之一委音威蛇音移而不與之  
 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音賞焉凡有惟  
 微者必有惟行音去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音上何而使捆之  
 於燕音暗盜得之於道全而鬻音育之則難不若

徐無鬼音苗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刑音月之則易反以鼓於是年刑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音矩平公之街音佳終身食肉而終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  
 之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所方自慶幸而  
 子恭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  
 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  
 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  
 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祥生田也  
 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惟者且夫盡酒肉  
 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以來寧無  
 佐耶今吾之於世也澹然漠然一無所為  
 遊樂於天遊食於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  
 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  
 之為性與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攪

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乃  
 以世俗之福償之不能逃焉者乎此便是老  
 致其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  
 子善復為祥惟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  
 妖善而相為盜獲則之而驚於齊為暗問者  
 幾肉之相為盜獲則之而驚於齊為暗問者  
 食肉也當其街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註屠  
 者也當其街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註屠  
 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音耶曰夫音符堯畜畜音許然仁吾恐其為  
 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音餘夫民不難

徐無鬼音苗 南華經卷六 廿三

聚也慶之則親利之則至譽音餘之則勸致其  
 所惡音去則散慶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  
 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音諸本制利天下譬之

猶一規音薄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  
 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  
 也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  
 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  
 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

之利仁義者多而推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後之矣以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則雖無心於感夫使仁義而以此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照照焉畜畜馬有心焉之世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厭矣器謂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無厭心招之仁義則亦愈貪而愈厭矣無厭心招為利是猶以一割言之工人以刀斧斷制物觀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頃之頃然一規則制散為器生意新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四

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之其他則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皆意見如此

有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

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擇䟽鬣廉入自以為廣宮大囿奎

隈烏回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

反

應華真經

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平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蟻魚鱗慕羊肉羊肉羶設然也彘有羶行去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彘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真得其來之澤彘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豨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五

暖姝濡需卷六字叶音成文暖姝貌既以妖媚也學一先生之言則虛靜之中未始有自居然着此纏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需者喻諸豕彘擇豕之隈而棲之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豕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需也卷婁者豕彘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羶聚之彘所居三徙而成都是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地童土之舉也曰真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

之舉也曰真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

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就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婁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

是以神人惡去聲眾至眾至則不比去聲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亮

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眾至眾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和其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科莫若無心於天下

徐無鬼音南華經卷六 廿六

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善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以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  
於蟻棄知去聲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韻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

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不能忘於江湖則為計得矣於羊亦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遺意也棄其意則無遺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所謂忘者復德煬和平之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平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之不平之處而其變也若如繩者則不見事相之變而以天代之不以循古之真人無為自然而得以已與之也是以古之真人無為自然而得以方生之時得在生即死之時得在死直是無生無死無生無死無生無死無生無死其變也循無生無死無生無死無生無死增減此箇不二法門等閒道出妙哉妙哉

徐無鬼音南華經卷六 廿七

真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董音也桔音梗音也雞音癰音於容

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音言

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微矣董毒而梗浮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為帝君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以前觀死生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蓋如此董鳥頭也雞癰即本草所謂芡實豕零即猪苓韓子所謂進之稀苓者是  
句 鈞踐也以甲楯純尹三千棲於會古外稽

唯種上聲也能知止之所以存唯種也  
身之所以愁故曰鴟反夷目有所適鶴脰刑  
反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勾踐困  
樓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山之中而  
知越之所以存故能為勾踐報吳以成與  
復之功而存不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  
而暗於保存而不知身之固無全知也  
泉夜能撮身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  
鶴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  
之意

徐無鬼 廿八 南華經卷六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河也有損謂枯  
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  
其櫻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則一視乎人故守人

南華真經副題

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  
犬守鼠陽遂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  
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  
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始之成也不給改  
之長聲也炫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  
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不知問是也

徐無鬼 廿九 南華經卷六

鑿於濁水而迷於青淵也不持是也凡  
有所不能者皆足以治吾之府吾之府  
澹漠非不容乎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為  
障礙非改而禍及未始矣然物豈能始  
將不取改而禍及未始矣然物豈能始  
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矣然物豈能始  
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矣然  
狗象而至於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矣然  
而夕之故曰吾當視色也待之成也非  
如有人更不故曰吾當視色也待之成也  
聲有目則曰吾當視色也待之成也非  
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有為是言也  
所不能無者何始之有無已國指吾身  
則指吾身中之國而無已國指吾身

二二三九

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民無已者則其國必凶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反女展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約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夫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三十

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故特其有不踐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物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以譬人而後知物所幾何亦恃其有所領神會而後知其出於見解之外者知所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其信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有大定也知其有大信也其靜無感之謂也其大者廣而不樂大信則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樂大信則其皆有天之信也所謂至矣盡矣無後有餘之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

先可以潛學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則可兼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

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卅一

人自相達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樞謂主然網維之者是在真漢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即未始有始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我雖知其解之矣而以聞也者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之也其畢竟也耶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也至者畢竟也耶母不知他喚認不解耶如何理會喚稱娘母原來不是娘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頏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角乎闔司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又為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  
則無不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  
似而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  
空而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  
也又見其滑也頓謂升降上滑下滑所謂流  
旋轉然其頓也實頓其滑也實滑所謂流  
育以流然其頓也實頓其滑也實滑所謂流  
今有以閱衆南更無代易亦無已矣以惑然  
可復以商不感乎亦問是而妄惑之邪見  
為哉歸於此不感之實感夫是謂大不惑  
也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而不知不惑而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二

解者何壺天壺恒下學鈍根者非則無  
門可入耳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億哉無鬼君萬物同相若民以養  
守氣凝神萬物同相若民以養  
愛人偃兵七亂始彼塗仁義幾為者  
孰與何知去其害馬遭問諸牧為者  
童比於歲出為無舟何哉以強解  
順比於歲出為無舟何哉以強解  
魯遠其壽匿石運斤何哉以強解  
桓公屬國自伐則可射人哉以強解  
隱几生悲德寢羽則所兵窮  
弄丸解難言有自見非宜  
天九下平

南華真經副墨

善言非賢  
缺逃主聖  
暖性何需  
滅德場和  
抱心復心  
以日守河  
風長殆成  
知以不虧  
古今不虧

駭此怪徵  
及以卷婁  
於蟻棄知  
其平也繩  
未始其搜  
冥解而有  
不亦問是

基泣子福  
啻彼偽行  
人品則異  
於羊棄意  
以日視目  
其變也循  
役馬有物  
始滑有實  
奚惑然為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三

一一三三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冥字集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音談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音悅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

者邪耶音耶曰冬則擗音觸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音煩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音符夷節

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一

為人也無德而有知音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音謂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音乃焉故聖人其窮

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音洛

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

一聞音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閱休

則陽彭姓名陽敬因夷節以見楚王王果

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

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擗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

子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枯退

為事而則陽嘗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

意欲使之自悟曰楚人也夷節已不能及

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推讓德閱休抑且

難比夷節節之為人也不推讓德閱休抑且

有于進之習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

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所薰必將顯

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

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

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

則暴於春暘而自暖傷暑而成暍則披於

楚

請言楚

也

人處人下

佞人為

不邪言楚

化

不

於

披

於

不

化

不

化

不

化

不

化



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地  
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有如此者彼其  
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從容  
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難雖之美而無嘔  
嗚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之躁競  
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若其遠也  
於指其德則公閱休其人也待此人而與  
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  
於友矣之二不若詞語婉媚可及  
哉章內二不若詞語婉媚可及  
聖人達綱直周繆匹侯周盡一體矣而不知  
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  
命之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坎其達綱繆匹侯周盡一體矣而不知  
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  
命之也

憂乎知音而所行恒無幾聲時其有止也若  
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席人師心故嘗憂乎知  
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

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  
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  
之何哉不若師天  
而順應之為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去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  
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  
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  
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  
而然故曰性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  
所有能所則非自然矣此因  
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絳音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者眾間者也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  
 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惕然雖使丘陵高下  
 草木鬱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  
 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  
 以十例之臺而縣眾聞者也十例臺之至  
 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蔽而音聲四達眾聞  
 即合止祝致笙鑄以聞之間所聞所見若  
 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  
 以况聞知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真影響  
 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真影響  
 井相聲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  
 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閻盍嘗  
 舍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此  
 以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為之振紐盍亦  
 嘗舍是乎舍之言止也止於其所則能止  
 衆止矣井相  
 氏古之聖君

夫音符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  
 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去所  
 行之備而不泯况入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攝作以天為師矣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

蓋研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  
 情而私感之謂也列物則不得謂之師天  
 矣夫師天者非性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  
 安得有始非性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  
 既未始有始非性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  
 未始有始非性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  
 窮故與世偕行矣安得謂其環中以應無  
 替之言廢也世偕行矣安得謂其環中以  
 所行之言廢也世偕行矣安得謂其環以  
 不深與天地此則既不一變萬物而無心  
 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欲求合於  
 聖人也若之何其  
 合之哉意則見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六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音法  
 得其兩見現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而伊尹命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是伊尹命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衡治之教之一順眾人之所為而尹登  
 圍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尹登  
 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  
 名焉而巳湯不願得之也何者之名也  
 法也而巳湯不願得之也何者之名也  
 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

而求相率而為流弊之行名則有見其短  
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  
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  
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  
慮以傳之慮必因我之地思慮尚無何  
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  
言除日則無歲矣然內則無外矣無思慮  
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  
物殉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舉成湯仲尼  
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瑩音英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音佩之魏瑩怒

將使人刺七賜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七

乘去聲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術請授甲二十

萬為去聲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

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

秩音秩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齊靡之所苦

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術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南華真經副墨

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

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術其

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

背折脊猶言扼腕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

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

取之者取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

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僉言築城十仞既已

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齊靡

齊靡者城旦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

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

復壞之何哉故曰術亂人不可聽也夫季

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八

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

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

不在所論矣

惠子聞之而見音現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音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遂北音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君曰噫其虛言與音餘曰臣請為音去聲君實之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

二一三三五

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  
 君愴音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音吹管  
 也猶有嗚音也吹劔首者音而已矣堯  
 舜人之所譽音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映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九

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  
 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  
 小之喻以刺之罔罔牛也罔牛固小而左  
 右二角之觸索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  
 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  
 一罔也梁國一變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  
 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  
 矣於無窮無極無人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  
 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論晉人復為設譬  
 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劔首則吹而已矣何  
 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愛而有聲也何  
 之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  
 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  
 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  
 有聲而况闕乎之纒觸乎大晉人正以小

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音何為者邪音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音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

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  
 音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賣漿者家也  
 鄰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  
 乘屋也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  
 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  
 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  
 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而心  
 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未嘗言焉方  
 與世違而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  
 為臣又不與主人今庭抗禮而為客惟自

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  
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  
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  
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注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  
人亂使人召僚僚不應滿之以劍弄丸如  
故後以自守而不慕夫爵之榮者故夫  
必有以自守而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  
子以之而高及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  
見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厲王  
彼之矣是則以丘為倂有德者之遠使  
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况肯我見乎將  
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  
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逃  
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一

不自見而有  
幾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菴治  
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菴之則其實  
亦鹵菴而報予去音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穫音之其  
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音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去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菴

其性者欲惡去聲之擊為性桂音葦音兼音蔭  
加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反內漏發  
不擇所出漂敷妙疽疥音癰內熱洩所未膏  
是也

鹵菴土塊大而草根咸也滅裂滅善類而  
地膏圻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  
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  
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  
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  
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  
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  
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凶其神者凶其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二

盡慮之神也以眾為言多也故鹵菴其性  
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  
惡欲惡之孽為性桂葦蕪葭始萌以扶吾  
形尋擢吾性桂葦蕪葭皆蘆屬扶之言助  
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  
耳目口鼻交澆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  
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  
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  
疽疥癩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洩膏則漏也  
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  
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  
疢異者此便是鹵菴之報  
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反而強之解朝潮

服而慕之號平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蓄音子獨先離音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貴之矣栢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三

復見太平矣六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罹之無乃為盜乎哉無乃殺人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碎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騷恣之失病於辱者罹憂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饑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讓之行而民之有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盜盜而爭文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盜盜而不已必殺欲無至此先遇亂原今也立人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病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純窮困

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滿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

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音反音為物而愚不識大

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音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音下音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

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音力不足則偽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四

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栢矩之言亦得古之人君動必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然既為物而愚不識音為物者其情以無物也物即所謂物也物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其愚不識音物之類豈不知止兒帝得其帝止便了不論其有用無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敗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豈不量人便欲其死孝為臣便欲其死忠臨敵便欲

其死關事必欲求其功誰能求其成如  
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功誰能求其成如  
不也遠其途而加以罪罰是朝聘會同之  
期古者天子巡狩至各朝於岳蓋以  
道途紆遠恐有後至之愆也於方之  
以人行故遠其途而後至之愆也於方之  
巧人竭知彈力猶恐不足出多偽其下  
安所繼之蓋以爲人上者日凡出多偽其下  
足力不取則以勝上之任則偽知不足供  
上也用則欺財不足上之任則偽知不足供  
也欺也盜非皆生於不足之故而民之盜  
以不爲盜非皆生於不足之故而民之盜  
欺僞在盜上者有罪誰責而可  
信乎在盜上者有罪誰責而可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五

遂其居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非五十九非也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遂伯王行年五十  
而年四十九年之非化則無是化也  
行年六十而化則六十化則無是化也  
也凡人之行始未嘗不自覺後而卒  
也凡人之行始未嘗不自覺後而卒  
安知六之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覺後而卒  
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五十九年之非  
空到化此段無可化所覺亦非如五十九年之非

南華真經副墨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則所謂然與音然乎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六  
動人皆尊之而不知其間是謂知之於形體之外者  
以主之而後能知其間是謂知之於形體之外者  
必特之而後能知其間是謂知之於形體之外者  
誰能反此而後能知其間是謂知之於形體之外者  
神能自神而後能知其間是謂知之於形體之外者  
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亦莊文之奇者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曰伯常騫者何也  
希韋曰夫下音符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則其與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一  
 為一體然後稱馬正倫與不見道合而  
 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  
 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  
 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  
 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立里之言  
 也夫既合所以自外入者則自不當有  
 執拒之意所以自外入者則自不當有  
 內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  
 言者有也自內出者不可執定一己之見  
 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  
 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則終有  
 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哉觀諸大  
 時成五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私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九

也而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人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不私也故無名  
 所以為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終始互  
 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或宜於此覆覆互  
 相倚伏有所拂而拒者或宜於此覆覆互  
 以我見自有所執而拒者或宜於此覆覆互  
 誠如人所見而千態萬狀而一而盡同於  
 必有所異豈能使之不一而盡同於  
 可知一中有異不可一而盡同於  
 作已想此大澤百材皆度於大澤之中  
 石同壇非材而異乎材而異乎材而異乎  
 人非異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

此之謂立里之言此段舉關同異兩見只  
 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  
 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  
 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  
 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而卒歸於同者  
 健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  
 名不物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  
 萬物而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  
 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  
 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道在道者亦可以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道無名相非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已辨其相約馬之矣乃將得此於道哉以斯  
 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音起大音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居表反

起雌雄片音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

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一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  
調為延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  
象著明其大半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以  
知化陽往則陰來輻縷而輪轉出入更卷  
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  
故有以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翁受陽  
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  
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者相代以出入  
者此則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萬物  
既有情則欲惡去就於一時同起故生則  
有情則欲惡去就於一時同起故生則  
是常有橋起印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  
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  
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成此名實之  
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  
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  
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  
新而義亦精密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相氣運為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  
相使故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  
道以至知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  
名相安有發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箇未  
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為  
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音公調曰雞鳴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大吠音發反 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音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  
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字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  
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  
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  
若雞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  
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  
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

則未免為物所困而終有失信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各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過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物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自說有箇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而不自說有箇莫為之者說或使物而道未嘗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三

而名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生莫不以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之過見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南華真經副墨

始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符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

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生也不可禁其死也不可阻一死也或使曰莫為皆甚遠也而其理不可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是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四

止只在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亦無所窮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莫為或使則不得何者上為或使不知觀道之入不隨其始終要在物上見道起會不知提道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起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則沉著於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則沉著於名道安不可得一字說無則有則沉著於名非假名況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道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間

二下二四三

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如  
 急掃一句道之極言不非有言又不要無言  
 然則如載何而可載非言非言南華經中國之  
 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言南華經中國之  
 佛經也印虛齋似識此意引佛語如我  
 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造道之人說亦  
 我為說法王於法未造道是也非他  
 亦不說亦透徹方壺外史說得是已重宣此  
 義而作亂辭  
 何謂夷節  
 奚以爲謀  
 復命搖作  
 所行幾多  
 重美壺憂  
 讓德閱休  
 聖達網縲  
 師天而已  
 時其有止  
 告亦芒若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五

功臺縣樂  
 湯得尹綯  
 離性滅情  
 殺盜橫行  
 日盜多偽  
 進德無期  
 不執於下  
 物生鳥起  
 或使則實  
 言而愈疏  
 議其有極  
 非言非默  
 胡為大虛  
 莫為則虛  
 不隨不綠  
 奚以里之  
 丘無大感  
 將十而化  
 六竊做起  
 盜竊不在  
 失竊不在  
 蕪葭乃生  
 稷不為誰  
 司御其名  
 井得衆中  
 甫御其名  
 聖德之僕  
 閔德之僕  
 聖德之僕  
 聚貨立名  
 得美在已  
 惟彼聖脩  
 五九猶非  
 弗靈而靈  
 合奔為公  
 四方六合  
 議之所止  
 可言之曲  
 在物一曲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無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  
 者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  
 而忠者亦未必能免天下之理數均謂之曰  
 物不可必大抵天下之理數均謂之曰  
 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二字在常理  
 而不知所遭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  
 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  
 其所難必關龍逢桀臣箕子比子惡來皆  
 紂臣子胥吳臣被戮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  
 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臣被放歸蜀割腸而  
 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  
 孝已殷高宗之子遂於後母曾參為父芸  
 故以爲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看火乃焚大槐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雖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燦若使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二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不得成心若縣音於天地之間慰音沉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債音然而道盡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於蟻蜂蟬坐亦不安睡又不自解脫利害相於天地之間辭音屯運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南華真經副墨

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衆人焚和焚者煎熬之義月固不勝火月字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熱爍於是乎有債然形道盡者債衰斃之義道謂生道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欲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無為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折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

莊周家貧故往貸音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三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音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音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音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聲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音不如早索音於枯魚之肆

二二四五

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處之乃復  
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其  
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  
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字平五十犗音以為餌

二蹲音存乎會反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

基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音銘音沒

而下驚蕩而奮鬚音白波若山海水震蕩整

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脂音

之自制音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四

已而後世輪音才諛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符揭其列竿累力追趨灌漑守鯨五兮鯨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音令其於

大違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

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

者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轄音健音也

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制厭飽候也  
輕才小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制厭飽候也  
瀆鮓音皆小魚縣令將賞令以待言者一  
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捫文之士宜

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音傳曰東方作矣事

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音口中有珠詩固

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披音生不布施音

亦何含珠為接其鬚音摩音其顛音歲音儒以金稚

直追控若江其願徐別彼列其頰兼入無傷

口中珠

此段戲刺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  
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五

所言即陳人所舍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

弟子自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

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

發塚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儒口中

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興也生不布施何含珠言人

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

地計議取珠之法唇上曰鬚願下曰願口  
與計議取珠之法唇上曰鬚願下曰願口  
旁曰願願旁曰願願旁曰願願旁曰願願  
控別開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  
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斯不  
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  
特九為儒者讀之皆當此類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俯上而趨音促下末倮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音上聲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斯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符音符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驚萬世之患抑固窶其矩邪音耶下同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音條去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音條下同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六

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與友無非傷也動無非邪音如也聖人躊躇音躊躇直居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倮背微倮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矜矜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驚然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棄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然耶仰其照略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馳行也中民之行

南華真經副墨

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思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是非而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音反之民而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其有心也而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七

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懦者直謂其與接輿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音去清江使音去河伯也所漁者余且音豫得予元君覺音數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音平余且會朝音潮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音元五尺君曰獻若

二二四七

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卜吉乃刳口孤龜七十二鑽左端  
 而無遺筮音仲尼曰神龜能見現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去聲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筮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

阿門曲側之門寧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蓋困於數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囿於數矣

雖有至知去聲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  
 鳩音提去上聲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樂群策而後為謀凡臧蓋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者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鳩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鳩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

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上聲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符音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音足而墊音店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九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璧則塵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無用何而無用則足而益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乎畢竟無用也故惠子亦曰泉尚有用乎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地為無用而使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是也踐時其所不踐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音符流通之志決絕之行音去聲

其非至知聲厚德之任與平聲覆隆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  
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豨虛豈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憚順  
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  
各有不同有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  
生而不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跡於有方之外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

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  
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皆掛世網昌  
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乎哉大抵世緣難斷  
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夫墮物者誰不厚  
私欲之所任常人不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  
德之遊者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不厚  
馳而人顧者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不厚  
者於是入也而後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為於世則綠上看得不可透遇富貴則貪富貴  
遇功名則戀上名得不可透遇富貴則貪富貴  
而之祭一則時相與以爲君臣極其際而  
易世之後無以相與也直等耳貴已而賤  
入先已而後何者爲浮雲視爲儻來人之行  
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有天

南華真經副卷

也。古。今。遊。波。耳。上。翅。輪。韋。下。及。今。世。前。浪。  
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  
今。得。乎。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  
而。不。辟。於。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  
坤。世。界。劇。為。戲。場。占。今。且。莫。逝。為。流。浪。挫。  
其。鏡。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謂。世。  
彼。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  
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  
先。王。之。所。謂。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  
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  
也。德。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音鷓舒口徹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一

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踈。音躡。女。踈。則眾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  
大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  
奪於香。則不顧。口薰於味。則不甘。心起於  
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也。是皆夫人  
天根所起之六塵。必須徹而淨之。然後能  
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是障  
須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  
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  
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踈踈

二二四九

則眾害生之跡足陷淖之迹也言人之  
 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  
 不能自拔而眾欲交攻其有存焉者矣  
 夫物之有生而此生不息之理而今之存焉  
 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感其不感非天之  
 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願自塞其  
 竇耳蓋此段靈光人夜無止管則室之有  
 目自明乃人所穿日人夜無止管則室之有  
 實日自明乃人所穿日人夜無止管則室之有  
 而不自見耳此段文頗艱澁難解然以意逆  
 之理當如此

胞有重平閤浪音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  
 勃發矣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二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身膜也重間空曠  
 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  
 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游於  
 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  
 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以無空虛  
 則婦姑勃發勃發怒爭也鏃亦空意以况人  
 心而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鑿鑿  
 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擾既為六賊所攘  
 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也求幽靜之  
 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欲求善靜  
 其少得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欲求善靜  
 養清淨經云入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常須靜  
 靜而欲泰之常能遺其欲而心自靜澄其  
 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消滅虛

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莫向  
 靈臺留一物物在中心神不靜篤散真精  
 損筋骨道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  
 以相發  
 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謔弦知聲出乎  
 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三  
 而與物為便官事果乎眾宜果結果也又  
 核實也眾宜謂眾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  
 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鋤七焉鏹乃豆於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陽與久陰者  
 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  
 於是乎農人始備鋤鏹之器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到植始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藥  
 芽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  
 知其所以然者則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  
 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大藥所  
 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  
 亦眾可識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音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滅猶云前滅前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曰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也非佚者之所也所如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滅滅亦遲矣佚人則不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四

老而先証於滅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賦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可知小人之事君子之事又可知矣賦與駭同謂改百姓之觀將

南華真經副墨

也聖人之所以賦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以善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徒河聞之師弟子而跋音於窾音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路音附河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跋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

筌者所以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音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筌魚筍也蹄兔置也在道則為言說之險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

二二五

專一自家理會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  
 成筌蹄得是史說俱焚已為作亂詞  
 外不矣方壺外王石俱焚已為作亂詞  
 孝亦憂辛利害相摩生火實多  
 甚憂兩陷以焚其和任公釣魚  
 莊生活鮒大器晚成而友弗顧  
 東方作矣事之何如與彼大儒  
 竊此含珠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非譽則忘躊躇興事知有所困  
 神龜則刻至言無用畫地以趨  
 游而不辨順而不失心有天濟  
 六鑿不入道不欲壅實不欲寒  
 凡彼有知持此生息春雨日時  
 草木生之病以植強半勞者務之  
 老因滅休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六

非佚之所  
 小人所合  
 由光勅身  
 得意忘言  
 吾與之言

神不謀聖  
 君子耻焉  
 慕名者累  
 得魚忘筌

聖不問賢  
 演門善毀  
 胡死而跋  
 安得斯人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支音言日出和以天倪

父譽聲平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

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是為耆艾五蓋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

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一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一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

倪因以曼萬音衍以戰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

不然惡音鳥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上聲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日出  
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意言我此書之日出  
物之以譽之比論彼親父不能為子媒也者以  
父之譽而信非若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人  
信論其父亦不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人  
而論其父亦不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人  
也又信者乎此非我之罪也姑有所托以啓罪  
已異同則是之情直喜其與已同而惡其與異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

卒莫有定故吾者古之人雖年質如人所  
以聞見也重言者古之人雖年質如人所  
有聞見也重言者古之人雖年質如人所  
也年本先而曰漫無所知者徒以年稱非  
之也年本先而曰漫無所知者徒以年稱非  
古詩所謂不知人陳亦何人陳亦何人陳亦  
者道也本先而曰漫無所知者徒以年稱非  
謙者所也本先而曰漫無所知者徒以年稱非  
以消笑月爭論是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見於復是以非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而吾言不齊之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之非所言不齊之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原自齊之口不若言不齊之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者非齊之口不若言不齊之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異雖言其口不若言不齊之理本至而齊之則各執其不齊

南華真經副墨

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者無心  
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也雖未嘗言矣夫是非同異之辨則實未嘗  
乎然乎然於我之可然與不然也惡乎不然  
於我之可然與不然也惡乎不然也  
不有則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各有一物  
不有則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各有一物  
然以理之見物主張是非者徐觀而無一物  
而順之則是非物自泯夫既不能以無言  
自謂之則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物種有萬難或不自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去夫音受  
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

二二五三



義陳乎前而好惡去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所謂許者而信其如是莊子之言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固引夫本猶太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致立是謂以一止而止衆止非盛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四

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辯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辯者此尚不能得其口服何况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音後仕三千鐘不泊其器吾心悲弟子問

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乎

曰既已縣矣夫音無所縣者可以看衰乎彼

視三釜三千鐘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泊與及相映不泊謂厚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

其忘親之罪夫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已有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雀與蚊虻之過吾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去而亦何足以其縣而不知其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化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而胸次灑灑一塵為之不掛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音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五

夫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然無為也而無不為無不為則天矣故發穎成子游一段說其機變詐之心還於朴野二年而從去其機順乘志不起愛憎取舍三年而通從者無人無我此從更進一步四年而物物者如槁木如死灰不起絲毫情識味寂滅五年而來者幻滅故非幻不滅滅入謂與鬼神同其屈伸天成七年而鬼入謂與鬼神同其化學而至於天未始有人未始有進步然又有簡未始有故天未始有人未始有進步知始有始也者故八年未始有進步與道合真矣此段學問豈可以於大妙則歲月而計此但言其漸次云耳



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一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  
之喻更覺新奇雙景稱周兩之詞稍問  
猶云末論言我之所以耳予則甲也蛇之  
雙獨不知其所以實非蓋甲與蛇一離於  
則不相聯屬無復俯仰止與相肖又吾  
之與形其離其合亦自無時與日吾屯  
也屯謂聚而有景若陰而無日與夜而無  
火耶然彼亦不能自形也非吾所以有  
此者夫彼之不能自形也非吾所以有  
而况主張有不能自形者尚為我之  
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俱來彼健動則  
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動此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八

箇造化又是自然而人不知其所以  
然者又何有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  
非彼無我之疑則景正欲未得所以之  
問之有乎蓋兩問景正欲未得所以之  
故而景答之如此則

陽子居南之沛音老聃西遊於秦邀古堯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

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

進盥音漱音反又巾櫛音反乙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音同

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

音音盱音盱音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音楚音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場音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睢睢音盱音盱音矜矜音持音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  
人將自藏而去之太白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  
耻而不自藏之義太白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  
去其矜持深自昧忘形混世歸來而舍  
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九

執爨食豕食如人意道言和光同塵  
控銳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卒復為  
亂言十九 重言十七  
厄言日出 父不媒子  
不言而齊 情懸釜鐘  
夫子則謝 德與年造  
進覺前非 何死奚自  
及此大妙 夫汝睢盱  
彼強陽者 夫汝睢盱  
盛德不足 夫汝睢盱

和以天倪 勤志服人 惡可及化 鬼命有無 太白若辱 舍者爭席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夫汝睢盱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無字集

俗者也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只在語意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于直謂後人窺入者斷自齊讓比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甫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一

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音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為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南華真經副墨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想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去聲皮毛夏日衣葛絺音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去聲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音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二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音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音動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矣  
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升人無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窺入者  
大音王音亶音上父音甫居音邠音狄人攻之事之

二一 二五七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曰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轡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音符大王曰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三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却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熟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素羔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

搜音緜登車仰天而呼去聲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音捨我乎王子搜非惡去聲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碧反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四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據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

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情聞之而稱善也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

使去聲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

家與平聲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去聲使者罪不若審之

使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五

顏闔者真惡去聲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

救雅音直側雅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

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宜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棟批槽拍陶鑄堯舜者土宜其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平聲

者輕也夫音符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

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

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

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去聲士乎鄭子陽即令平聲官遣

去下聲之粟于列子見使去聲者再拜而辭使

者去于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音撫心曰妾聞

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音洛今有飢色君

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音耶子列

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音難而殺子陽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六

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駮謂無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去聲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上聲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七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

得見今臣之知去聲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去聲而避寇非故隨大

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

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

處上聲卑賤而陳義其高子其為去聲我延之以

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音符三旌之位吾知其

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

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侵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疾私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居諸而甕牖音酉二室榻寒入以

為塞音入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甘去聲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八

憲華音花冠緹音洗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

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音符希世而行比去聲

周而友學以為去聲人教以為去聲已仁義之應

吐得輿馬之飾憲不惡為也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緹華冠裂如開花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與此周謂相與為黨學



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學問不  
真實處仁義之惡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  
也

曾子居衛溫上袍無表顏色腫噲音快手足

胼田反竹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提衿而肘反竹見音現納屨而踵决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九

溫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音虛浮  
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提衿而肘  
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决見屨之微也  
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  
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  
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  
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  
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  
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飢之然粥之六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

樂音洛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秋小然變容曰善

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去聲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作音昨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

之得也

丘之得謂  
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

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去聲乎不能自勝而強

上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萬乘上聲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

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移  
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  
生蓋知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  
而公子牟為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

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神不善也  
 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活潑  
 冥無為乃本然之性也所以學道之人務  
 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  
 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  
 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憂  
 維而神之惡欲在自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  
 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  
 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  
 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  
 死也莊子既經其事因言魏牟以公于學  
 道比之韋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  
 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  
 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一

顏色其備反拜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反琴喟然曰由與賜細

人也召而來吾語去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

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  
 窮於道臨難擊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既於  
 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許  
 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下音洛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二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伯得乎丘

首

藜藿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藜藿夫子

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優鼓琴也抗然奮舞

之貌潁陽丘首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

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

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去漫我武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音零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窳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督音務光而謀督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三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音去聲吾不忍數音翫聞也乃自投桐音水而死

湯又讓督光曰知音去聲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督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音去聲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者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音上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四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音去聲而無求焉樂音洛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適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音去聲以說音悅眾殺伐以要音平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

周德衰其竝音傷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止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理之與之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誠敬而無心於慶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與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改其行政言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政言治又如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言不亂而遷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殷之亂而遷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且謀而下行貨謂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已之威嚴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感揚行以說衆謂而易暴謂其功德以說衆人之感揚行以說衆謂竝讀曰傍奎即塗炭之塗言自汚也苟不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不顧此孤高亢戾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不顧已故其隱而終餓耳按二子餓死亦文士之甚詞既曰此段文亦可觀

終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海列聖戲劇夫子蓋效羣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太僂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跖從去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反朱戶謂啓人之戶樞安有橫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一

行大盜而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為是者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音為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去聲先生往說音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反以毀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山之陽膾反古外人肝而舖反吳之孔子下車而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二

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聲指冠曰此夫音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音耶為去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去聲枝木之冠木過枝則多錯音帶死牛之脅許切革多辭繆音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搯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古堯反倖於封侯富貴

南華真經副墨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紫劍曠赤真目聲如乳如樹反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去聲上貴賤見而皆說音之此上德也知去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三

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戶旦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去聲黃鍾而名曰盜跖立竊為去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去聲下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去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二一 二六五

諸侯與天下更平聲始安得不罷兵休卒收

養昆弟共恭音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去聲而

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符音可規

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

長大美好人見而說悅音之者此吾父母之遺

德也丘雖不吾譽平聲吾獨不自知邪耶音且吾

聞之好去聲面譽平聲人者亦好去聲背音而毀之

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四

恒民畜不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邪耶音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象音栗暮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

積薪冬則煬羊亮反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上聲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

與蚩尤戰於涿卓音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

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紂自是之後以

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

又扶公反音馮夜淺帶矯紀表反言偽行去聲以迷惑天

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五

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

辭說音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上聲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音衛君而事不

成莊居反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耶音則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道此患上無以為去聲身下無以為上音人子

之道豈足貴邪音世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怒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

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

去去聲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

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去聲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六

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干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音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七曹反而乞者

皆離去聲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音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

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為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反又死喪

去去聲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

五日而已矣笑有不同若天與地無窮人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七

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音悅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棄也反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上聲車執轡

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征見

跖邪音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

自灸又反也疾走料音聊虎頭扁音鞭虎須幾不

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

而以此篇之重言其不然明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去聲無行則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八

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音符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

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

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

而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

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此事矣不任事則

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

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

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

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脩行

而在於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多

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多

利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無耻而多信故觀

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

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

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見苟

得固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九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

臧聚曰汝行去聲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

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

謂宰相去聲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

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

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音殺兄入嫂

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

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

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作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

賤也小盜盜鈞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常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成子論以準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而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惑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聲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

義長上聲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南華真經副墨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湯放桀武王殺音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

適下歷反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且子正為去聲名我正為去聲利名利之實不順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一

於理不監本亦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去聲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

二一 二六九

扶焉穴 眼忠之禍也宜躬證父尾生溺死信  
 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  
 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  
 行故服其殃離同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  
 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鑿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  
 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束  
 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二

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  
 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若直以下只  
 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猶去似  
 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去似  
 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  
 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面觀四方一  
 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  
 是若非執而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  
 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  
 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節  
 立行也無起而富不淫於富也無拘而成  
 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比于子  
 香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  
 莊子所謂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  
 佛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  
 般若者於此辨得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  
 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  
 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  
 下同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洛意之  
 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去不足邪音耶意知  
 去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  
 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音上者  
 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  
 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三

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慷慨之疾恬愉之安  
 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權之喜不監於心知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者天  
 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  
 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競利者故  
 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  
 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  
 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奈何子獨無意  
 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乃之而

力有不能行耶或推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生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其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主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與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怵惕之恐其體休惕之恐亦不知若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知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四

知為其所以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有比效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今也不知看此是以雖貴為天子富而天下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者而尚不免於患又况其下焉者乎

無足曰夫音符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音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音謀而以為明察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南華真經副墨

而樂音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音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音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變是以足而不垂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音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

二二七

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  
 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  
 正謂證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辯之言  
 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  
 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致自放於禮度之  
 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  
 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  
 之不足故求之爭四矣而不自以為貪其  
 爭其求則求其在我也則棄其在於外也  
 天下而不自以為貪則棄其在於外也  
 夫有餘而不自以為貪則棄其在於外也  
 也又反而鑿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勞  
 為天子富有天下宜外物耳以儻寄之物  
 而以騎人戲人豈索慶哉故計其遠度而  
 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六

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  
 而不可受非虛讓也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  
 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  
 賢焉則可以有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  
 也非以與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  
 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  
 亦又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  
 耳營鐘鼓筦管籥樂之聲口噍於芻豢

醪方乃醴禮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  
 亂矣咳音憤溺於馮音憤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去聲欲富就利故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上聲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在  
 反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許業請  
 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七

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  
 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舟以反  
 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  
 求之利則不得音舟意絕體而爭此不亦  
 惑乎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甘怡  
 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  
 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  
 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手  
 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

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噓於味  
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是以是感動  
其意不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  
業或可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  
骸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  
登高山不可謂苦乎貪財以附無窮之末  
貪惟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澁而滿體  
澤則馮氣而濊可謂疾乎積聚多財滿  
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  
不能舍可謂辱乎滿心戚戚樵悴形神  
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  
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從  
可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體亦安得  
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  
省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草求  
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八

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鑿絲意絕  
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  
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  
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  
道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談然誠然今但  
為釋其字義讀其句  
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去之不厭  
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反苦回患之  
募音左右曰孰能說悝音王之意止劍士者賜  
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一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聲者俱往見太子  
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聲者夫子弗受悝尚  
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  
之喜好聲也使臣上說稅音大王而逆王意不  
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稅音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步

反頭突鬚必亦垂冠曼莫干胡之纓短後之

衣赤真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

亦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

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二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音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音符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

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令平設戲請夫子王乃校音教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

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暗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各

反晉魏為脊周宋為鐘音徒音感反韓魏為鈇音

反包以四夷畏音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三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

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音

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聖士為鐘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

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

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聲庶人之劍臣竊為去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上聲殿宰人上聲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四

斃其處也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鹿而反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作平聲讀言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擊其勢必伏也設戲劍也敦劍也如使虞敦匠之敦鋒劍尖也鐔劍也鐔劍口也飲劍把也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劍以自愧者非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圃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投袂反面世行原以上聲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一

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聲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平聲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矣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反回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平聲乃下求之至於澤畔

方將杖挈音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若代反唾吐卧反之音以卒

相去聲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去聲學也孔子

再拜而起曰立少去聲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二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

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去聲之美也四

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

妻妾不和長上聲少去聲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

勝音升任官事不治去聲行去聲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

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勅百姓淫亂天子

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

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三

挈撓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祀知反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音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去聲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音餘詐偽以敗惡去聲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

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應惡之  
匿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  
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  
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所謂四患者好去聲聲經大事變更平聲易常以挂

音功名謂之叨吐刀專知去聲擅事侵人自用

謂之貪見過不更平聲聞諫愈甚謂之狠胡變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此四患也能去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四

已

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  
功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己  
有

孔子愀七小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同此四謫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其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去聲迹而去之走

者舉足愈數音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去聲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上聲下同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

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去聲惡去聲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

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上聲哭者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五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

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懽樂音洛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

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

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南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與碌碌同老子去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立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六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七亦反船而去延緣葦間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去聲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去聲下同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

子猶有倨音據傲五報反之容今漁父同杖屨逆立而夫子曲平要擊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去聲女音夫音符音遇音長音上音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七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為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入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音乎驚曰

吾嘗食於十餐音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

列御寇世音南華經卷八 一

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音下同內誠不解外

謀徒協反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子兮反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音羹之貨多

餘之贏音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音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音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音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音何而往則戶外之屣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音之乎願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音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

而走暨音乎門曰先生既來曾音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而焉音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

搖爾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音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列御寇世音南華經卷八 二

巧者勞而知音者身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

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音遊者也

餐賣餐者之家也十五舉成數而言食十餐而五餐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

作餽愛之敬之故食之則因驚焉者何古餐者可謂賢矣而列子則因驚焉者何若

之真人不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不知也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謀成光

不解則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不

不繼謀動作也內外持成此一色莊之學是故能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蓋其所患凡人酒內以尊高矣而賣餐之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而整其為利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之心以享賓夫饗人者特為食羹之利其為  
 餘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見我若若使  
 利也乘之君身勞乎國知盡於事倦勤若此  
 使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  
 其保人曰善哉汝之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  
 保不足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  
 不之者果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履滿則  
 保之者果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履滿則  
 而迎之杖支頤立而有問不言而列子走  
 家之病不可藥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之病不可藥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使汝能使人之言退自警者則必深自晦  
 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焉用  
 保焉哉夫大道以無心自然為常感而  
 至於民驩虞如也之意且有心之感推爾  
 者十之無謂也木才猶云本性且無生  
 生而者有感而也木才猶云本性且無生  
 汝相告者皆淺見之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  
 心相告者皆淺見之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  
 人毒我昔所謂人將保汝蓋警之也而子  
 莫覺莫悟矣則惡復有與汝相誰何者哉  
 既又教之凡天下之巧名者其心皆  
 有憂勞不若自居於無能者雖無所求食  
 而心常自在故汎乎若不能者雖無所求食  
 而遊者自若也若不虛而稱遊之舟是而怒  
 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功求食暗應績  
 饗數句皆前可讀  
 蓋莊文之有節奏者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四

鄭人緩也呻申音 衷氏之地祇音 三年而緩  
 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  
 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  
 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家音浪  
 為秋栢之實矣夫音符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周使彼夫人以已  
 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  
 粹于骨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  
 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  
 衷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速也又以潤澤之  
 餘使其弟翟學為墨者兄弟二人各以其  
 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見夢於父曰使  
 而子為墨者誰乎我教之也我與季子亦  
 有恩矣而父蓋嘗我之墓乎我之墓木  
 垂垂焉有秋栢之實矣蓋緩嘗自持其有  
 恩而無報者以為父尤莊子則以造化之





小夫之知去聲不離去聲苞苴子餘竿音牖音敝音  
 必世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  
 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去聲在  
 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餽者也竿牖以竹簡相  
 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  
 不出乎此乃敝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乎  
 道物也太一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牖安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七  
 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牖欲以奚為所  
 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思一念不從萬  
 緣皆空徒後始合於太一之虛若彼之  
 而往來徒迷惑乎宇宙之間即太一也  
 至人者歸精神乎無有耶太初即太一也  
 之鄉其應物也則如莫之有乎無形何  
 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乎無形何  
 矣而不留物矣而卒莫之有乎無形何  
 悲哉汝之所為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毫毛即髮淺之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  
 無有乎紛紜之世情欲學道者斷緣  
 簡事莫此為先此入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去聲宋王使去聲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去聲王說音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  
 莊子曰夫音處音窮閭阨於巷困窘與墮  
 織屨音稿音項黃音者商之所短也一  
 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  
 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癰祖者得車  
 一乘音食音痔音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乎豈治其痔邪耶何得車之多也  
 子行矣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八  
 困窘織屨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  
 織屨之業也稿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  
 黃其絀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驕  
 其昔之困也若此而治之則愈下矣  
 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癰  
 為中治從而多之則愈下矣治愈下則  
 事愈難故得車多也今則愈下矣治愈  
 紙創之醫是必所治者愈下矣治愈下  
 多也子之所治必非有大悅其心則不  
 說萬乘之君自非有大悅其心則不  
 以得志而欲為妾婦莊子鄙之為紙痔亦  
 馬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勅由乎曰殆哉反乎仲尼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與示

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符何足以

上民彼宜汝與予順與餘誤而可矣今使民

離去聲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

休之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為飾也以支為旨以枝葉之言為美也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臼矣夫何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九

足以及長民乎彼宜汝與予順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莊老譏侮聖人只在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為儒者大都離實學偽莊子演世嫉邪亟遇亂源未免歸咎夫子身上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壞知此意然後許讀莊子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音古

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南華真經副墨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深施於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敬於人而不忘其敬施信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是以有心感天則天而天下皆以有心感之而不給則欺天則詐而天下皆以有心感之矣故此則天希也希猶布而無心者則有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為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巳矣道而已矣而商賈之人而不天宜其不為所齒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音之離內刑者陰陽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十

食之夫音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錢木謂桁楊桎梏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宵人當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為昏昧不曉之人離麗也除陽食之即前內篇所謂有陰陽之患者大抵外刑人或可以倖免而內刑則無得而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為所累其惟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音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音而達有堅

二一 二八三

而纒武諫有緩而鈇音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寸忽然問焉而觀其知音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上聲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列禦寇世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有外若謹怒而內實盈溢者有內南華經卷八 十一

有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與順慳急而能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鈇急者有始進若錢而終退反速者故有若渴若熱以觀其之不可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觀其欺否使之近以觀其慢否之煩劇以觀其能否問之倉卒以觀其知否急期易至於私已故委之以財以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危以觀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以觀其色雅居易至於惰慢故雜與之以酒以觀其色九徵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徵常定於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盡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法於有心乎曰聖

人之應世也有心而無情世道不能無小人使之盡廢而無用非道也且大道之於無為勿論矣今也絕去不能不為之歸使賢否混淆用舍乖錯幾何而不歸於亂乎孔子者不一而終之以此亦猶人問世之言孔子伯玉也其言微哉

正考父甫一命而偃紅再命而俸力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 十二

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背曰偃曲腰曰俸身伏曰俯循牆而定言不敵當路也夫其爵愈高而愈下考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為道也孰敢不取以為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之唐許何如哉唐堯許由皆以讓為德者呂鉅驕矜之貌諸父不敢名人也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今之人而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音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道者無為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為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無而心復有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亦足以害眼者如真常應物雖為六用之必然而為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藥禿而施鬚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沌沌復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反其所不為者也

起意識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為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為豈知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三

不為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為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人監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

僂快反於文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去聲慧

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回

反達於知去聲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美則始好有髯則蕭灑長而大則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訕曰麗有力強悍曰勇膽有決斷曰敗八者俱過人未必窮

南華真經副墨

也而究其極則多以持壯取敗故多是以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假使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因心有所數者畏三者之當是以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理此箇達亦是如是耳非謂八者皆窮而論其理達者又皆此三等人也知慧一府也知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也勇動則怨憤仁義一府也仁義則多貴任達則解矣此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隄然而大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於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四

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下同以其十乘驕

揮直吏 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

曰取石來鍛反丁亂之夫符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平之淵而驪反力馳 龍領反 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平之淵也宋王之

南華真經副墨

二一 二八五

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玉而寤子為整子兮粉矣

驪釋莊子謂見莊子而驪如有釋子之危者緯蕭以織筆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為也蓋珠所攬無有遺類也取石銀之碎其珠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危之  
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去聲曰子見夫符音犧

牛乎衣去聲以文繡食音以芻初音菽叔音及其牽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十五

而入於大音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除同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音萬物

為齋音送吾葬具豈不備邪音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鳥食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

鳥食在下為螻音蟻音食奪彼與此何

其偏也

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有死有  
死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  
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  
常是影石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而足無  
幻泡影解其天發墮其天裝安時處順利  
非不欲人解其天發墮其天裝安時處順利  
害所當講者莫先於此此無變於已蓋出  
法有礙則一了百當頭自在此矣則出  
云幻滅滅則一了百當頭自在此矣則出  
無一物了知生之說不精氣為物游魂為  
反終故知死生之情狀不讀三教之書者不  
是故讀莊子之知死生之無用則鳥何  
可以讀莊子之知死生之無用則鳥何  
踈屢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徹處故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十六

衣薪葬野不封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

徵明者誰為之使去聲神者徵之夫音明之不

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

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  
言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  
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  
也若以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  
言不足知不信若我之危言日出如以天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七

知而亦易  
人而不天  
凡有皮骨  
竿牘苞苴  
抵痔得車  
神者弗齒  
易軼三命  
凶首中德  
大達者隨  
得乘焉驕  
愚者安時

勿言實難  
龍屠底用  
皆為不祥  
乃為形累  
使者可恥  
真者無刑  
而庸九微  
達占三必  
小達者遭  
不平焉平  
神能勝明

知而則亡  
兵大之知  
小知太初  
焉非天希  
施非外寧  
內清外寧  
賊起睫心  
窮究八極  
不微焉微

倪則非平  
重言十七  
人之聰明  
神則天性  
力與乎其  
顧待其點  
公孫龍之  
既不平而  
篇終一段  
甚有輕重  
方見良工  
禦寇之齊  
人將保汝  
將焉用之  
報人之天  
何哉緩也  
心且虛舟  
十餐餽五  
也方壺外  
讀若不得  
繁括全經  
無微獨謂  
以其辯與  
指一功不  
外為神也  
以明之悲  
蓋以不亦  
日復無以  
復明可持  
後篇復為  
草復為自  
為反復紬  
作亂而驚  
中道而驚  
巧勞知愛  
造物使彼  
天功是貪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為字集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未論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二不離去聲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一

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去聲以樂為和薰許去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音息畜許六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舌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順倫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反亦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

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詩以道音導下五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去聲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去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

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去聲譬於耳目鼻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二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音一曲之士

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音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三

則聖脩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向故謂

之曰聖人仁義禮樂為事而董然納天下於

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董然納天下於

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蓋仁義禮樂皆

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法請法度所以

齊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

為驗以稽為決參者數也此而合彼稽者考

古而準今參稽之數則一而三四是也百

官以此相齒於是乎有定法而不越庶事

以此為常於食乎有定紀而不亂大抵民

之息也藏之畜之而發政施仁則老弱孤

寡必使皆有養而政外王之業民之理

也古之人其備乎百姓天德王道燕該地

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燕該地

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言天下之治  
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為而總歸原於一  
以謂道也列而叙之而明何由出神謂  
所謂性降也即於天者且靈覺謂之曰  
聖外有所生聖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  
即外王之業也言神明德業皆出一原  
不離於宗謂之天宗即所謂未始有始  
也者不離於宗謂之天宗即所謂未始  
人天者不離於宗謂之天宗即所謂未  
貫於金石如鬼神是則所謂人而神者  
謂之曰神人鬼神是則所謂人而神者  
無疵以言其德至矣極矣無以加矣  
兆於變化謂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  
則聖脩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向故謂  
之曰聖人仁義禮樂為事而董然納天下於



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所謂以其真治  
身而土宜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  
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散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  
迹指紳先主類能言之其散於天下而  
設於中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析而為眾技  
亦一而時有為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  
或稱而道之自天下一大亂而聖賢不明  
力既降而道之德不一百家眾技之流多  
一察馬以自好一察猶云備見小知自好  
自愛相媚也警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  
不能相通難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全  
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故人之全  
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之人其備乎因  
是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自明講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自以為方往而不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四

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乃古  
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設乃古  
道術之裂也而朴如散而為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反八 釐力之聞其風而說悅音之為

之大音泰過已之大順慎或作 作為非樂字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委兼利而

非闢其道不怒又好聲學而博不異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密禮貴賤有儀上

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平聲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

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音洛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天下卅五 南華經卷八 五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反角 使人憂使

人悲其行去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

天下何離去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扭於

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

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

道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  
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  
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  
遇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無兼利而  
 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之喪兼利而  
 非關爭其為道也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  
 同矣而不同於先王蓋自黃帝至於武  
 樂者而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  
 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  
 子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  
 死無服於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墨子之道如  
 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  
 哭而難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悲  
 其生也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  
 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通於墨  
 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  
 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卒易近民者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六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平聲橐託音而九糾雜天下之  
 川肥音無反脰反脰反無毛沐其風側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戶葛為衣以跂  
 其逆反躄反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夫聲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音誦音不同相謂  
 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音以辭反紀宜 偶  
 不侔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  
 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  
 意則是其行去聲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  
 自苦以腓無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  
 也治去聲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去聲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七

墨子稱道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  
 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  
 操糾糾率庶工糾治天下之川沐其風側  
 疾雨勤音勞音之甚至於腓無脰無毛禹大  
 聖人也而勞音之甚至於腓無脰無毛禹大  
 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戶葛為衣以跂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口不如此非  
 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  
 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  
 而其誦音依音尤倍又且其說各不同故相

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之別派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警則合巨子之首弟子  
相警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之首弟子  
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  
夫人皆願其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  
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墨  
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  
者以無腋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上  
也治之天下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  
性而天下却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末之惟  
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  
謂豪傑之士也故曰才士也夫蓋始亦可  
抑之而卒深予之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刑  
尹文聞其風而說音悅之作音去為華山之冠  
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晞音音而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南華真經副墨

強聒反古活而不舍上聲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為去聲人大音泰多其自為  
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反五報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為苛音可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  
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去聲適至是而止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九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  
無害於眾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蓋道以損己利人為事以故宋鉞刑  
文之徒聞其風而挽之作為華山之冠華  
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肅以自表其接物  
也以上下均平其冠象之肅以自表其接物  
矜不能也語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  
則曰心之行以晞音音而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  
家中國一見有能然者請必置之以為主  
君是以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  
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  
天下不取猶見當時物議亦有不捨於二子  
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捨於二子

二二九

者故引其言以謂之雖然終是為人太多  
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  
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  
而猶不忘天下且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  
五升求活哉所以自眩若此者將以愧天  
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  
二字頗奇圖謀也傲者矯義其說又曰君  
子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不以身假  
物假物則非不伎不求矣以為此身無益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其  
學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功而寢兵內之  
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不能備  
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內外  
二端是末研尹  
文之學術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

公而不黨易友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管於物無擇與之  
具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步田  
慎到聞其風而說音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  
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計已而緣不得

已冷音汰音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音苦迷 騾音戶寡 無任而  
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音去 而非天下之  
大聖雅直音追 拍音百 輓音五管 斷音丁管 與物宛  
轉舍音上 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音慮不知  
前後魏音五回 然而已矣推音吐回 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音遂  
回全而無非一勁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一

符音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音去 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音塊音苦對 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適得恠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音况 然惡音可而  
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輓音五管反 斷其

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謬乎鬼不免於非彭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梁古委乎皆嘗有  
聞者也

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  
物而不兩決然而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  
而東不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  
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  
起知處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靡  
然於大者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  
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  
載之如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  
載之如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二

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不能萬  
物者亦道中之物耳寧無所不能  
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  
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  
有物不備者矣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  
物而使之具然則吾之良能必有所待教  
導而教之不至則吾之良能必有所待教  
故曰教之不至則吾之良能必有所待教  
物而使之具然則吾之良能必有所待教  
無不備者矣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  
慮去私緣於患矣是以成大小之道而  
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爲道用天下之物  
曰知不知蓋以天下數句以爲道用天下  
棄智之意蓋以天下數句以爲道用天下  
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不知  
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知者何以

南華真經副墨

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隣於傷者也鄰  
之無行而非天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無  
脫無能之貌惟拍腕斷注云刑骸斷者無  
知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  
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其材質而割斷  
之舉世皆有其材質而割斷之舉世皆有其  
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  
然不動之貌而已矣魏然而已矣魏然  
行曳而後往者以自全於世而無轉心  
若羽若磨石之得自全於世而無轉心  
也如是以磨石之得自全於世而無轉心  
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於物無建已之  
譽用知而無罪何者無知於物無建已之  
毀於人無譽於人則亦不得以過情而  
至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三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鳥用賢聖為哉夫  
塊不無道塊土塊亦不失其塊不離於道塗人  
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塊不離於道塗人  
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相與笑之曰  
慎如塊之非生人而得行焉至死而後  
田駢學於彭蒙而河適得怪焉爾田駢亦  
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  
始有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  
可而不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也莫言  
是斷以常與人反故人之不見觀夫其如  
不取則也人斷不見取則也人斷不見觀  
慎到不知道雖不見取則也人斷不見觀

二二九三

世人難以爲非而莊  
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闔尹老聃  
聞其風而說音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如交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  
爲實闔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  
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許文兮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四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若兮知  
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曰受天下之垢音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  
也故有餘歸去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  
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作臥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未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  
本末精粗之別故以本爲精以末爲粗  
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爲  
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爲不足所以聖人  
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淡然獨與  
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闔尹  
是以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  
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始之太乙無  
即有始也老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  
故此太乙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  
事萬化皆謙下爲表焉表謂應事接物  
故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  
之於外者道之用也實相蓋真不空故  
實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不空故  
不壞世相而佛氏所謂實相蓋真不空故  
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闔尹之言在已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五

無居焉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已  
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所生其心已動  
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  
也若水而無所得也若鏡其應也若響兮  
若亡而無所得也若鏡其應也若響兮  
也若水而無所得也若鏡其應也若響兮  
失之而不居其得也與之同其若清而無  
於人濡弱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知其雄守其雌不雌云二句出道德經爲  
爲谷皆謙虛不自滿足之義夫人皆取先  
而彼獨取其虛謙然後以受國之垢人皆  
彼獨取其虛謙然後以受國之垢人皆  
容與常自儉嗇漠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  
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曰曲全則  
苟免於咎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曰曲全  
紀根者根極之義紀法也觀其言曰古



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  
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  
曰慈曰儉曰非以約為紀之謂乎凡物太  
剛則折太銳則挫故嘗挫其銳破其堅虛  
心弱志一味寬容避順而不取過為刻削  
之行其道可謂至矣故未復贊之去闕尹  
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尹闕之官名聃老  
之謚名闕著文始真經與道德相為表裏  
皆人聞不可不請之書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平聲生與天地竝

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六

風而說悅音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  
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起音觚見之也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厄支音言為曼衍  
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教倮音倪詰音於萬物不譴遣戰是非以  
與世俗處上音其書雖瓌古回璋而連於音無  
傷也其辭雖參楚林差楚宜而諷尺叔詭可  
觀彼其克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

南華真經副墨

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  
辟音深闕音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說音芒乎味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  
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  
住也以其何之忽乎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  
知其何之忽乎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  
在於是者當時西方見其符籙未入中國而中  
其風而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籙未入中國而中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七

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的  
道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  
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  
同於人然又欲以觚自見與奇同謂  
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之意以沉溺五  
濁不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  
質之不可以重言廣之寓言之故因之書不  
三神者所謂非己之罪也信己之罪也其  
精神獨與天地往來不教倪於萬物知  
倪即傲與之意與天地往來不教倪於萬物知  
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無棄物  
與通為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教倪於萬物知  
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處將失者同於失不  
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

二二九五



者又其為書雖瑣瑣而連什無傷也瑣瑣  
 奇特之狀連什相從之貌什與同玉瑣  
 壯權也言其書難若驚世駭俗而却善體  
 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  
 瑣瑣而參差不一而滑澁詭譎之中却有  
 可深思而得之此兩句說盡南華非却  
 叟自道不出使理充實不可已上與造物  
 中若道而物積必欲吐盡乃已將友此等  
 者游而情未易窺測大抵始者為友此等  
 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測大抵始者為友此等  
 之律以常無測大抵始者為友此等  
 而遂主之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放  
 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虛齋只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八

為本宗二字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覺茫昧雖然下一轉語言雖是如蓋上  
 化而解於物所謂不壞之法而成實相者  
 宗者多脫略世之學之今之理會本  
 不即解於物所謂不壞之法而成實相者  
 化而解於物所謂不壞之法而成實相者  
 謂其出無窮也此便是天地自然之化以  
 本字無形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  
 寂冥無形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  
 言直是無形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  
 道則遺物又在著書上見得無盡乎莊  
 人過為只在著書上見得無盡乎莊  
 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章其道舛反充駁邦角其  
 言也不中聲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晷音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九

或寡矣歷歷舉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外謂之大一而無內謂之小一而無外  
 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有小一而無外  
 他強辯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千里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細大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則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道下濟是深其象陳矣而山與澤則  
 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與澤則  
 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則  
 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萬物  
 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萬物  
 下有大小同異言非大異於小同異  
 諸謂之小同異言非大異於小同異

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萬物  
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  
中生後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  
而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如彼畢竟如  
彼之理不以此與天下持耳  
神已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觀也  
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二十

天地東南雁爲臣浸爾浸浩渺不知其窮  
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  
則滯於有形會日適越者啓行雖在今日  
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  
而昔者已不謂今日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  
形用者已不謂今日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  
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  
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不能  
解誰爲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  
夫在如中庭月魄寧分比鄰燕越雖居南  
定之端而越不見燕不見越各以所在  
北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爲  
而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爲  
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仿理而勝  
者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惠施  
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聲讀示也

南華真經副墨

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汎愛一句今之  
講學而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  
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  
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嘆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  
卵下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女展地  
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  
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如鏡飛鳥之景音未  
嘗動也鏃音疾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一

也人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八皆見  
之執主張是神用者又一足也故曰雞  
三足楚都於郢何王以有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也楚自爲王則亦楚之名未矣故  
曰郢有天下也楚自爲王則亦楚之名未矣故  
名之先呼犬爲羊亦人所命之名未矣故  
犬之先呼犬爲羊亦人所命之名未矣故  
名之先呼犬爲羊亦人所命之名未矣故  
馬有卵下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女展地  
壯則尾落而爲蟻也蟻無尾而料斗有尾  
熱皆人所立之名不謂火爲熱而火豈自  
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空谷  
何以傳聲故曰山不出口而空谷  
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跟地而脫輻  
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  
不視指不至而手月之伎倆容有窮絕之

二二九七



而無術者也夫守雖者道也存堆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疇反紀宜人焉曰黃縹音了問天地所以

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

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惟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

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烏報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

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音充一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四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

才駘音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時人異人也黃縹之問亦遂矣惠子乃不

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

過人也既又編為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

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惟益之以惟

是也解閑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太

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辯

南華真經副墨

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

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塞而不能以自明

故曰其塗隩矣室西此為漏西南為與故

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

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日覺

之於草莽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

蚤一蚤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

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

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為戒所以知者不言

以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詞以求進

於太止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

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自其精神散於

有如是不才而不能善將欲止天下之辯歟

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惠施之說

首簡數行猶為近理卵有毛以下類支離

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其

說之外史所測者而觀以下諸註類皆妄臆然

去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起草於萬曆丙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五

南華真經卷之八終

二二九九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序

予友復圭子既疏道德經矣識者咸喜太上之篇派出始知其淵源然南華為道德而發明也其文辭浩蕩其旨歸遠邈其底裏直探混沌始無始而終無終學者又恨途迷復圭云齊諧者志怪也則鯢魚鵬鳥吾惡知其說安可踵前人之妄註數載以來復圭時潛心南華癸酉春頓悟其為丹經之祖鯢魚即丹經之水虎鵬鳥即丹經之火龍二語參破一部南華莫不迎刃而解矣昔註自郭象向秀而下迄今焦循園所集老莊翼而上何啻百種不知道德豈知南華經中有說禪處惟陸西星得其皮肉至聖論中之真色不色真空不空仙佛殊途同歸乃骨隨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一

牛集九

雖陸西星亦茫然矣莊子慨千載而下道術分裂而世界缺陷不以太古無為之道提醒之必不能返有為於渾噩躋仁義為道德沉關心之習熾而功利之學盛將安所底止乎其曰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為天下用而不足即吾儒君逸臣勞之道也其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即玄門食母之道也其曰以生死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即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學者細味南華之註疏非惟道釋二家不可一日無即吾儒達而在上者有復古之志必以無為之治為最上窮而在下者有進取之心必以道德為勝仁義惡可以其理不必耳目經語不必古今道格擊聖智殫殘名法而贊議之乎大抵南華一

經十萬餘言皆先行其言也故言言皆闡奧昔人註南華豈惟不必行且未知而言故其所註多踴說而於道德性命如嚼蠟然予玩南華註疏有如食蜜中邊皆甜可謂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胡笳力方剛輒棄科場而訪道註疏大得南華之神後有讀之而朝徹者不可忘先知先覺開來學之功也昔未紫陽註經書為千古之的解今復圭子註疏道德南華亦為千古之玄解兩者皆新安人故予序之為並不朽云

晉陵友弟鄭忠允頓首拜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二

牛集九

南華真經註疏自序

復圭子曰道德經為三教之祖

太上憫人不悟性命之學無傳不得不化身作南華以洩其秘  
 凡為寓言猶詩之比體教人全性保命也重言亦借重於古人  
 而欲人信彼保全性命之說也卮言千變萬化贈其詞使人  
 悅於口因悅於心而索彼立言之正意自欲跳出世網而遊神  
 於性命之域也其津筏後學者可謂至矣南華之註始於郭象  
 繼之向秀終於焦荷園之老莊翼百有餘家尚隔山萬重即聰  
 明如李青蓮讀南華而賦鯤鵬且認虛為實其詞愈縱恣而背  
 真意愈遠無怪世儒指鸞鳳為山雞視神龍為妖幻也竊思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三 牛集九

之所謂老夫得其女妻如枯楊生稊也妙法蓮花經佛受龍女  
 之獻珠寶也維摩經云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也  
 雲嚴禪師云百花叢內過一葉不黏身即丹經取坎填離之旨  
 其有不合也有不同也入門煉已之異也易之所謂殊途也其  
 無不合也無不同也成功究竟之一也易之所謂殊途而同歸  
 也佛祖云我娘生我我還先仙師云先有吾身後有天濼園先  
 生之作南華蓋身在天地之先也予今之註疏南華敢云身在  
 天地之先特知九天九地積氣積塊之所以然耳或問何物為  
 生天地予曰混沌以前不惟無天地且無五行獨有一乾金耳  
 此金有氣無質乃造化之根也故能生天地因而生水為五行

之始仙家之金丹釋氏之金剛不過竊先天之乾金耳學者須

知金水為凡鉛水中金為真鉛但得有真鉛以制木火之飛騰  
 何愁無真汞以制金水之沈重故鉛汞交而內丹結矣然則搬  
 運一身之鉛汞者不知靜裏孤修氣轉枯也偏倚採取之術者  
 不知真空不空真色不色也既闢大道之人當訪外護覓雲朋  
 翕福地三者缺一必為羣魔作障緣若果三千八百功行與天  
 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矣予先人程兩峯翁酷好讀南華每有超  
 見因予過庭而輒以垂訓予曷敢忘焉昔人謂南華為道德之  
 註疏予今本道德而註疏南華真醉者之初醒而夢者之忽覺  
 乎予之不敢秘而以註疏授胡嗣氏也其不敢獨醒而欲與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四 牛集九

下共醒不敢獨覺而欲與天下共覺乎倘太上與南華仙翁嘉  
 子註疏之勞早為予作外護同伴之合則赴龍沙之會為有期  
 異日召予以供呼鸞駕鶴之役未可知也然而不敢必也則予  
 作註疏之心也夫

海陽程以甫薰沐拜撰

南華真經注疏題詞

夫道德南華二經之在天地間也猶珠藏澤媚玉韞山輝而人聞之有此經也猶把璞於山而懷蚌於淵也得寶而不見寶真千古之一大恨予友復圭子南生而北學入齊魯之科場而蹶於齊魯不知者以為時命大謬也知之者以為

太上與仙翁正不欲其立功名於一時而欲其立言於百世爾故復圭得以知命之年而遊方外以性命之學而註疏道德南華經數年晝夜不倦非仙翁顯神通復圭安能壯其精神愈鼓而愈旺乎然則世之偽儒有心怖二氏而口稱為異端者有行無偏行而陽黜二氏以附儒者觀此註疏不愧欲死乎然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五

牛集九

二經信為三教之全經而人間有藏二經之註疏者無論其知與不知何異剖璞見玉開蚌得珠乎何異太空一旦雲開霧撤而三教中人今日始得見

太上與南華之真面目乎天下倘有因而目而知索其精神者則傳神集之名為不虛矣

同邑道友了凡汪伯修頓首拜題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濬園東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寧注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此內篇之所由名也必內觀心無其心外觀形無其形遠觀物無其物斯可逍遙遊之域如列子之御風而行是也凡學道人雖靜坐一室神遊六合之外九天之上打破生死關世網不能羅解脫之後入金石不得碍踏水火無所傷何所往而非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北方屬水北冥為坎於人為腎為水為鉛大修行人晝夜不寐魚則亦然故

為坎於人為腎為水為鉛大修行人晝夜不寐魚則亦然故曰有魚所謂容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人之命根藏於腎之右有日比字暗含腎竅陰中藏陽故魚名鯢不知其幾千里者喻腎至小能為至大也天一生水人亦先注腎故首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壹

牛集九

言腎神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精能變化上升似飛故曰化而為鳥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鵬之左有兩月字暗含心竅陽中藏陰故鳥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者喻心變化更大於腎也

地一生火人亦次生心故次寓言心神之象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上二段第腎心之光景修道者著實用力處怒而飛狀其提起腎水無翼而飛也鳥鵬鳥也海即北冥海運者腎水運動也怒字飛字運字徙字甚有力是意行即神行也南冥者南海也於卦為離於人為心為火為自腎而徙至心水在火之上也乃靜工顛倒收離之旨凡曰冥者窮冥恍惚之義腎與心可想象

而不可窺看故不曰北海南海而曰北冥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丹經云人腎中之水有真火心中之火有真水南冥者人

池也心神水所自出之處故曰天池又云煉丹無別法但引神水入華池

齊諧者志怪也諺云人事參差為不齊幹事未濟此之謂也齊諧者志怪也為不諧今水火同宮而既濟所以書名齊諧火上而水下者道其常也今水反上而火下故誌曰志怪如下文所言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怪徵也

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一月之火候非水擊而上三千里乎... 陽從地起每日上升四百五十九里... 也寓言人身自腎至心有八寸四分... 值符十一月建子復卦一陽五月臨卦二陽... 六月息乎丹家傲之以進陽火五月建午姤卦一陰未月遷... 坤卦六陰而陰止矣亦以六月息也丹家傲之以退陰符天... 地以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爲火候而丹家以子野馬也塵埃... 午卯酉之時月爲火候乃一年之大火候也野馬也塵埃... 哀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天地間之游氣塵埃乃天地之飛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二

大呼翁爲一息相吹人身之一呼一吸爲小呼吸亦爲一息... 大修行人有閉息工夫此包天地人而言故曰生物之以息... 相吹也南華自北冥至此爲靜工以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起手築其到神凝則清淨功成矣

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上遠而無所至極故見其蒼蒼若自道眼觀之乃上之視下... 不免有仙凡之隔亦若是之遠而無至極也故曰亦若是則... 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醫水要積之滿方能起浪火而全真覆杯水與覆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喻以御病小術而冀延年此必不得之數矣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

南廣成子謂風者火也則積風爲積火明矣風之積也二句分... 南明寓言火候不到羽翼不生未煬火故必入兩乘與半斤鉛

相配而後可以圖南... 火候到而無南北無東西矣故釋氏曰南無阿彌陀佛則火... 道成矣...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長生大... 難大難... 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飽飢行有遠近是以食有多... 寡亦如見有大小故志趣有遠近二蟲... 指蠅與鴛鴦也何知不知經與鵬也... 小知者不及大知小... 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暮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 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三 牛集九

相承朝菌與蟪蛄也... 四年有大小故知亦因之爲大小即冥靈之與大椿其年亦... 有眼而不可以久附... 而飛上九萬里者也眾人欲以旁門小術而擬長生也哀哉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 若垂天之雲搏扶搖名羊角風曲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比且奚適也我騰躍... 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變化是他文字妙處不知齊語乃金丹... 秘旨莊老非重出也恐人真以爲怪而不究心故言之又言... 之人深思而得之耳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 之小鳥喻旁門小術取效之速自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金... 丹大道無近功過則二年遠則九載飛必九萬里而圖南與

丹大道無近功過則二年遠則九載飛必九萬里而圖南與

旁門小術故夫知音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洽音洽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音無已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音無名此承上文小大之辨來知效一官者才德一官也行

人君也音君一國者德足以取信於民也若而人也其自視滿

足亦猶斥鴳數仞之飛自以為飛之至也而不知一步更進一

能駕空乘風行無轍迹而猶不能不有待乎風猶未也必乘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四 牛集九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所謂朝遊北海暮蒼梧者而後可  
以言遊無窮真聚則成氣散則成風者彼且惡乎待哉此之  
謂逍遙遊無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者其庶幾丹家以子午卯  
酉為四正之時而用功非乘天地之正乎春演朝霞日將出  
黃氣也夏演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演淪陰日已暮赤黃氣  
也冬演流瀝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元地黃之氣是為六氣至  
人神人聖人無大分別須知總是一人第自其造行之極而  
言名曰聖無已無我相也無功無名曰神自其不涉香幻而言  
人相也無名無可得而名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

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音鶴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兩代之矣此承上文堯聖人也許由至人

下而御有一步課一步意自堯讓天下至陶鑄堯舜止重言

危言也堯以日月時雨喻許由其尊許由亦受天下者非逃名也逃

為何僅天下輕而身重也許由不肯受天下者非逃名也逃

實也巢一枝飲滿腹之喻視天下更細於堯也謂堯之讓天

下猶庖人之不治庖也以尸祝所以主祭和性命所以主一

身而許由之不肯代庖者言外便舍吾身更有所主當世為

民之尸祝而何有乎傳舍之天下是堯雖欲逃遠而不得許

由庶可以無往音無往肩吾音肩吾猶居在也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大面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言相去遠不相及也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

姑射音姑射亦之山音亦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淖約若處子音約若處子

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

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晉

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

尊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音猶是汝之人也之德

也此等人 將旁構萬物以為一世斬音斬乎亂孰辨音孰辨焉以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潤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穢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此承上許由之不受天下蓋勉於負擔者也若肩吾則有負

荷之責故堯佛神人不足以天下萬物為己任而天下自治萬

物自有之言殆凡人之不覺於耳目而聳於心知者也

豈知神人有外天下之分量而後能治天下有相萬物之謙

見而後能育萬物故連叔然肩吾之所聞而謂肩吾之所見

天下皆如一也也萬物皆如食中之醴醴也人必身在於外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其精神全在逍遙遊而此一篇大旨其主意總領在神凝其教人用力處在北冥坎水南冥離火其著實得力處在鯁魚變化鵬鳥圖南河車運轉周流而不息也以日月計則有日日月月之工有一歲之工所謂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以月歲計者也坎爲鉛爲水屬人身之腎腎者水也水不厚則不能負大舟所以喻人當積腎水而變化鯁魚也離爲汞爲火屬人身之心風者火也風不厚則不能負大翼所以喻人當積離火而圖南鵬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作聖作仙之旨茲曰北冥鯁魚丹經代之以水虎曰南冥鵬鳥丹經代之以火龍也未聞以丹經爲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八

牛集九

怪者胡爲莊老先以志怪自鳴哉蓋長生之道開關於道德而發洩於南華恐洩天機故以志怪二字籠絡英雄非宿有仙骨而得眞人口訣者必不解也三子六百旁門皆小知也能以鯁魚化鵬鳥而圖南此大知也小知之與大知其分量自別不有彭祖以久特聞其人安肯信北冥之水可以上升化鵬而圖南湯問豈虛語哉故有不安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事業而忘是非明內外辨榮辱者雖賢於善涉世之人而水烹火鍊之工夫未到故曰猶未有樹也列子御風而行此得道以後之事不嫌於有待者眞氣滿足以我之眞氣而奪天地之正氣可也御乾坤之六氣可也入藥鏡云一日內

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也彼且惡乎待哉堯聖也聖人推天下而不去則不能逍遙矣許由至人也至人御天下而不受則志在逍遙矣藐姑射之山神人也神人先凝神而後神凝無心於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眞其精以治身而塵垢秕糠陶鑄萬物者也堯舜特陶鑄中之首出者耳神人何往而不逍遙哉莊子與惠子最善凡其所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也若將虛中深根二意而明白言之便無餘味况南華爲丹書之祖尤不敢顯露平實五石之大瓠寓言人具五藏之軀殼也其堅不能自舉喻人爲血肉所累而不能冲舉也不知造化之理具於指掌心不通造化者往往縮手無策大才而小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九

牛集九

用之若有道氣之人掌上起風雲大敗越人者卽大小無傷兩國全戰罷方能見聖人之謂也豈其猶有蓬之心不能脫世網而歸江湖乎處江湖則逍遙矣夫慮以爲大樽空則空矣猶涉於器也浮乎江湖適則適矣猶墮於有也故更有進焉其曰大本不中繩墨者喻其不可律以大閑也小枝不中規矩者喻其不可責以細行也大本與小枝俱不中用暗含有深根固蒂之道人莫之知大而無用眾所同去則出世之人宜與世人落落而難合矣莊子對惠子寫出一箇方外有道之氣象若看一見解則是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患不如豫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也苟能知無用之用斯進





目也試看調調才刀剛  
林木整齊而不動搖矣  
子游曰地類則眾  
則比竹管是已敢問天  
類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則比竹管是已敢問天類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天下之聲而使  
其自已也使其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夫發異則聲異故曰  
後有發使感之來自已也咸之自取耳如擊而果能有聲  
也則怒而號之者其果風耶非風耶是必有所以主張之者  
不謂之天  
大知閑閑無事小知問問人我  
言詹詹齊其罪也魂交魂與魄交其覺也形開覺則魂與形  
與接為攝日以心關巧於涉世縵者柔人害教者險人密者  
細人小恐憚憚不甯大恐縵縵自失其發若機括機括如箭  
也  
其司是非之謂也操縱由我其留如詛盟誓不其守勝之謂也  
固執已見其殺如秋冬純陰用事以言其日消也天眞其溺之所為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不可使復之也猶言言言及  
逾深也言其機不可挽回其厭也如絨音燕以言其老逾也  
心愈老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陽明用事之人一片  
殺機

陸西星曰先以大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  
透來此下摹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  
喜怒哀樂慮嘆憂愁音姚佚逸音啟德樂出虛音怒哀樂以下等  
如此實不由人如樂音成音音籍如蒸成音日夜相代乎前  
出於虛作作止音蒸成音音籍如蒸成音日夜相代乎前  
萬不而莫知其所謂即怒者已乎已乎之矣且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此指造化言雖不知其萌然且暮非彼無我非造化  
能自非我無所取然非我去取他則造是亦近矣造化不  
不知其所為使是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者朕朕光也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然造化所行信乎實有之只有情而無形  
枯實也蓋實有而無形象之可見耳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  
不得其朕爾家有言水中鹽味色中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  
形百骸九竅六藏賅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最親厚汝  
皆悅之乎其有私焉私者如是皆有為臣妾為用乎其臣  
妾不足以相泊乎其遞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  
復百骸九竅而不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即  
逸相為役者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即  
之相真君與我且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真  
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  
耳一受其成形受之於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也相廝相  
也其行盡如馳而奔馳之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不知內重  
以珠而彈鵠反斐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而然疲役而  
而負薪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而然疲役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終身役役於涉世而不能成出世之功  
死哀其不知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此二句引世俗之言腐  
知歸也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此二句引世俗之言腐  
於形化不如俗人皆知愛惜皮毛真獨愛惜精神形骸無  
不化之理而精神有長存之道腐腐之所謂奚益者此其情  
神之所以日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以爲然猶存半疑  
半信之間今日言而心然之安其死而樂於趨也始而哀之  
哀其一人不知歸也既而大哀之哀其倡爲不死奚益之言  
歸也天下人盡不知所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行盡如馳其  
我獨芒此芒字乃天行健君而人亦有芒者乎安得不芒於  
自強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問師古不問師心况成心乎成心乃  
人人自以爲殺契家自以爲卑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  
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萬物一馬也陰符云宇宙在乎手而弄夫亦云指節可以觀天

身亦云萬物生於天地曲成不出天地而山靈性參贊之

也亦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

實能掌上起風雲其神凝使物不流濟而年物謂之而然人

殺熱則指馬非日說矣非道行之而成乎物謂之而然人

信其指馬之說惡乎然於然說以為是也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以爲未必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而然其

固有所然也可其說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無物不可則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之理故爲是舉莖與楹柱腐人與西施

美人感知其爲實事矣故爲是舉莖與楹柱腐人與西施

人慨也大悅音怪道通爲一莖莖與楹柱腐人與西施

異念也然而甚極終歸於朽腐焉終歸於一其分也成也其

白骨恢恢終歸於無何有豈非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夫午集九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分則有人物之殊而隨有

即必有毀之之理凡物有成與毀者以形體而言無成與毀

者以道妙而言即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復通爲一一節中

庸之不測豈有成毀乎惟達者知通爲一美惡常怪成毀皆通

無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庸常之道吾

不用而未嘗下寓諸庸之中不用之中又用之用則變而通

之通順爲道也通則得道即成仙之道矣夫此大道皆仙師

之所已試者也吾因是而得之丹房器血便已不用一朝老

而復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故謂之大道豈旁門之不術哉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狙賦

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一即道也豈勞神明而爲者哉今勞神明

也祖公贊狙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三與四共

成七也尚欠三而無十彭云割七補三之術此即名實未虧

而喜怒爲用之語亦因是也即猶是已猶是朝四暮三之術

也所以龍落豪傑亦墮其術中而不覺莊老看天下人

之爲名實所牽而易喜易怒者種種皆眾狙類也高言恐人

不悟復明言之笑貪名利者如爾猴之在人舞弄中任有遺

之是非而不覺聖人亦未如之何故和之以是非均均均也

休乎天均者豈天之術均聖人在名實之外是一行若人在

名實之中又一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林希逸曰此固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

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七午集九

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固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

有是非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

成及此念一過依然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無事何嘗有成與虧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工於之鼓琴也師曠工於之鼓琴也

也也也工於之據梧而鼓也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有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爲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諺於彼非所明而明之人未分曉乃強以故以堅白之

味終公孫龍曰堅爲石言石不必又言馬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結也昭文之子不能傳昭文之業止能調和其輪而已陸西

星曰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昭氏以鼓琴名

其子終身不有成與虧之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即惠施也

行兩人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即惠施也

極有才辯而以堅白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之味終皆道虧也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沿音疑之耀上成與

虧就鼓琴枝策與據梧言此無成即虧也成與不成以知道

與不知道言終身不知道尚可謂成乎若我則已知道矣尚

不可謂成乎然自謂成者還是無成是物與我皆無成也意

者在疑信之間故曰沿疑之耀沿者提不仕疑者見不透疑

則見疑到度矣疑 聖人之所因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也分明是順則生人逆則生仙之道此理甚庸而人不

知用况莫若以明凡三言之而茲曰此之謂以明欲明人道

必先明天道當于哉生明哉生德之理而講求之呂祖云有

人問我西來意水在長江月在天即以明之旨也 今且有言

於此明之謂也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

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是字指上明字也丹經曰坤與乾

類中不類其與日月類乎不類乎易經云物以類聚皆丹旨也

類中有不類陰陽之分也不類之中實為類一物各具一陰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大 牛集九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

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無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始太始也有未始有始更有夫

始之上又有無無始也有有也者太極也生於無始也有無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自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石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 承上有謂之言議論不凡非人之所押見押問者也夫伏

藏而泰山無包藏也壽子而天彭祖者凡有生則有滅便

生則無滅壽子已遊無生之國而彭祖壽止八百非壽子壽

而彭祖天乎天地人稱三才今我既與天地並生則天地不

獨壽而我不得天入雖萬物中之一物今萬物既與我為一

則萬物非有餘而我非不足此皆莊老躬行實踐之事與天

地萬物為一也何待言哉既已落言詮矣又不能無言也一

生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無窮雖巧歷不能紀其數適往

也而無適有可至於無窮況以有適有窮乎天地間無

為一部而華之胎胎有無極而有故曰無適焉因是已此六字

字上起手仙備皆能因其無以立根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

無其心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故能長生善備惟於有

上苦嗣不知有之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大 牛集九

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之末始有常也富戰國時談道者紛紛矣各立門戶

自為標榜有佛墨之是非有諸子百家之是非有金丹大道

與考門邪境之是非有左有右各執一偏之見也有倫有義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 東西南北上下為六合仙佛遊於六合之外聖人遊於六合

之內其存而不論者審世之人不肯為出世之語也其論而

不議者經世之術不可為激世之談也春秋經世之書所以

代先王之志有議論而無分辯一字之褒貶上至王公下至

夷狄而不少假借焉即道無往而不在未始有封眇之謂也

然有分辯之中有不分辯不分辯之中又有分辯皆眾人之

見也而其不夫大道不稱名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味  
見者目在也夫大道無名不稱也大辯若訥不言也大仁無親  
疎大勇不怯不仁也大廉不讓不讓也大勇不殺不怯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  
成道惟不稱則不昭矣其無非道若以昭為道斯道有不到  
非大道也言則不辨矣斯無所不及若恃其多言未免數  
窮非大辯也仁者有時而不必仁若必以仁為常反不成其  
仁非大仁也廉者信理不必清若必以清為廉則不信矣非  
大廉也勇者以止戈為武若有五者固之象也而幾向方矣  
技勇之心則勇傷矣非大勇也

有形迹則露圭角故謂之方道原可方可圓而不拘於一定  
前五者不稱不言不仁不讓不怯皆固如轉環後五者必昭  
則向方而不可轉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方者易知非至極也固則人未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不言為辯不道為道者乎而仁廉勇不待言矣若有能知豈  
淺衷之所可測哉此之謂天府注不滿而酌不竭真一粒粟  
中藏世界半邊個內煮乾坤者也而人安知其所自出有道  
之士養愈厚而益不窮道益高而神益靈此之謂葆光即指  
意之故昔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臆句 晉敖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天子當陽猶  
今夷狄伐此蓬艾之小國即日尤之不照此三國也天無二  
日豈有十日乎不知天上無一日無日第十方有有雲無雲  
之異故日尤有照不照耳今十方無雲乃十處日並出則萬  
物皆照矣而况聖人進德於日何獨不照此蓬艾之間而不  
釋然於宗臆句 晉敖南面而不釋

吾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請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今併知與不知而相忘則是非  
混同物我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鱣然  
乎哉木處則惻懼怖懼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  
象麋鹿食薦也蚰蛆也甘也鴟鴞也鴉鴞鼠四者孰  
知正味猿獼也且以為雌雄與雌雄也壯麋與鹿交鱣與  
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起居食色人物各異物得其  
而以道眼視之必無處之處無味之味無色之色乃為得也  
居食色之正也自我觀之有仁義則有是非又有是非中之  
是非不啻如人物起居食色之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注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是非猶其  
利害則是非之變凡有起居食色者未有不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者也其惟至人乎至人已出有而入無獨以元神而游  
乎無何有之鄉寒暑不能加風雷不能振凌駕雲氣馳驟日  
月方且跳出陰陽而又何有生死方且齊乎順逆而又何有  
乎利害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以世不就不利不違害不務求不緣道無謂有謂之言有謂  
故為事不就不利不違害不務求不緣道無謂有謂之言有謂  
無謂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不著之言而我以  
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言妙道之行惟黃帝耳曾聽之  
目昏燭之蓋受之於廣成子也而邱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大早計其人利妙道尚見卵而求時夜難未出卵見彈而求鴉

求方見彈九子嘗為女妄言之未可作女以妄聽之未可

笑如何旁日月明之理挾宇宙挾其造為其脗音與日

也由不置其滑滑滑至暗也以隸相尊隸人至眾人役役小知

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

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吾心者好

復生子曰遊塵垢之外乃出世之事妙道之行乃無欲以觀

帝蓋聽榮於廣成必先得胡今之修道者市一入門輒謂長

生不死不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矣乎妄言妄聽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指見卵而求二事而言奚旁以下則非妄言也汝豈為妄聽

乎若何而旁日月盈虛之理以修身若何而挾宇宙消息之

運以善性必與之符契而後已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者須捨

至至而後能登高必自卑也猶云脫凡近以遊高明也何

眾入日以涉世為事役役而生者未免役役而死范草之初

芽也聖人思世保全其元氣元神也萬歲天子也大修

子而後行約有驗不日必有一人成其純陽而得妙道矣萬

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人皆蘊藉此道可仙可佛苦於不

者止知惡死安知喪失其本來而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

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

發明道德皆出世語也所以點化上根之士此段以下如曰

梅新生日夢覺曰辨之勝不勝曰景無持操曰周與蠅蝶則

必有分是以塵勞而微醒眾生皆入夢飲酒者巨而哭泣夢

哭泣者巨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

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邱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

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是且葬遇之也飲酒屬陽哭泣屬陰可觀亦屬陽夢乎陽

者必發而為陽所以甘獵應之也此不惟陰陽之理亦悲喜

之符也夢覺一關千古無人知解被莊老數語唱破文人誦

過如看一扇戲局非借之以查口談即藉之以助筆陣信是

夢者此肩而覺是夢者有人乎無人乎豈知至人與嬰孩俱

在混沌之境孔竅未蒙無覺亦無夢聖人仙佛跳出網籠之

外獨清獨醒有覺而無夢狂者志脫凡近而行未逮亦牛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而今夢今名利鎖中人為造物所愚弄而不悔致後人哀

前入復有後後者夢相踵一哀去又一哀來哀哀相續吾

不知何時而後覺也何人能覺也宜以其言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人何必親見其面哉凡知解夢覺之理者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牛集九



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况同乎我與若者猶然未覺之人也惡能正之不相知不能知夢覺之解也何謂利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

音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夢覺之異同人我各自相負而不肯相下也以其具屬於人也人非天不困至於和之以天倪乃性命之端也必有一定之是是一定之然不然如謂是不足然不然而無辨也則性命之變化聲色不必待主張之者而自能化聲色有是理即故知其解者必自性命上索其端倪認得端倪則任其變化曼衍至於窮年吾惟和之以天倪而不變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

道藏新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義則不可為一貫竟指終也猶云究竟也振於無竟即無何有之鄉也故寓諸無竟即逍遙乎寢臥其下也二祖求安心之法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心二祖曰覓心罔兩問景曰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即此旨罔兩問景曰

景子曰吾有待而然者邪不能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音音翼邪蛇蛇腹下翹翹所以自行者蓋蛇以附行蚺以翼飛而蚺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景待形待造化亦猶之蛇蚺蚺之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得也與音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音余在莊周以夜蝴蝶之夢為周與音余恐蝴蝶來之夢為蝴蝶也莊周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此

音

音

音

音

之謂物化天地不物故能物物天地不化故能化物向有化人欲其打破夢覺關頭人夢中能變化者魂與魄交也第主其變化者魄也魂不能主之耳若有道之士則必先滅魄而後魂已千變萬化惟我土張人奈何不知滅魄而盡覺復圭子曰俯仰天地孰為大哉惟空大也空能載天地藏萬

有空中有物物中之至大者心也此心超乎天地之上故可以藐萬物包乎天地之外故可以陶萬物南郭子綦似喪其

綦無人相也已而吾喪我無我相也不言齊物而先言天籟地籟人籟者物情之不齊也夫大塊噫氣明是天籟也而入

大木百圍之竅穴形象不同而窾聲亦異故因地名籟人籟不離比竹天籟屬之吹萬吹者風也萬物非風不生人為物

道藏新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中之最靈種種變態之不齊者真君不存也人苟得乎真君

之情則不師心而自是道惡乎往而不存仰觀天道當察哉

生明生魄之理所謂莫若以明也初三月出庚為方生十八

月退辛為方死此之謂道樞得其樞者居環中以應無窮蓋

天地之化育具人指掌萬物之曲成在我手猶我之羈勒以

御馬也任天下之不可不然而莫不復通為一任人之

各自為喜怒哀各自為是非而莫不聽休乎天均考之未始有物與未始有封之初且無是非安有成虧即工於琴工於樂工於辨者同歸於堅石白馬強辨以終身也猶然無成與虧也故滑稽之耀為聖人之所圖謀此疑耀在人道為象罔在

天道為生明乃火候也女與男為類無以異於月與日為類  
 從有始與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以來而已然矣得其說者一  
 粒粟中藏世界則秋毫非小而泰山非大無生則無滅故殤  
 子非天而彭祖非壽其原起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  
 有之極矣有處不能着力必因無適焉探討其先天之母氣  
 可與六合以外聖人道難與六合以內聖人言也故止其所  
 不知即前之疑耀與道樞是也張祖云任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真師莫強猜天府者玄牝之別名也天地人物從此而生  
 亦生仙生佛之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固無滿竭之時亦  
 無去來之朕可由而不可知當晦而不當露此之謂葆光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庚 牛集九

詎知所謂知之非不知即言者不知也不知之非知即知者  
 不言也人人自以為得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自道眼視之  
 有無處之處無味之味不色之色方可與乘雲氣騎日月超  
 出乎死生利害而遊塵垢之外也此非孟浪之言乃太上無  
 欲以觀其妙之道是黃帝之所神聞而狎見者也彼已旁日  
 月挾宇宙而與造化為徒矣彼已脫卑暗而登高必自卑矣  
 人知萬歲成其一純陽也亦知參贊之者誰耶莊老方且視  
 生死為一途怪悅惡之喪歸可生可死而必不忍令人生處  
 於夢中而不覺故以大覺而覺大夢也雷蒙吊詭之號而猶  
 期萬世後之聖人知其解而曰暮遇之也時人不信而與我

辨甚至於爭勝負爭是非爭邪正而猶不以我夢覺之說為  
 是為然也吾將惡乎待哉吾且和之以天倪則仁義禮知之  
 端始乎微芒常卒乎曼衍窮年由之而不盡矣久之而忘寒  
 盡不知年忘年也精義入神忘義也振於無竟善提本無樹  
 也寓諸無竟白雪深處是吾家也罔者無也兩者二也罔兩  
 即不二矣彭無特操待乎形也形端則影端形枉則影枉此  
 其所以然不然也道人去彭其莫若去形乎前言舉世若大  
 夢胡為勞其生恐人不覺又設為真夢以覺之蓋蝴蝶之飛  
 無遠志也一人莊周之夢惟知夢中之樂局於夢也俄然覺  
 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為蝴蝶恐蝴蝶又以今吾之覺為夢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庚 牛集九

周未有知其分也故能分辨莊周與蝴蝶者必知夢覺之解  
 者也此之謂物化胡人不化須魄滅則魂昌而遊無夢之境  
 不將為西極之化人乎



為不情此弟子所曰然友是吾然則弔焉若此可乎何弔之不  
以疑其為非友也用情如此  
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母也彼其所以會之所

會合人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求譽而不斲哭而哭者  
心者自是遁天倍情倍人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忘其  
至是遁天倍情倍人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未始  
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情非至人也非至人則違天矣

也如來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常情以生為樂而死為  
也至人視生死外也哀樂內也外境有變幻而內古者謂是  
情無變幻內外之不相及久矣故曰哀樂不能入以有係  
帝之縣解縣音玄帝天帝也以生為懸以死為解又云以有係  
要也養生之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薪觀之薪有窮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辛

牛集九

盡而世間之火傳不  
絕未嘗見其盡窮  
內典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  
異形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指窮之  
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指火窮於一  
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語甚精前言之當養此言死生  
如豈敢相反哉如死生之  
如一者乃為善養生者

復圭子曰篇以養生為名首尾皆寓言養生之事築基以清

心為本故先戒人不可以有涯之偽生而逐無涯之妄念以

自取其危殆被褐懷玉而人不知無近名也斯滅三尸而無

罪無近刑也督脈乃坐功之起手處自尾閭後上三關至泥

丸前與壬脈會而降黃庭緣督以為經也人能識此內工終

身用之而不盡庖廚也丁火也不言解龍解馬為二物屬陽

也而解牛者坤為牛也凡言牛指一身之陰也以吾身之陽  
神而與羣陰神戰用吾之慧劍莫不一一中節始而所見一  
身莫非陰也三年之後羣陰已剝盡矣不以目視而以神行  
一身之大關大竅皆迎刃而解無有巨慮與我角者彼旁門  
小智之士鑄劍不鑿即月更感更一鋒刃何益哉十地數也  
九天數也今臣之劍乃得天地之精陰陽之髓鍛鍊而成已  
解數千陰魔矣此劍益磨益銳萬里誅妖一電光也甯有厚

而不入問而阻礙者乎族眾也每至於族乃眾人之不知養  
生主者吾見其難為不可以道論也吾以有涯逐無涯之說  
戒之一行一止欲以吾之慧劍而解族人奈族人不愛解吾

劍徒委之於地猶然四顧躊躇而有望於人不得已乃善刀  
而藏之不復言養生也文惠君因言技而悟道易悟也哉人  
有四端猶有四體介一足耳喻言人之琢喪其四端者是無  
足之人不能行也澤雉飲啄自如一入樊中喻人在名利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壬

牛集九

籠神思甚苦不如散人之逍遙神雖居中而王亦多勞瘁不  
如百體之逸也天地篇云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父老聃  
乃眾父也老聃死喻言人自喪其先天之祖氣也子是子  
氣在我母是母氣在彼眾人不不知以彼先天之母氣而伏

吾身之子氣也似亦言乎不得不言哭乎不得不哭蓋人生

受於天陰陽之患為天刑忘其所受性命之不來雖欲遁天

刑惡可得哉何也天下惟忘死者乃可以出死生亦惟出  
死生者乃能無哀樂人生於世不知跳出陰陽之樊籠者皆  
木強人也其線索皆懸於天帝之手提之則生不提則死哀  
樂不能入之人造化不能拘天帝亦爲解其懸而壽與天齊  
矣火氣也火附於薪而無雜期不可謂此火非彼火人一氣  
也氣必寄於形凡人也人之傳子孫者特傳氣耳形以傳形  
不可謂祖父之神爲子孫之神形如薪而有盡神如火而可  
傳故仙人傳神不傳形蓋悟薪者形也火者神也養形者養  
生也是留薪也養神者養其養生之主也是留火也仙佛之  
長存特得天地之辰火如日月之常懸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卷九

弄九子曰莊子所謂丁者日之光也刀者月初得日之光以  
象偃月刀也牛者亥位上十月坤卦爲牛也十一月變一陽  
解成復卦而牛受一刃十二月變二陽解成臨卦而牛受二  
刃正月變三陽解成泰卦而牛受三刃二月變四陽解成大  
壯卦而牛受四刃三月變五陽解成夬卦而牛受五刃四月  
變六陽解成乾卦而牛受六刃皆上弦之刃也 五月變一  
陰是牛受七刃解成姤卦六月變二陰是牛受八刃解成遯  
卦七月變三陰是牛受九刃解成否卦八月變四陰是牛受  
十刃解成觀卦九月變五陰是牛受十一刃解成剝卦十月  
變六陰是牛受十二刃解完復成坤卦此屠牛垣一朝而解

十二牛之說也解盡其道圖成無復解矣 又何以謂之十  
九年十者地之數九者天之數故復卦在子以至於乾已皆  
謂九也姤卦在午以至於坤亥皆謂十也是以十合其九循  
環一年故曰十九也海陽有弄九子諱程易明先生甚精於  
易象予問易焉先生曰學易必要觀象得象斯得意得意斯  
忘言也予唯唯而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卷九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世間人皆以世間為樂而不知其遊於苦海之中不知回  
頭永無到岸之期南華本出世之書也而此篇曰人間世  
者欲人透人世間事乃能出人間世爾世詩云  
一局若殘人市省七弦彈破世間空即此意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  
其年壯其行獨自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  
量乎澤若蕉野無民其無如矣之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  
去之不必亂國就之亂也醫門多疾治而求願以所聞思其則  
刑耳殆幾也幾於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  
救願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  
惡難多之為擾而不救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人有其然物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之行以  
人且若也亦知夫德之所蕩除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則喪德知出乎爭則起爭名也者相軋也音乙頓也知也者爭  
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保也且德厚信在  
怒實未達人氣不識人 名聞不爭不與我爭 未達人心不  
人之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必謂暴人之惡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我與  
彼爭名而若殆為人菑夫為人所害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  
惡用而求有以異夫彼術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  
乎 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被必將乘汝之輕身

而以智巧圖而目將熒之 汝為其所而色將平之色靡口將  
營之口營營容將形之足恭 心且成之順成 是以火救火以水  
救水 彼將圖捷而汝順從之不暇則捷 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益多長其惡也始順成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  
矣 暴人之前所謂殆往而刑者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  
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人君之民以下拂其  
上者也 偃拊拊愛之也上不愛民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音濟  
之是好名者也 不欲令臣有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禹攻有扈  
國名 國為虛厲 國為邱墟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 求其拂上 是皆求名實者也 拂上之名而獨不聞之乎名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好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  
化哉 雖然若必有以也 有所恃 嘗以語我來試言之顏  
回曰端而虛外端而內一矜持其志 則可乎曰惡惡可甚不  
夫以陽為充孔揚 盛甚揚揚之色 采色不定 忽喜忽怒常  
人之所不道也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容與快暢也  
快暢其心而不適我因求以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夫德  
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營音紫子欲以大德感之彼將執  
於內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營音紫子欲以大德感之彼將執  
可營謀 其庸詎可乎言不可用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也  
皆天之所子而無分別 而獨以己言斲音斲也乎而人善之斲

而獨以己言斲音斲也乎而人善之斲



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一不喪是之謂與天

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與人擊音擊劫為徒也音計長曲拳躬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

焉不反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聖人其言雖

教謫之賢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

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首

師心者也多終是不安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政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音

天不宜汝道有此三術而為之甚易耶第未顏回曰回之家貧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美牛集九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純一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陳詳道曰有思為

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

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符天符也亦道家火符

之符順其自然暗與之合也聽之以氣則廣大流通用形而

非用於形特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顏

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教實自回也得使教之也未始有回也

我忘可謂虛乎既得心齋之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

樊謂樊謂樊能而無感其名不為虛人則鳴應而無心故曰鳴也

不入則止不可與言無門無毒不開一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則幾矣一宅不二法門也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洪鍾無聲絕迹

易無行地難不觀不聽官知止而絕迹者為易也內視之謂為

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偽乎為天使者海底金鳥天上日

人非難以偽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世儒

乃主人曰羽翰自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止知白明誠謂之教不知大道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人之有知者以知真實其心則無缺無缺則不虛矣惟無

亦猶室之闕而虛則生明而容光必照虛室生白即丹經

元三花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此止與儒知止之止不同乃元精元氣

惟至人有耳目之形而無耳目之情不通於外而通於內化

可以役鬼神胡明而不能攝羣情哉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

所紐也伏義几籙之所行終而況散也焉者乎此道不惟可

且可以純謂萬物相紐葉音高公子高沈諸梁字子將使於齊

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謹成不言以權

事若不成敗則必有人道之患也刑罰事若成勞心則必有陰陽

之患也疾病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

南華真經注疏



吾食也執纊音粗而不臧音美也音無無欲清之人音下事簡無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音余受出使之命音喜懼交戰

未至乎事之情音未親見其音事而既有陰陽之慮矣音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音患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音不能

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音大經其一命也音受於天其一義也音於人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音有順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音有而安之忠

之盛也自事其心者音事君父哀樂不易施音施於前音樂而此心不移

於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

道藏輯要音南華真經音程疏音上牛集九

所不得已音義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

子其行可矣音孝至忠盛行人世之事也音不知邱請復以所聞凡

交近音本國則必相靡音順也以信遠音國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音假

以夫傳兩喜兩怒之言音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

多溢音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音過也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音不信莫則傳言者殃音兩邊皆歸音故法言曰傳其常情

也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音上止言臣子義命以假其兩病

人問情狀全自全也音以兩國且以巧鬪力者音戲相始乎陽其

然常卒乎陰音便用機此下教以事常慎始蓋以泰至則多

奇巧音戲太甚則以禮飲酒者始乎治音初秩常卒乎亂音裁裁

則多奇樂音太甚則生凡事亦然始乎諒音信也常卒乎鄙音生焉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音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言者風波也音夫

有風則波生人有言議論行者實喪也音人無行則得亦無喪

而喪名者多故夫風波易以動音大凡禍福皆言語以動音實喪

易以危音名者實之實也實者名之主與名異名雖喪也而實故

忿設無由音多無根由巧言偏僻音花巧之言一偏獸死不擇音氣息菲

拂然於是竝音並生心厲音夫無情之言營之野獸跳之窮地則

以應之心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音夫莫則得單信則

也核者綜覈也至極也越核太極是以不肖之心待人而

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然也音於此猶不加省改

道藏輯要音南華真經音程疏音上牛集九

則禍患之來故法言曰音引書就奉無遷令音不改遷無勸成音不

人成事不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音纒有過度念頭求益其

必美成在久音兩君相好非惡成不及改音夫言者風波也風波

也實喪易可不慎與音音余慎言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

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音陸西星曰吾

物之感而遊心於無物之天託於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吾心

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以聽莫之為而為之天顏闕將傳衛

靈公太子音賦而問於蘧伯玉名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音天與

之為無方音縱其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音以矩矱則危吾身其知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音言足以詎諫若然者音如此

吾奈之何 遵伯玉曰 善哉問乎 戒之慎之 正汝身哉 諸君子求形

莫若就心 莫若和 岸不立 渾然一團 元氣心也 雖然之二

者有患 就欲不入 溫而和 不欲出 內文明而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 音厥自古 諸臣媚子 往往形就而人四

意 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 和而至於出 則有含垢

其勝已妄 彼且為嬰兒 亦與之為嬰兒 無疵則雖與之無方

不至於危 國與之有方 不至於危 彼且為無町 挺哇音亦與

之為無町 哇音無町 以固無町 彼且為無崖 亦與之為無崖

無崖流蕩 達之入於無疵 言彼放蕩 不檢我且 陽為承順 陰

忘返之意 汝不知夫 蝗螂乎 心無伐美 才然後無道 之備可傳 怒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一 牛集九 上之

臂以當車 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 積

伐而美者 以犯之幾矣 幾於危身 昔楚莊王見車前有一蟲 怒

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 與之為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 之怒也 時其饑飽 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 順也 故其殺者 逆也 乃至於為虎所 夫愛馬者

以筐盛成 矢也 以振成 溺適有蚊 蚤見蚊蚤之至 適僕

御緣而拊之 卒然拊之 不則決 銜毀首 碎胸去街 勸毀碎

邪 則馴馬 易馴而驚之 則暴 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

匠石之齊 至乎曲 轅名見 樂社樹 其大

蘇牛 紹之百圍 量度也 徑尺 其高 臨山十仞 四尺 而後有棧

其可以為舟者 旁十數 觀者如市 匠伯不願 遂行不輟 弟子厭

也 觀之 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 如此

其美也 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 何邪 曰已矣 勿言之矣 散木也 無

則液 構音構 津液 暗 以為柱 則蠹 是不材之木也 無所可用 故

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 櫟社 見夢曰 汝將惡乎 比子 哉若 將比子

於文木 邪 天下之木 多 夫粗 查梨 橘 柚 果 實 蘇 音蘇 之屬 實熟

則剝 則辱 大枝折 小枝泄 此以其能也 苦其生者 也 故不終

其天年 而中道 夭自培 音培 擊於世俗 者也 物莫不若是 且子 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一 牛集九 上之

無所可用 久矣 幾死 乎不免於死 乃今得之 為子 大用 使子也

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 邪 則辱 且也 若與子也 若指匠石于 皆

物也 奈何 哉其相物也 汝奈何 以 而幾死之 散人 又惡知 散木

匠石 疊而診 占也 其夢 弟子曰 趨取 無用 此木 志趣

邪 曰 密若 無言 勿言 彼亦直 寄 於社耳 焉以為 不知已者 語 音

厲也 辱之 不為 社者 且幾有 剪乎 縱不為 社亦豈 且也 彼其所

保與 眾異 而以 義 譽之不 亦遠 乎南伯子 綦遊 乎商之 邱

見大木 焉有 異結 駟千 乘 隱將 苾音 其所 賴 音 子綦 曰此何木

也 哉此 必有 異材 夫仰 而視 其細 枝則 拳曲 而不可以 為棟 樑

俯而 視其 大根 則軸 解之 散 而不可以 為棺 柩 啞音 其葉 則

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言狂如病酒也三日而不已子慕曰此

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因是以

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因人不壞而天獨存也宋有荆氏地名者宜秋秋名柏桑其拱手

所把一手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所以棲戲猴者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大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善

棺之全殮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材之

患也故解古巫祝之以牛之白羶者與豚之亢臄者與人疔

病者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此皆巫祝以知之

矣所以為不祥也以此三者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不知

乃以此無用支離全體不疏者頤音隱於齊齊臍也后高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牛集九

於頂頸結會撮指天會撮鬚也古者鬚在項中五管在上五

則管向上兩髀音為脇音人兩臂也言挫音

縫衣治音解音足音以餽口鼓築音策音以箕音搯音精足音以食音

人上徵也求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徵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

有常疾不受功及之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

自見不自伐載其用於無用其能於無能德者不

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孔子適楚楚狂

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功也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全

今之時僅免刑焉不能福輕乎羽福也莫之知藏禍重乎地

傷生莫之知避福輕於羽殆易於載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何

臨人以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何必畫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德也胡自昧其明吾行御曲無傷吾足胡自枉其直山木自寇也

以偽吾行乎二句忘已吾行御曲無傷吾足以偽吾足乎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二句忘已吾行御曲無傷吾足以偽吾足乎山木自寇也

喻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世間事

無用之用出世事也非出世之人不能知亦不能言篇內言

虛結尾言無虛無一字丹經萬卷不能外焉此莊老學問之

大與腦處世當感知南華為丹經之主乎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全以出世為主自古出世之人必先看

得人間世之事透然後能斬釘截鐵以為出世之舉故此篇

復以入世之事而寓出世之旨凡所云顏回仲尼顏闔伯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牛集九

楚狂皆莊老以已意而託為其人之言令人之信從也顏回

不往治國而往德國行獨之君以救衛民此亦人間情也而

未得人間道也故夫子教之以道不欲雜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治人不外以己之德與知而治之設有相爭與相軋之事

則人不治而祇以召積矣當知行獨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其

天性也仁義繩墨之言適拂其恣睢暴戾之情非以火救火

-3 530 34 887" data-label="Text">

而水救水乎故桀紂假好名之說以殺其臣堯禹假用兵之

威以求名實而猶不勝回將何所恃乎所恃者端而虛耳終

不能化衛君甚揚之邑所恃者德而一耳終不能格衛君容

-6 530 31 887" data-label="Text">

與之心即能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僅免刑焉而欲

以化人不能也其惟心齋乎而人也耳目化而心思亦化所謂煉精還氣也故以氣聽至心止於符則煥氣還神煉神還虛矣虛則六通四闢任物之來而待之無所隔礙天下惟虛能載物而道又集虛故舍虛別無心齋矣絕迹猶爲人使以有翼飛有知知也無行地則繩爲天使以無翼飛無知知也人身有神室即瞻彼閔者之虛室也實則不祥而暗凡夫也虛則吉祥而明仙佛也吉祥止止止於虛也所謂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也鬼神且不能出其範圍又何衛君之不可化哉顏子上根利器故教之以出世之遺棄公則下根鈍器日以涉世爲事者也其使於齊供職可免人道之患欲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四

牛集九  
卷之九

則有大司命在此其難者人不能爲也顏闔之傳衛太子止慮保身之無策不知無方有方之未盡道故夫子示之以正身而其運用之妙曰形莫若就可方可圓也曰心莫若和無彼無我也曰就不欲入磨不磷而涅不淄也曰和不利於山神潛移而迹渾樸也此豈孺世以鎮俗哉不過欲與天下相安於無知識無封畛無涯岸則善矣又何瑕疵之可議哉言螳螂所以喻美才之當惜言養虎所以喻民情之當順言愛馬所以喻小不忍以失大謀曰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雖是頂愛馬說言外便舍人止知世內之樂而不知世外無名實無生死虛以待物其樂無極虛以生自其神莫測此陰陽外之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四

牛集九  
卷之九

人非陰陽所能害也然欲全神必自全形始彼樛社商邱之木俱以不材而保其生支離疏以不全而養其身又况支離其德者埋名韜光不表見於世而精神完固又何如也未又託爲楚狂闢禍福之門指載離之路傷世人顛倒其行以取種種罪愆祇自冠自煎耳自伐自割耳彼山木膏火桂漆猶其小也胡世人知有用之用爲天下利不知無用之用不爲身害也人盡世間人也人盡埋沒於名利而不思爲出世之計也哀哉

內篇德充符第五

道家以修德為根本義氣鍊形為築基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雖有修德之根本矣天刑之安可解是德向未充即為才不全而不能德不形也其惟哀駘它乎丈夫與也此以下乃是高言得藥得丹之術即為才全而德不形者惡用知四句上德無為之聖人也及其成功下德亦與上德同歸德充於內而道氣符於外也至未曰天選子之形子徒以堅白鳴是惠子有愧德充於內安望其道氣符於

魯有兀者當作介獨者王駘音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受魯國之弟子

立不教坐不議即夫子子欲無言虛而往虛心往實而歸實有所得

而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文體不完為無形是元神完固為心成是何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指王邱也直後而未往耳邱將以為

師而況不若邱者乎何但魯國邱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字法先生其與庸也常人也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常人以死生為

大變至人視死生如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人失物謂遺

覆墜言天之覆墜覆墜遺於地也天地自覆覆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人之生也謂之假假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命也至人視命物雖化而我自有不化者

以有主在也守其宗者守吾之元神真君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人以異心起見即肝膽可以為楚越

況其遠者乎亦猶父子如路人同舟如胡越之謂也人同胞物

之謂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去

然者既視萬物為一則吾身亦一矣耳目可互為視聽是不

知其所宜也遊心乎德之和則不以耳聽而以心聽不以目

視而以心視所謂聽其所聽不聽其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

所喪視與其足猶遺上也所有一部萬物各其一太極之一我非

彼為己以其知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勝之哉彼

之常心耳人何為而得彼為最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守宗之心定心也夫人之心動心也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能正生以正眾生松柏得地正氣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剛者必不能長守不失正如不懼之實一人

雄入於九軍剛者必不能長守不失正如不懼之實一人

有進而無退將求名而能自要香而猶若是一將求功名而

若是而不而况官天地以無形君有形故府萬物以無物

物為我直寓六骸象耳目直寄寓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

象取象於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郭象曰知與變化

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音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假合彼

升於假合之上人則從是而學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鄒子產

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以同坐出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子見執政子產而不違不違子齊字法執政平申屠嘉曰先生

指伯昏之門乃論德固執政焉如此哉則論勢子而悅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存位欲處物先

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齊執政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也矣猶與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其不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眾自陳其過以足為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不當存者鮮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遊於羿之殼喻天下之微中央者中地也中央的之中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然而有不中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

矣我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如命遺

而復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吾與夫

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骸

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

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不亦子產遺然不安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逆

踵無趾行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兀若楚矣雖今來

何及矣不能復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於足者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

不覆不擇人而地無不載不擇人而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實其不識孔子曰邴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邴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寶寶以學子為彼且斬斬音以詭詭音幻怪之名

聞以為善救惡為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桎音在足日桎在

邪聖人無名故以老聃曰胡不直使彼指孔以死生為一條未

有生孰有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得有不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名皆是此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謂一定而不可易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

惡人醜貌焉曰哀駘音它音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以下皆寓言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當為夫子妾

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先者也常和也而已矣無君

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字法月四人之腹又以惡

醜駘天下和而不唱自事知不出乎四域有遠畧且而雌雄

合乎前人非勝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

子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主而寡人傳國焉委之問然而

後應無意汜音而若辭寡人醜乎自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郵字法焉若有亡如有也若無與樂音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是何等人而使仲尼曰邱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苑音

子食音於其死母者少焉胸音若皆渠之而走不見已焉爾音

見已也音不得類焉爾音類已也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音有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翼音全歸何望儀物之備音乃喪禮通用非專飾

武資別者之履無為愛之音所愛履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

職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無本者無所用而為天子之請御

不爪並不穿耳音又設喻採擇雖御不穿取音妻者止於外

不得復使音其手足無以結新昏之權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辛牛集九

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音天之降才渾全已哀公曰

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音天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無端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音規有一一定之則然始不能規乎其始

以滑音和不可入於靈府音滑音和不可入於靈府也誠知其未始

有始而先天之本體又何至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音

之和平豫通於死生窮達而不失於物音使日夜無卻音與而

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音常人不畏物議一隙之中皆

亦四時皆生意在吾心乃為太和一隙而非春生即接攝是之

謂才全音此固和德不繫於物矣之感使是才全才全者何謂德

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音天下之平莫盛於水其可以為法也音

內保之音能自保而外不蕩也音不搖蕩德者成和之修也音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也音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邱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音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闔

之而視全人音視全人反其脰音其脰音豆肩音細小壘音益大瘦

音說音齊桓公桓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至牛集九

長愛其而形有所忘音而忘其所忘也而忘其所不忘

也此謂誠忘音形者非忘也形也所不當忘者德也故夫忘故聖

人有所遊而知為華音約為膠音約為膠以拘禮德為接以應接

工為商音以技能無思惡用知不斲音自然惡用膠無喪

全具惡用德不貨音深藏若虛用商音虛云蟻蝦轉九蜘蛛結網

女蠶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音四者天鷲也天

鷲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音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

養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音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音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是於物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音

之於物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音

之於物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音



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渺乎小哉所以聯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若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神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忘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以人之形色和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人爲損益於所生之外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謂人有情欲之感因託以有身今不益生何以有此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惡者人神主之也身者藏精之府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所謂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聖 牛集九

而與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今子外乎子之神則不能抱神以靜矣勢乎子之精則不能無

此篇以德爲內而形爲外形可忘也德不可忘也德以守宗保始爲本靈府乃藏神會精之所即人之神室而爲守宗保始之處也凡養德者必自此始德既充盛於內自然效驗符

合於外而天地爲吾之官萬物爲吾府庫矣首言魯有兀者王駘以爲人當忘形之喻彼之所不全者形也而其所全者神也故從之遊者得其不言之教心成之道凡人視死生爲

大變神人則視死生爲且莫彼自變遷也我自有不變不遷者在任命物之化而吾守其宗耳即丹經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也膽附於肝肝司謀慮膽司決斷內無宗主者肝膽且不供職何嘗如是越乎能守其宗者視萬物與我爲一若而人也耳目互宜遊心和德得失渾然又安知有足之喪水惟止故可以爲物之鑑人亦惟宗厥止者可以止眾止松柏以得所止而冬夏青青舜以止於正而窮通一轍非保其未始有始之故我者不能守其宗矣勇士之所保者氣也而猶以一氣冠三重况至人之所全者神也先有吾身後有天故天地可官無物之中而萬物森然故萬物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聖 牛集九

府足雖喪而心不死前曰審乎無假假者形也此曰擇日登假則直超乎地水火風之上矣次引申屠嘉之兀與執政並行並坐論德不論形也子產責其不各行各止見勢不見德也鑑以止能鑑人之形不能鑑人之德則申屠嘉爲可鄙賢人取人以德不以貌則申屠嘉又當物色之矣况足之存亡不知者以爲吾過乎知之者以爲命實司之豈惟一足凡名實之途得者以爲巧手達者以爲弄設遊其設者必爲弄所

骸外也外內之不相及久矣遺內而索外賢者固如此乎又引兀者叔山無趾以爲全形不如全德之喻今人之尊生尊

其形骸也孰知無趾之來猶有尊於足者存尊德性也非尊形骸也其求全者大矣天地猶不擇人而覆載夫子可擇人而教誨乎嗟夫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夫子也故欲以詭說幻怪之名聞為名之所極也凡在極樁之中者悅生一心惡死又一心不知生從何方來死向何方去能悟來時踪始識去時路死生原一條也以可為是必以不可為非不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中有不可不可中有可不可不可原一貫也釋氏云舍惡送何去取善令誰守本此庶不為名聞所縛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壽

牛集九

彼為侶伴也婦人甘為妾金愛不慈仁木愛金順義也不為唱而為和惟主持丹道者之言是聽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同為入室之侶伴者皆得藥而長生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未學道時腹內空虛既入室後虛其心實其腹也且而雌雄合乎前者孤陰不生孤陽不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純子不食死母愛其神而不愛其形也喻人止知食後天之母血而不知食先天之母氣也戰而死者喻旁門探戰者之喪生也則足之履無為愛之喻無德者即知採取之法必不能得藥猶無足之人不能行也為天子喻主持丹道者不剪不穿喻入室之御女未現未琢渾然一先天也取妻者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壽

牛集九

當之  
衛靈齊桓悅支離大癩而不足全人者以全人特全其形而神不全也以為人當忘不當忘之喻遊心遊世聖人有所遊五句取坎填離後天之聖人也以築基之知為孽同伴之約為膠真色不色之德為接法財兩備之工為商聖人不謀四句乃童真修鍊先天之聖人也不必穿齋惡用知未嘗斷削惡用膠原無喪失惡用德不必法財惡用商四者先天之母氣原存謂之天食又惡用借後天以還先天哉若後天之聖人則不然有人之形形若槁木也無人之情心若死灰也故

有類聚而無是非所以用後天而還先天今惠子徒知益生  
爲有身不能慎汝外閉汝內反以好惡傷其生精神營營終  
日不甯德不充於內而欲以堅白鳴於外可乎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庚

牛集九

內篇大宗師第六

爲學日益師也故能一木火一生死一其不一而與天爲  
仁義忘禮樂散肢體聽明養生未死而學死得來其工夫從忘  
於不知天地不能負我則命不能限我  
豈非大宗師而爲天下萬世之取宗哉

知天之所爲也自然印人之所爲者至矣後天人兩盡知天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元神元氣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

其知之所不知所以神而不神者性也鍊神須鍊不神神養而

俟之不知之處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終天

難於者力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終天

知夫特順之耳止可謂真知雖然有患猶有未知有所待而後當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夫說知天知人者未必其果知也直待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天非人所謂人之非天乎人非天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全生之道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

不逆窾幽僻靜室一二侶伴可以不雄成衆門貴人以勢力求

成就不譽士尋常之士也與之言全真之道必不信故不譽

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弗悔道若常而成與人

共得其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而人出聖人神而升於地水火風上

之大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食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

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一呼一吸爲一息踵腳底心湧泉

故曰其息以喉真人之呼吸則自湧泉穴起齒穿膝後過

尾闕通三關至泥丸下重樓至黃庭爲一息故曰真人之息

以踵與口鼻之呼吸較其息深  
深吾自方上得於至人不敢秘焉  
以踵息之理而與眾人言之欲  
屈服者其嗚言若哇  
此不虛常多喻言曰吾以支吾  
人若蛙鳴也其音欲深者  
其天機淺了這天機與之語  
踵息之道彼必不信此機字即  
物皆出於機皆古之真人不知  
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  
入於機之機也

喜其入不距通也條音然而往  
俯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  
始必窮性不求其所終物爭  
衡受而喜之如金學忘而復之  
以後天而足之謂不以心指  
道不以人助天窮人之悲欲  
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  
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  
則肯道助天則傷性故不為也

志於其容寂不動其類類大  
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初學  
道也其容寂不動其類類大  
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初學  
成滿腔生意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此  
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卷九  
使物不抵厥之意極至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故  
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故

心役之利澤施乎萬世不為  
愛人利物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故  
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故

害不通非君子也 不通則  
其倫伏之 行名失已非士也  
者遺名  
而自得若求名則 亡身不  
真非役人也 常人喪真而亡  
身為  
失實矣非士也 若狐不借  
下聖人 務光 伯夷 叔齊  
餓死  
造化所殺乎 若狐不借  
下聖人 務光 伯夷 叔齊  
餓死

箕子 被髮跣足紵衣他申  
徒狄三人無 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 斯皆舍  
己利人 古之真人其狀義  
而不朋 明  
大矣而又 若不足而不承  
而不足則若虛 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  
不朋 明  
大矣而又 若不足而不承  
而不足則若虛 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

毋為堅帶 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 而文雖非實 兩乎其  
似喜乎

心曠神怡 崔乎其不得已乎  
應也 而後 濇乎進我色也  
於面也與  
乎止我德也 虛實生白吉  
厲乎其似世乎 奪乎其未  
可制也 連  
乎其似好聞也 悅乎忘其  
言也 真人穎光養晦不令人  
識故  
大矣 似世間一庸人也有  
時乎自樂其兌養氣  
也 有時乎不視不聽 似與  
世人絕也有時乎自樂其兌  
養氣  
忘言 以刑為體 先鋒 以  
禮為翼 其刀 以知為識  
錄已得藥  
守也 以刑為體 先鋒 以  
禮為翼 其刀 以知為識  
錄已得藥  
時以德為循 行皆足德也  
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  
斬成先  
後斬 以禮為翼者 所以行  
於世也 欲刀圭入口而羽  
翰自生  
天廣 以知為時者 不得已  
於事也 學道工夫 既已  
知之不以  
也 於世 以知為時者 不  
得先時亦不得後時也 以  
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邱也 而人真以為勤  
行者也 呂  
云知學道之人而無德如無  
足之人不能行也有德而循  
以入道者如與行足之人  
行至於邱坦然平易自有不  
疾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卷九

牛集九

徐者在不知之 故其好之也 一  
者道也即金丹也 其弗好  
之以一者亦此也 其一也 一  
其不一也 凡萬有不齊皆不  
能越此一之範圍 真人登天  
下地貫金石 一其與天為徒  
入水火俱無所礙 豈非一其  
所不一乎 一其與天為徒  
純陽 其不一與人為徒 陰  
半 天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  
真人 真人純陽與天為徒 戰  
退羣陰 豈有陰陽相半  
人與人為徒者與之角乎 故  
曰天與人不相勝也 死生命  
也 數  
命之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如  
且之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  
之情  
也 死生着一毫人力不為物  
之常情耳 彼特以天為父而  
身猶  
也 若真人則造化在我 豈有  
不得與乎 彼特以天為父而  
身猶  
愛之而况其卓乎 天為父而  
愛其身無不愛之天大父也  
凡人皆知以  
身者神也 非身也可不思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 已而身  
猶死  
所以愛之乎 愛神須滅身 人  
特以有君為愈乎 已而身  
猶死  
之而况其真乎 君安其身無  
不賴之事 君當忠也 夫人  
猶知以

之而况其真乎 死報之而不知  
君外也 尤有切於我者非君  
也

之而况其真乎 死報之而不知  
君外也 尤有切於我者非君  
也

之而况其真乎 死報之而不知  
君外也 尤有切於我者非君  
也

之而况其真乎 死報之而不知  
君外也 尤有切於我者非君  
也

乃眞善也可不思所以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

死之乎心死則神活矣

濡音以沫音未不如相忘於江湖先以魚之不足於水者而相愛

是非毀譽不知忘是非毀譽皆與其譽而非榮也不如兩

忘而化其道釋氏大道無難惟難揀擇本此意非與皆生於不

分哉夫夫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形生老死皆我也哉勞佚息非

不能善吾生所以不能善吾死若眞人則生不徒生有養生

之術爲善吾生死不徒死有死心之道爲善吾死心死則神

活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物之大者莫過於舟形之大者莫過於山壑

走昧者不知也即冲虛經云造化密移時覺之哉之謂也夫

天地間有力之人力也所負能幾何有無力之虛空是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辛牛集九

也力能負山川亦能移山川藏小大有宜出機猶有所避避

非心通造化者就敢言之哉藏小大有宜出機猶有所避避

入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恆物之大情也夫以

小以藏大物各有宜有所藏必有所避者理也夫藏天下於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從前未

到此方提說大宗師也動爲情符爲信無爲自然也無形

無迹也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一太極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視之自本自根萬物各具

神鬼神帝生天地鬼陰之精也得此道而後帝陽之宰也

陰合陽也天得此道以生於地得此道以生於地得此道以

生於丑開闢以後陽分陰也非生天地乎在太極之先而

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凡物言高言深必有高深之盡處此道獨高無其高

道獨久無其久狶音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

氣母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襲也世簡子繼

父職謂之襲職伏義得之以襲維四斗星得之終古不忒不

氣母得此道之母氣而長存矣維四斗星得之終古不忒不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辛牛集九

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晦堪坏音胚崑崙山得之以襲崑

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清冷傳云馮夷華陰人服肩吾神得

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軒轅氏也鑄九鼎顯珥得

之以處玄宮帝高陽氏也玄宮北方宮也禹音愚強得之立乎北

極北海之神名手尼乘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西方仙貌美山

雨龍靈龜爲之使

身未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名鏗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

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騶質尾而比於列星

傅說高宗賢相乘維在箕斗間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騶質

尾爲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稀章氏以下十三句得之得此

道即大宗師也見帝不得不可以爲帝日月星山川川不得

不可以爲日月星山川仙眞聖賢不得不可以爲仙眞聖

賢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音日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南華真經注疏

二一三三五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焉不可言子非其人也非學道之人也夫卜梁倚音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即聖人

仙才即財也道即神也富人有志於長生是生我道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即財也

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異為聖人乎得與財

不可女偶知有其道而無其財是貧而問道不得不然以

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卜梁倚有聖道之才故彼無

其財我即有其道彼亦難與入聖矣已得為道未得尚為法

也惟我抱聖人之道教彼有聖人之財者是為法財兩用同

日而後能外天下志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

物忘交接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七九皆天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奎 牛集九

一物不着故云守之三日七日九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物外

生也天下雖也物則漸近矣生則又切近之至者也故外天

之難非得大道之宗師者不能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能無古今視之猶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丹經云欲求

鍊性當知活死人石杏林云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

居氣內丹道自然成釋氏云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摶音摶摶也者摶而

後成者也丹經云心死神活魄滅魂昌殺生者養神而不養形

成無不毀成已入於大定之境非大定不能定不定故其名

也此老一生受用全在摶字人生學問得力處亦當於

搜南二字磨鍊得透自然成其為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問諸副墨之子翰墨副墨之子問諸洛誦誦誦之孫洛

誦之孫聞之瞻明目明瞻明聞之聶許日許聶許聞之需役需

役聞之於詭吟咏於詭聞之玄冥有氣玄冥聞之參寥無名

寥聞之疑始無始之始疑始聞之自外天下至見獨愈入愈精以入

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行以

死為尻音翹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此下寓言

死牛無變之意首脊尻只是首中卒也凡物始於無終於無

尺之塵哉所存豈在七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不違於心遂相與為友俄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奎 牛集九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曲偻音樓發背脊上有五管音發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音勾替指天頂陰陽之氣有沚音溘其心問音問而無事辭

音辭音辭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音無予何惡浸假假假而化

子因以求鴉音鴉食浸假而化子之尻音翹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不以外物談造化而實以吾身委之於造化

機入機之光具有如畫圖不覺且夫得音生者時也失音死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衰樂不能入也不知死生此古之所謂解解



死生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象曰一不能自解則無所不解無解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吾又何惡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此段又發明所以當安當順的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恒音化此其妻子避去謂無倚其

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化汝將奚以汝適將

汝何汝何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鼠肝蟲臂只是言其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

近也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也矣彼何罪焉彼謂死也其死之

罪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解在本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齋牛集九

必為鑊鉞音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

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

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以死適然覺以生為覺今夫

將金喻人將大冶喻造化甚為親切未有金而不聽之於冶

者亦未有人而不聽之於司命者蓋天地間原有限之金故

鑄而復鑄者大治也造化亦有限精神故以人已死之精神

復還而為人更不知前身為何人等也亦猶大治將舊金入

新鑪今日之形不知前身為何形也故釋氏輪迴之說實本

鑪治生來有道者不可不知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也無心相為於無相為也孰能登天遊霧遊於

撓音挑音光挑音光弄也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惡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頭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助喪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還歸而我猶為人猗嘆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意重在反始故曰禮不忘其始率真而已矣子貢反以

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

不變無以命之名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

而邱遊方之內者也在世中外不相及各自行而邱使汝往弔

之邱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初彼

以生為附贅縣疣音尤以有以死為決疣音潰死則大

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以異物水風託於同體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齋牛集九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

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陸西星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

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

胆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

惡能憤憤然以強世之禮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邱

天之戮民也即帝繫不雖然吾與汝共之共遊子貢曰敢問其

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得多少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其分量為故曰魚相

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至人常足子貢曰敢問畸人也音奇異



言此則為獨行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合乎自然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珠喪其精神者多是高貴之儀為天之小人而

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

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彼於哭泣

得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不知就死故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

化已乎郭象曰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且方將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化而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矣牛集九

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化不化等夢覺故夢

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有人之形故有

所以乃死也所以乃三字奇甚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死生變化彼與吾之所同

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適意而樂獻笑不及

排適然而笑安排而去化乃人於寥天一安排既去純任自然

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寥天一即不二也極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責也

也大宗師也金丹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責也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來為輒助詞夫堯既跡汝以仁義而則汝以是非矣毀道德

以爲是非似劍之破玄詞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仁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也許由曰不然夫言者無以與乎

眉目顏色之好替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處于口盲有

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鎚之間耳夫未人鎚鎚三者猶有美

隨先生邪面目安知夫造物者之不去翳珠而還我以本來乎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矣牛集九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許由自

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遊於不為

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耶也請從而

後也陳詳道曰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

也知而忘心空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報志而已蓋

同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

志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  
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

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嗣音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音

不成聲而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為淋雨所病而餬口無資安於貧而制於命亦士之常耳何  
足掛仙翁之齒頰哉不知句句皆寓言也即孟子之所謂言

近而指遠也玄門顛倒坎離水自下而上為水火既濟天地  
不能貧我故無病今淋雨十口水自上而下為水火未濟况

十乃地數見其一身皆純陰也安得不病天地為人之大父  
母天乎人乎二語見天定勝人此凡夫也人定亦能勝天則

仙佛也天地無私覆載豈私貧我隱隱見人之自取其貧要  
人尋出吾身自有不貧者在人身首為乾而履為坤凡人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卷九 牛集九

知發殺機不能天地反覆為天地否精神耗盡至於貧極而  
窮之可命求其為之者而不得要人做下德有為之工夫不

可不為王子去求仙也然而至此極者要人知物極必反之  
理觀天之遺故天之行命始由我不由天矣蓋玄門顛倒乾

坤為地天泰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則司  
命不能制此之謂大宗師而人胡不宗師之也

復圭子曰凡學道者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

之大原出於天者天性也着一毫人力不得有知可以入

力為而全性不知不可以人力與而養性勿忘勿助是也故

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古之真人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不傳

非人不得其人雖過去而不悔苟得其人未嘗自私其所得

人知其登高不慄入水火不熱不寒而不知其知全者真也

已超於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之上矣謂之寢不夢得無憂食

不甘猶其小也真人之工夫全在踵息二字其息深深直自

湧泉穴起與凡人之息以喉嚨欲深而天機淺者異矣生乃

造化之出者機始也固不知悅死乃造化之入者機終也亦

不知惡非吾心之樂與與四時流通萬物合宜者不能也若

而人也殺之而人不任怨生之而人不任德所由殆與狐不

借諸賢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又異矣吾見其不比不

屈不堅不華似喜似躍似彰似晦伴為無制之厲人深為有

捫之朕舌提無刃之鋒振無副之翼乘天之時循人之德惟

守此一而已亦可以一不一惜神甚於惜身死心急於死君

堯桀不分非與兩忘以善生之術為善死之道藏身藏山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卷九 牛集九

天下猶有所運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適欲形神相守

而長存者其誰耶惟情有自本自根之道在鬼神不得不靈

天地不得不生高深莫與並久老莫與京帝不得不可以為

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聖賢

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聖賢卜筮倚有聖人之才才與財通有

財無法安能得道女偶有聖人之道告乎有聖人之財者其

於得道亦易矣三七九皆陽數也三日而外天下以出世為

心也七日而外物無人相也九日而外生無我相也漸外漸

近一朝豁然頓悟惟我獨見而人不見也視古今猶旦暮死

生猶瞬息故能入於不死不生此禪學之所宗也呂祖云人

能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其殺生者不生生者不生之謂乎有將迎成毀輒有甯不甯無將迎成毀則無甯不甯故其名爲摠甯靜處鍊氣閉處鍊神何甯不甯摠甯也者摠而後成其爲不死不生生之人間諸副墨丹經也洛誦之而後見得微聶許之而後爲甯役歌之咏之皆文章也而實性天也玄冥爲有氣之始受形之初也參寥爲無名之始受性之初也猶涉於有也至間之疑始爲無始之始併有亦忘矣牧正禪師云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卽此旨子祀四人以無爲首初也以生爲脊中也以死爲尻卒也化左臂以求時夜化右臂以求鴟炙化尻爲輪化神爲馬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牛集九

時處順其順自解敢與造物爭衡哉俄而有哭其子來之將死者不知陰陽之鑄以肝蟲臂惟其所化東西南北任其所命人不敢違父母豈敢悞陰陽乎若金之在冶而躍冶人之在型而期人皆不詳也有能識天地造化爲大鑪冶者必能悟生死之大夢覺也子桑戶三人以無心無爲而友視死爲反眞歎尸爲禮意遊方之外與遊方之內者不相及謂生爲附贅懸疣則生亦累人矣死爲決疣潰癰則死亦非苦矣若而人者視身爲假合肝膽耳目非吾有又惡肯有世俗之有哉子貢問夫子何方之依不知魚在水而忘水人在道而忘道天下有崎人之人而後有伴天之人有天之小人而後有

人之君子顏回怪孟孫才居喪不戚不知其猶以哭泣爲繁而思以簡之視生死爲先後之序化不化爲一定之理身可損而心不可損形未死而情不可不死則夢魚夢鳥腐天溟淵莫知其情之變也適也亦猶造適不及笑而人不知其適獻笑不及排而人不知其所以笑凡屬於人者爲安排安排一去天然乃見而神遊於寥天一卽疑始也大宗師也失道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則仁義非天然也故曰既黷汝以仁義有仁義斯有是非則是非亦強名也故曰黷汝以是非惟仁不仁大老不老極巧不巧吾與若神遊而已因有仁義之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牛集九

黷所以回曰忘仁義而黷息矣因有是非之則所以回曰忘禮樂而劍補矣已而曰坐忘墮肢體黷聰明卽易之良其背不獲其身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卽易之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舉子桑爲淋雨所病子與異飯而往見與氣滿不思食而食丹者異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見與聖人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異舉其至此極者命也見與手握乾坤口吞日月者異大宗師卽人之元神也人人有之而人人不知宗師之故仙翁多方爲人指點之耳

內篇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於非人如蓋子之無毒者相然後可保其混池而為帝王合感之通也

蓋音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知字乃人之知微分則變以不介蓋缺因躍而大喜此知乃大道之所忌故王倪四

子倪之師也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之人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人心之結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

人則非自然無為而如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自得一

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亦牛之意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之知情信而不疑德真而不

尚出於人遂而非天道未始入於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而合也精伯秀曰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

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代聽明者代視知者代謀勇者代捍

自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

中始人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之大經也

義度人以法為尺度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已達以己制物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蠶河而使蚊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則加諸人矣為治不過確乎盡性命之能事不強人以所不

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

避薰鑿之患而會二蟲之無知夫鳥鼠二蟲尚知高飛深穴以

姓有適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天根人遊於殷陽之陽

至夢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日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使我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造物

以治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廣垠之野汝又何用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厭

陽也遊何有處廣垠造適域也欣厭在已出入無進豈肯以

以治天下感其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遊心於淡無聲臭也不見

此上古之治也陽子居人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彊

梁力行物徹物情疏明明達學道不勸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及也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晉徒之更技係工技之居勞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牛集九

形休心者也若人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且也虎豹之文

來田人之田獵狡兔之便執策之狗來藉以有用而致

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則夫勞形休心而為天下用陽子居

雖然之貌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己化貨也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有古今之使物自

喜化國之民立乎不測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簡無為自然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善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言其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既盡也盡未既其實未盡而固得道與與



之帝為儻音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陸西星曰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  
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儻曰忽土沖氣故名之  
曰渾沌此簡言御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曰直收聰返觀和合混融方  
為淑德奈何以聾色香味報之曰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七  
竅開而渾沌死乎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形生神發之後知  
誘物化因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  
起六識于是遂妄迷真去道日遠矣

復聖子曰此章大旨木老氏王法天法道法自然來欲

今之帝王合應亦如此也蓋蓄缺問於王倪治天下之道四

問而四不知含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焉知不知之非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庚

牛集九

耶謂有虞氏為藏仁以要人而未始出於非人其秦氏之卧  
徐徐而覺于乎想此有道氣象舉止自如夢覺皆真渾然  
一天也而猶未始入於非人者何哉至道忘道故君人者經  
可已出義可已式度可已裁欲任此以化人而未必能化化  
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畜負山  
乎問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聞其知出於  
鳥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  
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人無也可謂之處墟垠之野也  
亦可不以天下為事者而強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  
之人而先調一己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猶未也陽子居以擲疾疆梁物微  
疏明者為學道不倦而比明王不知自聖人視之不啻如胥  
易技係之勞苦也亦猶虎豹之文而來田執糜之狗而來藉  
均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有道於此功高天下而已不居化  
貨萬物而民不恃不惟難名亦難測不惟無譽亦無迹老氏  
之所謂明王何容易哉鄭有神巫能知人之死生禍福者知  
無雄之卵雖眾雌不能抱也知鋒穎在外雖立觀易窺測也  
特皮相耳不知壺子能自為死生不聽造物為死生故季咸  
一見壺子而以為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  
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為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壬

牛集九

生意升之於天壞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  
為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  
靜為衝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乎機發於踵為魄桓之  
淵不震不正為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為流水之淵壺子之九  
淵即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罄其中藏也四見壺子  
望之而反走豈知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也者在道為  
太虛在天為斗杓在儒為一貫在玄為真主人翁在釋為本  
來面目未始出則深根宿極變化莫測相者將何處著眼乎  
故不得不逃列于於是見所見而來學其學而歸杜門不出  
者已三年矣為其妻饗食豕如食人忘物我也於事無親太



朴已復志玄同也無為名尸名自去無為謀府謀不集無為  
 事任事漸解無為知主知運忘體無窮而遊無朕渾然一實  
 若虛之至人也至虛莫如鏡物來而不著物去而不留任其  
 自來自去而我不傷至人其意幾乎南帝識主火德也火能  
 明亦能燥故名儵北帝情君水德也水能澤亦能流故名忽  
 中央黃帝正位居體土德也旺於四季火得之則熄水得之  
 則止故其名為渾沌人身之水火會合於中宮之土故曰其  
 善報德之法無過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奈何投之以  
 聲色臭味日鑿一窳未免魂漏于眼魄漏于鼻神漏于口精  
 漏于耳意漏于四肢孔竅鑿至七日元神喪而識神用事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夫

牛集九

身皆純陰也故渾沌死矣不知復卦之陽以七日而來復大  
 修行人乘此七日之後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  
 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則  
 五氣朝元矣此之謂報渾沌之德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註疏

外篇騁拇第八

道石內則有外內篇有題目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為題  
 先言外而後及內故曰外篇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  
 騁拇一篇謂凡有增減造作無論  
 善惡皆失本然之正也通篇一意

騁也 拇 音某足大枝指 指名曰枝 指 生一 出乎性哉 有之而侈  
 也 於德 非人所同得 附贅 餘音 疣 音尤 癩 出乎形哉 有形  
 後而侈於性 比于初生則為 多方 也 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

於五藏哉 五性感動列于 而非道德之正也 為無用之物 喻仁  
 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 是故騁  
 情猶刑騁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騁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也僻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道觀仁義等子 是故騁於明者亂 五色淫文章 青黃黼白與  
 黻 黑與 之煌煌非乎 為非 而離朱是已 黃帝時人百步見秋  
 是 多於聰者亂 五聲淫 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

以為多聰 而師曠是已 曠自以為音辨色為聰明之盡而不  
 知大道之區窈窕冥冥昏昏默默何有聲音何有形象是以  
 善體道者返視收聽喪耳目忘其聰明于不用而後歸于  
 樸 枝於仁者擢音 德塞性以收名聲 謂拔擢德行茅塞使

天下箝鼓以奉不及之法 不及者難及也法禮法也言使天下  
 同聲附和如笙鼓簧以奉此難及之



法非乎以枝仁而會史是已曾參史魚二子忠孝駢於辯者

繫瓦滑結如結繩信風如竄句點竄古人章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開強辯之名而傲傲也遊音癡半步行與無用之

言非乎言終其身勞于辨辨以此而揚墨是已故

此皆多駢旁枝謂也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言吉甫曰道在

也瓦貴講比而累之繩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前而京

駢于辨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正者即易經各正性命之正自然而然之意今之駢枝于

駢者獨全其所受于天之實理故合者不為駢不以枝為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二牛集十

正則不以短者不為不足不以長為正則不以短為不足

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

足其不是故鳥脛雖短續之則憂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

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其性無所去憂也意音仁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知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枝者於數或不足駢於數其於憂一也有餘

便有刑滅吾心無刑今世之仁人豈目故半開其目其視家

貴富言者惡雖殊故意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

貴富其憂一也故意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

貴富其憂一也故意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何其慕也首誦唯難之意言三代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

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折

其常然也俯仰自然之理正正天下有常然常然者常然

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誘然皆生其形也而不知其所以生

者常然得之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性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哉也不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牛集十

也不可虧則不可滅不可滅則不可削矣夫小

惑易方不知東大惑易性常性此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犇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

易其性與首余易方不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故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也而易其性聖

則以身殉名是以名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聖人則以身殉

天下是以天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傷性的根蒂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不投

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不投

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不投

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不投

曰素垣猶今得子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制字者以羊從

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于性分上添

不能強天下盡殉從日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

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齊伯夷于盜跖非夷可恥也所以哀夷之生愛而性傷也

而聖狂同盡也然則前南華者可不訪且夫屬音獨附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賊也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四 牛集十

如俞兒黃帝時人即易牙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

如伯明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

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修之謂也賊於其德源然天成而已矣

吾所謂賊者非所謂逃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聞彼為自聞而已矣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得性命之情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適人為巧于

自適謂心曠神怡何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釋家狂犬逐塊幻花又生幻果即是這箇

彼

自得自適淫者浸淫太過余愧平道德莊老深得太上之道

之義備者願備一偏之義德而曰愧乎道德者

大德不道大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仁義即為道德之

為仁義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淫僻只是太過一偏之

內視之謂明惟知保全吾性命而已矣安往而不自適也

復圭子曰此章以道德為主宰性命為本體不增不減為面

目仁義為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何也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仁

義之盛乃道德之漓也吾欲屏仁義以還道德故必間離朱

之目而後人不傷于明矣塞師曠之耳而後人不傷于聰矣

杜會史之行而後人完其道德在我皆古之制矣蔽楊墨之

口而後人遊于玄同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矣彼正正者不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五 牛集十

失其性命之情談何容易哉正正即的端也悟真篇云學仙

須要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乃全性命之術舍金丹而

求長生皆旁門也非正正也安能不失其性命之情哉惟此

正正之道可合而不可為駢可枝而不可為歧可長可短無

不足惡用續無有餘惡用斷行仁義而多變似與斷鶴脰續

鳧脰者類矣三代以下為削其性而欲去鈎繩規矩為侵其

德而欲去繩約膠漆勢既有所不能為失其常然而欲黜禮

樂棄仁義夫人未必信丹經云人至死日為無常故常然者

長生也即金丹也此物可曲可直可圓可方可固可束此物

可以生人而人不知其生從何來此物人皆可得而人不知

其得于何地故古今不二者一也一卽金丹也純陽也不可  
 虧也稍有虧損則非不二矣小惑者人猶可易一方術以指  
 其迷而復其性若大惑者終身不解與之語金丹之大道必  
 不見信併其常然之性而易之矣安能不失哉真人尊生保  
 性忘利忘名忘家忘天下故不失其常然若夫人存一殉之  
 之心雖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所殉不同而傷性則同猶之  
 讀書與博塞不同而亡羊一也死名死利不同而虐與跽殘  
 生傷性一也夫曾史與俞兒以仁義五味爲嘉臧而與離  
 朱以聲色爲聰明豈知真人自有真臧不在仁義五味而在  
 德與性命眞聰眞明不在聞彼見彼而在自聞自見何也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六 牛集十

有拘拘以爲仁義者陋亦甚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七

牛集十

外篇馬蹄第九

此以用智治馬而馬失其常性以起用仁義以治民而開民爭利之端反失其常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有一蹄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之宮室無所用之喻

不慕顯榮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陽善服馬故以名之

之剔之刻之雜音之燒以鐵剔刻以刀雜以

儀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其列前有極備馬之患而後

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喻人慕顯榮便失真

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有性夫天下之物性有常

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陶者燒密曰我善治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八

牛集十

埴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繩刻

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于天一而不黨無所偏倚命

曰天放

其視顛顛也而當是時也山無蹊隨澤無舟梁言水陸之路不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羶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

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斃

義而天下始疑矣

下始分矣

玉不毀孰為珪璋

色不亂孰為文采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仁義之過斯有為攝樽以下六者之事而技巧不可勝窮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

分背相踉

其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

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踈

於利不可止也

好知爭歸

此亦聖人之過也

文三箇過字

好知爭利便是死名死利之階

此亦聖人之過也

文三箇過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九

牛集十

仁義之過斯有為攝樽以下六者之事而技巧不可勝窮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

分背相踉

其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

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踈

於利不可止也

此亦聖人之過也

文三箇過字

好知爭利便是死名死利之階

此亦聖人之過也

文三箇過字

紫梅  
叫應

復圭子曰民與馬雖殊性也牧民與牧馬不殊道也故世有  
伯樂止可言知馬而不可言善治馬吾觀其鑄刻絡羈鼎  
卓棧之智多而馬有三三之死餓渴馳驟驚蹙之威備  
而馬有過半之死何以異于陶者誇其善治地而國中規方  
中矩乎何以異于匠人誇其善治木而曲中鉤直繩乎不  
知加之以規矩鉤繩而植木之性亦已離矣今之治民者法  
網密而趨避巧反自謂善治不知其琢民性也豈多故善治  
者知織衣耕食民之常性也一而不黨天之所放也遐思至  
德之世民有填填之行顛顛之視而山無蹊蹊之跡澤無舟  
梁之通故禽獸得以成羣草木得以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  
物不爲人害也鳥鵲可攀援而翔人不爲物害也人可與禽  
獸雜居族可與萬物並處天下盡君子也惡知有君子天下  
無小人也惡知有小人惟其無知所以有德同乎無欲所以  
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治天下者至今法之可也奈何聖人  
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強天下而天下之  
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樸散矣樸散則爲器夫人盡知犧樽珪  
璋之爲宗廟光也孰知殘純樸毀白玉之爲識者悼乎人盡  
知仁義禮樂之爲全民用也孰知廢道德離性情之爲至人  
憂乎人盡知文采六律之悅耳目也孰知亂五色淆五聲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十

牛集十

爲大雅傷乎總之無工匠則太樸不殘無聖人則道德不毀  
兩者皆譏吾尤不能不爲聖人過也欲知聖人治人之過與  
伯樂治馬之過將無同乎伯樂非不知食草飲水馬之性也  
非不知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之知也然而猶必  
以術扼銜轡相加者恃其治之之巧故不必服而求其伯樂  
之罪也此不可使聞于赫胥氏之時其民何民也居則忘知  
行則忘行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此何等氣象也禮樂未摯其  
心仁義不感于懷道德存而民性全也及至後世聖人有禮  
樂以正其身而祇以啟民之好智有仁義以安其心而祇以  
啟民之爭利智識多則瓦解之象著利風競斯土崩之禍成  
回視至德之世聖人固功之首而實罪之魁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十一

牛集十

外篇法篋第十

通篇主意以聖智治天下便有盜聖智者以仁義治天下便有盜仁義者不如兩亡而盜自不生乃可還世道於隨

將為法音法開也又云齊也從篋探以手發發也闕之盜而

為守備則必攝緘滕滕音騰也固扇音管管也鑄音決此世俗之所謂

知也木為風然而巨盜至則負贖揭舉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

扇鑄之不固也併學而去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

者也從旁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言世俗所謂聖知者有如何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牛集十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大夫一旦殺齊君

簡而盜其國謂安邑以東至所盜者豈獨其國邪非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齊國私量大而公量小田成以私量貸于民而

私即借聖知之以公量入于己是借聖智之法以濟其竊爾之

心以為盜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敬仲王善威則是不乃竊齊國非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

賊之身乎觀齊田之術固盜師之用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加

至字到知至聖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殺比干剖其

洪胤音耻裂也又云剝勝子胥靡音迷吳王夫差賜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賢者不足以自恃而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

者未之有也為盜者必有五德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道不為善盜故曰唇竭則

齒寒鶉酒薄而邯鄲圍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聖人生而大盜

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泛言天下無聖人則盜

屏聖而容盜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謂也庚午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牛集十

以虛谷而谷虛夷邱非以實淵而淵實喻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智聖生盜起聖

凡喻利小人皆是也聖人不大盜不止雖重復出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復有所盜跖也向秀云聖人死言守故而日新牽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非與斗斛而竊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

法無益為之權衡以稱之則非與權衡而竊之權稱衡衡為之

符璽符音浮符節也又軍符古以竹為之後以信之則非與符

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非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

邪彼竊鈎者誅鈎腰帶之鈎金也竊之小者竊國者為諸侯竊

大者人不得而誅有司猶得以按法而加誅反得困而為諸侯



知邪既為諸侯亦故逐於大盜人盜既竊法而得國揭昭揭也

以國諸侯之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深遂其貪雖

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盜以得失為利病不以

之心此重利盜蹈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立法故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器明則為盜資故不

可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諸氏云聖

知大盜乃止音竊投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丹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陸西星曰此為天下過絕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西 牛集十

闕民返于素樸故始可與論道大擢取亂六律鑠音絕竿瑟

塞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握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若拙雖是承巧一違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擴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歸

則天下不累矣不聽是非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會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

心十外以而以燭亂天下者也喻音約火光也謂燭均而燒

天下其故我則彼為漸主矣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均不

則事止于能智止于知德止于得安用立所不子獨不知至

德之世乎應引崇古帝王皆無為而為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犁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

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民

某所有賢者音盛羸而趨音趨之暗指孔孟則內棄其親而

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上好知之過也好知者以智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則非自然

則天下大亂矣高下相傾長短相形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五 牛集十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鈎鈎音鈎鈎音鈎鈎音鈎鈎音鈎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刑格刑音刑格音格刑音刑格音格

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音漸漸音漸漸音漸漸音漸

也堅白而辨之者解垢解音解垢音垢解音解垢音垢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

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自

知非其所不善非指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已之所

大亂此正謂漸音漸漸音漸漸音漸漸音漸

中墮四時之施喘音喘喘音喘喘音喘喘音喘



試觀三代而下至于春秋戰國何舍夫種種不識不知皆種等氣象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種生來合下之氣之民而悅夫役役人趨而趨人之伎古以悅人矣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嗶嗶博曰多事生之響多言德之賊嗶嗶已亂天下矣舍夫種種以下六句括盡一篇辭意

復圭子曰莊老慨道德漓而世教衰思已凋已琢復歸于樸所以發揮老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之意傷爲治者不能引道德以公天下之情使天下紛紛皆爲利往天下逐逐皆爲利來小則有胥篋探囊發匱之盜大則有負置揭篋擔囊之盜何也世俗之聖智祇以爲大盜資耳而真人之聖智則不然夫盜貨之大盜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六 牛集十 卷一

猶其小也又有盜國之田成子不惟盜其土田以享其利且盜其聖智之法以守其國昔者龍逢比干萇洪子胥四子皆有聖智之名反以殺其身盜距無其名盜仁義聖智勇之五德反以成大盜則聖人也者善人竊之以成其善惡人竊之亦以濟其惡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薄而邯鄲圍由辱齒魯趙之事而觀之則人知聖人原以化盜不知聖人所立之法反以生大盜末世法網太密吾而剖擊聖人之法欲其效天網之恢恢也未世盜賊成市吾而縱舍盜賊之寬欲其効解網之遺風也眞川竭而谷自虛邱夷而淵自賁矣聖

人之法已死而不用則大盜必無有竊其法者聖人之法猶存而不死則大盜必侵侵起矣故聖人之法愈多則盜距愈得之以爲口實也一法立斯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大盜并僞僞以掩眞矯非以爲是竊鉤者可誅而竊國者無誅况諸侯之門而竊仁義聖智者不獨一齊國爲然應觀四海九州不一姓也分茅錫壤不一君也豈非逐子大盜以竊國者比肩雖有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欲復開闢之初其國無帥長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其民無嗜欲故摘玉毀珠小盜不起其俗無疑信故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七 牛集十 卷一

時樸未殘爲器故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其風不知畏忌故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不如塞師曠之耳欲反聽也我返聽則天下含其聰而不累矣膠離朱之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而不鑠矣攬工倕之指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而不惑矣削曾史之行鉅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吾猶及詛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而下神農氏而上凡十二帝也結繩之風不改甘食美服樂食安居國有雞狗之音而民無往來之勞何今世之人日以奔競爲事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諸侯掃榻以迎辨士方軌而至豈非上人好智之過乎好智而無道天下

于是浸浸大亂矣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  
于是有弓弩刀笏置案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于水獸亂  
于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游說之士奮鼓人心方之弓  
弩刀笏其禍尤慘胡為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索之于玄遠  
也而不知求其所已知失吾心之真聰明也皆知非其所不  
善為狂為愚也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聖智仁義也是以不祥  
上應造化下及昆蟲矣卒舍種種無知之民而悅奔競諛佞  
之風釋夫恬淡清虛之理而悅嗶嗶多言之意不知嗶嗶之  
亂天下也何時已哉使司世道者人人而如漆園之用心也  
何患世界之不太古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六

牛集十

外篇在宥第十一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復自無為中翻出  
有為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方為在宥

閔在宥天下不問治天下也

在者慢游自在之義宥者生養自  
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

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  
不可以法制整齊之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凡所為道基  
性德而字皆自然  
之理三教同歸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移于外物其德也  
用治也昔堯之治天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言不必苛  
用治也昔堯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人性上不可添一  
樂字樂則不恬靜樂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人性上不可  
添一苦字苦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長治久安者天下無之  
欣不

夫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長治久安者天下無之  
欣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九

牛集十

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也寒暑之和不成也其反傷人

之形乎氣序乖使人竟榮使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中道不成章作事半途而廢不成條理氣候失宜則

於於是乎天下始喬喬者矯好詭責人過密卓特立

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雖善惡不同總是失其亂性之

盜跖曾史只是特盜跖曾史只是特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

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

彼何暇安其性命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其賞罰在而且說者明邪是淫

於色也有心而好說聽邪是淫於聲也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

不着一物達天德者以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抑陷故悅明悅聰是淫于色聲也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

例為悖為亂如金屑服中砂泉星塵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

樂邪是相於淫也謂相助也技謂伎倆性說聖邪是相於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為聖者

其性命之情之入者禮樂聖智存可也亡可也安于自然雖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音卷曲束倉囊多事

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不以為亂反尊甚矣天下

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其非跪坐以進之

敬聖敬歌以儆之手舞足蹈吾若是何哉夫若是矣吾其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以下正說在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

乃一篇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也以身為天下貴

之身為天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天下可以託之愛以身為天下

身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天下可以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

解也五藏無擢其聰明應明以先天下尸居而龍見尸居

未變化也而天下之變化存淵默而雷聲淵默靜存無慮驚

焉故龍見不在田而在尸居淵默而雷聲也而天下之驚驚

出焉故雷聲不神動而天隨我之神甫動于此而彼之天輒

在天下在淵默而神動而天隨我之神甫動于此而彼之天輒

地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炊如以息

日不治天下安臧也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

下而進上排抑之則墜下上下因殺上下無常損壞妄想淖自

約柔乎剛強淖約柔也所謂廉劇音彫琢廉劇是廉隅圭角也

其熱焦火起燥其寒凝冰起戰其疾倏仰之聞

而再撫四海之外語其奔流之疾則一倏仰

動也驟而天儼驕而不可係也者其唯人心乎居而未動也

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淵天淵懸絕也此人

仁義摟人之心堯舜之法於是乎股無股音股作級蔽膝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心也以為仁義矜其血氣

於崇山之山投三苗音即義也於三峽音即義也於幽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此不勝天下也何竟矣且然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怒相疑同已則喜知相欺以相教善否相非肯相下誕

信相讖誠偽互而天下衰矣立同之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人共一性命皆可以長存自大德不同旁門說人種種而性

命之危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

有心者斫音鋸音制焉繩墨殺而正而後環焉椎音鑿決也

焉刑威天下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仁義故賢者伏處

大山崑崙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平廟堂之上無輔今世殊死

大山崑崙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平廟堂之上無輔今世殊死

大山崑崙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平廟堂之上無輔今世殊死

大山崑崙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平廟堂之上無輔今世殊死

非者相枕也以死而不同指楊長城也所以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足半地攘臂口而談乎桎梏之間

意音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折楊接摺械中橫木用折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貞而鑿

方所以制桎梏者其事相須有仁義聖焉知會史之不為桎

距嚙音矢也音先登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

天子十九年十地數陰也九天數陽也前庖丁十九年此又曰

地之精張本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名之上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精即無極也即元始之

精以治身而精除可以治天下吾欲取天地之精精者先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三 牛集十

精之法安在在曰視曰地天見天光精得以佐五穀以養

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達羣生官謂陰陽為我之官無不功職

然各遂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汝所欲問首物之質也質者

之稜而汝所欲官首物之殘也殘者樸散自而汝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聚也雲行則雨施者常也

皆不待先時而至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廢也日月薄也以

而後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翦者二字說盡殘

之謂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應而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問治天下而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

也精神窈窈冥冥不至道之極精神之昏昏默默不無視

無聽此道視之而不見故無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天百體從令也

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揺女精乃可以長生靜為坐功之不故

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云云長生久視道在此矣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精搖於日亂

聽則精搖于耳多知則精搖于心故無視無聽無知則精

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慎汝內固其神也閉女外固其耳

有陰陽不知也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女人於窈冥也至陰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為汝遂於大明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三 牛集十

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為汝入于

者發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陰陽有藏陰陽有藏陰陽有藏

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一即先天真一以處其和和天地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也無窮也不變而人

皆以為終不識陰陽則彼其物無測也不滯而人皆以為極不知

有盡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德行無為之道而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見日月之光而為今夫百昌

昌盛也猶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不止於人百物皆然莫腐化

故余將去汝離塵俗入無窳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猶言天

日月參光日月合其明吾與天地為常與天地合其德當我將乎當迎也

為格也人有富而迎我者知慎汝內遠我昏乎遠我而去者

而皆願矣與之言長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人盡死遠我之

生之道必不信也子守一以東遊過扶搖之枝風也一云而適適鴻蒙

也鴻蒙方將拍胸自得得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

自失齋然立拱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儼不

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

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儼躍音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遇鴻蒙雲將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

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掌詩

甚不相入故終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不能知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常天弗成就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

鳴致鳥皆夜驚而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是以治人噫治人之

過也有心治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亦儼乎

下流歸矣音子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

長久心義言汝徒處無物白化見不必亂天之經通特

物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言不分倫類大同乎萍

冥無氣解釋神解去有心莫然無魂此魂乃識神遊魂也識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萬物云云德言種也

不止草木併人在內矣常人以丹田為根特一呼一吸後天

之根也而先天之根則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所謂先天

如嬰兒之不識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若嬰而有知則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固自生物本無

不問其情則物固復根而自生矣物即道也雲將曰天降朕

以德示朕以懃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皆

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為為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

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也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夫以出乎眾為心者以同出乎揚

出乎眾哉何常起出因眾以甯所問因眾人之聞見不如眾

技眾也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擯音乎三王之利仁義聖而

見其患者也仁義聖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天有大物

也崇高莫大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主率而物物不

若故能物物故能主宰綱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符明夫主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

日而大人之教下三句狀其無情之成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

應之盡其所懷扣兩端而竭焉之意為天下配與人相台而各得其宜也處乎無聲以

行感行感行乎無方因人變挈汝適挈天下而適道也復也往也撓撓撓撓

以遊無端往來自如撓撓出入無旁獨往獨來與日無始凡物始則有終無終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大道大同而無已無我無始則無終

已惡乎得有有以有視有者以有昔之君子指三代以無以無

者以無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

物也界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承上費字說來道為貴則物為賤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明而事昧終不可以其昧而謝絕之故

也義主分別似與禪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節而不可不

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積禮也中大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節文似乎強世然却不可不積德雖人所一而不可不易者

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道本至一然知與時變通故曰不

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

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過結于民非仁薄於義而不

積通義可不必義薄于義也變而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積通之不積則不積義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積通之不積則不積義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積通之不積則不積義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積通之不積則不積義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積通之不積則不積義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由忌諱也

南華真經注疏

接於事而不讓當行則行無所退縮也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無恃於

民而不輕民雖可恃不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因不

為也而不可不為不為之為為而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乃德之原故學不知天即抱一察以自好

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即天道

道也臣者即人道也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

察也甚言人當無為不當有為

復圭子曰莊子學本老子自太上而下道德無有出其右者

也後世玄宗禪伯咸取則焉聞天下止可在有之而不可

以法治之夫人人而自在毋以多事搖之則性全何恬淡也

人人而安宥毋以作為害之則德存何愉快也人知樂性是

不恬而甯知苦性為不愉堯桀之所同病也夫有恬愉則有

喜怒矣喜怒過甚者必毗于陰陽而召寒暑之不和顛倒人

之思慮于是天下始有悍佞狂聖之不同因有賞善罰惡之

殊術此以法治天下而不能在宥天下者也安能保其性命

之不傷哉將欲治之以聰明仁義而適以溺于聲色叛于德

理將欲治之以禮樂聖知而適以近于技淫蹈于藝疵使八

者而有益于性命猶不關係乎存亡况入者而無益于性命

而天下尊之信之誦之讀之鼓之舞之歌之咏之何為者哉

而天下尊之信之誦之讀之鼓之舞之歌之咏之何為者哉

二一三五七



入者皆有為也而愈不治則莫若無為無為而性命之情得矣必先知貴愛吾身之性命而後可以託寄天下之性命內葆其五性外塞其聰明不動不言而龍見寓于口居雷聲藏于淵默吾之神動于此而人之天隨於後從容無為而萬物咸得其所如吹累焉在之有之也非暇治之也崔暉以治天下而後能賊人心老子何為曰汝慎毋擾人心夫人心方寸耳可排之而下亦可進之而上可繫之如囚亦可制之使殺可以淖約而柔剛強亦可以廉刷而施彫琢可以不火而熱亦可以不寒而冰近可使之遠遠可使之近靜可使之動動可使之靜可內可外可潤可天人心之僥驕而不可制有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天

牛集十

此昔黃帝之與唐堯俱以仁義擾人心規法度而不勝施及三王放伐逆施而天下大駭自桀跖曾史出而儒墨紛紛起矣於是有意怒愚知相疑相欺也者有善否誕信相非相譏也者盛世甯復有此乎吾見人各德其德而性命之真喪矣人各懷一知而百姓之求竭矣復有斬錮繩墨推轂之加而天下愈不可支矣夫聖知仁義曾史所以制法而安天下性命之情然而法有所不及施則謂聖知之為桁楊接摺也可謂仁義之為桎梏鑿柄也亦可謂曾史之為桀跖嘴矢也亦可總之治天下不如先治吾身故黃帝謂廣成子於空同之上欲取精於天地而養民人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不輕

以至道告之者何也為黃帝之治陰陽未調以致雲氣不族而雨草木不黃而落日月有薄蝕之患而安足以語至道黃帝於是退而齋戒復稽首於廣成子而問治身長久之道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無象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聲也無視無聽者內視而返聽也抱神以靜心若槁木也形將自正形若死灰也人心好靜必靜而後不壅於欲人神好清必清而後不擾於心無勞汝形養外以保內也無搖汝精固內以壯外也乃可以長生神長生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則精不搖于耳目猶有限也心無所知斯精不搖于心而神自甯神守其形形乃長生慎汝內則內不出閉汝外則外不入凡人為道不終皆是多知為敗故以一語喚醒之欲識人身之陰陽當先明天地之陰陽而後人身之陰陽可按也我為汝達於大明之上而至陽之原則在地我為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陰之原則在天丹經云凡人欲作大羅仙須知陰陽顛倒顛此之謂也分陰分陽則天地有官矣陰含陽而陽含陰則陰陽有藏矣內不出而外不入是慎守汝身也吾身為純陽是物將自壯也物即丹家之藥物我惟守此先天真一之氣以處於太和之中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此道無窮無極上德行吾無為之道而為皇下德行吾有為之道而為王夫吾道者神奇化而為真腐亦猶百昌生于土而歸于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天

牛集十



已耳吾將舍子而去入無窮而遊無極與日月參光與天地  
爲常人之近而當我者猶縉之愈引愈長也人之道而背我  
者猶夜之愈昏愈暗也人其盡死若何而死也而我獨存何  
爲而存也亦可以深長思矣雪將浮雪也以喻人生之血氣  
或聚或散也鴻蒙元氣也以喻人生之真氣當長存也雪將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鴻蒙始而辭之以弗知恐知識之  
開大道之濶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其曰浮遊不知所  
求無定求也猖狂不知所往無定往也以無定求無定往之  
見而欲合宇宙之六氣以觀真實無妄之理朕又何知焉雲  
將三問而鴻蒙乃曰亂天經而逆物情之天弗佑驚乎鳥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卷之八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豈非治人之過乎雲將固問而鴻蒙乃  
曰心者性命之所統會也已與百姓之所同得也汝能心養  
而自在自看卽所以在看天下是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也隨  
爾形體者養心不養形也吐爾聰明者黜其聰明於不用也  
倫與物忘視一切人皆作平等觀也所以然者何也其道直  
追乎泮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卽內觀其心而心  
無其心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草木之復根易知也龜能伏  
氣鹿運督脈二蟲尙知復根以引年人本先天之祖氣所以  
生而爲根非重性命而輕財帛之奇男子安得聞仙師復根  
之秘訣呂祖云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非有知不能入道

又云各復其根而不知非無知不能得道也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復根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恐得道之後加一知識則  
渾渾沌沌而道不爲我有矣凡丹經所云鉛汞龍虎等號皆強  
名也吾惟復其根而不必問其名之有無學道者萬千而問  
道者百不得一吾惟養吾心以復吾根而已奚必問人情之  
真偽則故物自生而還吾先天之精氣神也問在宥羣生而  
答以復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不知世俗之人喜同而  
惡異安知其同眾方能免物議哉夫夫也止知効三王仁義  
聖知之利而不知有仁義聖知之害爲其存人之國者少而  
喪人之國者多有土者不可不知也有土者有大物而不能  
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卷之九

物物明此道者其緒餘以治百姓而其精以治身獨往獨來  
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而能自復其根者也不更費於有大物  
者哉故大人有形影聲響問答之教無心之感爲天下配而  
咸宜者也處乎無誓示不言之教也行乎無方顯不滯之途  
也挈汝適欲天下亦如吾之無繆無方耳若而人也往來出  
入莫知其終焉視其始形神俱妙與大道合安見有已無已  
則一切俱無惡得有有故視有者皆之君子聖賢也視無者  
天地之友仙佛也故任物因民爲事陳法皆視有也居義廣  
仁積禮高德亦視有也道本與時爲變易吾亦與之爲變易  
天本神而寄於人吾亦盡天道於人事故聖人以下雖亦是

相有總是有為中之無為性命本之於天聖人觀其所自來  
 不受天損亦不藉人益不助也繼之者善為德聖人成德不  
 見其增有時而崇不累也出於道而不參之以人謀會於仁  
 而不恃之以為恩薄於義而不積之以傷性動即是禮非以  
 避讓而為禮當行即行接於事而不讓畫一者法也不亂而  
 更張者亦法也可恃者民也不輕身以徇者亦民也當因者  
 物也不去物而喪真者亦物也天者德之元道者事之宗故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道有天人無  
 為而尊者天道也亦主道也自然而然而有為而累者人道  
 也亦臣道也非自然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為為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五 牛集十

可得謂之知道者乎此之謂在宥天下而非治天下也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修是謂至德在去智與累而已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呂吉甫曰道生一而至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人卒避眾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謂主張網維乎是者

其主君也人君主萬民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非德無以

無以成德天為玄天君為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玄德大子稱朕朕即玄也

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以道觀言而天下之正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而

萬物之應備陸西星曰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觀而為器

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

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五 牛集十

汎觀則無獨有對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

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陸西星曰德謂性命之正道謂

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是精者事與技是粗者無精無粗皆

道也即天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故曰技兼云云兼者合德而

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一而萬畢即

界之謂也凡人必心有所失然後有心得皆後天也我心原

無失渾然一天安有所得自然與鬼神合其吉凶故鬼神

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刻心焉去其知覺而後可無為為之之謂天後合天然之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有心得者必不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

之謂大聯異以行不崖異之謂寬有彼此分途則有為不同之

謂富物故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德者紀也大德不冠而中

若細行必險執之德成之謂立卓然自立不循於道謂備

道原眾善悉有故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則體受而君子

子明於此十者此十者之德則內重外則韜乎其心之大

也稍載也包容之義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往也萬物往來不

也心大故事無不容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富貴下四句言不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掄一世之

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為己私天下之權重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五 牛集十

而不以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顯則明以德而非以

為已顯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管見云王天下不以為已顯也

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

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夫子曰又進夫道淵乎其居

也寂然滲乎其清也澄然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無耶金石故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以為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金石本有能

鳴萬物孰能定之即是非而機道俱在在鳴者是道乎考者是

考者他物何以不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時能定

之畢竟天非人非天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

道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

無礙故曰其德廣其心之出而有物物為何故形非道不生

物乃先天真一之氣救之者採取其藥物也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昭昭生于冥冥故形非道不生即立之本源也道

德不明即知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存形而窮生窮其一物各

通于神也明其萬物統非至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

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出者首出庶物之義動動而應也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

又深而能物焉獨見獨聞者不固有聞見而後有不以視聞見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至無方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

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

即遷曰遠道曰反物極而歸乎靜也供大小長短修遠可小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五 牛集十

可長可短而又可修遠道之義黃帝遊乎赤水之北死我之門

體如此即中虛費而隱之義黃帝遊乎赤水之北死我之門

幾個悟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旋音歸南望還陽火也旋

其玄珠遺走失也玄珠真陽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知明皆使喚音厚索之而不得也喚語音辨也不乃使

象罔象罔得之象罔火候也其來也有象其隱也罔形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在乾體為玄珠在坎體為象罔也

真離也莊老以數語而發洩殆盡今之學道者蕩干而知道

者寥寥予曾得仙師口訣故不敢自秘為世人指迷知我罪

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全之謂之天受持其聰明睿知而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

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且本身而異形對先已而後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知而露

其精光如火方且為緒使自此天下日多事不方且為物絃

眾宜道費乎無心而應物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如是則與

非定而應者也夫何足以配天乎此皆有知有為之雖然

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者出於眾人而可以為其父也眾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妄 牛集十

出而之道放治亂之率也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不可以為眾父治亂之率也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君也君道無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所以不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也故辭堯有不欲之心便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

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女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音高居居而穀食音初生

無心于食音高居鳥行而無彰音初生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少壯老也如榜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借堯舜禹言之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

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

行邪無落吾事落荒廢意言無他他音色貌首乎耕而不顧泰

初有無無無無乃主有無名天地之始也無也所一之所起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妄 牛集十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無極與太極對是一有一無一之

所起不惟無有而亦無無何有形此簡無無物不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若有分矣然陰陽闔往來不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命本靜而渾然亦無形象可見

物之出機而物生矣有物必有則而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神以君形然非形不接則形體也者所以保護其神第回

性也而理亦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性何必

何所不容故合喙音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喙鳥喙也合喙

聖豈不與天地合德乎其合緝緝音與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其合也若然則合無際若愚若昏老子所謂

則謂之玄德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夫子問於老聃

曰有人治道者相放也和也不可不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

不然言不苟同於眾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離分拆也辯者之言堅白異同紛紛我離能離折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得易謂庶人在官更番直事技係謂居

執狸之狗成思狡狙之便自山林來執狸之犬人思捕之見聖人不

以才智自見終亦邱子告若而所不能問與而所不能言

也問與不能言者何物即無極也前所云泰初有無無是也

有趾即自頂至踵之謂也無心無耳者眾是無知無聞也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天地同久之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形者何

精也精也無形無狀者何物氣也神也凡人勞其形而極其

者亦與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其動止死生廢起

非其所以也所以者則與人異所有治在人志乎物忘乎天其

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已爲人物之統會天又爲

治者多以已治人以其知有物也上古以人治人胸中且不

無間方且隨肢體聽明併已亦忘之矣名雖爲人而實遊

于九天之上人物不能出其範圍中也既曰忘天而又曰入

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陳也請以吾謂魯

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也而無阿私心無偏民孰敢

不輯音集季徹局局然大笑以下言有若夫子之言於帝

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則必不勝任矣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言其自爲所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

眾自持恭儉用人公忠心無偏黨民各安堵不可謂非善治也

然而帝王之道實無爲而暇有爲故季徹笑問恐其所行

勝任矣又如似高其觀臺能發動物投迹于一時者雖眾却

不能瞻仰音賦蔣闞慈頗音賦然驚曰謂龜虎進退多驚也

汜音范若於夫子之所言矣不知此言而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聖人順民心之自然使

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溟音幸然弟之哉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大聖之治若是則豈見堯舜之道而弟溟溟之德哉

聖人欲民之同歸于音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爲圃畦音菜蔬曰圃畦音畦擊墜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

勞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

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洪湯音取水其名爲

桴音音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機也

南華真經注疏

二一三六三

神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機心存則方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神生猶言神發也蓋本

而可以載道純白不備則日見其紛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之即奚有者邪曰

孔邱之徒也借聖人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賢也於子

之貌以蓋眾猶云蓋世獨弦哀歌白謂自歌以振以賣名聲於天

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心于不用而庶幾乎而身

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也荒廢吾事子貢卑陋

音鄒愧失色項項音旭自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

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十

言不復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指夫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如桔槔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執道者德全在天為道在人得之則德

全者形全德內也形外也形全者神全形神之舍也神形之主

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沘乎渣備

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指漢陰非其志不之非

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所言行於世謂矜然不顧以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也易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

子曰彼假託也即事謂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上古無識其一不知

其二心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言汝未知此道且渾沌氏之

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未離未琢將東之大壑海也

海之遙遇苑風附內之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謂則也願聞

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拔舉而不失其能

無遺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其情實行言自為而

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非為人手撓願指手一動隨所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至應後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全德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十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功靜無所不藏是非美惡所謂不思

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奇於斷於天地

招音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汎汎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儻乎沉吟貌行不知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

而不知其所從無心於求故人不見此謂德人之容德人願聞

神人曰上神乘光上神者神上升而日與形滅亡神有形而若

石無此謂昭曠泰宇發光昭徹致命盡情致命我其天命之

盡其發而皆天地樂音而萬事銷亡致虛極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俱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

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



運故使天下無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何為計有虞氏之有虞氏之

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為不病何用醫為不禿何用冠

人羞之羞者羞其心之日煩不如渾沌氏無心於治之為愈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未有實能之名上如標枝高處而無

民如野鹿相與之嫌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

為仁實相與而不知以為忠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

志信也 志忠也 志信也 志忠也 志信也 志忠也 志信也 志忠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十 牛集十

傳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狀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

成不及上古司世道者使人人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

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如此其

必然邪 謂問之詞正言其必然也自我言之人固 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諛之人也 乃不以導

之 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甚大故不肯受謂已道人

則勃然作色 不肯受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

終身諛人也 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已

是而自為 合譬辭辭聚眾也 令人易為聽天下之學者而歸

已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猶言別有一般道 垂衣裳設采色動

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 謂世而不自謂導諛也 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眾是亦非非亦非

大惑也 惑於事而不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猶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勢而

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新嚮而不可得也

亦悲乎 天下惑者不知其惑於道術乎惑於治術乎 惑乎釋

不知太古之世猶有無為之教則備惑也 禪家止知明心見

性不知性命雙修然後為真釋則釋惑也 旁門止知枯坐導

引以求長生不知大道不離陰陽然後為玄之又玄則道惑

也 非老之作前華經詩詩然以新嚮與人言而誰從之不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十 牛集十

悲大聲不入於里耳 大雅之音非里 折揚皇琴 里巷之曲名

至言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中也 至言

不出俗言勝也 至言之勝俗言 以二缶鍾或而所適不得矣

一惑也 天下惑是惑於治術與道術也 余欲以子之所稱無為

之何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求 不推誰其比也 憂比者同之

人 知天下無人矣而又望其誰與我同憂哉 莊老憂世之

其似已也 至終身不解不靈 謂人之不若矣 百年之木 在山



性無傷也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木之所遭雖有貴賤之異而均為厥其生之性則不異跡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犧樽青黃以况會史之修滿中之斷以况盜匪

之汚二者雖所殉有利義之殊而失真則一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悞中顛音氣味

上達四曰五味澗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音骨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即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道

因而已矣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可以為得矣夫楊墨以一偏之說自困者也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牛集十

舍聲色以柴音也其內音也皮弁鷩冠搢音也笏紳音也修音也也長也以約其外音也內支盈於柴音也柵音也外重纏音也繳音也皖

皖然在纏繳之中支技挂也盈充塞也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外束縛於衣冠之纏繳皖音版皖皖然明也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束其手也虎豹在於籠檻

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下所以嘲萬世而下無道德罪於君不知無為而治也下得罪於民併有為之治亦不克稱也前得罪於聖賢內多欲以自欺外繞冠以欺人上得名教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莊老指之為極極然往者有善將者

監檻之虎豹所以輕賤而痛惡之者極矣然往者有善將者何也不知此輩能逃法謹而必不能逃理謹法謹人王司之可以俾而免理謹天王司之所謂免人道之患者必不能免

陰陽之患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也復圭子曰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金稱焉蓋天地雖大無私覆載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天

生天殺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各君其君而民其民其主君也君有侯王之分原於其德之大小為之者人而成之者天

為玄天而君有玄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乃三皇之世無為也其德則天德也其道則天道也持此道以觀言與分則君

明於上臣良於下持此道以觀能與泛應則百官稱職而萬物不害天地人合而為一者德也推之萬物而無不準者道

也以居士治人之事宜簡安能與全民用之藝技同繁乎莫若技兼於事聽其事之自然也事兼於義因其義之當然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牛集十

義兼於德本之於繼善成性也德兼於道出之無極而太極也道兼於天自然而然天者天理也故無欲而天下足天者

天然也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無為何淵淨也天下足萬物化而百性乃大定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即識得一萬事

畢之謂也無心得而鬼神服即造化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之謂也一即道也道雖覆載萬物惟君子為能去其知覺刻

心而載道焉故君子有無為之為無言之言愛人之仁不同之同不異之實無不有之富無不執之紀卓然自樹之立眾美咸具之備不以物挫志之完若而人也明此十者金自在山珠自在淵外富貴齊天壽一窮通平隱顯視萬有第臚腑之故物而何有參差視死生第晝夜之夢覺而安見殊途此

道寂然無聲也而實能聲天下之聲以道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以道爲定在考者備考虛空何以無聲是萬物皆不能定道之處所也惟王德之人知之學有本原故其知如神其德普博故其應物亦圓人知有形生於無形而不知德立則道自明視乎冥冥有獨見內視之謂明也聽乎無聲有獨聞返聽之謂聰也無物之中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神神此何以故將以爲無乎無能生有蓋有供有限無無供有斯無窮將以爲有乎有終歸無馳騁而無所歸必易竭時時而要其宿斯事有宗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能修能遠此道保之而不失上德無爲純乾之體也失之而思還其故物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德有爲取坎填離之人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丹經名爲產藥之川源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旋歸宜得大道而反反曰遺其玄珠者何也仙師云玄珠飛到崑崙上子若得之求罔象又名太陰玄珠又名朱衣仙子絳炁丹霞又曰南天赤鳳髓紫府火龍脂曲江春雪海屋蟠桃瑞池天酒賜美金花總不外此妙相身中包含混沌先天之靈返還命寶之丹此珠不可以知識求不可以明察見不可以議論探帝使象罔乃能得之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仙家之真火候也此珠自外而來從虛而生在坤兌而不在乾巽乃先天之炁名曰玄酒醉到元翁靠道友扶持德行陰陽乃能得也堯問於

許由問其治天下之道也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天無爲也人有爲也以有爲而擬無爲必不得之數也故曰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與故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常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亦嘗聞道者可爲眾父眾人之首也而不可爲眾父眾首之首也君道貴無爲而齧缺不能所以爲泊之魁亂之率也不能以無爲致其君所以爲北面之禍人君欲以有爲而行臣之道所以爲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而之賊堯觀乎華乃莊子涉世之經濟也封人教之以授職於多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富而分之於眾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鶉不擇居鵲不擇食鳥行虛空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亦復如是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即吾儒有道則見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即吾儒無道則隱至于厭世教堯乘雲而入帝鄉可見華封人亦非凡人也奈世變愈趨愈下故又借堯舜禹以明之堯猶不用賞罰而民勸畏禹用之而尚不勝自此以後天下未免多事伯成子高之辭爲諸侯而耕也殆超然免於評論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然則太初之無即太易也有無無又所以主張此太易者太始

者形之始也有無名即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縱言無便與有對讒言有便一之名起矣尚為太初氣之始有一而未形至一即太初也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及其物得以生謂之德德之為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分陰分陽各有修理可以分別然根陰根陽却又無分分不得則是天之所以為命也留凝也留動而生物鼓蕩物之出機也物既生矣則生之理隨物各正一成而不可易言即太始形之始也既有形矣必有形形者形形者神也形以神為君神以形為宅故曰形體保神神即道家之元神佛氏之元性也各有儀則謂之性如有物必有則也修性者指反乎德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吳** 牛集十 文十

德至則同於太初之無無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何所不容何所不納故乃大有心於同終涉於有知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合喙不言也鳴言也既以不言而言則言猶不言矣即與天地合德可也宜其緝緝然若愚若昏如是則謂之玄德行且入於無礙之境而同於大順矣即老氏乃至大順之謂也夫子問於老聃問治人之道也可不可不然然備智以求異也離折堅白若懸宇使心事昭然也何異以形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骸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猴狙入檻皆罔技能而致患耳見聖人不以才智自見終不肖以才智自累也子告若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

者何物則性與天道也凡有首有趾自頂至踵也可謂有人之形矣無心無耳者眾是無知無聞也可謂無人之情矣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踐形盡性之聖人也盡其無形無狀者則凡民也然吾所謂盡無者動止死生廢起人之物於物也而其所以然則天也夫惟忘物者為能忘天亦惟忘天者為能不有乎已而天人合一矣視天梯若掌中矣是之謂入於天蔭聞堯之告魯君恭儉用賢心無偏黨自以為安民之道至此止矣而季微笑之者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猶危其觀臺以招眾往而不知其不可久也夫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其治天下也移風易俗而民不知若然者豈兒堯舜之道而禹湯之德哉不過欲民之同歸于德耳漢津乃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雲將篇大同乎漢津也至堯舜則有為也子貢遊楚反晉見漢陰丈人抱甕澆畦可謂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機械夫機械猶小也因而有機事所遺累不亦多乎機事猶外也因知其有機心所繫染不亦甚乎太上云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清靜則無機心虛室生白放無極神光照徹十方矣若有一毫機心存則純白不備而神生不定猶言神不守舍也大道之所不載漢陰丈人豈屑為此機械之事乎猶教子貢以忘神氣無心也墮形骸無我也必先治身而後能治天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吳** 牛集十 文十

子貢始悟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非聖人之道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而豈識有機械若而人也。惟行吾心志之所為而不知有非譽其德全也。凡聞其機心機事等語未有不為丈人所搖動者。故我謂之風波之民。夫子一聞其言謂丈人爲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乃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守其一而心不二治其內而所全者德也不治其外而所忘者物也。丈人惟純白備而入於太素無爲而還之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也。今非渾沌之世子與汝何足以識渾沌之術哉。淳芒者諄諄也。芒有意於治世之人也。將之大壑。大壑即海者也。適遇苑風者風化之寓言也。大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賦其無涯之量也。酌焉而不竭。形其淵泉之深也。吾將遊焉。然則至治將何如。官無職舉無遺賢人各抒其情實而無浮行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一顧一指而四方之民莫不丕應。後志若德人則不然。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安有非不藏。美安有惡。四海之內共利其利而悅其給其給而安失之。如嬰兒之失慈母如行人之失道。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德人忘功也。若神人則更有進焉。上神乘光所謂送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謂照燠光明所燭山河大地無所不照而神人不自以爲照。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五

牛集十

也。惟有心曠神怡而已。致命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正其命也。盡情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得其情也。天地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萬事銷亡靜而與陰同德焉。萬物復情動而與陽同波焉。消者不知復者不知消之復之者亦不知此之謂混冥其神人之忘已乎。武王革命之師不及有虞之揖遜。何待赤張滿稽而後知之。亂而後求治是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毒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總不如無病而不必藥無亂而不必治之爲慮也。故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無揀擇也。上如標枝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亦無仰上之念。有端愛實當之事而無仁義忠信之名。蠢動互相役使。使者不知爲所使者亦不知是。故太古之世行而無迹非無實迹也不着迹耳。事而無傳非無可傳也不留傳耳。季世之人亦知不諛不諂爲孝忠之盛。而從君父之言行爲孝忠之衰。何獨人諾而諾人趨而趨而不謂之導諛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爲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庸人不足道也。又有一等好異之士。合僂飾詞聚眾講學。其說白相矛盾。標榜以取媚而不謂導諛學其學者亦是其是而非其非。墮其愚而不覺知其愚者不爲彼所愚也。知其所惑者不爲彼所惑也。惑者少猶可以不惑而易惑者多恐併不惑而亦惑矣。大惑者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五

牛集十

身不解則無解之日久夫愚者終身不靈則無靈之時矣而今也以天下或儒無真儒性命通三教天人達一途者誰乎道無真道自古神仙裁接法能知人老有醫藥者誰乎釋無真釋人知觀音坐蓮上能知道裏產觀音者誰乎雖有真人以大遁解其惑必不信也何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假二人一擊缶而一擊鍾人必惑於新聲而不適雅樂矣厲之人猶自知其厲何大惑者不自知其惑也穢糟膏黃以譬曾史之修滿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汚性修反德而德同於初乃所以為得今亦惡分別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真色不色五色亂之真聲不聲五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天以一氣周流而成萬物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帝以一德洋溢而歸於民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王以心貫腹而攝服四海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謂六合四方謂達無礙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味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其所謂明道若味也味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蓋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撓之不撓則靜矣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乃一篇主張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非枯寂之靜矣鑒鏡均明也水靜生明所照有限心靜生明其照無窮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止則心中無物故虛虛則真空萬分敦化川流脈絡分明自有條理所謂倫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者靜之靜五為其根也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宜矣謂責成於己夫虛靜年壽長矣命前愉愉也投樂之意無為則能靜能應常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海舜之為君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有德無位之名道也以此退居而問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亂之然則五臭熏鼻五味濁口趣舍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彼揚墨者不問道趣舍滑心者也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無道德而富貴者以趣舍聲色填塞其胸次冠弁搢紳以拘束其四體內充盈於柴柵外重之以纏綴人見其自苦如此而被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懸指與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為得矣夫夫也讀南華至此當解其外約脫其內柴做一識象罔之道友與之共索玄珠同登崑崙也又何難之有哉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所謂動則得而在

靜而聖動而王即內聖外王也無為也而尊尊也言天下之樸素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辭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則故莫與爭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

調天下與人者和也天和與人為徒者也與人者和者謂之人樂

音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和則樂從生焉莊子曰吾師乎指虛

吾師乎音蓋萬物而不為戾萬物變化生死日蓋物自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仁者無不愛至人無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蓋天

地雕刻眾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無為故無所稱巧乃莊

此之謂天樂樂非外至故曰知天樂者知者與天為後默與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吾牛集十

其生也天行行乎天理之自其死也物化若萬物之變化靜而

與陰同德陰不能動而與陽同波陰陽在我手也故知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以其天嘗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故曰其

動也天其靜也地所謂守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鬼出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

下也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夫帝王之

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天地道德不過無為

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無為則以一

人而一人為之用故有餘有為則以天下用一故古之人貴乎無

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齊能

而運奔者工也臣能任事而用也若君也蓋君道無為臣道

有為君逸臣勞之義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道則

得其宜而無為之理可坐致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絡

同包天地不自慮天下為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天下為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天地不產不長而萬物自化白育帝

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委牛集十

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又自無為有為曲

為為末當知無為為本前言明此以也而舜之為臣則臣當

無為矣又言末在於下詳在於臣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等刑名也名物比類例詳極悉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哀音經音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精神心術五末之本而

而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先者先當後者後故曰行也何曾與儒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也區別有狀盛衰之殺一時而衰言

其有漸次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有路穆有朝廷尚尊有官職有鄉黨尚齒有長幼有行事

尚賢有承乘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妄取道語道尚其序道而非序妄取於是故古之明大

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性命之極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而未學自可次第而學而道德次

之者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得焉者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則老子失

仁義來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也蓋僕僕為器聖人分守

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彰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其才職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 奕 牛集十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省察明則是非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則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處之得宜貴賤履位當其才仁賢不自矜情與如禮記裝裝

之之與露也君子小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其實以此事上以此

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無事務於理而

而已自然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

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五行變化而後萬物生故知五行之變者則制九變

而賞罰可言也九為老陽必變少陰賞陽罰陰五行原從

之之權以賞善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

其始也創道而言不言大道造道而說不說大道者人之

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

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

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

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日出宵日月照而四時行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木天德以出治而萬物咸甯日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 奕 牛集十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于

周室彼藏其所著之書子路謀曰由問周之徵藏徵藏名史有老聃

者史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緇者反以說老聃中其說言方及

義人之性性本靜虛之中寂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與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

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憫與物同春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兼愛屬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常有常矣日月固有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常有常矣日月固有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常有常矣日月固有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常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萬物皆足其性吾惟循放自然之德德而行亦也

又何傷傷音保勞乎揚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也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音滿足跟厚皮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好作味老氏主餘用之不盡而又積斂其末來可謂儉乎老子漠然不應是以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也也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退也言向有所訊今其心退然安意受教也老子曰夫知神聖之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人吾自以為脫焉巧知神聖之人應答如流吾以為弗及脫失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不知者謂太口若辱雖人呼我為牛馬亦乾易云乾為馬坤為牛也苟有其實入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此名加故不受名者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名以加人入蒙之如衣服也令名猶衣猶也恒服非別有不美之名猶被禍也老子自言稱吾服也吾而思人也被禍德玉自見老氏本色士成綺鴈行避影也

履行遂進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也崖星也而目衡然實目而視之也而顛顛然顛音伏仰中央高而兩頭銳言高壽也而口闕然口吐之貌也而狀義然狀言自矜也似繫馬而止也而身定也動而持發也機括渾是快事所歸機察而審審察而詳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知巧而覩於泰時巧而驕素見於外巧凡以為不信心也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隱人不聞修身大道實之微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包無外故竊何足道哉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無不容不可測即中庸贊而隱之義形德仁義大道無形及其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非形而上者也神之末也末對本而言道無末以形德仁義為末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本末也夫至

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神之定者外物不足以倚之故不以累世累被自操柄我自行志不與俗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極物之真實而能守其本耳無假即真也本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外天地之外遺神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求之言與書求之言與書不知道也老子桓公讀書於堂上  
此段欲人忘象忘言不惟結上亦以起下桓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人斲輪於堂下釋椎音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設此輪扁一喻正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徐寬也疾

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陸西星曰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聽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  
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  
若徒誦其言而忘其味是得其糟魄而  
失其神髓不免為輪人之所竊笑矣

復圭子曰道何物也動靜互為其根者也善言道者靜處不

可見而先言其動天得其常運者而成萬物帝與聖人得其

常運者而天下歸服此皆道之運用也有動者以為道之流

行必有不動者以為道之主宰則聖人之心靜也水靜猶可

以明燭鬚眉平中准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靜字乃一篇

之主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裏面有運用工夫而不徒為頑

靜矣若而人也天地不出其範圍萬物無逃其洞察謂為天

地之鑑也可謂為萬物之鏡也亦可則我命由我法自我出

而道由我行矣夫靜生於虛一靜則無所不靜故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者天地之所取平道德之所究竟帝王聖人之所

歸休休則虛實相生虛則動靜各得靜則以無為而無所不

為無為則心常愉而外患不能入長生久視道在此矣此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乃萬物之本不惟堯得之而為君舜亦

得之而為臣帝王天子有此德不虛王於上玄聖素王有此

道不虛處於下可退而表儀乎山林亦可進而顯功名於天

下可以靜而聖德隱亦可以動而王業著無為而羣德不能

與較尊樸素而百家莫能與爭美此之謂大本大宗天地人

不能外也則天和人和天樂人樂亦從此生也莊子之師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何人者耶分明指太上言藏生於殺故羣萬物而不為戾施

澤於不知故及萬世而不為仁履歷不能考故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乾坤萬有性其所陶鑄故覆載天地雕刻眾形而不

為巧皆無為自然而然此之謂天樂若知天樂者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是故其生死動靜與造化

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不崇不疲一靜

而王天下服萬物聖人之心可以畜天下矣甯知帝王之德

即天地之德也道德其主宰也無為其作用也有才而不露

其才無為也而天下之才咸願為我使故用天下而有餘有

才而自彰其才有為也而一人之才不能以周遍故為天下

用而不足，無爲誠是貴也。在上乘之爲恭，已在下乘之爲曠。官有爲亦可善也。臣下行之爲敬，事主上行之爲代。庖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可見莊子之學亦與吾儒同，而非偏枯於無爲者矣。故古之明王有落天地之知而無自慮之心，有雕萬物之辯而無自說之詞。有窮海內之能而無自爲之事。則天地之化育一帝王之化育也。帝王之無爲一天地之無爲也。故天之神地之富盡歸於帝王之大，而帝王之德配天地者無爲配之也。馳萬物而用人羣者無爲用之也。識者以無爲爲本，有爲爲末。而上下分無爲爲要，有爲爲詳。而主臣又分故不知五兵五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因之序也。由是而愚知而貴賤而仁賢而不肖，處宜廣位各露其情而不惜力，必循名者何也。咸山明道德之人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不用有爲之人謀而歸無爲之天道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卽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之謂也。治天下者所不能無而第不先之耳。古之語大道者，必須知五行生剋變化之理而後形名可議，不然本之不知，末於何有。須知九爲老陽陰陽生剋變化之機而後賞罰可談，不然始之不明終於何有。卽有強而語形名賞罰者，特知致治之具而不知致治之道也。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聞堯之用心，憫顛恤窮，哀寡慈幼，而舜猶以堯爲未大也。本天德以甯民，同日月之無私照，與四時爲順度，若晝夜之有經，民無不知也。雲行而雨施，澤無不被也。舜信合乎天而堯猶合於人也。自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取法於天地者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而後聘厭其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仁義真人之性也。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未有拂天地之常悖，日月之明，垂星辰之列，亂禽獸之羣，搖樹木之立，而能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者，揭仁義以示人，何異擊鼓而求亡子，鼓愈疾而亡愈遠。噫，仁義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今觀子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

聖人也。疏有餘而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可脫焉。昔子呼我牛也，而亦牛；呼我馬也，而亦馬。有其質者，斯有其名，而弗受其名者，殃必及之。吾素被褐也，恒服此服，吾非別有不衷之服，故以被褐之服而愚人也。士成綺鴈行避影，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面容崖然而目，術然與神虛內視者，異矣。而顛類然而口開，然而狀義然與，大辨若訥，抑抑威儀者，又異矣。身似繫馬而意馬未羈，其發吾機括未發，而機心術知巧露而泰容規，凡此皆不肖之徵也。若而人也，其邊幅易盡也。底裏易窺也。即有所聞所見，亦竊取之學問耳。惡足以言修身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齋** 牛集十

子曰：凡物能大者必不能小，惟道大無終而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神矣哉！道之雖名也，即形德仁義，特其末耳。惟至人者，能藐世界，薄銓衡，屏權利，任真而無假守，本而亡末，神遊乎天地之外，超乎萬物之上，無往而非道德耳。視仁義猶後也，禮樂吾賈也。其心惟定於道德而已。至人往矣，而神亦往，僅有書以遺於後世人，貴道因貴書，不知書惟有言語之存，語以達意，意之所向，仍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無乃貴非其貴乎？書之不能盡道，亦猶形色名聲不足以得人之情也。信哉！知道者不求之言，與書也。求之言與書者，不必知道也。而世豈識書之不足貴哉！後引輪扁之

對以為書不足貴之証。桓公讀書於堂上，彼其所貴者書也，而輪扁問之曰：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糟魄二字，此莊老為千古後學傳神處。學人當尋糟魄之真味，何在真味？即人之真性也。真神也。酒以滓而成，糟魄人以雕琢而失真性。哀哉！輪扁甲其說曰：斲輪雖小有道於此，運斤徐則甘而物不堅，固運斤疾則苦而不入，木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與手習也，而應於心與心合也。口不能言者，不徐不疾之數存乎其間，俱是心領神會。臣不能以喻其子，則他人不喻可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則他人不受可知。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此語深潔有喚起後人須於不可傳中尋出可傳之物來，須於已死尋出不死之物來，方為會讀書人。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有糟魄必有精神，二句冷語非嘲桓公也。嘲萬世之後讀南華者，止思竊其詞華而不知大道有長生不死之術，則雖讀南華猶未讀也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齋**

牛集十

外篇天運第十四

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造化主宰以立君

道之尊貴無為賤有為重道德聖仁義乃其大旨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形處而不動日月之行皆有一定所第往來代謝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主張綱維機織有所係屬也即太極也

無事淫樂而勸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而為雲雨降孰居無

事而披拂是土言雲雨有雨必有風以繼之東北陽方西南陰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矣 牛集十

迎之所謂陽從陰則而至矣故風起北方而後鼓動或東此

風雨所以交作造化必有主之者易曰客雲不雨自我

何故巫咸起首曰來若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有六氣五行以

也則天地日月雲雨風露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順之無為

也九張綱維等皆是物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化之無為

備九是九疇洛乃洛書也事佛治成德備治功成

也無事之地者不必商大秦音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

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

至仁無親太宰兩問而莊子兩答一座皆驚而不可以獨坐

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碣之誅石厚是也後人

之虞兄弟父子有周公石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

一說至仁視萬物猶一體合親疎而皆愛之故曰無親

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

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統萬善

則去之遠也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則愈非至理矣故

曰以敬孝易敬在外其孝以愛孝難愛則木於山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愛親而忘其愛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我無心不自知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天下忘我即忘我夫德薄者愛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空 牛集十

不為也道棄也薄之也德薄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曰廉此皆自勉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故曰至貴國爵并

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與并焉是以道不渝屏棄也至

論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駭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莫知游蕩神不能默默口不

也乃不自得心安帝曰女殆其然哉此段論吾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人人人事也天地理也言樂非人不備而行之以禮義

也禮以節之則有序建之以太清太清者聲氣之元建之為主

義以正之則不亂

南華真經注疏

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說之以自然。此四句作樂之本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何能發揚雅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萬物合乎

哀文，武清濁陰陽言其節奏之妙。自四時迭起至不可待，又言作用之妙。循環無端，變化不窮，且作且止，而莫知歸宿之

也。流光其聲，言其聲流動而光瑩。始作所謂發解鼓舞，不能自已也。其卒無尾，樂雖終而餘音

無其始無首，始非突然而始自首。一死一生，無死一儂音。一起無起，所常無窮，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始終相生，統同

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待者求其歸一而未得之謂女，故懼也。待之以一故懼。然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庚 牛集十 上之三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

造化無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動氣之洋洋流，變化不主，故常愈新。

屈其盛，空卻守神。言雖其聰明而當一其心，以物為量。以管以定，鍾其聲，揮綽絳絳，其名高明。名曰高，是故鬼神守

其幽，能使鬼日月星辰行其紀。二辰順軌，作樂如此，吾止之於有窮。吾之樂止乎流之於無止，而又行乎子欲虛之而不能知也。無所致，望之而不能見也。吾逐之而不能及也。吾足儻然自失，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人之知力，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

音蛇移女音，委蛇故怠。其耳忘其目，廢其形，假身如虛空。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振然無然，其狀如非思慮。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調之，以自然之命。節如天命之流行也。故若混逐

叢生，草木之生，並育而不相害也。林樂浴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林同樂而形跡之相忘，布散揮動而聲曳

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動則無方，所居則窈。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生非死，非華

不主故常也。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節奏之妙，匪夷所思。人皆稽之於聖，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天之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元神不動而立。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其悅樂，故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庚 牛集十 上之三

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言焱氏守宙天地為昭，而故惑也。其所以然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具。樂之為鬼為神，故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固探索而心力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卒聽其樂之節，奏疑非人間之應

之俱也。是愚為藉道之器而非道以載愚也。可見愚之一字乃莊老得道以後之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師曰：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結草為狗，祭天解厭之物，喻儒者。儘以篋行巾，以文繡口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而變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

其下彼不得夢音蒙也必且數音米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棠創迹於衛

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則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音則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

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溼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音則周魯非舟車與音則今斷行厲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音則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溼世不行尋常古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音則應之道以應世而不窮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壬 牛集十

而可以音則且子獨不見夫桔音則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音則所容心仰無方

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音則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音則今吾試按齊楚吳燕之

殊其體而皆悉是以聖人因時致宜為民法故伏藏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鍊鍊而不怒夏商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

之法其可行於今乎音則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

齧說裂盡去而後快也音則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

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

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音則

異宜而治不相襲必以古之遺變今之俗以求其同是猶

狙而衣周公之服里女而效西施之顰其勢必至相齧也夫

子之意蓋以概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音則孔子行年

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

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

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音則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音則十有二年而未得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厭則人莫不厭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音則然而不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壬 牛集十

可者無他也音則中無主而不止音則道雖有所聞於外而中無定

外無正而不行音則無就正則無以申論而不行音則由中出者不受

於外音則人者聖人不出音則言以強聒之由外入者無主於中音則耳

聖人不隱音則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音則名公器不可多取音則名公器不可多取音則

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音則仁義先王之遺音則止可以一宿

矣音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音則以遊逍遙之墟

不樂相逐之食於苟簡之田音則此苟簡之田乃坎兌之方家家

能食音則立於不貸之圃音則此不貸之圃乃乾離之體止可自逍遙





聖哲起橫議其作始有倫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而

今乎婦女何言哉今以幼雅之女為婦倫薄之俗又向余語女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大道無

其政罔闕其民醜醜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則有為矣上悖日月之明日月雖明而不

智察察以為明下睽山川之精山峙而川流自有定位今用

是上悖之也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精中墮四時之施西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牛集十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音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音師之迹一君無所鈞用鈞取也猶言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音也道之難明邪音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音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陳述于人宜乎不遇夫

白鴉音鴉之相視以目相視眸子不運不運而風化感而生子蟲雄鳴

於上風也雌應於下風陰和也而風化感而生子類自為

雌雄類物類也此一類或有雌無雄能雌者亦能雄化凡物

雌雄類物類也此一類或有雌無雄能雌者亦能雄化凡物

時不可止流動道不可壅活潑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得其除

無不可根陽之理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失焉者失其消

互為消息之妙無往而可相道物之生機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邴得之矣烏

鵲鴉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邴不與化為人

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邴得之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牛集十

復圭子曰俯仰宇宙天運於上易知也地處於下易知也日月一往一來似有爭所之象亦易知也冥冥之中主張是而綱維是者誰乎居無事而能靜以制動者誰乎意者其有機緘莫知為而為耶意者其有迴轉欲止而不能止耶雲可為雨而雨亦可為雲隆施而淫樂是者非雲非雨也必有居無事而動為行雲暮為行雨者陽從陰則兩北方陽方也故風起北方自下而上西一東自上而下噓吸是者風也而所以噓吸者非風也必有居無事而披拂以佐雲雨者巫咸昭所謂天有五運六氣以綱維此造化是也帝王法之九疇洛書宗之治功成而聖德備天有常鑒而人有常戴非上皇極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十 去 牛集十 程疏

治之世無以加此皇隆而為仁故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以虎狼為仁則人駭以虎狼父子相親為仁而人亦駭乎謂至仁無親則人疑謂孝為至仁之緒餘而人亦疑乎故曰以敬孝而知有親不如以愛孝而忘親我孝而相忘於孝不如使親而相忘乎我我孝而能忘天下不如使天下而兼忘乎我則世有大德堯道舜行不為奇利澤濟世不為恩而區區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自見者亦微矣故至貴至富而在我則何有乎國爵國財道德有於身而至願在我又何有虛名虛譽何也爵財名譽身渝而至貴至富至願不渝也北門成觀黃帝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聞一也始而懼既而息卒而

惑使人神不定口難言而心不安者何也黃帝曰吾樂之奏非僅聲容而已也天人相參禮義節制而聲氣之元一本乎太清非遠求也蓋至樂雖先應之以人事不可不順之以天理雖行之以五德不可不因之以自然故善作樂者未調樂而調四時未和樂而和萬物則盛衰文武之有倫者象四時之遞起也清濁陰陽之相和者象萬物之循生也其流聲可以警聾聵其始卒難尋其首尾始終相生死生儼起循環無端欲求其歸一而不可待女安得而不懼吾又奏之以和合陰陽明並日月其聲之短長類鳥影柔剛似氣序無變化也無不變化也有故常也而不主故常也聲滿坑谷神守其量謂之為揮綽之音可也謂之為高明之樂亦可也故問吾奏者鬼神安於幽日星順乎軌所以然者皆由吾之樂止乎其所謂當止而行乎其所當行乎欲若一意見而不能逐之以步武而不及非立四虛之道倚楫梧而吟不能知其妙也以知窮力屈之後形若太空身弛而不張女安得而不忘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其樂之元韻與天命同流行其中之條理與動植而並生雖金石交作絲竹遞奏若無分又若有分如天籟之自鳴以方所拘之而不得以窈冥測之而不得以死生華僞擬之而亦不得但見其流動變化非尋常之聲也意者其聖人乎惟聖人達樂之情而知天之命天機不必通而五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去

牛集十 程疏

官互効其職此樂非人間有也可謂妙不容言矣聽之難聞  
 視之難見其聲之充滿無所不包其音之精微耳無從接而  
 安得而不惑夫樂也者始聞之而懼驚惶惑疑其為鬼為  
 神懼故與既聞之而忘心神並竭無可着力怠故適空聞之  
 而惑以為盡善盡美而不知美善之所自來惑故愚巧者人  
 用事人則去道遠愚者天用事天則與道近故云大智若愚  
 愚可載道而非道以載愚也孔子西遊於衛師金與顏回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重神明不得不重芻狗及其已陳也若與  
 未陳之芻狗而同珍彼非以譽為夢必目昏於明也今夫子  
 取先王之陳言而誦習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與弟子遊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夫 牛集十

寢臥其下耶其不得志於宋衛商周猶曰是夢也而困於陳  
 蔡與死為隣是非其昧耶夫水陸異路舟車異行夫人知之  
 也古之周道不可行於今之魯宣亦夫人知之也今欲以周  
 道而行於魯是猶推舟於陸可行乎不可行乎強以古道而  
 行今者徒勞無功未知時無方吾亦與之為無方可以應物  
 而不窮也知桔槔之俯仰而人不罪則可以悟治世之道矣  
 故夫三皇五帝之不同道而同治猶相梨橘柚之不同味而  
 同適口知禮義法度之必應時而變通則知古道之不宜於  
 今猶獲狙之不得服周公之服也里婦之不得効西施之顰  
 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亦得

道乎孔子曰吾求之度數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吾求  
 之陰陽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一年而未得老子曰夫道貴心  
 悟不可以言傳至尊莫如君親道尚不可以獻而進之至親  
 莫如兄弟與子孫道亦不可以告而與之者何也中有主則  
 見定以無主之心安能守不變之道外有正則行確以一偏  
 之見安能獨斷而獨行故由中出而悟入者聖人亦與相安  
 於無言由口耳而外入者聖人不惜言詮以指其歸名公器  
 也且不可以多取况仁義先王之遺虛也豈可以久處哉故  
 古之至人即真人也假道於仁所謂金愛木慈仁也託宿於  
 義所謂木愛金順義也以遊逍遙之墟則一塵不染矣呂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夫 牛集十

云掘地尋天見天光即荷簡之田也此田在坎兌而不在乾  
 巽朝種而暮收者也故曰食於荷簡之田呂祖云種得金花  
 果是強即不貸之圃也此圃在乾離而不在坤兌貸人而不  
 貸於人者也故曰立於不貸之圃何所往而不逍遙矣呂祖  
 云嬰兒日食黃婆醜女時殞白玉杯所以荷簡易壽也呂  
 祖云正心收佳黃龍關張口擒吞白虎漿所以不貸無用也  
 旁門採戰僅知採其後天採假而不採真也至人則採其先  
 天真一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張三丰祖師云一點靈光  
 出渾身粉汗香雲時乾我汞換骨作純陽即採真之遊也何  
 世有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知鑿古以取天之戮

辱與至人相去遠矣。怨取與諫教主殺八者，皆正人之器。非利害生死無變於已者，不能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門用事而天門何由開哉？失道德而後仁義，故老聃欲孔子舍仁義而進道德曰：播糠眯目，則不知有四方矣；蚊虻噬膚，則不知有夢寐矣。今吾子語我以仁義，則不知有大道矣。亂莫大焉，是故不如已。雖已，環使天下相安於無爲之風也。奚必以仁義教人？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鶴之白鳥之黑，乃自然而不足辯也。名譽之觀，無所增益於人之性，不足廣也。處陸之魚而得濡沫，何如相忘於江湖？失樸之民而沾仁義，何如相忘於道術？孔子歸而語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平

牛集十

乎夫龍也者，變化莫測，龍無體以合而成體，潛龍也。龍無章以散而成章，見龍也。龍無潛見乘雲氣而吐納乎陰陽，飛龍也。老子其庶幾乎？又何所容吾言而規之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口居而龍見，即龍之散而成章也。雷聲而淵默，即龍之合而成體也。發動如天地，即龍之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也。蒞夫子借龍言而子貢便就老子言耳。遂以夫子之聲先容而見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而爲聖人一也。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哉？昔舜禹之相授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武王逆，故曰不同。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反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則不一矣。各親其親之

端開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反有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則不親矣。所厚者薄之，漸起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欲力追上古也。誰知混沌大鑿，孕婦不踰十月而生，子不踰五月而能言，未至乎孩而問誰而民始天，則不競矣。儻知而不以相教之風萌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以復醇厚也。人有心而兵不順，殺盜者無罪，類聚者爲常，人心駭而儒墨起，夫婦不遵始作之倫，幼女可使之爲婦，則不變矣。數代揖讓之傳，又已不終局矣。名曰治之實以亂之，吾見上不得與日月並明，下不得與山川耀精，中不得與四時同施，使萬物莫安其性命之情，而猶然稱聖，其有耻乎？子貢立且不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全

牛集十

而敢復言哉？孔子謂老聃曰：即治六經有年矣，于七十二君而不一，遇何人之難說，而道之難明，即老子曰：夫今俗之不合乎古，亦猶古道之不宜於今也。今子所執六經，乃先王治古天下之陳迹，而欲治今之天下，不亦迂哉？不知有爲之制，作皆粗迹也，而所以迹，則先王無爲之精神也。得其粗迹而遺其精神，是見迹爲履之所自出，而認迹爲履也。可乎哉？豈惟古今之迹不同，而萬物相生之迹亦異？白鷗以目相視而風化神相感也。蟲之雌雄，以上下唱和而風化氣相感也。又有物類翹然無雄雌，互自爲雌雄而亦風化也。乘時者有定生而無定迹，無不易也。無不變也，而不易不變者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為生死而不為陰陽之所生死以我之動靜為陰陽而不為  
福先禍始之陰陽何以能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哉則以其無意必無固我去知與故耳此所以天不能災  
物不能累人不能非鬼不能責視生死若浮休謀慮若兩忘  
韶光融信寢覺一致神粹魂王非虛無恬淡者不能有此天  
德也故悲樂喜怒好惡皆有道德者之所禁也而無憂樂變  
遷無逆逆物交可以想見其盛德靜虛淡粹之至矣焉肯勞  
其形而耗其精乎觀於水之性以不雜而清莫動而平則知  
所以養神矣我無駁雜以擾其神則神常靜我無二三以亂  
其神則神常甯以淡而無為者為神之體動而天行者為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癸 牛集十

外篇繕性第十六

此篇為性命而發俗學俗思性命交喪惟深根而  
極者性反而神完樂全而志得與倒置之民異矣

繕性也 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也 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復非明

極中季世腐儒之病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 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也 知者人之覺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義人能以恬養

知則定能生慧即吾儒之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不逆不德自然之先覺也 猶以恬養知養之之久而則知恬恬即知故曰以知養恬知

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交養則得其和順自然 夫德和也

和合眾善 而成也 道理也 眾善無不 德無不容仁也 道無不理義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全 牛集十

義明而物親忠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音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性者仁義禮樂之所自出也若

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 偏行 彼正而蒙已德

是偏得外而遺內非道仁義而偏於禮樂也 彼正而蒙已德

蒙晦其明也言德積於己 不自炫露而彼物自正 德則不冒 德者人所同德冒如覆

而蓋人 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為所冒者見人之德未免 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濇濇焉 乃混沌初開之光景指治

世者而言濇濇則指 古人所治之民而言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皆統

全而於道無欠 缺故曰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其天皇帝皇人

皇之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 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有

理之可順則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  
純一者為矣則知有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  
順各有已則離於道矣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去其自然之性而心與心識我以有心為  
日以心相覺察也陸西星曰殘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  
以知為者以故品為德衰頹而不一不己失其性矣猶順  
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派鹿之師險德如孔  
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  
心起識日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  
以心識也

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用其知  
於未而忘其本是以無以反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矣 牛集十  
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

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觀  
矣其隱也非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  
隱而自隱矣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伏身閉言藏知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所謂  
活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深根竅極而待根極性命安此存身之道也修身俟古之存身  
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不以辯飾知不強不知不以知窮天下不  
又當反一而無迹

人窮不以知窮德不以知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處  
無為也反性即反一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誠小  
也所謂反一無迹也

識傷德小行傷道大道自有正途遠哉小行小誠旁門也旁故  
曰正己而已矣手時丁性臨時樂全之謂得志有傷則不得謂  
則快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  
已矣君子樂之所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備來寄也去留在彼而不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  
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一致  
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外虧內甚置倒也

復圭子曰此篇為原性而發性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若繕性  
之俗學未免失之有為其去初愈遠滑欲之俗思未免失之  
障隔其背明愈甚名曰開之實以蔽之迹似屬之祇以蒙之  
故古之治道者欲發蒙而啟蔽惟有以恬養知而已何也恬  
者不受天損性常定也定則生慧恬者不藉人益性常靜也  
靜則能覺此知悉從恬養中來回視有生之初其有知乎無  
知乎養之之久則知即是恬恬即是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也非俗學之所能籍也交相和而理出乎性也非俗思求明  
而取蔽也此性一全則無不全其和合眾善則為德條理咸  
備則為道能容為仁能理為義能明親為忠能真純為樂能  
信順為禮皆性中之所有行則並行而不可偏行者也有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矣 牛集十  
之俗學未免失之有為其去初愈遠滑欲之俗思未免失之

障隔其背明愈甚名曰開之實以蔽之迹似屬之祇以蒙之

故古之治道者欲發蒙而啟蔽惟有以恬養知而已何也恬

者不受天損性常定也定則生慧恬者不藉人益性常靜也

靜則能覺此知悉從恬養中來回視有生之初其有知乎無

人之德而已不壽人亦陰被其正而物各得如以一人之德而蓋人之德人能不失其性乎故上古之人居混芒之中與一世之民相安於澹漠遐想其時陰陽調鬼神安四時順萬物育羣生壽不識不知人盡然也雖一二有知以知遇不知亦無可用其知也至一之世何嘗有作爲乎卽有所爲猶莫之爲也自然而已自德一衰於燧人伏羲其治天下順則順矣而不能一也德再衰於神農黃帝其治天下安則安矣而不能順也德復衰於唐虞其治天下治化雖流醜惡澆樸愈散失道而德失德而險使民去性而從於心天下從此擾擾萬緒起矣我一心彼一心心識心全是識神用事而人心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辛

牛集十

一之極矣先王知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有文物以紀之博議以辯之文滅質博溺心而民始或亂皆俗學俗思安能反性情而復其初哉由是觀之世非道不治喪道則無世矣道非世不興喪世則無道矣奈何交相喪而不互爲興也故有聖人之道者德既隱矣故其身亦隱何必自隱哉然則古之隱者非故伏爾藏也當時命大謬藏乎其所不得不藏也古之見者非故行所無事也當時命大行無乎其所不得不無也深根卽道德經之深根爲得藥事甯極卽道德經之固蒂爲得丹事而待者待天詔之宣召也此窮而存身之道乃玄門之要旨不知性命乃存身之本也虛心又所以求反其性

命也故古之存身者不知曰不知不以辯飾己之所不知也知之曰知之不以己之知而窮天下之不知也不以知窮德既而得道有知終歸於無知也但見身存而性反性反則神全矣又何所作爲哉旁門三千六百乃小行小識小識傷德有損人益己之德德固不可以小識也小行傷道亦有淫邪亂正之嫌道固不可以小行也惟有正己而已矣正己者何所謂煉藥但尋金裏水大小無傷兩固全是也其神全則可樂初念遂則志得故曰樂全之謂得志以軒冕對窮約則軒冕爲可樂以性命對軒冕則性命尤可樂故古人不以軒冕爲得志謂無以益吾之真樂也今人以軒冕爲得志知有軒冕而不知有性命也古人知軒冕爲儻來寄也寄則聽其忽然而來亦聽其忽然而去何古人無不得志之日而今人有得志不得志也何古人有樂無憂而今人樂之日短不樂之日長也則以喪已於物亡形也失性於俗亡神也性命可存且不能長存又安能保軒冕之長存乎狗外志內謂之曰倒置之民固宜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奎

牛集十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以形有大小喻道無大小以物有情粗貴賤喻道無精粗貴賤以物有短長終始喻道無短長終始必達理明推者方為知道之人又曰無以人滅天以人不勝為大勝化窮通一四方出死生齊物我不推識見大而與問亦精微可謂玄之又玄而大道為我有友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喻學自外至而源也湍水名繼流之大兩涘水涘也

也渚水中之可涯之閭喻道不出於而旁中央不辯牛馬於是

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自負其為天順流而

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於是大觀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也

之以少自多者萬分之中得其一耳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十一 牛集十

少仲尼之間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賂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局於已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

虛也非中之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鶻於時也久近之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方術之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

知爾醜也狹小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列子所云海無底泄之不知

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

自多百川總歸于海天地始海則各有量也夫若至是故秋毫

極物安其分若觀大不察其小視小不自以為多見奔馳於勝

負之場矣豈莊生之旨哉晉西皇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

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

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

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壘空音壘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

乎壘空稊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也九州穀食之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

馬體乎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壘孔渺四海也天地

比之如粟米於中國也物有萬而人為萬物中之一物於人

身也言九州則中國所生之食用其有限言舟車之所通凡

為海上之國人力之所能到者能有幾而其不通舟車之處

尚多也以人力所通之處而比於馬體之毫末渺世界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十一 牛集十

五帝之所運相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任事之人

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應前輕伯仲尼語之以

為博應前小仲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世界之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石夫物量無窮謂局

小時無止所值之分無常得失終始無故死生存亡之變

而不多知量無窮身在此則此近而彼遠在彼則彼又近而此

時無正明證古今則未來者雖通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後今無常

今有時而為古是以勿疑蓋人之常情從前觀之待察乎盈

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

故得失不足為喜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

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阪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往

後禍今則今又為始為終為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

不可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其生之

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之體不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以形然之身究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

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

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九函牛集十

儒之語小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

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

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又將

字面換作精相重入細信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不盡耳其自大視細者不明非無形也夫精小之微也乎

謂感大之殷也殷厚故舉便此勢之有也此無形有不可圍

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便有形迹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數所不能分別亦不能窮其

也造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不盡言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夫子曰子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雜序詰與諸者隨論不

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點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細論

精粗雖精亦相矣故不如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為利不賤門隸我雖不為利而亦不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不賤而亦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貪汗行殊乎俗不為從眾不賤佞諂由由焉與

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言大人體道之事無欲美無取

也問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至德不得上德也大人無已

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至而倪小大合內外論之分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九函牛集十

小倪者細之兩頭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河伯欲於無分別之

中說值分別下之海若言貴賤大小有無是非未有所定將

別無分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言貴賤之以差觀之以大小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

天地之為稊米也以亦可知知毫末之為邱山也以亦可知差數

觀矣言大小之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東家之西可為

也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有無之以趣觀之趣以人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

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正人指邪人為邪但

以懸世不同而分是非功分不同而辨有無差數不同而各大小此皆於不分別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倪乎昔者弄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相大之不可為倪乎

而王自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大小各有騏驎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物各有鳴鶴音管夜撮蚤音蚤察豪未書出鱗音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無故以殊器殊技

察之故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天地陰陽相為對待是非治亂相為循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情理也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誣也帝王殊福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大小之為一家乎信乎其不分矣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曰門曰家言貴賤小大之所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從出也

終奈何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有貴有賤皆世論也固有貴以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復如何得貴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實矣故曰是謂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志與道為梗也何少反行則志與道不相背也何多是謂謝施則則志與道不相背也則則志與道不相背也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則齊參差則不齊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音域既無分別以道心為王則無私兼懷萬物母私其孰承翼是謂無方有承接引翼則有方道無終始物有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物有短長自齊物之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死生者物之終始而道無一虛一滿不位乎其數有虛有滿不終始也故不居其成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數有其定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始以是而論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音取既聽其所為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害曰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惟知通者能達而明之明夫進退存亡之道物外語也已性命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富於禍福諱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有道德者不為禍先不為禍始而察之謂之功多

知天人之行知天內人外木乎夫位乎得位得猶言道音道而屈伸反要而語音道德立則踴躍屈伸皆自得如此則知老知天知人知輕知

權統謂其荒唐而無當哉音道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音音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列名誑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四足及天所

人為也容天入最妙又恐鑿察者以人勝天急轉三無以字以禁止之故者有心而為之一着有心便非自然自然之謂



命命即天也得即已德衰於為名者多矣知天知人於此  
謹守勿失明乎內外之分則性分之身反為歸之我矣 螭  
螭足也蛇螭蛇蛇螭風風螭目目螭心螭一足比百足蛇  
有形者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猶以藥謂螭曰

吾以一足跨蹠而自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螭  
形用者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字實無不周通矣 藥謂螭曰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任其自動莫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音耶疾徐之節進退之妙乃天  
機也何可易耶言非人力所得

也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也風曰然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音秋躡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原小不

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古至人多甘受挫折合  
而致大順之境無礙之字非小不勝為大勝之驗乎若目一

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  
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得失二字皆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音甫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十

牛集十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德安聖人對無所不安矣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 公孫龍士問於魏牟曰

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台同異離堅白然不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

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音余知之弗若與音余今吾無  
所開吾喙音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

聞夫培音坎井之音甕乎謂東海之甕曰吾樂音與音吾跳  
梁乎井幹之上音入休乎缺甕音供而或崖之崖赴水則接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十 牛集十

一甕之水而跨音時行音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甕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熟音矣於足邊音巡

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  
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音而水弗為加焉湯之時八年七旱

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音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甕音聞之適適然音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音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  
使音負山商音馳河也必不勝音升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遺其利口者非增井之濫音與音且彼

方趾音此黃泉而登太皇天也謂極深窮高也無南無北有北也今有

西木東金西是有東有西也今金木交併而東西合一則無東無西矣始於立冥也反於大通道

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以察察之小辨而欲窮之

夫壽陵餘子夫曰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余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備備而歸耳邯鄲國中所能之步學未成而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口哇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走逸也莊子釣於濮水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 百 牛集十

焉達意曰願以境內累矣累先生之身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問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

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

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養生全備以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

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鳳雛子知之乎夫

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實不食非

醴泉不飲於是賜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音黑鷦鷯

也鷦鷯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喻自己為鷦鷯也

首代之相耶其謂南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石絕水之上莊

子曰儻魚魚也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魚之所樂忘水而因

道而因以知魚其日子非魚云云者不知能盡其性者必能

其性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我與子猶人類也何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

莊子曰請循其本反復辨論皆性體上探索矣子曰女安知魚樂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子既已知吾之知

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知也

復圭子曰通篇以道字為主能問道者可以窮極大而定至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 百 牛集十

細包精粗忘皆賤化有無達理明權知天洞人全真照物一

以貫之矣不觀秋水之時至乎百川灌河充納潛崖河伯自

以為天下之大觀無過此矣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

其聞道百而以爲莫已若乎若非至子之門亦不信少仲尼

之聞而轉伯夷之義矣北海若曰井蛙夏虫各有所局者限

於虛與時也而曲士難語大道者束於時師之教也今爾始

可與言大理矣夫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闈泄之

而不虛春秋自若水早一致吾方存乎見小又奚以此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壘孔之在大澤已

爾計中國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大倉已爾計人處萬物中

之一物猶毫末之在馬體已而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  
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海若不以其自多名高厚博  
者亦安可以此自多也然則將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遠近大小不可定也知時無止古往今  
來遞爲更也分無常盈虛得失原迅速也終始無故生寄死  
歸若且暮也計人之所知者人也其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  
者天也無知而無不知其生之時形也形則有所必做不若  
其未生之時神也神則有死而不亡者由此觀之毫末非小  
而天地非大吾身不爲不足而天地不爲有餘信然則小無  
形而大無邊乎不知細能精乎大而視不能盡乎大大能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乎細而視不能微乎細有大小則有精粗矣有精粗則有形  
矣有有形則有無形矣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精粗也不可  
以言論意致者物之超出乎粗精也故大人之行無欲美無  
取舍齊利害泯廉貪忘貴賤屏是非融細大方成一道人  
果且有聞乎有得乎有已乎果且無聞乎無得乎無已乎惟  
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胡河伯猶然未忘其賤大小之倪也北  
海若曰天地之間惟道爲獨尊以道眼視之物無貴無賤也  
皆作平等觀以物眼視之貴賤咸其所自取也皆作奔競觀  
以俗眼視之貴賤不在已也皆作炎涼觀以差等之眼視之  
大小有因天地毫末互藏也皆作推移觀以功分之眼視之

有無有自東西各見也皆作一定觀以趣向之眼視之是非  
不味堯桀異向也皆作善惡觀故自昔以聖人而行讓爭之  
事雖凶化爲吉以庸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吉化爲凶猶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窺穴騏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捕鼠鴟  
梟可以夜撮蚤而晝不見邯山獨不聞有是必有非有治必  
有亂此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智者知之故師天必師地師  
陰必師陽也河伯欲分貴賤大小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  
之爲一家乎奈何河伯不悟而莫知所適從也北海若曰反  
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以道  
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萬物同治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長其軌執此道之無終始者以御無窮視物之死生也數之  
虛滿也年之往而不返也時之流而不止也不出消息盈虛  
之循環終始之範圍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與時變遷  
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順其自化而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學  
道耶北海若曰道有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權迷者徇  
外忘內恒以物而喪身明者全內存外不以物而害已豈水  
火之所能熱溺寒暑禽獸之所能賊害非待相薄而後勝之  
也則知道者遊於先天而後天自不相及矣故曰天在內我  
可得而主之人在外我不可得而必之有德者知天知人本  
乎天學有宗也立乎德行有根也欲屈伸之自如者惟有明

理達權而已河伯欲究天人之所謂不知牛馬之四足爲天  
 毫無與乎人也絡馬首穿牛鼻爲人毫無與乎天也南天勝  
 人毋以人滅天甯命造故毋以故滅命甯名自得毋以得狗  
 名謹守勿失謂之真人藥憐蚘憐其足之多也蚘憐蛇憐其  
 無足也蛇憐風憐其無形而疾也風憐目憐其不行而至也  
 目憐心憐其神無所不到也鸞以一足不及蚘之使萬足者  
 亦猶噴者大如珠小如霧雜下而不可勝數也予動吾天機  
 不知其然耳蚘以足足而不及蛇之無足者亦以倚吾天機  
 行者純用天機又安所用足哉蛇雖無足猶有形也風則無  
 形而終歸無何有人可以指而勝之亦可以踐而勝之然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下之折大木飛大屋者非風不能也豈非積聚小不勝而爲  
 一大勝乎自古得道之聖人亦往往似之孔子困於匡謂子  
 路曰命不爲我之諱窮而免時不爲我之求通而得當堯舜  
 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時命大順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  
 人非知失也時命大謬也人知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  
 所安不知聖人之勇則無所不安矣公孫龍自多其所學矜  
 其所行知可困百家辯可窮眾口今屈於莊子固問其方於  
 公子牟公子牟曰子不聞坎井之蛙誇其樂於東海之蟹乎  
 自以爲赴水蹶泥於井幹之上軒螭與科斗莫若也吾擅  
 一壑之樂可謂至矣引東海之蟹入觀不知其曾一足不能

容也乃告之海曰若亦知海之遠且大乎高且深乎禹之時  
 十年九潦而海不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海不加損頃久  
 不推移多少不進退者非東海之大樂乎人無超世之見而  
 欲問達者之言何異使畜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矣不解  
 極妙之言而欲圖一時之利口何異坎井之蛙自多其樂於  
 東海之蟹也必見笑矣且彼是何人者耶繼踏地便登天無  
 南無北水火濟矣水火金木四者解悟而會歸於土難測其  
 涯深矣無東無西木金交併矣始於玄冥坎水上升而其究  
 五氣朝元反於大通矣子乃欲以小知小辯究之何異用管  
 窺天用錐指地乎何異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能失其故步爾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伺而歸乎公孫龍如不去恐失其業矣莊子釣於濮水非臧  
 丈人之釣而其釣真釣也楚王使二大夫曰願以境內累先  
 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已死之神龜王藉之以筭覆  
 之以巾而藏於廟堂之上不知此龜廟死爲留骨而肯乎願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亦知其願生而曳尾也莊子曰  
 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則立功之小不如全神之大之一  
 微也惠子相梁恐莊子之來代已相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曰鷓鴣仙禽也棲迹於海島而止足於梧桐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鷓鴣得腐鼠自以爲天下之美無過此矣  
 仰而見鷓鴣之過曰嚇恐鷓鴣之奪其食也今子謂我爲代

子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真之貴之  
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儻魚出遊之樂  
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咎其不通人性者所以  
不通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  
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  
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儻  
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  
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真

牛集十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也惟有活身之物及其  
無爲取始知也而後從欲乎出機入機之外

天下有至樂

音格指道

無有哉

反詰之詞

有可以活身者

指先

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氣無有哉以下正

今奚爲奚據奚據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

總提此四字作

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會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

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愚非愚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

外矣

備舉富貴者壽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習吾性本自

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

而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營思慮以固人之

生也與母俱生壽者惜情

音

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憂無不

其爲

形也亦遠矣

適生而後忘憂忘而後生可樂而後形爲我者

其形

則士爲天下見善矣

不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而何

人故曰忠諫不聽躡

音循勿爭

故天子吾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烈士好名止知活人而

形不成矣無有哉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

者思今俗之所爲與其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尋活身之物與其爲烈士毋甯爲真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

者思

今俗之所爲與其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之

者思

真

牛集十

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越者誣誣然如觸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非果不非果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為以之活地無為以之宿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稟

牛集十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不見所由始也雖歸虛域也殖生也萬物皆從無為生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

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言焉能無槩然言也察其始而本無

夏秋冬四時行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竟性命者得力且在此處生死關頭說一箇無生法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生死第與寒暑晦明代謝相同何足

支離叔與滑介叔視於冥伯之邸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稟

牛集十

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母妻子問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瞞

面王樂而復為人問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

靡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女問首者管子有言邴甚善之曰稽也音也布小者不可以懷大

綆音梗井短者不可以汲深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夫若是者以

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受命自然不可損成

其可得而吾恐回與齊侯言弄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

命之大道也已或不遇不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宰以爲膳鳥乃眩

視憂悲不敢食一辯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坳墜浮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章 牛集十

之江湖食之鮓音鮓隨行音隨而止委蛇音委而處彼惟人

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諷音譏爲乎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

之若戰爭攻守之事當強之術則彼將樂聞奚鳥之咸池九

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

大人卒音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

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人有賢愚

故不一名止於實設於適因名以求實是之謂條達而福

持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謂

據理適則去而無礙達而指之曰此段言天地間生物種各不同不是以少喻

賤愈而行文整齊中有不整惟子與女音知而未嘗死

生也言而回未嘗死也若果養乎予果欲乎若果以子爲得

以汝爲取種有幾舉其化生得水則爲鱉音雅得水則爲魚

如獲其名爲魚蓋水若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物水上如獲

言者蓋水乃太一之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假生也

得水之際則爲蠶音蠶之衣厚遂有體質其色沈綠名爲

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音野

鳥足音足接者音接久積而爲鳥足草音草鳥足之根爲蠶

其葉爲胡蝶音蝶見一爲葉所化人往往見之胡蝶否也化而爲

蟲生於雷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音鴝一云鴝也乃胡蝶之別名

生者不可概論胡蝶草化之虫質多鴝弱生野雷之下得火

氣以生化而爲生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其名爲鴝音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章 牛集十

鶻音鶻撥千口爲鳥其名爲鶻音鶻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

日所乾餘骨之沫爲斯彌音彌流沫所化者斯彌爲食音食

其名曰食音食願音願生乎食音食青音青生乎九音九獸音獸

青音青生乎音生羊音羊突音突即羊蹄根也根化于久

不音不久竹生青音青青音青生音生程音程生馬音馬生

人音人生音生以人馬爲是或謂繁氣而生人類可乎搜神記秦

以上論氣變化非死非生一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音機入於機音入入於大造音入造化中而不能出其範圍也先自萬物

復音復子日夫人之樂皆以外而樂內惟至樂則以內而樂外



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人止知求活於一時非真活也不知有不死者而後為可以活天下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觀其所為所據所避所處所就所去所樂所惡而天下之人情烈矣以富貴壽善為尊者未有不以身安聲色衣食之美為快樂也以貧賤夭惡為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艱為憂懼也曰知有可以活身而觀之其為形也亦愚矣使富而可以不死則苦身疾作而多積財者謂為財有餘而身不得盡用也非以財貨為內而形體為外乎使貴而可以不死則貴人晝夜思索多方以為固位計胡為位雖固而身不固也非以為祿為親而形骸為疏乎使壽而可以不死則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自少至老惛惛憂無不死之術而不知求活身之道非以蓬島閻苑為造而袖懷摩尼為還乎使名而可以不死則烈士忠諫當能保其形胡為善與不善不並立活身與活人不兩利而子胥竟以殘形而成名也書果存乎不存乎富貴壽善世俗之所樂也樂者未必樂無為之樂世俗之所苦也苦者未必苦故曰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在外而在內也至樂無與非無與也其譽不貴名而貴實也而是非乃大定矣天下之至樂孰有過於活身哉活身至無為而有不長存哉何也天清地寧不過以無為而萬物化吾且不知無為之從出又安知無為之形象萬物有也

無為無也無能生有天地得其無為故能無不為天地也人也分而為三苟合而為一人孰能從有為以至於無為則至樂活身雖與天地並存可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童子譏之以為太甚莊子曰不然夫死者人之終也吾因其終以追其始混沌初剖朕兆未萌有天地而無萬物無生也而安得有形無形也而安得有氣白太易變而為太初為氣之始太初變而為太始為形之始太始變而為太素為生之始今又變而之死猶春夏秋冬之遞為循環也生為晝豈死為夜寢於巨室而噉噉然哭之者可謂通於命乎安知今日之死不為他日之生故止而不哭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之邴滑介叔俄而柳生其左肘始而惡之者人情也既而曰予何惡以理遺情也識人為假借地水火風四大而生總不離塵垢之中方死方生方死方生死遞相為晝夜化也我與子觀於冥伯之邴觀化也而柳生其肘我亦化中人也未能超乎造化又何惡乎化之及我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之形因而問之曰夫子不貪生失理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不善之行以遺父母妻子之醜未必罹此患也不有凍餒之危或春秋故及此未必罹此患也髑髏見惡曰子諫似辯士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亦知死之樂乎死無君臣上下無職要職詳之勞無春夏



秋冬則無寒暑侵人之患人生小年也死則以天地為大年  
元會運世為春秋至極之極雖南面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若形骸反若父母妻子問里知識子欲之  
乎憫懷深嗟頷曰善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問之勞  
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成於一定而形適得之本來  
命長者不可損之使短短者不可益之使長吾恐回與齊侯  
言黃帝堯舜之道而不得更益以疑人神農之言止知事求  
可功求成內求於性命而不得已或不遇不聞道人惑則貪  
功名而喪本來未有不死者也安能活身而獲至樂哉昔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靈 牛集十  
海鳥至於魯郊魯侯迎而鴈之於廟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三  
日不食而死此以已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也未知養鳥者  
自有深林壇陸江湖鱗鱖羽翼其行列也委蛇而安處也若  
人亦與九韶之樂鳥聞之而飛者獸必聞之而走魚必聞之  
而下人猶相與還而觀之豈惟鳥性與人殊魚非水不生人  
處水則死者其好惡異也故能有聖凡之不一事有正旁之  
不同名不虛揚也必止於實義不虛附也必設於適內求於  
已無所往而不可是之謂條達則不惑而福持則可以活身  
亦可以活人矣此猶出死而入生也更進一步則有不死不  
生之道不觀列子之指觸轡乎曰惟予與汝同居大造之中

汝未嘗死也予未嘗生也若果虧養而死乎子果歡樂而生  
乎不知死生一條也萬物一轍也究造化初生之種天一生  
水水上有浮游之氣如絲如縷其名為隧隧近土則為蛙蟾  
之衣為陵鳥為鳥足三者皆濕生之草漸變則漸異其名為  
鳥足之根化為螭螭親下其葉化為胡蝶親上此一蝴蝶也  
化為蟲生於窟下其名為鳩撮鳩撮于日化而為乾餘骨  
之鳥漸化漸大卵生也乾餘骨之流沫又化為斯彌之虫由  
是而為食醢為願輅為九猷為黃輓為腐蠶為蒼苒皆化生  
之虫漸化又漸小矣羊奚之根比乎不筭之竹而生青溜之  
虫青溜生虎豹之程小生大也程生馬猶為類之近似也馬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靈 牛集十  
生人者何也乾為馬則馬得乾之氣為多造化之始人類少  
則馬生人者乾生之也史言長沙武陵蠻生于畜狗元始祖  
胎于狼鹿必有本矣至於人一入於胎生之機則不變不化  
而不能出於機也惟跳出陰陽之外者斯能出於機若萬物  
中有變化者似皆出於機然亦惟陰陽所陶鑄而不能違則  
又皆入機矣可見宇宙間惟一氣機播弄人物或出或入或  
人或出無須臾之停有志長生者胡不訪真人打破陰陽之  
機絨陶鑄乎陰陽而不為陰陽所陶鑄哉

重刊道藏輯要

牛集十一

南華真經

周濂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注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命之情其緊要在棄事而遺生其養氣全神志外守中則達生之功夫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人知生之當養一有徇外之

凡可已者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一人知命之當安

非安也知無奈何而安之則凡所安者無求一有能俾之心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備物可養形而不能養神有生必

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全生與形原不相離形雖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有形足以存生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形如屋蓋形者譬如屋

爲足以存生形屋雖好而屋主人不離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形雖不足爲而衣食交際又不可夫欲免爲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

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以世情爲念也世人生生之

厚故不正不平而生理以斷不爲物累則心無高下決擇而

與造物相爲始終便死便不得故曰則更生事奚足棄二句

是問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故棄其事也恐其精

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天與我本同一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散則

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無礙脫盡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音凡有貌象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貌象聲色物也我亦物也物與物不相遠焉能不察不熱

淫之度大藥一得丹房器血便而藏乎無端之紀藏神淵默其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根抵造化樞紐萬物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御物矣

自入焉一性養氣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音物而不懼彼得全於

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鏡于不折不怒以

物無心也無心之不取於世人人而鏡于不折不怒以

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攻戰殺戮之慘不開人之天

以守復讎者不折鏡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

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聖人藏神正藏於此藏神正所

氣也

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物無心也無心之不取於世人人而鏡于不折不怒以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天一也有天之天乃接

生有人之天乃採取之不厭其天不怒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旁門吾開之適賊生矣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音禮曲者承

天人合一此乃持竿調音條小蟬也其為物舍卑穢趨高潔其鳴以時不猶

而粘調食而無求得形解之道者是以託之承調也擗音奪以手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音耶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五六月粘調時也累彈丸於竿則失者錙銖

其承調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愈精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

而不墜之至猶擗之也吾慮身也若概音概株拘吾執

臂也若槁木之枝承調之時外體欲直極株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惟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一

不得內志欲甯心一於蠅而不知蠅之外復有他物益雖小孔

技而亦有妙理內忘我外忘物物我兩忘奚啻承調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則神散用志專一而

不其狗僕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凝神完固聚而

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音耶曰可善

游者數音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若

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視舟覆於淵覆舟之却車之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之心者神明惡往而不暇也以瓦注者巧注射而以鈞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瘖其巧一也而有所矜憚借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不止於注亦不止於操舟大凡以外物為重者必

陵車却為注三事以喻之此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

祝腎音祝學生音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

操拔音音誓音誓把連茹之草以為誓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

公曰田子無讓謙遜音遜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善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惟其在後

更不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

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嚴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不爭利行年七十

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音音薄音薄門首懸維薄之無不走也往來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一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既先善內則其後當養外既先養外則後

也仲尼曰無入而藏內不入即壺子無出而陽外不出即壺

也也榮立其中中央三者得其名必極榮立者獨立也中央者

乃藏神之府化胎之源擒制鉛汞而大藥產于其中不入不

出為榮立三者若得法其造修造之名必到至極之夫畏音

者音險於山川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

出焉不亦知乎論生人之所取畏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食色

人之所不能無亦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知有形之畏安可

壽其可畏者甚噫民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以臨牢室筴木柶

也說音無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音也汝十日戒三日齊

音藉白茅以白茅為藉加汝肩尻音也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

平為儀謀曰不如食以糠粃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音象有文楮音也之上聚僂音呂之中

則為之為儀謀則去之以生自為謀則取之以死不願音也所異

龜者何也所以謀身不同於謀龜者何也欲累之也音也通性

人以龜其意可知桓公田也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

之手曰仲父音也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諷音也論音也鬼之貌為

病數日不出齊王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滯音也也音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五牛集十一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

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音也甕有響音也如美人而衣赤衣戶內

之煩音也雷靈音也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音也鬼名狀如

四黑衣赤帽大蛙音也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也

自陽音也處之水有罔象音也野有方皇音也野有豸音也

即神狀如物而山有夔音也野有方皇音也野有豸音也

兩頭而澤有委蛇音也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霜桓公音也然而

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音也在在處處說鬼物亦中庸物而不可避之

心勢然何病音也細道子為王養鬪音也十日而問雞已

乎音也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音也十日而問雞已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音也十日而問雞已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音也十日而問雞已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矣音也十日而問雞已

下之雞無有望風而潰耳古之立大德者大勇若未始不自

然後動無音也孔子觀於吕梁音也水三十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六牛集十一

一丈夫遊之以為有善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音也而拯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音也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

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音也從水

之道而不為私焉音也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音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音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音也

猶鬼神音也人尊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

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錄未嘗敢以耗氣也音也

耗氣也音也

心動心動則神必齊者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慮皆壽祿  
不專故不敢耗也  
忘利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也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

枝形體也忘我 當是時也無公朝 觀公朝若 其巧專而外滑骨  
如足則吾之知巧專而 然後入山林 觀天性形軀至矣  
消物之滑心盡消混矣 察木之天性與木之 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未  
形體已至為鍊之材 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未  
後加劑不然則已而不劑也 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  
退中繩言直也 左右旋中規也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  
而反善御者直中繩圓中規如組織文緯然所謂謂也 顏闔遇之大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七 牛集十一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鉤百謂圓馳不止而至於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勞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  
無逸馬馬之驅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  
故連命者不務知 工倕工名也旋而蓋規矩蓋謂過也但以  
矩精巧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指與物  
之至也 留心雖不以心稽而心未嘗不在但一而不桎  
其桎耳靈臺心也心不為外物所繫日不桎

陸西星曰此言純熟自然之妙只以手旋物自合現矩第指  
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  
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本不能合規矩矣○復生子曰學問  
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難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  
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  
為與自然學通三教而且問性命金丹之大道者乎 忘足

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  
從事內統一而不變外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

南華真經注疏

之適也陸西星曰上說一詞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  
矣故風過則忘是帶適則忘是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  
忘內外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 有孫休者踵門而託詞以  
斯則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 子扁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

而田原不過歲事君不過世資指於鄉里運於州郡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  
肝膽則內遺其耳目則外靜總為一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恬淡逍遙乎無事之業 寂莫無 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其  
之境 自為非有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故 今汝飾知以驚愚之知  
以驚人之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言其過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轉首眩暈  
於炫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八 牛集十二  
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  
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迷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 彼問彼惑而  
之 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  
為具大牢以饗之泰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淨之

江湖食之以委蛇 音威移從容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故所見  
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鳩以鐘  
鼓也 鼙以鸛鳴借 言而惑王勞日全生之  
小物以鄙之彼又惡能無驚乎 言而惑王勞日全生之

鼓也 鼙以鸛鳴借 言而惑王勞日全生之  
小物以鄙之彼又惡能無驚乎 言而惑王勞日全生之

南華真經注疏

道非至人其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諸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大年案鳥以九韶鳥必驚焉子所以處孫休之感也

復圭子曰生有理有情理者生之所有情則能養生亦能喪生惟達人務生之所有而養生不務生之所無而喪生斯之謂達生命有性有情性者命之所可奈何若情則可保命亦可殘命惟達人務命之可奈何而完命不務知之無所奈何而殘命斯之謂達命人知備物以養形何世人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人知借形以寄生何世人形存而死亡者亦有之哀哉養形者多而存生者少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能止也信養形之無益吾以為莫若棄世謝絕人事之因緣別尋世外之天地無變也無累也金丹大道流戊就己取坎填離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程疏三

九

牛集十一 又上三

正至平得藥不過一年便與造化更生而庶幾長生久視矣然則何事之不足棄而何生之不足道哉形勞而不已則蹶故欲無勞而形非棄事不可精搖而不已則竭故欲無搖而精非遺生不可夫形全精復者乃內外交養之人與天為一者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真人者天地之肖子靜而合則得天地成體之理天之未始不為人也動而散則得天地成始之用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形固精完是謂能移所謂其始也以我接為工夫其究也以脫胎換骨為了當精而又精者所謂再宏爐重立鼎煉神還虛天地亦包於虛豈非反以相天平若而人也可以潛行可以火走可以遊乎萬物之上而

不窒不熱不燥者何也則驅殼脫盡獨存元神所謂純氣之守者也若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後天而不能至乎先天必物之造乎無形而止乎無化者為不物於物而有物之物焉能禦之彼將不色中色而處乎不淫之度不空中空而載乎無端之親萬物各自為終始而至人先萬物之始而始後萬物之終而終不過一其性養其氣合乎天地之德而通乎造物之機緘耳若而人也其天渾全其神不虧聲色之物焉能礙之哉試觀醉者之墜車猶能全其神而况聖人之全其天者物焉能傷之乎復仇者不折鑽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使人人而盡如鑽瓦之無心則天下無攻戰之亂矣人之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程疏三

十

牛集十一 又上三

矯揉造作旁門也天之金丹大道正理也開天者採其先天無損於彼而有益於我德生也開人者採其後天有損於彼而不能益我賊生也賊生者天必厭而棄之吾果能不厭其天乎賊生者人必忽而絕之吾果能不忽於人乎不庶幾為宇宙一真人也哉承蜩有道未學承蜩而先學累丸即學射者未學射先學視之理也累丸漸精則承蜩漸不失此實理也非喻言也承蜩時外體欲直身樞有如檉株槁木內志欲一惟知有蜩而不知有天地萬物何患承蜩不猶操之也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豈惟承蜩即為聖賢亦此道也痴僕丈人得之以承蜩有志者得之以作仙作



佛何不可乎觴深之津人操舟若神若没人則不必見舟而便操之者何耶彼水不能溺利害不入其胸次故能齊濶陵一舟車不惟不知有舟覆車却且不知有萬物之介吾懷也惡往而不暇則外輕也亦猶賭者巧於瓦注憚於鈎注殢於黃金注非巧有不同也則鈎金能令其智昏徒見金而忘巧也豈非外重者內拙乎莊老加一凡字甚妙聖賢仙佛只是內重而外輕凡人不致以聖人自居者因外重以致內拙爾羊與陽同音仙家多以養羊爲寓言蓋本莊老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句來此句極難會心內外交養原是大修行者之的派第此有所先則彼必有所後鞭者着意策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七

牛集十一

之謂也羊之前者既行故不必鞭前而鞭後單豹先養內而後外張毅先養外而後內皆坐不鞭後之病以死然則養生將奈何吾以爲莫如煉已煉已莫如定息凡人氣有吐納則有出入無入而藏則內不入矣無出而陽則外不出矣無出無入此是閉息工夫柴立其中央者存神於玄牝也卽悟真篇云鑑形閉息思神法也能閉十二息爲小道百二十息爲大道至于息去仙不遠三者若得其道必名爲真人人知十步殺一人爲畏塗不知畏塗不在道塗而在食色之間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能知戒則爲仙爲佛不知戒者未有不喪生者也人之所惡莫如死爲彘謀者必願食糠糟而居牢

筭不顧加肩尻子雕俎之上胡人爲軒冕則不畏死於豚楮之上爲彘謀則知避死而趨生自爲謀不能如爲彘謀者何也則惡死之心專於爲功名之心也人知生爲人而死爲鬼人鬼二途也不知鬼神體物而不遺視之而不見者偶見於桓公焉因而致病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似以鬼神爲無矣又曰忿滴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隨其氣之上下能令人怒能令人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能令人病似又以鬼神爲有矣既曰有則無所不有豈惟沈疇戶內雷震東北西北皆有鬼神也水邱山野亦有鬼神也澤有委蛇見之者殆足以霸桓公與之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正見公不自傷鬼惡能傷公也若此者皆由氣不足之故爾故有紀渚子爲王養鬪雞之喻此是疑神養氣之至理凡學道者須潛心理會而後大有進益無論養德卽養勇者十日而虛憊恃氣其剛易折也又十日而猶應影響其燥易燒也又十日而疾視盛氣其猛易柔也又十日而致虛極守靜篤不可以利誘不可以譎取不可以怒激望之似木雞其神完也察之其德全德全者氣全也於虛實戰守之道無不了了於心胸誰敢有與我敵者總見輕試者取敗積養者氣足也氣足則橫行天下可矣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能遊龍窟魚窟之所不能遊不知者以爲鬼物知之者以爲蹈水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七

牛集十一



道也道不外乎故與性命吾始乎故未狎水也長乎性則與水習矣成乎命則與水相忘矣偕入偕出止於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吾以安於陵為故無奈其生於陵何也以安於水為性無奈其長於水何也以不知所以然而然無奈其死生制於命而不制於水也水性且以順其自然而生况人性哉削木為鐮小技也梓慶猶能以養氣而全神三日齋忘利也五日齋忘名也七日齋忘我也不知有公朝忘勢也然後外滑滑而巧專然後入山林而木性得然後成鐮完而可加手焉不然不輕為也此之謂以吾心純一之天而台物自然之天器之形而下者得神之形而上者以造作之即不謂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吉

牛集十一  
卷七上

而謂之神也亦齊東野稷以御而中繩中規圓驅鉤百而後反顏固預知其必敗者為其馬力竭也然則養生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併務乎知之所無奈何者必無成矣即一御猶有心以合規矩者又有工倕得之心而應之手以手旋物而自中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者不知指之為物物之為指也其靈臺一而不桎於規矩者忘乎規矩之規矩也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故一適則無所不適者而後為忘適之適乃真適也孫休之自反者以修身已潔赴難已勇而所遇不時未免有怨天尤人之念扁子詔之曰夫至人者其肝膽耳目與人同而忘肝膽遺耳

目與人異居塵垢之中而遊塵垢之外入有事之境而逍遙無事之業雖內有所作為而不恃其能與汝飾知以驚惑異矣雖尺有所長而不倚之以自任與汝修身以明污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又異矣汝得保爾形骸全爾九竅亦幸矣又何暇怨天哉若孫休之所問皆入世之情而扁子之所言則出世之法以入世為是者不可告以出以出世為是者不可告以入孫休聞至人全生之語毋乃為養鳥以太牢欸鳥以九韶乎又非誠能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乎吾恐其驚而無營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吉

牛集十一  
卷七上

外篇山木第二十

此篇論全身遠害之其要只在虛已服時而去其自賢之心與人間世並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

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殺鴈而烹之賢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

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

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道藏輯要

此一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而非道也故夫乘道德而

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

也一龍一蛇

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萬物之情

世者則傳入世之法

離之成則毀

者則觀望者多必

有從旁議之者

有為則虧

有為則虧

有惡而不肖則欺

則如鴈均之不能以自免

鄉乎與世和同此道德之鄉也

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

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書居戒也雖饑

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

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患也而竟不免罔羅

道藏輯要

枯形去皮

而遊於無人之野

能辨形去皮

矣又何必更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我不知義之所適

蹈乎大方

與道相輔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君無形偃

君無形偃

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其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岸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屏弱之夫沈溺受河不能解脫者加一物策蓋人無車則因無輪則似首為形勢所累若能外其形體其嗜欲則然則少君之私算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便足越于道進之糧食千荷隨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漸遠窮極愈遠愈深愈往愈遠彼逆者到岸而反君自此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鄰故有人者累得眾而有國則見

有於人者憂君財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委之傳物非見有於人也而民不投已吾願去君之累不有除君之憂不見有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猶言虛莫之方舟而齊於河有虛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七 牛集十一 上二一  
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船之一呼而不問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

無人慮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朝受命而夕趨車臣之職人若如所請厚施得眾之意奢曰一之聞無敢設也

外何敢更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林人之生本無造作復思返乎太林之始何乎其無識及其知儻乎其息疑也

任其來者往者之從其彊梁從其強梁而不隨其曲傳隨其在彼無將迎也因其自窮不強其所不隨者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德之有於身者乎夫塗猶云大道也孔子聞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意也

其為鳥也翬翬音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也道脇而棲人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亦不奔逐之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所何也是故其行列不斥亦不奔逐之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大 牛集十一 上二一  
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此段仰鳥之遠害喻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不自矜伐者必功功成者察亦必察名成者虧亦必損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行而不明居

道無一曰不流行推以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見其功莫與人則有而不居矣

其名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狂一其心平常其行與術迹杜門無職環指勢不事王侯無不為功名如此則不為天下立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不求聞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實事達者也而子卿何以問為善哉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實事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糗入獸不亂羣人為不亂行而假鳥獸之心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子桑

雝曰子獨不問假名人之亡與音林回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為其布音泉貨謂之布以與音赤子之布寡矣謂赤

布寡於千金為其累與音赤子之累多矣累則赤子之累多

於金音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音璧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音指赤子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離音喻弟之相依者要皆一時之交利合之徒常則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一九

何或于交益疏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翺佯而歸絕學捐音

而友益散也音虛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翺佯而歸絕學捐

書弟子無挹於前音不為指讓之其愛益加進音虛又去而對意流

也音加進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音與冷于性也及其將死

天下傳賢不傳子冷音於情也非真冷乎命禹曰汝戒之哉音以下絕學棄形莫若

緣音無緣也即情莫若率音簡便緣則不離音合率則不勞音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音任其質之自然手讓無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音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

正腐音繫結係履而過音戈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音昔也病邪

耶莊子曰貧也非儻也王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貧

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音善騰其得

神音梓豫章也攬音音攬之如蔓之附木然其枝而王長音精也

其問雖尋逢蒙不能睥睨也音睥睨及其得柘棘枳枸音音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惴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音加急下首

骨之硬音便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德奚可得邪音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音昭然孔子窮於

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音几右擊槁枝音策而歌音氏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音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有其聲而無

宮角音五音木聲與人聲音聖然有當於人之心音擊者之聲與歌顏

回端拱還音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音悉其性已而

愛已而造哀也音於過哀至曰回無受天損易音會而樂也音天能損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一十

我之道故無受人益音難富原非本來為人益驕則受其無始

而非卒也音於今為始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天一也夫今之

歌者其誰乎音歌者人而所以致我歌者人回曰敢問無受天損

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枉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

之借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

所以待天乎音仇對寒暑窮枉不通此天之損我者天之所行非

與之借也音臣不敢以違君人其故以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

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音後凡非本來

者也君子不為盜音名日盜故君子不為音賢人不為竊音知而盜

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音善騰其得



然未有廉者不招挫尊者不招讓也天下無爲不虧已方有  
爲圖其成人且從旁撓之利其虧天下賢無全德已方好修  
而慕乎賢人且乘間謀之汗其行天下不肖亦有一得之長  
已方附乎與能之例人且多方凌之阻其進惟遊於道德之  
鄉者超乎萬物之上不與萬物伍而物焉能礙之彼魯侯者  
以學道修業敬鬼神尊賢求免患而不得此其所以見譏於南  
宜儉也夫豐狐文豹山棲穴處靜也夜行晝居戒也問出求  
食定也然猶不免於網罟者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耶胡不外淨爾身毋與接爲構內淨爾心毋日以心鬪  
而遊於無人欲之天則天不能禍而地不能災矣今天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頁上之三

精元氣元精固而神愈王任其涉江浮海皆神行也江海無  
崖晉之所往亦無崖而不知其終窮晉今悟道則昔之少費  
寡欲皆爲送君之舟車旣已得道則今之舟車皆可自屋而  
返而釋氏所謂到岸不須船者蓋本於此君其遊於寥天一  
而與凡遠矣惟與凡遠者乃與道鄰不然非負有人之累卽  
抱見有於人之憂安能與道遊於廣莫之國哉其國有至寶  
無心於寶者得之不觀虛舟觸舟雖偏心之人不怒如以有  
人之舟而相觸未有不怒者怒不怒而係乎虛不虛舟虛且  
無礙况人能虛已任其遊世內世外未有不免害也衛之北  
宮奢賦斂爲鐘三月而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疑其有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頁上之三



鳥之畏人者其常性也獨東海有鳥其名曰意意飛必以羣棲必依人宜其不免於患也然而彼進不前而退不後則網羅無可害食不先而取必緒則藥餌不能害其行列必處主人之堂則外人不能害意意非能不死也第合不死之道耳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誰不知之予今之被罔也意者儻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陳蔡之庸人駭昭揭日月而行則陳蔡之賢知忌宜其不免此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功名者眾人之功名也故一人可得而立之不可得而伐之與其以伐而致其隨與虧不若以功名而還之眾人之為得也窮則道明雖為有道之流而不明居達則道行即為立名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三

牛集十一

而不名處猶然無知也無能也為純純常常之人耳間有比之為狂者披又削迹捐勢功成而退已無責備於人人亦惡乎責備於我焉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吾又何以問為喜哉孔子曰善哉以下孔子不必有是事恰為大修行者苦志了道之標的也故辭交遊去弟子逃大澤粗衣藁食深山所居之人類如此至于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則得道以後事異類且可化而况同類乎孔子不得志於魯宋衛周陳蔡之問而親交疏問於子桑寧子桑寧曰假人有亡者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為赤子可以市所市能幾何吾知其非為布也為千金之璧為吾累赤子之累甚於璧也則或

人之所未解矣林回曰尺璧雖重利也赤子雖輕天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不能保其利必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天不可解必相收也相棄之與相收矣待質而後辨哉天下有君子淡若水之交即有小人甘若醴之交有淡以親之君子即有甘以絕之小人彼親友人也非天也無故而合者則無故而離散以人也非散以天也孔子于是絕學捐書令弟子不為揖讓之虛文而情愛彌篤昔舜之命禹曰天下凡有形者皆有情形易離而情易勞故形莫若緣而因之則不離情莫若率而易之則不勞又何必文物以絕之聲名以發之哉似併虞夏之書亦絕而捐之矣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三

牛集十一

子衣大布之衣補結繫股而見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莊子曰有道德而不能行者謂憊衣弊履穿士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貧也非憊也君獨不見夫騰猿乎其王長於柁梓豫章也雖善射者無所施其巧及其危行側視於柁棘枳枸也筋骨非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雖使捷者未足以展其能也今周所遇非時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困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所缺者火也故以槁枝擊槁木而歌焱氏之風其歌雖有具而無數有聲而無音木聲與人聲裂然有富於人心識者咸知其不怨不尤也仲尼恐顏回之推已而至於過大愛已而至於過哀乃曰凡



人有真宰本至完也天定之矣此先天也而無爲後天所損  
猶易也亦至足也人成之矣此真人也而毋爲世人所益則  
甚難也今日吾困於陳蔡於車爲始俄而變遷又爲局之卒  
矣人事之不停與天道之周流一也夫今之歌者其歌誰耶  
歌天乎而吾不受天損歌人乎而吾不受人益始信吾命有  
所制矣何謂無受天損易夫飢渴寒暑天地有推移而吾亦  
與之爲推移後天而奉天時也臣且不敢以逆君而人其敢  
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夫名位爵祿乃外加已之所無非  
益已之所有人不明盜之卽暗竊之君子賢人之所不爲也  
而吾何爲取之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非其所處則目不妄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毛  
牛集十一  
X113

何鳥哉翼天逝難目大觀希褰裳躓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不知螳螂之在後也螳螂執臂而搏之  
見利而忘其形不知異鵲之在後也異鵲快螳螂之在前見  
利而忘其真不知莊周執彈之在後也莊周徒知蟬召螳螂  
螳螂召鵲二類相召也而竟忘犯栗林虞人之禁以取其諍  
責也乃省悟曰吾聞守身者內外交養今吾守吾形焉耳爲  
一鵲之故而忘身犯其禁何異觀濁水者不知其濁迷清淵  
者不知其迷乎人能鑑於清淵卽知利爲害之所倚矣而美  
中有惡亦猶是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其一  
美而一惡惡者寵貴而美者疏賤陽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  
美者不忘美自以爲美則有驕心吾不知其美也惡者不忘  
惡自以爲惡則有謙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識之天  
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使人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爲人之所愛哉其庶幾遊於道德之鄉乎未有不免於  
患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至地之人目擊而道存現四故為心動等死生為晝夜不  
始修為而自能物物則乎滅又人下約之鈞伯昏無人  
射之射凡有不存之  
存而始可與言道矣

田子方文侯待坐於魏文侯數稱銘工文侯曰銘工于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音賞與之論  
人注當於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子方曰其為人真人也人親而天親雖與人向而虛緣而葆

音真凡入之心未始須臾不非物與人清而容物物無道者  
多夫聖而不足以知物彼正容以悟之對所告者不使人之

意也消則所改者不無擇何足以稱之言其無得于方出文侯  
儼然自失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誦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二句摹寫陰然自失之意求諸行

而不得出口吾所學者真土梗耳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  
與之人也夫魏真為我累耳温白雪子適齊會於魯魯人有

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言其習於未學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人

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前見我今也又請見我必有  
以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則曰見客又人而歎其

以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則曰見客又人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  
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動容

也似子其道謂我也似父交淺而言深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以目為目至道盡在神會之中不待言語而已喻矣

夫子馳亦馳馬為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自揜直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于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步趨馳辭求之言語文章之謂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期於信而人信之不期於親而人親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為心死故可哀若

立門以死其精於之心為心死者不同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定南北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輪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輪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輪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輪十一度萬物之入

者機化也待日行虛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也  
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一受造化之始便為軀殼  
安能知造化之終始哉此之謂不知命 蕙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耶以是日徂 凡人若有形者皆有命也不知命  
之徒無往而非規也初必以規立乎吾前而為符徂之日哉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音余交臂得其象貌汝  
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 音著者形骸也所以著者不規之謂神也著者有盡雖濡於  
迷求之於有如上文言亦言辨亦辯言道亦言道所以絕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三 牛集十一  
忘服佩服也隨隨隨是甚忘也吾嘗語汝使雖然汝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雖然汝奚以忘乎其後為忘忘之

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音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  
之少焉見曰邱也眩與 音余眩疑其為目眩不向

者先生形體掘若橋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音精越神忘  
去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音初乃未始有物之先遊孔

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曰辟焉不能言 音知而心已  
之矣欲其得之於意言之外也 音嘗為女音議乎其將將者

且然而未必然 音至陰肅肅之氣 音至陽赫赫之氣 音肅肅出乎天

南華真經注疏

陰根赫赫發乎地 音陰根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音物化生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音物生之大綱可見消息滿虛盈虛即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消息有數時明有常謂其有作為也而不規其功用生則動

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音命者天  
美道者天下之至樂先了命而後了道故能 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敷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 音其於死生如獸易敷魚易 音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三 牛集十一  
不有大常知大常者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音其所一  
而得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音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凡人每以生為常死為變至  
哀樂不能入豈惟死生凡天下萬物之出機入機視之皆一

百體為塵垢等死生終始為晝夜而莫能滑吾之 音棄棄其  
大常也而况得喪禍福之小者何足以介吾存乎 音棄棄其

也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凡人棄軀解首猶有為名之  
身之貴於隸矣 音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音可與而身不可與身  
有小變豈以所礙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 音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杯水于上發之適矢復發方矢復發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

言定也又寓于發上言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也言射之時而身之不動如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后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后臨

百仞之淵背遠音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之危淵之

聖而不為動者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闚青天潛黃泉插斥八極神氣不變入極且斥之而不變

志雨於中也殆矣夫倘目者外巧也中殆肩吾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三五 牛集十一

之真問相相然身雖息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知來去之無常知我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其在彼邪亡乎我

在合尹與在我邪亡乎彼與合尹無異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高視遠想于天地之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不為言美人不得濫不為聲盜人不得劫

音劫不為伏戲黃帝不得友不為富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

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

濡處卑細而不憊音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不與物處其

神可以經出入者充滿天地楚王與凡國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口凡亡者三言凡國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

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凡雖亡

也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

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則乎凡楚之存亡則世之得喪禍

福皆外物矣此是復至子曰田子方數稱谿工之賢於魏文侯而不稱東郭順

子者何也以東郭順子之為人真人也真人之形而全天之

德視萬緣皆虛幻也襟本來為真切也太虛之中何所不容

藏垢納汙不足貴也而能消垢汙為清淨斯為順子之天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三五 牛集十一

也文侯於是儻然目失始悟夫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未至

乃形解而不欲動思欲行滿天下無身過也口銜而不欲言

思欲言滿天下無口過也謂昔之所學者為土梗思欲化臭

腐為神奇不人貌而天行不已也進乎此者其温伯雪子乎

適齊舍魯而不見魯請見之人謂中國之人明乎禮義似彬

彬質其有文也而陋於知人心則不能盡已之性以盡人之

性也後疑其有以振我而見之果不出雪子始之所言矣夫

昔之見我者能方能員而未能忘于方員能陽能陰而未能

趨乎陰陽徒以口舌昭道德而不能以忘言證道德此其所

以見客而歎也仲尼曰夫人以耳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擊

道以聲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存道也天下之不可以容聲  
而求道者幾人哉即傲如顏子猶求夫子於步趨馳驟言語  
之間而夫子奔逸絕塵非步趨馳驟之所能及也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位而民歸又非言語文章之所能及也意  
者道不在口而在心乎故夫子曰人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而不知心聞道則生不聞道則死心死甚於人死也人之有  
心如天之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人因之以作息夫人  
一日之存亡也春日行虛一度冬日行氏四度動植待之以  
卷舒萬物一歲之生死也夫苟吾為軀殼之吾惟與物為役  
役且不知其所自始安知其所自終今吾為知命之吾規方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二毛

牛集十一

由我而出何前途之不可往夫道有著者則有矣有所以著  
者則非有矣而必求之於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安得有馬乎  
故吾不患不得道而患不能忘道不患一人不忘道而患不  
能與汝俱忘道蓋故吾為成形之吾不變不化者也不可  
忘而真吾為知命之吾無始無終者也忘者忘而不忘者自  
不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似喪其耦而孔子以為遺物離  
人而立於獨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何也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故必屏心知杜口言方可與汝議乎其將至人不  
言已往而言將來未言人道而先言天道至陰肅肅愁慘之  
象也至陽赫赫發舒之象也肅肅不出於地而出於天自夏

至而下降也赫赫不發乎天而發乎地自冬至而上升也陰  
陽和而萬物生大綱著而細紀藏消息盈虛其造化之密移  
乎晦明日月其造化之彰著乎有天道即有人道生不生於  
生之日而必有所萌待之以生也死不死於死之地而必有  
所歸待之以死也一生一死相為終始無端而莫知其始無  
窮而莫知其終不有為物之初者孰能主張乎是哉天下之  
至美莫如命而至樂莫如道惟至人先了命而後了道故得  
至美而遊至樂孔子曰願聞其方老聃曰凡人每以生為常  
死為變而至人視死生為大常而不動念豈以喜怒哀樂而  
易心謂天下有萬物而即有吾吾為萬物中之一物其與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二毛

牛集十一

同者榮枯死生之理而不與之同者忘形骸超死生之見而  
又有何乎得喪禍福棄隸者猶知身貴於隸豈以貴在我者  
而為變故所失乎不見有得喪禍福則必不知有喜怒哀樂  
無心患者自有妙解足徵為道之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  
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其孰能說此道者老聃  
曰不然天地間無往而非水也人日取酌焉彼之才自然而  
然無為也而無不可為也至人之德亦猶水之利萬物無修  
也無證也而物不能離天地不修而自高厚日月不修而自  
照臨至人不修而道同天地日月孔子出而告顏回曰夫人  
所處小則知亦小所聞大則知亦大始吾之於道也其猶醜



維與止知其中之廣耳向微老子之發吾覆也安知天地之大全也幾虛吾一生矣魯本多儒而莊子對魯哀公曰魯少儒以儒自有真不在服也公亦知儒服之所取乎冠員冠以象天者知天時履方履以象地者知地利帶佩玦以解紛者事至而斷有其道者多懷玉而被褐無其道者往往服之不衷也公益號於國曰無儒道而有儒服者殺無赦而魯果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子儒服而立公門公問以國事隨叩隨應無不叩而無不應卽千萬而不能窮莊子曰然則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餘皆僞儒也可謂魯多儒乎吾以是知千古以上惟真則能動人也古有爵祿不入於心者飯牛牛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而致秦穆公與之政百里奚是也古有死生不入於心者以完園浚井之餘而致陶唐氏之推位虞舜是也古有畫吏未抵筆和墨而動宋元君嘆其爲真畫解衣槃礴贏是也古有持其釣有釣而不釣者常釣也臧丈人是也文王欲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欲置而棄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日之所思者臧丈人也故夜之所夢者亦臧丈人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真人夢見良人命曰萬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其有瘳乎遂不卜而授之政無變法無專令三年而列土壞植散羣足徵無偏無黨上下之大同也長官者不成德足徵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也鮑射不敢入於四境足徵諸

南華真經注疏

侯信其不欺視吾國如彼國也文王於是尊之爲太師問之曰此政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乃無心爲民之言而臧丈人則疑其有利天下之心遂不應而夜適顏回曰文王其猶非至德耶又何必以夢爲言也仲尼曰凡人見其偏不見其全斯可譏議而文王聖人也慮無不周已盡之也又何可論刺焉彼直以順人情於斯須耳而其深意固非末學之所能識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弓滿鏑射平矢速身如木偶自謂得射之道矣伯昏無人曰射有巧有神汝今是射之射巧也汝得之矣有不射之射神也汝猶未也試與汝登高履危虛實相半若能射乎御寇伏地流汗安敢射也伯昏無人曰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二

單

牛集十一

至人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橫無八極故安危不入於心而能爲不射之射今汝猶以目而窺見上下四方神氣不足故安危皆得以入汝之中而不免於殆矣孫叔敖三爲令尹而寵辱不驚以致肩吾之問孫叔敖曰吾非能過人也獨聽來者之自來不得而卻之則得非我也去者之自去不得而止之則失非我也此其所以不喜不憂也且忘貴賤亦忘彼我貴果在令尹耶則不有我矣貴果在我耶則不有令尹矣方將躊躇凡物之去來猶是也方將四顧凡人之得喪猶是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忘言語忘聲色忘威武忘帝王視死生如旦暮也况爵祿乎若而人也其



神可透出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養可處瑣尾而不挫此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真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微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不存者不足以並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亡小則齊得喪大則亡死生視障支體如委蛻也非目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理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望

牛集十一  
111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通篇以無知無為無修為主其斷言語絕名相釋氏諸經多宗此也

知知與無為謂狂風北遊於玄水玄水乃產藥之川源即黃帝所遊赤水之北是也之

上登臨斧音粉之邱而適遭無為謂焉彼為無言之人名以謂形容直也知謂

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服也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此不答正所謂不言若使知答則其隨於疑網知不得問

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音缺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猶是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皆應予知之將語若也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雖未答而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望牛集十一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物何名

何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

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也知之彼指無與彼不知也

答之其孰是邪三人者孰為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達摩而

終不近也以其答言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出德經故聖人行不

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致者招之使來之謂道無方體何

從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德則無為而仁猶可為也義則分別太甚虧之始也故曰為道者

日捐損之又捐之以至於無為

無知無損而復無為則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

亡義禮樂非道即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

欲復歸根道不亦難乎其惟大人乎

又捐反於道德所以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易也則不知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

徒吾又何患也

生死相為循環而其所以生死者造化之網紀

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

豈惟人有生死萬物出

道藏輯要

大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天地得此一氣以升降萬物得此一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為知再問所以翻起下文不知為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是忘之為似不近為知之微也

也狂屈問之以黃帝為知言

無為謂無言者狂屈忘言者黃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

有成理也凡人有大美則言之法則議之理則說之而天地

不然而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效法於天地取象于四時觀

變于萬物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

象莫有知其根者扁篇然而萬物無物之

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愔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

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大不過六合而道包之六合不能離小

道藏輯要

一汝視不見天和將至

如足則專氣致攝汝知無思一汝度不

不損神將來舍

真主人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真焉知此理不

以故自持

泥乎故舊也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

無心而不可與謀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也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道而將至者此眾人之所同論也言皆非道大同也彼至則

不論論則不至之至也故道之所至則不若論者道

道不可問問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言者無言固以無問東郭子

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夫道無不在問

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礫曰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穢未而先出穴知陰陽也穢穢不種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穢未而先出穴知陰陽也穢穢不種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泉真陽初生之時一掃三關直透頂門非拘畜禁門之力與

道亦與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也取正

每下愈况况下也汝惟莫必無乎逃物期必也謂不必指

三者異名同質其指一也也周徧廣三字雖異其質一嘗相與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哉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也必

之道方無終窮庶乎相與於無為乎淡而靜乎道無何有

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無所往焉而寂

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無所往焉而寂

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無所往焉而寂

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無所往焉而寂

然不知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即去而來而無吾已往來焉而

不知其所終吾已往來于道之中彼往焉音去彼往焉音去

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于不知其終窮也物物者

也與物無際道無在而無不在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有際則謂之物故口約有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

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

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作無字盈與消對虛與長對有盈虛則有消長無盈虛則無

消長矣矣與盛對衰與隆對有衰殺則有隆盛無衰殺則無

矣未得道時積聚其精神既得道時放無極光明積散也然

有積散猶屬有為積散而非積散則無為矣釋氏下一語便

下一掃塵語下一掃塵語便下一掃塵語此就謂南華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為立位而非神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人神農

隱几闔戶晝瞑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人神農

農隱几擁杖而起矚音到然放杖而笑曰天推尊知予僻陋慢

訖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言無

大言音堦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

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體道者乎藏者正是收視返聽知而不言所謂冥冥者神農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問問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上 牛集十一

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窮若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也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

音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生然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而不得問也自然

光曜不能無無也是以未能無有也及我為大馬大司之捕

與余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

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

物孰不資焉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今日吾味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待邪

則遮障盡矣

音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

則遮障盡矣

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木無生也因死而生死生各有

也然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

有物也凡此生死變化皆屬後天復起諸間有先天地生之

是物不得為在天地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

先矣所以猶涉于物也所以不得先者有物故也有物則

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以物相物終無窮已聖人于性空

之中添了愛緣古今輾轉相續不絕此箇顏淵問乎仲尼曰

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將迎則有

遊于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

化而外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必

也而後外可輕富貴齊死生外化也今之人內無真宰焉人

欲所化外為呂染所定而不能一貫賤忘生死外不化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吾以一生而一不化者亦化夫一者何物即金丹也大道

也故無化無不化其體至剛不與世而相靡者此物其形希

至微不與人而競多者亦此物乃物物而不物于物者也豈

韋氏之固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

者師故以是非相整音齋五味也而况今之人乎音園宮室道

者益少其居益狹矣至於儒墨之師皆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聖人善

向之相忘于非非同異之辨猶天之歲垢納汗老氏之和光

南華真經注疏

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真為

物逆旅耳世人之為外境所役故哀樂得以人其舍遊山林泉壑

無其去莫止哀樂全不自由而以吾身夫知遇而不知所不

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困人之所不免也陸西

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

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夫是無知無能者困人之所不免

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不能知而免以為知不能然而免以為

其自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齊其所以不知則其知亦

復圭子曰此章發明無名天地之始一句及知者不言者

不知二句知者有知之人也而無為謂則不言之人也知問

于無為謂曰天地間一道也以何思何慮而知之何處何服

而安之何從何道而得之而無為不答者不知答也又問于

狂屈狂屈欲言而忘言答之念未忘也問於黃帝黃帝曰道

之為物無知無不知不可以思慮知無安無不安不可以處

服安無得無不得不可以從道得不然何以知者不言而言

者不知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道無方體不可以人力致

德本在我未嘗從外至道德仁義禮遞失而遞降也至於禮

之名與樸散為華天下始得以偽亂真矣故為道者日損損

其知又損其不知以至於無知斯無為而無不為也待樸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南華真經注疏

二一四二七



爲器之後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惟大人與天爲徒無生無死若凡人則方生方死方生聽其氣之聚散以生死特與人爲徒耳豈惟人爲然萬物之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也生則神奇死則臭腐俄而今者之臭腐化爲來者之神奇俄而來者之神奇復化爲後日之臭腐物異而氣不異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凡人得此一氣聽其自聚自散故有生死聖人得此一氣聚之而不使散故貴一耳非黃帝不能達不知者之合道忘言者之近道而有問有答者之離道故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忘美四時忘功萬物忘成聖人通天地四時萬物於一身無爲也無作也而實無不爲也無不作也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一

下有神明斯有百化有至精者而後有死生方圓之粗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不爲巨無大不包秋毫不爲小無細不入天下有浮沉四時有運行似亡也而實存似形也而實神莫之爲而爲乃大道之本根也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汝形不欲勞視不欲妄而天和自至知不欲起度不欲亂而神自來舍德將讓汝美道將讓汝居祇覺今是而昔非何必復求其故哉齧缺睡寐已遊于忘言之天矣被衣大悅而去曰齧缺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似無知也然非實知此理者安能與日並新與月同晦無心而行天行也而不可以人謀參之彼何人者耶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丞曰汝身非

汝有安得有夫道獨不知有身則有生有生則有性命有性命則有子孫天地大父母也身非汝有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乃二五之精妙合成而後有此生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乃造化以理着之爲性以氣凝之爲命兩相附而後成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乃薪火之傳不知其盡是天地之委蛻也卽人之行止飲食亦天地之彌陽運動人不得而有之安得有夫道耶孔子問道於老聃老聃曰汝齋戒非祭祀之齋乃心齋也先須疏淪而心不留一物也澡雪而精神不染一塵也摶擊而知不着一識也方可與言其崖略夫道微隱微顯昭顯也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一

冥隱也天下未有顯而不根於隱者道微內微外有倫外也無形內也天下未有外而不從內出者充滿宇宙悉精神也精神藏則無形無象而道爲太始精神露則有名有物而形爲精子九陽數也真陽起于地故有九竅者胎生而地走入陰數也真陰降于天故有八竅者卵生而天飛此道往來無形迹出入無門戶四通八達而不息至人得之形王而神靈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造化得之天地常高廣日月萬物常行昌故與其用知慧而爲聖人之所斷毋甯黜知慧而爲聖人之所保也其廓無涯其運無端萬物資始資生焉而不窮不有至人非陰非陽而跳出陰陽之外安能遊無物之初乎



惟反於宗乃可以齊天壽一聖狂道之而不違者不如過之而不守有心於調停之德不如無心偶應之道此帝王之別也人生天地間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俄而出于機俄而入于機俄而死者生俄而生者死物方哀其化吾謂天爲之解其歲人方悲其死吾謂天爲之墮其表魂魄既往而身亦同歸孰知有身形也有不形之形與身俱來不與身俱去學可得而務論不可得而至故以目遇不以口說以耳聞不如以心聞聞無所聞而得無所得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必欲問道之所在則螻蟻道也知陰陽也稊稗道也不以僞亂真也瓦甓道也從水火煅煉來也屎溺道也從此窳可化爲神奇也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至

牛集十一  
X 113

雖不着物亦不離物第求道於有不若求道於無故相與於無爲者淡且靜也澹且清也調且閒也往來無迹始終無端道其物物乎物有際也而道無際際以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不際之際則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阿苟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而老龍吉之死以無言傳無言之教也神農得之矣奔桐弔之曰道無形聲視之聽之非道也謂之冥冥亦非道也以道不啻無而實無無也然則無窮之不知台無言之教而無爲欲知道以數於貴賤約散之問是乎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何也知則露而無蘊故爲淺不知則蓄而不發故爲深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何也知之僅得其象

南華真經注疏

故爲外弗知獨含其神故爲內然則道豈惟不可聞見亦不可言故強問道者不過窮于外而強應之者則窮于內矣故惟見微宇宙者然後能神遊乎太初下視崑崙與太虛爲體我且包乎天地之外矣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乎光曜視之無可視聽之無可聽搏之無可搏曰夫子其至矣乎我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及爲無所有何從而至窅然空然之境哉吾觀大司馬之捶鉤者且以有用而假不用之神况乎無不用者未有無所假而能資萬物者也再求欲求知於未有天地之先始猶以虛心而神存既着一識神反爲識障甯知未有天地無古今又安有終始無祖父又安有子孫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至

牛集十一  
X 113

之皆無也知無則知有矣無能生有天地間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本無生也因死而生知死生之無待則知死生之之體矣有先天地生之物物而後有後天地生之物物之相物也無已而聖人教之以人倫其添愛緣也亦無已顏回欲以無將無迎而遊於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知外與時俱新無不變也無不化也而內有不變不化之持操今之人中移于窮通內化也而外非逃貧賤則趨富貴矣外不化也故必以我之與物俱化者而後可一其所不化化不知也不化亦不知也吾無委靡而退亦不求多而進此之謂遊於無將無迎之天稀章氏至黃帝固改而爲圃矣有虞氏至湯武宮改而

一一四二九

為室矣道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君子之與儒墨合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况於今之人乎有是非則有相傷惟聖人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人將亦將人迎亦迎所謂不墮其將迎而我無將迎也吾獨嗟世人以身為萬物之逆旅山林泉壑能使之欣然樂而外感亦能使之悲哀樂之來不能禦去弗能止知有其遇而不知有不遇知有知能而不知有無知無能此人生之所不免也而欲免以為能遊能禦豈不悲哉故至言無言至為無為大知無知不能盡其所不知而欲以小知齊大知大失無為謂不答知問之意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川一七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夫道不欲多則雜故名曰雜篇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次言至人內據外施之兩定如冰解而樂釋誰知未始有物斯為知之至而形足不足言矣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為天人怒出於不怒為出於無為而後為聖人之道老聃之役執弟子有庚桑楚者偏也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也

之為使師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畏壘之民也其民化衣食所修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畏壘之民也其民化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戶而視之社而稷之乎庶幾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戶而視之社而稷之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川一七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萬寶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

居環堵居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居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于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于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體而觀體為之制步體之邱陵巨獸無所隨其軀而體體而觀為之制步之邱陵巨獸無所隨其軀而

我安能釋我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尋之謂巨魚無所遊其我我安能釋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尋之謂巨魚無所遊其

蘇音狐為之祥狐隻之狐以小即為善喻且夫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墨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堯舜大聖尚不能以

一人治天下而必假于賢能况畏墨乎夫子亦聽其尸視可也而樂以不釋然哉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含車之獸介音戒獨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

魚音音而失水則蠙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深居簡出白托于高深居物之所以自全

况全形之人而反不遠此乎喻名見于世必害其身也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二子音音是其於辯也將妄繫瑱璫而殖蓬蒿也繫垣璫是離瑱也則蓬蒿

傷植蓬蒿則生類亂亮舜之遠於道也若此節髮而櫛音音數米而炊喻其所為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一句道了下却解此舉賢則民

相軋音乙音以任知則民相盜皆以知相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猶盡末世好利之民情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知有利不知有君父為人者若何樂以利而為民也正晝為盜日中穴隊音音吾語

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

與人相食者也莊老之先見何過也南榮音音正坐曰

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音音託業以及此言邪德過堯舜而不

矣我將何所託業而及無為之治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女音音思慮

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

純乃幾於道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已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瞽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今吾之形亦辟也矣

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形相近也為物欲所問則

而不能相得也越其有愧于跌形之學也乎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未幾達于耳而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

蜂不能化音音越雞不能伏音音鴝音音雞因能矣越雞小

大鷦音音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喻小不

大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越雞喻已

化之也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音音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

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來之眾也道本一執越心懷三言而來紛亂之幾形于眉此南

榮越懼音音然顧其後惜來之意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

越俯而應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固失吾問忘答失問乃迷

能得大覺人老子曰何謂以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愚知

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仁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

愁我已越越越為其道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三者以問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越之所患也絕之不可不絕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

若眉睫音音上毛也之問音音吾因以得女矣音音得女

汝又言而信之音音聞其言而益信音音若規規然音音若喪父母

惘乎心無所女欲反女情性而無苗入可憐哉欲見自然之道

謂貧人不知袖裏有拳南榮楚請入就舍假舍而各其所好

求其去其所惡所其好惡交戰于中而不能決非也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言子濯濯身心

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功大純熟者惡無可惡安得有惡

津津而自好且循有惡也細密功大有夫外獲者不

可繁而捉也將內捷音捷者以皮束物制得之意建者門性

將內捷者不可繆也而捉東結將外捷制其內者

可把捉則將拒開之于外內外獲者其病若此耳目外也心

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者內忘其心術外遇其耳目若乃齊色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空牛集十一

內戰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方制于內又乘于外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能知以病為病若越之聞大

道猶猶飲藥以加病也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喻已發聞大

或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知此正佛經所謂知此正佛經所謂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抱一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即不出戶知天下能止乎能已乎知止知

舍諸人而求諸己乎不急于自治而能儉然乎能儉然乎

無所能見子乎如嬰兒也兒子終日噪音噪而噬音噬不

嘔音嘔和之至也終日握手而手不規音規而手不伸也音伸其其德也

言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牽礙小兒視而目不

顯音顯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瞬情有外物也知有外物則偏安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音無與物委音委蛇音蛇而具波音波無音無是

衛生之經已道德之厚比于赤子則衛南榮楚曰然則是至人

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至人之德無能所去

物欲所蔽結如水凍而冰解道悟理則解其結矣夫至人

者與人相與交食乎池音池而交樂乎天音天人樂亦樂不以人

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怪音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音事

則足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空牛集十一

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于失得人災由于受惡今

無自而來即佛乘之所謂二乘做死心工夫者尚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音光則生慧誠精故然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人有修者乃今有恆音恆人之所舍謂

之天民音民而民言非常人也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天子以其

乎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音矣凡物之可以知知

辯而道不可以知知故學不能學行不能行學不能知知而

至于人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當以所知養所不知故止其

所不能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即就也天鈞即鴻鈞也不

知矣天鈞必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將之

敗而棄之存諸中者被應于彼者通所謂破以直內義以方外也若

是而萬也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非人之不足以滑骨成不

可內納於靈臺惡有自召者未免為德之累君子當反之於

而以之入其心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捨每更為失君子修辭

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

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卷牛集十一

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

者然後能獨行惟慎獨而已學與吾儒戒期同券內者行乎

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內者務實而外者務名行券于外者志存

期于廣求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券內不求名而名自至惟庸有光所謂實大盛宏也若券外

則志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諛諂之徒也

人見其歧音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若其身之不

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貌人見外之富

貴焉人則以為魁然可尊而不知其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

若愚不識不知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故物莫不入

焉物皆備於我矣若役役于物者苟且求得至于我身而不

不悔則身且不能容安能容人哉夫無容人之星者人將離

南華真經注疏

心之所謂情欲之攻倖于戈戟是也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寇大賊也猶或可逃

乃生殺之機一或失節即善燭避者不能逃陰陽之寇于天

地之間非陰陽之賊我也乃吾心失發珠喪其精神始也木

火未解而為純陰則死矣是自冠自賊也道通其分也其成

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

大通無分無成無毀無備而無不備何乎乎通也猶百川之

通海山濤之通氣道通之也通乃無所不到之謂符分則有

偏有不偏矣通乃其起無首之謂見成則有完有未完矣通

乃其卒無尾之謂如毀則限于數而不能超乎數矣大凡力

量有不能到之處者不待不待不待不待不待不待不待不待

焉設備稍有不周則偏枯矣故君子惡分者惡備也非惡備

也惡其精神必待檢點而後周也若大道則自然故出而不

貫通也無分安有成毀乎又安見其備不備乎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每一歲長一兩至十五年長十五兩台成一斤真陽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卷牛集十一

之氣所謂純陽也及至情實開而真陽耗于祖席之上矣故

奇男子不惜費財訪仙師尋仙侶伴求一接命之術以反純陽

而出陽神不知道者其真陽知出而不出而得是謂得死滅

知反則論于鬼趣矣故所見與非鬼也出而得是謂得死滅

而有寶鬼之一也知死者既出于人世而得是反還元陽之道

得道者生無其生而滅無其滅無其滅無其滅無其滅無其滅

者而定矣凡人心營營而不完如能煉精選氣煉氣還神煉

神還虛是以有形象無形也出無本入無竅出乃道之即諸

必定能逃乎陰陽之外矣出無本入無竅出乃道之即諸

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也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

用萬物之入有竅而道無竅也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

本則與標同道本虛也虛能生實不可以方所求無處也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虛而無動而愈出則實矣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上下四方曰宇果有處

所乎往古來今日而果

二一四三三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有乎出而無見其形是謂

天門生出入皆有也而無形象之可見既云有天門者則必有生死出入之門也

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不能為有必出乎無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有見乎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遺其藏神于是也而萬有之根基立又何有陰陽之

悲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太易者未見氣也安得有物乎

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見以分已

物即太始有形之始也有形則有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首尾也喻始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其次曰有生則有其矣

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指無為首生為體死為屍見

亦何嘗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多虛氣所聚曰賦其

賦被而去之曰移是與人之

知者也移是之說釋氏以為胎投舍玄門以為地身入身地

然而有可知者亦臘祭者之有臘音皮牛膝音該牛

不可散也移是有可知不可散如臘祭之有臘者

周也於寢廟又適也其假之所為是顯移是又譬如觀室者

起敬而生移其神者于是之心假彼所則然也請嘗言

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各實起于有生

滋也孰為名乎孰為實乎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

以死節節已為中節而法之道于節則滿盡以死節節而猶不

移是今之人也以用不用分知愚常情也微者明也人以己為

辭也以放為節兒則以媼音大親指父母則已矣必以放為自責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謂足辭謝禮也禮以飾偽若至禮則無人已之分矣其指

則不待金玉之質矣辭辭而去之也徹徹乃透徹之徹也志之

勃解心之謬與移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心之曰志勃解亂也勃

其心之謬不自知其人能透徹其志之勃解也富貴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謂君子之志道德香于外容貌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六者謂終盤結不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則寂鑿矣故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道以通于一為

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去此四者之六害不以蕩其心則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謂足辭謝禮也禮以飾偽若至禮則無人已之分矣其指

則不待金玉之質矣辭辭而去之也徹徹乃透徹之徹也志之

勃解心之謬與移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心之曰志勃解亂也勃

其心之謬不自知其人能透徹其志之勃解也富貴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謂君子之志道德香于外容貌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六者謂終盤結不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則寂鑿矣故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道以通于一為

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去此四者之六害不以蕩其心則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謂足辭謝禮也禮以飾偽若至禮則無人已之分矣其指

則不待金玉之質矣辭辭而去之也徹徹乃透徹之徹也志之

勃解心之謬與移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心之曰志勃解亂也勃

其心之謬不自知其人能透徹其志之勃解也富貴顯嚴名利



齊之故舒辭則定而慧生矣故明明則去憂然道者德之

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

之失陸西星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隆本

之失流末人物乃生則品物咸章而先輝發越矣故生為德

焉故性動為為大為而根于性為而實無為也加之以人

為則偽偽則失仁失義之去知者接也知者誤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

相順也天下有有知有不知智者之所知與接為攝曰以心關

我德性之用則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動則已動皆

而利行于十名則相反于實為明道也昇工乎中微而拙乎

使人無已與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乎人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三 庚疏三 庚疏三 庚疏三

唯全人能之其自善也善中則善取聖人不能進名酒是也任

全人即至人非此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蟲行四脚人為毛蟲

不能離乎天也四脚蟲而天使其然故毛羽鱗介四蟲皆

重不能離乎天也四脚蟲之中較全人惡天惡天者足惡天地之

無全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然則惡天人之天未免

威也貪天功以為己力君子憐惡之而況吾一雀適昇昇必得之

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

得者無有也非以威力得在湯與穆公以窮土之粟得伊尹百

介者元尺移者畫外非與也晉靡之人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

謂不餽謂不餽也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夫天人是始有德道

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無為矣大和者造物中和之氣人得之其生者無喜

神則順心欲靜則平氣此二句乃道學入門之要緊工夫平氣

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緣于不得已而應

復圭子曰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思欲返仁義而遊道德為無

仁知者為伍即絕聖棄知之意也以其道少試於畏壘使畏

壘大穰可也使畏壘之民疑其為聖戶而祝之社而稷之不

可也故南面而不釋然獨不觀於天乎春氣至而百草生秋

氣至而萬寶成天何意生成哉不過行其大道而已矣夫至

人亦猶天也不出環堵一室而百姓自化不知有至人也今

庚桑楚猶使畏壘之民欲俎豆彼於賢人之間有為也而非

無為也渺乎小矣不為杓之人耶與絕仁棄義之道異矣所

以不能釋然于老氏之言也胡南榮越止知巨魚之不可脫

一一四三五



於淵巨獸之不可離於山堯舜不能廢尊賢使能以利天下而不知函車之獸介而離山豈惟無所隱其軀且有罔罟之患矣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豈惟鯢鮪爲之制即螻蟻能苦之矣故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於深渺也亦猶鳥獸之不厭高魚鼈之不厭深而已矣堯舜之道而猶未至不足以稱揚也恐令後世之人必生穿鑿之事而長蓬蒿之見何異於飾髮而櫛數米而炊安足以濟世哉夫堯舜之所推重者賢知也舉賢則民以賢相尚而彼此分任知則民以知相角而盜賊起此二者非以厚民乃教民之知有利也况民之好利木自甚勃利端一開將來必有弑父弑君之禍正書爲盜之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與人和食之慘未必不自堯舜生之也南榮越欲托業以及無爲之治必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而後可胡爲以目耳與音聲若比見聞以心形與狂者比得失不能踐形盡性而欲聞道耶故庚桑子曰子亦知物化乎夫奔蜂與越雞物小且不可以化大况吾之才小安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至老子之所神人見人不但見其貌而直見其心老子曰子何與人稽來之眾也其所以提撕之者至矣南榮越懼然顧後尚不知其所謂也致疑於知愚之間而不能棄知也致疑於仁不仁之間而不能絕仁也致疑於義不義之間而不能棄義也胸中紛紛而未決果借來者之眾也

老子曰向吾已見若於眉睫之間奚必汝之言而後得其情哉世之亡人未有不思反今汝亡性情欲反而無出入吾甚爲子憐也南榮越於是召好去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子亦洗濯而心乎夫洗心者無鬱亦無惡子猶未免有惡也外爲聲色所羈而不能屏思欲杜之於內內爲欲惡所羈而不能塞思欲制之于外外內交羈有道德者尙亦不堪况子方做道而行乎南榮越曰人苦於不自知耳里人有病而以病爲病猶未甚病也今越不敏欲聞大道譬如飲藥者前病未去而新病復生越不願聞也惟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子能載魂魄抱一而無離乎能未卜先知而誠精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明乎能知止不辱知足不殆乎能舍人求己翛然無累侗然無知乎全生莫如嬰兒故衛生者其能不失兒子之故物乎則長生矣何以明其然也兒子終日噪與人同而彼獨啞不啞其和至也終日握與人同而彼獨指不屈其德共也終日視與人同而被獨目不瞬神不在外也行行止止而無意必可方可回而無回我衛生孰有過於此哉若而人也昔爲物欲所蔽如水凍爲冰今甫頓悟所謂冰解凍釋者德猶未至也夫至人者外內無羈亦無外內擬豈直與人同食地之毛同爲普天之樂而已哉夫虛中無物不有亦無利害怪異能攫其所有以有爲爲應跡以無事爲自然其往無執着其來

無能所是爲衛生之經已如求其至惟爲兒時行動在天身  
槁木而心死灰不知有禍福故禍福亦不及若非兒子須定  
能生慧慧則人貌而天行天則可久而有恒人歸之天與之  
窮而在下謂之天民遠而在上謂之天子人之所能學能行  
能辯者人也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者天也故必以知養  
其所不知而後爲至矣彼有內外交盡其備藏彼此敬謹而  
無失猶有不調于眾心者天也非人也何足以累吾德而納  
于靈臺哉夫靈臺也者操之則存又必操而忘其操然後反  
身而誠不誠則言行皆妄雖欲寡過其道無由矣故必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者然後能獨往獨來譬之於券藏之於內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二 主 牛集十一 卷十三

也哀哉豈知道無成毀而分則成毀矣道無備無不備  
而分則有備有不備矣人又何必於求備哉若而人也止知  
求備於外而不知求備於內一身之元陽塚喪殆盡既已出  
矣猶愛寶財而不思訪道友以反還元陽甘與鬼爲鄰而不  
悔也不知出而得反還之道者死而不死謂之得死滅而實  
歸於滅者卽是鬼道矣何也天下未有有形者而不歸於無  
形者此一定之理若道則不然萬物之出機本於道而道之  
出豈有本乎萬物之入機入於道而道之入豈有筭乎出則  
實矣然而無處所則又虛虛則循環不窮而無本標第上下  
四方曰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日宙果有終始乎天門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主 牛集十一 卷十三

於俎豆者亦有可散之於俎豆者以不可知而并疑其所可知是因其不可散而疑其可散者也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起敬而生移祖考於是之心觀廨所則起怠而生移晦息於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知者也况冥冥之中昭昭之上豈無主宰乎移是者其說以生為木人咸知師知就是而避非狗名求實而死節移愚為知移辱為名此今人之移是也何異蝸同鸞鳩之見也譬如無心而跟人之足者疏則必謝而親漸亡者禮可加于疏而不必加于親也故曰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總之皆道德也人能徹志勃而解心謬則德之累去而道之塞通矣君子不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天人乎天下惟無喜無怒者為能同乎天和亦惟怒而不怒者為而同歸於無為若而人也談何容易欲靜莫先於平氣氣平則無所不平矣欲神莫始於順心心順則無所不順矣欲有為而恬當莫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自然合乎聖人之道矣矣止衛生之經而已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以嗜欲起性命分明為性命而發由德無真人所以  
武侯不問真人之言胡不道反之性命而乃道思愛民復  
兵知牧馬與牧民一道理即知上品雖外而實形盡性則不  
殊德聖揚秉之各自為君也不知調琴者以一弦為二十  
五弦之君知賦錄滿需卷嬰之不同而於失性致命則同  
知均與物之相守如磁石之鐵一知則無不知又能以  
不知為知此之  
謂真人之知

徐無鬼魏武侯勞之也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老廢望者不知山林之適而反以為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謂山林非勞願堂為勞君將盈

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逐物喪其性君將黜嗜欲擊

惡則耳目病矣耳目無聞見則外者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內外交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三 三 圭 牛集十一

可勞莫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然然不悅其言也少焉有問徐無鬼曰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以博執其飽得飽則中之質若

視日視日謂上視高遠而心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身也精神不

者中矩圍者中規是國馬也馬走曲直方動而末若天下馬

也喻天下天下馬有成材才自已足若郵音逸器推

也可止若喪其一其神定氣之意若喪若若若失音逸器推

也言其走之速不知其所所以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毅反復操縱其說謂之從術太公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

吾君使吾君說兒音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罪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音相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音識及期年也

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北段曲端

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遇其人分明笑魏國無人夫逃虛空即空者藜藿柱音藜

音鼫音之之逕山溪之間而寒之荒涼可知音良位也音處其空

聞人足音蹙音空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音蹙其側

者乎音然然行人之聲也音中之聲音口管教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三 三 圭 牛集十一

乎以腐儒之空談與國士之勳說人主願聞久矣宜聽侯之不

也則得心誠哉真人之言空谷之警歎音空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

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音久以肩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

營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先生老矣若肯就養

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

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無貴賤登高不可以

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音居下不可以為長短音高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

和而惡音養養神與養耳目鼻口異神好清靜耳目鼻口好嗜欲

商乘之君獨一國之力以供嗜欲音神許之而神破



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諍諍也之事

則不樂皆何於物者也人始樂于自見而喜于有所試一無所

樂官所偏故為招世之士興朝以天下為己事留瓶自中民之士

士奮思自奮于憂思中筋力之士矜難有力之士勝人之所難擊而敢之

昔以戰為樂士之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貴際法家之上長于治世者章縫之士防其容止者仁義之士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音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且

募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比合也農夫食力商賈歸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三 莊子

權勢不尤九星則夸者悲勢謂權物謂物之徒樂也

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聖人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

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射以的

曰然則儒墨楊墨四公孫龍也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若

若魯述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禦寒而夏造

必中的而後為巧若非前則中者皆非矣人之是非非

以理為準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真矣

莊子

南華真經注疏

風冰矣魯述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至陽生故人喜

也冷而履冰不栗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

調瑟廢也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大

陽相召未奇也堂室兩處各置一瑟鼓此瑟之官聲則彼瑟

之官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

然以律相同故聲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

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凡鼓瑟者必

也則奚若矣說其詞以相諍其聲以相擊莊子曰惠子不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三 莊子

其命聞也不以完古人以別足守門故子欲為其求鉞則

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則當遠求他國而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有鬪其

謂從者曰野人望音望也漫其鼻端若蚺音其鼻端若蚺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目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野人

為鬪人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之半足未離岸而與舟人

鬪忘其鬪已之恩適足以造怨果可以為是乎漢惠子亡其

負不足以及有濟使與物不逆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

南華真經注疏

二一四四一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之矣立不失容不惟不動且顏色不變足於人者不夫容之人則匠石無以施其巧故野人死而匠石無以質矣無同與古師斤之道矣道子抱道也忽知音可與言之人

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也則寡人惡

乎屬音屬也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無有容之度又一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束約其君下且遊乎民

而遊乎民強人以所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勿已則隱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人之勢而下忘愧

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財下人未有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帶察察以爲勿已則隱朋可以

王浮于江登乎祖之山眾狙見之愕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

狙焉委音移蛇音移自攫音捷却音捷見巧乎王音五射之敏

給搏捷矢狙之捷其捷王命相者趨狙死見執矣王顧

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音子以至此殲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帥董梧以錮其

色飾其道使以物去樂音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凡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

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

田禾音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其我必先之先有以自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自售彼故為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

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為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人

者吾悲之何者而喪其吾又悲夫悲人者悲人之喪而不知自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吾又悲夫悲人而為其後而日遠矣其後道日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曰餘酒曰丘也

聞不言之言矣聞聖人有未之嘗言未嘗以於此乎言之市南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市南

宜僚者善弄丸給楚與宋戰宜僚披甲受刃于軍前弄丸給

不敵犯郢人投兵無攻我也故在耶願有喙三尺凡鳥喙

言不能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夫子故德繼

乎道之所一識得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大知不知故知之所不知為至道無異名知之所

不能知者辯不能取也雖有辯辯不能名若儒墨而凶矣名雖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傳死無諡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



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蓋大無名相

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隆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其可謂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象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之備何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謂即釋氏所謂子綦有八子

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

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

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問之而泣是樂福也非望樂

之憂惟知者能知之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以識之而相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知其所自

來也酒肉音也吾未嘗為牧而祥音祥也生於奧而隅未嘗好田

也音也而鴉音也純生於矣音也若勿怪何邪音也致而皆為怪

所與吾子也遊者遊於天地與世俗為伍吾與之遊樂音於

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事功不與之為謀虛也不與

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自然而不以物與之相與吾與之

一委音也蛇移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之儔焉音也

儔之此其常也今吾無事功無謀慮無怪異乘天地之自然

子之罪非我有怪行而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

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嚮之則雖不若則之則易於是

乎則而嚮之於齊適當葉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嚮於齊焉相果驗而怪微之說不誣矣

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音也有知有知適以滋然而害生夫民不難聚也愛

之則親利之則至與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可以聚民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暴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

之流弊必且無誠心行之者且假夫禽貪者器音也若貪者

器其害物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音也一人

也音也是以前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音也一人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

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不以賢為賢也則賢有暖音也妹音也者

有濡音也需音也者音也有卷音也婁音也者音也者所謂暖妹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妹妹而私自說音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

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妹者也柔妖自足之人既以自備可以知

下有至足至美者在而太虛濡需者音也豕論是也音也

安于卑汗而不知擇音也疏音也鼠音也自以為府宮大圓奎蹄曲音也

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音也且與之同音也福亦必此

域進此以域退音也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嬰者舜也卷嬰自苦之貌言修德羊肉不慕蟻蟻慕羊

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墟而十

有萬家燕間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山不生草曰冀得其來之

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其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

嬰者也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之行亦羶也而後其舉之

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舜日兢兢于萬幾之煩不得休

息則為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所歸也情不一則不比而難和同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

德煬音糕也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言無心于天下庶

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物矣羊至思也漸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

無意矣必如魚之相忘于江湖斯得也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以目視目不過見其所見

惟以目視者而復吾心視以耳聽者而復吾心聽此之謂以

心復心若然者其常也如繩之平而人無參差之憾其變也

如斷環然而我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為自然

與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者

物得此不生不死之道也其得生而失死宜矣何以曰得死

而失生哉蓋凡人心生則神死故曰得生失死真人心死則

神活故曰藥也為藥其寶董合說也也桔梗也雞壅也皆

零音也是時為帝者也帝君也用藥自君臣佐使之宜故何可

勝言謂不止于上品句銷踐也以甲楯音盾三千樓於會稽唯

種姓文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如存

亡而不知其身之生故曰鳴音目有所適夜能撮黍而書不

也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謂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風與日吹而晒之則

使風日守此河而不去而河終不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猶定也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

石吸鐵物人守風陽磁取大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

故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耳之於聰也殆聲令心之於矧也殆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然一物不首

所謂人心惟危也吾之府釋氏以能所殆之成也不給及改禍之長也茲華其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及其未殆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

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由人自取以

為功能故不貴狗象而喪心耳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

然自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

問是也身為國精為民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

喪也不問是者謂不講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

而後善博也踐亦踐也足之所踐雖無幾然必有餘地而後可

善博而前以收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人之知不過聞見而其知有限然必無知者而後能無

有心領神會德性知大一即太極也知大陰無

之根源則知天矣知大一即太極也知大陰無

極也渾沌未判一團純陰所謂陰合陽也而為大陰知大日

乃混沌世界繞有陽便分陰而為太極天地開矣知大日

有名目矣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知大均天地間飛動植無

均所謂鴻喻統知大方之風氣不同師曠考鐘聲而知  
體一大極是也知大方之風氣不同師曠考鐘聲而知  
也知大信道退之心道知大定道退之心道知大定道退之心道知大定道退之心

大陰解之天地開闢明而陰暗然暗明乃真陽也明中感  
經云處明不見暗中之物大目視之兩目所見能幾何太  
處暗能見明中之物形本此大目視之上云不出戶知天下

道即大目也大均緣之其小也不知道非一人之道天下  
之所謂得而為大均凡志同道合者為大方體之大方無

與我為一體然天地無體以太虛為體我大信稽之小信或  
心能包虛空是虛空無體又以太虛為體我大信稽之小信或

為期或以命稽考若大信則人之一身與造化通修造者  
有一分行持則有一分效驗十分行持則有十分效驗皆可

稽大定持之吾儒以知止為定釋氏先戒而後定此之大定  
考大定持之吾儒以知止為定釋氏先戒而後定此之大定

照於盡有天之後乃為其天神天明自然不人而知吉凶禍  
福冥冥有樞始有彼有倫類即知北遊所謂有倫生于無形是

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凡物之解與知皆可以若其才情知識而道則無所用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又為初學立  
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又為初學立

造化之妙若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虛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  
窮何有則可不謂有大揚推音角商乎闕不亦問是已問是

窮何有則可不謂有大揚推音角商乎闕不亦問是已問是

造化奚惑然何以惑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於不疑之地則庶乎至於大不疑矣

復圭子曰居廟堂者以廟堂為適以山林為勞此魏武侯之  
所以勞徐無鬼也而不知山林非勞廟堂為勞何也君將任

嗜欲則耳目快而性命病矣君將嗜嗜欲則性命全而耳目  
病矣武侯鈍根不可與言性命此其所以不對也徐無鬼於

是以相狗馬之說進狗有下質中質上質之殊馬有國馬天  
下馬之異夫士亦有國有天下也武侯不知而女商亦不知

也謂吾君不可以詩書禮樂說亦不可以金版六爻說此其  
所以不啟齒而笑而反笑於狗馬之說也徐無鬼曰吾問越

之流人去國漸久其見人也愈疏而愈喜非好疏也去人滋  
久思人滋深也夫迷虛空者山逕之間不聞人聲而聞足音

亦其所喜况有兄弟親戚之替歎子側其喜又當何如今魏  
侯廟堂之上羣臣皆凡品久矣夫魏無真人而性命喪故亦

無真人之言與吾君道而性命之學莫傳矣魏武侯欲以酒  
肉而養賢為社稷之福可謂能養賢乎徐無鬼曰凡人皆以

君若廟堂為樂吾以君為神瘁而形疲也蓋人有貴賤而養  
無貴賤亦猶登高者不可以為長居下者不可以為短何也

形濁而神清君竭一國之物力而養形于形為一時之快手  
神為拂其清淨之常久之神瘁而形亦疲矣故君非勞我而

神為拂其清淨之常久之神瘁而形亦疲矣故君非勞我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我勞君也武侯求其說而不得以愛民爲仁偃兵爲義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姑息者虛也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防弛者危也此二者不惟不成其爲仁義卽欲成  
 美而受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甚哉仁義之不可  
 僞爲也君欲偃兵而適以啟釁其形一成未有不招伐生變  
 而外戰者雖然兵固不可偃而亦不可生也君無以麗譙之  
 間而起戰陣無以鎗壇之宮而布騎射夫兵爲凶器亦逆事  
 也巧計也詭謀也勝負之機也君豈可以此而取勝哉天下  
 未有不緣戰而殺人士民兼人土地者戰而不勝其禍不可  
 言卽戰而勝而君之形神亦已弊矣故與其決勝負于郊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人上三

不若決勝負于方寸使欲消理完渾然真誠應天順人而民  
 自無死地矣又何必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七  
 聖輔之而迷其大道禹言人有七竅聖智且迷見大道不可  
 以知知也而遇童子童子無知也惟無知者爲能知道故黃  
 帝因問治天下之道小童曰子少而有迷晉之病有長者教  
 子乘日之車則不倦矣遊於襄城之野則不迷矣告若以牧  
 馬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因收馬而知牧民亦去其害民  
 者而已矣夫人情之所偏亦有害也知士樂辯辯士樂序察  
 士樂紛皆喜於自見其長者也又有招世之士願興於朝與  
 中民之士以官爲榮者無以異筋力之士矜人所難與勇敢

之士不畏憂患者無以異戰危事也而兵革之士則樂之名  
 虛幻也而枯槁之士願宿之民難濟也而法律之士思廣治  
 之修容止者必其好禮樂者也欲乘時者必其負仁義者也  
 此數者盡乎士之品農夫固于草萊故其所比亦草萊商賈  
 固于井市故其所比亦市井庶人有常業則安于生百工有  
 精技則壯于氣舍天狗財夸者慕勢與人爲徒者樂更張紛  
 紛然內外馳而不思其性命之情也哀哉莊子與惠子曰射  
 不必中的則人皆可弄也是不必公是則人皆可弄也然則  
 儒墨楊墨四者與夫子爲五其就是耶抑若魯連耶彼謂其  
 弟子冬襲鼎而夏造冰者爲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道也乃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又上三

堂堂各置一瑟鼓此宮而彼宮動鼓此角而彼角動猶爲音  
 律之同也又改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者以黃鍾一聲爲  
 眾聲之君也且亦若是耶惠子猶然不知其非而與儒墨楊  
 墨抗也可乎儻之齊人爲子求闢不欲完子而欲完鐘求亡  
 子不出乎方域而聽其遺失楚之闢者忘舟人濟己之恩而  
 反與之爲仇也甚矣惠子之強辯也他言莊子過惠子之墓  
 願謂從者曰郢人有以堊漫其鼻如蠅翼運斤石斲之運斤  
 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郢人不失容宋元君問之欲使試其技  
 匠石曰吾能運斤以郢人爲質非立不失容者無與施其巧  
 自若人之死吾亡吾質亦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今惠子已

死與吾對談者何人乎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寡人欲屬國於鮑叔牙管仲曰其爲人廉潔善士也不如已者不能容人有過者不能忘恐上之倖乎君而下之繩乎民君將罪之何可使之治國也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其賢而下忘其畔恥其君之不如皇帝而哀人之不已若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世之以賢隳人視朋之以賢下人者其得失遠矣國有所不問慮民窮也家有所不見憂國郵也吳王登乎狙之山眾狙皆逃有一狙焉以見巧于王而被執嗟乎狙猶以伐能而取殛况乎人可以色驕人哉顏不疑於是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可使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乎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自以爲人不知也齊君一見我而齊國人三賀之我不怪彼之知之而怪我之先自見也不怪彼之驚之而怪我之先自賣也不然則彼惡從而知之又惡從而驚之哉嗟乎名之著實之喪也吾悲人之喪實者又悲人之悲人者又悲人之悲人而不自悲其悲者與道爲愈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祭酒曰古人嘗以此進言仲尼曰邴邴有不言之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雞解孫叔敖甘腹秉羽而邴人投兵皆未嘗言也邴願有喙三尺烏容言哉彼二子爲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道雖散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空

牛集十一  
八七

而爲萬而總歸于德之一言之所知有限而休乎知之所不知無窮道止于一而德則不能分途也知極于不知而辯則不能以恍惚逞也吾恐儒墨分而學術裂矣惟聖人者出而與造化爲徒有大美而不居其功其道大故其人亦大觀之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乃知聖人不自大愈增其大夫大則備矣胸中包羅萬象萬物不爲有餘一已不爲不足一時可也千古可也而大人之誠與之爲不磨子綦以八子問九方歎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祥將食與國君同子綦出涕而九方歎以綦爲禦福于綦曰歎亦知酒食之所自來耶吾未嘗牧養而胖生于奧未嘗田獵而鶉生于突且得謂之怪耶不得謂之怪耶夫人有世俗之功卽宜有世俗之賞今相也有事功乎有謀慮乎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無其功而獲其福殆怪徵也而我與吾子未嘗有怪行吾是以泣無何而相爲盜所得刖其足而歸於齊爲閻者終身食肉而終九方歎之皮相雖有驗而怪徵之說果不誣矣許由當堯之世而思以逃之曰堯之爲人也藏仁以要人吾恐適以啟後世不仁之端今之聚民者不過愛之利之譽之去其所惡而已皆仁義也仁義可行之以示公亦可竊之以濟私譬之假貪禽者以網罟其爲害也不滋甚耶亦猶一人初操刀制器以利天下不知規爲一割之頃朴散爲器而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空

牛集十一  
八七

之時已寓賊之之機矣非絕聖棄知不尚賢者安知此道哉莊老看天下三品人雖有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以言乎失性殘命則一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自媚媚人而不知道無我相亦無人相暖姝姝為此柔妖胡為者也有濡需者猶豕彘擇蔬鬻乳股而處之自以為安不知屠者一旦鼓臂操烟火而盪與豕俱焦也然則天下有托身豪門由此域而進與之同福亦由此域而退與之同禍遲滯觀望為此濡需胡為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故人歸之而招堯之舉至于衰老形勞心瘁而不得休息兢兢業業何乃自苦為此卷婁胡為者也是以神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牛集十一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棄蟻知棄羊意同魚忘故目內視耳內聽心內存其準如繩之直其變如環之循純如天運之自然而不以人參之古之真人知心生則神死得非真得而失為真失甯心死則神活得為一得永得而失非果然有所失也猶藥有君臣佐使之宜且時為帝也况於人乎大夫種能知越之以亡為存不知敵國破謀臣亡乃其身之所以愁也故曰鳴目雖明不能書見鶴脰雖長不可使解風日雖有損于河而不能涸有源之泉水之守土也人知之影之守形也人知之至于物之守物如磁石之吸鐵也乃一氣之制服也非知道者曷敢言之世有目窮于明耳窮于聰猶其小

也至心窮於狗則未有不為靈府之累者視外誘之攻我不以為已賊而反以為已竇聽其精竭身亡而不知講求性命之道也哀哉知足有不踐之地而後可以壯人之踐則知人有不及知之知而後謂之為知天道原於一大一道之始也道含於陰大陰道之母也道竅於明大目道之神也道統於同大均道之布也道散於方大方道之殊也道應於時大信道之徵也道司於契大定道之止也故知大一則數者皆知矣故物有通必有不通而大一則無通而無不通物有解必有不解而大陰則無解而無不解視有到必有不到而大目則無視無不視凡緣有遇有不遇而大均則無遇無不遇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牛集十一

物有體有不體而大方以太虛為體無體而無不體凡信有可稽有不可稽而大信則無稽而無不稽凡定有持有不可持而大定則不出中央以應無窮無持而無不持此之謂人盡天純定後生照冥冥有主宰斯昭昭有倫類似解不解似知不知故以有涯求之不得而以無涯求之亦不得俯仰上下莫非造化之昭著也進退古今不見造化之成虧也疑其無則惑於有疑其有則惑於無非有非無有不惑也者而後能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引求富貴人於道德之中欲其以聖人為師而見本  
來面目而自理於民而陸流毋離性誠情而心神宿為由  
中出者虛而不著毋為自外入者執而無主天地間一益  
陽而已非相照相益相治即相代相生相殺非謂莫之為  
而為即謂為若或使之二者一偏于虛一偏于實不知非  
虛非實非語乃為道之極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遊於楚夷節言於王王末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  
閔休士彭陽曰公閔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搗也鼃于江  
夏則休平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  
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之意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恬  
退之德有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名節自許神固顛冥乎  
下差之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六十一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皆迷于富貴若與之夫凍者  
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東而無衣則假于陽春  
彼於冷風而自寒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則陽好進故以恬退規之也夫楚王之為人也形  
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  
嚴處人刻非有藉才正德不能動之當時以佞為賢加以正  
德則為有用之才惟正人能撓君之佞惟佞人能撓君之正  
也 撓屈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祿  
也 撓聖人進退隱見無所不宜忘其其於物也與之為娛  
而化卑爵祿而能下士則化尊為卑矣

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於物  
之華而無猜忌之心於人樂其通而無自與人並立而使人  
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人不俟而自醉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君而一聞其所施子以正恩義以篤聞

其所施親而仁民仁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言休則  
而愛物即不混于所施意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言休則  
如彼其人之遠也故曰待公閔休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  
量相越之遠也故曰待公閔休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  
能及哉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攝  
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網繆乃網繆補苴也賢知之  
國之空疏以救國家之危殆聖人達此理則知精神所有  
不滿皆吾體之有未盡也必煉精還氣煉氣還神而一體始  
周盡矣聖人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乃先天之性本如是耳惟  
了性者能了命而歸根復命凡所動作而以天為師觀天之  
道教天之行也末周盡時吾身一行持一與天體而回運已  
周盡時吾身之精氣神必與天體而同虛所謂神還虛也  
至于虛空莫測人則從而命之曰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  
聖人而聖人曷常自知其為聖哉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  
其有止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常以百年而懷  
行而生時又止矣我若之何哉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  
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為得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六十二  
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新生于純若不與之鑑不為  
若不知則若不知而其美者終不聞之告則不自知其為如矣知  
為加損也以喻聖人不自知其能愛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觀鑑可以喻矣  
舊國舊都望之賜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緝音入之者十九猶之  
賜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玄眾聞者也舊都凡入  
吾目者十忘其九猶為之賜然况入道之人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者吾心罔有之猶能不賜然喜乎本末而日即此也  
喻以明覺性得復之喜猶感始也又喻見性者猶以十仞耳  
高臺懸眾樂而聞作之則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賜何如耳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吾目者十忘其九猶為之賜然况入道之人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者吾心罔有之猶能不賜然喜乎本末而日即此也  
喻以明覺性得復之喜猶感始也又喻見性者猶以十仞耳  
高臺懸眾樂而聞作之則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賜何如耳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圖管舍之。再相氏古之得道聖人也。環中不是虛

三十六有人知此。靈打破黃髮屋也。故得此。靈則道可以隨

師天與物皆殉。而私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天無

亦無何。夫何人何始何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逾其合之也。若之何。凡與人同者多。不持久。涉世應接不暇

登恆。恒作爲言。揚爲。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

其名。伊尹爲傅而不局于規矩。隨商而成。功其所成者。之名。處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卷十一。牛集十一。上。

音法得其兩見。現仲尼之靈。慮爲之傳之。之。此。靈。作。餘。實

先正而後餘。今尹爲司。此名。特。保。其。法。之。餘。不。過。欲。湯。得

時君之師。亦無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容成。即。黃

出。于。名。實。而。已。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容。成。即。黃

不。成。歲。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魏。瑩。音。英。惠。與

田侯牟。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屋。首。魏。官。名

之。問。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雛。行。請。受。甲

二十萬爲君攻之。以。萬。乘。之。君。而。行。刺。是。盜。賊。之。事。故。術。恥。而。願。攻。之。虜。其。人。民。驚。其。牛

馬。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而。走。然。後。扶。其

者。既。十。似。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

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顧爲誇大之

子。臣。聞。而。醜。之。醜。其。未。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苦。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

而。見。戴。晉。人。梁。賢。人。惠。子。戴。晉。人。曰。喻。有。所。謂。蝸。牛。也。者。君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口。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牛

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也。大。虛。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卷。十。一。牛。集。十。一。上。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跡。所。及。爲。通。達。若。存。若

亡。乎。今。以。四。海。爲。大。以。太。虛。視。之。若。有。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以。中。國。而。視。魏。魏。小。矣。梁。其。所。都

小。矣。於。所。都。之。中。而。觀。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也。王

固。一。觸。蠻。也。矣。以。容。出。而。君。恫。然。若。有。亡。也。茫。然。自。失。者

爭。也。容。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

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管。猶。有。嗚。比。之

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其。爲。聖。人。也。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

人。止。以。小。梁。國。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

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其。爲。聖。人。也。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

人。止。以。小。梁。國。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也。者子路曰是稷稷也。

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然於民自藏於畔。

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邱之若於已也知邱之適楚也。

以邱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道藏輯要

宰曰君為政焉勿鹵莽而草率也。

滅裂之其質亦滅裂而報子予來年變齊法深其耕而熟糴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殍。

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

萌以扶也吾形尋擢吾性。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所謂是也。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寡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

乎子乎天下有大萬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

時欲無至此得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九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謂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萬物生非無根無門但

即有名有狀者物也所不知即無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已乎

神能逃此而謂為知乎陰符經云人如其此則所謂然與然

乎即非與曰非之意仲尼問於太史大駭音節伯常察狶章

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何以遂大駭曰是因是

也因國人之同伯常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釀奉

御御今之而進所所居搢帶而扶翼以飾為賢而奉御之勞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 六十一

以為靈公也狶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邱而吉掘之數俛得后梯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子孫不可悉籍遂為靈公所夫靈公之為靈也

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呂吉甫曰大駭伯常則以人論之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合性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今指

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鄰里而得宜則合是項自外入

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外人者聽言者也中之

賜故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四時運行而天無私厚故

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濇濇至有所拂者而

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凡物有名者必有所作為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之三 六十一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雖異而同度于

謂之道足乎以于中之異異中之同而為道太公謂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謂之也

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謂之則可也陰陽者氣之大

辯賢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

不猶狗馬之大小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真萬物之所生惡

起少知問不得與道比故疑于無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

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調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懸

是庸有取舍突然而起雌雄分合動靜有常矣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隨序之相理先後相隨

則始此物之所有窮反為通終則必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總來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觀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

未始有始也者處方為究竟少知曰李真人之莫為接子

人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為謂莫之

又不足以意其所將為既不能以言論究其自化斯而折之精

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

過乎將此理情而折之小無倫而大不聚豈二人之說所能盡

無實之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全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故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

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

之所假造化鼓出機則生乎不得不生吾不可思之而不生鼓

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之木也與物終始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道不

可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為無落于邊見道不可

終日言而盡物希言自然也若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第盡

復圭子曰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今人競進古人恬退

也而則陽之為人則古而今也始因夷節求見楚王而不果

既又因王果而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彼其為人也以

山水之間而自娛吾之所有志而不逮者也而夷節則不然

富貴中人也非道德中人也其知識神情與之相助以求富

貴則有餘與之相助以樂道德則不足譬之凍者必假衣衣

者之論皆局于一偏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胡足以語大方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牛集十一

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附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  
 賜酒也慕進者必假資于權門權門雖煖不若恬退者之自  
 貴也以楚王之勢威而且猛非佞人而有正德者安能擁其  
 不正以歸于正乎故聖人者出窮而能化家人達而能化王  
 公與人常樂道而塞兌不言人亦飲其和而自醉况與之並  
 立而交于不各正與之同居而設施不咸宜者乎若楚王之  
 勢不啻冬之寒暄之熱故曰待公闕休與之同見楚王上有  
 助乎君下有益于友蓋規之也人知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不  
 知聖人止於能自盡其性靜處見其復命動處見其煉神謂  
 聖人與天為徒也可謂聖人為倫類中之真入也亦可何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程疏三 夏 牛集十一 卷之三

人不滿百年而懷千歲之憂大夢未完而鐘鳴漏盡付之於  
 無可奈何者多也人有美色為人所喜猶聖人之愛人為人所  
 與繼與告並能彰人之美而彼若不知不聞美卒不因之  
 有損則好好色者人之性也若聖人則無愛而無乎不愛有  
 其實者必有其名雖至仁無譽聖人不自知其愛而人莫不  
 安者好德亦人之性也夫旅棲者返故園見故物而喜况內  
 照者得見本來面目其可喜又當何如故古之冉相氏得環  
 中之寶則道隨之而成其年雖永能化精氣而不能化幻身  
 何不舍此幻身而作飛天仙乎師天而不狗物惟聖人為能  
 忘天忘人忘始忘物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不聞湯為司

御尹執權衡以為萬民傳乎彼其革夏命也不囿于規矩也  
 不過成湯之功以替千秋之名耳孰知名乃剩物也君得臣  
 見為知人臣得君見為擇主而仲尼之徒猶罄其思慮以為  
 萬世之師傳也亦聖人愛人之心不欲萬古如長夜仲尼曰  
 也千古若少一仲尼必不成世界三百餘日而除一日亦不  
 成歲功內有賢師傳立於下而後外有明良興于上若無仲  
 尼之徒以師于內安得外有碩輔以佐聖主乎公孫衍因齊  
 侯背約而欲興師以雪恥此季子又恥衍之恥也猶壞已成  
 之城而徒為晉靡苦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醜其不聞道  
 乃曰君子之事其君甚不可以有心為也善言伐齊者似太  
 多事亂人也善言勿伐者又似不事事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者又似無歸着亦亂人也然則若之何君亦求之道  
 而已矣道何物也所謂不顯惟德百梓其刑之者也重子問  
 之而見戴晉人曰環天下之大猶一蠅也環天下之各國其  
 國猶國於蠅之左右角者曰觸氏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數萬逐北旬日且為虛言乎為實事乎君知以意在四方  
 上下為無窮則知遊心于無窮而反于四通八達之國甚渺  
 小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則魏小于魏中有梁則梁亦  
 小于梁中有王則王亦小信斯言也則王與蠅角之蠻氏有  
 辨乎無辨乎君始自失乃悟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答出患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三 程疏三

夏

牛集十一 卷之三

曰夫吹管也猶有聲吹劍首者快然而已矣無聲也弄舜人之所譽也道弄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安得有聲譽乎孔子之楚見有夫妻爲人臣妾而登極者于路曰是人髮亂而糴穰何爲者耶仲尼曰是有聖人之德而隱子僕隸也自理而自藏聲銷而志大雖言而不言入世而玩世是陸沈者耶抑爲市南宜僚耶于路往請召之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不卜而先知知邨之揚已且惡聞其言而况肯自擊之乎于路往視之其室已虛矣長梧封人問于牢曰慎終始始政之經也撫字心勞民之主也耕耘而鹵莽滅裂者且有鹵莽滅裂之報况爲政治民乎莊子聞其言而得治形理心之道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毫  
牛集十一  
卷之三

彼眾人之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者皆鹵莽其性也內之欲惡爲崔嵬兼葭似以扶吾形不知欲惡熾而天理滅矣上謂下漏將安所底止乎栢矩學老聃之道請之天下遊之齊見一亭人解衣衣之號而哭之曰天下有大菑子何爲而先離莫是爲盜抑莫是殺人耶天下有大榮而爲人所趨斯有大辱而爲人所病貨有大聚而爲人所積斯有大散而爲人所爭今之爲政者以所病招所爭欲其不盜不殺人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之君人者有善則歸之于民有不善則歸之于己凡有所失必退而自責而可望于今之人哉匿爲物而愚不識猶小試之也大爲難而罪不敢則責人以不堪矣重爲任而

罰不勝猶薄處之也遠其塗而誅不至則死者不可復生矣羣知屈羣愚羣力又屈羣知民之知力竭惟有欺僞而已矣欺僞不已竊盜生焉爲民上者胡不自責自非如蓬伯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安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耶凡物有生者有生者根也有出者有出者門也有知者生與出也有知其知之所不知者根與門也天下有大知斯有大疑吾欲已乎已乎而不爲大疑逃不知而爲獨知豈知不知之知乃深於知者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何以諡之爲靈太史弔曰此亦因眾人之所是而是之者也伯常騫曰夫靈公雖縱于色欲而肅于見賢不以人欲蔽天理也此其所以爲靈也稀章曰夫靈公死而人葬掘得石槨有銘焉曰死者之子孫不得憑藉有靈公奪而埋之則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天也非人也二子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邨里之言太公調曰方殊氣則殊風殊風則殊俗此五方之風俗也然而有一方之邨里合十姓百名而成一方之風俗人心雖異而民俗則同不殊風也習染雖同而趨向各別其流分也亦猶指馬之一體不可以爲馬必合百體而後成其馬邨山積卑可使之高江河積水可使之大大人聚天下邨里之言可合私以成其公不知大人至公亦至虛也有時而聽言自外入未嘗以有主之心而自執有時而立言自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一頁  
牛集十一  
卷之三



出未嘗以持正而外距天無私氣故歲成君無私人故國治  
 大人不私才故德備道無私物故無名無名故無為惟無為  
 而後能無不為即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總不出禍福二端  
 即塞翁失馬禍兮福所倚故以拂而得宜者有之若自殉殊  
 面之見以為正矣兩反獲差者亦有之又福兮禍所倚也譬  
 之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  
 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  
 哉夫同異不足以盡道亦猶物數稱量不足以盡物各以其  
 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又安可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一覽

牛集十一

無名者比哉少知因疑于無物故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  
 太公調從起處說起太極分兩儀便有日月相照也陽升陰  
 降陰降陽升相益也陽消而陰長陰消而陽長相治也四時  
 遞更相代也盈虛消長互為生剋相生相殺也萬物有生則  
 有情而欲惡之最初起者莫如雌雄之分合然而皆良知也  
 故曰庸有即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齊不知者以為名實  
 之可紀精神之可志而知之者以為物態之次第氣運之驅  
 使也惡知窮則必通終則必始物之常理乎况言與知到至  
 處止能盡物而見道者直究夫物之未始有始也者而辨論  
 息矣故謂道為莫為又謂道為或使兩者皆偏孰知道無言

言之非也道無意意之非也無小無大杳冥冥其中有神  
 可謂為或使可謂為莫為乎將以涉有名實為是墮于物也  
 將以涉無名實為是又墮于虛也大抵不可言不可意者道  
 之精也一着于有無則可以言言可以意意者道之粗也有  
 無莫大于生死未生不得不生已死不得死死生一氣也  
 死生可觀而理不可觀世有以或使莫為起見者皆疑情也  
 假設也吾欲觀道之本先天地之始而無始本可觀乎吾欲  
 觀道之末後天地之終而無終末可觀乎有窮有止者物也  
 無窮無止者理也物有終始而言斯亦有本迫不可有以其  
 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本無名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草

牛集十一

得已而假名之耳彼或使莫為二者之論皆非大方也同一  
 言也若言足以達意則一言亦盡道况終日言乎言不足以  
 達意多言數窮祇盡物耳終日言奚益乎故欲窮道物之極  
 言之不是默亦不是吾言而未嘗言非言也默而未嘗默非  
 默也非言非默乃為議道之極而無以加矣太公調其知道  
 乎

道藏輯要牛集十一終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馬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靈注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物外則後生損道有鈞利者有盜術者均之不知神聖  
自全之道惟得意忘言之人而始可與言內而忘外

外物不可必成凡不言性命而言形色人與物皆外物也外物有  
不免而不成必有虧無論善者惡者忠者孝者不孝者均之  
可必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紂伐死桀紂亡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吳王戮之畏  
江莫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周靈王臣被放歸蜀  
刳腸而死藏其血於  
地三年化  
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壹 牛集計

於後母而會參悲設斷瓜根大杖幾死以木與木相摩則然  
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本至堅  
見火則流陰陽

錯行則天地大絃音於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  
陽

維其氣鬱而不伸則雷雨交作或焚樹木有甚憂雨陷而無  
所謂水中有火也乃五行之不可必者

所逃至人修真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  
利害之中無所避遁人車陰陽之患兩者交相陷也賢

不得成自安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昏沈屯抑  
陷消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熾急心熱甚  
也

之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音然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  
氣火於是惟有意然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藍河侯藍河侯  
近火於是惟有意然

曰諾我將得巨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哀楚而生道盡矣

南華真經注疏

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願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

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若然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並子代粟明養  
可活君

而不必務有倖意魚以水為天所與者惟水而已一失任公  
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斲魚也肆處所也

子為大鈞巨緇音界五十犢音牛也以為餌喻經世者  
期於大成躡乎會稽投

竿東海且且而約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音沒  
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之也乾肉自湖音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音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竿累趨灌漑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問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厥  
飽飲也較才小也累小繩也灌漑田中泔水之澆澆則小  
魚也文氣跌宕與巨魚爭儒以詩禮發家詩禮古人之陳述  
神術文之士允宜熟諳

與腐也取陳述而稱述之何異大儒臚傳自上語下曰臚自

於發家而稱古人之臚臚傳下語上曰傳政殿

試明名曰臚傳大儒呼小儒亦曰臚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傳此為遊談竊先生之新條者發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不須解其裙襦  
口中珠在焉詩固有之曰引詩

有珠青之麥生於陵陂音披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與富者  
口

吝死後含珠以下大儒音接其鬚音歷音手音披之音其顛音願音下音儒以

小儒之言計取珠之法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二 牛集計

二十一四五七

金椎控開也其頤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詩禮乃古人口中之珠

又欲其不失古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脩也也上而趨也下末僕背微而後耳耳帖視若營四海目

而愛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耶也召而來仲尼至曰

耶去汝躬矜身矜與汝容知動容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蹙

傲萬世之患抑固靈邪亡其略弗及邪為放也不忍一世放

實非抑其知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

以名相結以隱以恩惠買人之歡為自得甚可醜也常人之行

中或施恩於人所與其譽竟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牛集

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反無非

傷也動無非邪也教化必以其濟民亦歸正而不覺如桀欲反

動其民舍舊而從新民必放逐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聖人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而

不忍一世之傷而以萬世事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闔

阿門曰予自宰路淵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音且

得子元君音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音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刻音龜七十二鑽而無

遺笑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

十二鑽而無遺笑音不能避列賜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神知根於有引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口雖有

至知萬人謀之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魚不畏網而畏鵝鵝音

胡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網大而無情鵝之萬人

之一人智也魚之畏鵝鵝者畏有情耳小知任已大知任物

人能去其任已之知則大知自現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也

則舉善畢集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

也此習俗之移人見人雖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

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呂吉甫曰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

有用之所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音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四牛集

足而墊音也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

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足之所步履地幾何必有餘地而後始

不致行無用之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遊即雲遊也出家之意人生根器有利鈍故遊有能

自然是入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音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

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今獨不然而後可以與遊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吾觀塵世雖一時之閒有

後何貴何賤故至人等為浮雲而廟堂之閒夫尊古而卑今

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音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人

有古今學無古今尊古而卑今者俗學也上邇掃蕪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夫其能禁其不波被相逐乎惟至人知之遊於世而無所倚倚順於人而不失已居塵出塵也彼教不能遊也至人豈惟不學之即時或承不能遊之意而自我也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自彼也豈為彼教所移哉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音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塞則哽哽而不止則踈踈則眾害生人耳目口鼻心知不為聲色臭味所壅通不通則指張跌得失物之有知者情息其不股非天之罪交戰眾害因之以生也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願塞其竇人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陰陽而左右不股氣不盛也天為人穿其孔竅有升有降人願自塞其竇俾真元之氣不能與天同周流也哀哉

有重聞音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籟心無天遊則六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五牛集三

靈相攘大林即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之為用胞人身肝腹也重開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中常清淨便為太虛故曰心有天遊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各適不然則婦姑勃籟而怒爭矣以現人心而無天遊則六鑿撥奪於無益已六鑿即六賊也元神被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見大林即山即以爲善也精神不能勝德溢平名名溢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

乎暴謀稽乎滋音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上德不名有名則德之溢而如水之滿也表暴不裁則名之溢也該急也御下急則人思以智巧當之故用稽彼此交爭則智慮所由出也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官者司也謂司事者或宜於一人而不宜於眾人則不可果決惟眾宜而後可果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春雨時若草木沛然而怒生之速也行人不知做仙師設丹房器皿以採藥而接命也獨不聞草木之子入土曰種根入土曰栽折彼枝而插此枝上曰到植

南華真經注疏

草木無知尚可以老而拔拔現人為萬物之靈而命不可拔乎故祖師之插梅為柳亦本乎易之枯楊生稊且子得仙師之傳而知其然惜人未有信靜然可以補病皆賊音盜可以其然者而不覺接命何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賊音盜可以休老靈可以止遠雖然若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求營過而問焉人知靜功而行之則火降水升其病自己營滅滅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

賊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佚者兼稱聖而言神聖不同過賢人君子不同人之視聽也問講求也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君子賢人小人愈失愈下故其所不問者不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惟術數而演門有親死者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六牛集三以善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音聞之帥弟子而峻音存都於窾音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二音河演門地名善毀

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如名之過也若乃許由堯堯紀他問之而踐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沈何為哉則二子始作偏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者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筌也蹄兔且可以取兔者既得則無用矣以言寓意得得意則可忘言矣惟忘言之人可與言而行不言之者矣釋氏云渡河須用筏到岸不必船做此

復婁子曰天下物有內外內者可必而外者不可必也若禍

二一四五九

自外來忠佞同盡如以忠者為必報與則伍員不沈於江莫  
 弘不化為碧如以孝者為必達與則孝己不憂其逐而會參  
 不悲其傷豈惟人事不可必木非火也木與木摩則火生而  
 然金非水也以火而守金則金鎔而流猶為順也如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駭雷雨交作水中有火大塊可焚此天地之水  
 火也而人心憂甚則水生焉溺於淵猶可遊也兩陷於方寸  
 之水無所逃也棟宇焚於祝融猶可救也利害相摩心火生  
 焉焚和甚多月中之水不能解人心之火聽其無可救藥而  
 生理絕矣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欲候邑金以  
 三百貸之莊周作色曰周昨來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上二 文名 七

之波臣也君安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莊周曰我將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活子可乎鮒魚作色曰我失其常處得  
 升斗之水則活耳與其遠而待西江之水來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近而得生之為愈也然則養生家身中有真水不  
 能醒醐灌頂而五氣朝元也惜哉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  
 牯以為餌投竿東海大魚食之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而  
 腊之以為後世諷說者之驚告况於小說以干縣令者不知  
 大道以縵世也又明矣詩禮古人之陳迹也而所以迹非詩  
 禮也精神也今人誦讀古人之詩禮者何異於發古人之冢  
 得其臭腐而不能得其精神也小儒曰未解裙襦是未見其

典籍也口中珠即詩禮也小儒有詩譏大儒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是嘲其生不能救世而僅  
 以詩禮傳後也千古而下有論其書者曰無傷口中珠是稟  
 其陳迹而遺其神理也可乎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於途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未俄而後耳視若營  
 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召而來仲尼至老萊子曰  
 耶也去而矜躬與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曰夫子之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於一世因而憂萬世者非其命之窮  
 也乃其知之不及此也不知以利買人之歡者中民以為德  
 之進也以名引人以隱結人者是與堯而非桀也吾以為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上二 文名 八

如兩忘而無毀無與故急欲反斯世為唐虞者適以墜人之  
 真性急欲以仁義而動人者適以啟仁義之邪徑惟聖人能  
 無為而後能無不為彼澤不及一世而欲濟萬世徒勞而無  
 功也宋元君夜半夢人訴之曰予為清江使君至河伯之所  
 適有余且獲予覺而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因訪漁者余且  
 召之至曰漁何得且對曰得白龜焉命獻之殺之以卜七十  
 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數也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而不能避刻腸之患亦  
 數之無所逃也如是則知有所通必有所困神有所及必有  
 所不及也故一人之知不如萬人之謀亦猶魚之知畏鴈鵠

而不知畏網耳何也小知者大知之害故去小知則明有善者反爲善之累故去善則愈善嬰兒不必學言而自能言與能言者處也何也不能言者大言之根也無用者大有用之基也足之所踐其地幾何其不及踐者乃踐者之大用以爲壯行之本也無用顧不重與莊子曰人之根器有利鈍出世之士遊于方之外且得拘于方之內乎入世之人志在方之內且得遊于方之外乎夫雲遊卽流通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而有覺厚德而有道氣者不能非覆墜而不反火逸而不顧者不能言觀塵世一時之君臣有貴賤而易世何貴何賤故廟堂之上無至人之轍迹夫古之不能不今亦猶水之無平不沈也惟至人可方可貞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非一故遠者安能自明耳聰鼻口甘心智知德乎彼則不羣故遠不欲絕羣則猶噓者之噀而不通其食必爲人所珍而百病集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一升一降氣之上下也天固與之人固塞之何哉胞無重聞此一氣不能周流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而不安不然神擾者何喜得耶山之善遊者吾神果靜世遂自閉吾心自寂何善之有哉德不欲溢名之溢者必自累也謀貴容與稽乎誠者必其御下急也知識出於爭競孰滯生於拘守司事者宜於一人不如宜於眾人之果決也春雨日時陰陽和也草木之興沛然何異於怒而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九

牛集三

乎種植者固多而倒植者過半草木無知尙可移接莫知其然而然人知接木之理當知接命之道我命由我不由天矣靜功可以却病滅惑可以休老大定可以止遷勞人之所務也逸者未嘗過而問焉神聖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其未嘗過而問者均以德言也君子小人則以義利分矣其未嘗過而問者道不同也宋人居喪有善毀而得爵者黨人因毀而死者半許由務光均問讓天下之語一洗耳一投淵也此與申徒狄聞之因而踐水沈河皆名爲之崇也孰知至人無名乎筌蹄所以取魚兔既得魚兔則筌蹄可忘立言所以達意大意已得則言語亦可相忘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崇無言之教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十

牛集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此莊子自敘其作經之旨人常以開道而先人如顏成子  
海學道九年而臻大妙之境不可如影之待形甲輒之  
而不復合則影滅然待之中又有待焉不可如影之必生  
火日須與而陰夜代之則影又滅矣人之形如影之也生  
猶火日也死猶夜陰也元神去而軀殼存何異明甲與蛇  
蛻乎而強陽安在哉莊老此喻提醒人當急急覓道有訪  
仙師而求長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支音日出和以天倪  
此篇先生自敘立  
言之意寓言摛詩

之比體所言在人事而所指多在大道即孟子言近而旨遠  
之意郭象謂託之他人寓言非也所言者淺故十言而九見  
信重言謂借重上古帝王大聖大賢之言以取信者十居其  
七也重言猶酒易於入人之口以况寓言易於入人之耳  
也和音和合也天倪者人天性之端倪也以寓言十九藉外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人之罪也

談性談玄人多不悟故不得不為寓言藉外物論之  
即下根鈍器聞之必悟矣故談道不可以直言猶親  
父之不可與其子也非吾之好為寓言與已同則應不與已  
之咎乃下根鈍器者之自取其咎耳

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也言  
也長同而惡與人之常性是同而非異木是為者艾年先矣而  
人之常情故借重古人之言以止之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我以昔年為重者以所聞先於我非  
也以年也經緯天符地緯也本末大道  
之本末也此而先人則人信之人而不聞道則無以先人

也太上云謙得入跳出塵無人道也之道乃天向以生人人  
何以完其精氣神而為真人也不然則亦一疍言日出和以

陳人而已猶古詩所謂陳死人何重之有  
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疍言日出和以

之和不曼衍如草曼水衍生息不言則齊  
是非同異惟此齊與  
不竭以此言而消歲月也

齊與

齊與

齊與

言不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言與齊不齊也  
言不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言與齊不齊也  
言不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  
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言無言終身不言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非無

有言也而不自也  
有言也而不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自也

惡乎不然於不然  
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於不然

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

言日出和以天倪就其久  
凡人所謂不可不然皆不自  
無不可者可得而齊所以能久也若非我以自然之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倪也  
又自物理而論則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然皆自氣  
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勤志即敏求之意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此謝去而其未之嘗言以言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

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  
夫才受於大本是天降之大才非小才也時而  
有鳴以彰志皆合於律時而有言以範世皆合乎法則利  
義陳而不能消好惡是非不能混皆是以前言教也止能服人

服人之口不能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也  
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不以口服人能使人心服而不敢違  
逆者是必無言之教也而人心乃定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矣吾立定以心服而定天下之定道其止於此乎止於此會

乎吾且不得而及彼至人心服之教乎已上皆孔子言

子再仕而心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三釜之粟

親及而後仕三千鐘不泊音計及也謂以厚祿不及其親也吾心悲親不及亦樂

而亦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其罪乎懸音曰

既已縣矣夫無所懸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鶴雀

蚊虻相過乎前也林希逸曰弟子問會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

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顏

喜乎必進此一步然後肯祿不入於其心而一塵不掛矣顏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音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

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

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野返其朴也從順也是非好惡無所逆也通者無我無人無障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牛集三

隨也物如槁木無情識也來謂非幻非滅如往之有來也釋

氏之如來本此鬼入與鬼同其屈伸天滅與天同其造化然

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

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

則與道合真矣不知死是不死也不滅本此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

所不適生則有為死則無為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勸之外

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夫入皆以其

死也有自也謂有大司命以宰之也而自生陽也俄而自無而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以爲無命耶窮之不知其所終以爲有命耶

幾不與以爲有鬼耶善未必福仁眾罔兩影邊淡問於景影

未必需造化之妙不可知者如此眾罔兩影邊淡問於景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也影稱罔兩之詞奚稍問也必稍

問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子翊音

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甲蛻一離不復聯屬火與日吾屯

屯聚也陰無與夜無火代之也若罔兩故稱曰叟與若罔

於形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蓋知所以哉譬之蟬已化而甲在

蛇已化而蛻存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也影得日與火則

屯聚而顯焉陰與彼形吾也所以有待耶無形則無影而况

夜則代去而隱彼形吾也所以有待耶故影必待形而况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牛集三

乎以有待者乎影待形也而形則何所待乎有待者必有待

之所謂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

強則我與之強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彼形也我影也影

形以爲來往影不能自強健必待形以爲強健及問強健者

謀爲之強健乎又問強健者果能長強健否乎知此則知形

不訪真人跳出有待之外自爲解脫而步日月無影乎陽

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居不答至舍進盥管漱嗽音由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千行不問問音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不可

故老子曰而睚睚音吁吁音張目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而誰與居人將畏難大



白若辱道高之人心無一毫點染內故玉也盛德若不足道高而心愈下德盛而志愈謙不自滿足也陽子居楚然髮容曰敬問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主人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音陽也音陽者避

窺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同一揚失也一舍者也始而避不

以故始而露其非顯故人見而敬之也而深自顧府故人視之以為尋常矣

復圭子曰南華老仙自撰立言既多恐人殉迹而失真宗乃

自說破其立言之法有三言重言扞言也使人知尋其正

脉耳凡言人事寓言大道十中有九欲人保全性天也凡言

帝王聖賢有微而可信十中有七欲人之不疑也扞言如扞

酒在手和天倪而出令人爽口因以爽心不避鼓舞而興起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五牛集上

也此何以故以人之根有上下器有利鈍也故就性天而言

性天不若藉外物而論性天之易明也即親父不與其子之

說也寓言也就庸言而醒庸人不若借聖論而獲庸人之悅

從也即是同而非異之說也重言也人之以年先人而問道

不先善終謂之陳人而不謂之先人不如以美言變衍使人

知窮其根源也扞言也道有言乎無言乎言者齊乎不言者

齊乎吾以不言為齊則言而愈不齊矣吾以言與不言俱不

齊也毋寧不言乎毋寧言而不言乎終身言未嘗言言齊

不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齊言也可不可然不然均

之有所自吾無然不然因其物之然不然也吾無不可不因

其物之不可也物物有天物物有倪吾以扞言和而出之

則天下之言齊而久遠之情得矣號物之數謂之萬形不一

也而相禮同造化之所謂環形不倫也而天均同天均者即

天倪也人之所以成性物之所以成物不外乎此耳莊子與

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不進渣滓化而是非亦化辨為律言

為法利義不消好惡是非合宜服人之口非難而服人之心

為難也魯子再仕而心再化其先仕而心樂樂親之與養也

非樂三釜之粟也其既仕而心悲悲親之不與養也非悲千

鍾之粟也即此猶係心於悲喜也其去哀樂不能入而爵祿

不介懷者尚隔一膜矣顏成子游進乎東郭子綦之道一年

而復還乎太朴二年而與道不違三年而撤人我之障四年

而情識不著五年而獨往獨來釋氏之如來本此也六年而

役使鬼神與鬼神合其言凶也七年而天即我我即天與天

地合其德也八年而忘死生心經之不生不滅本此也九年

而大妙與道合真即太上無欲以觀其妙也生則有為猶有

私而不為者死則無人不然而乃大公也死陰也人之死不死

於死之日其來蓋有自矣而生陽也以爲無自者不知死生

同途陰陽一理惡乎適惡乎不適也在天有應數之可按在

地有圖書之可據天文地理甚為彰著也昭昭生於冥冥終

無其終而始無其始故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六牛集上

倫生於無形體物不遺謂之無鬼不可不見不聞謂之有鬼亦不可同兩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皆隨形也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嬰嬰予影自謂也予雖有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形之有影猶之蠋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以此為比亦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則影生陰與夜則影滅吾之所得者非火日耶而况乎又有待者火日乎形體乎彼火日有來往吾亦與之為來往彼形體有強陽吾亦與之為強陽形影且為幻也况強陽亦非真也又何必問其孰為真乎孰為幻乎陽子遇老子於中道老子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至舍盥洗漱巾櫛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七

牛集七

所以不可教者何也老子曰善觀人者不於動容而於眉睫而睚眦眦目中無人人誰與之居者大白若辱不露一鋒穎也盛德若不足不矜一知識也吾教子止於此矣陽子斂容易色曰謹受教當其未受教之時此一陽子也公與妻胡為而執席執巾櫛舍者煬者胡為而避席避席及既受教之後亦此一陽子也舍者胡為而與之爭席豈止不執席而已哉良由太上數語默化即良門深藏若虛盛德不足若愚之意也可見道德揚於外不若藏於內與其使人知之者淺不若使人不知者深也陽子一言而頓悟易悟也哉

雜篇讓王篇第二十八

蘇長公謂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予謂中有數段非莊子不能作恐有漢儒竄入語不全是而亦不全非也其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乃莊子內聖外王之學三語可以截全部南華此篇想引苟富貴而重生者安貧賤而樂志者第推北人無擇下隨三尤三人獲天下富赴淵而不悔為吾儒所不取不如此人逆知今日有揖讓他日必有征誅有征誅必有暴戾有暴戾必有屠滅有屠滅必有改封建既改封建必有華粵夷庭夷亂中華之漸高士先覺故避世以杜其前且即南華所謂絕聖棄智而民不亂削斗折衝而民不爭之意也此等遠見非學有淵源而大有道氣者安足以語此後有淵風而興起者自伯夷叔齊而後不多見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也音甫支父字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幽憂也猶

只是為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六

牛集七

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無心於天下者而治天下方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傷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德垂養生上所以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人深山莫知其處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墳宋政和中賜號隱也高蹈先生謝守李商為壇祀唐之近仍有其墳自述其過故不避舜以天下讓其友有之聲也石戶之隱皆掩掩音惟人之適舜以天下讓其友有之聲也

勤勞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葆力謂

養人非以德者於是夫負妻戴攜子夫以背負物妻以首戴

故德為未至風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音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死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義地害所養也因杖笏而去之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生

以身為重外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物為輕也累形有身不能無者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傷生

迫於利利失則累形免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道藏輯要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輒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戴曰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故可託以國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魏見昭僖侯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書銘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搜音之操而取則右手

廢斷而去之也右手搜之則左手廢然而搜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搜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搜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當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載其第

有天下憂嗚呼者且不據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臂輕於

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

傷至重可不謂歟乎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闔守陋問直布之衣而自飯牛喂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音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誤也謂也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昔顏闔者真惡富貴者

也富貴非可惡也亦顧其時何如耳如堯舜在御則廟堂之上

不可無象變而然為顏闔之行吾恐其非惡富貴也或者道藏輯要

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呂祖云萬物皆

真此真字學者不得草草讀過在天地為太極在人身為先

天其一之氣自情實開則真氣喪故玄門有採真之遊近以

治身也其緒餘上且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家國

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任事所謂樞機和陶錫堯舜者士

直養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娶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西星曰所以

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

樂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音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遭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為人嚴酷舍人折弓

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行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壬 牛集三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現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人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

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之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

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

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屠肆而守義

居羊曰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蓋屋草蓬戶不完桑

之矣 為樞而甕牖一室破甕以爲窗上漏下溼匡坐而

弦也琴子貢乘大馬中箱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

華冠緹洗音冠如花而曰華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為人學當為己而教以為己反以為己仁義之

懸依仁義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原憲所言語皆規子貢也

矣子貢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手足胼胝音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久捉衿而肘見言袖踵決兒履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壬 牛集三

忘利凡有志者皆可能也至於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飭音堅席也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

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耶問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也濬自得者失

之而不懼在我者有以自得則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不以

知為 耶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耶之得也不知者以

為回之有所得而夫子用行舍藏與回 中山公子牟魏之公

名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王也

則不能忘 奈何瞻子曰重生則利輕知生之外無足重者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牟盟知生可重物可輕

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勝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手蓋

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清淨之

中不勝擾擾而元神惡之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不能以勝

欲又強不從而使之從見謂神共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

傷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

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一不念

為緣皆空而後真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市之

士葉習猶涉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不糝糝音不糝純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交棘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重 牛集三 卷之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

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吾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

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耶抱仁義之道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耶

其幸乎孔子削然孤高反琴復鼓而弦歌子路抗音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仰夫子之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山名而共伯名得乎耶首山名共伯修

之難諸侯請以為天子仰位十四年大早屋焚卜于太湯兆

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

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澆

我善羨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不若是而已猶言不論惟是此

謂為二人湯將伐桀國卜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齊音光而謀齊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君須力使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音聞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重 牛集三 卷之三

乃自投稠音周水而死湯又讓齊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齊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

而自沈於廬水按三自沈乃崇洗耳與汗牛口之風而過焉者

好名孰知三代之前士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

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音血牲而埋之二人和視而笑曰噫異哉此非吾所謂

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壽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戕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適時自利也不以人毀三段乃上

下正明周之不然所以今周見殷之亂而速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上則用謀而阻兵而保威以自固其威割牲而盟以為信

不能以德為信揚行以說眾必自陳功德以悅之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以易暴止之殷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閔周德衰其竝平周以塗

炭塗吾身也不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

戾行如管仲之事桓公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五 牛集三

殷未臣試其君者國有子其父者比肩其逆之風將何底

止故夷齊不餓於他山而餓於首陽者何也蓋君明臣貞

姓殷歸陽舒用事之世也才暴臣過世界愁者陰慘用事之

世也夷齊之餓首陽而死之心所聖主當陽反斯世為唐虞

回陰慘為陽舒耳豈止愧萬

世天下為人臣之懷二心者

復圭子曰此以讓王名篇輕富貴也蓋其所重者不在富貴

而在生也人苟知生之為重即天子可藐天下可輕矣請堯

以天下讓許由而許由不受者不以天下之大入其耳也讓

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而支伯不受者不以天下易其生也以天下讓善

身而不知有天下嗣是太王棄那避岐無以養人而害人不

惟自尊其生且知百姓之生尊也惟尊生者可以富貴不以

外物而賊生惟尊生者可以貧賤不以貧得而損生胡今人

兩者得失終身不解也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

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為君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韓

昭侯盜不有天下而不肯廢左右手者知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又重於兩臂韓又輕於天下君胡為爭其所輕愁身傷生

而不顧也顏闔不受魯君之幣使者復至而先逃此豈惟輕

富貴且直惡之矣若顏闔者可謂得好惡之真也由此觀之

萬物皆是幻惟有一道真此真乃人生先天真一之祖悉學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美 牛集三

者須尋仙伴訪仙師竟外護以返還此真悉乃可以長生久

視若帝王之功家國天下之事業儒者以為奇觀而真人視

之特緒餘與土苴耳完身養生者之所不屑也視富貴雖可

欲也不啻如一雀生尤可欲也不啻如隨珠世人舍所重以

徇所輕何異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乎列子不受鄭子

陽之餽粟非惡粟也惡其不出己見而信人言以餽遺安知

他日不以人言而罪我此其所以不受也故後鄭子陽之難

作而禍亦不及焉楚昭王失國屬羊說從之遊後昭王返國

賞及屠羊說詎知屠羊說之所見有超乎爵祿之外者曰大

王失國彼失屠羊大王反國彼反屠羊以故業為爵祿而不



以外加爲爵祿若而人也不敢任受失國之罪故亦不敢任受反國之功耳昭王嘉其品欲常常而見之屠羊說以王爲廢法而輕下士也不聞命焉王謂司馬子禁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以三旌較屠羊其賤懸矣以萬鍾較屠羊之利其貧富又懸矣然而終不可貧富貴而致吾君有妄施之名不受靈以屠羊終焉原憲居魯茅茨而桑樞甕牖而褐塞匡坐而絃歌其自得可知矣子貢軒車往見原憲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憲獨愧希世比周者學不能爲己教不能爲人借仁義以交其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毛 牛集十二

奸而飾與馬以騙人者吾不忍也子貢其何詞以對曾子居衛袍緼形勞烟火希舉冠纓斷絕曳絢而歌商頌聲徹天滿天徹地滿地其聲鏘疑出於金其聲確又疑出於石天子得而慕之不得而臣之諸侯得而師之不得而友之故養形者忘利煉精還氣也養志者忘形煉氣還神也至於致道而忘心則煉神還虛矣孔子以顏回之貧而勸之仕不知回不知其貧也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舂粥之所給郭內之田十畝絲麻之所資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有夫子之道其樂在性天而不在仕進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知足也不以利而傷行善哉回之自得也不以外失而有懼善哉回之內修也

不以無位而取忤用行舍藏吾與回有同心不惟回之得而亦邱之得也中山魏公子牟慕道而居江海心猶未忘魏闕求禁止之術於瞻子瞻子曰子能知生之爲重則外物皆輕矣胡牟明知之而以生與外物較其數不勝也瞻子曰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神不勝擾欲必爲元神之所惑子強不從者而從之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又一傷也故曰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火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子路子貢以爲君子之無恥孔子曰君子當其通時非通也通於道之謂通當其窮時非窮也窮於道之謂窮今邱有其道而無其遇何以爲窮當窮而道在遇難而德見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天 牛集十二

歲寒霜雪然後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子以爲憂而邱以爲幸也孔子反琴茲歌如故子路執干而舞其所得循淺也子貢乃撫然曰吾今而後始知夫子之道猶天地吾安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道之有窮通猶天地之有寒暑風雨古之得道者無往而不樂所樂非窮通也視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耳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邱首古之人又有甘窮死而不甘於通者一見於北人無擇謂居畎畝者胡爲而遊巖廊羞受舜禪而盜投於清冷之淵再見於下隨謂湯伐桀而與我謀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爲貪也乃自投稠水而死三見於蒼光以不義之祿爲不可受無道之士



爲不可踐况肯尊居民上乎乃負石而沈於廬水若而人也  
非惟不知有窮通且不知有死生三人心何心哉逆知得  
讓者征誅之漸也放伐者篡弑之始也目不忍見耳不忍聞  
故以一死而挽愈趨愈下之頽風後有閔風興起者伯夷叔  
齊是也其始而之西周也以西周有有道之人也已而不受  
周之爵祿也猶不能忘情於神農之世祭盞敬而不祈福治  
盡信而無所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則不利其壞可知不以  
人之卑自高也則不樂其卑可知不以遭時自利也則不願  
逢時又可知今周獨不然殷好亂而周好整殷無識而貨聚  
周用謀而財散殷人畔而心離周人聯而信結其作誓以要  
眾也征伐以市利也何爲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乎  
獨不聞上古之士其遭治世也以身任天下而不辭其過  
亂世也欲苟存於旦夕而不忍吾與其傍周以辱吾身也何  
如遠避之以潔吾行乎於是逃之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二  
子之於富貴可已則已非爲苦節不可貞也亦非恥爲舍垢  
以立虛名也身處商周之交世界缺陷君臣分絕吾欲以渺  
然之軀率天下諸侯西向返周爲商力既有所不能吾欲隱  
忍以商臣而踐周之士食周之毛義又有所不可惟有死之  
一字可以發化育扶綱常傳當時後世篡臣凜凜然而改心  
易慮則夷齊非聖之清也實聖之任也非當聖之任也實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无

牛集上  
卷四

之時也卽至人上聖居夷齊之地處夷齊之時不得不爲夷  
齊之餓也後有作者弗可及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无

牛集上  
卷四

雜稿盜跖第二十九

意淺語弱展卷便知為漢儒所作古德鳴佛焉祖焉報深  
忍丹霞煥木佛以求舍利無乃效尤而過者乎首段蓋按  
帝王讒侮聖賢處無大意味中段詭託為滿荷得謂飾飾以  
全忠信不如直情之為愈末段託為知和不貪不廉之說  
平為福有餘為害之語可謂窮南華之  
皮相而未窮其精神識者以為何如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遂至孔子生  
也言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戶穿人之屋故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

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耶  
竊為先生羞之耶請為先生往說跖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

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季言跖之強暴非  
禮義所能化悔孔子不聽顏

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  
饋也仲時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邱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問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  
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枝木之冠皮為冠帶死牛之角以牛皮為帶多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尾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書舖之膳孔子復  
逆曰耶得幸於季謂與下季相親願望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謂  
求以自適也而望其履也謂

者復逆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曠曠曰也曠曠如乳虎曰耶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耶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貨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如可以包羅天地天能辨諸物音能辨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地不能出其知之外能辨諸物音能辨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骨如激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而名曰盜跖耶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耶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  
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耶雖不吾譽

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而譽人者亦好而毀之今耶告  
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  
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  
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音煬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子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  
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音鹿  
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  
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涿鹿之戰征伐之所自起也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論之皆以利威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  
謂賢士伯夷叔齊解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  
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  
魚隨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窮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音燔也死屍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磔也音磔犬流豕  
言其身之自殺操瓢而乞者皆離名離名也輕死不念本  
如殺犬豕也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  
胥子胥沈音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耶之所以說音說我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峭虎頭

扁鵲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須作鬚此戰國策士之言若莊子所

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昔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

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

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術言謂但求

得之原主於為利盡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為名者乎苟

乎苟反於心豈真有見義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一 牛集主

明是為名利而修也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

在於無行故名利之大者其幾在無恥而多信故觀名計利

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利而反之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

相守而蓋所竊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

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以賊欺而比之桀紂則作以宰相

者為諸侯則大利行之惡者果足賤乎不足賤乎諸侯之門義

士存焉苟得則大利行之惡者果足賤乎不足賤乎諸侯之門義

臣田成子常殺君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

為首不忤者為尾受其幣使夷吾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為

而行則臣而下之言與行大相忤反則行之惡名果足賤乎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絕五絕倫六位子大威將何以為別乎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

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的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名利之實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滿以仁義之名求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

不順吾曰與子訟於無約訟質成之意無曰小人殉財君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一 牛集主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

所不為則一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舍其所為而殉其

人反殉而天小人殉財必逆乎天既無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君

子必不肯理而殉名若殉時而獲名則若枉若直相為天極

而觀四方與時消息人車之有枉直君子相之為天極之有陰

舜之世不能皆直而無枉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律直則

君子因而直非枉無成心也執圓機以為是非不隨世而

矣無轉而行不改無成而義節立行將失而所為然本真無

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趨赴於富求殉其成

存扶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名立

乾涸水之土申子不自理申徒狄抱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而

特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同其患也比于至此皆言立

人卒也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必期必也苟得之無足問於知和曰

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

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無足志在與

周物負人倚之以為命乃能全身無患耳陶朱三積三散意

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有不足耶抑行有不力耶將放推正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

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隨古今

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垂至尊天以為其所

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定主則隨俗

治化同流合汗以媚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得以為檢來之

名利豈長生安身樂心之道舍其重且貴而為世俗之為非

千仞之雀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權之喜不監於心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知為

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知

利窮美窮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

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此說

南華真經注疏

者之言無足者謂其不知足也窮美極勢謂其美利之極

而謀者至焉為無所用德而力者至焉為無所用謀

父之曰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人心樂而身安意向此性也以此

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有餘不足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在我有所不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陸四星曰有餘而棄不足而求貪廉之實非在

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雍攝攝也不以美名而

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

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

名自歸之無足曰必恃其名苦體絕甘約義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恃賢知之名苦體絕甘甘旨約以

者雖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何益

二一四七五

也平則能保滿則必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矚於芻豢

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無足之意自安體樂

而取也謂告之耳營於聲口矚於味遺悛溺於馮氣若負重行

而取也謂告之耳營於聲口矚於味遺悛溺於馮氣若負重行

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滿心感感憔悴形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異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劫盜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元牛集主

殺傷之禍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富者犯此六害體亦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尚不覺悟及禍患之

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纏轉其身心而爭此費

復圭子曰天下有聖狂雖兄弟不能以相及如柳下季之與

盜跖是也以下季之聖百世之下問風猶足以興起胡有一

弟曰盜跖不能才養不才任其為盜聚卒橫行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諸侯震恐萬民愁苦孔子謂柳下季

曰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理也今先生有一跖而不能誨耶請

為先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所言乃父子兄弟之常也如季

之所遇則兄弟之變也且跖之為人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

飾非可順而不可逆先生即往說亦無益也夫以聖人猶不

能化其弟况中才而涉季世之末流安能奈不聽父詔之子

不受兄教之弟何哉孔子不聽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曰

此矣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

非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謁者復通孔子曰凡

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悅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有意聽臣請為將軍帥天下諸侯為將

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

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

不知衣服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耕食織衣無有相

害之心今子修文武之道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盜莫

大於子而乃謂我為盜跖何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

無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主武伐紂文王拘此六

子者其行甚可羞也夷齊餓鮑焦槁申徒狄沈介子推燔尾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罕牛集主

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有意聽臣請為將軍帥天下諸侯為將

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

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



生滿比干剖子胥抉者告我以人事者不此過矣天地無窮  
人死有時操有限之時而託於無窮之間何異騏驎之過隙  
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山門歸到  
魯東門外柳下季曰鄙得無逆汝意乎孔子曰耶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鬚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  
苟得曰士惟修行則人信而任之不任則不利故名利皆假  
物也獨有一義真爾若棄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幾無行矣  
滿苟得曰藏垢納污者富行乎於人者顯無恥之人多為名  
利之魁加以且晝之所為反於日夜之所息則士又無心矣  
子張曰以臧豎而比之桀紂則作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上

狂若直自有天極若是若非自有圓機非獨成而意者安能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乎自古忠信皆有禍患廉義  
悉有害失况於士者規規於言行安能免其患也無足問於  
知和曰名利二字夫誰能解之使去而子獨無意於富貴豈  
知限之抑力制之而終難忘之耶知和曰今夫有人於此中  
無專主時有古今而我無古今分有是非我無是非和其光  
同其塵止知有世俗之為而體之若逸有不知心之悲喜迷  
而不覺雖至貴為天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乎無足曰富  
之於人無往不利若究竟富之美處與勢力至人讓能聖人  
遜通無勇力而勇力至無知謀而知謀集無懿德而懿德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上

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如匹夫未必賤也非以貴賤為  
貴賤乃以行之美惡為貴賤也滿苟得曰桓公小白田成子  
常士論所不齒而士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  
不成者為尾止論成敗不論美惡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必將  
混疏戚察貴賤亂長幼五紀六位將安所分辯乎滿苟得曰  
長子可殺母弟可流舜舜安在疏戚有倫也桀可放紂可殺  
湯武安在貴戚有義也季子可適管叔可殺王季周公安在  
長幼有序也儒飾辭墨兼愛五紀六位安在有別也殉利殉  
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為而為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乎天則易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則難若

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聲色權勢心不待學而樂焉欲  
惡避就兒不待師而辨焉知和曰知者明其有餘不足之分  
內外之辨天下之至足莫足於我故不爭天下之至無莫無  
於我故不求不足故求之非求其在人惟求其在我所爭在  
四端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棄之非棄其在我誠棄其在人  
雖捐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故以貪廉之資而反監之凡儻來  
之外物皆害性也古之人有辭天下而不受者善卷許由是  
也無足曰如必苦肢體以為高絕甘旨以養生則雖生猶死  
也知和曰平為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為害水滿必溢也物莫  
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奢



於意而荒於業則性亂矣氣失其和平之度逆於上而溺於下則情苦矣縱其貪於財勢之求溺於色而漁於氣則形疾矣聞知足者不辱聚財滿於阿堵知利而不知避能貧而不能舍不求辱而辱自至矣聞財行當如流水必欲積至於無用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知進而不知止無憂而戚憂必聚焉廣積招賊賄盛寇至居則嚴為防衛行則盛為僕御無畏而懼畏必集焉凡此六者而能先覺猶可救也及其患至雖傾宿昔之所積聚以利而易性此必不得之數也自古喪國喪家亡身亡命之僂往往坐此弊也哀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十三

一部南華專為性命而作此既以盜跖名篇吾以為跖不得盜之道也猶小盜也非大盜也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故善為盜者盜天地陰陽之中氣以為人復盜先天祖一之炁以全生所謂掘地尋天是也莊老豈見不出此而乃區區如和之所云而已哉其為戰國策士之偽筆也又奚疑

雜篇說劍第三十

此篇即非莊子所作亦戰國時人文也漢儒無此筆力若為莊老手筆必云天地間有三尺之劍第一武夫之雄耳有純陽之劍非至人不能操也世人欲保全性命必自築基煉己始其名曰鑄劍劍成先斬自己妄念所謂魄滅則魂昌也而道乃成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蒙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以此為從者之奉天子弗受與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十三

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說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說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謂不頭故髮皆垂冠東髮之冠低曼胡之纓纓粗無短後之衣突然而上垂冠垂於合服也曼胡之纓文理者短後之衣衣短于後瞑目而語難於心胸言不利王乃悅之今夫子便作事也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口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聞之以

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勢必作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

敦劍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

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劍尖也齊岱為鏑劍刃也晉魏為脊劍背也周宋為鐔劍口也韓魏為鈇劍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刺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四 聖 牛集注 80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以至勃海恒山喻天子之劍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

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鏑以憂傑

士為鈇諸侯以一國為劍言士者民之望也智勇居先故為鋒士為鐔諸侯居次故為鐔言賢良國之幹故為脊忠直國之紀故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

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

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指趙文之所好

王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

復圭子曰天地閉之武藝惟劍為長技有有形之劍歐冶所

鑄制以金水配以柔剛萬里誅妖一電光也况吾身有無形

之劍係天地之根陰陽之骨乃吾身之真金真水煅煉而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四 聖 牛集注 80

內斬三尸外滅百魔愚者以此劍殺其身真人以此劍飛其

神何趙文王智不出此即喜劍何為哉門下有三千客止知

擊刺之劍耳好之三年而國衰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左右曰莊子當能乃以千金奉莊子與

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請治

劍服治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子何能禁制曰臣之劍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

劍者示之以虛不敢輕擊刺也聞之以利誘之使人也後之

以發迫而後動也先之以至令其應接不暇也願得試之王

夜劍士七日得五六人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

士皆服斃其處也

復圭子曰天地閉之武藝惟劍為長技有有形之劍歐冶所

鑄制以金水配以柔剛萬里誅妖一電光也况吾身有無形

之劍係天地之根陰陽之骨乃吾身之真金真水煅煉而成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四 聖 牛集注 80

內斬三尸外滅百魔愚者以此劍殺其身真人以此劍飛其

神何趙文王智不出此即喜劍何為哉門下有三千客止知

擊刺之劍耳好之三年而國衰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左右曰莊子當能乃以千金奉莊子與

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請治

子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非金非錫非銅非鐵其鋒甚巨以燕谿石城為之其鏑甚銳以齊岱為之其脊甚厚以晉魏為之其鐔甚利以周宋為之其缺甚壯以韓魏為之非四夷在外不能包非四時在內不能與渤海常山其繞帶也五行刑德其刺論也其闕也以陰其闕也以陽前後畏威上下四旁披靡以此正萬邦何諸侯之不匡以此尅海內何天下之不服此天子之劍也若諸侯之劍非鏑非干將其鋒不在劍而在智勇其鏑不在劍而在清廉其脊不在劍而在賢良忠直其劍之鏑也豪傑其劍之缺也此劍所制不惟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十三 八十一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此篇以全真為主身非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之分則不可與四者之愛獨有守真為無累一真不惟可以保命亦可以動人天下至人焉能下人不藉不情不得其真夫哉真乎人物所由以生死世人不務真而趨假者天下皆是也男亦謂南華者有人而學南華者無人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衿袂袷袷衣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漁父問弦歌而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立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選其理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余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余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不告而去且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余音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擘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而立孔子反走而後退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纓者先生有緒言也而去耶不自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耶也卒終也謂其言以客曰噫甚矣子真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十三 八十一

起曰即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並不

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此下正經子之所以處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雖位而亂莫大

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乃無所陵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

也後奪故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屬謂謂不屬也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庶人有身者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也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

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倫序也後倫謂不順天

子諸侯之憂也諸侯以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兪 牛集三

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賈人偷不飭百姓注

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天子以天今子既上無諸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偷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言謂之誦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

親謂之賊折人之交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賊口併以善

之而其其所以毀之使人墮其詳而不覺所謂口有不擇善

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

南華真經注疏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真為非者之非以立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智獨拍

其事仗他人之權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狠者拒人同

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他人有善以其不同己

者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正所謂經子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即再逐於魯則迹於衛伐樹於宋

圍於陳蔡耶不知所失而離也此四誘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

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而

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處陰處靜以為愚亦甚矣子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辛 牛集三

仁義之間辨析仁義察同異之際是非之觀動靜之變隨時適

受與之度辭受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備明性而幾於不免

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

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漁父之意以夫子為人孔子愀然曰請問

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狀假如畫人能

也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

神動於外精誠在內而有諸己必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

二一四八一

美無一其迹矣功業哀過四者則全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味也處喪以哀無間其禮矣喪與其易禮

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禮者文

命自然之理故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

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變不與不知貴真不知天祿祿而受變

於俗亦同流合污之意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流於人偽而晚

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耶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

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究其居也請因受業而卒

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

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四 至 牛集上

船而去延絳韋開迎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願待水波定

不問聖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

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音杖竿逆立而夫子曲

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

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問矣其

沈溺於禮義之學有曰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助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下人又必要精誠故長傷身終身有損無益惜哉不

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萬物之生死

中吾尊其道所以敬之不尊則不足以得其真

復圭子曰道之所在不廟廊而尊無江海而開自適其適吾

以保全吾真而已昔孔子與弟子遊乎緇帷之林弦歌鼓琴

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貢曰孔氏者佩服忠信躬行仁義

修飾禮樂明察人倫上有益於世主下默化乎齊民固非有

土之君亦非侯王之佐容乃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吾恐其

身之不免也丈夫惟心逸形適者而後其真不搖彼孔氏苦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卷四 至 牛集上

心勞形祇以危其真耳嗚呼其涉世日深者乃其與道日遠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漁父引其船

顧見孔子孔子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曰先生有緒

言而去耶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吟唾之音以卒

相耶也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去吾

之所有而就子之所為者以經綸之可乎天下之人不過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而已故田疇不治公私不給長少無

別則庶人之憂官有職職下猶懈怠緒未就緒大夫之憂忠

臣不在廷貢獻不供職天子未悅媚諸侯之憂也陰陽未變

理諸侯未懷柔人倫未整飭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非其

人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毋乃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總依諂諛讒賊隱險謂之八疵叨貪狼矜謂  
 之四患者有八疵四患內外交病窮通之所疾也故必去此  
 疵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慨然再拜曰邛之不得志於魯衛宋  
 陳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  
 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走者舉足愆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猶以為行之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  
 陰可以休影處靜可以息迹愚亦甚矣今子之所審者人事  
 也而幾於不免莫若謹修而身全吾形也慎守其真完吾性  
 也人物還之人物何所適而為吾累乎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莊子  
 卷四

卷四  
 牛集  
 十一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精誠不盡於哭怒笑而  
 哭怒笑亦足露精誠之一端也強哭者雖悲不哀而徒悲不  
 能令人戚也強怒者雖嚴不威而貌嚴不能令人畏也強親  
 者雖笑不和而虛笑不能令人悅也故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故有其真於內者其神輒動於外  
 君子之所以貴真也若人也以之事親必為慈孝之子以之  
 事君必為忠貞之臣以之飲酒必為懽樂之賓以之處喪必  
 為悲哀之主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故聖  
 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惜哉子之早溺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也孔子曰敢問舍止所在客曰是吾徒之可與者吾與之同

臻於妙道即無欲以觀其妙之妙也非吾徒不可與者慎勿  
 輕與之以漏泄道妙庶免天譴乃刺船而去顏淵還車子路  
 授綬孔子待水波定而後乘車子路問曰萬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抗禮今漁父杖犖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漁父若非至人不能下人而與之言妙道吾下  
 人若不精不誠不能得真詮而身名之不全大哉道乎萬物  
 之所由以生死人事之所由以成敗今漁父之聞道先乎吾  
 吾非尊漁父也尊道也敢不敬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莊子  
 卷四

卷四  
 牛集  
 十一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篇以節晦為主故巧者勞而知者憂知道易勿言難中  
言人心之險不可測度有德者有驗者有投淵而取珠者  
而遊遊未言愚者持其所見止知用功於外亦見人非有  
知不能入道非無  
知不能得道耳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也而

反曰吾驚焉焉見人感已即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

五擗先饋以資嬰之家其取其中價而以其半饋之可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

心解化也列子自謂誠積中而未化謀動也謂舉動不能光而

使人輕乎貴老貴者老者人之所敬今移貴貴之心以而整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志

其所愚也必不能逃當世之患矣夫與人特為食則羨之貨多

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

主乎身勞於國而知證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正整

處 吾是以驚 萬乘之主見之其有不以區區從者乎此所以驚

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

則戶外之履滿矣 觀謂汝於此具隻眼矣處止也保備保也言

矣未幾履滿戶外則從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也杖履之

乎願 豎立其杖而 立有聞不言而出資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

蹴而走 古人席地而坐必脫屣而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

藥乎 謂不發言 曰已矣吾固告汝日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厚也

使人保汝易使人無保汝難汝用保為後人之感動必且

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必且有所感發以動搖其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且與汝

能以大道之言而謀思借細巧之言盡為人愚涉又不自覺

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遊遊者也 人之巧者必自勞習者必自苦惟為道日損者

初也歸結在一虛字 鄭人綰名也 呻吟語 黃氏之地祇音

三年而綰為儒河潤九里 河潤潤澤也得其 澤及三族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父愛弟 程疏四 十年而綰自殺其父夢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志

曰 綰見夢 使而子為墨者子也 聞胡嘗視其良 良善也綰曰謂

於父 既為秋柏之質矣 謂既能自化為為儒又化弟令墨

師而便怨死精誠之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應學儒學墨者人也學儒

故造物不以人之初學為報應而以備成墨成之天為報 夫

應彼習之學墨非報使之也乃彼之性所使成之天為報 夫

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之賤其親如路人之殺與於人

之學墨 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齊人即

而言也 陸德明曰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梓飲者不

知泉之出乃天也綰以使弟墨為功而怨其父不知其之能

而市私思者皆緩之徒也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

道者乎古者謂之過天之刑 有道乎不務道德而貪天功為己



力回棄天矣棄天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

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不安者有為之述人也 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不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

人天而不人 道者無心自然知之易勿言難知者謂忘言也知

未離於人為矣古人純乎天 朱浮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而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 音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

有後備則終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不必故於人無所爭 眾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必之非為可必故多爭 順於兵故行有

兵恃之則亡 順於兵之道而行則有求矣兵 小夫之知不離

舊直竿廣也 直有也與也竿廣謂竹節為書也直 傲精神乎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三 上七

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者迷或於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小知之夫 傲精神于蹇淺而欲與道合與遊乎太一之虛以

太初也彼 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 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寡毛而不知大盜

神于無物之始安處乎無為之地其應物也如水之流過而

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此寡毛即小知也大盜即太

初也此欲學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 偃使秦其往也得車

數乘王說之 王患王 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巷困窘織履 搗項黃馘耳不洞而黃游日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 三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

召醫破癰潰 淫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重

愈多子豈法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非兼老人品之高

如此魯哀公問於顏回曰吾以仲尼為貞幹 貞榘通易以貞

也 國其有瘠乎曰始哉坡乎仲尼方且備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交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 以示民而不知其無費其心蓋已著於此其神蓋已主

於此何足 彼宜汝與余子願也與余謬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彼指夫子汝指哀公

必以彼為賢而養之則其誤猶之可也今以為貞幹則使民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民難於人而不能無心非

天之雲行雨施布 商賈音不齒雖以事簡之神者弗齒商賈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三 上七

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背人之離也 外刑者金木訊音之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金謂斧

與過刑人之心故曰內刑人即齊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也

然而為緣 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夏旦暮之期人若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慢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鈇

音故其就 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其去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持兩內反 纏繞者有外者和我而內實針急者有始進若鏡

而終退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明與神何所分別第用無心先覺况愚者持其所見則達明矣入于人未免穿鑿加詳上增知識其功夫全在外而乏內照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是

復圭子曰至人被褐懷玉其道愈高而其迹愈晦列御寇之

齊驚於食饗之家使賣饗主人知其賢以一牛餽遺必其鋒

穎太露故人知貴之重之况萬乘之主必以彼為賢勢而不

以國從者乎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能欲自晦則人將以

汝為師保無所往而不可戶外之履常滿矣伯昏瞀人不言

而出列子暨平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一藥石之言乎伯昏

瞀人曰使汝為師保易使汝不為師保難已不表異人孰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至 牛集士

而豫之已不責攝人孰從而稱之知者不言莫汝告也言者

不知又為人患也世有莫覺之人而後有大覺世有莫悟之

人而後有大悟世有巧勞知憂之士而後有無知無能之士

心曠神怡不以口食為累泛若一虛舟而遊遊於宇宙者也

其不令人喜亦不令人驚者乎有鄭人緩者學儒三年而道

成業其澤者河潤九里仁及三族使其弟翟學墨一日儒墨

不相下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異日而緩見夢於父曰使

而子為墨者予也良莫良於儒吾之良不可見而精神已化

為秋柏之質矣故視秋柏即視子也夫學儒學墨者人也而

所以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者其人之天也造物不責成於人

而責成其人天性之所近緩以使弟墨為功何異穿井者自

矜其有造泉之勞至仁無恩上德不德况有道者乎人各有

安有不安聖人安於天眾人安於人聖人不安於人眾人不

安於天故曰知道易不言難知者不言天道遠也言者不知

人道邇也所以古之人人也而與天為徒也大道尚自然不

尚神奇朱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君子

不取也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聖人盡其在人之

可必而不敢必之於天眾人人事未盡以不必於已者而必

之於天此其所以有招兵與不招兵之異也蓋知兵不虛動

也必有所求於人而不能將自爇乎吾獨鄙夫未世小夫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至 牛集士

知不離苞苴以相餽遺竿順以相通問傲褻凌之精神而欲

行經濟萬物之道不知太一形虛無物也有物者安能物物

上善若水至人返精神於無何有與水流乎無形發洩乎太

清者何以異宋人有曹商者說秦王得車百乘誇於莊子曰

夫以守困而安於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以立談而悟萬

乘之主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有人於此為秦王

醫病一也破癰潰瘻者得車不過一乘誠痔者得車百乘子

非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

為貞幹國其有瘳乎顏闔曰君子與其貌勝情也不如質勝

華也仲尼之為人文掩乎質枝葉傷乎本根若以為貞幹恐

民已靡已琢難返其朴矣民之不可以有心治也猶施惠於人不可不忘也猶商賈之不見齒於有道也刑有內外金木之訊凡懷刑之君子俱能免之陰陽之患非真人能陶鑄陰陽者安能跳出其外而免之哉孔子曰山川猶可升而航也人心之險過之天猶可以步數推也人心之不測更難知焉天猶有四時旦暮之期人之厚貌深情安有定期哉故非遠使之不能觀其忠非近使之不能觀其敬非煩使之不能觀其能非卒然問焉不能觀其知急與之期則言易爽而信可見委之以財則守易奪而仁可徵告之以危則操易變而節可知醉之以酒人之所不暇檢點人而有法則者自不洽雜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三

之以色尤人之所不能強制者也而有道氣者自不亂九微至則人之賢不肖得矣正考父爵彌高而彌下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人猶或可能也至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非甚盛德不可及也其孰敢不軌亦宜矣如凡夫職益升而氣益驕一命而自矜有呂鉅之狀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其視許由不受堯禪者大懸絕矣何也德不可不為也又不可有心為也德不可不內視也待其露於眉睫而後內視恐真不勝偽祇見其敗耳凶德有五眼耳鼻舌心是也然四者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故君子不可不慎所好也八極之病三必之達六府之不常一珠九淵之僅得所以喻處

道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多患也人能懲犛牛之不得為狐積鑿治栢柳之疎烏為而親蠅蟻也則必不查彼而與此無人我相無眾生相無善者相何非平者亦至有微驗也若有人我眾生善者相是持不平之心而平之愈不平矣是持不微之心而微之愈不微矣且人之聰明誰不如我以我之神合人之神因以人之神微我之神然則至人非用明也用神也離人入天故登彼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三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歷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未闕惠子共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道術之局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又皆

至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焉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

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謂人之本性靈覺聖即內聖之德王即外王之業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

於至一此道術之大也下文曰宗曰精曰真即所謂一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無為為宗時於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聚精會神出無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本真純粹無以以天為

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三句言天人神人

謂其有內聖之德者也謂其有內聖之德者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奎 牛集主

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仁義禮樂為事蓋然納天下於慈

出而為王即外王之業仁之中神明而為聖即內聖之德君子也

名器有所以參為驗參者三也三生萬以稽為決考古以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言五者以五為土旺於四季也百官以此相

齒百官之相以事為常事有常職以衣食為主民有常業蓄藏蓄民

老弱孤寡為意恤民皆以養民之理也蓋仁義禮樂皆失道

至此所謂外王之業民之理也治世之法無過於此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臨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天德王道六

通四辟小大精麤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如此所謂以

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如帝王傳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南華真經注疏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摯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其在歷數者有司出其法

國史記其迹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士能明之此皆古之道術

出於道術之外以上說古之道術天下以下說後世之方術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割而為三教分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抱偏見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

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音一曲之士也判

天地之美天地有大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察古人之全觀古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奕 牛集主

者寡矣道備之稱神明之容外者而言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因而

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天百家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內聖體也外王用也道不明不發人各

術之裂也而朴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夫禽滑釐

墨翟從聞其風而說之此上論理此下即事以實之不道以

道術有如此者從之徒乃聞而說之為之大過大過過也已

篇名言其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

二一四八九

又好學而博不異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養生送死皆上於不怒為道推廣其說以為博主於不立異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此其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六舞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賈賈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自黃帝以來禮樂皆有定則今墨子獨生不歌是毀死不履棺是毀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薄道固不可教人亦不可自處不必待其道之敗然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

當樂而不樂哀樂之不近人情如此是果同類者之所當為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殺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三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生勤死薄其道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道也墨子稱

道曰昔者禹之灑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窺託相而九同雜天下之川糾率

雜治天下之川腓音肥無腓音拔脛音無毛沐甚風楡疾雨澁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

為服木履曰跣履音日服音用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名勤名之弟子五侯之徒散出於五侯之門

南方之墨者苦獲一已齒一鄒陵子一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音紫相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音紫相反而訾音紫相以齋

音偶不作音午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墨家號其道成者為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謂已乃墨學之別派相善則相反相善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同於聖人其行則非也為

太過已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恃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善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未鉞音尹文音王皆齊宜聞其風而說音

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為始音惡者語心之容形容此心命名之曰心之行以誦音合驩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三 和意而合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音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下皆厭而雖然

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為人意多自為意少雖忘食自苦以為天下而亦世而自利之人耳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苛察則非別有矣故不為事事皆自下則不如其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旨外之欲其戰兵

內之欲其寡欲大樂如此



不為易而無私決然無主不先立主意 趣物而不兩歸於一致 不願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音聞其風而說音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故齊物而天地其首也天大地

而選之則有不徧教而使之則教有不至不可矣若擇

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

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治者去其濁以為道理曰知不知雖知

不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知識之開混沌之鑿鑿則傷矣故

知之後鄰於鑿音譏音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充牛集三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無能之貌 推拍音輓音斷與物死

轉音推以拍之輓以隨之隨其音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已矣無是非無知慮無先後魏然不助而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音若磨

石與物宛音全而無非助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以

自至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非此何以故蓋物惟無知

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不離於理不求知於

人惟無譽故無音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莫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常自言曰人

賢之名但塊然如土而不失其常行之道彼豪傑笑之以為

猶死人也適怪焉耳田駢學於彭蒙不待教誨而自相契合

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竅音過物之聲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音角也

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惡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

道雖然槩手皆嘗有聞者也古之有道者無是非言而無言

而言鳥不可而不言或是以所見常與人相反而人不見取

則不免宛轉遷就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音曰田駢

慎到不知道雖然槩手其嘗有聞者也蓋以本為精以物為

世人雖以為非而莊子猶有取焉者也音以本為精以物為

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本謂道未謂器道器雖不

道為精以物為粗道未始有物有積則不足之心累之

故致虛極必至無積而止常守自然淡然與神明居已音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音令尹喜建之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充牛集三

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

建立也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太一即有始萬物之母

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故以為主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

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

物各歸根體自空虛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矣故不壞世相

而成實相實即真音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善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音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

咎徐谷在下而能容所謂有容乃大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即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說音清通無象往來無任以無相為宗以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地無棄物與道為

其書雖瓌璋而連珠音無傷也珠璋奇特之狀連珠相從之貌

辭雖抑揚參差不一而音積談謔之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友其於本也宏大而闊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

矣與造物遊固無終始者友此等見解不出老氏所謂道術建

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

世法而成實相者其理不竭其出無窮也其來不竭謂形不

其義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彭田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歷考其辨物之意曰大無外小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高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

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言平日方中也而睨視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太極統同之中有辨

則無同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逾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無環非貫於環也若知環之所以連則識環之所以解釋氏

道藏輯要

莊子

道藏輯要

莊子

參神云猛虎頂下金鈴誰人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得日解鈴還用繫鈴人即此意

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

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天地雖大而以汎愛觀之則天地亦

萬物中之一體耳惠施以此為大觀而曉天下之辯者天下

人亦樂 卵有毛雞三足鄂有天下大可以為羊是卵有毛雞

而宗之 木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為三足鄂本侯國而借王自

郭始是有天下之號夫洋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

犬為羊 亦可矣 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 奇皆假耳非真也

故夫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

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為尾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

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溫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蕭邱有涼焰又

有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 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無口而空谷傳聲非口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圭 牛集上

絕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斲不圓斲天下之物方則

活而不滯輪圓也故不展地而行之速目不能自見指不能

自指日手指指者至則指日不至斲絕矣蛇形雖長而命短

龜形雖短而命長規矩為方圓之至而其體則不方不圓者

不斲不圓即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 鳥飛於天影落於地但可謂鳥動而

則行其中則止然離弦而未到不止也鶴而已中不行也

非不行不止之時乎北人呼犬為細狗謂其身之瘦也而其

齊狗不可以為犬黃馬一也驪牛二也文始經曰形可合亦

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

南華真經注疏

萬世不竭亦方寸之末可使高於岑樓意此皆 桓圓公孫龍

於惠子者推廣其說相與強辨無窮已者

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固也 辯而不能制也 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為怪此其抵音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

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施曰以其辯與人相持而不相下說為

賢滿口天地為我壯其辯施知 南方有倚人 異焉曰黃綰了

存雄而不能守雌無道術者也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

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

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 施自恃其才辯之

為不足益之怪誕以欺人耳目之 所不及其說雖長而與眾不協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隍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圭 牛集上

夫有德者必有言惠子徒以雄辯與物相競故曰弱於德 由

而強於物究竟於道亦終幽昧而不自明故曰陳音與 由

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

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何異蚊蚋之聚聲成雷亦不能

驚然而震動萬物也故曰其於物也何庸者於其多言之中

摘其一言而充之尚可使之不叛於道而曰愈於貴道者不

幾於失 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

名惜乎惠施之才駘音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辯以辯

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辯為戒惠子不

物而不厭其煩徒以善辯名借乎其才而不能善用馳蕩而

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營之營出於形影出於形影思

營而振其聲欲息影乃與形競走不休也 惠施學辟根原逐物生辨影營之見而已

復圭子曰道何在乎混沌未開道在天地混沌既開道又在

二一四九三

人散之爲萬而統之於一神得之以降明得之以出內聖得之以生外王得之以成大哉一乎天下之治方術者雖多而未有不原於一者也世有天人倚之以爲宗世有神人聚會其元精世有至人完保其真純世有聖人領略其道德失道德則仁義禮樂矣非君子焉能勝其任乎故有名法以整齊之有參稽以考證之官有常度民有常業天德王道兼該並舉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尚不能鳴道之在歷數者有司守其法太史紀其實道之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儒接其統百家之學揚其波孰知道術每與治術相升降者也故天下大亂而道德亦不一矣得一察以自好之士猶耳目鼻口之不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三

通何以知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乎人各爲其所欲爲迷而不反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於是行墨翟禽滑釐也者矯侈靡之風而過焉者也養生送死皆以薄爲道倣上古禮樂未備之時而不與中古帝王之禮樂同其生不歌而死無服也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主天下者可如是乎奈何以禹自方不知禹當水土之未平不得不以身先天下而墨翟之時非禹之時也後有論墨經者以得其道者爲巨子之聖人雖腓無胫脰無毛而不恤也則道之一裂也於是左有朱鉞尹文也者好爲人之風而甚焉者也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別善惡者不及上說其主以禁攻下教其民以戢兵其爲人

而不知自爲也雖饑不忘天下未常苛察以求人亦不假物以自益謂戢兵猶爲外而寡欲乃爲內也其大小精粗總之有人無己之學也則道之又一裂也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也者聞不慮不謀之學而往焉者也謂天地覆載猶不能兼豈萬物而無不可其棄知去己也恐知爲鑿混沌之窟也其笑天下之尙賢也恐有是非而適以啓爭也故必推而後行曳而後往甯爲員毋爲方求以自全足矣故無咎無譽雖其道不盡合於古人然無是非言而無言猶有古意也不可因其不肆於人而謂其無所聞也則道之又一裂也豈知道無形也而未常無本末物有象也而不能離精粗天地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三

無有餘也故無積而常足惟至人獨往獨來與鬼神合其吉凶得道術之精神者其關尹老聃乎彼其道以無有爲體太一爲主濡弱謙下爲表空虛不壞爲實其心無物而能物可動可靜非水之善下鏡之忘形不能狀之空谷之傳聲不能似之且清且和不失爲得甯隨人而毋先人甯守雌而毋雄甯守辱而毋白甯取虛而毋取實不以多藏爲有餘不以無積爲不足不以有爲爲巧不以無爲爲拙人皆以福爲福已獨以無咎爲福自治不厭其深根而甯極治人不厭其簡約而易遵太剛則折堅可不破乎太銳則鈍銳可不挫乎其藏垢愈多其容物愈寬其道術可謂至極而莫以加矣關尹

老子真古之博大真人哉嗣是有聞其風而興起者莊周是也。以無相爲宗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天下之言非悠謬而虛遠則荒唐而曠大非無端而莫終始則恣縱而不羈不可與莊語也。故不得不託爲卮言變衍如草之繁曼必有根水之流行必有源也。天下凡物皆假其真猶有性命故託古大聖大賢之言以爲重使人知性命之爲眞寔者奇也。所言雖近而其旨則遠故不嫌於廣譬曲喻使人深思而自得其正意以天地爲精神萬物爲逆旅上與造化爲徒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窮其本則弘而深究其宗則達而上矣必服其形骸而後上升乎此可與識者道難與茫昧之人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老

牛集上  
卷之八

也道術至惠施豈止分裂且外駁矣其言雖多而不中以大無外爲大一小無內爲小一猶近似也謂千里爲無厚之積也可乎謂天有時而卑山有時而平亦近似也謂視視爲日方中也可乎物方生者爲方死非無理也謂小同異者而消於大同異也可乎無窮必有窮不必定在南方也身未至而神先往不必定適越也連環非五金之環乃人身中之玄化其白如綿其連如環大修行人必知解此之環而後可以解脫惠子與莊子善亦道聽而途說也燕北越南可以爲中而不必爲天下之中萬物當愛不必泛愛也天地同體不必一體以爲大觀也毛不生於毛而生於卵雞二足而有使足者

存郢非天下而僭稱王則有天下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首尾無定稱火有蟲則不熱矣山出泉則有口矣輪員也轉之速則不展地矣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短長不以形則龜可使之長於蛇方圓亦不以形則規矩無方圓之體而有方圓之用斃不必固柄而無柄則不成其爲斃飛鳥有影第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矢行甚疾而亦有不行不止之時同中有異故狗不可以爲犬合中有分故黃馬驪牛三咬咬者易汚則白狗可黑天下無無母之駒而孤駒則不可以言有母萬物無有不竭而以尺椹平折之日展其半則無窮盡之時此皆學於惠子者也亦猶桓桓公孫龍正能以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夫

牛集上  
卷之八

辨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惠子自以其善辯爲最賢曰天地且爲我辯生色止知守雄而不知守雌有道術者固如是乎觀其答黃綽之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所以或翕或張也彼非知道者安能洞徹之而惠子何如人也矢口而對恣意而談止能欺人之耳目而不能屈人之心志去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聚蚊成雷而必不能震驚萬物也有其才而不能善用其才是欲息響而振聲欲息影而走形不知本也以強辯止辯亦猶是耳有道術者必不如是

南華真經註疏傳神集後序

復圭子曰千古以來知道德者未有不透南華南華者所以登  
 蹠道德也晚近文人不能不究道德即南華真經四字鮮有知  
 其說者先哲云湛為道德淨為英華也南華即道德之英華也  
 又何以云真經天地以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丹經云天上太陽  
 一月一度而與太陽會此常經也人間少陰一月一經而癸水  
 至此真經也丹經又云度人須要真經度夫南者火也華亦火  
 之精神也此南華在天為太陰晦王朔癸之火候在人為真經  
 期前期後之火候莊老題為南華真經者所以點破流戊執已  
 取坎填離之妙竅耳非得天仙口訣者安能知之非真有道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亥 牛集三  
 者安肯信之彼其出入造化洞徹人物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  
 王之道以有物之後而追窮無物之始不過欲人知性命之源  
 源始覺天地間凡有形質者皆為幻惟有一道真耳胡為舍商  
 之倫與摺紳先生悉懸懸朝露之濕潤不知人生寄蜉蝣於天  
 地既無長繩繫白日當求大藥以引年自古神仙留有接命法  
 第非大德大行之人知法財兩用者不可與口傳耳子觀世儒  
 止知為利祿以養其腐不思化臭腐為神奇坐待無常之至甘  
 就木而不悔者天下皆是也予甚憫之故作南華之註其先哲  
 所已註而可存者人事也十之二其發前人所未發者性命  
 也十之八九然於精神筋脉落尚未融貫故不得不作疏於

各章之後疏者通也彼其精神有隱藏處吾為通而露之其筋  
 骨有屈曲處吾為通而直之其脈落有間斷處吾為通而聯之  
 俾後之讀南華者一展卷咸識上升之有路登彼岸之有徑即  
 儒者有以詼譎議之者莫不翻然悟莊老思返有為於無為進  
 仁義為道德乃還古之美意也曷常與吾儒異哉然則五經四  
 書者世人之先師也道德南華者祖宗也二經註疏者子孫也  
 子孫象貌不必盡肖祖宗然而精神血脈未嘗不肖者此可與  
 真儒道難與俗儒言也

崇禎十年八月將望日程以雷拜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全

牛集三

南華真經評註





莊子序

莊子六卷一函共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

八卷序

一

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旨意料然無謬於九經而與愷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間有

六卷序

二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  
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  
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  
靈萬聖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  
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地莊子則其中澠滌滄溲洪濤  
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鐙  
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管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  
熙朝固可寶愛而飄風震雷揚

卷序

三

沙走后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  
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  
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  
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巖之體  
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  
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  
卓絕則侷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卷序

四

者負靈秉睿符彩琪琚竭生平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約恬斂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而徒倚藩籬拾咳唾以為也又

八卷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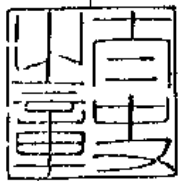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亂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慘為申韓流污為鄉愿莊子不失其派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元倉子遂有元倉子家語云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鶻冠子遂有鶻冠子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特立之難云

八卷序

六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真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常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一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滄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昆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擇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序

郭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序

郭象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與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其則燭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嫵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累累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竝行老莊真。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單宗郭氏。迴頭一顧。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而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性亦遂不與世。惟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六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問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人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化。以快吾志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六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之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卷之四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卷之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卷之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卷之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卷之七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

莊子內篇內者對 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當其分逍遙一也 宜 容勝負於其間哉 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 鯀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九萬里不足以運其身非 豈好奇哉 慮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 大處亦比 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慮其失又何厝心於 其間 齊諧者志怪者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 勁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 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 樂然也 至天池而息小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





丁原曰一事  
然以考

陸氏曰以上  
明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小小大  
各適其適也

王鳳洲曰  
王鳳洲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一馬曰大上  
張

為解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焉極也而各有所適故  
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學志翰坊而各適  
之素既非鼓翼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  
以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分內外而辨乎榮辱之竟榮辱已而斯已矣亦不  
過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冷然無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以一時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非御風行  
而間也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  
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陸氏曰以上  
明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小小大  
各適其適也

王鳳洲曰  
王鳳洲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一馬曰大上  
張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  
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非木之能  
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鳥之所  
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選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  
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列子之輕妙猶不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以行然後逍遙耳而  
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  
而常通豈計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  
所待則前不失其所以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  
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亦所不能齊也夫無待無不足以齊有待  
况有待者故曰至人無己順物而遊矣神人無  
功

功大物未嘗有漸生於自然者而為成報於軒  
石故理至則道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  
一故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漉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大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被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待之而治實由堯故有于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以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堯得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漉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大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被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待之而治實由堯故有于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以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堯得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漉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大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被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待之而治實由堯故有于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以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堯得治者許由也斯夫之遠矣夫治之由于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漉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南華真經評註

二一五〇七

須法行設案  
以見主人語

由哉若謂其獸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  
此莊老之談所見也。當乎當乎。自必於  
有為之域而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友者斯由之也。而將為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日任者對物而類物  
於天下而許由與便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猶  
夫與物冥者。故擊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  
玄應。唯感之從。凡乎若不繫之。則東西之非已  
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  
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  
若獨充然。步乎高山之頂。非夫入有精于自守  
守一家之偏。而何得專此。故俗中之一物。而  
為竟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于內主。斯有為君  
之名。而無任。鶴鶴巢於深林。不足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歸休乎。君子  
則養天下之財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六 三 焉 藏 書

郭德祥曰正矣  
君上思不出其  
以  
安其所以司  
各靜其所焉此乃天下之至言也各得其意又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反克  
詩大地雖異其下道途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

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充而有之。明天懷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祝  
各安其所司焉。照萬物各足下所受。帝堯許由  
各靜其所焉。此乃天下之至言也。各得其意。又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反克  
詩大地雖異其下道途一也。肩吾問於連叔  
日。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奇言耳。夫神  
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繫于山林  
之中。世豈識之哉。彼見其風。黃髮眉。玉壘。便謂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七 三 焉 藏 書

足以櫻其心矣。見其歷山川。聞民重。便謂足  
以德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磨哉。今言王  
德之人而奇之。此山將明世所無。而後乃託  
之於絕。現之外。而推之於絕。聽之未耳。處于五  
不以外。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斥。而為  
場內。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斥。而為  
非。自然之妙。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使物不疵。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大體神。居。而前。理。極。妙。者。難。辨。其。間  
神六氣。同人。率。而。驅。萬。物。而。無。物。而。不。順。則。洋  
其。斯。乘。矣。無。形。而。不。耗。則。乘。說。斯。神。矣。連。身。而  
自得。雖。然。而。不。行。也。行。忘。忘。而。為。之。故。行  
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寂。也。其。神  
其。所。見。而。隨。之。豈。當。信。此。哉。連。叔。曰。然。替。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譬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宜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妙而以為狂。而  
不信。此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  
所。不。但。知。之。能。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  
為一世。斯乎。亂。孰。辨。辨。焉。以天下為事。大聖人  
任。不。可。旁。礴。萬。物。之。妙。故。能。化。求。我。其  
無。心。也。其。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也。然。則。體。玄  
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  
之。化。以。成。其。神。之。名。者。帝。以。不。為。為。之。耳。之。人  
也。物。莫。之。傷。夫。安。下。所。傷。則。傷。不。能。傷。傷。大。浸

移漢川口以上  
大舟之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八 莊子語錄

稽天而不涸。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  
 矣。則所在皆通。死生無變於已。况游熱之間哉。  
 故至人之不嬰乎。而解非解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中之名耳。而名者。非名  
 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謂堯舜。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大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擊宗堯。而堯未嘗有  
 天下也。故官然喪之。而會遊心於絕冥之境。雖

其樂能令手不斂。而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游游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習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封或。不免於游游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  
 適其性。而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平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苦哉。人小夫之物。尚大具極。則利害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九 莊子語錄

以爲凡物  
苦哉。人小夫之物。尚大具極。則利害之

王介甫曰此篇直遠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鵬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

趣直發端耳得其所所以遊者則此書

無往非逍遙篇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十一 莊子集藏書

莊子集藏書  
天下之物皆必  
隨其類而動  
之先

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肆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三十九卷全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柁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莫無情耳夫任自然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生若死

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百所不能一也其于無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假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十一 莊子集藏書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然故都忘外內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安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籟夫籟蕭也夫蕭管參差宮商與

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則天

籟之稱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大塊者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

然而自生則罔然之體是唯無作則萬竅怒

吟言風雖無作則萬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風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莊子集藏書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肆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三十九卷全

莊子集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三 焉 藏 書  
已敢問天籟子集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  
非  
分風濤則衆竅爲虛止也烈風作則衆竅  
實得則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刁刁  
動搖則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謂調而刁刁不  
調而刁刁乎  
已敢問天籟子集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  
非  
分風濤則衆竅爲虛止也烈風作則衆竅  
實得則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刁刁  
動搖則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謂調而刁刁不  
調而刁刁乎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三 焉 藏 書  
其所萌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  
耳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我也自然  
故自然者即我之而不知其所爲使皆自爾耳  
非相爲使也故有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物  
之而理自至矣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物  
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  
之朕而亦終不得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  
可行已信已夫行信而不見其形以得行  
也  
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藏賅  
而存焉莫不皆存也吾誰與爲親存耳汝皆悅

到須法曰此數  
謂之不現  
物他以此似  
物他以此似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齊物論

五三馬福書

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  
 不為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遇  
 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豈直  
 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大臣妾但各委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  
 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居下豈有過其理無其有真君存焉在之上是自  
 如求得其情與不從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  
 自為者雖復卑賤猶不願讓者而自安其業故  
 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和幸之聲以下目

上物實具真入忘其本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  
 待盡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  
 乎齊物論云云運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忘其所  
 而東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如是者鮮故得此不止  
 而後已故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者無時可見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後其形體至于疲用人  
 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王鳳所曰齊如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齊物論

五三馬福書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因而而不反比于凡  
 未嘗以此為哀則凡人之生也固若是若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  
 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  
 知則未有不芒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  
 人各自有師故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  
 稱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能無故至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難以神禹  
 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聖人不能解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故異于吹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而彼以為是  
 其未定也者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  
 那未定也者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  
 為異於鯨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鯨音  
 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通言不在言  
 無非是非之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大小成榮華  
 道不可隱則與隱非者行于榮華而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  
 其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自有是非者儒墨之所  
 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  
 者乃欲明無是非也儒墨明無是非則莫若  
 而所非者非矣非非則非非是則非是

其今存所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  
 不能與也夫情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非自無是非也故  
 也不由是非之途而自無是非者南明其  
 天然而無是亦彼也夫亦為彼亦是也彼亦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亦  
 彼各有一是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非於器中也彼各有一是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聖人兩顧之故無心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此居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之環察中矣今以是非為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  
 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自彼則不見自  
 彼矣彼無是所以去同也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也物之偏  
 彼之所見而自如其所知自如其所知則自  
 以是為自以是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于  
 是是亦因彼是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生方死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  
 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  
 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  
 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  
 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故備墨之說吾所不能同也至于各冥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不謂其盛。故能久。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所言此三子。唯獨辨其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堅白之昧。終故已之道術。終于昧然也。而其

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文之終。亦不終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未明

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

相與無成。夫彼聖人。不固此以耀彼。不若已。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成而不遺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馮 誠 書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人無

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快悅備極。則

進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人。不失其所。則

是則已。不用于物。而為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

則就。是就非哉。故舉放蕩之變。原奇之異。曲而

從之。奇之自用。則用。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

器。萬殊。歷然自明。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

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

其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

是非不同。亦同本。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遺。

南華真經評註

道之又達之。以至無流。然後雖然。謹嘗言之。無遺無不遺。而自去矣。雖然。謹嘗言之。

類。故試齊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

始也者。謂無終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

有無也者。有無而不知無也。則有未始。有無

也者。有無而不知無也。則有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就有無也者。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今我則已

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始有無之果。就有無也者。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無之有。無。則天下其

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相

對。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馮 誠 書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無之有。無。則天下其

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相

對。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祖。則大山。大於秋。秋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彭

二一五一五



以明得道不  
必分別而代  
之乃三子之  
妙處也若不  
釋然何哉昔  
者十日

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于照而有所不  
艾之願而伐使從已下至道皆成不釋然  
神解耳若乃物體其性各安其所安遠近曲  
深自之自若皆得其極則齟缺問乎王倪曰子  
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齟缺問乎王倪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謂同必是  
而彼我莫能相正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然則物無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無不知乃雖然嘗試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魚游于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之  
知非干轉尤而笑蛇蟻者乃以每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前足下且吾嘗  
試問乎汝故試問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鱈  
然乎哉木處則惴懼惴懼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明萬物之與便民食芻藜麋鹿食薦蚱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味樂回者  
主無後獮狽以為雖麋與鹿交齧與魚游毛嬙

婦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味樂回  
下所好之不同也而不同者而自我觀之仁義之  
非之則無以如所同之必是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于  
害于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  
常故嗚呼莫之辨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夫其  
不知之勝懸之未顯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不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物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  
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落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然胸中若然者乘雲氣非我物而行騎日月  
夜而無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其無其知而任天  
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其無其知而任天  
而不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一體故而况利害之  
端乎况利害于死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  
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耳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不違害無所避就就不喜求未之不喜不  
緣道獨至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謂謂者皆  
各有所謂也故無彼有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  
謂而有此無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謂  
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矣。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而不可及也。故言之者，五浪而聞之者，聽矣。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情而聽矣。至竟，聖人付會于虛，而之外，而玄合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爾鴉于方，而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見。見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未鴉矣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擇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辯其皆逆計之狀也。予嘗為女妄言之，故試言之。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之。早計也，故亦。旁日月快字，而日月之喻也。以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為藏書

無為一體，換為其脂，合置其滑，藉以肆相尊。以宇宙之譬也。其所應故尊，舉生焉，而滑而給，其之能正，各自是于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矣。之白爾也。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然。無波際之謂也。眾人役役，地于其是。聖人愚也。直往之貌。參萬歲而一成純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舉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能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于兩者也。故雖參差，億萬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萬物盡然，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不然。而以是相蘊也。積是于萬歲，則萬歲一足。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邪。死生一也，而爾說生欲與夢。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而夫其故居，名得于所自，而不知歸于故鄉也。焉知生之非麗之。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弱歸而逆之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漸生乎。物未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寐寐之。情亦與則死生之學，不得因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樂死生學，與真于各得所願。一也。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為藏書

何休。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大人覺者，乃知夫也。應自懷者，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牛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覺，故竊竊然信一家之語矣。丘也與女皆夢也。神解故非大也。子謂女夢亦夢也。以夢夢中之古夢也。夫是為自以是其言也。其名為乎。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聞。





正以謂曰齊乎

梓澤川曰齊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一 陽城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曰兩非景之所制而  
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此與不化然  
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  
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皆然俱得然  
無遠若乃此近因而不忘其自爾物不列  
主于內而受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  
已存乎胸中何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悅然而行不知周也或問  
而不知周則與死無異也然所在無不通志  
則富生而後死者必富死而後生矣由此觀之  
則夫在生而俄然覺則遽然周也故曰覺見  
未必非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  
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  
執一畔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變為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周與胡蝶則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所以自喻適志向其分定非由無分  
也此之謂物化也夫時不暫換而今不遂在故  
與于化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  
為胡蝶是也而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  
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  
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  
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一 陽城

者以其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  
愈不齊矣不足齊他物論是自看得  
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  
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  
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  
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  
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  
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為上

美者養生主

揚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牛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

生非養生 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乘之分也 而知也無涯 夫學重備

自若此力之所限也 而尚名好勝者 雖復絕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二 三 馮藏書

生于失當而滅于冥極 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  
素幹之加是故雖負其鈞鈞者其所能則必然  
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  
矣 已而困下知而不知也 又為知以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 然善惡而居其中任其自為而  
身在緣督以為經 順中以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養親 以適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  
非本過分蓋全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觸  
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 砉然騞然 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命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用解 文惠君曰 請善哉

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所好者道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 未幾見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

也 但見其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會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察依乎天理

固然大卻有際之處 固導大窾 節解其空 因其

固然 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 技之妙也 常遊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二 三 馮藏書

也 而况大軼乎 軼 大軼 良庖歲更刀 割也  
不中其族 庖月更刀 折也 折也 折也 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若新發於硎 刃  
不彼節者 有間而刀刀者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 吾見其難為  
結為族 然為戒 視為止 不復局也 行為遲 其  
也 動刀甚微 謄然已解 用其力少 如土委地 理  
若無刀也 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

通足容儀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飛故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剛天

與其人與也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偏剛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曰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眾異始也吾以

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施惠下存

人與之定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人之貌

內因而形骸外齊矣首亦偏剛而已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俯仰乎天地之間

又何求于人龍而服養哉神雖王不善也

也手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

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

也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三

即老子道形以

不可逃亦古者謂之通天之刑刑或物大深不止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

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

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

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間婦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四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七三三 鳩藏書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者世之  
則相札知用則爭也。故且德厚信和未達人氣  
遺名知而後行則盡也。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預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役人夜光  
不達故也。今固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  
達也。而強以仁義半繩一彼彼將謂同欲毀人  
以下成也。故守人不後志以無世而處心以  
德物誠信若下天地不爭揚了萬物然後萬物  
歸。天德不逆成德有發而人上智會景行彰  
而六合無應而後始可以終與。豈涉治亂而不  
與道哉。  
 命之曰留人，留人者，人必反留之。道不  
則會與。下若殆為人留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名而反害之。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則  
君則不肖無賢臣。彼亦不足後奇如其不爾  
從必交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  
其應自來也。則無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其捷。故有寂然不言。言則上公必與人。以  
而日將焚之。其言辭使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  
口將替之。自故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  
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  
足以成順始無窮。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  
彼之信順始無窮。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夫信而諫且昔者桀殺關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六三三 鳩藏書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儆用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比干而下儆上之憂。故其  
若因其飾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勝君之名也。  
 者，竟攻叢枝脊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其使小夫其欲乃復名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惜名舍德  
而高不能勝化也。彼與眾攻之而雖然若必有  
彼以名空下而比干之以此道也。雖其形而勉  
 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虛其心也。勉  
極文字之成。  
 而一言避而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  
充孔揚而甚揚了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  
喜怒常人之所不遠。其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而乃抑挫之。以本從容自放而  
侈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言少  
無刑將將執而不化。故守其外合而內不皆其  
庸詎可乎。身合而內不皆即向之端也。然則我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也。此三條也。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

而獨以已言新乎而人善之新乎而人不善之  
 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惟已性  
 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影委曲隨人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于今而其言雖教誡之實  
 也謂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為病謂直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謹謂二  
 而張三條以政雖固亦無罪且不見咎責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化則無矣猶師心者  
 也扶三術以適彼非無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易之者諱天不宜以有為為易  
 之者謙未易也未見其宜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無聽

南華真經評注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且夫心慮而符氣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至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故有具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書矣吾語若若能人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當心自得之理人則鳴不人則止  
 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無門無壽使  
 自安無壽者也任天下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則幾矣下斯絕  
 迹易無行地難能成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  
 不可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得者阻故  
 易欺也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頭少  
 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令亦多天得之假未  
 遠天焉偽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  
 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瞻彼閭  
 者虛室生白虛室而掩白同生矣吉祥止止  
 大吉解之所集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止于當

二一五二五

歸委川口以上  
格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間世

三三三 歸藏書

不。會。于。極。此。為。以。應。生。之。日。而。覺。覺。不。自。夫。狗。也。故。外。敏。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泥。人。間。之。累。是。萬。物。之。化。也。再。舜。之。所。紐。也。伏。義。几。蓬。之。所。行。終。而。汎。散。焉。者。乎。山。言。物。無。背。飛。未。有。不。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皆。欲。知。而。如。其。所。謂。見。者。皆。謂。見。而。見。哉。若。人。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見。則。欲。賢。可。以。得。賢。焉。中。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如。內。欲。焉。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如。少。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自。而。求。離。妻。之。明。見。耳。而。有。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

之。變。應。乎。世。也。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而。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其。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少。有。不。言。以。成。為。諸。侯。則。仲。尼。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為。諸。侯。者。不。成。則。怒。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中。則。已。結。未。成。十。五。歲。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而。莫。足。以。患。心。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間世

三三三 歸藏書

唯。有。德。者。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糞。無。欲。清。之。人。對。而。不。思。潔。明。其。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所。無。倫。薄。也。熱。與。所。饑。險。薄。而。內。熱。飲。冰。者。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則。恐。懼。結。于。內。而。刑。罰。羅。于。外。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成。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不。自。然。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是。之。謂。大。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君。可。逃。而。難。可。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則。世。長。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真。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其。間。汲。汲。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上。其。中。雖。事。凡。人。猶。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通。彼。任。之。則。事。流。也。又。何。用。心。于。有。身。哉。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卷之二  
南華真經評註

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存懷不能與至當其禮而謀血請復以所聞凡生應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信者相親也。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其言傳易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也。莫莫則傳言也效其言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二 八  
盜言則幾乎全。盜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大至則多奇巧。大至則多奇巧。常卒乎亂。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簡其將畢也必巨。簡其將畢也必巨。波也行者實喪也。波也行者實喪也。以故實喪易以危。以故實喪易以危。巧言佞辭。巧言佞辭。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二 八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命生心願。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命生心願。核太至則必有不肯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核太至則必有不肯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所終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令。所終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其過度益也。無勸成其過度益也。及改之則悔而不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之二 八  
遊心為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遊心為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顏闔將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也。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也。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

二一五二七



王介甫曰：此見有用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不謂一段從容。王介甫曰：此見有用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見有用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不謂一段從容。王介甫曰：此見有用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人問世 七 莊子為莊子

而才自通用者，各得其類而不與焉。此南伯無用之所以全也。故以社稷之無緣近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其枝所託，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詰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觀聽者為之聽，妙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打，武何為哉？

南華真經評注

當則不材乃社之所至，類也。故天宋有荆氏者，宜揪拍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揮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林之患也。有社者，木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充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視前除穢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天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人問世 十八 莊子為莊子

而才自通用者，各得其類而不與焉。此南伯無用之所以全也。故以社稷之無緣近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其枝所託，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詰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觀聽者為之聽，妙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打，武何為哉？

二一五九

論衡六曰劉向  
論一曰死明

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  
 乎會通之宜耳世之盛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也昔者治亂易於神長治自來成故  
 道成而不敗亂自求方今之時擇免刑焉不  
 生故志生而不死也夫今之時擇免刑焉不  
 後而盡當今之會冥冥與時相轉乎羽莫之  
 知哉足能行而放之子能贊而任之則且之所  
 不能其自則為其自為也性內而無經芥  
 之分外此無為之也也且而性命不全者  
 木之有也性命全而無福者理月間也故夫福  
 諸斯向之所謂全其非假物也豈有壽鴻毛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八開世

九 竺鳩藏書

重我手性而動動不為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  
 自舉我其自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產復  
 性心以欲惡蕩蕩故乃釋此輕焉之至易而知  
 彼者為之至難矣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大哉復  
 之至重也此禍重乎地莫之知遊舉其性內則  
 不覺其重也外物奇之雖重不為掛絲有本勝  
 任者矣編內編也故編定輕焉外編也故編至  
 重焉此世之大法也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  
 矣故大人不明我只雖彼而任涉之自明不德  
 我以為人而任人之自得故能無而去  
 信彼我武然與天下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  
 陽也亡陽任則不傷于外則吾行全矣迷吾行  
 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八開世

三 竺鳩藏書

卻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則則則彼為功  
 大則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彼百姓  
 不久其自全而後我供適者儼然不覺其之在  
 也

林疑獨曰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  
 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  
 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  
 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王荆石曰文機員妙與養生主同而層數轉  
 折更多

德充符第五

德充于內而物于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得而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天下之所不能違矣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之變之大也死生而不得與之變之變與變俱故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選也

命物之化命而無

之固常而不與物遷也

命物之化命而無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劉瓛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

同天地則萬物皆與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

其所無而異之則是非夫德莫不皆與矣大是

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下且

莫不皆然然則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何

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也

物而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不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足猶遺土也

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轉為我聚順

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

始有得死亦其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

為一既觀其一則瞭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

為如過上吾未見足以證其心也

彼為已以其知

能遺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其不能平生而與物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鑑於止水故王駘之聚散自歸之宜引物使

已唯止能止眾止能居眾物之止不受命於地唯

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







乎四域不設思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  
 行而不亂人馬不亂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嘗月已覺不至  
 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以國悶然而後應以對其計汜而若辭辭人辭寡  
 人醜乎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邱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狍子食於其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一 楚藏書  
 母者也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之原比上赤于無注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  
 其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備類焉則雖形  
 不與同而物無害心備類焉則雖形  
 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武所資也戰而死  
 則者之屨無為愛之所愛屨者皆無其本矣屨  
 武為木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形也取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其形全猶足以為爾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二 楚藏書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  
 有非者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  
 適任于足則雖天地神明國家平賢經力至知  
 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  
 能不遇也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  
 而自當矣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  
 形之全也無以障至尊之謂也今哀公問其  
 而況全德之人乎愛之宜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十三 楚藏書  
 之不得故才全者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隨所遇而任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非知之所能規而故非情之所屈是以知命之必  
 行事之必變者豈于終現始在故哉故有  
 至知而弗能規也逝故不足以滑和之則當則  
 雖死生窮達于身化不可入於靈府靈府  
 然自若而和理台身化不可入於靈府靈府  
 時之宅也人于身者不以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兌而與物為春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  
 者也而與物為春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  
 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為法也無

故天下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  
 取正焉無私故能全其德者成和之倫也得得以成物  
 手而行其法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  
 德而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此德之不形也是以  
 天下樂推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而不取而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  
 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充之風者雖使哀公問  
 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大瘦說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則情一  
 者更好而好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  
 則物則物忘其長于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也則愛之凡則愛之故德者世之  
 大忘形者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于自  
 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于自  
 故之而無不至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  
 商此四者自然加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斯惡用  
 膠無費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於聖人  
 四者天濤也天濤也者天食也而稟之既受養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五 莊子

於天文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  
 矣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歸必自思之非我思  
 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  
 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有人之  
 此皆非我思也又或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  
 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  
 人自然之也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  
 獨成其天無情故在矣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  
 故有情于鳥雖瞽而弗能也然瞽以無情而  
 聖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  
 情而賢聖也或謂鳴狗吠豈有情于為之亦終不  
 能也亦謂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離孔之際終  
 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  
 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擇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也者雖有非情則無是非非無好無惡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前者非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五 莊子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則情一  
 者更好而好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  
 則物則物忘其長于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也則愛之凡則愛之故德者世之  
 大忘形者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于自  
 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于自  
 故之而無不至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  
 商此四者自然加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斯惡用  
 膠無費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於聖人  
 四者天濤也天濤也者天食也而稟之既受養

於天文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  
 矣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歸必自思之非我思  
 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  
 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有人之  
 此皆非我思也又或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  
 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  
 人自然之也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  
 獨成其天無情故在矣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曰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生理之自足莊子曰運與之貌天與之形之生理已自足形體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神不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天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見下所為神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見他哉萬物萬形云為極矣皆在無情中矣又何用情于其間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三三 馮 鳳 鳴

陸放翁曰德充符須是膚革充盈睥面盎背  
莊子乃舉殘醜諸人翻空立說所謂  
索之形骸之外也  
宗方城曰造語練淨筆氣精妙與列子文章  
相似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一三 馮 鳳 鳴

莊子內篇

晉 郭 象 子 玄 輯註  
明 歸 有 光 熙甫 批閱  
文 震 孟 文 起 訂正

大宗師第六 天地之大萬物之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則內放其身而外冥于物知天之所為者天與之也任之而無不全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式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其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  
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耳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  
為故以不知為知而不知故以不知為知耳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  
而得故知知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也  
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體七尺而在空谷其故天地萬物此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無也  
緣得然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有者為成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繁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任上者其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也成知知不待以附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而家根俱賢。動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  
知之所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偏也。  
以無。則自困。則一。偏之中。知與不知。固相與會  
而俱全矣。斯以其。雖然。有患。雖知。感。未若。遺。知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故必有。自。若。乃。任。天。而  
生者。則。遇。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何。謂。其。庸。詎。知  
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夫天也。其生有  
必。故。容。之。天。也。容。且。天。之。所。謂。可。物。無。非。天。也。  
天。也。者。自。然。也。人。也。者。自。然。也。天。之。所。謂。天。也。  
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  
皆。自。然。耳。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冥。凡。家  
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冥。凡。家  
皆。不。

逆則所不雄成。不待其成。不暮士。操心直前而  
順者衆。若然者。過而非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謀。以。若。然。者。過。而。非。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以。若。然。者。過。而。非。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至。上。道。之。登  
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行。而  
非。避。也。遠。而。非。避。也。無。則。而。非。惜。也。  
故。雖。不。以。然。為。然。而。未。嘗。起。火。不。以。滿。為。滿。未  
嘗。而。水。下。以。死。為。死。未。嘗。食。牛。故。大。生。者。豈。生  
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古。之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學。意。于。所。遇。哉。古。之  
真。人。其。寢。不。夢。無。也。其。覺。無。憂。當。所。遇。也。其。食。不  
甘。理。也。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衆。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之息以唯。服者其言若哇。不其者欲深  
者其天機。遠。不。其。言。若。哇。不。其。者。欲。深  
不知。惡。死。其。出。不。計。其。入。不。距。日。之。而。簡。其  
然而。往。何。然。而。來。而。已。矣。夫。古。之。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其。心。之。未。忘。也。  
受。而。喜。之。不。謂。所。受。何。物。忘。而。復。之。復。之。不  
乃。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之。感。人。無。窮。人。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人。之。感。人。無。窮。人。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安。其。志。其

容寂。形而無。其頽。頽。大。特。凄。然。似。秋。非。為  
也。煖。然。似。春。乃。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道。入。於。身  
其。溫。服。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服。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無。心。于。物。故。不。為。物。而。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自。日。登。天。六。合。皆。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  
人。之。在。天。下。煖。焉。不。陽。春。之。自。和。故。聖。人。之。故  
不。謂。愛。乎。若。長。官。之。自。降。故。聖。人。不。怨。故  
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有。親。非。仁  
也。至。仁。無。親。天。時。非。賢。也。而。自。合。之。賢。也。

二一五三七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足非之。而利

行名失已。非士也。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身

身不真。非役人也。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

若不足而不承。而無無。如若不足。下之與

乎其厥而不堅也。而非同守。張乎其虛而不擊

也。乃至于實。那。那乎。其似喜乎。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滿乎。進我色也

不以物與乎。止我德也。無所屬乎。其似世乎。

似好聞也。其見其門。惋乎。忘其言也。

禮為異者。所以行於世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四 馬 瑞 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五 馬 瑞 書

天為徒。一者天也。不其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天與人

也。雖然無情。舉如之用也。承百族之合。若神人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

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  
直君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淫相濡  
而巳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與其  
譽竟而非榮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  
以至於此者善惡道反生與變此為夫大塊  
然無不通矣又况如金榮之所存邪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  
死皆我也故形為我役生為我勞老為我休故  
死為我息西者德安未修則我與善相背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不善吾死也故若以吾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與  
化而無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天于變化者也乃附天地  
以趨新負山供以余故故不暫停已涉新  
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  
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  
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其中矣故向者  
之世非復今我也形與今俱往矣常守故我而  
世莫之覺故謂今之所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  
遇可原而在豈不味哉  
不知與化為物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  
幽客行其所宜而思禁其日幾也故夫藏而  
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藏而不在化者不能變也  
 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亦任  
之則與物無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六 三 馬藏書

其與化無下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天地  
非一曲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其萬化之一遇耳未  
若人耳特人形可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  
人化而為鳥夫于彼矣夫故如鳥之善鳴也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夫聖人遊  
無極于口之無極也善始善終人猶  
于死為存于死為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救之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隨足以師人  
 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  
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  
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形有常無之情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  
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莫見其來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有而無也神鬼神帝  
生天地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  
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大人之果不足  
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  
之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七 三 馬藏書

凡元字者天德  
之物故曰天德  
上下無不皆無也且  
者不得以去與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  
終始常無者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不得謂老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王鳳翔曰下者  
有聖人之才也  
足誠也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北於列星通無能也此言  
以明其自得耳自得可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  
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于  
道內不由于已攝然自得而攝化也夫生之理  
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  
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  
生之不由于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鵠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南伯子葵  
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凡元字者天德之物故曰天德上下無不皆無也且者不得以去與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不得謂老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王鳳翔曰下者  
有聖人之才也  
足誠也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儕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物也已外天下  
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外物也已外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外生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即不受死不受死故所  
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獨之助接斯見獨者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與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大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殺生  
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任其自  
不無不迎也任其自理無不毀也任其自毀無  
不成也任其自成其名為撓寧夫與物冥者始  
不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撓而後成者始  
不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撓而後成者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誦於誦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玄冥聞  
之參寥參寥者以至於無者必得無于名夫故時  
又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特許而成

凡元字者天德之物故曰天德上下無不皆無也且者不得以去與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不得謂老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至情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子祀于與于黎于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

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

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

於頂何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涉其心問而

無事不以聃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夫自然之變者子祀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大宗師

十一 三 焉 焉 焉

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淫而化子之左臂以

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

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夫造物者將以

而不可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時不替後順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樂物共結之矣故且夫物不勝

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不解也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無死生而惡之哉彼而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

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夫死生猶寐也子

而此無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

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者未有能違父母之命

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

罪也彼謂死生之速由我非其死之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為鑊錮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不祥之人乎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今以一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為不祥而不知其

可成然寐遽然覺以死生累心子桑戶孟子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大宗師

十二 三 焉 焉 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大宗師 十一 三 焉 焉 焉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  
 斯相與于無相與也。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  
 相與于無相與也。若乃後其心志以任手足運  
 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管應為而外內愈困孰  
 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于其間也。孰  
 能登天遊霧。橈桃無極。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忘其生則無不志矣。故  
 能通受任化。無所窮矣。三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友。若外者皆友。其善者則子  
 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  
 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人哭  
 俗內之達也。有死生之志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人知禮意者。必於外以殺內。守母以存于。情  
 而直往也。若乃存乎存。守乎守。則孝不任  
 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恨  
 情相欺。宜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  
 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內有至極  
 自極。遊外之式。而不冥于內者也。不自冥于  
 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集藏書

心以類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  
 機而泯然自若。夫是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披其與羣物。其行則莫能謂之遺物  
 而離人矣。雖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生志  
 而自得矣。豈謂聖人不然哉。少必謂至理之  
 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純之居。定以釋天下之  
 可。德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武者。得據所見以  
 開之。故。聖人之內。述而寄。方外十數子。宜忘  
 其。功。守以。尋。連。竹之。大意。則。大。遊。外。弘。內。之。通  
 外內不相及。而在使女往弔之。立則匝矣。夫平  
 內之。遊。外。也。地。之。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  
 之。自。懸。贅。之。自。附。此。以。死。為。決。疣。潰。癩。若。疣。之  
 氣。之。騎。架。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癩。自。決。癩。

之自清此氣之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假物也無則而不假故所假雖異  
 而共成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而冥往也反覆終  
 始不知端倪故能放身于變化之注玄同于反  
 復始之明及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為之業謂虛無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彼又  
 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其所以顯示于衆人者皆其子貢曰然則大子  
 嗟來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集藏書



海損乃時而已  
定化於性而  
不與化俱可  
通天矣

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  
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  
足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  
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  
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  
而不哀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于推  
化俱往也安于推移乃人于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  
上至于子祀其故一也所執之喪具故歌哭不  
同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許由曰而奚來爲軻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  
躬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內篇

之塗乎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肩日顏色之好幹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  
成之三人亦皆闢道而後十其所庸詎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能改者亦自然也滿能知我之自然當不

身處川口俱其  
去於在他人  
而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三十一 莊子內篇

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相樂者  
若忘其所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  
一見外不識自天地然後漸然與發化爲體而  
不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何則好何  
化則無常也同于化者唯化而果其賢乎丘  
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  
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爲

息時福嗣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許由曰噫  
邪而微桑而忽幸恐非造物之至

未可知也我謂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  
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皆自爾耳  
上其間也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也覆載天  
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巧也此所遊已遊于  
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仲尼曰何謂也  
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功  
愛之非仁以知愛則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  
仁義不仁以知愛則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  
志功功故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生邪能改者亦自然也滿能知我之自然當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大宗師 八

奇

也。今。要。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至。子。桑。之。門。則。理。而。自。用。非。相。為。而。後。往。也。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以。趨。出。是。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大。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無。言。物。皆。自。然。

王荆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曰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曰聞而四不知者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於泰氏皆世之

有虞氏其矜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之所惡為非人之

隊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其知情信任其自

其德其真任其自得而未始入於非人是非之

何以譯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狀德也

負山也夫身當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之由而已正而後行性合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十九

增弋之害。麋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會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放而不待教。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道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

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則為天下則非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莽眇草莽之謂耳。乘桴碎馳萬

地。汝又阿昂以治天下。感子之心為自得之場。自得之場

則不治而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

無所倚焉。合氣於漠。漠然靜于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

物微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拔。係。勞。影。怵。心。者。也。言此

其身非沙虛以。陽子居麓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二十 三 揚藏書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若無

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功在無為。而運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

明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

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

而莫知。特。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功。而。不。舉。以。為

賴。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功。而。不。舉。以。為

巴。名。故。物。皆。自。立。乎。不。淵。淵。而。無。方。而。遊。於

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鄭

有神。聖。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王 三 揚藏書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明王則莫能自得

功在無為而運任天下

明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而莫知特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巴名故物皆自立乎不淵淵而無方而遊於

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鄭

有神聖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

王 三 揚藏書

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雖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去。詳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州者所測耳。此是殆見吾在德機也。不特也。帝王之大意也。

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而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之中。不測外乎。此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任自然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三十三 鳩鳴書

行捨之則止。行止則思。思至則一。一而後味。樂三。其以明之。則波流九變。而限紛如。居其極者。當手忘焉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變化無常。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不知其誰何。所緣也。因以爲節。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耳然。覺而時物。及相者。無所借。然後其目。目大而止。此明也。帝王。古無方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食禾如食人。忘其於事無與親。唯所雕琢復朴。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外紛而封設。無不說也。一以是終。使物各無爲名尸。自當其名也。無爲謀。用自謀也。無爲事任。任自任。無爲知主。心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而遊無朕。任物。故盡其所受乎天。足則而無見。得則不亦虛而已。能任。實不至人之用心。若鏡。物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應。聖不以心。後雖南海之帝爲儵。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三十三 鳩鳴書



時氣川曰新生  
禮子且帝情思  
中央真經正心  
五經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與忽時時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儵與忽謀殺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羅勉道曰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  
帝王而

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又曰篇中無雄矣卵者如參同契云牝  
雞不獨卵蓋言其一偏之術則不能  
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寔地文者山

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  
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  
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  
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  
足此意即所謂柱德機柱罔藏不可  
見也柱樞者罔藏之中那有柱變覺  
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柱樞正與柱  
德相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三五 楚馬藏書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其言也滿潑穎號跌宕  
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  
篇之奧躬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  
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  
終與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  
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  
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  
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

為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  
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  
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為有餘散  
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  
請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昭合所  
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  
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三五 楚馬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晉郭象子玄輯註

明歸有光熙甫批閱

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大異者不為有餘，知者不為不

足，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附駢枝則與

衆以為多故曰侈，其而應者或云非性因欲也

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在，應有所不執，而人有棄

物者，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

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多方

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

也，夫與物可者無多也，故多者于仁義者雖列

也，十五藏然自一家之正，則不能與物無方而

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

不可以加賦，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皆得，而

或者謂多之不足，以正也，因欲棄多而任少，是

舉天下而棄之，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

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其以有用故然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辭於仁義之行也，五藏

即多於用而少於德，而多於用之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聰明之用者，有本分後多方不為有餘

之也，少者不為不足，然精微之所為，未嘗不

賤少而貴多也，身大則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

其素分，則與性無異，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

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

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四也，其用常在，不為有餘，則

是謂明之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

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

已，夫曾史性長于仁，而性不長者，擢復慕之

慕會史，則曾史之慕，豈天下駢於辯者，繫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舉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楊其奇，墨其危，既

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上也，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孔數于皆仰其天性，直自

正耳，然以二正，則為不正矣，故至正者，彼正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

矣，故合者不為駢，以彼正合乃而枝者不為枝

矣，故合者不為駢，以彼正合乃而枝者不為枝

以合正技乃長者不為有餘。以長有餘乃短者不為不足。以短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如其性分而任之則無所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之性也。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而憂之者真可謂多也。且夫駢於拇者。夾之則泣。枝於手者。乾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夾之。以易有餘。故啼而乾之。夫如此。舉羣品為殊。蓋釋憂之地矣。唯春

安其天性。不決驕而能故。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通。尚則天下之日亂矣。以陷人于難。而後拯之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乃無可尚之。進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驚駭也。夫仁義自是人情。其難為。來情速速。如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將不及。不亦多憂乎。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繹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勝也。物無德之間。為哉。任道自若。無物其獨。使天下感也。感物使喪其真。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西易方。于體未虧。若仁尚義。夫何以知其然邪。其常然以之死。死乃大惑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爭富者。非為仁也。而仁進行為令。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集我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于醜。而由于美。色。世不出于惡。而極曲。仁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與。其無易之情。而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通。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乘夾之車。易。世之性。而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駢拇 三 竺陽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駢拇 四 竺陽藏書

歸宗何曰此其  
孔子曰此其

般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  
其唯變所適其進則殉世之迹也所是者或時  
有樂矣禿歷之變其進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  
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榮秀而居形者不  
損則表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賊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穀吳事則博塞以遊二人相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駢拇

五 三 馮 藏 書

上介曰此其  
孔子曰此其

借者生也今殉之太甚則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夫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于殘  
夫生矣為殘性矣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  
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向去甚而反  
冥我極矣竟榮稱均于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雖通如會史非吾之所藏也在此係彼為屬屬  
故不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  
善也

會見夫  
之善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駢拇

六 三 馮 藏 書

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醜朱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醜朱非吾所謂  
明也而代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明而不係  
于聰明也吾所謂藏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  
而已矣夫自而仁吾所謂藏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夫自而仁吾所謂  
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也彼我同于自  
斯可謂吾所謂聰者非謂其間彼也自間而已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勝其自任聞見則其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己兼人者  
而已已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夫以失性為淫僻則所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  
敢為淫僻之行也夫通德之不為則其復之無  
累適我忘彼  
若斯而已矣  
歐陽公曰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

南華真經評註

二一五五一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  
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  
尾救應自為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  
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豬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  
雜篇則為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  
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駢拇 七 三 萬 歲 書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馬之真性非辭而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帶縲

之思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書能在于自任而乃  
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惟而多死焉

若乃任駑騶之力適羸疾之分則足連縲乎  
八荒之表而乘馬之性全矣而戎者聞任馬之  
性乃謂救而不乘則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陶  
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  
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世以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治也埴曲為埴屬為  
習曠能為規矩以矯埴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乃善治之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八 三 萬 歲 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以善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性得矣及至聖人... 及至聖人猶云楚蹇為仁... 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 不殘孰為獲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 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頭相靡怒則... 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樂之罪也...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 以匡天下之形蹇蹇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 劉須溪曰此篇雖短淺亦有機軸老筆過送... 皆不費力... 茅鹿門曰死字活開劍法門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馬蹄

陸德明曰奉事以名義  
蘇東坡曰其性  
聖立物可以存  
聖可以附修

唐荆川曰起語  
突元本是小說  
宋元拓髮至  
不可被他人弄  
者故以數語已  
不實其說者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二 莊子  
莊子

將為肚篋探囊發賈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賈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滕扁鑄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不  
 如此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  
 吾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之法其法其法夫法者已去之物非應  
 變之具也矣矣是尚而執之哉彼成法以御手  
 以守國而為人之守之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故田  
 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法唯人所用未足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以為全當之具

子利公曰有此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比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二 莊子  
莊子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比干  
 長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毀賢人而莫之  
 危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梁紇焉得守  
 斯位而放其彘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所以  
 禁盜而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為盜資也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  
 仁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于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于亡聖之無治也雖愈于亡聖  
 故未若節亡之無害也其矣天下莫不求故曰  
 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邪耶圍聖人生而大盜  
 起大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耶  
 起邪而邪耶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于  
 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  
 偽苟效聖法則天下不聲而聞服之斯倍擊聖  
 乃聖法之所至朝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十二 莊子  
莊子



超乃以明厚酒  
是皆清酒之  
於上以越酒  
酒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大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  
所尚而守其素朴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  
以捨聖人而後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後  
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刑存誠不在夫川竭  
善息息流去學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聖  
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乎尚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匪也  
指聖人以治天下而榮耶之徒亦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動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以為盜用矣所用者重  
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  
以權衡信以符璽飾以軒冕是以斧鉞盜此公  
器然後諸侯可得而封也故仁義賞罰者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足以誅弊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夫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  
在重貨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大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  
故而用口器非所以明天下也下所以資其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撻玉  
毀珠小盜不起然其所資則不禁符被璽而民  
朴鄙除務計之所賴者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小  
之所謂也平乃大不平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甘而無所歸則內全我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寒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曠有目日  
者之所貴也交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  
養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其任我則聰明各令人  
與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權工倕之指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如珠如璧  
凡不末之于工則則萬物各有能也所不能不  
同而所習不數則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  
使能方者為力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  
其性不責其民以工倕之巧故象技以不相能

法南其曰此其  
自能則規矩可乘而妙匠之指可獲也  
官律本如  
日而平物  
日而平物

廿

會史楊墨師曠土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煥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  
之民患其失良也夫天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  
者視不遇于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遇于所  
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遇于所能故衆技無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五 莊子藏書

王則公曰不飲  
孔以爲者不可  
一也而止註  
推之可知者見

巧知不遇于所知故聖性無不遇德不遇于所  
得故聖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遇于性分之美  
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其甘其食美其服  
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思夫修備則然時謙矣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竄暈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會史楊墨師曠  
土倕離朱者  
皆外立其德  
而以

其主之事足跡  
接手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至治之時  
則致事無非  
則誠好知而無  
道則天下大亂  
矣河

於上矣鉤餌網罟筭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命巧則  
其故治天下者  
惟不自知任知  
無妙也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矣上之所多者下  
不能安其少  
故天下每每大  
也性少而以逐  
多則迷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六 莊子藏書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  
知求其所已知者不亦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  
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所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所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備與之蟲宵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古  
聖生於世  
下者是已舍大  
種種之機而悅  
夫役役之徒釋  
大恬淡無爲而  
悅夫嗥嗥之意  
嗥嗥已亂天下

其主之事足跡  
接手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

矣。嗚呼。以也。海人也。

楊川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

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

怪莊生之奮詞。

汪南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

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

經然。文氣雄渾。洵馮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反為盜資。絕聖棄知。天。

下自安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陸德

七

三 萬藏書

南華真經評注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清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在之也者。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若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建則治也。桀亂雖在天下。其建則亂也。

則同耳。故堯堯而非桀。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夫不怙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夫不怙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長久。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世昔堯舜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夫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萬事。夫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善。故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七

三 萬藏書

二一五五七

陸秀夫曰：此語  
不必然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罰乃止。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向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志實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  
功過非以者勸懲也故理至則遠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高三代以下遂淨其事迹故何向焉與  
遂頓還終以刑罰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  
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則致淫悖之患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十九 莊子藏書

陸方山曰：此步  
無好

矣。相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以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惰囊而亂天下也。此存  
者則不能任自然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戚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俸之。吾若是何哉。非自由而過去故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

王制曰：以生  
一語釋之  
文有如此

已者非迫于威刑也。威刑迫則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起利乘後而殉物故若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握其聰明則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此其所以無其神動而  
天隨。神動而物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  
自執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便罷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擾人  
心。擾之則傷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下進上則  
其自也。人心排下而進上則上言其易搖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 莊子藏書

陸方山曰：此步  
無好

也。上下因殺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  
柔矣。廉剴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熱火之  
不保矣。全其性則何水笑之有哉。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可使如縣。不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虛所不為。虛而故  
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搜人之心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異則仁義之迹自  
見。述自是則後世之心必自拘之。是非黃帝之  
擾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

白內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王三 楚 鴻 藏 書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禹王之名皆其述  
 耳我有所述而述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述愈相極之與妙自堂  
 之矣故耳述者常常矣其是哉故聖人一也天  
 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各耳未足  
 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  
 乎是以雖有於愁之故仁義下有桀跖上有會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育大德不  
 于自得

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姓  
 不知無涯而好之於是乎斲鐮制焉繩墨  
 殺焉推鑿決焉形保性命天下脊脊大亂罪在  
 撥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常則野  
 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傳  
 其性以賊惑眾人惡而深正善後相引是以任  
 民困下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隳趾攘臂乎桎梏之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王三 楚 鴻 藏 書

聞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府儒  
 守道故  
 夫斯謂不思而述反一而反復復習用吾未知  
 進以治述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柄也而楊以接摺為管而性情以鑿柄為用  
 柄也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述也述遠罪則民思  
 尚之尚之則言詐生為矯詐生而樂對之器不  
 其者未之有也故樂所由則矯詐不惟矯詐不  
 何樂柄接摺之為器焉知會史之不為桎梏鑿  
 矢也史為桎梏之器言會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以禮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可謂質也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則至道之精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則至道之精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則至道之精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  
 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二一五五九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窈窈冥冥皆了無地天莊老之所以

將自正則知不然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其自物故聞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慎女內全具閉女外分也

多知為敗知與能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遠于大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

王皇

王皇

王皇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三山 三陽 藏書

而為上夫無窮之謂則自得一變而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去女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

結乎遠我昏乎昏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

然止費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草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

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求者朕又何知而自得

而自得

而自得

而自得





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德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難同

于一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榮高軒冕取非分榮豈歸之也哉

故非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心

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夫人之于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爲天下配應故爲配

處乎無響使物行乎無方物化挈汝適復之撓

撓撓自動之性即無爲之性也以遊無端與化

端出入無旁支同與日無始故無始也頌論形

無已惡乎得有有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觀無者天地之友則任

其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夫民物之所以卑而委者不徒因任故也

是以任賤者貴因卑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夫

者尊此必然之符也故不可不爲者事也夫

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且處而不可不陳者法

也法者妙事之法也安可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當少居之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故廣乃仁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在帝

二十七

三陽藏書

莊子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惠于衆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中非德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非道非道一故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非天非天不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

會於仁而不恃信則薄於義而不積

應於禮而不諱非由是接於事而不

齊於法而不亂御相以

待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爲耳因於物而不去

因而執任之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者

以足爲故爲其自帶也不明於天者不絕於德

不期自然則有爲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事下人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物之自爲也

累者人道也自其自爲者不主者天道也

天之任物則臣者人道也各常天道之與人

也相去遠矣若其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

得則若道逸臣道勞勞不可不察也君臣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在帝

二十六

三陽藏書

位也

秦少游曰此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鴻蒙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汪南溟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為主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五九

得長生之秘入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為而實無為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二十六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五 天地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者平也而自化也自化者不為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一者自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主君者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德者天之所與故得而不謝所以成

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無為者自也天德而已矣任

然之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正者非邪也以道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明者分也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治者能也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應備者無也故通於天地者

德也德者物莫不皆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乘其

物自得物自得者上治人者事也事者人自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者萬物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背之

加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二

一一五六三



此父子之象也

象圖象得之黃帝曰照裁罔刑可以得之

子明得真者非用心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

曰謁缺謁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

問於許由曰謁缺可以配天乎許由曰吾藉王倪

以要之堯問其所以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謁缺之為人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

人。堯欲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人受天求復其

自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乎

役知以禁之其殆難其矣故與之配天乎彼且

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

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身變可一而異形可同

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付于前則知見方

且為緒使車段之端方且為物絃物李而制物

方且四顧而物應以物物令應工務方且應眾

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義方且與物化特遂使

物相逐而不而未始有恒然今日受其德而明

曰承其德矣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

此父子之象也

大凡如此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四 三 場 藏 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五 三 場 藏 書

所以父也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上北面之禍

也夫禁針非禁殺也乃南面之賊也田加非

乃亦上義堯親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

曰始也吾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所而志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鷄居無事而而食食而足鳥行而無

下無道則備德就謂不為不問也故無為而無

不問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德之長任窮命

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無不之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成子高辭

此父子之象也

大凡如此也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闕行邪無落吾事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六三 鴻 鴻 鴻

之不求得之不謂忽然而往偶然而求是以文非毀下廉節之上而名列于二王不足於也莊子四斯以明堯之精神起于堯而帶成于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迹于下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而知而守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坐語或以黃帝之禿禿竟舜之髡髡而錄其紀學來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在之

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備反德德至同於初而自日之同乃虛虛乃大乃為有物也若物而容吞之德小矣合味鳴者合十字鳴而合味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其合緝緝若愚若昏非明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顯顯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天地

七三 鴻 鴻 鴻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簡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由山林來此皆大其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者有趾無心無耳者衆心無用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善變下能與無形無狀者存也故善治道者其動止也不以故自持也將顯日顯之化而已此亦動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亦動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有治在人不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

所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其又奚識哉斯乃不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蟻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倫而捨也後無阿私而不足以及公忠非忘忠而忘也故雖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多物將往物使物不止且

夫自多投迹者衆。夫是投迹不將問勉勉然

驚曰勉也。汪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人心各有其

故因其自爲而福之則雖福而并爲也。因其自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津然弟之哉。溟津自費上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運于

之爲見也。

上原謂曰言見人能以如此則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八 三 鴻 鴻 鴻

夫自多投迹者衆夫是投迹不將問勉勉然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肩擔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

者中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而輕。挈

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機。爲圃者忿然作色

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非有機

者必有機。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

者曰子奚爲者邪。曰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下以蓋衆。獨孺哀歌以實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無忘不墮則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

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九 三 鴻 鴻 鴻

夫自多投迹者衆夫是投迹不將問勉勉然

自反邪日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正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人之未加。純自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與之。得其所謂。卒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

謂夫神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正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人之未加。純自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與之。得其所謂。卒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一 楚 楚 藏 書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不足以為全德。子貢曰。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循澤。池氏之術者也。以其言令向。其非與。澤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後漢修。古始。其非與。澤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澤也。不。治也。道。夫明白人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澤也。或與世同。故而不。自。失。則。且。澤。下。世。俗。而。民。然。無。進。宜。不。使。汝。驚。哉。池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為。彼。在。

謂夫神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正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人之未加。純自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與之。得其所謂。卒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

於東海之流。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日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振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日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振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一 楚 楚 藏 書

慮。然耳。不藏是非美惡。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無自私。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乃與此。謂照。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日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振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然耳。不藏是非美惡。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無自私。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乃與此。謂照。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亦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

治之與言二聖與以亂故治之明無律之與用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均治則無名是矣何何為計有虞氏之有

虞氏之藥瘍也故未虞氏之藥禿而施鬚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備慈父其色然然聖人羞之

能明而天下者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不使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動而不謝是故行而

無迹土能任其自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孝

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此道遠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不為才賦上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謂明尊嚴

人本富而世一也必與時消息故在尊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誤人則怫然作色世俗迷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不為才賦上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謂明尊嚴

人本富而世一也必與時消息故在尊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誤人則怫然作色世俗迷

問而理則合譬師離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人合則離離離亦為俗俗本不見其非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

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愚更不可不從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大聖人通同而帝王其神者三人行而一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

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所

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其有求賢

故克翁湯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

皇琴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噴則是故高言不

止於眾人之心存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

以未曾用也  
而會自用也  
故不知而今也  
釋之而不推  
得邪知其不可得也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楫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儀備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楊明勝曰以  
況什結各無不  
言此文實家三  
味法也  
劉承漢曰此兩  
皆不相得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五

曰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以未曾用也  
而會自用也  
故不知而今也  
釋之而不推  
得邪知其不可得也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楫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儀備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楊明勝曰以  
況什結各無不  
言此文實家三  
味法也  
劉承漢曰此兩  
皆不相得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五

曰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夫失性有五  
一也蹈與會史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秦  
檻亦可以為得矣  
唐荆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  
音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曠  
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音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曠  
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五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五

天道第十三

物須漢目標  
一二語便不煩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  
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五

鏡也夫者其其而在其自夫虛靜恬澹寂寞無  
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澹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南華真經評注

聖人自標聖  
聖字是聖子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  
以此處上而問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流運則伊望之餘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  
何所不為哉故才上不為家宰之打則伊呂靜  
而可尹矣家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  
辦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執則萬民靜而安  
具業矣萬民不為天子之所能則天下之從我  
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  
蟲孰能有為而成就哉是靜而聖動而王行則  
則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五

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大宗與天也和者也  
天地無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天和也所以與人者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  
物而不為戾  
不為仁  
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  
巧者明之遠且無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  
巧者為之妙耳皆此之謂天樂

二一五七一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常無心故王天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

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則服不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

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有餘者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下同道則不主

為千用者上上無為千用者下下無為千用者

其能則天理自然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

下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夫有上者必有下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尊之道也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上評在於臣三軍五兵之

運德之末也賞罰刑害五刑之聲教之末也禮

法度數刑名比詐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人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未學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與人尊卑皆在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先後之序。固有物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因人語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二十三 揚藏書

取道焉。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則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其分而不和。理自海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其分而不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名者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復收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負其罪。原省已明。而非次之。各以得罪為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所得之報也。天不極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其才也。仁賢不肖。夔情所能之行。其必分其能。易業必由。

南華真經評註

其名。名當其實。故山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然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此自然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二十三 揚藏書

取之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明天下者。必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告。無告者。所不廢窮民也。堯曰。若死者。嘉嘉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堯

二一五七三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于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設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世宗  
 所謂仁義者何也老聃曰意幾平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夫于仁者無私而私也無私焉乃私也世宗  
 得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也夫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自是以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  
 於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十一 楚 楚 莊 莊 書

無由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世宗而愛當美而止  
 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而不疲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風壤有餘蔬言其不而  
 棄妹不仁也世宗故曰棄生熟不盡於前也世宗而  
 積歛無崖世宗萬物歸之者受老子漠然不應不  
 其言上成綺明曰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何故也世宗自怪刺哉之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世宗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世宗苟有  
 其質人與之名而非受世宗有質故不以再受其殃  
 之謂也世宗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世宗服者  
 然故能不愛其容世宗吾非以服有服則不能恒  
 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世宗安之貌不而目衝然世宗出而類  
 頽然世宗高而發而口闕然世宗之貌而狀義然世宗持之貌  
 似繫馬而止也世宗動而持世宗不發也世宗機也  
 也察而審明是知巧而視於泰世宗泰者多於本性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十二 楚 楚 莊 莊 書

秦明樞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以為不信性命於抱朴而為不信夫以不信性命於抱朴道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如彼所行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道故萬物備廣廣乎具無不容也濶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明世故不與世俱遷而不與之偕而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而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也宿禮樂以情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于無世之所貴道者昔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經學去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歐陽公曰悲夫一語不盡其意

南華真經評注

堂下釋俎饗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諶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人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世言物各有性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世已滅上古矣或傳之者能復古而能變者之世

劉須溪曰每讀每歎能言者不能加矣

陸秀夫曰此篇排比德則主靜治則無為是

一篇主意分為兩段所以不覺碎

湛甘泉曰讀此篇看他排比轉換文法不同

便知他筆下不窮

陸平泉曰天道篇隨理俱到有蔚然之文卷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為精神流通則人官效能

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

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二十七 莊子

天運第十四 式三五三三三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自止而日月其爭

於所乎不自止而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孰張是孰維綱是皆自孰

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自止而孰主張是孰意者其運

為雲乎不自止而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就虛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自問之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二十七 莊子

巫咸祁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

之則治逆之則凶天且不逆也而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相其日

商大宰滂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清慈之謂也夫人

上其自處于所藏居內皮毛在外內外上下皆

間也然于仁足矣故五觀六欲賢愚遠近不夫

夫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夫

歸震川曰自靜  
指此仁者非謂  
無能過者謂發  
事之迹而不交  
於身者曰言夫  
孝道也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二十七 莊子

歸震川曰自靜  
指此仁者非謂  
無能過者謂發  
事之迹而不交  
於身者曰言夫  
孝道也耳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也然後至孝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名而涉乎無名之現然後于夫南行者至於郢其而不可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手非移而向行以觀之至仁在遠冥山仁孝雖多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天 莊子 馮 誠 堂 書

難夫至仁者吾師皆通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其在非有為也忘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過身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忘其志夫仁其安在焉所謂兼忘也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全且若除之在心則非自得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 真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至富國財并焉 至願名譽并焉 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實故也

王制公曰地無以仁義忠信為高以于其德在道者為貴

南華真經評注

非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默然乃不自得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此觀之知人至樂也非音聲之謂也必求順于天應于人心至清于性然後奏之以管絃之應于曲且故咸池之樂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天 莊子 馮 誠 堂 書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 雷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一不可得安故懼也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于發聲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郤守神 名高明 則高明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 日月

王制公曰地無以仁義忠信為高以于其德在道者為貴

二一五七七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在極也流之於無止在極也而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問然志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孤離無倚倚於樞梧而吟無所復也日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之知力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各有所執以力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從委蛇委蛇任自然而憚憚之情怠也存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調之以自然之命命所有者非為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林樂而也皆自然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場藏書

無形至樂者適而巳布揮而不曳自布幽昏在體中故無別形

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夫動者皆居於窮冥所謂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所謂行流散徙不主常聲物世疑之稽於聖人明人應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命莫不與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樂是是非非

後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樂之樂

南華真經評註

樂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其樂也故是至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其樂也故是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其樂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與知為是孔子遊遊於蘄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具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大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絺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齋者取而焚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絺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廢棄之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場藏書

則更甚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聞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皆記聖人之事且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物亦宜變，故因物而止。

子獨不見夫枯槁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大。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應子合時宜，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但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或以為大而不則，或以為惡

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視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三 鴻藏書

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笑

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舉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順而不知順之所以美。此大體美當其二而用

象則儼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

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練衣川口其後不可聚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齊孔老以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獻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主，則道之實則外無正而不行

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三 鴻藏書

無主于中，則無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

取，多取則天下歸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蘧廬

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者，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者而歸去，則

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

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苜蓿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逍遙無為也。有為則苟簡具養也。故易養也。不

貸無出也。不貸者，不假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而

任之則真采也，采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真則色不為矣。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上下

非自其命而各設命于所是所是而操之則悻

舍之則悲舍之非者深之而一無所鑿以問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罪而不加止

怨惠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為不然者天門弗問矣故言不問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疇膚則通昔不寐矣物物加之則小

夫仁義憐然乃情吾心亂莫大焉謂之以加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吾子亦放風而動

聽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大陽仁義以

鼓而求也夫鶴不自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自然現名譽

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是者忘名譽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德不

若相忘於江湖而仁者忘仁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五三 揚雄書

老聃言曰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

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能離此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神也子

口張而不能嚼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人固有所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物如天地

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

聃方將錫堂而應微曰子午運而往矣子將何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

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

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亦明

堯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親

而民不非也堯堯之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

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不

至乎孩而始識言人之言其體教連成也則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五三 揚雄書

得用得曰六經  
雖遠地在遠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陽藏書

始有天下矣不能同彼其則心鏡于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殺盜非殺蓋自他起殺之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  
百代之流而會于當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  
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是以天下大駭  
非離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儒墨皆起此乃百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之  
以女為婦而上下皆逆者非作始何言哉解生理  
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  
 而亂莫甚焉必弊三王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厲蠱之  
 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  
 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微同三王十五  
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王則夫  
其所以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新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一 三陽藏書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今于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  
之人事則以自然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為六經為迹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以時  
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同  
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相感之異不可勝極  
類之雖雌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  
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道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故至  
順而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而皆化者無方失焉  
 者無自而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得之矣鳥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各物之自然  
順其自然張形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久矣夫丘不與化  
 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其自化者若任  
六經以籠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為人已  
 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  
 意謂行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有  
 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  
 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第而尼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丘瓊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化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八 揚滿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六十五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充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一三 揚滿書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開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應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悉其所好各得其所而不自失者故當何之無所推為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志故能有若之則不能致其志矣澹然

無極而眾美從之若攝已以爲之則不

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

人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爲也則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非其平而喪其質也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與正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二 三 揚藏書

理既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淡者皆唯

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而運動其死也物

化然無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而後動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天災

無物累運物無生無人非與人同者無鬼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所惜也

不豫謀理至光矣而不耀

信矣而

不期用天下之自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一而無其魂不罷乃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

虛之至也乃無心於外之連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則竭物皆有盡水之性不雜則清真動則平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

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常靜一而不變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

取用也寶之至也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

爲象無方其名爲同帝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而不落于外則冥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

不遠其情非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所以不虧純純則

參備乃至純也皆以不雜為素則雖能卓然

備千有非亦之純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

褚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

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

而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刺書

四 三 葛 藏 書

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

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

充孔孟之為脩伊傳之為治巢許之

為聞老彭之為壽以迹觀之似一不

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

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

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

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

簡故曰未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

瀾莊子中最近時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刺書

五 三 葛 藏 書

緒性第十六

緒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以治性下除矣而欲  
所以求者愈滑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  
非其道也  
思之愈精夫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者必離俗  
去欲而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  
後與焉  
也夫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為而  
任其自如則與知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于恬恬而自為則無傷  
其性于知斯可謂文相養夫二者交相養則和  
理之分置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謂德無  
出德矣

不吝仁也無不吝者非為仁道無不理義也無  
理者非為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  
而義功著焉  
愈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中而還任本  
誠也  
其述則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  
樂也  
節文者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志之所  
述則禮也  
樂行之天下則一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  
方得而萬方失也  
則物必失其性也  
得不失古之人  
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緒性 六 竺鳩藏書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然其自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自然  
故至遺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  
一也遺德下衰律也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養  
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農  
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于其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濛濛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或之淳薄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之得聖哉故皇王之  
述與世俱遷而聖人難道以善善者趨于過之  
述未始不全也

不險德以行行者達性而行之不夷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識無復任性也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質之歸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不貴故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  
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于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若不  
與相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緒性 七 竺鳩藏書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指  
 也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  
 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息得迹愈失一息大謬  
 矣非徒起身以明之謂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反服物性而物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此不能濟則深根寧極而待時而聖人  
 未始不濟漢也故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真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畏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八 三 易 藏 書  
 也未者身存而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也不以知窮天下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處道  
 固不小行通于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九 三 易 藏 書  
 在外物其得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足不  
 夫之非我故不為軒冕肆志覺考之在身不  
 為窮約趨俗嗚然而得不在其樂彼與此同謂軒  
 冕與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今寄去則不樂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  
 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營外虧內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觀  
 世與道交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  
 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九 三 易 藏 書  
 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  
 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拔者是也能  
 蛇之螫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  
 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  
 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湛甘泉曰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去以  
 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  
 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  
 與孟子所性分定大加不加窮居不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十 三 揚 藏 書

南華真經評注

秋水第十七

此篇明以物類  
之異同以喻此  
世之是非曲直  
其意深矣

梁丘曰此在  
天子與伯夷之  
間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也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者非海。若曰井。龜不可以。以向之情。無為乎其間。非海若曰井。龜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為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所。生而安者。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 三 揚 藏 書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十三 鴻臚藏書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太倉

無窮時無止

不可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十三 鴻臚藏書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視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非

無然矣然不然則非矣然非矣然非者堯也

故則堯桀以觀天下之非昔者堯舜讓而帝之

論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大天

下者其逆則平讓之逆也尋其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

可以踵城而不可以窺穴言殊器也騏驎驕驪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言殊技也

夜撮蚤察豪末晝出臆日而不見丘山言殊性

也就其殊而任之則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

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或或為或或性

為治其加為亂然物無定極形也非性也

良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下是非無當也

付之人均為之而自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

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

誣也天地性理皆生也非帝王殊禪三代殊治道宜有也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六 三 鳩 鷓 鴒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七 三 鳩 鷓 鴒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安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賤或

爾受趣舍吾終奈何非海若日以道觀之何貴

何賤是謂反衍反衍相與相無拘而志與道大塞

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聲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城

泛泛然兼懷萬物其孰承承其孰承承

不特其成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是所以語大義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不可何為乎何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固則彼其自化矣河伯曰



則解者謂此  
印之謂也  
海之外也  
以爲大勝也

矣此乃聖人可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  
致歌不慢于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昔明時命之謂當竟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道人非知失  
也時勢適然窮通之謂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  
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二十 楊雄評

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通無  
道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開堂也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二十 楊雄評

井之甕乎謂東海之僮曰吾樂與吾甕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甕之崖赴水用接板持甕  
泥團沒足滅附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東海之甕左  
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明大之不與於是逸巡  
而坪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夫千  
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

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培井之甕聞之適適然觀規規然

自失也故自失大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齊負山商蛇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務各有所不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甕與且

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

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  
不至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道無窮  
者也





然為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保其今俗之所為與其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趨者諛諛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趨  
乃不避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也無依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  
也態物耳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舉無樂俗以鍾律為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十六 三場藏書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  
明而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若自出耳未有芒  
乎芴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萬物職職皆從無  
為殖皆自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齊也人也就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其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札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儼然寢於  
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未明而哭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俄而柳生其左用其意屢屢然惡之支離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十七 三場藏書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  
自楚於楚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指者莊子  
之楚見空獨體體然有形數以馬揮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枕而臥。夜半獨醒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獨醒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獨醒深喟感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謂齊首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無之情既，死無之則無為富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者，管子有言，在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

謂齊首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無之情既，死無之則無為富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樂其大半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鳥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數長之謂種，種，數不可

於陵屯，則為陵，鳥為得勢，棲則為鳥，足為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援鵲援干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

謂齊首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無之情既，死無之則無為富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食隨願轉生乎食隨實轉生乎九欲皆為生乎  
腐蠅羊奚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轉形有  
變化非死非生

朱樂圃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敷樣奇怪  
徒古治難奏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為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三十 三篇藏書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  
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也表事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一 三篇藏書

矣。如止其分物則其生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字形太具生之來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能則無悲夫。世之人以  
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適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天地之理則則世奚足為哉。而任之。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指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正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付事莫足棄

王制公曰可以  
成可以存身  
險似明曰以養  
名篇  
達生第十九  
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也表事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二一五九七

釋義川曰從集  
以宜世集  
子而已

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道生則精不虧。所以  
遺棄。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不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  
皆成。無形。精不虧。是謂能移。俱也。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窺。其心虛。故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  
耳。非物往不可。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于語。凡有貌  
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獨遠耳。夫奚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遊世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是形色之物耳。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于極。夫得是而窮  
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彼將處乎不淫  
之度。止于所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于變。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宜其性。二矣。則養其氣。以  
心。使合其德。不以物以通乎物之所造。造于自  
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御。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釋義川曰夫為  
自入自出  
開入自出  
此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則自然無心者也。而況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問其分  
復離者。不折。鑽于然。則離者不事。故之。以其  
心。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或落之瓦。得自中人  
。是以天下平均。曲而不爭。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別者。由此道也。道天矣。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也。  
用開天者。德生。則忘。德生也。開人者。賊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遊世

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動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其  
天性而動。則人。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患。偽之  
用。不在。于。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蠅  
。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凡二而不墜。則失者。銛銛。羊頭。用  
。失者。不。其。承。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乃無所復。又吾  
。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稿木之枝。不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

此竹生之者也  
此竹生之者也

莊子曰又

不側不以萬物易螭之類何為而不得  
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  
夫入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入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後須若乃夫沒入則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也若以成性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故視舟之覆于淵猶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覆却多而不適不以惡往而不暇所遇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所  
愈重則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其欲養生全內者田開之見周威公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莊子曰又

者而擯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  
而適于入也無出而陽之此其出也柴  
立其中央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名極而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皆之死地而莫不日之驚濤之甚也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龜曰安奚惡死吾將三月  
瘞文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女為之乎為筴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  
錯之半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豚楮之上聚僕之中則為之為筴謀則去

之。自。為。謀。則。取。之。所。與。就。者。何。也。此。謂。明。年。不。取。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謗語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及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滿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而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志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龍有鬚。戶內之煩。壞雷。寔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鉅。戴。暉之。西。非。方之下者。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庚子  
 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藟野有彷彿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幪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翻桓公驟然而笑曰此知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聖人者不明也。應去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性得者運理也。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僑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我視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庚子  
 盛氣于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不雞矣其德全矣其羽無敢應者友走矣此章言養之以十日者其德全矣其羽無敢應者友走矣。猶無敵于外。自今。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人。與。汨。借。出。齊。也。同。伏。而。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庚子  
 出也。從水之道而不為。孔焉。不任。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能。則天下無難矣。用人無難。以。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稱鬼神。所。不。假。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鐃。木嘗敢以。札。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前。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時或為日成其  
自然

警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滑性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計則以天合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蓋因物之自然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非過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述身 八 三 鳩 藏 書

其力則曰身巧  
力

求焉。故曰。敗不可測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倍。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工倕之巧。隨任規矩。此志足履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言物之易也。志是非心之適也。是其生十不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始乎適。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不遇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宥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扁慶子曰不  
巧力而在也

扁慶子曰不  
巧力而在也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然付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遺遠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是謂為而不恃。非性自為。其長而不宰。且非宰而表。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其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聲盲。破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述身 九 三 鳩 藏 書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應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

專。要能忘。次論昧所養者。然又在祛

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

至人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遊生

十一 三 鳩 鷄 書

陸德明曰：善以名篇。

山木第二十二 二十一章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不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應。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木

十一 三 鳩 鷄 書

徐徵曰：極洋。極薄之滋味。

蘇老泉曰：不取。不材能無。與世和同。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累。竟不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處山中。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間。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市南宜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皆謂分有道人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可謂故有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而自合時而絕也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辨佯而歸絕學擗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前狂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率情不情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情不勞故常遠之以利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而前而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六 三 馮 謙 書

緊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構梓豫章也覽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昇蓬蒙不能晒睨也適時得地則申其長技及其得拓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身下便而強為之則受戮

皆謂分有道人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甲安之無受人益難物之歸來無始而非卒也始者丁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然自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絀不行天地之行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七 三 馮 謙 書

運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借逝之謂也所謂不知而順帝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有皆安不以損為損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辭緣竝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後止丁形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

歸襄川曰安社

之而走。避其畏人也。襲諸人。聞未有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爾况之至人聞此鳥之所以稱知也。何謂無始而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待。未始有性。故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正而待之。無所為性也。

日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能故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行也。莊周遊乎雕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八 莊子藏書

歸東坡曰此與  
戰國策固不及  
若又彈黃雀故  
也作六如四如  
若當而不為之  
意如精而而也  
是此此理妙也  
在州彈而也

陵之舞。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能木葉以自翳于彈。而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真性也。今見利故忘志之莊

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于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許物亦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歸襄川曰栗林  
人以射候為  
終不知莊意

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在大身問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于此世。而觀於濁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神因彼以。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天下故每言以出意。乃嬰仲尼。莊周推于天。上格于子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循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九 莊子藏書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所而可。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恃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遵安

貧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二十一 三場藏書

南華真經評注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路工。文侯曰：路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布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也。人貌而天，而無與人同。虛綠而葆真，虛而無不清，而容物。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已而物邪自消，而無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一 三場藏書

劉風清曰：數路隱而有象，不淨令人觀而天，即上通字。探已至矣，則且不在也。故在理。夫真與為真，皆無其言，有此。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其如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真也。夫魏直為我累耳。如至貴者，以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子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也。又漸見我。

是必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擊斝其步，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是以前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如其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日我往意已達無顏淵問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三 三 揚藏書

王則公曰：日擊，道存一見矣矣。相讓已多。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

附錄川曰：順性分之自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三 三 揚藏書

西極萬物莫不北方。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人則亡。不見也。為十日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生竟無死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心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然，其成形又莫為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哀與？大變化不可執而而也。故雖其臂相守，但往故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而不能令倏若矣。死者則此亦可哀也。

今人未嘗以死為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非徒馬也。言未向者之有不可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逐肆耳。恒無早須，史新最之相，前不若者，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育之？吾服女也，甚忘。服也，言女去之，然其忘也，謂過去之女服吾也，亦甚忘。與爾耳，不問賢之，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之，以日新也。

忘故吾而新吾也，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四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四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四 莊子

之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若朽木似造物離人而立  
 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  
 有而後有故遊于物初然後孔子曰何謂邪曰  
 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必求之干

嘗為女議乎其將言也陰陽以觀向之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言其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見其形莫見為紀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日有所為未嘗而莫見其功自始生有  
 所乎萌前于未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樂美至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  
 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死生亦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如其小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

南華真經評註

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  
 其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不  
 患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  
 之若遺上見苟知死生之變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所貴者我而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解解孔子曰  
 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沟也無為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不脩不為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醜雞與醜雞者魯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此言全上老聃猶莊子見魯  
 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主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屣者知  
 地形緩佩珷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備服者  
 獨有一丈夫備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  
 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于內者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  
 外事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祇筆  
 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儻然不趨受

錄卷四曰其人  
 少  
 孫叔然曰此  
 管仲也然  
 歸定州曰商  
 死生不入其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一 莊子藏書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  
 而意定文王觀於臧見  
 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夫若意  
 其于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非安也欲終而釋之而  
 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馭馬而偏朱蹄  
 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  
 夫茫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錄卷四曰附申  
 有金身

去謂公曰  
 出此言者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  
 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  
 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黻射不敢  
 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如其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與眾務同也黻射不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  
 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  
 不遂事遂而名不得去名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二 莊子藏書

身選乃可以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及天下也任諸大夫而不  
 而又有論刺焉彼直以循斯  
 也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  
 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  
 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  
 也措杯水其肘  
 上左手如右手如開枝右手如發  
 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  
 復查矢上如箭也  
 去復較也方矢復寓寓謂方去未至也  
 復寄杯于肘上言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遐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冠而進之御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同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神氣充于內則神氣于外無所不通也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乎分故有懼有懼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邪無待主同彼則在彼非獨在我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於且非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南華真經評註

汎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絀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謂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不自得而已者為人所制而不測于已也凡君若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存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之夫其為存矣然則存亦不足以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陸鴻漸曰不假言說不假脩為要真有所存歸震川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循委順之理遊無為之境然知德者鮮矣無累無繫無事為先定其神志得失達存亡至矣



其謂云云  
使其如云云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聖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大

聖不作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象象其

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物已

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人死者已自死生者已

其根者莫知其根也自生固者已自四方者

為小待之成體秋豪

終身不故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惘然若亡而存惘然若存猶然不形而神惘然

故不知其可以觀於天矣與天謁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

肺焉如新生之體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謁缺

寐披衣大訛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謁缺問道

魏莊山曰但看  
天地之美形也  
使是如然

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

者其汝所能有也雖然而自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聚而後生散而後死散而後死不能自也明

其非汝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而身自多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食不知

所味昔在自爾中天地之靈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靈陽氣運動耳斯道者孔子問於老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謁缺問道

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

而心潔雪而精神搃擊而知夫道容然難言哉

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

無形精神生於道居於以明其形本生於精

以至於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卵不能易也而神明之不可得也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其遊之聲者故形體乎天地

之間寄精神十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

與化俱行也邀於此者四技黜思慮恂遠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  
 而精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通能使然  
 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  
 矣幽集知慧而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分而已淵  
 淵乎其若海容然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于萬物皆往資焉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不既此其道與謂用物故我不既此明道之體無功無功乃是稱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無功無功乃是稱道也無功無功乃是稱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將及於宗不廷也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直聚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  
 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果蘇有理但言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尚人倫有知慧之能故難也  
 而而聖人遭之而不違順也過之而不守守而  
 過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謂偶知合帝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所與王之所起也如斯人生天地之間苦白駒  
 之過卻忽然而已乃不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  
 然溘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此之謂也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化也生物衰之不寡人類甚之也  
 不解其天發隨其天表也紛乎宛乎變化  
 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不形之  
 形形之不形不形則其形也是人之所同知  
 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非將至之所務也則  
 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  
 則不論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無值乃隨辯不  
 若默道不可問聞不若察此之謂大得則無  
 所奔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期而後可莊子  
 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稗稗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  
 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其  
 每下愈況每下愈況

陳德明曰字已  
齊其至聖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六 然焉藏書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汝唯莫必無  
 既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夫  
 乎逃物矣道而不則則未足以為道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明道不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  
 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之然後知道之無不自知道之無不任  
 然後能曉然無休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間乎此皆無寥凡吾志空虛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  
 焉則理未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吾已往  
 而志已驚矣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未不由于知耳不為  
 常理也其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馮閱者虛語之謂也人知馮于物物者與物  
 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  
 在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  
 物物者無物人明物之不能自物則  
 為之者誰乎哉皆忍然而自爾也 矧荷甘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七 然焉藏書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  
 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曝然投杖而笑起而借夫死之不足曰天  
 知子解陋慢說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  
 子之狂言而死矣夫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  
 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  
 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知通非言之所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無名也於是秦清問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  
 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

許石城曰片光  
形各道不可見

非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  
 由子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  
 至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道不當名  
 有道名而竟無物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不知故問問之而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  
 問之亦終不問也道無問問無應而歸于自  
 然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實無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大虛若夫曼落天地虛涉遠以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始無也及為無有矣  
 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于道絕之前夫  
 者其唯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不學矣姑應鈞之輕重而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  
 無委芒之羞也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沉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復則非  
 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言天地常有乃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  
 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無古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致不了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亦有之  
 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焉無也不得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再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疾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生者未聞死生有符邪而足皆有  
 所一體死與生各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  
 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耳耳謂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矣而自然  
 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廣西山曰其文  
 多如此故家已  
 不足為異

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爾故思流顏淵問  
 平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以心類形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使形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安化安不  
 化化與不化皆任安與之相靡自化耳非特迎  
 順之必與之莫多則足而止狝韋氏之圃黃帝  
 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去無心而順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一  
 歸震川曰無故  
 而色之語亦自  
 好  
 王爾公曰可  
 謂之達於主人  
 焉可與遊焉  
 矣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  
 今之人乎釐和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難和者  
 人處物不傷物也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在我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順至順故  
 能無所將迎而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山林阜壤者善于我而我亦樂于山林阜壤  
 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哀樂之  
 來吾不能禦其去那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  
 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如之所遇者即知之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  
 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常付之自然耳無知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皆得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  
 蘇頲演曰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為之者大旨  
 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敷衍老子知  
 者不言等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二  
 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為無備立論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畫然知者知也穠腫之與居穠腫也執掌之

為使執掌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澀然異之異其秉智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視之祖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

行矣夫春秋生感皆得自吾聞至人尸居環堵

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非由知也今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一 三 馮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一 三 馮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二 三 馮藏書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物情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聃之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雨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危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也夫全其形生之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行今後世長行穿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二 三 馮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二 三 馮藏書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  
其後以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

守其抱女生無道才其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日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耳與心與

不同苟有不同則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不有而物

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苟不能相得今

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

聞道達耳矣早問形脈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

蜂不能化蠶蠶越雞不能伏鴝卵魯雞固能矣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于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

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三 三 鳩藏書

何與人借來之眾也快三言南榮越懼然願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

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斜睫之

問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

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

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女白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提內

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提內也耳目外也

則心術塞于內欲塞于內則耳目喪于外

而後得通也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

而行者乎編獲猶不可况外內俱獲乎將耳目

以獲之綱繆以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四 三 鳩藏書



之入其後... 其費非持... 持者也... 當發而... 為不善... 乎鬼者... 乎無名... 志乎期... 跋猶之... 入焉... 人者無... 凡兵其... 賊之心... 道通其... 分者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七 三 揚雄書

不動于物見而不知其所持... 持者也... 當發而... 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 乎鬼者... 乎無名...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跋猶之魁然... 入焉...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凡兵其憊於志... 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 分者其分也...

備者其有以備... 故出而不反... 謂得死... 而無竅者... 乎處者... 則者... 乎出有... 門者無... 有不能... 所出必... 矣惡乎...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八 三 揚雄書

備者其有以備... 故出而不反... 謂得死... 而無竅者... 乎處者... 則者... 乎出有... 門者無... 有不能... 所出必... 矣惡乎...



夫工乎天而恨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則順。拜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舉則中  
取譽矣。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存心為之。人也。  
夫工乎天而恨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于天。抑  
謂之全人。全唯蟲能。唯蟲能天。即能守。全  
人則聖人也。唯蟲能。唯蟲能天。即能守。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  
謂工。一雀適。拜。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  
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好。本。得。則。逃。將。安。在。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十一 楚 楚 楚 楚

也。介者。撻畫外。非譽也。畫所以。神。容。貌。也。則。昔  
以好。醜。在。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懼  
故。不。夫。復。謂。不。餓。而。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  
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稜。骨。節。而。同  
乎。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無。有。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至。緣。于。不。得。已。則。所。為。皆。當

夫工乎天而恨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故聖人以斯為宗。豈求  
無為于性懷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

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為為宗使人不得

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脩身俟命次

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

言道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十一 楚 楚 楚 楚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八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欲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目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王前曰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列生之喻也

吾相馬也直者中繩而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木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鯽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唯物所好之可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璣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也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好則無思也夫逃虛空者慕羶桂乎鼯鼯之選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款其側者乎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辭齒也夫真人之言而喜久得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之則忘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四

食芋栗厭慈非以貧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君而杰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遠天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夫神者好和而惡姦私負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迷為民所向，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禍隨，禍隨則喪其可得。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凡成美惡器也。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偽必作。成固有伐，成則變，固外戰，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無徒馳於鏑壇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五 楚馬藏書

宮。步兵日徒，自不當為義愛。無藏遊於得。得中則夫無以巧勝人，有以能則十無以謀勝人。各有所天，則均無以戰勝人。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若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則難見，非已勝。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能已之，則莫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有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瘡，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今日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五 楚馬藏書

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夫為天下，其過自然，乃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為天下者，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夫天然而志其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誚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而樂於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招世之士，典朝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思  
 兵華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賤上之不同若此  
 易其故當之者不可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能同則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得  
 其志則比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非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務得所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權勢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  
諸士用各有時時則則不能自也此不可  
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資賤無常此皆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七 三 馬藏書

願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長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大則各有用矣是以順馳  
或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節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  
謂誤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惠子曰可莊子曰  
可謂之善射乎言不可也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可乎若謂誤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  
矣莊子以此明安中者非射而自是者非  
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

保素則口和  
 遺物則心  
 保素則口和  
 遺物則心

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  
 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謂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常也俱亦以陽召陽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  
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未始異於聲而  
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音之君已同應同具未獨能為其事也且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七 三 馬藏書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木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  
也此為至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聞  
 也不以完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思也然亦自以  
為之故其求鉞鍾也以束縛乃反以受鍾器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亡其子而  
不能遠索道其器類而未夫楚人寄而躄  
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躄  
者自投于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保素則口和  
 遺物則心  
 保素則口和  
 遺物則心

○此言遺類  
○不而遺類  
○人夕未離  
○人先一對  
○何為未特  
○何為未特

圖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至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斲口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問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  
無所用之至言妙論而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九 三鳩藏書

○此言遺類  
○不而遺類  
○人夕未離  
○人先一對  
○何為未特  
○何為未特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厲國而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昧  
不九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以德分  
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其於國有

南華真經評註

二一六二七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則事鍾千已而學下無所措手足吳王浮于江  
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攬撥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也給捕捷矢捷速也矢往雖王命相者趨射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頗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南  
伯子蒸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人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 三鳩藏書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  
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蒸如夫為  
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精仲  
夫而適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搜斯不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凡有怪徵者必有怪焉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行而有怪怪徵故知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為則已其天命也

是刑而膏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題許由日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狝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是刑而膏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題許由日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狝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是刑而膏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題許由日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狝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是刑而膏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題許由日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而膏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恐其說故不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十三 莊子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之原故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舉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則且假夫禽貪者器也可見則夫貪者勝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假斯器以獲其志譬之猶一規也則有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不為

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豕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圓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世之才而倫安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郢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口真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

至好而強之非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舜

拖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子其則家齊以目視日以耳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十四 莊子

下管取而有不

以系川曰無常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若然者其平也經  
未能去緣其耳口心意也循而玄會古之真入以天  
待之事無事以待不以人入天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以系川曰無常

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于生為藥也其實  
董也枯槁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  
可勝言當其所乘則無勝非其時則句踐也以  
甲循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以系川曰無常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有時而失故有時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之過河也有損焉外夫形者自然損與為累唯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實  
損矣而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故水之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則此  
十分所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以系川曰無常

於殉也殆有意則無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  
也不給改所以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也苟

以系川曰無常

不能忘知則禍其反也緣功及守其得則其  
果也待久不果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  
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不知問是  
也有心而情心以長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  
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以系川曰無常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  
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之用萬

以系川曰無常

自見亦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大方體之  
大目也大均緣之自得則大均也  
大定持之之不以大定則自定故持盡有天物無自  
然者循有照無所不作也冥有樞理有極也  
也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者夫解任後則彼自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用彼不知而後知之知自則天下莫不皆  
如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無方而不可以無  
崖其分韻滑有實萬物各自有實也  
古今不

以系川曰無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十五 三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黎尾 二十七 竺鳩藏書

代各自有故而不可以虧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有大狀也闔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以不惑  
之理可得而知也至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人不惑思之至也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  
皇王殊焉隨世為名也

真西山曰勞人損已驕人損已近君反為災  
人歸反為苦總不為物所攫為真不  
惑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

疊嶂爭奇獻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  
日長意見蕭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  
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拘方黜聰明  
巧知收斂忘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  
泯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  
已惟達觀道則至矣大矣

則陽第二十五 式千九百五十五字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揭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  
宅也彭陽之進指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  
之好富貴故交結貴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形名任知以干上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二十六 竺鳩藏書

苟進故德夫凍者假承於春鳴者及冬乎冷風  
言已顯則財之也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獲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足下所謂不  
以侈為貴而以道為榮其達也使王公志  
於祿而化甲者言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  
高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物自若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人各自得斯政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和矣豈待言哉



南華真經評註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神又文子而一聞其所施德故開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以其體之風宿其動心也聖人達綱繆所謂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搖者日搖作者自許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自命而命其者師作而轉其憂乎知而所行恆小自命而命其者師作而轉其憂乎知而所行恆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且故人美之令夫鑑者豈知鑑而鏡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知告則知其美于

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也由其無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善然以百姓為躬而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人由平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

久而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物暢然雖死丘陵

草木之絳猶令人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見所當見聞所當聞而猶以十仞之

臺縣眾聞者也聞之則聖人之如能冉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始無幾無時忽然而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與物皆殉其以

為事也若之何師天信不足猶事况又下斯邪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流其合之

也若之何師其乃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稱萬物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自無也若無死無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魏瑩則歲日之計除也與田侯牟約田侯牟昔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體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投其國忘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者若知之乎曰然蝦子說而有國於螭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螭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誠知所爭者若此之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西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三場 場 場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達所達謂今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海之內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舉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映也曾不問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與民自裁於味不榮其聲銷其名也其志無窮與是其口

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世與是陸沈者也無水而沈也是其

申南宜僚邪子路請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二 三場 場 場

南華真經評註

者其於佞人也。差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以不如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疾

也。長梧封人問于半曰。君爲政焉。勿肉莽治民焉。勿滅裂。向莽滅裂。輕脫昔子爲禾耕而肉莽

之。則其實亦肉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撥之功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迨其天隲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夫通轉滅

之所數也。若各形。故肉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其性。則何也。也。故肉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

性。推葦下。身若木。腰。葉。葦。始。萌。以。扶。吾。形。形。非。稗。氣。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癩。內族。沒膏。是也。此。肉。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

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

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殺人。大。簡。謂。自。此。以。下。事。大。簡。似。有。則。味。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不。敢。爲。務。所。易。重。爲。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遠

其。塗。而。誅。不。至。則。皆。至。以。民。知。力。竭。則。以。爲。繼

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也。道。伯。玉。行。年。六

而。卒。誅。之。以。非。也。情。之。變。然。也。未。知。今。之。所。謂

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忍。用。自。然。故。莫。見。也。

可。得。已。乎。其。榮。辱。立。然。後。視。所。病。榮。辱。得。夫。無

聚。然。後。觀。所。爭。富。貴。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

失。爲。在。已。君。莫。之。失。則。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

而。愚。不。識。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誤。大。爲。難。而。罪

之。形。其。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其

君。莫。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

之。形。其。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其

君。莫。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

之。形。其。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其

君。莫。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

之。形。其。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其

君。莫。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

能知其門而過其限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仲尼問地。於大史大張。伯常騫。獠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張曰。是因是也。  
靈公是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男女同浴。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仲尼問地。於大史大張。伯常騫。獠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張曰。是因是也。  
靈公是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男女同浴。

此無史。史猶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輔其禮也。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其慢若披此其所以為肅也。若者奉御之物。其慢若披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其禮。其私得靈有二。獠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以墓。不吉。下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子謂則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子謂則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五 三馬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五 三馬藏書

謂丘里之言。大公謂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弁而為公。  
無私于天下。則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其故。民無違心。此也。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珠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五官殊職。君不私之。而由大賜。則有時而廢。文武大人。不賜。故故國治。之耳。其然。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脩。而後。能。與。有時。而。與。文。武。大人。不賜。故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各止于其。故。無。不。為。實。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禍。福。淳。淳。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故。或。以。為。宜。自。殉。殊。而。是。不。能。勝。也。有。所正者。有所差。或。差。于。此。者。比。於。大。澤。百。竹。皆。度。無。此。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為。同。也。此。之。謂。丘。里。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六 三馬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六 三馬藏書

言言于丘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消不  
而足那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道通物無因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名已者矣故乃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  
後至焉雖有名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三 葛洪書

物之所生惡起則此者或謂大公謂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  
 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于自然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  
 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有故言知不  
 也通掩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就正於其情就偏  
 於其理李注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大公謂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  
 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  
 由斯而觀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非不為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  
 使則實使自莫為則虛無使有名有實是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三 葛洪書

居指名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指之所有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于言也未生不可思然  
 也自生則不由已死不可但自然非死非遠  
 也理不可觀通于身也或之使莫之為  
 疑之所假此三者皆吾觀之木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  
 終始自使然也道不可有不可無道故不能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假名之口道或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三 葛洪書

歸震川曰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使一則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非道于言意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道物之極言默不足夫道物之極竟莫為而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于自爾非

曾商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

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學

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

別八論靈公末陳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晉郭象子玄輯註

歸有光熊甫批閱

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一

三年而化為碧謂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爭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所謂行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

所造而陷于憂蟻蟬不得成

不謀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而陷也

非謂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其衆人焚和

而道則和其利也月固不勝火

二一六三七

知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周家資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二

鮒魚之肆此言管理無小荷任公子為大鉤巨

緇五十轄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鉤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

儼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怪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有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味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擊其

顛僞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

者先王之陳述也其其人者不虛行故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長上而末俛而後耳而視若

營四海管他人節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三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且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遠形去仲尼揖而

退受其感然改容而問曰棄可得進乎問之

明其不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然萬世

之患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襄邪仁其略帶

及邪自負有略則非及之也惠以歡為終

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中民之行

進焉耳言其易過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也謂與其譽竟而非榮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時漢川曰知於

時漢川曰知於

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類之則全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故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

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如之不足恃也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無情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善善無所善則善無所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凡然無言而自能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四 莊子爲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五 莊子爲藏書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莊子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至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其能任其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所以爲故曰至人不留行焉留而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者所學而學其原矣且以孫章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乃乎泥也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應務乃正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我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顛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不止則踰不通而塞則理有踰則衆害生也

蘇頌曰此言  
名之為用

之有知者侍息凡恨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  
 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夫當而  
 得得之由人非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常運有人  
 則則願塞其實實實情情任任天天胞有重開開開心心有有天  
 遊遊遊遊不不室室無無空空虛虛則則婦婦姑姑勃勃絡絡也也心心無無天天遊  
 則六則鑿鑿相相攘攘攘攘大大林林丘丘山山之之善善於於人人也也亦亦神神者  
 不不勝勝自自然然之之理理有有德德溢溢乎乎名名夫夫名名高高則則利利深深故  
 名名溢溢乎乎暴暴夫夫禁禁暴暴則則謀謀稽稽乎乎諛諛諛諛也也急急也也急急而而知  
 出出乎乎爭爭無無用用知知柴柴生生乎乎守守也也官官事事果果乎乎衆衆宜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六

劉瓛漢曰此  
其合極不遠  
亦有深意

東東之之所所宜宜者者不不春春雨雨日日時時草草木木怒怒生生銚銚鏹鏹於於是  
 乎乎始始脩脩夫夫事事物物之之草草木木之之到到植植者者過過半半而而不不知  
 其其然然夫夫事事物物由由理理靜靜然然可可以以補補病病非非不不皆皆賊賊可可以  
 休休老老非非不不寧寧可可以以止止遠遠也也不不雖雖然然若若是是勞勞者者之  
 務務也也非非佚佚者者之之所所未未嘗嘗過過而而問問焉焉若若是是猶猶有有然  
 不不聖聖人人之之所所以以賦賦天天下下神神人人未未嘗嘗過過而而問問焉焉人  
 即即聖聖人人也也聖聖言言賢賢人人所所以以賦賦世世聖聖人人未未嘗嘗過過而  
 問問焉焉君君子子所所以以賦賦國國賢賢人人未未嘗嘗過過而而問問焉焉小小人  
 所所以以合合時時君君子子未未嘗嘗過過而而問問焉焉高高下下各各有有分分演

蘇頌曰此言  
名之為用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蔡資而孝去真許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  
 於窾水諸侯平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其  
 在在危危得得免免而而忘忘躄躄言言者者所所以以在在意意得得意意而而忘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千所聖無  
 蘇頌曰外物不可必人多自苦此皆俗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七

不知大道  
 歸震川曰狗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鈞利者有  
 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為高行貴在得  
 意忘言也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 重言十七 解十言而

信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 卮空則仰

因物賦形 唯彼之從 故曰日出 日出則日就也

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 言出于已 俗多不受 故借

親父不為其子 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父之譽子 誠多不信 然時有信 非吾罪也 人

之罪也 已雖信 而信者疑 者信不受 奇之 與已

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非也 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 三異同 處而二異 故其所取 是為

非 非外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為者 艾 艾其

故俗共重之 雖彼言 七年先矣 而無經緯 本未以

期年者 是非先也 以待人 則非所以先也 也 也

待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 是之

謂陳人 直是陳久之人 且而俗便 其信 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 夫自然 有分

無上則受 荷矣 誰能定之 哉 故 曠然 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 付之與 物而 就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寓言 九 卮言 卮言 卮言 卮言

居然自齊若不 故雖有言而 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 出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

以齊之則我與 故雖有言而 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 出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

於然惡乎不然 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於不可 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

所然物固有所 可各自然 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

孰得其久 夫唯言 物則而任 其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 原其氣則一 始卒若環 始者于

為卒也 莫得其 倫 故莫得 是謂天均 天均者天

倪也 夫均者 者豈矣 莊子謂 惠子曰 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 化 與時始 時所是 卒而非之 則俗

九非也 變者不 常 惠子曰 孔子勤 志 服知也 孔

子謝之矣 而其 未之嘗 言 力之所 為 故 隨 時 任

物而不 孔子云 夫受 才乎 大本 復靈 以生 若

孔子不 能 而 人 之 口

歸 夫 川 曰 曰 曰

孔子 不 能 而 人 之 口

孔子 不 能 而 人 之 口

孔子 不 能 而 人 之 口

孔子 不 能 而 人 之 口

而已若使人心  
服不違以定天  
靈則生亡矣  
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強用  
之耳故無不當而卜之者皆未之嘗為也  
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  
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使人乃以  
心服而不敢聽立定天下之定  
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  
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故無不及  
曾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也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也謂參仕以為  
曰既  
已縣矣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通不問其且若能無係則不以責我  
彼視三釜  
三子鍾如親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天無係者  
第辭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  
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利也三年而  
從不自  
三年而通  
我地四年而物  
與物五年而  
來自得  
六年而鬼入  
骸也七年而天成  
復為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通皆九年而大妙  
妙善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音 十一 三 馮藏書

惡則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每天殞之生  
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積累日去以至十盡可生  
有為死也則表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也而有為故死而私其生故有為而生陽也無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自也夫生之陽運以具矣運無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後故無適無不  
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莫知  
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于知非命如何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謂之命數若有也然  
自爾而後命運全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無鬼邪  
神靈以我我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  
理自性應在應不由于故  
衆問兩問於  
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  
叟叟也奚稍問也  
子有而不知其所  
以知所以  
子螭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  
其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所謂有行者幸至  
于無待而獨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化之理彰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音 十一 三 馮藏書

九年

豐約一觀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音

十一 三 馮藏書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直曰強陽運動相隨往陽子居南之沛老聃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口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睢盱盱而誰與居

子居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魯 十三 莊子藏書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窻形

而遊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

蘇東坡曰此莊子自叙其作書之旨末以老

子為宗略取楊朱

歸震川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

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

無之迹末貴韜斂

讓王第二十八 式十七 六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

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

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僚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天王置父居於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三 莊子藏書

不以身列之於  
而中陛下則  
之場謀險却甚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犬  
王賈父曰：與人之尼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四 莊子內篇

可以托天下  
左傳山此段文  
字雖是精妙  
辭語者三條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  
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  
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  
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

鴻臚補曰：此  
正而不偏，理  
兩端而不偏  
斷不待中一  
業而後舉而  
力能可謂不知  
輕重者也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五 莊子內篇

正傳山曰：此  
子自為之詞  
人亦不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出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蘇林曰士月  
修與開言  
之也少言  
之也少言  
之也少言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七 三陽藏書

陸象山曰：謂  
屠羊說者，居  
其國而後居  
其國，非臣之  
罪，故不敢伏  
其誅。大王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  
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七 三陽藏書

三九之口形分  
其說也其備

曰：嚙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用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六 三 楚 陽 莊 子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木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中山公子牟  
瞻子曰  
魏闕之下  
魏闕之下  
魏闕之下

魏牟  
萬乘之公子也  
其隱巖穴也  
難為於布衣之士  
雖木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糝  
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  
顏回擇菜  
子路于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  
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  
殺夫子者無罪  
藉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大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于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雀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七 三 楚 陽 莊 子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賦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于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大志尚清。遊高風。噴湯將與與夫。貪利沒命者。安有天地之澤也。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管光而謀。管光曰。非吾事

也  
若此乎  
顏回無以應  
大告孔子  
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  
由與賜細人也  
召而來  
吾語之  
子路于貢入  
子路曰  
如此者  
可謂窮矣  
孔子曰  
是何言也  
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  
故內雀而不窮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  
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  
子路挖然執干而舞  
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  
地之下也  
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  
所樂非窮通也  
道德於此  
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穎陽  
而共伯得乎丘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  
北人無擇曰  
異哉  
后之為人也  
居於賦畝之中  
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冷之淵  
孔子曰  
士志于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  
大志尚清  
遊高風  
噴湯將與與夫  
貪利沒命者  
安有天地之澤也  
湯將伐桀  
因下隨而謀  
下隨曰  
非吾事也  
湯曰  
就可曰  
吾不知也  
湯又因管光而謀  
管光曰  
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桀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  
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為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浸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魯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運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立乎？魯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 世為藏書

不受其辱，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廬水，音流，如卞  
隨、魯光者，其  
死，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無死  
夫，性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身無所重，則無死  
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甘之。况湯武  
耳，淡然無係，故沈然從之。得夫無繫，則自  
殺之為哉。若二千者，可以為殉。昔周之興，有士  
名慕高矣。未可謂天下也。昔周之興，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南華真經評註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  
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  
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效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一子北至於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一 世為藏書

陽之山，遂俄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  
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死也。  
此意大意以起高讓遠居之風，故其風者，雖  
貧且之人，乘大備入，乘時而然，中路而歎  
死，其凡乎。故夷、齊之徒，足以當讓矣。對伊、呂矣。  
夫居山谷而弘天下，不與為聖，不與為  
子，掌埃塵者，其小事雖難，然其少於聖，可  
遺也。曰：夷、齊之弊安在？曰：詩由之，使人所讓  
以非其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虛暴之君  
荷賜其毒而莫之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貧  
留之，則使行暴逆，唯聖人無道，故無使也。若以  
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伊、呂亦非聖人之迹也。若以  
伯夷、叔齊為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

二一六四七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或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

枝葉太纒思爲人所竄易

歸震川曰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

而樂志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三

蘇三場藏書

盜跖第二十九 六十七。二字

盜跖明曰以人

手刺公曰按見

盜跖傳曰時人

盜跖年若年于路

之死在年六十

六不謂爲及是

盜也

子則公曰又按

杜于申子十七

以爲有及八而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困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拜

見

見

見

盜跖明曰以人

手刺公曰按見

盜跖傳曰時人

盜跖年若年于路

之死在年六十

六不謂爲及是

盜也

子則公曰又按

杜于申子十七

以爲有及八而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盜跖明曰以人

手刺公曰按見

盜跖傳曰時人

盜跖年若年于路

之死在年六十

六不謂爲及是

盜也

子則公曰又按

杜于申子十七

以爲有及八而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盜跖明曰以人

手刺公曰按見

盜跖傳曰時人

盜跖年若年于路

之死在年六十

六不謂爲及是

盜也

子則公曰又按

杜于申子十七

以爲有及八而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無人道者不以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餠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而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殺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錘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捷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耶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六 三場藏書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祭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其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木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七 三場藏書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日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騁馳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盜跖曰此亦曰也

可也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群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言不問衆之所說亡而亡之雖王封可去也子張問不問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去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九 盜跖 二十九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

相日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首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人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而觀四方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九 盜跖 二十九

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而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子不見父善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上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效離其患也此章行則行矯其士則士偽故其行與士以令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月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第九節

三十一 楚集藏書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從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武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尊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夫至重。采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能。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兼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囚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借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第九節

三十一 楚集藏書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及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討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紆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厄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箏之聲，口矜於鷄黍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若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則

陸九淵言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箏之聲，口矜於鷄黍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若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則

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韓文公曰：識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  
王荆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肆而逸。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具有激之談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晉 郭 象 子 玄 輯 註

明 歸 有 光 熙 甫 批 閱

文 震 孟 文 起 訂 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服，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一 莊子 雜篇 說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二 莊子 雜篇 說劍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順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令太子必僑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莊子 雜篇 說劍

三百五十有別符  
以千下地地  
論之無好  
方此唯人可  
以即後致正  
清後而天下服

得此其日為  
其對其所以  
其特其功其  
其子其日二  
不白也二安  
可知也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鏡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勝士為鐘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服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意於鬪難一旦  
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三十一 揚藏書

服弊其處也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蘊  
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四十一 揚藏書

禮記明自以八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求，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土，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名丘。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五十一 莊子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墜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冀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禮記明自以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六十一 莊子

相丘也。客曰：「嗟，其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同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曰：荒室露衣，食不足，餒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責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搆，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無所長而進之謂之諛，巧言令色謂之諂，無所長而進之謂之諛。」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封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人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拜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七 莊子 莊子

於魯則迹於衛。虎樹於宋。則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合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神自覺而  
而亦不累矣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具逆矣。事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八 莊子 莊子

以哀無聞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問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復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尚要磨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問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復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尚要磨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九 莊子內篇

韓昌黎曰論亦辭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

非孰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

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

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十一 莊子內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已飽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於外形謀成光舉物便辭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貴老之精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利也夫瞀人特為貪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言其利薄而權重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一 莊子藏書

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言不遇形則所守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言無保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焉用之感

南華真經評注

孫出異也先傳施惠不則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成則與汝遊者又真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言其能自忘其能而自來人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於氾三年而緩為儒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墨名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日使而子為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二 莊子藏書

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指之實矣其之助予故感激自發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化已以其良師而便怨死猶謂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孔子語也夫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彼故使彼彼有彼性夫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使彼彼有彼性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其自其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實賦不夫其倫齊人之井飲者相持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誦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誦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

二一六五九



特廣川曰德

徒議守符之未功因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况有道者乎自廣而和故與為子其間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物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

心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故所以為眾

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三

特廣川曰

聖人以不必故無兵理難必然

眾人以不必之故多兵理難必然

順於兵故行有求是足則無求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宰牘包苴以進宰牘以問敵精神乎塞淺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溥物

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

特廣川曰

而任其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而不知

大寧且性大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

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

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頂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宣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

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也坂尼

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

事華辭以支為旨皆令後世之從事者

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忍性自矯偽以歸民上

宰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

與彼而性也安公也彼與安各有子願與

效彼非所誤而可矣正不令使民離實學偽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四

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也難治

也治之則偽故施於人而不忘非天亦也而

非獨物商賈不齒况士君雖以士齒之神者非

商要能格位故于事不待不齒以其不為外刑

者金與木也全謂刀錐斧鉞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誅之則

之內外無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

之宵人謂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

外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

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巨暮之期人者厚

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懼而

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鈇言人情貌之故其就義

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耳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矣搜之有達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僕三命而備循牆而

走執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者一命而

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

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賊莫

大乎德有心有心于為德非與德也夫真德而

心有聽幸心為德之聞則為已甚矣及其有聽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射幽陰以深為凶

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毗其所不為者也毗善也夫自是而非

為四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窮有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鬢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于受反也然天下

以所長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

自田技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視者也困畏怯弱

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

也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勇動多怨達生之情者

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達生之情者

與化達小命者遭在彼人有兄宋王者錫

侯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五 三馬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六 三馬藏書

車十乘以其十乘騎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  
 富貴少願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所以嬰人  
 主之心者勝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  
 所試于斯民不違金日車之以合屬夫或聘於  
 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七 楚馬藏書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犍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食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附犢弱於開生而莊子  
 將死莊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  
 家之平千萬物未若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  
 任其物之自平也

也不問萬物之自應而微以明者明者明為之使夫  
 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其所見受使多神者微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  
 矣安能使物共神者微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于形骸也  
 自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入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夫至顯則用發于彼而功發于物若待其  
 所見執其自是雖役人人其功之外也

楊升菴曰外篇唯列御寇寓言為最學者牽  
 於所聞遂傳為偽不敢誦竟不知其  
 妙在何處則與耳食者何異哉  
 又曰吾讀莊子列御寇至巧者勞而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八 楚馬藏書

者憂數韻調絕倫實諸子所不及者  
 誰謂外篇之非真邪

性德明以著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為其所有為則與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歸其根絕一而已無降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積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

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耳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上九三場

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此四名之類也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商以事為常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

養民之理也

民理既然故古之人其備乎

名也記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未不數明故六通四辟小

大情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備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

南華真經評註

二一六六三

至則公曰先六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指紳先生多能

明之能明其述耳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述天下大亂則其述而

聖不明能明其述道德不一百家天下多得一

各皆其偏見察焉以白好情而明為之制故百

姓齊情干所執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而得

法漢焉亂則反之人恣其通好家用典法故

與政事譬如耳目鼻舌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見判天地之美

折萬物之理各用其一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見一而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

之大體大體各持其端道術將為天下裂裂

也道術流弊遂各當其方或以主不侈於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上九三場

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折萬物之理

天地之美

之道闇而不明

不合矣

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

許君曰蓋以  
以漆油為棺  
者均皆

解大律曰不  
歌在無服不  
無等亦與我  
何則其所以  
可也其其之  
苦固不若於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度，以繩墨  
自矯，矯厲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 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夫  
不足則以闕為是，今墨子令百姓其道不怒，但  
皆勤儉各有得，故以闕為非也。其道不怒，自  
也。又好學而博，不異，自以闕為是，則欲令不與  
先王同，先王則志其學，然同焉。毀古之禮樂，  
後其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喪禮，賈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辨  
情為愛，今以勤  
儉為法，而為之大異，雖欲  
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子道，但非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  
成聖而不類，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  
萬物之信，尚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十一 墨子篇

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既以使民，民得性，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令天下之徒  
心而與之俱往也。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  
褐為衣，以跣踳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自  
苦為書，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其  
時而守其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商、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  
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無通，以  
於于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  
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為之尸主也。皆願為之尸主，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除巨  
子之業也。墨翟禽滑  
釐之意，則是之，意在不倍，而備世，其行則非也。  
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十一 墨子篇

陸象山曰  
何等頓挫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乎淫治之下也。聖反之故為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將求之不得也。雖枯也。但不可殺人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自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以下均平。以別宥為始。不從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三 馬藏書

以聊合驩。以調海內。合調令也。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其于以活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而謂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而不舍者也。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而不舍者也。所謂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日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君子不為苛察。務克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技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幾公而不當。易而無私。然無主。任也。趣物而不兩。物得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燕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三 馬藏書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用教則不至。任其性。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綠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又鄰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肖當其傷焉。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肖當其無為。慎到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道。推拍斲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瞻魏然而已矣。任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錄于若飄風之還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隄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

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于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

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

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適得性

人若土塊非死如何索憐所以笑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五 莊子藏書

焉未合主道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道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所謂齊萬其風窸然惡可而言逆風

之常反人不見觀不順而不免於旣斷旣斷

也無主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戡不免於非是

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

下雖然然堯舜皆嘗有聞者也但也不以本為精以

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奇之天下澹然獨與神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莊子藏書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

也自是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

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關尹曰在已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形物自若

不自是而委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物無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谷為天下谷

者非向勝自勝者邪向勝自顯豈非知過分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六 莊子藏書

以始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分守其分內

而已故其性至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

下如然後歸之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

故後其身不無曰受天下之垢謂後下之類人

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已獨取虛守中而

無藏也故有餘守故不患其少歸然而有餘立

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謂民所利而行之隨

理供故無無為也而笑巧巧者自為以得神

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如味為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運至理則常全故曰苟免

莊子藏書



分天用其下  
自為一宗

於谷不隨物故特以深為根理假為太初之極以約為紀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則毀矣堅也遂則雖水氣無硬也至順則全遂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遂則雖水氣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不削於人性也其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渺漠無形變化無常也植物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化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息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任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二十七 莊子集注

喻于海曰此以  
第一評其下  
其性枯也其  
自也道物六有  
於其上元

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不意欲使以天下為沈澗不可與莊語累于形名以非語為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密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不謹是非已無是非故以與世俗處于物其書雖瓌璋而連珠無傷也還與物會其辭雖參差而諷諷可觀不唯應當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有所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朝

陰常川曰此由  
極其為言可  
矣皆下體也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若乎昧乎末之盡者莊子通以與說他人無異家其辭明為正然為拜言亦何嫌乎此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脫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二十六 莊子集注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鄧有天下夫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尖不熱山出口輪不踈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罔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據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非牛三百狗黑豚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此篇行天降  
其大也此此  
而無此此

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圃也惠施目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南華真經評註 卷 十八下 三十一 三 葛 藏 書

此言則曰惠施  
才與才爭其  
才與才爭其

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查一查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逞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者夫覽莊子嘗問論者乎夫尺雖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是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按評諸子至于此章則曰其道對駁其言下中乃知道體至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政真所謂無用之說也然齊梁之子持之贊作或能予與言而能論名斯理以宜其氣以係其思流于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于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昭好也

此篇行天降  
其大也此此  
而無此此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鄒魯於總序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為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班固便遠甚

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別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未嘗感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 十八下 三十一 三 葛 藏 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終

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卷之一

天界覺丈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內篇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統於遊愚者曰遊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遊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三爻符宗應如外三爻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元而見飛于法界

炮一

揚躍為幾乎六皆法界則皆六蟠皆幾也姑以寓數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而舉太極則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也本無體用者急口明之耳曰六月息曰御六氣豈無故乎用九藏於用六也參兩之會也再兩之為三四之會故舉半則示六而言七則示周曾有會來復周行之故者耶寓數約幾惟在奇偶方圓即冒費隱對待者一也絕待者一也可見不可見待與無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

藥地炮莊

怪測未了放在一邊今日三脚

一遊今日三脚

此脚免得成傳

那莊不可莊且

尋過者勿怪

恩曰莊生自下

只脚云樂木樂

也哀又融之視

然察思矣且傍

程有知我樂所

不到者方許百

物者樂然雖如

此作意以無聞

為樂早融教未

左通揮手云仁

者見之辨之仁

右通揮手云智

者見之知之智

魚在淵鳥反天

問他不得依然

囉一口氣曰鮮

一僧問趙州狗

子有佛性也無

口有一僧又問

曰無向在浮山

不可言言則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

鯤鵬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善

用貫有無貫即冥矣不墮不離寓象寓數絕非

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善寓莫如

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執至此更不可執

逍遙遊古作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

勝負於其間哉

炮一

劉須谿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略可觀矣林慮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并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之妙楊升菴曰逍遙盡性也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乎子曰知者樂

其莊子能結射。謂是不落有無。時正大吹。曰。狗子吞却。故。好。久。矣。答曰。北冥魚。何。故。化。為。鵬。曰。謂。是。魚。耶。答。曰。鵬。曰。謂。是。鳥。耶。答。曰。不。是。魚。不。是。鳥。鵬。實。是。何。鳥。答。曰。狗。子。作。答。或。問。樂。地。曰。大。有人。怕。無。字。何。以。始。之。曰。海。乎。大。地。謂。之。無。天。無。地。也。可。乎。性。天下。至。道。為。能。化。謂。惟。天。下。至。

或。為。能。空。也。可。乎。以。無。而。空。其。有。以。有。而。空。其。無。以。不。有。而。空。空。以。法。位。而。空。其。不。有。有。知。一。用。二。三。即。一。之。妙。叶。水。笑。若。乎。笑。破。淡。淡。老。更。不。得。走。空。捕。風。化。作。金。山。王。或。是。一。番。笑。笑。如。中。學。題。云。若。道。有。分。別。本。出。一。體。若。道。無。分。別。又。是。兩。形。早。見。如。何。評。論。莊。子。五。字。原。

炮一

三

杖人曰。遊于未始有之初。則已亦無有。又安有人。又安有萬物之相待。又有小大動靜。長短得失之為累。始於鯤鵬之化。終於大樹之塊。然極不能化者。亦能自得於無何有之鄉。如神人之自神。視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共遊于未始有無之天哉。

交圓從容中道。是真逍遙。正語曰。篇首兩端。表法而圓。正中時中。可悟矣。似乎舉大化小。實是本無大小。而大小時宜各適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喪其天下。即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落。有無之提宗乎。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待。曾知不落。其不落之正旨乎。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

炮一

四

天池也。淵。記。海。云。水。黑。色。謂。之。冥。曰。無。涯。也。東。方。朔。名。曰。明。從。約。幾。之。名。鵬。即。鳳。也。謂。古。風。字。揚。作。明。鳳。飛。乘。此。體。用。雙。冥。何。分。小。大。用。管見曰。怒而飛。與齊物論萬發怒時。外物篇艸本。怒生。亦此意。老子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以前求之。正曰。安知不為冥魚。未形以前。所役耶。西天有自然冥諦。外道莫將莊子承招。薛更生曰。冥非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之冥豫。

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忙指注一天字來。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徙。分明印出後天坎離。豈非剖心瀝膽之言。石谿曰。忽然道個北冥魚。不過如乾象龍。以譬廣大妙心。楞嚴曰。無邊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虛。裏然不變化。徒溺法身。死水乃化鳥。而怒飛。怒字是大爐。構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過人底憤。懺方能破此生死牢。關從自己立個太極。生生化化去也。南冥者。離明也。喚離明作南冥。可參。愚者曰。素王之孫。家縣一幅天淵圖。莊生竊而裝。

林。錄。從。行。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杖人云。石他。北。兩。冥。換。出。一。天。不。妨。視。下。竹。竹。種。調。元。得。野。見。曾。見。存。他。野。翅。七。金。刺。一。明。以。波。斯。能。臥。能。女。能。合。德。你。件。諸。志。樣。何。如。一。句。奇。哉。魚。曰。死。水。浸。透。泉。出。而。華。天。亦。是。池。依。然。然。然。因。說。下。而。太。息。自。其。其。東。西。行。所。為。此。不。加。其。旋。下。里。謂。是。其。

冥。上。怒。作。性。林。錄。舊。曰。品。其。下。一。怒。字。奇。周。五。老。曰。後。邊。小。鳥。下。一。笑。字。更。奇。大。中。曰。杖人。求。天。下。大。佛。心。人。來。離。去。往。往。笑。佛。合。人。痛。哭。直。是。常。啼。苦。痛。一。片。血。眼。此。苦。其。耳。法。至。今。時。弄。一。怒。字。如。何。竹。切。骨。人。道。然。弄。一。笑。字。如。何。能。化。其。道。者。天。蒼。天。笑。不。得。時。也。是。一。怒。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閉耳學易乃不為黃葉所惑蕭伯玉曰不寶無而壞相方為識法根原耳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寶乎鶴鷄甘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炮一

十一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閉耳學易乃不為黃葉所惑蕭伯玉曰不寶無而壞相方為識法根原耳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寶乎鶴鷄甘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陶云至人無已而無所不已辨而為氣即其功散而為物即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之遊哉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云順物故理至理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累雖狀極于鯁鵬紗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孫月峯曰譽不勸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無已野同錄曰無名而名名無所避惟無已而無所不己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本自逍遙何容贅言有無虛舟曰夫焉有倚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已也巍巍蕩蕩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功也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名也至誠神明尊于一切而不離一切故曰乘正而遊正曰人知息為無待而不知遊為無待人知遊於無者為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為真無待乘物以

炮一

十二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閉耳學易乃不為黃葉所惑蕭伯玉曰不寶無而壞相方為識法根原耳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寶乎鶴鷄甘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許由字武仲隱箕山自號曰巢父郭云為之出於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返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也若

也。獨它不并。王山陰曰。後世

多味。子陵不味。許由以鼻帝少

而官多也。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許由以鼻帝少。夏格。許由以鼻帝少

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固俗中

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

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鶴鶴一枝。偃鼠滿

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

二語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乎博豁者無方。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

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

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哉。自得而已。故

堯許雖異。逍遙一也。

陶云寶之一字。拈得最妙。然只見鶴鶴未見化鵬

掛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疑。與擊壤一歌

相去何遠。

賀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坤。則劉伶還多了一鍾。

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贅在一瓢。聖人中道

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矣。

炮一 十三

既高。山曰。子長

以許由冠列傳

而後出。則亦得

孔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則許由亦得

子為高。然

浮山曰。柳曰。將如韓非所云。茅茨越席。堯儼舜黑

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耶。將如樓陽叔所云。申

呂許由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實有讓事。許由亦一

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

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染耳之迹。惡外

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人道

之門。耶。愚曰。未夢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毒

不惜愚其子。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

虞賓在位。同其福慶。貽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資居

上安。必其不早。聞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秦伯逃

吳。自文周末。營商及四五百年後。一布衣起。稱為

至德。若非孔子。難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

德也。有信者乎。生為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送人而

毫無爭心。先自毀。晦其德。貌為不才。以成就父志

豈非大孝子。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

丹朱矣。愚曰。正好互相糠粃。

炮一 十四

二一六七七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病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辨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觀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尊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

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炮一

五

陽谷然喪其天下焉

郭云神人之視山林廟堂其心無異莊叟欲明至德之人世無白識故託之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無物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不載則飛龍斯御矣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堯舜者其迹耳必有堯舜之實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埃糠粃耳天下白宗堯堯無心也

窅然喪之寄言四子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杖云汾陽堯都也藐姑射在寰海外忽見汾水之陽以明堯心卽姑射之神也正欲學者悟之曰本

曰迹曰非本迹曰非非本迹寄之四子

愚曰農山三立顏子得喟然之髓時集三聖孟子

點龍馬之睛有合此符者否戰國功利熾如油漆何來漆園乃有開夫冷眼傷心偏製藥丸沒奈何

畫一帝堯畫一許由又畫一藐姑射有賞鑑家知此畫下筆之先者否不畫許由安能寫帝堯之骨以拍世人之背不畫藐姑射安能寫堯許之眼以

炮一

十六

招高士之魂慘澹經營之中有傷心此畫而擲筆

長嘯落花同舞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也吾爲其無用而掊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猶是半提。薛旻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普門曼殊總  
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卽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  
眞有是人。何其婆心微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  
用之盃。是暗痴也。狂心若歇。歇卽菩提。然有小休  
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  
那邊。更是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

舜下註脚。置樽于堯衢耶。  
石谿曰：莊生眞見堯之血脈。方向盤山會裏翻箇  
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拙于用大也。吾杖人

管云：爲善知識。妄想方大。菩薩留惑。佛不捨五濁。  
安能免哉。

唐豹崑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尙存之樂事。愚  
聞之曰：青原白鷺諸公。何幸而入此道。遙遊耶。夫

德業才學。皆以享其性者。皆性之所爲也。然或執  
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傑中有傑。相形相猜。較

長量短計。愈深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  
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

知至之入。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  
樂天與發憤爲兩截者。豈知眞道遙者乎。

炮一

炮一

或問：莊子無己乎。曰：說以自遣耳。功名原無長才。  
自然夢想不到。已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曰：  
蓮池臨了。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  
孤高之我。卽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  
聖人看破。用以設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救。  
不則無憚。好利好盜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  
名。而著書望知己。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  
寫虛無以解之。口說寓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  
此一贊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實。證矣。不自  
欺而遺放。是眞道遙處。索性替盜踏滿荷。得說破

言下正顯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實而已。名不可  
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爲我  
好學不厭。全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  
滲漏也。達士至性。燦破今古。平寔澹泊。退處旁觀。  
手筆揮洒。爲天地開花。一眞無避。時乎如此。則如  
此我。何礙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  
人談咏。此福是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  
兵水火。剩一峯頭。讓汝明窗。批點鸚鵡。大可憐生。  
且與落花流水。說道遙遊。何嘗有生死人。我是非  
哉。



齊物論第二

郭曰：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唐荆川曰：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集曰：孔子知言，在世教正用上說。齊物論專就人生死路上喚醒，子曰：朝聞夕可，生來死去一大事，置之不理，偏於情識意見，鬪勝護短，以學術門戶殺人，莊叟悲憫，特地掀翻窟穴，第其反覆拈提，如搏虎豹，控龍蛇，令人無下手處，不知其間層層脫換，絲絲見血，當作

炮

二十一

三支子綦至我且奈之何哉。是澄其源，一支也。自言非吹也，至此之謂以明是清，其流一支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末消歸自己，分上結款一支也。有權有實，頭正尾正，必寄言于是非者何。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言者載道之器，利害極大，為齊物論而說也。  
三一曰：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轉天下之是非。卽以藏天下之是非，引人入勝地以救之。又何妨頭上安頭乎。別正因本覺也，物所以為物也，提了因始覺也，物之自得也，推倒虛

藥地炮莊

從自覺個  
馬明云：淋過死  
及無力，唯覺  
空虛，因得果未  
淋過死，故有力  
論者，雖道業純  
熟，語氣不淡，李  
虛子曰：且如南  
郭是淋過不淋  
過，唯覺口勿覺  
勿覺，淋亦不死

此略時南郭  
全身如大地之  
唯氣會知北  
節之枯木生花  
那中間特地亦  
唯兩端云不可  
坐住，惟此凡  
一切法皆偶也  
與偶者，一奇  
耶，奇與偶對，亦  
偶也。偶之當立  
何處耶。真是一  
往自迷頭耶。真  
是淋過無記不  
耶。真二求一頭  
上安頭，就二透  
一新如求活法  
知之乎。許閱三

空墮緣，因為究竟覺正，以隨分覺也。處物之用也。養其生之主，而遊乎人間世，物論不齊而齊矣。充其撻寧而符其鏡應矣。止有一事，定餘二則非真。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豈執三因三智乎。要在最初一念觀破。

愚者曰：因是己，此是非無是非之主，中主也。此之謂以明，誰明此因而得樞寓之應乎。中庸二字，神明二字，理事二字，折攝離微，卽是交蘆相奪和融，皆十玄門，誰物物乎。誰齊齊乎。誰論論乎。莫若以明，乃能不惑。

炮

二十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之知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為耦。耦，郭曰：同天人，均物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為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

二一六八一

揚曰風者屬  
氣鼓陰而出成  
陽為陰所持不  
得入而旋焉曲  
也或謂自生  
風衣動踐行竹  
與相鼓豈持石  
逐拍擊長塵吹  
好而聲出沒物  
擊物物逆氣氣  
觸物氣或氣竹  
鳴之類也故揮  
蝶擊擊擊擊擊  
破浪松透已破

答曰能谷博呼  
聲非通語地中  
聲作莫不自然  
然竹氣也皆入  
發出聲之幾也  
愚曰此實測也  
通幾萬其心亦  
蘇于物而風力  
兼之若風者能  
免呼否  
杜曰作與無作  
者誰自心取自  
心非幻成幻法  
不取無非幻非  
幻何不生幻法  
何曾有前懸計  
數十者字字皆  
下懸者其誰能  
在問處誰能處  
下一語

杖云莊子以世人為物累不能出生死者以有我  
也真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  
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  
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窅然無己之方引人聞  
籟耳若執狙蝶為我見更起狂風

圓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  
飛嗒嗒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參參乎

炮一

二十三

山林之畏佳又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  
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  
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山泉說也快即驚用也枅構也  
也突深也吹切聲噴者風過也  
郭云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  
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

狂風若聖時  
風若狂若狂  
傳與中士定會  
歸之極耶壯夫  
無志勇夫病一  
樓而風兩樣吹  
蕭莊當如歌詩  
此是一竅天風  
賦撰平叔曰樹  
動如風聲映日  
見天色孤石風  
不鳴中夜天不  
白黃風則真天  
至今莫能測覆  
蕭數萬卷卷卷  
空紙羅非非古  
人字字字字  
曉無妄入心來  
于心處何得

空山注曰有以  
象或天者有以  
數百天者有以  
氣百天者有以  
理百天者有以  
為天是何難耶  
一德急口曰天  
白解解耶一種  
編編覆天以象  
人耶除卻這些  
天籟別道一句  
直須跳出天地  
外穿破者許中  
你道是問其聲  
莊子吾知地地  
又怕自己之指  
成塊塊者乃曰  
關天之天反以  
相天你道是個  
甚麼

炮一

二十四

同天籟也天籟豈復別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  
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而自生耳  
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  
自然矣自己而然謂之天然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非有為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己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  
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  
聲不可勝數子喁明帶前後皆活調調刁刁又畫

中之遠景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舉不可  
見不可聞者俱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即有耦吾喪我則耦忘耦者是非之  
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  
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為籟音響無  
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月峯曰以聞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鯁之氣化為九萬里之風此則滿  
天地間皆此風力所轉噫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  
其誰耶可參可參

史無我則死我... 則佛我知如... 今有知其新... 其術者否... 杖云此處便有... 佛莊之別以惟... 心之旨取之則... 與佛無異若以... 自然因緣觀之... 則外道無因從... 此分矣仔細君... 來非因緣非非... 因緣非自然非... 非自然也是耶... 歸罪盟與既過... 歸不見黃面道... 習氣如瀑流我... 若不開演四十

九年之花早... 液也吾備茶何... 水中鹽味色... 摩者分明是有... 不見其形試坐... 虛能免香瓦... 好學乎雖播香... 播得去乎即能... 欲定如石擊... 不通玄行徒勞... 念靜安得不一... 奈何正解無時... 冥冥轉劫教半... 地且知恩... 交光微運地不... 忘指妄心在內... 結之最高應不... 宜取相合一計... 不知七處八道

大知閒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殺者密者密者小恐憚憚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虛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謂開成博說開有別也或炎美劉云大小四句便盡是非底蘊自大視小小何足

道然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善待之矣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然火有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離得母召子法本自妙人自接于羣粗耳譚云夢醒二境入微樂出虛六字形狀更深尋常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虛歎變熱喜樂中狀出姚佚啓態正日以心鬪之所必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故屢歎之不足杖曰根與境會識生其中自己詰難聊騰疑耶僧

炮一

件

二十五

藥地炮莊

奈何百六和十... 三老奈何否... 不奈何早... 亂樂地口正去... 奈何已感亂矣... 雖然若非行到... 水窮處那得坐... 行步起時... 荆川曰黃船... 主人公執情形... 者點情形者... 又點神我外道... 耶其水印空成... 何功果也人... 何感人說與向... 使人感殺人

杖曰心如工技... 兒念知和技者... 兼識樂慈與... 不亡與奈何... 維持心師者... 無益損乎其真... 有于此處見... 有者遊能日耶... 神行無如輪耶... 本欲一刀兩斷... 因乃實物放... 昔東坡戲語見... 正與活活自何

問一樵便當時如何曰未是性燥漢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然其劉云咨嗟之不足又太息言之世人或自謂如此無形杖云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對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無有知此非幻成幻亦近于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幻也似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作則竅鳴濟則竅虛曾格此非我無所取之我為何物耶蓋就人業識中拽轉他鼻頭來使尋取真宰耳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炮一

二十六

一一六八三





此言何者示不可得  
林多春安樂天  
行樂家三從因  
是則歸歸口後  
惺然則下秋  
冬夏以自為大  
以為我得不春  
不秋不多不夏  
乎狂狂不止  
怪無怪而已矣  
虛舟日四時五  
運四方立極  
齊於之黃帝樂  
之九方如來非  
示在佛中道耶  
此處奈何一  
方知因是行  
口自從得項  
中德則氣中

牛點賊史積之  
曰擊鼓中邊分  
不得好隨時節  
聽鳴嗎  
報國口花葉死  
春秋之背歸  
根涉口大木  
無未未結實還  
須傳一曰或  
欲花不落成禁  
花不生何為  
心力南背終不  
能應曰是已  
陳子丹友表口  
比為指髮一作  
天地具存指頭  
上乾為指一

郭云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無  
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  
時行耳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  
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  
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  
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  
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  
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途  
而是非無不當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無心  
者與物冥未嘗有對於天下非樞要乎以是非為

炮一

二十一

環而得其中者本無是非也故能曠然平懷而乘  
之以遊  
劉云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  
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是特未  
定反覆無窮惟立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  
正曰至善統善惡公是統是非能明此因者誰耶  
莊生胸中只是放在一邊已耳看得不過如此故  
能放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凡萬物俱列彼  
毛中可也  
毛曰豈非  
莊曰豈非  
一指其空  
萬物一則其  
校子急急  
修因長智  
郭云環中萬  
此老巧滑恐  
脫出遂將中  
場野作兩片粘  
其字而止隨分  
納些通通得而  
舉矣通一不用  
高語空空堂更  
不淡淡宮春蘭

秋與年發三  
得那歌萬古  
一見水不為  
何須語否  
早是勞神  
一而不知其  
也莫是歌  
奇極此期字  
門放無水耶  
莫是沉痛  
為此滑滑  
取容耶且快  
遊人而造  
聖德浩雨點  
無可憐一  
郭曰三升  
樂子樂即  
孫也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嵬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日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炮一

二十二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  
郭云是非紛然無主皆各信其偏見耳至人浩然  
萬物各當其分無是非也  
義曰伐木于山毀也作屋則成矣咀藥分也合成  
劑矣筋角成弓弓則成筋角則毀矣總觀之則無  
成無毀而通為一也以盡人即天言之依然有當  
成當毀可成可毀之理謂此理為不落成毀可乎  
點智執毀方之圓而不悟用方者圓

不情用方者。可謂通乎不知。即方是圓。可謂。極乎危。仲曰。手用力時。身。俱在兩手。分。左右。然肝必不。從。腎必不混。脾。絡。并。然。試。向。鼻。上。看。兩。行。通。一。現。全。身。其。分。案。水。其。無。各。道。其。物。或。初。漸。而。甚。其。與。初。反。而。各。當。其。終。或。外。與。內。離。離。反。得。合。而。仍。分。其。用。此。非。非。物。

論之天。地。一。指。耶。自。非。絕。後。再。此。指。亦。是。數。語。通。曰。賢。者。貴。人。無。已。唯。才。作。性。不。止。德。曰。通。得。而。幾。矣。是。解。肌。通。曰。夫。德。極。成。山。後。學。情。懷。滿。市。曰。通。得。而。幾。矣。非。結。胸。滿。耶。不。見。道。直。須。大。地。火。發。始。得。通。求。道。由。非。孔。子。之。兩。行。盡。一。子。使。民。不。爭。各。用。所。長。非。非。子。

陶云莊以無是非處齊是非。看世人作胡孫。已作弄胡孫人。亦大倨侮矣。兩行即通一。郭云任天下是非為兩行者。錯無朕之宰。即無物之物也。各當其分。即公是也。

徐云公孫龍與莊同時。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似順便破之。

湘洲曰。不川寓庸。便是因。因便是天。天便是喪我。乘正曰。將謂適得而幾。為發皆中節耶。有時專精一路。全眼。用偏。事稱其能。各當其分。中和一也。

虛舟曰。無是非者如天。明是非者如日。此黃帝之

炮一

三十三

喻兩行一貫最切者也。誠如天明如日。仁如天。智如日。曾知天。即日日。即天。乎。莊生遮日以剔天耳。周南仲紹熙策曰。不能可否。而自為智。無所執守。而自為賢。乃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為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攷亭投。切切哉。林宗不臧否人物。而史雲鄙之。司馬徽三佳字。劉須溪取之。此亦兩行耶。時位然也。易包而決之。君相辨而容之。無喪無得。往往非非。則上收之化矣。杖云物物也。即本空也。不損人而益天。不益人而損天子。曰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舜執其

之兩行。每一。杖人。書云。波。便。善。中。更。難。便。其。說。此。是。陶。似。明。庭。仲。尼。一。氣。好。難。兒。各。在。性。情。妙。此。是。鄉。所。兩。行。通。一。乎。然。非。則。復。反。過。無。我。則。如。使。吾。文。再。打。恐。信。不。及。

以名則此物安不必究其自物也。裂。對。鏡。以。寫。照。要。非。成。而。何。則。本。後。行。以。為。屋。舍。非。毀。而。何。近。曰。指。通。人。編。會。遠。指。真。實。隔。岸。背。山。忘。卻。裡。中。白。飯。香。者。曰。真。認。指。頭。神。結。遠。近。皆。在。此。中。何。妨。隔。岸。背。山。俱。餐。屋。中。白。飯。與。人。飲。善。有。而。和。之。不。徹。琴。瑟。休。乎。天。地。作。道。

兩端兩行也。用其中于民。通一不用寓諸庸也。

一不可為也。故藏于不用而寓諸庸。乃勞神明而為之耶。故聖人和以是非。而約于兩行。揚過順天而張弛迭用。代明錯行之中。即是真。一曾知有子克家。太翁受享之為兩行耶。曾知政府宰御。紫微無為之兩行耶。曾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兩行耶。世出世法。知與無知。究竟無竟。莫不皆然。劈破三玄作兩邊。一任眾狙怒悅。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資。而復言無欲故靜。無亦朝四暮三耶。法行則知恩。無

亦先怒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立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茅耶。或問淡飯難甘。如何。曰。登山。火突難防。如何。曰。竈

門。欬。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炮一

三十四

之兩行。每一。杖人。書云。波。便。善。中。更。難。便。其。說。此。是。陶。似。明。庭。仲。尼。一。氣。好。難。兒。各。在。性。情。妙。此。是。鄉。所。兩。行。通。一。乎。然。非。則。復。反。過。無。我。則。如。使。吾。文。再。打。恐。信。不。及。





涉江曰日月星  
差次不齊而精  
以成時奇是具  
人必有非辯之  
辯言以聽較學  
者之邪正淺深  
何妨牛錄食器  
可叶律呂也耶  
聖人雖君子物  
果然易防生靈  
秤鐘無我見字  
斤八兩不相欺

法最輕云一切  
容輕是有餘說  
大品經云空是  
知本了名之爲  
遠若執爲了即  
名爲偏執子乃

以備後耶故意  
使人雖請耶取  
物破耶沛公入  
關請楚將亂而  
漢得天下且謂  
此是何因

開章與我方指  
出心風之狀乃  
起論曰大言非  
吹也三商因是

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以毛至秋而與

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欲在中間。又不肯

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

羅念菴曰。執感以爲心。卽不免于爲感所役。心無

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淆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

則斯亦不可得而欺。

許爭遠曰。立個是字。便有疆界。薛曰。無適焉者。極

炮一

三十七

處去不得云爾。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

物之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準不亂。準卽是神

法。位必混不得。豈賣無星秤子。教市偷耶。消心放

下。故澆一杓冷水耳。先言空。後言本空。夫言本空

者。謂不礙于正用也。旁窺繫鈴解鈴。遂以滑疑之

耀。造險雄謀。危矣哉。道理學問。則總殺之。茶毒詐

惡。則總赦之。相沿煉詐。煉佞。煉狠。煉潑。以爲迅峭

門庭。而且藉口于至理之弊。遂至于此。其奈之何。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其

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三簡以明正統  
萬且奈何故又  
總論之曰。夫道  
無封有驗者也  
春秋十日並四  
聖人懷之以天  
心學學。何用  
奮佛清和任時  
早施四喝可謂  
深血到此平懷

此中何等次第  
何等分曉。此皆  
和預者所履耶  
只爲根公辨駁  
其家  
此注聖人不論  
六合之外。恐引  
萬物以舉其所  
不能也。然則莊

子標本始之三  
等。是引萬物以  
舉其所不能者  
乎。聖則詳支。總  
真空以爲。是  
引萬物以舉其  
所不能者乎。六  
合之外。亦是一  
種分。其目問  
欲既無得以何  
者。爲外耶。佛氏  
能之。而又恣之  
分。頭只與兩。唯  
多少。人若不釋  
然何哉。  
郭正正月。可以  
悟易矣。李衷一  
曰。雖宜子見易  
象與象俱而欲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曠。甘讓。林希忠。曰。曠。曠

不足也。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炮一

三十八

欲伐宗。脗胥。放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于日者乎。性。害也。因。團也。

宗一。精一。皆放。十日。并照。火起。生風。德進。于日。言用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

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

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

外。而八眇。囿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爲

道無封。

之早知秋矣。雖往曰春秋律。其謂時之節乎。中也。天火下。水十。謂心必。于下學之學也。望遠曰東西。樂本。中。月中。則放小。只一空。如無。下。因。若山木一。奔。大。某。問。張。無。豈。曰。可。馬。光。何。人。張。曰。子。也。其。曰。公。為。何。論。他。後。曰。當。時。要。宜。做。天。論。曰。且。其。錄。錄。為。萬。世。作。物。論。人。是。

溫公曰。沱潛于江。榛楛于山。兼容之矣。莠于苗。冰于火。欲兼得乎。又曰。艸妨步。則雍之。本礙冠。則芟之。自此而外。皆並生于天地間。可以知聖人之懷。石篑曰。懷如懷諸侯。兼納而兩存之。薛曰。懷之一字。乃見斧鉞之下。無限慈悲。與狙公賦芋之意。豈不懸絕。集云。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衆妙之所出。特不知所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耳。豈待知之而後知乎。知既無知。辯且誰辯。心易曰。邵云。春秋聖人盡性之書。石齋曰。忠恕之

炮一

三十九

曰。余。正。惡。邪。之。心。與。生。俱。生。此。大。慧。之。在。秋。也。矣。以。未。流。胡。處。處。通。四。技。脚。跡。地。此。即。有。謂。無。謂。然。煩。有。謂。謂。疑。之。難。耶。特。地。打。亂。使。人。自。亂。統。此。一。篇。早。負。王。倪。

書莊子以一懷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非即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大定看他特地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衆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林遇風而聲則殊。肢骸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自己。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正經道理。自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正曰神聖葆光。因其秩序。統類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世家。括論語。大有見處。紱子貢不可聞。顏淵喟然二段。乃紱獲麟作春秋。鄧定字曰。若他人作。必紱兩段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孔子學易。後乃作春秋。正是行起而解滅也。可信。春秋懷之同患。至密。方圓一際。

炮一

四十

莊子到今。全說打油。矣。只。望。非。知。只。管。非。若。意。見。惡。道。無。伯。玉。曰。厭。飲。之。後。惟。恐。其。不。持。去。忽。得。極。皮。湯。一。發。反。擊。腹。口。燥。脾。耳。但。空。心。服。之。亦。須。至。高。之。氣。人。須。以。時。消。息。之。自。願。氣。何。如。可。也。笑。曰。既。苦。世。則。是。非。又。苦。出。世。則。是。非。辨。可。結。高。依。然。死。水。余。之。何。說。極。皮。湯。後。請。諸。賢。察。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郭云。無心而不住。故曰神。寄物而行。非我動也。故曰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死。故曰騎日月。夫惟無

傳云。則則則。則未是試思莊。子妻人齊他。...

州州焉。云知。而無知。不是不。知而說無知。...

觀我氏知。飛。虫引。陳月光中。道是仙。...

合耳。卻來。帶。聖人。置其。滑。...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故能與變爲體而生。死若一。

劉云。從淺入深。由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林云。既曰我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更妙。蓋謂不自知。便是真知之體。非謂經務之不用知也。般若無知者。無所不知。非無知也。一眞法界。比量皆是現量。疑至不疑。歷然寂定。

炮一

四十一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隘。合置其滑。...

藥地炮莊

字或一日。東坡。以萬尺。則其。...

然曰。世間。...

劉云有謂無謂中間也。中間遊處也。此八箇字。足盡一部南華之妙處。纔說無是非。便商量到天遊。然亦別無妙道。參萬歲而一成純耳。參萬歲者。一念萬年也。是立論骨髓。至此說破。又不欲作自了漢。故曰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謂以此包裹之也。

唐云。衆人役于知。聖人置其滑潘而忘之。

愚曰。以隸相尊者。乾五大人。各從其類。管子曰。鼓之有棹。擗搗則擊。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以隸相尊。卽因是已之說也。

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炮一

四十二

也。...

二一六九一

參修伊。還是  
清心保惜耶  
莊子果一死生  
耶何故著非耶  
人知解耶佛有  
情類。人地。疑  
恰是知非便否  
可惜竟無知其  
解者說說無知  
化胡說依然有  
亦出青蠅

各各不相知否  
而即這解各各  
有爲用。其一一  
猶及此一大反  
河詳述者何限  
明時。其向與理  
發少中欺

謂云我與若與  
人而情待。彼  
又何人則爲有  
仁是俱結成幻  
坑。世界主權  
指曰公榮飲酒  
指從此脫胎  
愚曰。其其三個  
人。備出四科。種  
樂。府。敢。中。香。意  
解。愈。不。石  
山。谷。東。坡。官。虎  
溪。之。三。更。而。干  
子。天。辨。其。非。幾  
呼。也。曰。是。何。音  
多。見。陶。陸。遠。公  
之。真。身。相。相。其  
笑。無。聲。也。耶

之類皆法也。其  
懶作。保。信。保。

林云。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樂廣之對。未爲深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言。則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亦有夢。是故佛法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吾誰使正之。使同。

炮一

四十三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劉云。妙在彼也。邪。五字。彼字。本無所指。著此冷語。令人悟入。林以爲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邪。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莊子不能照合。副墨曰。上既言萬世知其解。因此又作一番滑疑。

周禮。東。禮。禮。禮  
王。禮。中。起。禮  
竹。下。忘。知。化。禮  
相。待。不。相。待。禮  
無。辨。耶

謂云。振于無竟  
成。身。在。此。安。身  
在。此。降。口。有。一  
轉。語。移。來。作。頂  
揭。揭。揭。揭。上。不  
隨。而。然。機

持。指。正。伸。時。伸  
亦。無。持。不。知。除  
史。正。善。善。時。指  
待。心。心。心。待。指  
耶。張。元。長。口。卓  
老。七。十。五。筆。墨  
宮。劉。亦。自。笑。何  
爲。解。東。坡。學。士  
院。中。書。平。時。交  
道。風。良。品。亦。懷  
新。百。十。紙。通。街  
龜。給。與。見。此。宜  
欲。何。爲。故。但。是  
不。可。已

曰。同。在。化。覺  
物。我。懸。然。有。無  
懸。然。皆。空。空。耶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死生。是非。蕩而爲一。至理暢于無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炮一

四十四

乃無作無爲之端倪。正曰。聖人著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而卽以應該爲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幾幾。皆是相待。卽是絕待。此莊子喉中旨。惟其曼衍。不妨卮。寓滑滑。

莫認着耳根。圓通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化物。化聲。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卽是合。物。物。已耳。雖寓于滑滑。卻不滑滑。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原也。其管陶而  
曰。無改回。惡識  
在大方曰。影以  
顯光。而如形之  
影。非地也。神上  
影。影以起。痛短  
影。影以中人  
是則去身之物  
亦亦則身也耶。

劉曰。人必存  
上較。為知山  
窮水盡。而憐一  
語。翻卻從前  
多語。情必有分  
矣。  
然曰。不落不昧  
早火。非此野狐  
語。人不知。空下

飯與上地。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隱之歸  
曰。載是一車  
見家負。先復  
之。後脫之。強  
匪寇。則住過  
則則吉。  
還家之狗。然  
人牛。俱失矣。駭  
曰。天不可與  
慮。遠不可與謀。  
德安。產魚之。施  
欲。或。與。之。魂  
其。以。胡。蝶。之。影  
按。落。其。影。之。位  
何如。

奇。想。命。見。以。奇  
寫。其。百。牛。之。鳴

然者邪。吾待蛇蚘。蝸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蛇蚘。可以行。蝸翼。可以下。則。

劉云。待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寔無所待。則  
俱空。

潛艸曰。蘇子瞻令叔黨摹其影。不施眉目。而觀者  
知其為子瞻。以燈取影。而神出焉。此叔黨之妙也。

莊子是畫至誠之影者也。後來襲取此筆。以賣畫  
何異塗鴉。而夸張顛。

薛曰。添此一喻。亦非偶然。寓諸無竟。猶嫌未是。則  
絕。尚屬分別影事。此論主乎白。掃蕩耳。消歸物化

方了。

涉江曰。若倚物化。又是一病。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  
之謂物化。栩栩。有。形。說。也。

郭云。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  
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  
存。故昨日之夢。干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

天台宗曰。華嚴問教。兼別教。而明眼者曰。別即是

晴天之雨。則人  
捨新消。則忙人  
切莫。勤會。邪天  
門曰。幾向華山  
求一。雙。黑。相。維  
裝。情。高。舉  
謂曰。萬。歲。無。機。賊  
人。天。同。息。一。光  
所謂。世界。業。白  
是。謂。天。即。命。任  
後。探。主。律。律。聖  
所。半。四。始。根。成  
意。仰。早。謂。當。請  
石。門。曰。為。是。不  
由。而。照。之。以。天  
將。請。打。陣。肉。眼  
而。近。則。摩。訶。訶  
摩。眼。耶。為。是。不  
出。而。滿。諸。諸。將  
前。打。陣。四。眼

而。還。已。雙。眼。耶  
文。新。曰。已。逐。入  
刻。胡。蝶。笑。汝。久  
矣。  
或。問。把。住。如何  
曰。客。在。我。手。裏  
放。行。如何。曰。脚  
在。你。肚。下。把。住  
中。放。行。曰。上。眼  
絲。毫。全。得。力。放  
行。中。把。住。曰。過  
溪。石。多。不。存。停  
且。問。不。把。不。放  
如何。受。用。曰。天  
以。真。則。草。菓。正  
地。通。通。息。自。其  
謂。  
月。曰。既。入。夢。境  
更。問。誰。是。真。然  
非。一。切。抹。消。淨

圓何妨于莊子。末後句中。喝破影事之病。  
杖云。化聲化影。化物不相待也。蝶不待周。周不待  
蝶。夢不待覺。覺不待夢。此莊生不知吾何以喪我  
而物亦不知何以自化也。罔兩問景。翻恨造物冥  
然無知。且與潑墨。

石塘子曰。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  
奇。以盡變相爭。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自氏。當  
化書以從我。曾子固曰。周末方術。各得一偏。私智  
蓋起。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李本寧曰。劉子玄因仲任問孔。而工訶古人。拙于

用。已莊生齊物論。翻空以息衆論。而後明環中寓  
庸。春秋懷之。其曰。議止于極。物定語也。句非正經  
而知物。則雖託于無得。無失。又孰知其所矜。所諱。  
耶。三一曰。物論不過同異統類。有無而已。湯若士  
曰。理爾勢。爾情。爾潛。艸曰。人知情勢為至理。抑知  
轉情勢之至理乎。眉公曰。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  
旨詳。蓋統不礙類也。焦弱侯曰。孔明器即道。老明  
有即無。佛明色即空。二氏之長。皆易所有。心自本  
無。則言者誤之耳。藥地炮至此。曰。維世重紀綱。遂  
功言權變。凡夫聽理。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貪顛

炮一  
四十五

炮一  
四十六

炮一  
四十七

炮一  
四十八

炮一  
四十九

藥地炮莊

倒達人遺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欺者據物  
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突出  
難辨硬掃亦痴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  
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  
夢話所惑亂矣眞具眼者試齊齊看

炮一

四十七

是問兩行貞一不肯子曰智時閱此論謹識之以  
終卷

終卷

埋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楞嚴轉物皆無心異  
同也學者自既不足非創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閱  
恐人知不則弁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  
塵無所附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  
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  
此莊所以齊物也非格莫轉非轉莫齊非齊莫格  
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  
世繩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肯男中通記

註

身心處萬世之  
安樂依乎天理  
第一神丹也  
人人欲過而今  
以得手足者不  
忘講聖者所計  
內還父母者合  
作火把推不享  
此靈門照此燈  
靈試問外生靈  
生安生主在甚  
處處一掃孤負  
肯肯不皆正解  
硬作上張龍刀  
堪作此一燒好  
冷笑曰現逃不  
過生緣忽聽見  
說我觀盡半成  
若放得一半

炮一

一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  
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  
命輕命滅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  
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教養之  
主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  
藏消盡善惡名刑邵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  
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  
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  
此白己問目之歎卻乎願曰養正則吉

藥地炮莊卷之二

-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學人弘智集
-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  
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詞之謂養生  
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  
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  
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開書曼衍

春浮行者  
蕭伯升啟

越世出世世間  
主中更有主在  
有爲無爲雙破  
幸得曾字隱緣  
有時道四大爲  
身將以破血氣  
之執那而執者  
斷斷有時道身  
外無餘將以破  
會身及心之執  
那而執者生家  
聖人合天下爲





本自食其何如  
養生用數之一  
刀順何如生即  
無生之靈刀耶  
五味在和醃鹹  
俱化饒湯湯家  
恰好遊刀

依乎天理刀解  
中節林然為感  
四顧善處你不  
這位講學先生  
家師蘇地自牛  
了也  
杖云說其所以  
觀其所自察其  
所安入焉嘆說  
口斷全牛矣不  
是謂而先覺官  
止神行矣且覺

短續納皮角不  
妨吞齒九牛毛  
杖曰是刀還有  
利鈍也無若善  
用雖柔刀竹刀  
亦具神解不見  
道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而或三  
種好深而成三  
連五中是說對  
運動刀甚微善  
刀而藏備獨水  
火何始有浮諸  
人委識此刀解  
皆總中取取  
吹毛用了急須  
勝與善刀而重  
之難利難鈍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養傳天下

人心續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達孝何如耶

方知孝經是金剛酬水火鬼神沒奈他何兵刑地

獄豈能比其迅利大經細經皆明可悟常統常變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sub>記</sub>書<sub>記</sub>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炮一

四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

為恍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謔然已解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皮骨相離聲結然聲大于刀也既許成始樂事也謂  
間也既空也自著竹肉也聲聲結處也既人骨也十

親獲氏頌曰解  
得千牛刀不出  
到頭須解刀  
繩斷開了卻來  
事畢纔歸屋兒  
見法王

老子治大國若  
烹小鮮陳中宰  
天下亦如是肉  
庖丁好道許用  
解刀上事文公  
雖有悟處止見  
一處養生之牛  
何曾多見  
入水不濕入火  
不熱恢恢遊刀  
濤江善緣木世  
從開過竟做盤  
可與在場開眼  
未知將何妙子

九年以十年為幸而用之  
九年言其久也剛砥石也

炮一

五

全牛是智眼有間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于

胸中者也通身芭蕉剝而不壞其間安在惟刃知

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刃之地與時偕

行喫緊在善刀一語時時緣經即時時奉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者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公文姓姓軒

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自放于清曠

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批地便是騎牛  
出關那裏須一  
解  
杖曰俱眼能覺  
指頭耳竅能吹  
和毛又誰知其  
神遊王而不善  
感感一刀與  
漸斷矣頭四  
當三  
雖然去千萬萬  
無無神靈亮生  
古其出善乎然  
其正委問他天  
地一變也最建  
住那裏去  
生獨一東古今  
祭文頓覺作鐘  
鳴鳴諸神客若  
以解讀其

友部是讀數不及

曹大文曰這便  
便是教者天  
竹園地大十  
人只念教者  
羅觀世何不  
念教安樂樂  
世安樂二字  
今古北學一  
廟通即使推  
故現出許多  
火刀兵生吞  
刺是個便手  
此處轉身翻  
前一姑信第  
冤家即是第  
想入然然中  
打一命便使  
一冤計點便

不見人上燒  
航臨倒落如  
不許殺誰人  
恨裏下脚耶  
杖曰哭者以  
或謂前者以  
或謂前者以  
雖然如謂老  
所以解世人  
何言不足解  
已解解矣又  
解知之者看  
依然不是也  
願隨緣一付  
以須處地手  
足膝始得  
迷句曰新盡  
何以得傳直  
且生向死中  
猛然出姑得

陶云十步方一噉百步方一飲防忠周慎豈期畜

樊中哉雖王不善也何若無心順物乎

集云驚問者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然潛漢安于

所遇之偶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者言無損于我

之本來面目也

袁小修曰陶徵士云田間豈不苦庶無異患于此

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為有問右師以介獨而全天一

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恍然之戒有誰肯顧不妨

驚之庶幾稍慎其獨耳依然收歸弔哭嗚呼哀哉

炮

六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云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

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愚曰弟子為不

春可憐生若依  
他誠更燃之覺  
不計其氣力  
有謂形為薪神  
為火者有謂事  
為薪即為火者  
有謂火無薪則  
滅者有謂薪  
則火滅而無體  
之火不滅者有  
謂火滿空中而  
用光必在得薪  
者但謂薪刀切  
沒而增之若不知  
薪折而自不知  
薪折又何能知  
薪折乎

焦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

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喪終期都盡可

乎然舍生趨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

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

金不出乎爐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

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反哉知死生

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嘗有生死

方為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款薪盡火傳如楞嚴

波斯匿王不妨淺解

炮

七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懷之養生

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名

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肯綮

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

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賄

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諧樂毅而以騎劫代入

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

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姪不附姑

入武墨之間也李愬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

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問可入投筆定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臥龍定三分而不足藏器  
于身者胸臆有氣眉宇有色吾意所至而人備焉  
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莊生周末四顧無  
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縣解者生死無涉也指窮  
于為薪是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火傳是緣  
督之經天地雖覆墜乎近我原冥極而無知也

三一曰不知其盡故哀樂不能入學薪不厭而  
神之火傳焉事究竟堅固堯舜至今在世人戀肉  
我不知此心互古今外道煉識陰以賊蟻蝨看破

炮二

八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曰及盡今時野同曰滿空皆  
火物物之生機皆火也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用  
而有焚害之禍雖內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置  
竈與缸以用之倫物協茲之竈夫非即即即藏者  
乎別言天命者神不可知之目總也別言性者心  
不自知之平泯也其實流行一切中聖人表此心  
之條理用中于民物物不過乎物斯中節而兩忘  
矣貪慾忿諍則蔽斷而鋼之則蔽常人遵法安心  
可耳凌高者執偏闕勝昧于秩序而匿不可知以  
販語乎滿其首不知極也滿其尾不知節也

念口不知其盡也一句猶然再  
不犯于既已成  
神賦之解見如  
見更預可神我  
之類見常見四  
顯之乃神于背  
練者于來丹衣  
聖人于畜萬世  
之生即以五世  
之生自食其主  
批夫聊理隨緣  
運轉不知其盡  
各安自盡所以  
時手樂為其樂  
不能入之樂時  
字長為其樂不  
能入之以樂則  
安其亦樂也其  
同思者其各別

念口不知其盡也一句猶然再  
不犯于既已成  
神賦之解見如  
見更預可神我  
之類見常見四  
顯之乃神于背  
練者于來丹衣  
聖人于畜萬世  
之生即以五世  
之生自食其主  
批夫聊理隨緣  
運轉不知其盡  
各安自盡所以  
時手樂為其樂  
不能入之樂時  
字長為其樂不  
能入之以樂則  
安其亦樂也其  
同思者其各別

人間世第四

三一曰莊叟以無為自然為宗以逍遙為趣  
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偽使免  
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

黎久曰敬身寡欲而不必逃乎生死者數也  
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免于興亡者數也  
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  
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  
時還解壽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問世耶將有不落天

炮二

九

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化書別構一天地  
祇溢言耶法界量滅乃可語禪無禪可語止  
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緣因何世可出乎因  
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然非窮盡安能不惑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樂地語曰易難  
險阻平地風波  
御由迷陽如何  
卜尤難知童子  
命差則知是竟  
危者耶虎皮說  
只為心使讓  
歸能不擇地自  
無實及掃屋漏  
致虛虛開明空  
說天說也是事  
不得已到原醫  
門多扶梁牛招  
新似此五加難  
免刀痕不若火  
除其薪火

詳曰以法歌斯  
在之人忽思釋  
冠之教是何心  
行孟子曰萬機  
和子同道恰是  
與道子一筆開  
山曰生死  
之關一轉即了  
人間之事都川  
即轉今有以了  
生死而輕用不  
見其者皆此

魏晉書 劉云未達人氣 四字未易以言 德和知人未嘗 水七起居自不 相入廣中修法 先以衣投水可 惠厚云未達人 心四路是聖賢 身處關通有用 之言名知者世 之所用也指為 內器最曉人 應曰君它連用 四備且字情勢 易感非一編 孟莊與足通關 諸君以非作 此 况乎寄情者 魏晉書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

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

出乎哉。德蕩乎名。知乎出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江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彌以仁義繩墨之

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菑若菑。菑野無

須溪曰。存諸己者如神明。人自來叩。不言而信矣。

故反獲進之以道。曰未定者。猶言自家未玲瓏。洒

脫在何暇及它。

大學釋論申藏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

諫。卿等亦納諫否。德宗問李泌曰。直使朕胸懷自

盡。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喜得卿也。邱惲之諷廢立

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巡。豈同薛廣德。袁褰楓窗

曰。石介茅拔距脫之詩。韓范于闐鄉聞之。拊股曰。

怪鬼壞之。可見藏身不怨。安能喻人。徒令鬪捷耳。

杖云。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為首。見非聖人不易

處。此人間。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藐

姑射。即在曲肱簞瓢裏麼。

藥地炮莊

更公憐為欠。 魯自負身能致 命且從齊飛得 神方

乘人顯捷四字 密機十二擒蒸 第十之狀曾盡 于此矣。以惟王 公以之拒諫。遂 流亦用之以。 知因其性以然 之相。之。皆 具奈何

須曰必有以也 一語其妙既已 極言之。又從各 往復使其自悟 自吐窮盡其 意然後下錯疑

屋曰將以時 則來為世則以 不懼為出世乎 權乘為世則以 退老淡為出世 世乎伊周入世 則孔顏出世乎 約而言之。則思 為入世。則與世 為出世。更約 而論之。有心為 入世。則無心為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藥也。如云年壯行獨。輕用其

國。蓋為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一劑。舉龍逢比干。以

下拂上。蓋為忠才不善用者。繆刺一針。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為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

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

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

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管以

語我來。人曰。國名。今京地。郭時宅。無

宏甫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達老莊之術。

才識相配。必本領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

以不虧。疎其氣。非的然以為美。遂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淺

深為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欲致禍而反若

可喜。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雜揉。皆緣于不得



且此一頓實應  
此人附錄

此是微急極樂  
切及口腹  
許家梅屋樓  
曰傳孟學標  
欲則肯今人學  
孔融情不能到  
曰心學清標  
曰耳學正賢  
莊生聞此決定  
覺也

羅一口使民如  
承大德後以  
帝立附標之  
備非細故也  
可度思有知不  
可度思之為心  
者乎或問傳  
大士曰諸生須  
是般般始安  
居夫齋戒放生  
與救生之說不  
相及耶曰曰自  
樂道曰知不二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

郭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

焦曰人心自止橫執以為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驚千里即供默山林祗滋其擾耳本義曰氣非志帥氣之氣符者看如氣候之將至隱然中為之動止于符則隱者亦不復覺矣

杖云氣也者外其心志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神靈而不昧者也

炮一 十四

北山錄曰求那跋摩告宋文帝云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風雨順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匹夫有願挽回仁心則從齋戒始元伊世珍曰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即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入道易天隱子以齋戒為漸門之首袁小修曰楞伽是達摩印心之言諄諄戒肉豈謂悟大乘者無用此粗戒為乎先祖廷尉公示齋戒屏曰神明其德即是齋戒燦燦願諶矧可敦思人間世發揮蓋本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是一宅耶是無實耶臨濟曰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途中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且道是一字是半地

郭云入遊其樊謂放于自得之場當于實而止入

則鳴譬宮商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强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偽

劉云絕迹易此妙語也難可別解至于無行地則絕跡不足言矣化處自然且不涉方便而何嫌忌之有虛室生白又從知見上形容那無知見處俛仰萬里不疾而速政應集虛諸家以坐馳為非非本旨也又曰無門無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樊者外也

炮一 十五

年海實  
結結家深滿地  
生樂然林立皆  
安名無門無毒  
會實否神樂到  
口知重輕名選  
其名本自在入  
遊其樂使不怪  
心止于符感何  
破山川離接無  
人解郭子曰白  
自然之報細故  
難偽聞此甚深  
化理為妙乎只  
恐粗者相欺依  
然無



叔孫氏請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元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傳君聘之元倉子曰傳之者安我能視能易耳目之用得君曰吾滋疑矣洞山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去聞時始得知有知者乎聖聖非符也聖聖其聖可以知符若執以爲道又是聖聖極文正

公曰老樹樹影雨青山終不立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譚云狗耳目而外心知着內通二字方可與語正曰善分別子第一義而不動豈必墮黜作死馬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善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交圓卽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聳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睿知

炮一

十六

神武不殺其無毒乎顏子之衛一請亦是冷灰爆豆政搔着孔子癢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鎚百鍛迸出火星四燦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遠授記宜其喟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恩大難酬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狗耳目而外心知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證上吉祥止止爲帝王爲仙佛豈更別有秘密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高名子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僞可憂始此矣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

炮一

十七

亦然姑以進退存亡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今時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盡夫心而聲律身度矣荆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充之則爲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水不敢輕自放過問得婉痛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指天指地排場早以後來漢漢久

射即生死方了  
得會說脚手不  
起一念萬公曰  
黑月白月須臾  
在子端  
聖德實統三昧  
以從奉其君子  
驗其父以宗官  
曾知自事其心  
與行事忘身之  
為自性戒邪十  
字街頭特制惟  
有石獅子自致  
水當器水離上  
曰惟許竹籃  
兒全備活脫何  
聖至此說事可  
矣  
王元美曰莊子  
靈寶之弟子

能行之精神曰  
莊子以利器能  
其體定嚴有不  
能安道能以弱  
能行之體始甘  
則淨思忠孝  
方知大覺金仙  
事竟寧則止曼  
移心一句到實  
行而夫子其行  
可矣文成公曰  
人定天無事心  
消鬼不礙山  
山頂上巖杖有  
誰知  
遠人丁歷多以  
俗利利亦才士  
形容顯必作  
投結離離復耶  
况神風乎如是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于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別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卽心是帝。至聖至明。瞞味他。

炮一

十八

不得無可奈何。非衰颯也。慷慨明達。談笑有餘。黃文成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落生死。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杖云：此篇逗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驗。矩而處世。又何義命之能奪。此真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警痛沉切。子其行矣。決斷臣子之心。斬釘截鐵。非前後測度之言所能及。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藥地炮莊

謂門口必忍  
老巧制人  
不  
幼安語性  
君平以下  
為人傳之本  
一字  
張橫渠老子  
曰立言者  
風聲如雷  
莫莫風聲  
曰早知解  
問世下知  
不許小  
曰船師從  
碎去中  
指與公笑  
不似  
大川

謂文深  
命反激  
機得不  
奇勢所  
危幾真  
之教人  
而政之  
也蓋于  
記傳德  
矯矯然  
免姓來  
李維仁  
教人而  
殺何也  
長之  
子之  
彼皆且  
詞奇  
吼不  
山一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潛艸曰：人間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曰：明不觸物。孔子惡訐。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味此幾。維仲素曰：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慳。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所知。若辨者惜短。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張橫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尤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視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覆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褊急。誦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懷渙然。視世間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裕資深。陸子壽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語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炮二

十九

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語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語通變。學道自不妄語。始旨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真是州里蠻貊之大輿。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杖云。此中便自有正有偏。有權有實。就中道破其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誰謂莊叟絕物棄世。不近人情。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譚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真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勸成與美成在久。俱徹隨名。言忿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二。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弗然。並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斃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上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卽致命也。

顏園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錯雜與明如日

炮二

二十一

竭焉

杖云。與無方。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因葉亦明矣。水曰。蓋十世為高僧。忽一日。以人而獲報之。嗚呼。高僧亦若。乃極其。核太至乎。已不得。此。田。力。為。不知其然。其所終。洋。近。入。不。打。火。中。不。打。兒。且。得。一。年。通。乘。不。用。物。程。不。及。要。真。食。火。重。罪。

為者而非道花  
若門耶慈曰若  
小悟之入于  
無礙猶是一體  
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

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天殺如日天生則薄人也則顯

呂曰與之為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于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因機點化勇貨亦可導之何非無厚入有間乎葉秉敬曰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子曰賜能敏而不能詘

炮一

二十二

故曰那能到你  
形狀心如此中  
須具殺活不離  
為之教人而不

師能莊而不能同子長紀于貢作說客殆戰國托之歟能詘能同則就不入和不出也鬼迴曰以簡傲為高諂諛為禮刻薄為聰明闒茸為寬大肯失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耶陳于陞曰天下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上醒醒富貴止如醉人酒風正可耐一餉耳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欵枕看兒戲集云天生通身殺氣適足以知人之過此世上聰明刻薄奇險人病症最是難醫莫若就莫若和去

致于人如得其  
符而後發其  
且使妖怪為我  
驅使始抄不則  
此人問世不身  
處也覺範與受  
中流用樂少句  
曰風濤兩岸人  
皆得但覺中流  
安得高

其縱然抗立之形也復曰不欲入不欲出微乎微乎其德天殺一旦彼且為嬰兒忽然露出赤子之本來漸到無町無崖談何容易所以至此者俱攝在正汝身三字內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佛言直心是道場黃貞父曰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圓應萬務直非徑情之直也此篇難言情狀無不寫出如佛度世多少方便蓋蓮老能使南子識其車音自信正身經驗湘洲曰子革引祈招告楚靈正是嬰兒達無疵法或問戒慎正身尚管帶否曰若管帶有礙則穿衣

炮一

二十三

行地治世行乎  
所無事是無事  
戒中應十七個  
金剛只消常不  
輕一拜知化無  
倚本自無妄只  
為我見師心便  
難逢入  
以順用道者密  
以養用殺者神  
先以欲釣未後  
合入佛智者必  
有以殺其好惡  
而轉之虎不可  
以籠車馬不必  
以鬼龍真以侍  
者二空徒貪神  
破失其所養則  
為供養將謂奉  
佛行只是空

喫飯亦有礙矣杖云入于無疵一語是九轉靈丹隨機利導如禹治水行所無事可以殺其奔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不則流為揣摩縱橫之術矣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屨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邪名號詳錄

黃山谷曰：養虎牧羊，是謂觀其所養。解牛承蠅，是謂觀其自養。所養盡物之性，自養盡己之性。陶云：傳其常情，無傳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健之秘密法也。精于世故至此，譚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下意折，不為忘身二字增長粗直。

德山塵談曰：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以民情為矩，安得不平。

杖云：養馬者，正如保赤子，雖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使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懼其不為。

炮一

二十四

缺銜毀首碎胸者，幾希。妙哉斯言，誦至此，令人下泣。因見絜矩之道，非止慎獨一樞，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禹下車而泣，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可以思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視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常見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

見夢夢夢甚奇  
風塵牛馬總以  
胡蝶夢之不知  
說胡蝶夢病  
症作如何夢  
相則曰：莊子  
乘彼白雲，手  
持以爲泥手  
確據武當山持  
曰：地時所而去  
起得此山名可  
惜世人不肯看  
之，強明別何持  
曰：情成則術練  
奇功垂不成斯  
人雖已沒千載  
有餘情，幾幾生  
文公著錄于  
白雲洞內，固不

性以非孔子，故  
夫之舟，下頭  
子則不足為矣  
或問孔子此莊  
子何如曰：若人  
通得此理，能善  
解的心，方許見  
得孔子笑，若曰  
彼亦直寄焉

且也若謂子也  
皆物也，奈何說  
其相物也，一句  
中四字也，一處  
字式，合說起  
高聲下山虎，跌  
成地，調聲，聲  
子自作，水當絕  
後再聽，歌自不  
得，幾死乃今得

之，是問曰：曰，解  
時，味水，身身處  
引見，莊子，地

亦用子，其已，極  
無人，問，傍，道  
悉實，九，淵，深，指  
示，六，方，不，用，其  
機，有，知，其，言，者

炮一

二十九

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于於文木耶？夫桓、梨、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

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劉云：兩段若榘，而致致各自一趣。橫看成嶺，仄看成峯，溪迴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推開物莫不然。一語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芘其所藏。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為棟梁，俯而視其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為棟梁，俯而視其

保羅俄俄及  
道傍之樹張雷  
勢狀遠達千年  
之桑不材果解  
何以免此  
且如腐門對祭  
則其祥不祥是  
神不神野老不  
知楚齊方擊擊  
打鼓祭江神  
謂曰自嗟乎以  
下豈出神人以  
此一切掉脚似  
了不了令人深  
思自香山曰無  
事日月長不顯  
天地間  
半若山下大松  
高百餘尺近開  
雙牛大明佛樹

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嗚呼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隨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炮一

二十六

不肖行一以粉  
神一神地以爲  
神像享村樹往  
往靈香供以  
爲神人皆信  
之乎此生所  
貴神人其天  
年者勝在此二  
者之外焉  
升靈曰王右軍  
忠讓其深可惜  
爲法所推伯  
敬口行氣之以  
爲法支神神  
虎頭之木葉支  
離也竹園句曰  
大地偏心久托  
靈靈繞白首下  
社始支離離神  
人間世感神人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爲之視聽。爲之聽知。爲之謀勇。爲之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劉禹錫因論曰。樂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樑賢。惟理所以。曾何膠于域也。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辭。踏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支離疏者。隨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子。指天。五管在上。兩臂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篋播

藥地炮莊

間有世無  
亦左中口尼出  
環能仁轉輪  
正於下右熱  
故有如神  
赴湯蹈火之  
若如世人只作  
自了漢不但世  
界無人維持彼  
實士失職而不  
事其將將  
笑窮曰。此生止  
謂無其方。勿  
伏大匠。亦正  
爲其士作。諸  
其是公武。曰五  
宗烈于瓜。割之  
世上無可奈何  
而笑者。也。笑  
窮曰。

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杖云。支離亦傲人間世乎。非傷盡偷心者。孰能知之。此處莊生自寓。亦爲孔子寫真。誰識孔子是能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挫鍼治繲。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篋。播其精。刪定爲聖之大成哉。

炮一

二十七

後曰孔子言以  
不見周公與不  
見鳳鳥爲吾世  
世降今世社卻  
以現見孔子呼  
爲鳳兮爲德  
而此言此亦于  
古知已一奇會  
不然何知其言  
行卻曲而不傷  
于足之福環哉  
來世世世  
語一句更明  
既上天風何上  
地河地化爲洛

王石攻曰。薛文清極讚魯齋。整菴特救脂。殺耳。榛蕪中有人支離而播羣聖之精。其功不小。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二一七〇七

龜龍進象神  
馬竹知此無異  
飛耶竹知此無  
首而見耶

尼山款識為不  
十如小他識聖  
前驅蘇李款別  
昔來見都朱發  
深交和可呼賦  
誰知其無用之  
用耶遂公曰澄  
公其以季龍為  
海國為乎然則  
留板之亦松韻  
氣之無山皆支  
雖其所以而以  
其誠其用其途  
直也曰郭伏大  
巧人不能化良  
誠讓自林曰子

房自且留何不  
立轉後只此一  
鳴又不可少主  
介節晚年曰無  
人壽請劉老德  
開介求田意越  
尚今亮翁謂于  
我以精核藏身  
又取胡廣與帝  
樂老而轉俗確  
阿之曰勿為所  
語以此一呵又  
不可少方款聖  
好遊遊不得與  
于本色真原讓  
然無極世人不  
悟漁父為船平  
之化身又豈知  
楚狂為尼山之  
後林射耶

二、接與吳者、述神、朱子以為、東、以、  
大、是、乘、利、用、曰、述、陽、陽、其、明、也、御、論、長、編、說、

弋說曰人問世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  
人問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  
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利齒道自  
已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樸惡木也

孫淇澳曰人當患難非寥廓不足以自消其心宋  
虎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  
輩覺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  
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  
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相軋之衝道在我

炮一

二十八

位不在我賢豪不相師而相夷凶人不容而相  
制又不能決其藩也將潛則以立異營之將見則  
以干譽議之弗援弗推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  
不怨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  
遜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  
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舍進德修業亦無它法  
也故孔子諄諄焉不龍而處惟潛无咎惟友可潛  
老莊潛者也人生末世早知其意正己晏逝亦省  
是非

杖曰首尾皆述孔子正謂道德志行栖栖周流不

真山谷曰以出  
觀世以字觀人  
問三藏五燈  
佛一覺已爾故  
問如何是字曰  
六合方圓在如  
可見而曰一生  
風火輪如何是  
牛馬合曰十文  
中野一空頭德  
曰此猶是無礙  
命則或問個全  
人則世作生牛  
安曰船了直帆

能少展此深于痛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  
德不可強試于世莫若如不材支離寓社寓疾以  
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  
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  
以此自寓其神以轉移此人問世哉又云三代之  
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  
虧郭子玄曲為之解爭奈舌短不能高揮大棘何  
聖賢出處密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  
自疑自悟耶

炮一

二十九

衰風作歌於接輿懷德而為懷刑之懼是知世衰  
道降如彼艸木禽鳥日從箭鋒劍鏗中全身遠害  
可為寒心安得不別搆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  
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  
耳桓宣武遠征還語劉真長曰垂長衣談清言竟  
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討求松桂吾輩自安其無用  
之用可耳狂瀾既倒砥柱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  
未可以裝束單急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  
無計領略江山自有人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真  
法界吾師乎

法界吾師乎



樂地曰是其猶  
道符道符從  
得德影恐認不  
真不免笑而舞  
舞自供玩弄白  
靈與五福曰不  
及一籌汝怕人  
笑矣乘貨士出  
門切口萬一不  
合意永爲世笑  
之達人亦怕人  
笑耶打在那裏  
低頭睡也  
水中泥塊既洗  
不請願成英雄  
欺人又爲佛補  
所誤還須自己  
一尤單道如何  
是與血口  
以公來世見

孔子兩脚和車  
輪是行天下何  
曾見孔子如凡  
者不勤魯國實  
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足  
跡命物之化以  
守其宗如始歸  
而奔枝絕也  
哉此莊子拈出  
孔子之法身而  
形容其化身所  
謂中魯國者誰  
乎將引天下而  
從之者誰乎莊  
子化裝爲胡  
蝶又化胡蝶爲  
王貽孔子不知  
王貽孔子又化  
爲誰哉人于此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充。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剔醒皮相一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惑人久矣。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炮一

杖曰。予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迴出千古。一篇中重疊拈出種種。敗缺不堪。爲天人所共弃者。與孔老人主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深意。于此窺見。則內外雜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少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寔寔。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脉。不至斷絕。眞如五家別唱。賺殺天下人。皆不得已。成此機用。豈好爲奇特。欺籠萬世哉。究

少不得一喝

凌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曲盡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譚云。不教不議。虛往寔歸。師友之間。必有此一段

炮二

意思方深厚。雖然。倘有人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劉云。不與之遺。遺外也。立無假。鳥所待也。坐際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州使館登殿出  
入九軍若疑別  
人得成龍鳳  
頭一極滑胆胡  
喝止是深捕際  
覆耳  
笑曰充其全行  
宗是阿物事集  
守中孚正好推  
脚方許一串編  
脚子走通街頭  
九軍視道土為  
布袋此則與天  
驚也此難此後  
最大人不知退  
或且蘇下邊急  
孔慈曰此恐結  
會不少  
杖曰這几子初  
能信手攀隨脚

賜子產以大象  
一册投泥三脚  
供陪裝莊費亦  
善子扶弱不扶  
強  
愚曰王生日張  
廷尉結繩正衣  
編出朝廷公卿  
脚踏黃石殿下  
一隻履正欲使  
定古今兼錄脚  
跟有兩此履者  
乎兀者曰仲脚  
即在編脚裏  
元公曰子助脚  
于帶佛印脚神  
女人脚子脚為  
佛印所攝殊不  
知佛印為子脚  
所製若佛以脚

英之智則不立。聰明者英分也。不得雄之膽則不行。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黃元公曰：元氣者，天地之膽也。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水火之所傷，故拈出勇字。

迂算曰：草木之青，松柏獨在。舜獨正生，以正衆生。此卽差等爲平等，而揚遏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衆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賤壓菩薩，爲得意矣。萬物一體，貴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異子禽獸矣。偏詞易于錯會。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

炮一

三十四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我，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鑿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藥地炮莊

友授記居士原  
士以玉帶抄記  
述傳其來子瞻  
之善作賦也何  
如申徒子產之  
中實凡珍脚  
覆叙白括玉帶  
納女兩手分付  
流涕隨口塞山  
指掌恰得揚眉  
巨制下太驚  
險否  
水蓋山滿告許  
云卻與下相疑  
別是一生無復  
沒增揚志帶之  
曰爲使隨元強  
如低百題路此  
度地脚不中自  
其卜佛足者堪

故游口全什背  
知管與亦一雙  
眼又老難知  
子宜口下和知  
境中之上何不  
制而取那管然  
曰講理爲難偶  
用楚王理理耳  
可以失却一雙  
脚不可低負  
雙眼芝蘭曰楚  
王更善了事樹  
却自己思且脚  
它人脚  
又一個來子看  
這所又作個其  
楚來禮天下  
人不少  
越州脚子慎上  
門去投人老時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中地，子無乃稱。子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故曰：劉云：自狀其過，從則足喟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存者。其情沉至，使人感動。

炮一

三十五

林云：自狀其過，不狀其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情，詞真實。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偏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杖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試看主賓敲唱，一抑一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卑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有出身活路。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以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二一七一



則其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冷然使人毛骨冰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魯司寇三月大治。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充符之平水也。

乃所以全其德。子思也。莊子曰。不失于愛而生。時于心。亦自解而自全。其有知八十相好。三頭六臂。萬才子之自全處否。王梅曰。不善者宜惜。曾知有不不能惜而欲取者乎。而伯玉曰。先不說。德無才以。德因才。多巧于用。勉自善。人不能。

香餌可得。又云哀公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冷然使人毛骨

冰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魯司寇三月大治。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

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充符之平水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

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炮一 世 三十八

全

劉云。自死生至寒暑。略舉其物。而不可堪者。盡是矣。知不能規。一語深妙。兌即老氏塞其兌之兌。最

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昌黎說築河堤。障屋窗。如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即上面春

字。接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視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

行兩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莊叟分中。祇喚作才全。才豈不難哉。

子由曰。兌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醫之。曰。先王

至日閉關。誰能出不由戶。請合而思之。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曰。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莊子又曰。水澄則清。鬱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炮一 世 三十九

蕭伯玉曰。藥之貴賤甘苦。時為帝也。惟水不在禁。例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法性功德。所以無量也。

留書曰。水流不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德至治。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法。

譚云。如養丹畜火。令胸中平平焉。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全。山谷以箭鋒相喻。猶門外語也。德已難

言。又云。不形。只以水停四字寫出。試看海天浩渺。一旦晴空。魚龍潛影。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

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有悟水平之盛。習



聖德指外曹山  
切必未生時  
子得而幾  
直是百戰休  
方可合此節  
然難蓋代功  
論未許將軍  
太平  
飲以神乾  
土木形骸  
爲行刀飲  
情懷  
運心行處  
竹知爲說水  
寒之轉  
標  
是不名見  
故靜而克  
欲不行者  
爲仁急口

竹髮其反復  
世所不  
好以齊  
上面或  
一往不  
遠是  
樂于流  
皆乎大  
皆乎小  
遊乎中  
之神  
釋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普曰。不善之善。始如鸞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胡康侯曰。執心前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爲塵妄。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簡點。

袁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核。若打倒自家。與世俗

炮一

四十二

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方羽南曰。看破虛空釘樁。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概。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卻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老。無一息非已發。而末年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之。陽明日。互古常發。互古未發。今亦難之耶。蓋穿透甚深。而原不壞淺說之相也。如以語爲發。則默爲未發。動念爲發。則靜時閒時爲未發。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見心之所以然而廢正告乎。

張二無曰。世人轉面反悖。其無情也甚矣。盲修欲滅情。而不免大決。市偷反以藉口。菩薩譯曰。覺有情。其中道乎。曾弗人曰。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者。皆世間極寡情之輩。李長蘅曰。嘗念昔人鍾情吾輩。以爲不及情之忘情。似之而非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于忘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皆其所遊也。陳興竊曰。謂聖人建獨分而不伴。參于外。始誣說乎少游曰。彼有其具。夫則誨之。必與爲仇。子無樂乎爲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

炮一

四十三

亟埋土中。曾堯臣曰。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心易曰。舍用無體。只在中節。遊者時乘也。以差別言。有情慾之情。有嫉害詐狠之情。有忠孝愚誠之情。有英材高遠之情。聖賢正言中節。方外不過遺放。如楞嚴言。想多情少。是指情慾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是指回患之心也。公好公惡。傷亦不傷。何用抱賊叫屈。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弋說曰。見性不真。雖有目與瞽無異。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視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譎陰險者。自詐其計。局自多其雄成。故莊子又為解其孽膠。彼卻克于齊。以跛足受辱。離糜于楚。以盪肘致討。華元睥

炮一

四十四

目瞞腹貽譏。謳者蔡澤。鼻魁顏見笑。唐舉伍胥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魏武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况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孫臏。習整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家。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曼衍著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矜一往。

唯疑錄曰。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寫意。乾

中律天。一。法。問。未。上。引。出。惠。子。為。他。自。夸。張。白。好。君。故。世。與。殘。形。者。對。照。其。當。時。惠。子。亦。富。顯。轉。而。皮。曰。子。不。吟。耶。子。不。寐。耶。何。故。殘。用。精。神。不。能。踐。形。只。管。嗚。呼。接。商。打。與。而。以。軟。弱。也。

一。編。選。者。在。當。作。天。神。錦。繡。不。無。亦。曰。認。得。血。天。真。面。目。結。構。恐。疑。者。佛。聖。亦。足。各。充。其。才。且。

問符在何處。力奉微仲十聖。類。白。色。本。衆。而。忽。視。根。則。自。而。希。罕。是。知。遠。人。道。也。乎。為。物。之。表。也。形。似。之。徒。榜。山。季。子。復。當。試。非。作。石。一。編。之。存。錄。行。如。因。神。之。發。陰。德。氣。息。其。容。驕。而。半。掩。指。台。尤。且。合。符。其。理。清。以。出。支。離。之。氣。

筆乎。末世不肯成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穢。甘為世之賢士所笑責。而暗受聖人之歎息。可也。林孟鳴曰。聖人中道。為庸俗所汨。奇才初必越之。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偽。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愠。何。嘗。不。望。知。已。

余奉人曰。蔡澤頤頤按頰。不失英雄。而孔何敬容。膠鬲髮衣。終墜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人。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籍曰。浙東百萬戶。不盲者何限。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耳。人不修道完真。而飾外欺人。是猶坐衣冠於糞土也。

炮二

四十五

此處文字較為零碎，包含一些零散的詞句和註釋，如「問符在何處」、「力奉微仲十聖」、「類白色本衆而忽視根則自而希罕是知遠人道也乎為物之表也形似之徒榜山季子復當試非作石一編之存錄行如因神之發陰德氣息其容驕而半掩指台尤且合符其理清以出支離之氣」等。



藥地炮莊卷之三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大宗師第六

王荆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王文成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

不覺則遂淪埋

羅近溪曰論語知之次也是知也兩則正對

照從聞見起知非真知道直下了了方是真知

王龍谿曰見在可知者行著習察還其知之

炮三

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滌玄去智還其不知

不可兜攬良知非聞見知識而聞見知識莫

非良知之用文辭道之華才能道之幹虛寂

道之原無思無為良知未嘗無虛寂也沉守

虛寂則異端矣有物有則良知未嘗無典要

也循執典常猶拘方耳錢緒山曰味入者明

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羅念菴

曰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蓋有殊資妙契而不

知反躬實際者矣紹聞編曰多聞擇善多見

識之猶元氣之資飲食一多相貫者也懲咽

諸公也製正可

旁通一轉各

就路遠家愚者

更有一言果到

不疑時那裏

相從取笑有分

習智不學而能

正智便用不

會疑此否如郭

象曰人生七尺

而五常必具知

與不知開會俱

全信得及否直

曉得亦剛不

來如曰心不是

心物不是物天

不是天到此

益出人肯放

此處本定則

廢食則專科駢行倒倉之單方耳野同錄曰

固達而知者學而不厭乃絕學者之飲食也

陽明曰下學即是上達三一曰達矣而下學

所以養其上達也張鄧西曰舉一以啓痛痛

而執一則迷也事上中節法位歷然盡入即

天始是聖門夕可

李湘洲曰非知之為患而有知之為患所謂

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理窮性盡則見謝解

亡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謂真知惟

其有知無知之見謝解亡所以時行物生學

炮三

而不厭

杖曰知天知人者乃天人師也知天知人豈

天人之所能哉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於

此知得豈特為天人之宗師

知言鑑曰三知者格天人格內外格古今格

邪正之總關也詰家沾漶誠遁簧鼓久矣幸

理物理至理公性獨性習性姑離合而言之

乃可決耳心天無內外物住法位隨何惡焉

愚曰無知之知乎擇識之知乎君之子相耶

士之于官耶天人本無分合執二執一皆非



定果公案書三  
十年不必為郭  
象解曰：思曰：又  
受殺又獲救。  
或曰：入京朝主  
神廟使休得無  
驚耶。石曰：本不  
動多日熱則覺  
腹滿口口五臟  
王化豈復神驗  
曰：是不出門亦  
神機也。曰：不  
見道者而不自  
得。曰：且向下  
回參見。

孔子不夢周公  
故得生者先達

漢帝夢見金人  
小兒被底龜啼  
彈指莫出女子  
定一基一水圍  
夢不醒高嘉枕  
上噴地連其有  
操者牛邊勇孔  
者德源須粉胡  
睡作紙懸打箭  
噴噴。  
自白曰：李林甫  
一夜數移臥處  
雖求一夜之夢  
而不可得。曾維  
公疑焉。此則求  
衣夜之夢而不  
可得。何則。則尹  
氏之役大夢為  
國有而樂耶。

不慄。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濶  
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為熱而  
未嘗赴火。不以濶為濶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  
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  
知其成而雄之也。不暮士。不知其為士而暮之也。  
杖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真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滾  
毬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名。言心道  
之習氣。世人強為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炮三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  
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郭云：息以踵在根本中來。機發于踵。常從極上起。  
大慧答向侍郎書曰：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  
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  
兩楹。亦可作夢與非夢解。  
劉云：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學語之流。蝦跳不出斗  
譚云：其息深深四字。仙靈秘奧。上真形體如見。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骨髓名言。人人自愁墮落。  
李贊曰：若哇者。飲食在喉。吐而出之。甚易。

藥地炮莊

則一性所夢。登  
世間亡人所能  
受。字字應曰。唯  
謂。謂曰。有時一  
覺到大。則不在  
以上不著地。且  
道行其際。雖將  
謂。謂一一如。謂  
覺。無夢。無夢。主  
人公。夢曰。深。

改問莊子言五  
時代。謂。謂。王  
附。謂。謂。謂。謂。  
作。謂。謂。謂。謂。  
得。謂。謂。謂。謂。  
意。謂。謂。謂。謂。  
莊子。謂。謂。謂。謂。  
且。謂。謂。謂。謂。  
公。謂。謂。謂。謂。  
者。謂。謂。謂。謂。  
王。謂。謂。謂。謂。  
王。謂。謂。謂。謂。  
王。謂。謂。謂。謂。

植與齋曰：夢者人智所現。醒時所制。如既絡之馬  
臥則逸去。然經絡過。即脫亦馴。其神不昧。反來告  
形。離形之物。便通前後。所更奇者。我為汝夢。汝為  
我夢。不問二形。或越千里。不必相與。應在數載。或  
關國運。或驗道心。然則夢可如神。而以為不如醒  
時。失其解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  
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生不死。一如也。

炮三

郭云：與化為體。泰然而任之。夫一死生耳。又轉云  
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頰。頰。凄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適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  
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二一七一九



一與不與原自  
妙叶地地無之  
使人奪勝耶桂  
了枯樹甘草復  
活一任花開花  
落秋樹即忘東  
風

四帶開演謂之  
真人然則天人  
師存何等耶已  
乃專示人了生  
死將謂有生死  
可了與無生死  
可說者誰作  
宗師耶其公口  
說不能捕獲而  
去又不能盡性  
真字只得放其  
眼孔看是解

謂之互相推  
排對勁氣律  
律注依律可  
轉牛也一轉時  
命大富轉半草  
裏時才不可忍  
中廣不可能且  
推賊子與之戶  
與地大叫一聲

注曰特地處魚  
子降而復故之  
江湖以自爲恩  
字今之以所忘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  
之謂真人。清。謂得意。與乎止。畏。正。容。情。物。也。後。順  
也。日。擊。道。存。也。以。世。似。世。法。之。風。實。也。運

劉云以刑爲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爲翼  
知爲時。皆不虛造。好之也。只是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曠然而冥。

小修曰。刑爲體。殺盡安居也。禮爲翼。隨順世行也。

譚云。刑禮一顛倒。先王用刑制禮。初心被此老覷  
破矣。看莊毒眼。殺字上加一綽字。便見無厭足王

炮三

九

妙用。郭云。丘者所以本也。物各有足。足于本也。付  
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于本也。解雖明白。恐  
非其旨。此喻語。不作喻說。詳道云。姑射山。隱弁丘  
具茨山。崑崙丘。丘喻德。山喻道。許孚遠曰。南華之  
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  
集云。此形容真人之全機大用也。其狀義而不朋。  
純用乾元。何處着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真人似  
說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實顯權。正于似處描寫。  
死生命也。其有日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藥地炮莊

立竿著水來而  
魚枯矣。倒竿者  
又縱將豈陸矣。  
安得不覺難。  
以化其道。  
一化之所待。將  
以化其道。那何  
爲推倒利字形。  
顯影子。那真知  
化者。如一切是  
化何待之。有夫  
無世而遊于物  
之所不得。本  
口兩忘何用。又  
况辨乃生在實  
所復。物化。誠乎  
曲。數。然。引。子。通  
曲。數。然。引。子。通  
是物之所不得  
遊而存。但請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  
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法藏碎金錄曰。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只爲偏曲。在  
己。故至道妙理。皆成大病。  
譚云。不欲。綱。大宗師以道之一字。曠心托出矣。  
元公曰。此道不化久矣。卑者淪。齷齪。高者墮。莽蕩  
野同錄曰。人以五行生。卽以五行死。道以六根賊  
亦以六根用。閑。距。不得。恃。縱。不得。中和中節。本自  
兩忘。生死。日夜。平常。極矣。至誠無息。卽道。遙遊。

炮三

十

明和  
大學以應德結  
知本智德引  
易利用正而  
食字無事甲裏  
自謂委化忽輕  
毫髮作事兩忘  
在何處耶陸州  
云現成公案放  
汝三十條你道  
莊子撰事豈待  
已麼

徐汝廉曰。聖人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  
濟者也。知天命。則知吾身原無鳳鳥河圖也。化矣。  
正曰。微顯無間。皆天命之流行。聖人統天。始終條  
理。所以善萬世之生死也。豈徒達士快語。以不可  
知自委。而賣弄乎。賢才好學。衆人當分。不欺則安  
命矣。莊生偏顯其真。故作此四種形容耳。常理腐  
而厭聽。極物苦其動。虛空則枯而荒。惟有生死  
于人。最切。故提生死以化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三十種少不得  
藏身處沒踪跡  
沒踪跡處沒藏  
身果可透耶果  
可藏耶  
可知吾身之透  
于地水火風乎  
可知吾天之透  
于九曜天淵乎  
可知太極之透  
于馬毛龜甲乎  
此物之所不得  
藏而皆存也且  
道四萬一化如  
何分別石脾人  
水則乾出水則  
浮出水之澤不  
則入水則乾是  
誰見之  
或問道中透在

何處曰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  
日無首耶曰一  
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  
或以離道或以  
理道或以中實  
道孔曰陰陽不  
測之謂道子曰  
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故有聖聖  
以問孔孟者吾  
知孔孟決然不  
答或問程子程  
子曰賢是疑此  
而問是疑難者  
來問  
德山靈敏曰花  
字春開紅紅白  
白開此一切現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郭云。言生死變化不可逃。先擊無逃之極。明必變之符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炮三

十一

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冥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遷不得矣。此恆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程子曰。死之道。卽生是也。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卽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永明曰。有力者無常之大力也。故莊子數慨于藏

或與老莊自然  
何則曰若真如  
何容得自然曰  
天地間事皆緣  
之不可思議耶  
曰知者道其所  
以然是不消思  
慮迷者不知其  
所以然是不能  
思慮愚者曰拍  
受書上收得句  
正過英君慶太  
宗曰。從生至  
死。念念流注。  
水瀾舟當。隨  
處向不覺無常  
之相。相隨能情  
不遷之常。行即  
知夜半負毛者

耶向上一路下  
聖不據學者勞  
形如影隨影  
知有夜半負毛  
者耶。應山曰。宗  
師語句。何活學  
人作甚法。會便  
切句。死一毫曰。  
操作實法。會  
便念。浮究竟  
如何。是不得透  
而暫存者乎。莫  
德夜半負毛。  
生死是生。死本  
求大涅槃。亦生  
死本然。則如何  
得出生死。曰。便  
梅止。則斷疑。  
小童曰。知此

山仲尼興喟于逝水。了本旨者。念念恆新。物物各住。相因而不相到。卽不遷也。劉云。兩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身心之際。深而復深。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遊于物之所不得遷。達人大觀。李湘洲曰。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生不可求。死不可逃。何如任其去來。而無所藏之得耶。張二無曰。一日未死。誰能以死自休。一刻未病。卽須一刻茶飯。聖人文以禮樂。正為萬世調劑。飲食而善藏。其生死之疑。始也。向上一著。口挂壁上。

炮三

十二

正曰。聖論以無所得為入空。入有之方便。則一寔為何物耶。大智度論曰。體理原妙。衆生自粗。惟善用心。卽妙。通玄曰。直下無心。卽出生死。惟悟心自本無。乃出乎出生死之生。死。楞嚴之攀緣生死。與識精元明。兩俱看破。方知遇緣。卽宗在善用耳。不為分段之生死所感。豈復浪生而憂死。不為變異之生死所感。豈以嫌起滅。而廢當務乎。修多羅以神表法。而會于惟心。事歸一寔。則過去未來。無安排處。現在事圓理畢。不起一念矣。卽是三際俱斷。杖云。此莊叟點醒。死人情。使之返。已知宗。而相

所不知至矣然  
蘇可止也故  
曰以明且如以  
生來死去為問  
是恐人強止其  
所不知者耶笑  
篇曰未幾強而  
不止  
或謂靈以入  
生死為靈氣者  
強以出生死為  
靈氣是死如何  
成得佛耶曰如  
不可求從吾所  
好  
不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無心合  
燒煉紅煎兩邊  
會其且問直下  
說有說解者

何物耶莊子言  
不死不生又言  
神吾生是兩重  
耶一味耶忽須  
伏隱勿違煙雲  
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例  
存精謂是有情  
有德可得不可  
見之本來神性  
也耶乾雲云注  
身有三種補二  
補光補山曰法  
身是大病源既  
是法身如何有  
病有疑始者否  
妙得曰學實法  
者以透過法身

忘于大道也。大塊載我以形。又從凡夫分段生死。上頂門一針。四個我字。可悲。可痛。自己七尺。憑造物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故歸于寔地。安之曰善。我生乃所以善。我死悲夫。有道者。我載造化。不靠造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何勞之有。不知老之將至。逸個甚麼。不說斷滅相。日日萬年。息個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炮三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希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昆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斗之。後。夏。封。于。承。身。出。一。作。家。德。氣。母。神。名。瑞。也。家。斗。星。斗。星。四。維。也。堪。坏。一。作。堪。坏。堪。坏。神。名。瑞。也。家。水。州。淮。南。周。延。一。也。川。西。漢。山。水。神。名。瑞。也。北。海。神。名。瑞。也。

藥地炮莊

為極致而登門  
反以病身不知  
透過法身了合  
作法身到此飲  
水合腹自知不  
有問別人問別  
人則神事也實  
存存曰本色納  
信開者向上二  
字早好解血味  
宗曰大宗師一  
自是連者  
本欲揚空始成  
靈市如何怪得  
靈賦不俱作  
宗師以李通多  
南谷外無所友  
觀之則莊子活  
跳到今小修

得道平實各有  
國土宗在字也  
同與身肉相  
見  
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例  
存精謂是有情  
有德可得不可  
見之本來神性  
也耶乾雲云注  
身有三種補二  
補光補山曰法  
身是大病源既  
是法身如何有  
病有疑始者否  
妙得曰學實法  
者以透過法身

程迴曰。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者非也。太極與道不可差殊。超乎象數。則為太極。行乎象數。則為乾坤。太極大中也。無方無體。因陰陽倚而中。乃見也。邵氏曰。心為太極。未嘗動靜。有無而未嘗離者也。潛艸曰。皆心也。皆氣也。皆理也。董子謂天地間。氣化之渾。若虛而寔。張橫渠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謂虛生氣。則入老莊有

炮三

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謂物與太虛不相資。形性天人。偏見生病。豈悟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此質論也。火彌兩間。體物乃見。惟心亦然。體物而節度。見焉。道器不可須臾離也。莊子正以虛無為反對之藥。而歸廷于極物耳。太極亦是孔子創說。而隨即泯之于陰陽中。表道善性。以貫仁智百姓之用。尚不執一。豈執三乎。義同秩序。物物具此。則也。知極知節。變化在中。聖人生而知好學。俯仰遠近。格致會通。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故時出而用。其極焉。學者定志。

一一七三



山見見而不  
說誰人此定  
森園對竹竹  
所為也一何  
非或執後或  
先或執有或  
執或執一連  
執中央何生  
無費無隱中  
無過超次則  
當七日執超  
圓而不問其  
之秩序理是  
女能其若生  
之機宜耶下  
口心氣理三  
耶道等性  
耶耶信不  
耶一有七  
耶兩股信古

曰慈不得  
或問氣曰四  
大性自授如  
得其母且問  
得生兒誰父  
耶曰生不由  
己其而為之  
備其養生夫  
得曰歸無所  
此十三得得  
甚應推何謂  
則始始  
其通因半不  
兼始開而天  
便爾快此宗  
無始何亦無  
法與人焉  
漢武神仙者

一心乃能復見。精入研極。乃通參兩貞一之故。不受感亂。諸子以兩末三回挑剔。聖經是中理。旁通阮霧靈曰。儲泳云。生神于陽。成形于陰。鬼神造化。皆備于我。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十仙四禪。八定。是出世死法也。佛于聲聞緣覺之上。斥小褒大。雖分五乘。五教。三界十界。定一心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種性豈愁其缺少耶。法住法位。止有一寔。隨分自盡。今時之事。明矣。或為貪福所昏。或為好奇所炫。寸木岑樓。空花亂墜。幾人能具超宗眼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炮三

十五

陳大士曰。糯可為飯。為酒。而烹煉成青碧珠。可為瓔珞。米之本分。原無瓔珞。而可為瓔珞。謂必為瓔珞。乃成米之量。則又說之難持者也。或問十三得。得仙耶。愚曰。漢志老莊在道家。神仙在方技家。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訶之。專氣所伏。氣聚終散。自是外道。朱子注。參同契。亦以閉居無嫌于養生。良背行庭。坎離交濟。宇宙身心。同具此理。何分子因物付物之大公耶。已一死矣。何用言之。其實生即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漢者欲少噴。患陰平陽秘。恬愉自得。非致中和之湯引。

也非好神仙者  
也惡東海神人  
仙夜見大人其  
金龍舞形之  
神仙而者  
是漢晉其  
才大略無可  
行時以此以  
遊萬里空銀  
外口當今皇  
作神仙也  
曰意外以  
其性賦者不  
欲人所故以  
容致高者道  
高致聖玩  
不世非了我  
其味陰苦  
文止冷情

此一應九  
心之此則  
又知之  
身則之安  
請而後  
好肉則  
之謂即合  
神九轉  
以神定  
子其真  
神則  
經先  
此何  
生死  
乃知  
得真  
名子

耶東坡曰。聖人清明在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志氣勝。為魂。凡人昏于飲食男女。則氣勝。志為魄。此確論也。或問因果。曰。飯為因。飽為果。耕為因。穫為果。切近可見者如此。則幽遠難見者亦然。一不離二也。佛曰。惟心則有無。矯亂之外道。更何喙哉。莊子曰。議止于極物。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千妖百怪。豈能廷哉。以俯仰遠近之條理。物變微。統類費隱之大易。約本差別全明。更何惑哉。樞在自己。宇宙皆為吾用。爭奈神明者少。又不好學。虛生浪死。茫茫而已。與言公理。則厭言福。享則喜。直告之。則不信。神奇之。則驚。其將惠盎四番。改絃新鼓也歟。

炮三

十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世以無言者為  
者知之乎文法  
是論以否自己  
其耳如響當得  
性死否不性  
化是論生一味  
說死生更是不  
則本安得不以  
生形為大事耶  
未過禮也安  
莊子  
會知見獨疑始  
即是神鬼時帝  
生天地之根  
因耶正作自己  
打機耳子標成  
事則不機所  
其本其文也子  
八家說自下子

不見意說口服  
樂志論切須忌  
口  
所言法相者如  
果法相者法相  
是名法相杖曰  
四面八方來正  
好法相打直機  
隨身大惡院裏  
呢嚕去須防自  
枯賊反來打破  
你飯鉢在  
湖高閣曰畫出  
畫者一段時  
習而說的光景  
只是畫出許多  
名字命性性  
定定曰且問輪  
如此九句中  
且若否實事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  
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  
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  
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  
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云自然之理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  
而標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劉云櫻者外繁寧者內寂已是杜撰其下曾見得

炮三

十七

意前無古人大槩不出面目唇舌妙在子孫二字  
唐云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即死死者未嘗死生生者未嘗生  
龍谿曰無閒忙則無生死毀譽得喪能一則生  
一矣  
副墨曰世勢擾擾中而成大定所謂不壞世相而  
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哉副墨書也  
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  
也玄冥深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  
也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

蘇子瞻曰二千  
年壽福壽除長  
城火海沙頭尾  
問愚曰是苦是  
甘  
進山主問蘇山  
主曰明知生即  
無生之理何故  
為生死所流轉  
蘇曰若果覺成  
竹去如今作履  
使塵塵曰汝後  
自悟在蘇曰上  
陳作塵生道指  
曰這裏是塵院  
房這裏是塵院  
房裏曰塵院房  
裏塵房如何見  
得生即無下也

己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譚云後世腐儒便謂有聖人之道在何用才為莊  
子專掃此一輩  
袁小修曰仲尼不詳言生死而諄諄善心善事則  
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  
杖云此中原無次第而人於此中又自有次第之  
累於此次第指點之正不妨與教義相參直下勘  
破又不妨如宗門頓悟莊生於此又露出內秘外  
現之手眼耳櫻寧疑始安名最奇此中便有亭毒  
含靈之妙又云見得疑始透而無有始可疑又何

炮三

十八

曰標  
子之所謂獨  
疾五門人參寫  
夫子之空空心  
法也當時微意  
當時則誠然猶  
有解脫作輪刀  
拚命何有他心  
然猶有脫者疾  
眼萬念皆休一  
切無所用矣徒  
難室中一掃以  
病而臥為人所  
粘縛則即謂  
千苦經杖人背  
曰首病死是三  
大惡人不見曾  
子發嘆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異  
地地已三折

次第可聞乎此神于推原使人恍然自悟也又曰  
妙在櫻而後成只此可會通內七篇旨趣外天下  
可通逍遙之堯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喪  
我朝徹見獨可通養生之薪盡火傳無古今而後  
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為用殺生不死  
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師之天人不相勝無不將無  
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  
未始出吾宗宜其為大宗師也又曰於謳聞之玄  
冥逍遙之南北二冥方於此點睛  
愚曰櫻寧即動定文王八卦艮震環冬春而序卦

為震良。大學良震。中庸震良。此動靜生死之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曾格致否。疑始無始。過反復關。乃能不惑。而享其本無動靜生死之天。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問而無事。蹠蹠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炮三

十九

劉云。偉哉。有平視造物之意。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古今名方也。蹠蹠鑑井。極妙。畫意。子豈更駕哉。超甚。

朱震青曰。秦佚三號。未免怛化。原壤狸首。終是不情。夫朝之必夕。衣冠佩履。乍去其體。即動靜之大。

觀覺之必寐。父兄子弟。各夢其天。即聚散之極致。適來自常。適去自順。而且歌焉泣焉。學者先明歌死與慟生之義。而後可與究歌慟併化之神。杖曰。儒者以修身為本。至能易質。啓手足為全。而歸之。若莊子則以外生為宗。即天地覆墜。不與之變。攫而常寧。疑而無始。佛法未來。乃有創見。安得不謂儒宗之別傳乎。

黃貞父不信易質事。謂曾子一生所行中禮。必不至此時而易也。形容者烘染耳。愚曰。啓手足亦是寶弄作家。彼比干者。為不全而歸之。耶。言外生以養生。言無生以達生。不過生于憂患。雪上加霜。以尊為子。夜半烏雞帶雪飛。亦神馬鞭影耳。黑豆眯眼。遂作異見。過牢關者。了知此事。即忘其知矣。若矜了悟。為能事。何謂縣解。

炮三

二十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輿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

牛浪死來如何  
免難非曰除例  
亦化自有樂  
生身之妙且直  
與引漢所云未  
生前皆在後  
合此三句那一  
句是獅子送那  
意曰叱  
劉口本是結  
無緣作病死結  
六字漢語酒脫  
曰此須深  
泊耳一都莊子  
只是覺而寐問  
安馬曰曰面佛  
川面佛你道漢  
泊得抄懸思曰  
語語過曰

非鹿門曰養生  
賦造化爲爐  
陰陽爲通用  
柱子太史公  
之自然自只  
爲自己一編  
治甘此唯唯  
空然則莊子何  
唯唯耶多少入  
地地耶治  
謂云抄作定交  
尤於千古史無  
二路極山曰鳥  
眼不可與同  
痛哉斯言  
石路寄石鹿曰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劉云。又以前偉哉爲問者語。發明陰陽大父母去。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爲鑄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

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炮三

二十一

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

者。而養生稱焉。有貪生。而無生稱焉。聖人常享其中。冥升不息。不驚愚而爲怪。起居無異。異則息也。

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禱久矣。梁木之歌。猶嫌叱避。

陳文烈曰。無生。苦葶茶也。達生。稀菽酒也。善吾生。一貫之飯盃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無極。相忘相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安情即易矣  
即打莊弄  
一善不及  
人去後無可  
活真以病爲樂  
耳。陳受昭爲方  
高岸曰。掃地且  
歌。自以爲樂。而  
聞者悲涕。蓋  
感德不惜身入  
細。以爲深。勝  
人乃希。吳天而  
申。因其法。命。今  
吾師已往。如。如  
平。原。結。髮。對。深  
淵。動。也。傳。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  
不。悔。其。言。可。謂  
信。矣。抱。山。曰。琴  
歌。送。歸。鴻。木。空

一雙杖  
陳明卿曰。子房  
善。學。禮。道。論。其  
不。同。衆。人。根。原  
在。準。禮。二。字。左  
忠。毅。曰。深。母。知  
禮。與。石。公。同  
爲。知。人。情。禮。信  
不。如。子。母。較。情  
耳。休。那。曰。孔。子  
學。禮。于。老。聃。莊  
子。誦。出。方。外。爲  
孔子。寫。出。禮。心  
不。見。孔子。呼。子  
曰。莫。我。知。也  
夫子。豈。可。也。禮  
故。爾。一。串。穿。起  
折。飲。別。傳。方。信  
自古。以。因。好。即  
是。神。仙。不。死。之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以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家語曰。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

炮三

二十二

招魂。臯蘭。衍爲。嗟來之歌。平分宋玉。半坐。至我猶

爲人。猗。且悲且笑。此真自得。非隨人後。踏步者。正曰。主靜。或撓于勢。主敬。或泥于貌。惟至誠。無成

位。無定時。無繁簡。無拘放。中庸所謂。致曲。與從容。一也。登天遊霧。正是顛實。揚休養生。送死。莫安子

禮。其意在此。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

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實方愚曰遊  
高曰假于異物  
便是而遊地水  
火風之遊長日  
注曲哉不知名  
山大川以千古  
英勃之氣一句  
伏當  
陸魯望曰生也  
附沈林也增進  
深了酒保故來  
空道其耳目  
為是了其大小  
耶須知方玩排  
作還眼靈靈攝  
志神銳作委款  
靈正是山中之  
靈人方口時謂  
十知死長于六

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通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

炮三

二十二

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于宜冥其所寄以遯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

月峯曰禮意猶圓阮籍謂禮豈為我輩設則太放潛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一伊陽伯曰主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安也

潛歸曰老子言禮與儀為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時之數晝夜均  
有然自其晝夜  
懸事轉轉而後  
可至夜坐而待  
之必為焉而舞  
候也夜而觀則  
一取而已矣六  
時之久而一取  
則少也短也日  
經來多則長也  
生靈盡死則夜  
死之長也豈得  
而長之哉不得  
而長則其短也  
常矣笑籍曰以  
死生而適得  
其感焉呼相已  
歸因乃其然耶  
長  
矣曰孔子使下

曰事乘行而子  
貢問問人是  
何言耶若富不  
能相通而人我  
之山始立而時  
一變乃以生死  
自道耳嗚呼聖  
人好禮之教不  
矣為命之說不  
矣矣俗不可醫  
庸不肖學何妨  
故舍釋釋攝攝  
告子為斷斷而  
以生死解之乎  
史禮謂孔子得  
子貢而後  
彰余實矣之今  
乃欲曰其始博  
實足以生生死  
是謂天命也子

杖云此夫子解其禮意也原始反終故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書定內外豈通方哉

炮三

二十四

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聖人也竭人侔天者君子也畸人侔天者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及乎以聞道爭戮爭畸則又不肯忘道尹諧潘正帶累多少

杖曰李秃翁未嘗以才識膽全子人杖人獨以三字全子莊子次則孟子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無此毒手何能殺活鼓舞

愚曰莊膽小孟子膽大使莊子見當時之國王則

百解則中是  
其方一傳人人  
能人聖而窮人  
皆肉矣不然者  
是能養然一到  
自由之門  
畸人使操心是  
向口仰之狂非  
而說值之難矣  
破乎皆士大體  
而志不中又欲  
奇異便耳  
更會曰到此處  
有甚眼知所  
個心皆皆是窮  
上其心者乎  
柱云佛眼似眼  
人相與忘道  
且軒解解則

逃之不限。敢犯此鋒哉。莊子不過慣討便宜。閉門作活。繞火爐邊說大話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炮三

二十五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為物以待之。苟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譚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已有所簡者。此也。嗜欲不深。歌哭難免。人天之事。不得良友。切磨憤憤。一生是篇纏綿儔匹。三致意。

為學道者。其可輕視臭味哉。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則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鑿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

炮三

二十六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杖云。逍遙遊中。以許由寄堯之外。臣見堯之能外天下。大宗師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忘仁義。須知意而子與許由。正互相整。薛曰。許由一生。敗缺不與。覆蓋特識得師之一字。故借而點出。乘成者。合乾之時。乘時成。而隨遊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藥地炮莊



曾幾何所積... 願能返老節之... 生死難徒... 妻子之服... 信樂歌... 化城... 所失之道也... 括出以歡笑... 而樂其賢乎... 印說不是印... 愚曰賢未也... 升坐在此... 蓮花... 小飛云古人到... 過幾其不... 什日代云... 定路不... 如何復云... 是廣論不...

直入千... 去杖入云... 與他... 稱... 謂... 今... 夜... 天... 或曰此... 愚曰此... 旁... 不... 無... 一... 從... 天...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四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  
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集云顏子心齋坐忘乃自通一消息夫子曰果其  
賢乎猶恐坐在無事甲裏拈一同字不落邊際何  
處着個好字所謂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即是無  
住生心正與他枯木上生花夏時股輅周冕詔舞  
此時即已密付請從而後猶云末後句也異日子

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可見坐忘後武殺精  
進在韓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程純公曰公  
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己何以  
體道約公曰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  
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  
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者舉其詩焉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炮三

二十七

不見道止有一... 月無第二... 前言子桑曰死... 此處結尾再見... 莫是子桑絕後... 疑是極否... 潘岳曰我無奈... 何雨不相干故... 乃自然之此... 拓開別者歌若... 哭之... 郭莊子亦... 歌若哭之... 朱子曰詩何... 而作也以此... 問良樂不能入

且... 其方... 笑... 天... 好... 安... 謂... 世... 面... 更... 長... 自... 否... 何... 曰... 家...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虛舟子曰各理掀盡止此一寔一真曰命也夫表  
其窮盡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衰颯語求其至此  
極者不得痴兒飯袋破矣不死不死之法身亦推  
倒矣若歌若哭寄其自得歇菴曰莫之致而至孟  
子賤矣求其根柢子奪不可得遂曰是殆有真根  
柢子奪之者歟非以天司命也理欲境盡則理名  
亦窮性習染窮則姓名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

炮三

二十八

俱窮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茫然無不在則命亦  
不立君靜方公巡漸時天台祠會舉石質此條且  
問命亦不立是何等地位藜羹鼓琴曳縱商頌與  
南熏解慍衮衣歌幽有殊趣否一者茫然無不在  
豈懸指一影事哉文成曰道家說虛從養生來佛  
說無從出離生死來聖人只還他良知的本色更  
不着這些子意曾知莊生自破佛亦呵無乎生死  
晝夜本自安順素位時措學誨絃歌正是行起解  
滅何用帖一命字作弄放憨耶

或問疾病昏憤平昔工夫何在袁石公曰觀人在

或問疾病昏憤平昔工夫何在袁石公曰觀人在



亡而不無先師  
遺言未夢見在  
其言如何曰不  
見與乘一殿一  
也  
嗚呼然性善原  
曰然上座真可  
笑七十從心從  
所好無風于我  
如伴雲流水曲  
賦良亦樂昔年  
騎虎把尾行今  
年騎虎頭先料  
收道中間弄不  
出個上干暮時  
一唯愚曰何處  
見大宗師只有  
木後擊歌可惜  
無人側耳  
陳涉江老作擊

款自號法惠三  
十年後知天下  
其得此曲愚曰  
若其死也  
轉以泡萬抵生  
死關而泡萬專  
科遂成羅治因  
二以濟不錢丹  
前而性樹神寶  
不兼神顯兩寶  
石破則字木隨  
身耳然不知一  
日之落務薪火  
為萬石之當務  
新火而滅舊之  
不惜心機之受  
命如覆而掩却  
現存之因與以  
其快矣顯明曰  
如快解人東扶

平日莊生所謂善吾生者善吾生也。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臨終亦或昏憤。皆不足論。臨病時愁人看我破綻。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為已知幾之學不講。遂以生死為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憤的。卻是自在。

弋說曰。是非得喪榮枯延促等相。皆後生死來命。徹則徹。此牧羊鞭後之旨也。苟安自謂安命。躍冶又欲銜命。將聽之乎。善吾生者善吾死。善字難辜。釋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以生死屬之吾。劉聰聞為須遮國王。韓擒虎聞

炮三

二十九

為閻羅皆不懼。况其卓乎真乎。賈誼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廣成黃帝。便當卓乎真乎。次如伍員潮頭。關羽鹽池。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賊。千秋血食者。也不悅生。不惡死。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道為命之權輿也。儒以命為歸復之地。而此從命處。進步隨轉一語云。有患夫無生。無死。則然獨怪而不為命所限制。汨沉則奚患哉。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示貧賤。貧賤然後能任死。生。今人耽受享。而求道真。悞矣。

藥地炮莊

西側西扶東側  
安得不清三聖  
人來會講那中  
和聲樂隨動性  
性有誰不體系  
那醫理本明懸  
症辨藥無病各  
安茶飯須中監  
他家。然則別  
醫家歌。聊當  
樂以消其也。得  
乎金人持曰。擊  
兒。隨。街。酒。有。子  
安。得。得。  
其曰。得。則。得。馬  
道曰。人。則。則。反  
本。此。呼。有。以。真  
乎。成。口。變。極。乃  
反。合。極。乃。小。水  
則。出。盡。行。自。自

濟此呼有以真  
乎今日本自如  
此變則不變與  
變事各不自  
如此呼有以真  
乎。其。其。三。段  
不。同。收。歸。上。科  
摩。正。法。通。好。生  
存。照。

湘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子曰。未若貧而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針。譚梁生曰。夫子道學。多在貧富關。切處。管梁見肥智者不免。嗟來甘餓。自非大道。若論至剝膚。貴賤猶後。是以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為君子之常。賤特衆人之見。

俞吾體曰。知命。知天。知禮。知地。知言。知人。記者以學為章之始。以一知貫天地人。為之終。潛艸曰。命者。無生無死之一也。神不可知。而盡心者。知之。即能為萬物造命矣。四聖闡易。尼山集成。

炮三

三十

其為萬世造命。信得及乎。匹夫極其誠明。一言一事。無非造命。信得及乎。史遷傳屈原曰。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固屈子之呼命。抑亦子長之呼命乎。寓林曰。子長讀莊歸之寓言。可與讀騷矣。莊是易之變騷。是詩之變通于騷。可以怨通于莊。可以羣鄧定字。取伯夷屈原傳。事論雜錯。究不出桑戶一聲。是若歌若哭。亦所以養其性命也。然則詩書禮樂山川朋友聖人。以之養萬世之性命。如此大恩。反信不及何哉。

二一七三一

應帝王第七

止有一體不分  
南北中央人人  
其見其然則君  
牛走馬即是無  
片事而食家  
正正是非之  
為無端事即  
而之版四而  
四不知特難  
池之卷三轉一  
場卷走母乃家  
或直須打破  
求與汝談  
首以四本知終  
以七日聖作活

四不知之聖之  
乎難老漢  
林德牙  
而而欲曰德  
兩枚餘德  
解波深流王必  
生兒善神故衣  
其吾而接其  
神天機必遊子  
而而必遊子  
其耳響水下  
通遺無名末手  
成感不出登宗  
然後告報曰聖  
死警活用聖則  
斯開則德德  
而德德是依  
趨歸之而已宜  
四問而四不知  
此惟存道從中

三一曰中庸末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之肫肫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光不容擬議杖曰莊叟欲帝王以神化移換人之肝肺而歸于無為乎世風日下矣君道全在師道中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宗本自不死又何憂焉

炮三

三十一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於非人謙仁。謙仁心以結人也。徐徐安。謙于子無知曉。謙之狀也。薛云不曰天而曰非人恐無聲無臭又落在窠臼中也猶中庸曰為物不二回互一字耳未始出于非人猶云任天不過如此知始人于非人又掃卻任天者正神于盡人即天者也杖云蒲衣子不知王倪之四不知卻與齧缺鑿渾

因遠東好西  
而德北是則  
浪池開則而  
定每臨新水  
人應時當分  
衣食臨幾過  
享天完苦報  
穿衣履者曰  
是此一報行  
再行是天下  
家兒若欲迷  
狂神自便使  
有重警者不  
故作  
主殿善生四  
不味則不受  
不得必深密  
不得汗方何  
論其愚者曰  
是多矣野老

知厚貴六街  
德勝德聖  
千江月圓日  
總是日光正  
常打三更鐘  
無始久矣其  
若曰德能其  
何內何外權  
職而治天下  
賦道也德與  
好自失而走  
這通一場未  
出于非人那  
一場又未始  
于非人決不  
致種無身何  
成神鬼神有  
人云靈敏不  
一較未機香  
幾十方城以

池之發又誰知蒲衣之子敗露無能蓋覆哉又曰帝王之治以嚼飯睡眠為事則不知有天下而治天下也又何如牛馬之自放哉渾沌之民且不知辨牛馬何知有人與非人者不知蒲衣子聞此亦雀躍而喜乎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盜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炮三

三十二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高皇曰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奸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故以衡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確能其事也杖云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者而纔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盜負山也此中全在密為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鳥避罽令鼠避鑿乎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遺無名人而問焉

為奇特耶陳  
正曰蓋天下  
我不知此身  
為我正公曰  
他人食飽公  
既乎謂曰有  
奇特事每夜  
道中有先正  
曰爾亦有奇  
事理謂正公  
曰每食必飽  
曰二答與後  
何如愚曰確  
果漢漢來何  
又賦應曰髮  
種子頭曰以  
之甲冠子指  
以隨之本自  
服本自無私  
若曰原來制

只為朕  
杖曰何處是  
漢漢遊心  
便不決機  
氣便不決  
委順物心  
其這無須  
自情始得  
其曰軍托  
月開開也  
是至是初  
年即既已  
將即米實  
居曰從天  
其前從地  
富貨你過  
能蓋地不  
成這作此  
於大宗師

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墟垺之野汝又何為一作解音謂結解也注也本件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非神經也皮襲美曰有惡雀鹿者揮帚結罟以逐之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即可以取物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也蔓者必組物驚除其組亦自破

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窮索聖人之微而養內者遺外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故歛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為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尼山告顏冉諸子皆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

炮三

三十三

于地黃黃  
而與淡而不  
取者  
即隨事變  
非外事理  
程寧非內問  
矣矣如何是  
非外與曰問  
一答百也無  
口如何是寂  
非內曰對  
色不是好手  
又問長沙  
曰祇之世道  
治沙乃閉目  
之文問趙州  
州作喚喚又  
遊後語州以  
作拭目勢世

聖人與此  
三人不為百  
弟子今稱衣  
與水依律  
同是足為王  
弟子功勤本  
老助雙成不  
若善成則明  
較些子然到  
地正好一  
或問過在何  
處曰  
漢唐曰文帝  
老而臣何少  
帝好武而臣  
文陛下好少  
臣已老矣武  
便死了便  
聞此便進一  
曰臣須不能

事事物物與在外也野同曰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為順物自然矣知武侯以申韓治蜀為順物自然耶人知濂溪判分寧為順物自然矣知攷亭守漳行經界為順物自然耶白白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募孟子又募商鞅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物自然而自私其智耳

杖曰問治天下呵為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剔出六經之大本乎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和曰百工職長所為林云本義曰天德不可為首嚮疾彊梁而可以學道乎

炮三

三十四





由附變化自有  
窮乎通於曰心  
物類無明實明  
則果何能勝哉  
虛曰：虛則照人  
虛則照人則  
不知打破鏡還  
扶鏡面故曰  
鏡面人不復鏡  
凸人不肥更打  
甚受鏡邊鏡傷  
面虛笑曰：非不  
自見耳。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曰：古鏡火

虛世中若不得  
且舉州實山  
石照用萬古罕  
作要已而曰虛  
同月時時昌豎  
和也地  
持之其肯爾之  
者其在止于至  
此中其備忽  
渾沌之用聖死  
聖活聖得幾否  
不妨聖以解疑  
聖云：聖係以前  
例子：聖手反曰  
以爲聖聖美意  
可或可恨爲帝  
王者不可不知  
此意  
支公曰：正當得

虛舟曰：體盡無窮者神。用心若鏡者明。莊子賤明  
貴神。其寔神明果。二物乎。渾沌與倏忽果。二物乎。  
坡曰：誠明合而爲道。黃帝不能分其孰。爲誠。孰爲  
明。譬一六合而爲水。神禹不能分其孰。爲一孰。爲  
六。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醉而狂。醒而  
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有目自行。則蹇裳  
疾走。常得大道。無目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窞。  
慧之生定。速于定。生慧矣。直指本體。則非思慮所  
及。而豈有定慧可言哉。急口耳。人生受享。心鏡之  
用。祇是善用其慧。而無見得。則本自大定者也。子

炮三

二十九

華荅季沉曰：仲尼天也。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  
不。宇宙四指。必迷所嚮矣。或曰：天勞仲尼乎。法言  
曰：天亦自勞也。可悟盡其所受乎天。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事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簡文曰：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和合貌。譬無

所入三便氣在  
子弄出三輪來  
你道鑿幾多少  
人莊子曰曰非  
三不知豈是我  
聖中庸曰曰早  
如此夫子思曰  
非是我鑿一部  
易經曰曰如此  
伏龍曰非是我  
鑿天地之間本  
自如此  
黃元公曰鑿是  
一黃鑿渾沌之  
鑿成帝于北或  
帝于南鑿怒之  
開其易曰帝出  
乎震又曰萬物  
出乎震聖人亦  
設兩耶一耶一

耶一氣自分爲  
二氣而氣之中  
有帝焉是三是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一耶或曰曰心用

爲也。  
管見曰：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  
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  
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變化也。  
楊廉夫曰：老子言渾沌于物未鑿之先。鑿則死矣。  
陸峒子名渾沌于既形之後。曰不死可乎。夜夢擊  
壤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  
我。其餘何足言。  
錢琦曰：日月無弗照也。不啓戶。靡焉能取。照雨露  
無弗潤也。不治畝。畝焉能取。潤理事無非心也。不

炮三

四十

教學問焉能享。心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仇  
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將以盜天  
地。故弗與也。張方平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早已  
鑿矣。果大丈夫。肯被誰愚。果大丈夫。甘心襲此保  
社。愚人耶。  
姚康伯曰：金生水。而水還養金。故其位爲子。子者  
孽也。木生火。而火還燒木。故其位爲午。午者忤也。  
北坎南離。習明用中。逍遙怒笑。雙冥于此。篇終。畫  
圖以印之。  
袁小修曰：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





勝見之外道何  
 以明之不悟心  
 所以心則執定  
 太勝天為真宗  
 非心外有法耶  
 即知為法勝一  
 川計一為道無  
 則無無因外道  
 矣專宗自然則  
 是冥通自然外  
 道矣猶因緣  
 則凡夫輪迴  
 矣老莊通其因  
 作無因作得  
 他來耶。以上正  
 色止於相。且  
 冠若與復從  
 來本在迷打  
 空不取同體  
 白通于空耳

科邊。又笑。環  
 後。唯我。環  
 中。老人。公。回。代  
 歸。以。實。測。通。曉  
 就。如。佛。凡。領。則  
 續。安。聖。馬。每。月  
 因。何。如。飛。將。舉  
 痛。快。殺。也。持。有  
 于。門。前。上。各。各  
 心。了。若。一。老。宿  
 笑。之。門。上。改。門  
 字。上。改。窗。字  
 後。一。老。宿。更。笑  
 乃。為。法。去。門。前  
 上。字。假。令。伏。義  
 寫。六。十。四。箇。心  
 字。又。圍。了。寫。一  
 箇。大。心。字。你。道  
 笑。臉。旁。觀。否。笑  
 曰。一。僧。道。一。僧

文中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質論也。以費表隱言之，大氣舉地于天之中，以濁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微耶？天動也，躍體圓轉不息，而秩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舉四游，時時發生，萬物不落動靜之理，即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禮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必物物而呼之，其聲卒荒矣。然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哉？廣深密經言：證自證分，白淨識為九識，約為八識，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含藏識也。姑割截而鑿出之，耳寔一心也。總是阿賴識，總是

炮三

四十二

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靈知也。聖人貫混關，虛實形神而明此中理，旁通即化，其氣質而泯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超天，超邊而又超中。李蔚贊曰：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果，然乎哉！噓噓天竺，以生來死去為參，外道有無四見，矯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以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濁智流轉也。故提惟心于識之上，此是離微折攝，化相為妙之機。張士特所謂按析解剝也。世士不達佛之因時說法，而一心

校傳。說。是。是  
 一。地。埋。知  
 未。後。一。箇。死。字  
 透。得。下。手。一  
 箇。死。字。實。感。應  
 古。德。云。未。得。箇  
 人。真。須。得。箇。人  
 真。實。得。箇。人。真  
 須。得。箇。人。真。且  
 同。本。無。出。入。者  
 是。何。物。耶。因。知  
 道。不。得。直。說。道  
 得。也。是。同。玩。無  
 與。士。說。則。別。矣  
 時。不。待。人。無。名  
 人。曰。去。汝。那。人

為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參兩貞一之故。一生聖聖賢者，循牆未能窮盡，何惟其為清涼大洪，難而外之，不即被天下老和上舌頭滿淹殺，齏齏無吐氣處，甚且莊攘夸脅，互相欺販，佞關皆非，而莊亦受冤矣。用心若鏡，埋沒多少。陳丹衷曰：莊子隱，吐開氣耳，應帝王云：猶禪立君臣綱宗也。往蹇來頌，利見大人，隱不自隱，豈犯正位，曾知大林寺之啞鐘，天皇寺之畫像乎？杖人舉孔提莊，衛道苦心，其誰知之。

炮三

四十四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and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very faint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a placeholder for another page.)

藥地炮莊卷之四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篇

春洋行者 蕭伯升校 壽昌劉刻會元 若過若士壽 之十日而笑曰 不通則字法門 惟其強項魔王 痴心圖達路較 些子壽昌曰且 存存吹神分乃 云若士十日情 翻字法門較似 廣效開容便放 相去多少解釋 一增黑豆漫天 龜犬無靈枯樹

褚云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為郭象所刪修 焦氏筆乘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 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 身當其時而肱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 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 踰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

炮四

費力曉曉後 鐘鼓不休名焉 勾賊賊家實是 孰以升木所以 古老一刀倚天 萬股則實必歸 鬼不敢就至今 斗斛牙行重新 官印然後所頭 布袋許乞一文 愚者曰放特冷 來君 試讀孟荀莊列 申韓惠董同在 一各各出諸經 惟其決之光重 云其執一政合 觀自明子思特 地指出代明題 行之神亦重嚴

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為田常其為假託甚明 迂葺曰以斗斛權衡為駢枝而欲去之贅三層 未始有之混沌頭上安頭非續鳧斷鶴之甚者 乎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非鄉愿最巧 者乎憤而行仆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藉此玩 弄生波耶末世以猾媮悍伎之我而見飴以沃 戶矣莊子冤哉人情惡理拘而才士好奇翻得 此培聖縱盜之滑油合衆人之咻以為快理士 膠拘核亦不稱豈能以非墨之守勝習輸之攻 乎以故好修常屈正理常晦目為迂腐險鬪偏

藥地炮莊

價值則到此 州曰正人說邪 法則邪法亦正 邪人說正法則 正法亦邪邪道 步圖權衡到此 愚曰 龍元變學理 曰王摩詰是 說佛道之是 佛道之主新建 朱子晚年出家 一老病見道 正好送他上學 其此眼方可以 備此此處愚 喉作路行得 一語中味時如 何曰我其言

鋒羣煉殺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沌 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 所逃也彼竊混沌以廢天日之權衡而羣教為 公然潑悍爭奪之跖嬰兒其將奈何明收荀子 之性惡而賤其體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 貌做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狠縱楊子之為我 而不知足則將奈何于是笈鼓以膠目塞耳必 不可能之法而實巧遁橫肆使人不敢詰其更 奈何洪荒不知父今知父是不反本也弱肉強 食近于禽獸今有禮讓是不古也仙定鬼窟則

炮四

大風烈則樹 樹自有旁人說 短長 可與說請商 泉念語泉自惟 曰大泉其白始 念泉河甘德 出泉河後同典 應行者何在 曰當時去泉 便打破鐘鼎 釋曰因緣 死家出入行 氣世道他此 縱使彼按金又 佛地使行狗有 則佛兒打破玉 無眼笑曰何故 犯手佛鐘我則 運典摩來日不

死執混沌耳避世匿形者借之若計黑路以塞 源築堤適以橫決而詐愚不學者秘傳罔民矣 豈有光明正大而廢天日之權衡者乎人生為 不落有無之有日用猶不落晝夜之晝遊虛以 遺累乃榜無以荒事增累乎家常不節飲食而 專賣番木鼈乎况藉口卽有是無而明滅暗縱 者哉情不可縱亦不可滅是權衡者混沌天地 之神髓也聖人貫萬古而表其公平立仁與義 正所以宰其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萬物一 體仁也各得其宜義也塞天塞地木仁義矣豈

待正名立教。乃曰子為克家之督。政府宰民并  
 宰君哉。混揚遏者。本泯者也。善貫有無。以中正  
 而統其餘者也。豈曰婦而生子。為失女之體乎。  
 何如明其貞體。而為女為婦為母之一貫乎。權  
 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率性。制天用天。裁成即  
 生成也。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偏離而執之。膠有  
 錮無。皆駢拇臠也。廉仁廉義。是則不通。假公  
 濟私。寔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歎。而天地之  
 間。盜所不免。易宜曰。泰否一包。雜卦一決。張弛  
 代錯。所以貴裁成類辨之井竈也。此裁成者必

炮四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

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情。自反太平。物則

付物。是眞天地宗。是凶仁義行。果喪其驕妬鄙

吝之我。則莊子者界茶消飯者也。如或未然。中

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卽此教。各問胸堂。卽

此解。拘方肯通看。

適算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口不可禁。索性

窮盡一徧。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

徒善徒法之不可。孟子已言之。莊子專教賢智

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吞萬古風

待正名立教。乃曰子為克家之督。政府宰民并  
 宰君哉。混揚遏者。本泯者也。善貫有無。以中正  
 而統其餘者也。豈曰婦而生子。為失女之體乎。  
 何如明其貞體。而為女為婦為母之一貫乎。權  
 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率性。制天用天。裁成即  
 生成也。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偏離而執之。膠有  
 錮無。皆駢拇臠也。廉仁廉義。是則不通。假公  
 濟私。寔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歎。而天地之  
 間。盜所不免。易宜曰。泰否一包。雜卦一決。張弛  
 代錯。所以貴裁成類辨之井竈也。此裁成者必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  
 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情。自反太平。物則  
 付物。是眞天地宗。是凶仁義行。果喪其驕妬鄙  
 吝之我。則莊子者界茶消飯者也。如或未然。中  
 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卽此教。各問胸堂。卽  
 此解。拘方肯通看。  
 適算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口不可禁。索性  
 窮盡一徧。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  
 徒善徒法之不可。孟子已言之。莊子專教賢智  
 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吞萬古風

笑翁曰。近世通  
 一五一十。無太  
 過。原來。雖亦  
 可。解。性。機。米。不  
 如。一。播。死。生。  
 今。朝。若。欲。百  
 世。後。知。何。且。呼  
 青。天。無。語。  
 若。謂。此。外。別。有  
 約。然。則。若。不  
 許。其。出。性。更。深  
 喻。不。增。不。減  
 樹。起。無。用。理。理  
 手。脚。未。免。多。方  
 忍。有。下。下。下。下  
 者。與。十。十。十。十  
 者。你。一。學。我。一  
 者。亦。得。無。眼。耳

吐一口氣。寓可以快。猶詩可以怨也。烏能戒鵠  
 不啼。虫不號乎。舟以濟人。亦以覆人。帆檣櫓權  
 在乎舵手。漩浪風雲。在乎知性。豈徒曳牽夸平  
 穩耶。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子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  
 仁義之行。而多方子聰明之用也。

炮四

杖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附贅縣

疣。總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殉淫僻之行。以失其

天真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

中殺活之機。妙在自聞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

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潛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然。五常原

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書小衍。為萬法歷

然之約本。秩序變化之端。幾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子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杖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附贅縣  
 疣。總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殉淫僻之行。以失其  
 天真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  
 中殺活之機。妙在自聞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  
 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潛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然。五常原  
 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書小衍。為萬法歷  
 然之約本。秩序變化之端。幾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子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杖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附贅縣  
 疣。總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殉淫僻之行。以失其  
 天真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  
 中殺活之機。妙在自聞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  
 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潛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然。五常原  
 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書小衍。為萬法歷  
 然之約本。秩序變化之端。幾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子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兄惟急難他多  
方若須開羅帳  
已不閉不見卻  
來風句遊心欲  
性而愛無用之  
性也兄自問此  
是駢枝費我否  
如何是一際重  
立曰駢枝費我  
一句快活非常  
載得世界唯泣  
若非世界上啼  
泣猶罵忍顯得  
鬼是泥中的快  
活方下細探發  
口細嚼細高花  
史巧能將露下  
方計從來一

字無幾乾二十  
八百猶太多  
且道這駢枝  
與駢枝何故  
又得伯夷之  
泥中泥尾路傍  
難得何故又  
亞路合兒之度  
此真大易滯  
甚之奇貨則約  
三百金五十  
之奇利而勝  
志南陌騎  
以知其具  
聖之大名者乎  
中教人反用  
貪嗔癡果然伏  
正正好境生  
性與好國  
嗚曰劫富濟

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擻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駢于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敵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覺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擻德。連取好名目也。竹史  
曾參史徵也。纍瓦結繩。無用之謂也。

炮四

駢

五

生生存存。如如當當。皆正正也。正者是甚。正其正  
者。又是甚。不見在宥篇中之物。物乎。物其物者。即  
是不物于物。踉過一際。重玄。所以駢駢贅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于  
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于  
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且  
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正其伯夷立  
身殉天下。可  
亡羊補牢。後之  
以身殉道者。  
嗚呼。何其以  
身殉道者。天  
下之唯此。又何  
如耶。  
口鼻皮膚目  
知已矣。何其為  
人多憂也。君子  
殉仁義。實為身  
家性命。殉貨財  
亦安行仁義者  
曰身殉天下。放  
心放心。則謂伯  
夷。即可得名。言  
隨指矣。正使聖  
人死。大盜止。又  
誰不殲生。性

子父之直也。  
何切分。流財下  
時。齊解。唯于  
博。實。其。資。什  
史。而。其。不  
實。足以。人。之  
憤。而。各。通。其。道  
耶。試。問。餘。怨。德  
則。一。般。情。知。莊  
生。愛。財。便。宜。何  
其。多。憂。而。殲。生  
性。乎。乎。合。取  
口。  
有。者。曰。五。鬼。附  
有。者。曰。正。須  
難。老。收。科。息。曰  
不。論。山。七。騎  
要。中。故。賊。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煦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  
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感矣。夫小感易方。大感易性。  
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口鼻  
類。肉。骨。筋。脈。也。又。要。說。屈。折。禮。樂。以。為。禮  
也。附。離。也。以。為。仁。義。也。纏。索。也。撓。也。以。為。撓  
也。

炮四

駢

六

郭曰。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  
人情而愛之者。真可謂多憂也。夫與物無傷者。非  
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  
義功見焉。  
一曰。誘然皆生。非仁耶。同焉皆得。非義耶。將謂八  
兩半。勛物不欺物。號做仁義。單指秤幹。號做道德。  
耶。你道是駢不是駢。斲得斲不得。笑翁曰。未夢見  
在慎到罵聖賢。以媚齊之稷下。韓非罵仁義。以媚  
秦。而見妬于李斯。莊子看得世世皆戰國。直待天  
地壞了。方纔太平。伯夷不怕罵。盜跖惹不得。怎免

如此乃苟全耶。故罵仁義以媚小人。尊道德以媚  
仁人。自造秤幹。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  
用。汝等都被語脉轉了。何能夢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小人則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賊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則挾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  
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  
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炮四

七

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  
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  
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  
子。小人于其間哉。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斲其將指哉。除此四  
殉。將殉虛空乎。將借虛空以殉饜乎。天其跖。跖其  
天。常羊于戚乎。相繇九首乎。止為不能順性命之  
理。而中乎常然之節。故繼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史莊則直吐其  
情此張莊乎即  
功室乎將欲取  
之必故與之乎  
莊子苦心于教  
世而放于為  
文實用其六  
經室之陳莊  
子掩其面而  
之入帳而掩  
一而而不說  
何等世世  
以為荒唐又  
以為虛生是  
不謂莊子者

力解民之惑耳。揚退順天。隨緣乃當。一味貪冒。洪  
荒為渠魁。三窟哉噫。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  
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其  
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  
謂也。賊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炮四

八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舊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寔莊子所言  
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殊。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  
確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立說。仍是為我窠臼。  
章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  
澹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長曰盜跖則  
每結皆若若深  
厚不可知者  
柔有餘得辨  
守勝之道其式  
與勝道證上  
薄坐式問禮曰  
和上早晚問  
禮曰今日故上  
盜跖賊盜使  
式曰不奈何  
打破原斗  
一為莊生固  
參曰外不致  
仁義之名內不  
敢為高辭之行  
其括實无咎  
元聲曰莊子  
數高言義何云  
括文曰使知

不可能得非情  
處耶。曰。幸得  
多奇字。方人本  
必知其。若曰。且  
道。街。市。布。衣。是  
如何。括。  
子。愛。愛。離。離。作  
廣。又。作。反。離。  
莊。子。內。篇。不。了。  
又。作。辨。辨。當。作  
反。離。一。歌。可。乎。  
古人。云。寧。可。與  
有。智。人。相。說。不  
可。與。無。智。人。說。  
話。愚。曰。個。中。幾  
個。能。相。說。曰。吾  
深。林。裡。杜。德。  
笑。曰。近。則。他。近。  
又。點。不。出。口。如  
何。點。曰。豈。點。點

得天地之反維  
漆園穿窬如何  
比得那惡得  
天地之新維  
史。撰。行。必。稱。不  
到。底。解。釋。曰。  
既。愧。乎。盜。路。又  
愧。乎。邪。正。可  
謂。亡。羊。笑。此  
啼。泣。  
杖。曰。得。得。得。地  
飲。天。不。如。偶。得  
情。心。則。會。道。道  
道。空。則。界。須。信  
二。真。將。第。海。曰  
莊。生。但。知。君子  
好。德。不。知。天地  
更。好。德。子。人。下  
口。加。以。聖。賢。是  
天地。人。也。天

陽明曰。用規矩為方圓。則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遂執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又曰。中只是天理。變易從時。如何執得。須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抄此二段。置駢拇後。請一權衡。正曰。不淫僻則仁義。不仁義即淫僻。事不兩立也。果雙楅而一念不起乎。若倚本空。又縱人敢為矣。管子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比釁撻記。法何所避。老曰。去其太甚。莊曰。適得而幾。仲尼不為己甚。非回途得妙耶。兩不敢為。可以磨慎獨之刀。勿偷坐鄉愿之窟。莫惟迂人一點。

炮四

九

杖人曰。人身有駢贅。或可治。不可治。使心性駢贅。固可相忘。不治乎。安知仁義政刑。非治民。侈于性命。不情者乎。仁義與道德。相去幾何。道德與性命。相去幾何。得意忘言者。默識之矣。阿劍曰。諸方盜法攻擊。何以揀之。杖人曰。非所知也。邪正真偽相奪。正是激揚機用。使于鑊湯爐炭。絕其偷心。不得躲跟。踏翻生死窠臼。此乃慈悲相為。正打傍敲也。不見易以變化不測之神。摩盪交錯。為吉凶悔吝。始能生其大業。哉。尼罵僧。觀他僧曰。你不看我。怎知我看你。噫。世間豈有人境。是非為孤起之能所。

地。曰。首。口。說。理  
生。我。是。說。理。為  
生。本。矣。如。不。得  
已。以。權。衡。托。聖  
人。聖。人。托。聖。大  
師。五。藏。五。常。而  
誕。今。古。一。任。道  
者。盜。竊。者。而  
汗。不。欺。詐。多。不  
欺。枕。實。神。安。哉  
笑。曰。汝。無。始。來  
野。氣。不。除。此。乃  
假。也。即。巧。取。也  
人。最。不。免。真。事  
則。如。亦。安。而  
委。委。故。以。權。衡  
聖。師。當。各。其。道  
等。所。使。人。感。而  
而。深。愧。之。且。生  
早。此。此。理。後。止

引。以。讓。短。道。知  
常。暗。香。深。淺  
實。好。耶。不。得。已  
又。轉。一。語。曰。汝  
性。真。實。耶。

哉。人自招嫁耳。木人看花鳥。則免矣。然是石壓艸。語未是發藥病。語寶王論曰。道學不求無障難。直求諸己。無惡于志。可也。佛以提婆達多而疾成佛。你惡人來觸犯無明。我謂你尚未有真對頭在。蕭伯玉起信論解曰。莫妙于法。而心為粗。但信心而遺法。故心成而法遁矣。如一人目視耳聽。心慮口言。手持足行。並舉而無容。心為見人而不見體也。味者以法為粗。以心為精。以體為內。以相用為外。犖然角立。身首異處。非全人矣。坡曰。手忘筆。而後能書妙哉。虛舟子曰。緣熟則忘。自得則忘。能隨

炮四

十

境沉智與理混。心不見。心忘是本忘。將以攬筆為忘筆乎。以塗鴉為張顛乎。雙奪雙融。謂之無事無理。乃事理不二之急口也。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然則聖人所表之權衡。豈非究竟堅固之中道哉。物呈帝則知。而無知。出入以度。不落動靜。權衡付之萬世。心天本不可欺。親守雖異。顯遜雖昧。但絮常然之矩。而盈虛時乘矣。深幾神明。惟心體物。願不可惡。觀其會通。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森羅節序。本不動絲毫者也。如此反復充類窮盡。又盡冷地看莊子曰。百家往而不反。知愧者誰。





本字不惟莊  
子即韓非之  
長亦實見經  
聖之君子者  
也。趙若過否  
中。能語新子  
自被內。外引  
得。則子。是。不  
看。

呂覽口或。或  
下宋五王。王  
國中。解。閉。兒  
弟。子。解。之。解  
一。不。解。其。一  
閉。者。曰。彼。不  
而。知。其。不。可  
也。是。更。巧。子

楊大。復。曰。黑  
白。馬。同。作。馬  
馬。非。馬。白。馬  
也。天。地。入。地  
孟。九。不。同。石  
不。若。瓦。青。事  
程。馬。生。人。教  
相。若。不。相。若  
已。括。相。與。其  
解。一。而。不。解  
也。聊。以。作。莊  
之。頌。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  
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于利  
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縣。上音如。如。月形。者。  
自。明。介。倪。猶。睨。也。曲。也。驚。抵。也。變。久。也。流。也。吐  
出。街。也。縣。

迂說曰。荀子云。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一。之于情  
性。則兩失之。正教顛預。率性偏委。氣盾之病。激言  
性惡。重禮也。剔性于生前。且驅情禮。雙遣耳。錮于  
虛空。變成奇貨。離卽斷常。愈玄愈幻。荀子曰。匿則

炮四

大惑。畸不可為。毋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  
比量耶。積一日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來  
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享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  
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祇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  
立春。候不差秒。歌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  
法雙忘。非膠致也。平在自反。暫歇過關。用之物物。  
還其本事。以空藥世。以妙醫空。其火候耳。正義曰。  
中節之比量。即是現量。即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  
于法位。三拜依立。我何為哉。達者不樂羈絆。逸流  
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為例。

藥地炮莊

須曰。機。立。物  
可以。存。能。可  
者。抱。曰。漆。圓  
后。捕。得。一。錢。機  
耶。咬。曰。須。呼  
朝。朝。必。結。金  
趙。州。開。一。葉。子  
什。德。處。去。望。云  
偷。州。州。去。州  
云。忽。遇。趙。州。又  
作。聖。生。要。打  
兩。宗。師。休。去。無  
存。能。曰。機。也。如  
機。上。曰。機。也。如  
非。比。現。機。也。子  
是。機。機。機。也。

法鏡第十

將為法。法。鏡。探。囊。發。賈。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既。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  
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苦。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  
曷。嘗。不。法。聖。人。哉。死。而。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

炮四

偷。世。者。曰。鼠  
則。客。之。何。則。謂  
似。似。  
杖。人。拈。金。剛。經  
云。詳。如。高。布  
衣。提。三。尺。劍。殺  
為。義。帝。使。虞。王  
師。于。諸。葛。處。王  
侯。手。中。得。天  
下。及。見。沙。中。偶  
語。上。聖。則。乃  
思。制。作。法。度。始  
謂。大。子。之。尊。又  
于。池。邊。見。諸。父  
老。乃。亦。欲。讀。經  
說。數。行。下。此。皆  
真。英。雄。到。事。切  
所。在。始。有。此。真  
情。微。真。良。懷。真  
德。法。非。後。人

二一七四五

法得得出播寫  
得自然須知後  
本教獲臣因自  
登臨平物恐此  
心向未罷即  
也取業萬不及  
三代向自如是  
從此大法時機  
可以一五一十  
即能盡然則  
莊子之辨得  
侯其真義帝  
究乎夫直序倫  
分其用叔孫  
色乎難反位  
其沛上之大風  
歌道字究道  
乎味乎水之  
者四所住而  
牛其心焉矣

下其真知已  
創治事竹與  
在是白括賦  
與同漢國之  
一德送在抱  
意中  
爲括渾沌以  
之則并傳之  
或而編之各  
自謂得無上  
將奈何  
可謂若小  
不遇聖人  
侯門高道  
四廣大若

死而大盜亦決不能止。資盜之智亦決不能去。乃  
矯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問莊子必將何法  
始能擊盡聖人。縱盡大盜。吾恐莊子到此亦將如  
鴻蒙雀躍掉頭曰。我弗知而去也。知莊子之毒最  
深處乎。大盜竊聖知。則能得天下而久守其身。龍  
逢比干之賢者尊聖知。則反殺其身而不有天下。  
又况善人少。不善人多。利天下少。害天下多。如此  
數來。又是莊子縱盜以竊聖知。使存仁義以守其  
身。不啻縱雞犬食丹藥。而拔屋宅以飛昇也。予只  
恐不能竊其真聖知仁義。徒竊其誣世惑民之術

炮四

十五

自以爲聖知而自賊也。嗟乎。莊子之意。正欲聖人  
勿自恃爲聖知。利器不可示人。潛行密用。無使大  
盜得而竊之。不然。則烏知大盜門下。更無有操懿  
之雄者。而乘取之乎。祇如野道士竊假符印。以騙  
鬼魅。既不能騙鬼魅。又反遭其害矣。可知真聖知  
決不可竊。可竊者決非真聖知也。果有能竊真聖  
知者。眞千古之白括賊也。莊子亦將被人捉敗。無  
所逃于誨盜之罪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

必爲聖人  
頭斷矣  
致知不可  
手即亦知  
可成于法  
曰政者聖  
以廉身之  
且道與莊  
身船子廉  
代明耶。行  
大欺騙不  
試

上下推其  
竹空門其  
子見其一  
打殺則狗  
其天下太  
自若者曰  
氏病其者  
舟在子先  
此種可爲  
欲手乎不  
轉眼便有  
轉爲總總  
之計以守  
斷其者莊  
之猶與乃  
堅固自強  
一垂曰聖  
則見利忘  
這一律還  
地教無負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  
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  
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闕。聖人生而大盜起。  
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  
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下而無

炮四

十六

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  
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  
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  
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  
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之說。列也。謂。謂。

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乘天

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

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日新。事牽名

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云。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

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

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旨在去欲。勿彰聖知

正。曰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過順天。過神于

揚。此天地萬物之生幾也。莊子去名傳名。奇在懲

炮四

賦

十七

咽廢食。後之偷達者。可授以廢耕奪食之利器乎。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攔亂六律。鑠絕竽瑟。塞聾曠之耳

而天下始入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擿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藥地炮莊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燻亂天下者也。法之無所用也。之說。謂。謂。謂。謂。

呂曰。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典籍棄政教也。焚符破

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

所恃也。培斗折衡。非果培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

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白符曰。遁上遁下。管子惡之。語無為以求名。太公

知其害。曹立之云。愚不自患在一時。而邪異禍在

百世。始于辨。龍。別墨。以有無。矯亂名寔。便于頹適

炮四

賦

十八

誠遁而無憚者。資以誣正。而荒逞焉。浸假至今。直

須窮盡莊禪本旨。申其大乘。容其偏真。而賢智者

不惑。則化歸中和矣。以滅為無。善惡俱絕。非鬼窟

則死水也。卽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誤裸縱脫。大決

率獸矣。安得不覈名寔。申韓因以慘礪。可無憂乎。

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味。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適

得也。童子陽經陰權。韓嬰貴當。賈誼別事。卻說限

勢。總歸中道成章。徐幹不變異術。而疾惡內關。可

待陽明發明乎。莊生能窮跡。識正可助決事。比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二一七四七



一虎曰：昔我  
侍先生成德，  
乃發菩提心，  
轉使阿難問  
曰：我待世尊  
方出，你道這  
後人，猶說且  
欲看，昨見老  
斷曰：何恨一  
斷少丘之魂，  
斷三洋吉利  
之，何况何官  
詩家生，賦賦  
開市高，兼千  
萬，早是兼生  
後，不可思議  
且如十，得子  
劍之昔，按機

化靈之地，  
往能下，鳥  
成四一，春一  
天日，此利  
惡地，生死  
總說，不得  
魂，魂，魂，魂  
只此，此，此  
許多，魂，魂  
惡日，又，知  
子，特，地，打  
明，此，不，可  
理，理，一，張  
家，緒，緒，之  
邪，邪，之，之  
實，一，天。

稱引湯武，置周何地。不與孔子之仁義悖乎。戰國  
之勢在客，莫是藉此傳食。以自著孔子光明。祇圖  
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耶。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不妨盜耶。涇凡云：公卿止講名哲保身，乃是莊子  
誨盜。士子止講傳食諸侯，乃是孟子誨盜耶。楊朱  
宗黃帝，墨翟宗禹，亦是保身傳食，適可而止者。孟  
子詆為無君父母，中剋核過甚耶。後世猖則蚘狂  
則獅，若以適可為中行，去鄉愿幾何耶。如謂絕聖  
棄智，必須死盡全心，果可死耶。誰肯死耶。將以併  
高鈞之神鬼赫之耶。如灰覆火一緣，即炎錫以現

炮四

量難免鑿癡，倚此遺矢堂楹，則赤子亦利器也。大  
決所犯，洪荒獸逞，則絕棄更利器矣。將謂官不容  
針，私通車馬，則總殺暗縱，何用此詐明頭，而教佞  
教狠耶。莊子故決曰：中道成章，依然物物而已。聖  
人知事物時位之斗斛權衡，即是萬元會之嬰兒  
符璽，明五藏五常之圖書，斗斛即神子張弛逆順  
之火候權衡，美惡相極，亦不必窮，物極必反，亦不  
可倚。晉法位之聰明，即以泯其膝鏞，給勤生之盤  
竈，即以養其離跂。此萬古不變之時用也。祇為一  
場警礮解衣，故被風吹別調。

解衣解衣，  
自解，解衣  
牛刀，解衣  
其依然，在  
想，想，想，想  
明，明，明，明  
東，東，東，東  
本，本，本，本  
必，必，必，必  
代，代，代，代  
命，命，命，命  
亦，亦，亦，亦  
去，去，去，去  
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于陽，大  
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

炮四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  
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定其性命  
之情哉。  
陳維立曰：拱手高談性命，而漠視君父之安危。  
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也。君父有安  
危，而惘然與之同安危，至于痛涕，其人生氣盡如  
矣。而此外別有性命乎。正曰：庸人以衣食財色為  
性命，高人以詩書山水為性命，英才以功業為性  
命，賢者以理義為性命，仙定以鬼窟為性命，黠智

偏衰各竊其說以詆嫉護短為性命惟聖人以天地萬物古今經緯為性命故範圍而各安之而人不知也不大拂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何嘗專恃賞罰何嘗不用賞罰哉

杖云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無知者不假求而自足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慎獨可同參

正曰因欲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遂至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厭緘詛盟煅煉成獄舉天下思慮不自得

炮四

二十三

喬詰卓然何暇安其性命之情此無他以不知中道耳因而曰性本不淫何用法度賞罰于是乎縱盜滅理矣此無他以中道不成章耳情出順資使各安其生理在之也平恕悲憫嘗不見人過失宥之也中道成章須知無為有為之君臣道合君用于臣臣奉其君謂之本在宥焉可矣

而且說明邪是淫于色也說聰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扶說樂邪是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櫛卷上憤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攞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炮四

二十四

杖曰此千古正論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今盡趨于下又何能遯于中上哉將欲與之必固奪之重玄廣闢而奪之者是皆細細與之左盤右錯使妙盡此治而不治不治而治之妙也婆心做困更有過于莊夫子者乎更有過于莊和上者乎

崔嵬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賊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淳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偵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不知已杖人口  
隨隨白刺是死  
于不知已也死  
雖丹侍御不與  
交情是又收歟  
一真知已也使  
當時有大手眼  
知難過于彼者  
故必虛心而入  
聖人中道何至  
此乎可以託天  
下寄天下嗚呼  
嗚呼天下嗚呼  
嗚呼天下嗚呼

人欲俗世可憐  
者自此天地又  
何用而安此性  
命為哉不見道  
大德成廣運靈  
通那如崩壞六  
合者何向心  
講學時強江陵  
忍家人道出接  
何不超坐極手  
曰方外人不為  
唯強公曰你見  
在方內如何說  
方外強九長日  
公深無不交與  
人雖知已江陵  
必得心應即亦  
自謂欲江陵之  
得享吾口不先  
十知已必死下

殺結事而倒行  
是公孫頭橫臥  
曾知莊生放擊  
是教人墮子  
謂其家曰半而  
自毀因之且道  
是放擊是傳  
是教人

而陳子問曰  
命有萬十層  
七十之一一  
命子之命

不道好談曰  
對專科直論  
謂林喝散大  
業已通八則反  
生期會不遇  
集材之成此  
情然前則風竹  
史之四則古擊  
那報恩和與  
奪其立已久乃  
曰和和仁反使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服。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于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跡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  
是乎鉞。鉞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吞吞大  
亂。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炮四

二十五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其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為  
桎梏繫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跡。嚙矢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杖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  
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  
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  
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嗶嗶  
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言仁義。而  
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攫仁心。天下  
豈不大駭為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  
義為罪者。唯孔孟之徒能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  
奪者。已不知仁義。真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營責  
仁義之攫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營責仁義為  
是者。以此時唯縱橫合并之術為適用。無事仁義  
之迂闊也。又何知莊生之旨耶。亦唯孔孟聞此深  
歎之。而不欲言之。恨天下不足以知之。或惕然取

炮四

二十六

其意。而洗心于密。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  
以衣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潛艸曰。易言仁利命。以卦象罕譬而喻。正恐玄談  
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畜天下。而泯之。  
史記云。處四凶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  
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良背行庭。正是權衡  
之帝則。所謂既竭力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至  
者以知還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  
命之情也。止為徒法徒善。不盡其用。故莊子反言  
以巧醒之。誰知相沿專賣鬼眼睛耶。



超子遠遊曰  
帝氣孔神兮  
中夜存慮以  
之兮無為之  
朱子每謂此  
必如此存慮  
曰不可使  
子之安以爲  
地之心境中  
曰是處無非  
地心特下復  
曰何得不  
備安知復引  
帝德經制  
如何是特  
切忌也  
是十道曰  
發即得

請汝至道廣成  
子後倒不著  
是則神靈  
四散散子  
觀我氏曰  
又吾點足月  
向上還須有一  
謂公子王孫  
樹下高歌妙  
正風流  
百兩字明  
交參  
百其生上下  
十七上又反  
何處  
且問廣成子  
黃帝爲何人執  
與聖人之不  
黃帝子被所以  
物德黃帝功亦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子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炮四

二十七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自不小也平心  
論廣成子爲上  
古第一田橫下  
不記爲廣成子  
問又何者不遊  
無窮之門也耶  
一笑

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實正也族聚也未聚而由計澤少也物源云下二百歲謂之大劫一曰陰陽之也李淳風生蘇云山經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運日月黃帝師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窈窈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

炮四

二十八

口城特誠月  
舉之餘耳然以  
乾離子繫繫死  
蛇又不加漢湯  
止焉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或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真我也杖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慎精不搖而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外自閉形不勞而入窈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知也我守其一不爲知所敗則與天地爲常而遊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羣為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為心是衆

人也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為

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夫與衆玄同非求貴

于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

以獨異為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

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

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嚮之隨形聲也

王弼答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

抱四

呂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

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

正曰一種險教止逼人鹵莽出頭其成就人無萬

分之一而喪人之生平也萬有餘喪矣棄灰之酷

立法終于白弊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

一樣敵賊判出俟命微倖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蠱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物之不足為而不  
可不為非見其  
手袖金銀珠玉  
搜括其耳皆知  
不為物用則與  
物故之故焉曾  
知無心無物  
物無心之說耶

得其上無心  
尋下有心哉如  
論形無異於衆  
衣履無異於地  
之友作如何觀  
耶豈多如故點  
耶豈多如故點  
物非物點即不  
到  
一法若有吐  
廣存凡夫一法  
者無異於失其  
規界我則曰昔  
賢不立一法  
虛不立一法  
有中道之人作  
此牛假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

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

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

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

抱四

事有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事中節而享其化矣真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顧膠有矣知理者宜有則有

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

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

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

務而寂然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紫柏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

無心也老不敢為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

心唯聖人善用之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

神大之中體分  
先後耶物物  
矣是無是自有  
無好山行人  
無家空處自生  
世說曰僧道人  
致意致意以無  
義耶可立治此  
權教機耳應者  
又曰莊子說則  
真是無物無片  
世辭相州請方  
學佛法去相州  
以掃子曰有佛  
處不得計無佛  
處亦去過三千  
里外逢人不語  
好惡世間與世  
則不之也州曰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  
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  
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  
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  
有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可持持之執  
不子取火得  
之也耶是謂  
也

于大一協于分藝。是無為有為之合也。通于一萬  
事畢。所謂玄也。通于萬一事畢。所謂重玄。重玄然  
後君臣道合。妙叶于兼。楊誠齋曰。中正立而萬變  
通。然後無思無慮。此猶言學道之火候也。思兼慮  
得。卽是何思何慮。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

炮四

三十五

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  
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曰。連子

上文疑曰。名稱夫子曰者。莊子問于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指九子多。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也。口其位而  
行。意者如斯大  
也。生提作一個  
格。後學遂有  
三障。俱動。為右  
祖長。作門對子  
是。備。見。疑。即  
實。指。實。何。用。更

有之珠。或二對  
所感如何。是見  
曉能物。曰。海日  
生。幾。夜。如何。是  
供。求。必。留。曰。江  
春。入。焉。年。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于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近遠。一。口。本。作。作。近。遠。

炮四

三十六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反。口。口。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曰。非。以。力。也。非  
以。明。也。非。以。知。也。非。以。見。也。非。以。言。也。非。以。心。也。非。以。力。也。非  
以。明。也。非。以。知。也。非。以。見。也。非。以。言。也。非。以。心。也。非

杖曰。以黃而帝乎。中而不為。四方色。括之所變。易  
者。唯罔象為能也。居乎北之靜。而遊乎南之動。有  
幾不遺。其神性之珠。而與之俱周旋哉。如更使知  
見聰明。而力索之。不亦將心覓心。何自而得。故不  
居于人我之山。而忘乎動靜之際。則自得之也。此  
一小喻。不數語。卻勝前段長篇。



物向上者... 能與汝說... 合其依八合... 而順其鳴... 乎大順... 杖云一之所起... 義之畫與堯舜之精... 描寫輕妙... 之生物也... 開闢之義與天地合德... 也。

炮四

天德

三十九

夫者... 然辨者... 老聃曰... 成思... 而所不能言... 無形無狀... 起也... 名爲忘己... 焦曰... 亦動人止...

夫者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雷... 老聃曰是皆易技係勞形... 成思... 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名爲忘己忘己之人...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 亦動人止亦止人...

一曰觀其所以... 則故而已矣... 加中舌噴得血... 誠口過幾... 中入酒在香中... 傷向以理... 此即果第一義... 亦惟存局局然... 開道動而行之... 若亡下上... 大笑之聲... 中士聞道動而...

炮四

天地

四十

行之不士聞道... 若在若亡上上... 聞道大笑之未... 知中否...

天曰兩忘是謂忘己... 然物而已矣... 將聞勉... 不獲命既已告矣... 曰必服恭儉... 季徹局局然... 之怒臂以當車轍... 自爲處危其觀... 觀然驚曰勉也... 之言其風也... 之成教易俗... 爲而民不知其所... 淳然弟之哉... 義曰搖蕩... 子貢南遊于楚... 畦鑿隱而入井... 而見功寡子貢曰... 而見功多夫子不... 曰鑿木爲機... 爲棹爲圃者...



叔曰：博學真歌，人甚矣。後實，從之，不為所驚。李與一曰：不善則，則用則道。本始全于神，以假于術，則不可。子言不免，免其所感。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于治天下乎？于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一作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炮四 天地

四十一

杖曰：一段淺調，委人自得之言。外使莊子為老，亦必精練，不如此。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沙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項項自失，於時。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若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潛云：六十四卦，卽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卽真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為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受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炮四 大地

四十二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昭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有公曰：此故照  
借喻其鳴散人  
兼將詩奇特別  
不無只是這有  
兩句：其類不可  
假借不可獨行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此犧樽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跡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sub>反</sub>子公，中頹；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鶴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之盈于柴欄，外重繹繳<sub>初</sub>，皖皖<sub>日</sub>然在繹繳

炮四

四十五

一或不作一喝  
用可故者忙到  
此點或成金局  
必金成續難  
者曰：莫若釋之  
而不推

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于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杖曰：外篇果詆毀乎？人泥于常習見聞之名相功利，或指斥名相功利于始作俑者，毀之則疑，疑則所見為驚，所聞為熒。平日道理無所用，心知迷無所從，無從則惑，惑則困，困則愚，愚則神。此正疑始而後擾寧也。嗟乎！看在此關，堅固世界，怎免詆毀，可惜多少正人奇人，未過此關，而正坐幡竿，恰是檻囊經繳。

開卷說明

在洋行者  
蘇伯升校

讀太白長古詩  
詩太多更難讀  
馬子安老林平  
之句會覺才  
好可惜奇本步  
引及奇下正  
公安句曰：高  
句曰：讀放  
北：讀得行變  
楚：讀得行變  
楚：讀得行變  
楚：讀得行變  
楚：讀得行變

樂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于天，通于聖，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

炮五

大五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而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闕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王弼曰：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



管子慎心成  
制立萬古法  
制亦被編一  
神農百神天下  
齊亥何會動  
地萬物用  
人舉知深  
窮漢之生  
衛環九落  
上下四維之  
縱橫九變  
右往今來之  
攝本于本  
千木一念  
所發時乘  
長後和聖  
方面聖  
保剛毛利全

主神不見道是  
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然須三  
番山水乃知甘  
否輪轉  
時是

宋史曰  
左右文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于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窮理時，有二心乎？有為無為，言有無之質也。因舉費隱混闢焉。窮過乃能不惑。君臣道合，悟其本誠，理亦化矣。物物而已。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炮五

大五

四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下以其義理謂  
之序陳規各曰  
性之有象處  
是無神曰  
論有無詳安在  
乎中即耳  
天無先後不  
折斷家所以  
諸方實  
知所先後此如  
先也知無先無  
後之為最先乎  
此也先也知如  
即是乎對此  
始不巧巧言先  
若者之所感往  
子對戰國之  
消極下之精而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狂愚專謂食色為性，道理為聖人所作，而詭隨又抹撥道理以媚之，故儒明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杖曰：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炮五

大五

五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正曰：不用九層，姑作兩句，一則森然辯別之名分。

時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卽器是道。故雅言以畜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心何如。堯而吾不做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炮五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而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昭不足聞人則不可三時辨極一冬極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法士持格。則刺天地。僞帝王。供客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住于至人。故立政。府而後能公。享無爲之性。正是緣子不得已。其所以然。豈憂爛卻乎。

炮五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視。子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到說皆如少本無功改者本上如書面口如有所得用免則

用大禮一微便見其神入曰莊周持書西藏中東方魯兒夜獲戶許牛不授言五子雖曰能亦死鼠咬谷曰

左與未去即今作陸生書夜有從陸生書夜有別林倒天地拉出前頭供一尊神于何其當當力耶口即舉陸生書

昭不足聞人則不可三時辨極一冬極

將謂遺傳介特  
誰知偷抄輪  
文字後來偷抄  
者以不通文字  
爲不可文字世  
豈避之哉文曰  
因細兩片皮早  
寫了也

韓曰以事觀之  
即有不通即空  
如何免得樂曰  
實積自容樂  
史空心止其轉  
輪人曰起心即  
助放下即忘如  
何相應樂曰高  
低自其能歌合  
甘若越于字斷  
動曰心口子俱  
不知又云有數  
存也足誰數得  
出樂曰屆指關  
音既不得當字  
日自自知時別  
曰了事讀精可  
耳因舉妙深刺  
易枝不解存疑  
讀傳者曰吾即

呂曰：遊竟非遊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製之。

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舊樣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練即精，一作。

正曰：樣不與借，龍無首也。定字明知止無縛，無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

炮五

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

紫柏曰：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文殊輔之，楞嚴會上選觀音當機，無敢議其私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語言文字如春之花，乘花覓春非愚狂耶。明其所以然，即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

炮五

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侯廣成曰：凡書之傳于其異，不于其同，而偏全不與也。于其誠亦于其文，而純疵不與也。別路奇才，恰生戰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莊子也。巧哉！杖云：學而時習之，則知有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之也。又誰知斲輪子能以精粕而醉千古之人哉！宋末有序晦山雲居賦曰：文字見除，雖譚謎皆妙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立，雖棒喝轉語都是文字。譬鏡照物，物還其物之則，毫髮不爽，鏡無礙也。若圖佳麗入鏡而礙矣，即圖如來妙相而礙滋甚。

此書余曰直須  
存得下，庶得  
始了。  
生此六合七尺  
本一切現成  
妄造即破整  
虛前原自歷歷  
聖人只是抄書  
客其前自信  
念魚眼不惹  
妄家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且書  
但問書是到物  
功爲讀海者又  
是到物，知甘苦  
佛問法如何  
是到物，知甘苦  
有讀書人馬車  
口讀書人來世

口書居門外下  
入空中。  
密開一切諸佛  
及阿耨多羅三  
覺三菩提者從  
此經出，且道如  
何是此經，且書  
經曰：學而第一  
季蓮子曰：庵半  
解牛從容中道  
乎，輪扁斲輪行  
所無事乎，但書  
文君一悟而得  
先生，桓公遂斲  
輪，語聖桓公言  
出惠文下字，留  
此一段以待後  
之讀書者。





一種沒姓字是  
推得妙不知  
成運為上過  
幾人

宋祁曰名天以  
上帝而配之未  
必固而方就耳  
必資息如人者  
也以人學天引  
天以自近觀之  
也蓋然寫金石  
入物竹無所加  
其德可矣風未  
始來取末始舞  
也百工權行而  
取委其則何怪  
也有如則者未  
格將見免受開  
然于受上耶然  
則莊子正恐人

誤解向背故自  
家運于末儀中  
身之中一也  
屈身而  
端志則齊威王  
莊琴而善之曰  
大楚而以春溫  
者君不輕應  
折以清者相也  
禮之深細之難  
者欲令意動  
以鳴大小相登  
也而而不相登  
者四時也非惟  
諸君治國家須  
人民皆在其中  
威王下問之徒  
刻以為其已而  
乃授以相印何  
也知相印之盛

望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窅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

炮五

天運

十二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森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辰曰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為主又高杖云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翁如從之純如繳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之亦當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藥地炮莊

故愚而欲與伊  
子則德之聖無  
不交言知其節  
故道乎一節莊  
子成于樂而此  
節以樂為言是  
亦相印也今亦  
無按節者矣莊  
子曰愚故道愚  
者曰愚故道  
北門成表合止  
之節制有我氏  
表愚愚之南來  
經則德忽當帝  
最之什開此節  
天者  
杖云此借孔子  
說世也男兒  
自有節天志不

向來行禮行  
門樂設何妨  
應時演變  
天地以高物為  
狗狗中人以天  
地為狗狗聖人  
以人為狗狗  
為得參者否  
杖曰必欲制表  
冠為標相與表  
獲相何異雖獲  
鼓子前為狗狗  
而遂為鬼魅  
也可乎斯否  
莊生謂伊與球  
若弄狗可也  
食坐無事狗自  
奉承其狗狗而  
已切忌效學必  
具效

農父曰荀子偏言立子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訓而詩興之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連學明成于播樂以安天運愚故載道兼并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又夫子之行為奚如師經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炮五

天運

十三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寐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子宋削迹子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耶闔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二一七六七



謀和正門眼方  
有說語分不惟  
莊子用此法朱  
子亦善用此法  
集孔何謂也  
愚曰莊子以  
漁者喻之文機  
入眼此巧  
味人者也朱子  
以為世茶飲狂  
解樂於天下為  
明好奇之眼此  
法更奇一毫曰  
莊子到是解開  
釋來子即是真  
神師

劉翳能言不  
更奇即如賦  
史古教張路  
九子化龍賦  
一睡王志道之  
開規其體體乎  
杖曰道老賊弄  
子貢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澗魚  
相處于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長不能喞。  
子又何規老聃哉。依也。依無爲。  
王志遠曰。悄悄常常。不縵不續。見之使人意消。不  
使人氣索。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  
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喞。殆非真老聃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所其  
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不至乎後而始  
非此句奇天人  
原自一至此則  
人與天分矣  
作始有倫而今  
乎婦女者世推  
有好色而已。亦  
反于妻子親愛  
段敬之辭。能能  
解脫  
造用涉江。而曰  
設不造舟。豈有  
治人之患。立致  
勤苦。而曰善必  
至于。豈造上。慎  
而造。其情。深  
也。且。何。偏。也。十  
法。不。明。反。深。  
政。所。感。東。坡。言  
江。別。性。不。可。多

食與華。故。賦。湯  
非。如。深。服。制。始  
使人。下。然。自  
亦。造。性。下。亦。可  
夜。消。  
劉。叔。孫。曰。似。味  
虛。著。自。官。本。神  
子。御。史。曰。大。然  
有。每。主。除。奸。邪  
攻。貪。濁。然。而。後  
求。以。法。吏。有。弊  
門。無。事。何。以。免  
此。馬。援。爲。夜。又  
所。過。吐。火。狀。血  
幾。于。喪。身。失。命  
而。終。不。敢。越。胡  
二。師。之。快。是。何  
揚。遠。諸。權。失。不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  
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  
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其知智憊憊於履。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  
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小解也。明說。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

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遏。止爲此自然  
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  
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  
弊。嫉惰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爛笑之。素無識  
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  
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  
爲。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  
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  
杖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後  
一段。又當刪。人以莊子謗先聖。皆僞篇之過。

世人見白鶴  
狀化之老子  
五千卷原意  
無能變處  
論謂魚之孔  
子與六經與  
為人正意  
切立

仲尼焉不學而  
亦何書師之有  
是子白之說  
也近漢日子  
到老信不得  
子且說得那  
應曰那家亦  
視也學實是  
事學不賢非  
子不能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化。類白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無白而不可失。焉者無白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魚。傅沫。細要。

炮五

十八

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實山狀如理而有也。曰。類。白。為。化。也。風。化。也。莊。子。為。鵝。雄。字。而。生。也。傅。沫。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細。要。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如白鵝之相視。雌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為人。又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真莊生鵝視孔老之語也。知無自而不可迹。即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妬忌。出子胞胎。可發一笑。然則薛包趙禮。盡被賢聖薰成者乎。可發一痛。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王。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約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羅多羅三尊三菩提法若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讚法法者即非佛法法云令受大治于出世須菩提得他價出身處色無其耳聞向打還有知他

炮五

十九

心易曰。循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適民之所當為。此平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早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飲食也。無為者。帝王之味也。亢則過。而壽則享也。聖人統乎亢。潛天壽不二。龍虎濕燥。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平。  
故曰。聖人休休焉。此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

一切有意無意之開引後世人則宜作此口角者物多寡多少

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嬰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可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灾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音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炮五

二十一

正曰聖人拈休休為宰相經曰唯仁人能好人  
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  
杖云聖人以德具衆美而不自居乃能為休休非  
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枏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

故曰聖人而精  
神之可寶自  
其詞之有益下  
學者幸切近也  
而人以爲荒唐  
無用之旨及其  
必知也高曰專  
五以清之慎獨  
以存之六以以  
流之是能寶水  
者乎更其精神

四正也或則荒  
唐無用之字亦  
是回帝之制而  
况其非荒唐者  
必知亦是回帝  
之制  
前云恬憺乃合  
天德此云精通  
合于天倫是兩  
層乎一層乎  
或謂此由天開  
或謂此由凡非  
聖者又曰曰三  
十林曰志存如  
此口曰自非凡  
其聖曰能凡能  
學者又曰曰  
曰一十林曰志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漢出訓  
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為元孔孟為  
修伊傅為治彙許為閒老彭為壽迹亦似偏然有  
不累有無不溺無因時利用故為聖賢也天行物  
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灾累非責何  
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純素謂真則刻尚  
為假矣徐節孝曰楊紹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炮五

二十一

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  
苟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邈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  
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必有疲瘁詭激  
則容隱偽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  
子曰事至過當便偽和洽言是也刻意病矣然須  
窮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即是何思何  
慮  
涉江曰世無真病安有真藥果其尚志貴精何妨  
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乎

在何處曰清在  
能凡能聖聖及  
此一客曰其其  
刻意耳應曰意  
此種端早是刻





歎曰惟有王城  
最堪隱為人如  
海一身藏李端  
叔祖王忠道會  
曰藏亦藏則  
覺則定則則  
隱矣杖曰世已  
爲吾隱何勞更  
買山抱山曰吾  
今爲世隱何必  
不出林但問開  
遊羅莫存行遊  
心將請有以異  
乎德者曰自故  
不自世

而便違矣管子曰人不一事著業不得不多文質  
博約乃貫混闢表裏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  
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宋書隱逸傳云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耶因知

炮五 精性 二十四

義惟晦道非曰藏身長白曰豪傑有所約結不如  
舍去而狂者語以爲高陋士飾以自固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即所以存身于身世也深根寧  
極之待即莊生不行于時萬世卒賴此言而見先  
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窮吾之不可窮乎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  
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齊聞見性如夜  
見月者見性  
如老見日僧問  
安事見性如何  
華打三下僧問  
藏而打三下  
安事云應病與  
藥日與三下者  
據合而行各打  
多少古而曰南  
個老漢說免亦  
全其力安寶將  
動搖指然不知  
此僧病在真言  
若有問我但云  
性之一字吾不  
言問且直與古  
人相見多少  
杖曰六則亦收  
了安事性見則  
合耶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罔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  
俗不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俗  
者謂之倒置之民

劉曰前言蔽蒙後言倒置且謂且笑竭一語而終  
焉

正曰郭子雍告將行簡曰天命謂性非天命不謂  
性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紫柏曰心之前  
謂之性何修乎修情而已溫公謂性如地同莊告

炮五 精性 二十五

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  
蓋達上而學下乎陽明曰今是說性非見性三一  
曰真見性者止有一事總謂之繕也可

姚陟仲曰醫俗難于醫病而病乃俗士之參答性  
宗今爲俗宗而安俗反爲見性之飯盤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已又何爲何不爲哉又  
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識而  
小者未嘗不識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識  
而千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  
輩又何足以知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杖曰：原始反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深于故。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粗之微也，埤下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炮五

秋水

二十八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僂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也。既知其然，則知約分，情理一而也。分殊，則難別，同時，似同，異乎。而

殊者，質者，若不相打，下則世能。此他何二。微則山窮，微則高。動若不辨，碎。如得性，煩。石秋水之。自。耶。注。按。子。曰。爭。但。我。穿。卻。處。魚。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莫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凶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炮五

二十九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為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常，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衍。正曰：以道物俗為三種觀，又以差數公分，趣操為三種觀，約分易簡，亦槩具矣。人非執別而迷總，即執總而惡別，聖人豁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壞行布而另求圓融。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鸚鵡夜撮

勝年製，早年製。按，按，如，如，火。訂加，如，是，何。師，乎，雖，而，謂，之。

亦謂之曰... 師是而無非... 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炮五

秋水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杖曰。卽道無生死。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既委造化何用... 然則何貴于道... 得道者不取... 治吐其實際理

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狗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炮五

秋水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真。為真在性分也。正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于非之。而邵子曰。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石曰。明于道。乃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鄧潛谷曰。伯樂善治馬。而馬死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巽制行權。貴用之中節也。可知禮卽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爲之辨正權奇權冥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惟不爲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愚曰。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變憐蛇。蛇憐蛇。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踔。

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

炮五

秋水

三十二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無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猶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水。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杖曰。爲小勝不如大勝。爲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

物而語者。未了。得復工推。推者。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語。非。深。求。之。意。可得。那。休。那。口。何。如。高。道。人。對。諸。名。上。作。何。况。乎。笑。當。曰。佛。與。莊。子。是。古。今。第一。善。處。道。者。推。其。慎。之。

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是太陽四刻。卽彈之。周歲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里。宗動天行十六萬餘里。愚者曰。更有一速于天日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炮五

秋水

三十三

杖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真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真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適時。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真能適時。而不變乎中耶。



惠子如此出戲  
耶周穀五曰惠  
子知矣惠子豈  
讓莊子作相不  
知如何出戲戲  
父曰莊子必不  
作梁相卻空梁  
王請他爲相而  
彼醉之資弄耳  
笑爲曰誰殺人  
嚇殺人惠曰誰  
嚇殺者作相博  
而殺之使與清  
哉去子若于此  
時下得一嚇則  
較死子

惠于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鵙。子知之乎。夫鵙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鵙得腐鼠。鵙鶴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韋忠之嚇華。願傅嘏之嚇玄。晏平知陶謙之嚇許。邵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言譏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爲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炮五

林水

二十六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丹鉛錄曰。曾皙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以我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殺五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通之理。一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

網透金麟。木畜以何爲其。或取成。亦州。諸。曰。遊。者。曰。曰。汝。皆。使。行。也。分。說。也。心。體。不能。可。出。解。

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愚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紫柏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也。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屈喻異。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杖曰。自知之。則知天地人物之知。自亦有所不知。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真知也。惠

炮五

林水

三十七

莊一段激揚。知音有幾。或曰。刪卻。嚇一段。秋水真大觀哉。愚曰。莊子一書。不過以大嚇小。以死嚇生耳。闕一步。不過以無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讀至風憐目。目憐心。濠上海旋。煞可憐生。

西昌學人郭林較



樂地炮莊卷之六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安。逸。口不得厚味。  
 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炮六

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  
 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  
 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  
 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  
 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踣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  
 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視夫俗之  
 所樂。舉羣趣者。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  
 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  
 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  
 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  
 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  
 哉。同職職。各有所事也。  
 僖義曰。必提富貴壽善四字作案。何耶。古人就所  
 樂以鼓之。又就所懼以覺之。故攻苦以發憤。忘憂  
 此一出入機也。造毒以困塞。得通亦一出入機也。

炮六

末流遂以大悟無道作狡獪矣。曾知大道無悟乎。  
 路史曰。爲者敗之。而無爲之說。爲患不淺。二程所  
 憂。先窘閉不堪。後放蕩不堪者也。莊曰。人孰得無  
 爲哉。擊艸驚蛇耳。須知正訓。消遣各是一例。  
 一菴曰。佛始言求真常真樂真我。真淨。繼言無常  
 無樂無我無淨。究言常樂我淨。何爲三番乎。接人  
 先因所近而容其入門。已視所執而奪之。于是更  
 化而歸一。定則至樂矣。本體不落哀樂。即在時哀  
 時樂之中。節中。其如匿道。販機。白誤。何。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千載其天不忽  
于人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達達  
此說不可得之  
達生之得此  
三拜依位立之  
結語達達忘之  
者曰無生長生  
止是達生命山  
通人曰各安生  
理乃是達生精  
之達耶曲曲任  
生也其用長流  
世矣是為而為  
不覺三難兩難  
之能移可知  
何止下耶可知

是正中心一  
因原氣動大  
州物紀小  
編總幼遊列  
曰請力於無  
說或教歌卻  
心休從地覺  
隨方狂真亦  
真可仔細時  
用亦無時可  
空乘慈苦口  
不可噴噴作  
能此善巧終  
能指東為西  
或能解曰是  
通作怪并子  
事若其學語  
孩子自省已知  
非直欲向空  
花波中取日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

炮六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杖曰達生不為物累則精全達命不為知累則神  
全真知物造于不形而止於無所化則死生驚懼  
不入其中而神藏于天氣守于形莫之傷矣開天  
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此非知  
巧果敢之列也世人厭于無知不能藏乎無端之  
紀忽于有造不能處乎不淫之度故天德日消而  
命亂人賊日起而生亡誰能自全于終始哉  
愚曰乾曰旁通情也利貞者性情也觀其咸恆萃

藥地炮莊

還者得心力勞  
高懸成于中  
快問幾何人  
見其何何  
不損人  
曰不必各  
曰此不可  
矣與曰所得  
無嫌乎似口  
而不曾意何  
曰大復現成  
一曰口口  
曰其其其  
米其其其

如吃將已微子  
公教其作甚  
委究其快  
計動心來杖曰  
有其樂神不  
邊有甚好何道  
不得正好何道  
莫道是了回  
曰願願願  
宗教保無山倒  
卓來夢見任然  
大曰曰前見端  
龍上堂有便快  
處今日得第一  
印程矣曰道  
定離則保人  
運物不價是  
位自得之玄而  
位今人則以收

炮六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原不說壞情字只以中  
其本然之節而節之以天地正大之情節萬物之  
情此聖人之情見乎調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炮六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  
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于  
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  
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鎖干雖有伎心者不怨瓦瓦是  
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  
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  
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其真  
潛艸曰董子俞予篇曰上探正天下詳得失正天

二一七八三

豈氣數之天乎。開人之天者。以食色為見成而任縱矣。開天之天者。庖丁信手。依乎天理。而物物住。法位者也。不厭其天。豈有奇刻造怪之弊。不忽乎人。豈有悖倫藐蕩之弊。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

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物而不得

炮六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痾僂丈人

之謂乎。

杖云。此精一之功也。累二累三。至五而後。猶掇之

蓋其用志能分而不雜。故凝神愈精。足以貫攝天

地萬物。唯吾掇之也。又如操舟者。善遊數能。以忘

其外水之險。而不傷吾之內神。則形生俱輕。與物

同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注解在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

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正曰。安則能遊。明則能定。平則自明。輕之則能平。

空之則能輕。險之則能空。此盡變之必至也。危微

方始。不能透過。層層皆是。殫注。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筭。以侍門庭。亦

炮六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豹者。岩居而水

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

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失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丁字物為身附。酒次為精神受。戒者口不為酒。困是不欲戒。其。經飲酒。諸君子。曰亦不知節也。空杯。雙解。太和。以。人。滋。口。知。同。味。良。行。庭。亦。以。九。穿。不。開。衣。白。車。擊。亦。蠟。蟹。子。車。池。曰。高。風。滿。而。深。寒。披。入。何。定。可。笑。今。人。自。語。安。知。精。一。東。坡。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水。蠟。曰。鉤。繩。滑。滑。

幾。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王。聖。命。曰。東。坡。天。美。老。聖。說。語。精。新。解。牛。水。蠟。蟹。子。移。獨。康。伯。曰。文。章。中。有。點。鼠。老。賢。學。兩。中。亦。有。點。鼠。老。聖。則。知。之。真。者。善。其。宜。其。善。其。行。伏。衆。神。危。微。微。哉。



作竊之心哉。此治國用兵之奇術。即莊子亦未必見及此也。此于達生立命。善獲其後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彼若居水飲。養如嬰兒。與夫宴安鴟毒者。又何知生於生。死畏途而別有轉變。能于先天立命。與天下人造命哉。

愚曰。人情聞怪。即駭。駭則肝發而氣上舒。或以恐伏之。或以喜引之。此治神之醫方也。有則俱有。達者造名。以鬼從類耳。奇在有名。而鬼即因之心。幾自神不可思議。惟聖人能知其故而不惑。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炮六

十二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魏子敬瘞鬪雞銘。取其義也。因歎猛鷲之不可恃。足以補此。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者況牛木馬地  
其以理明之客  
則謂可吊掃  
餘處乎  
余全人曰養生  
者為道之欲  
生者為道之  
德勝公到曰  
連生而謂何  
不若無牛唯空  
曰今以無生  
者謂何  
曰曰謂問以有  
乎曰若有道  
也此則有道乎  
曰吾無道也  
變化鈔其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俱俱人與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曰。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天下無難。孫洪曰。故素也。愚曰。故者。此故而已矣。此三句。可與易之繼善成性同參。

炮六

十四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文上繁觀卦曰  
豈而不與會疑  
此否則公變  
二曰字乃利用  
論性疑此否  
左不得有不謂  
者機乎相察耳  
今以此以謂勝  
者即乃故欲



此而敗之乎不然者又欲廢職而使之馬者也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于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韓嬰曰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達命者不務知之

所無奈何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內不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炮六

十五

正曰又須知不以忘腰而廢帶忘足而廢履也曾知曳履束帶乃本忘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賓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于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

孫休為扁慶所說扁子入水見長人無鰓角焉反復只為隨門而詫

吳觀我曰此是達生一節自養甘神自加靈覺之法以達生而

藥地炮莊

養生者必先外生達生而後伏者必先安立中央而執者必先北三魂以驚而感入者感何如哉

何暇乎天之怨哉于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鳥止于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炮六

十六

載饒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又惡能無驚乎哉小見杜子美遺興詩曰淵明未聞道達生豈是足將謂

鞭淵明耶老杜自己亦是踵門而詫淵明形贈影詩曰我無騰化術必汝不復疑影荅形曰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神釋曰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

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非醉車之墮耶葉少蘊以為未在且謂葉與杜其旨同否黃山谷曰

俗人謂杜譏陶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然則葉不許陶毋乃自詫癡人能說夢耶

二一七八七

山木第二十

杖三編背俱非  
如大火聚使人  
不執死法自來  
出身活路耳甘  
漢生口同床作  
參詳分路即面  
看天柱費詞欲  
得居高無兼指  
各人痛癢一人  
知世與拱手君  
相送國老將軍  
雖不支那得徒  
新羅事日一人  
痛癢各人知  
李盧子曰時乎  
乾三則湯時乎  
坤四則湯變像  
地則共此并收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大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訛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炮六

山木

恍惚困學同爲  
像血且知胡昭  
強弱不性與  
身兼操確操操  
何斷或爲充才  
出忘時勢迫人  
不得不得其路  
乘驚空且以  
消心且以并眼  
云爾摩爾句曰  
直豈松小雙節  
結水信山低任  
得矣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入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惟道德之鄉乎

潛艸曰若無臣民君何貴焉材固材藏于不材亦材也成德達材時乘化兩傳倫物中在己無居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

幻以爲仙則抽  
此最通德之題  
之或之妙一半  
于此應曰人莫  
之國是何物道  
是何物道者又  
是何物道則一  
物即不中實操  
而遠矣可惜曰  
聖即去呼喚  
七關開爲博山  
者座一日出問  
諸神山口止矣  
諸第二座問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炮六

山木

十八

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有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市南有人

愚曰屈平不與上官奏艸鍾會作四本論擲與嵇

康便走康乃使人至此才不虛己不免見有于人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問之既雕既琢復歸于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無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北宮

大夫也曲傅謂曲附己者隨之也備矣

炮六

山本

十九

杖云一篇鍾賦虛靈寂感與時俱化無肯專為非

有人非見有于人而虛己遊世一之間無敢設也

孰謂賦歛富有而不通乎大塗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穆穆猗猗而似

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賤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

居得行而明不處得明見曰純純常常乃比于狂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至

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

逃于大澤衣裘褐食糲糲音序粟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好野獸

孔子問子桑虛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

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今益疎徒

友益散何歟子桑虛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炮六

山本

一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去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子孔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于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虛又

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

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相為利者復相  
果能出意乎哉  
借問曹山何不  
曰：曰：無下手  
處。心曰：大小  
曹山者：借問  
切。曰：曹山為  
客。五陰為主。主  
人者：迷客得其  
使。曰：曰：迷之因  
而對之。因而引  
之。道心飛出。故  
多。隔見。曰：目放  
下。復還。故。此  
亦有得便者。否  
客。有去來。郵亭  
如。故。亦。曰：曰：之  
已。耳。電。時。高。談

郭曰：目能觀翼能逝。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  
恆相為累。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也。以吾為戮  
以見問為戮也。莊子每奇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  
老聃。上培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獨抱曰：吹疵求免。故言出世。世可出乎。出心而  
已忘之于。不可知耳。不可知則本忘也。入俗從令  
而已。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此行賢不自賢之方乎。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炮六

山木 二十三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朱也。陽子。陽

張四維曰：驕盈矜伐。人神不與。虛己循理。天下樂  
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江適曰：老云：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而驕妬生耳。  
管見而山木。卽樗櫟意。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則  
世諦亦熟矣。物之窮通。係乎命分。不以不材幸免  
也。中間一路。猶涉殺謫。似之而非。未免乎累。結以  
行賢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  
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  
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炮六

田子方 二十四

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正曰：汪洋千頃。坐春風中。自然意消。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故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曰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正曰陋于人心則禮義所自來亦茫茫矣

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若惝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惝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炮六

二一五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不可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日有恥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

有不忘者存禮記檀弓云中庸有聖人之德而世常行而後大成杖曰哀莫大于心死乃指出東入西之日萬物比待成功而吾與汝交一臂失之一何誕耶微顏子曰女殆步趨吾所以著而未嘗著吾所以未著之者不與化俱盡是人之所忘吾所不能忘而自存者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百姓不知承吾秉彝天則之力是亦惝若乎否耶倘至乎此又何可以聲音相貌而步趨吾超逸絕塵之天命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炮六

二一六

留書曰立字非謂方聲方來也知能如性長爲之尼不使易究愚口以難先一石自是雙湖超出書外而求觀也

執道之守反則  
一切妙向上原  
無開口處回頭  
不覺隨處轉若  
猶不知請問過  
是則隨處也  
山口寄車旁  
上則影忽流中  
一消一得終不  
可少

猶能且言  
馬隨行  
古上請問  
得此方者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敷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忠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  
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洎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炮六

田子方

二十七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于道也其猶騷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洎洎也  
杖曰皆易傳語也寓作青牛水艸以藏龍馬風雲  
正曰假至言以消心或假至言以縱過發此覆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于

藥地炮莊

杖云此篇指出  
孔子一人曾見  
子思一號而無  
標之中庸脫卻  
矣服則孟子一  
號而儒服即  
制神氣矣布衫  
號豈得已哉

日御口好言則  
云似山好山則  
云似山好山則  
云似山好山則  
外篇有益耶  
長篇曰難處  
每恍惚不自行  
益欲從之疑之

莊子一人曾見  
子思一號而無  
標之中庸脫卻  
矣服則孟子一  
號而儒服即  
制神氣矣布衫  
號豈得已哉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作勿一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  
也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炮六

田子方

二十八

文王觀于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  
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缺不斛不敢入於  
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二一七九三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白守黑之義  
其化作無為謂  
狂屈黃帝三身  
為三即一之體  
有礙者皆可情  
實一證依然  
不知黑白  
徐文良曰老子  
守黑養子生白  
將無有背耶耶  
問如何是世諦  
立一切法曰白  
如何是真諦混  
一切法曰黑如  
別中歸統一  
切法曰不著黑  
白如何是立取  
子載曰三變日

字如何是就派  
子立曰日十三  
更存山道公黑  
白未分前一石  
如何曰歸實現  
在圓正下俱時  
如何曰若若若  
先者  
廣舟曰成言不  
應黑白成言知  
白守黑成言白  
即是如此亦一  
證三證否  
三問何非三舉  
一答早已登耳  
汚南水能轉輪  
說住若過州  
冷茶釀出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  
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  
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于白水之南  
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  
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

炮六

知北遊 三十二

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  
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  
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  
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  
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  
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  
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

藥地炮莊

宗鏡曰豈是甚  
其知見根是相  
曰百川不歸為  
學日益也水德  
石以萬道日損  
也今不知為學  
日益又安知為  
道日損乎  
大慧云上土問  
道知印印印中  
土知印印印下  
土知印印印下  
土知印印印下  
空水泥無差別  
因上中下七故  
有差別今欲得  
入和印印印始  
得故曰第一句  
印印印第二句印  
印印印第三句印  
印印印

真得之人无差  
別因空水泥之  
初故有差別今  
欲得入和真得  
之人無差別也  
始得然則知北  
遊之三印在黃  
帝或有眼者見  
否則則何時不  
容人眼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  
也吾問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  
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  
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  
言  
筆乘云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  
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人事耳黃  
帝之于道寔非減于無為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

炮六

知北遊 三十二

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為至矣  
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  
外不在兩間語言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  
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  
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  
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  
空處服无所從亦無從道寔非道故耳  
正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非執氣也所以  
為氣者何邪不得已而理之理因心知心與理來  
特因事物時位而顯其常變聖人一眼看徹故明

二一七九五

炮六

知北堂

三十三

炮六

知北堂

三十四

我是一塊文曰  
我是瓊州曰  
我是瓊文曰  
我是畫中州  
曰你在美邊作  
麼文曰我在此  
中畫州曰把  
將果子來此亦  
每下意况否右  
人意在喉嚨裏  
且候一時培酸  
其開篇曰開不  
若塞開即是塞

不形之形。形之  
不形。魂魄將往  
乃身從之。此非  
神我靈耶。曰  
不見。掛者云  
用假不用以長

得其用乎。笑翁  
曰。無乎。物論  
則不也。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齒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

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殫。際其

天表。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

形之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炮六

三十五

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

曰。在稊稗。不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虛舟曰。鄭潛谷標孔子。不過乎物一句。此篇曰。無

乎逃物。合觀之。妙于物際矣。肇論以物各還物。謂

物不遷。空印駁之。謂何不言性空爲不遷。蓮池復

駁空印之論。謂物各還物。則是本空。肇曰。本無也。

實相也。法相也。法空也。緣會也。五者一義也。何用

駁乎。外物。藥也。格物。茶飯也。

正曰。物無貴賤。浩浩其天也。物有貴賤。法位歷然

也。物有時貴。此盡變之用也。物有常變。此聖賢之

宰也。諸家偏執。卽相爭矣。神明用之。寂歷同時。客

曰。何能同時。答曰。一家講。然主自統。僕

周偏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炮六

三十六

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不知其所窮。物物者

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

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虛舟曰。物與無物。際與無際。皆楞伽之百八句。雙

掃者也。金剛三句。法華歸實。尙有一着子在。何况

莊生半提耶。劉孝標曰。臧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

不流。忽然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



勿言難。然如隱居放言。噤口不住。何舍其可知。而欲窮人以不可知。又窮人以不許其知。而謂止於不知。連環巧閉。而又云周鼎鑄。倭脚指。又更巧矣。然而棘端母猴。窺日畫策。故是屠龍之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虛門不實。漢主句。點。于。守。耶。中。化。會。得。齊。主。切。折。倒。于。大。覺。下。紫。羅。帳。裏。微。珠。一。喝。不。作。一。喝。用。孤。除。兩。路。內。括。出。三。多。一。委。同。時。呼。人。成。見。莊。主。之。神。光。確。免。竹。見。莊。生。之。喝。

炮六

知北遊

三十九

物即神矣。無亦無矣。此知神明一貫者。直下逍遙。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江大馬。三。大。司。馬。也。之。國。也。

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因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路以治病。因材而各自取焉。前一節。光曜問於無有。此言所以巧。所以有道者。正長得其用於有守也。

藥地炮莊

右。今。三。字。即。无。古。今。實。是。是。今。昭。然。昧。然。者。誰。耶。大。豈。曰。也。一。個。那。一。個。更。一。個。那。一。個。更。故。奇。只。在。手。裏。兒。保。持。力。祖。父。從。來。不。出。門。只。此。一。語。昭。然。昧。然。非。影。射。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炮六

知北遊

四十一

郭曰。仲尼言天地常存。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故自古無未有之時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為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己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二一七九九

廣論曰不味同  
險之仁各得其  
所之義體久  
矣今以根枝  
種實作全圖樹  
後根前大家試  
石乃應將新枝  
伐其舊根而來  
其根中之仁乎  
將珍異一核而  
收之乎抑將種  
之乎一身將種  
謂之不仁此  
得及者也既得  
今根全仁而復  
味同體不皆體  
仁者何耶舍此  
全樹別無樹中  
之仁則猶分  
枝生花從屬生

根之生則矣而  
自備其體何耶  
向曰法非道而  
法生道下生子  
得生父母誰  
能悟及此耶今  
曰木身之中為  
天下之大本非  
是身身為本之  
本有味然而味  
者少少頃又曰  
身身之本即本  
身之大本有別  
然而法得其用  
者不知體其用  
今味乎何不若  
莊子實出曰物  
出不得先物也  
已身現在莫問  
形本

杖曰聖人見幾于未發之先乃能順理于已成之  
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兆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  
下根以善惡已變物格知至又何物能逃于原始  
反終之故哉

集云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  
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  
一畫以前萬象歷然一畫以後萬理寂然寂歷同  
時之家惟在子孫善理其家事而已明物之自然  
而物之則即天之則也原物還物是謂本定知其  
本定而不惑是謂不起一念

炮六

四十二

鼎薪曰禾苗未也禾根本也此顯本末也深論之  
苗未而根亦未也禾之種乃大本也猶言天地未  
分前也種入土生芽而種已爛不可得矣于是上  
發禾苗下生禾根而全禾即全種全末即全本也  
是已分後之天地即未分前之天地猶晝後之易  
即晝前之易也此密本末也密顯豈兩截哉所謂  
物出不得先物也聖人與民同患而諄諄者耕田  
芸艸灌水除蟲自盡其人事耳豈曰全末即全本  
而委之天乎生理在生氣中貫混闢通顯密寂歷  
同時不動絲毫此衆人之所不知而聖人神明徹

樂未畢也及  
聯之人生世間  
幾開笑口或問  
不能釋不能止  
此悲觀象曰聖  
人自有免法曰  
何法曰解者解  
頭者解  
許山曰見山中  
之野獸西臺之  
物笑皆干性也  
皆平樂也今人  
既不笑見哭者  
又喜起而笑之  
尤然者曰解  
而解曰既是迷  
情而忘人法世  
道其語者曰  
是阿諛者曰  
聖

貫者也絲忽朦朧便失千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山林與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炮六

四十二

直謂物逆旅耳未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  
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  
知之所知則淺矣  
舊評曰使其言必窮于問使其議必愧于知使其  
說必窮于辯是莊之巧乎  
心易曰生死如晝夜有何不了死固可怕怕亦要  
死所貴乎人者當盡人之職耳時然後言不必去  
言當為者為不必去為曾知舞蹈王路之謂無為  
乎曾知風浴六經之謂無言乎曾知各安生理之



疏時其正氣已  
微然早歎矣乃  
謂者自不其體  
其愚者曰體  
張大復曰藏本  
有物而思其廢  
也乃曰體能化  
食不積則運于  
是人軍賞之人  
納之善化果有  
其理然為實情  
計其本世之不  
務實學而曰口  
至言去言至為  
去言者其去言  
猶幾何愚者曰

謂全生適性乎。誤世敗教。豈論深淺。閒翁曰。彼深  
談不可知。而多方誤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  
理乎哉。彼亦自磨自整。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  
碎。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不多方盡奪之。安能  
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  
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深省乎。曾子則唯  
門人不覺。如杏仁在核中。未有浸爛之力。其仁中  
之根餘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為悟無生法。忍  
忍者仁也。藏也太極含二五之純粹精也。莊生亦

是忍人。且問他忍得住否。

炮六

知北遊

四十三

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于陳丹衷訂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缺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一一作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炮七

庚桑楚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即說。徒也。史記。九桑。一作。九食。禹。其。則。也。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  
隱怪之述。捷于中庸。俎豆雖辭。自成古廟。至人羶  
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耶。名不必杓。杓不必

避隨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傷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炮七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也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隙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迂曰一死生壽夭是虛談之大帽全軀保妻子是閑居之實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拚著而自欲忘之故曉曉如此又將誰瞞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例曰有卽無則食卽不食矣人相食卽是不相食矣有

白孔子於利如此舉實任知察可已本末若彼時如何有自

補養藥有功效止乳是擯而藥

善食節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忘帝力則玉食萬方謂之不嚼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理為無飽無饑無生無死可也杖云古人舉賢任知如用藥庸醫昧病症方藥妄為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病以藥醫藥也老莊一輩浚語是猶遺去醫病後世不達卽藥與醫皆遺去是豈真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善食而噎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南榮越曰整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者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炮七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羸蠋越鷄不伏鵝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榮越曰此言也南榮越曰此言也南榮越曰此言也

南見老子南榮越曰此言也南榮越曰此言也南榮越曰此言也

補此是明題

左翼一齊問  
曰放不下  
去萊石林以爲  
從此出然耶  
曰將請離放  
不下耶石林  
柳子謂然則  
將去耶依然  
第一曰斷斷  
然曰還我話  
頭來

南榮越羸燭。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炮七

出入可憐哉。出入可憐哉。七日七夜。夜夜來復。通日夜也。

郭云：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必求其自解始  
快其然而不自  
知病者未病  
何故復飲藥以  
加病耶問答曰  
人不能好曉於  
御音  
解解探進和利  
也意雖然如此  
動中不是路  
過換頭  
路宜反曰病知  
居上安心處  
是時人快會時  
是者日本也切  
是日師家純然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噉，不暖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其性也。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

炮七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管子曰：眞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冰，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自適，生經自衛，學道造此，而猶曰未也。又引前兒子以告，此師家作略耶。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老子曰：未也。可  
情後後後後  
曾兒子兒子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券內

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憊。憊於志。鏖。鏖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炮七

六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望及耗費也。跋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真魁然者。不跋也。然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眾人之人耳。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創。而不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殺活權是。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賈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憊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拈出心之出入鬼神。為是舉移是之秘。真千古不泄之機用也。可惜人人蹉過。幸得蹉過。

炮七

七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艸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三心既不可得。石何應無所住。由生其心。且問。持即非持。非持與物且乎。券外固是。與人券內。雖免業入。果能不入。券內。是。券內之者。券內也。備。備。門人問。請入。

有物。先天地。呼。客約。無形。本。寂寥。隔。機。作。能。為。萬。象。主。變。生。招。箭。不。遂。四。時。焉。平。地。擊。安。有。能。于。此。抽。攝。後。訂。去。眼。中。府。者。應。切。忌。見。鬼。不。若。深。藏。藏。口。有。形。者。象。無。形。定。易。圖。論。此。心。何。來。終。彼。人。推。下。耳。

物來以費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  
宇宙生死而不惑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善用中者能用陰陽不  
善用者則為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  
功道用之妙無分而不通乎一也不知者惡其分  
而有生死之異強為之備又誰知強為之備則反  
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  
則猶夫死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  
則不必于死已先得乎鬼之為神原不死也觀于  
滅而有定而不盡滅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炮七

庚金

八

一哉不在別處見即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  
見有定自不為陰陽所寇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  
開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竅渾無朕  
兆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孰能以首生尻死而異  
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賦之不知何所自也  
忽而披然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  
宗者有矣故亦強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  
知也如臘祭之殺有臘有胾如觀室之周有廟有  
偃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師有名有  
寔可攷其質因以死償節此妙于先以節償生也

藥地炮莊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死是人之所歸使  
生也能以死為心則人之心終無死地為不亡也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在人則視之為聲音相貌  
也誰知動之出之正之皆道之所司存乎莊子舉  
臘之臠胾室之廟偃猶孟子以動容周旋為盛德  
之至即形色是天性何曾以人事而妨天理哉觀  
室之妙彼語自解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室無  
空虛則姑姑勃谿此至仁無親動而無己之妙唯  
虫能天兒子睥睨同出于和順心于不得已者何  
其神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又能為天之虫以

炮七

庚金

九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文其鼓舞此渾沌而不至  
打死瞌睡也奇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  
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賦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  
也請嘗言移是

未始有物者至  
矣此一語莊子  
是從那裏來的  
口口空無所有  
矣這講是界  
流傳子是從那  
裏來的問問  
問前一切是  
有那無是無分  
曰汝問幾分明  
莊子知人好者  
特以奇特之  
約酒之十日自  
然內外既提乃  
覺其不可是之

二一八〇五



信耶阿耶誰分  
聖人以實其體  
佛以空其體五  
定以疑其體有  
細者來八白龍  
大本不得已  
枯樹果能斷根  
燒盡定然變火  
畫虎始驚解  
衛公負道  
為無為是法  
當有者云感  
有分本免備  
有者云黃金  
色仍是感了  
言口正當例  
時論說不略  
可憐這漢子  
請別商最必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罪。罪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侈。畫外非譽也。皆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  
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悔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  
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炮七

十二

云我直深情  
在君復不  
難此此難  
人結款惟有欲

迂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曰起念。即是欲。果可  
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  
欲。得無相悖乎。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  
一字。真神武。刀藏正。因丁。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定  
是公當也。勿欺好學。隨分白盡。今時。是各各之私  
當。即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  
一有情。慮知解。便是眾生。余謂諸佛眾生。同此情  
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眾生之情。慮。蔽  
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眾生知解。滯于不  
覺也。一菴曰。楞嚴是不名見。固了了矣。聖人之欲。

藥地炮莊

是不名欲。石塘子曰。豁然頭上安頭。則悟生來死  
去矣。彼一贅麻。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本分。正有  
事在。此時。土此十。辨名當物。盡偷協藝之飲食  
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僻見。亦是暗疑。莊曰。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為無不為。蓋為其所當為耳。  
治教尚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畫一。遵行不惑者  
也。奧室尚晦。以煅煉知命。造命之善巧也。多作兩  
末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惟在造疑。一切  
奪之。至當之旨。皆藏喉中。然今時。訛傳。皆執消心  
之方便。作實法。治事。莽殃害政。其能免乎。然世人

炮七

十三

可笑。直告。決然不信。以天筋繫綴之。則駭而受制  
矣。又將奈何。  
朱震吉曰。心洗者。以身為滯形。神圓者。以心為圍  
識。虛致者。以神為礙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  
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懼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  
人。故於空空。何有中。逼取戒慎。恐懼。真旨。苦心。哉  
愚者曰。用寔者。虛。用虛者。寔。故曰。無寔。無虛。祇歸  
寔于法。住法位而已。法住法位。則隨緣當當矣。筆  
瓢曲肱。轍環刪述。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  
懼萬世。即以當字。養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密。

二一八〇七





以云知者提問  
世尊云何應作  
云何降伏其心  
世尊云謂諸應  
如是住如是降  
伏其心此童子  
答黃帝亦若此  
而已矣又奚事  
焉

別括云須首提  
見個甚麼莫是  
尋常忽斷今乃  
命顯耶幸可憐

牛耕田引個請  
身和子自如云  
善謀念慮是聖  
人謀的誰是聖  
人到此如此如  
何見得是善者  
提心既存心如  
阿又求求住又  
求降伏的心  
作的心降伏的  
心是三是一如  
何結款不然要  
求作轉不得住  
求降轉不得降  
何足為希有哉  
黃帝再拜禮首  
畢此是個痛快  
漢子  
自遊遊過假戲  
內外此病痊愈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乘人之土地以養  
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  
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  
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如列陳兵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炮七

徐爾雅

十六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警病有長者教子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  
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  
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  
是心外有法馳于物情七情之聖皆迷昧乎來時  
路矣惟此童心不縱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

方南陽曰以子  
長之才博羅林  
家者無色及諸  
游俠諸儒無不  
指掌而樂正性  
人誦伊川詩則  
曰而已讀出師  
表于茶洋則說  
槍而樂人情好  
槍快亦是固于  
大馬莊子亦是  
知而故兒戲時  
與所用于世而  
故以此極其

謂稱快其談  
國之毛孫已耳  
誰其憐之

點請只在未幾  
一切終身不反  
悲夫獨覺者誰  
能理門聖人不  
驚若亦不驚脫  
子去曰不用一  
家之能而之萬  
方以愛時故

車自照寰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  
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拜童子帝馭自回要須  
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正曰言無為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五十二戰  
且登空峒王屋鴻堤金谷肆志昆臺紫宮投策鐘  
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吞吞多事  
而謂之無為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而舜封山濬川  
命官敷治至勤民事而野死之豈非為即無為乎  
莊子別出其心而描邈之耳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  
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  
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

炮七

徐爾雅

十七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時

有謂而得者  
德山經曰都是  
依神附木精魂  
所以從頭掉  
去或有一個因  
脫者與他商  
存山遺曰直  
獨脫底不是依  
神附木精魂  
若曰用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  
謂得而歸悲夫

不遭時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困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歲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之能變者也又添幾句曰畸士無快惋曼衍之說則不樂怨困無寥闊激歎之言則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

炮七

徐無鬼

十八

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宜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成也莊生故意排突列于穢瑣之中而聳其不困于物之自受用以為高隱劣顯勝之巧有看破此自着穿窬者否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義之至中和之至足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反者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踈跟才士好新不反如我迂漢一句公道亦不可少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闈也不以完其求

炮七

徐無鬼

十九

鉞鍾也以求縛其求庸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闈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破五子之徧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即魯遽之非其子弟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曾無異乎音之君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惠

生來死去或作  
有見或作無見  
或亦有非無見  
非有非無見  
或不可見  
謂九十六見外  
道也然後謂  
佛曰三摩耶

而室科動者律同故聲應也呂曰庚聲起於木公  
子者室聲始命之也中人將周禮云門子今俗云羅子  
古與通

為注唯誠豈不  
運斤成風也哉  
外道則其德也  
亦備之示現以  
解人之新耳思  
難非新莊文不  
新有說者應

備水法去其  
妙可用即斤  
子以此法賦大  
下愚者水齊過

而問也近實寒  
山掃淨實情成  
風不助袖手時  
月有等作者即

管子曰鮑叔牙  
而不能為則賢

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為是。豈可為天下之公是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為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真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鬪。既與舟人鬪又不離乎岑。此豈真有哉。諸子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炮七

徐無鬼

二十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死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孟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誦訛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據款恐亦難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藥地炮莊

以細而後齊鮑  
以中而後齊非  
風斤耶

百直未慮以下  
人非風斤耶

季康子曰管子  
以持君自反為  
風而運其內政  
之斤降中比管  
以持其三曲為  
風而運其魚水  
之斤故然斲斤  
下安石則備其  
真矣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得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炮七

徐無鬼

二十一

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隰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死。齊大亂。此決非隰朋之有足為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撻。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于國乎。權權博博。有戒者否。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音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權曲折呂曰。以色列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

三賢三德何非。序九法耶。耶。解其何非。兼羽。法耶。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炮七

徐無鬼

二十一

曉我三尺不楊。借弄丸。棄羽。布鼓。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反爲此。粉。言丹。亦何苦。與是。虛同。對馬。結。安。長。蓋。附。門。語。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愚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層自解。悲能免乎。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炮七

徐無鬼

二十一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群生于奧。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人安。許。多。變。福。作。陰。地。地。上。增。重。作。重。田。美。增。場。獨。非。以。怪。謀。謀。耶。不。見。遠。地。地。上。噴。

現公之。亦。可。行。其。行。工。結。過。之。把。實。何。如。

之于道全而費之則難不若用之則易於是用而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之言亦第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撮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也夫堯知賢人

炮七

二十四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白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豷是也擇疏蠶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類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何休謂性海波... 暖姝者... 濡需者... 卷婁者... 羊肉類也...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視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以聚德禮之當是蟻羊由器

炮七

二十五

儒故曰繩變者多譎蕩故曰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人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枯梗也鷄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搜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于聰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賢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此處為通也。即。其。天。不。能。不。也。此。百。應。病。子。藥。當。其。症。在。則。藥。性。也。此。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

循本曰自鷓目下五川故字申言其義。鷓目夜明。鶴脛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說向親切。不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直是自有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狗外

炮七

徐淵覽

二十六

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為安。則其難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質。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此當與果能。殊亦。與。英。詳。別。有。一。白。鴻。門。雖。成。穴。與。英。詳。地。日。編。已。詳。了。別。圖。其。此。一。大。馬。標。是。有。用。是。無。

有大揚。推乎闔。亦不問。是已奚感。然為以不感解感。復于不感。是尙大不感。亦。與。英。詳。別。有。一。白。鴻。門。雖。成。穴。與。英。詳。地。日。編。已。詳。了。別。圖。其。此。一。大。馬。標。是。有。用。是。無。

郭曰感不可解。從而任之。管見曰。儒墨楊乘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大力曰。天地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

炮七

徐淵覽

二十七

成運徒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惑。愚曰。七大兼用。正是虛實妙叶。大小時宜。今言大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符乎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此一大揚。推也。鄧止仲曰。冬必極寒。夏必極燠。究數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焉。誠故也。藏一曰。酷暑當使山海俱凍。而今則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石俱焦。而今則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為寒暑所移。即可以用寒暑矣。是曰大不惑。

七。大。不。才。大。明。有。疑。其。漏。者。否。走。解。東。來。止。求。不。被。人。感。風。者。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問。不。以。有。道。不。以。無。道。疑。以。是。道。道。道。道。以。試。人。耶。善。昌。推。石。精。曰。欲。善。善。上。善。道。道。念。念。道。始。知。山。不。好。道。始。知。山。不。好。關。身。跳。出。祖。師。關。漢。范。祖。云。白。



則陽第二十五

彭越見此  
厚節王菜一賜  
曰張師德狀元  
及家何乃兩及  
在門然則退之  
三上宰相齊其  
亦受人之德德  
德矣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獨角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渴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之使

炮七

則陽

二十八

上得就者日雨  
時降然無雨則  
燥不可忍此言  
人當自必勿委  
大耳與物爲親  
樂人之道而保  
己此漆園之  
細說至神乎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平。歸居而一問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善人彭越字則陽與節楚人方子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渴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暘消也。慕用者。假資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

藥地炮莊

齊定相過綠即  
辨故字又作陸  
生辨

龜止正者過路  
相之由尤已性  
相然故節前派  
曰曰日本前丁  
野字復風九放  
一也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此謂釋與情上說性聖人以情之中循本曰。綢繆。事理。轆轤處。爲聖人爲能達之。合天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

炮七

則陽

二十九

博山悟入矣  
昌黎子解時  
脫處定我編編  
向父邊飛飛  
疏寒三年且問  
是物無天耶天  
物物直從未  
始有物未始有  
天未始有始亦  
不免于變編可  
悟與樂問師  
傳與其其家  
無小使不故若  
子與日雨見在  
連網釋

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并案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園營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

二一八一五





夫天下亦猶是也。初謂有多少奇特窮盡而反一  
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撓遊霧。

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集曰。孰為根。孰為門。孰為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  
參究者誰。必欲見見。卽此是疑。見卽莫見。疑卽不  
疑。然與然乎。此謂疑始。此謂莫之為。或之使疑之。

炮七

三十四

所假者乎。

仲尼問于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洪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  
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  
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  
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佛之一字。真非  
佛而實之。即  
心是佛。真非丘  
里之實。實非心  
非佛。真非自施  
殊而然。曰。然  
曰。何故。不曰。  
若然。如何止得  
小兒。唯問趙州曰。佛  
之一字。佛不存  
開洋山。大師何  
為勸人念佛。浮  
山口。喚竹篋子  
僧曰。喚作竹篋  
子。則喚不喚。作  
竹篋子。則背畢  
竟喚作甚麼。山

炮七

三十五

少知問于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于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  
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  
物殘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讚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讚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五部。爲里。編也。佛。辰也。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  
所。正。亦。有。所。差。也。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水。石。同。壇。合  
見。其。別。也。

循本曰。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爲。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爲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爲同。散同爲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爲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百體九竅共爲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并而爲公。妙于自

炮七

三十六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順則繁。壤日歌。此無名無爲而無不爲也。白殉殊面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以道爲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而庸有也。大號極物。虛寔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意之所將爲。至于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乎可言。可意。况乎未生之不可忌。已死之不可徂。正是生死非遠。而理不可賭。只此或之使。莫之爲。不是吾人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根。大疑情乎。或能疑之極。而致其曲。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

藥地炮莊

無聲臭。丘里卽是通方。誰是調御。天人大宗師乎。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賭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炮七

三十七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是。水。全。是。甘。灌。纓。灌。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劫。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董。穀。冥。影。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且。欲。固。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合。一。而。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爲。天。理。則。凡。艸。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魏。和。公。曰。擬。議。變。化。奚。啻。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不隨其所廢則  
一附據物果是  
負天地之說矣  
不原其所起則  
三層本始有頭  
上安而當下推  
倒那外物一極  
打物物者極致  
一極打外物者  
莊子到此四頭  
口更有下得手  
者於快與我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

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蘊藉精微俱看

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舛謬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子

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為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圖或之使

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名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死生非遠

炮七

則略 三十八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謂起言起之動也隨序變化隨大序也極

中峯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合并為公道教務豈三乎心泯子事故物務者至

寔之地也莊于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

終

大器呵數 有因偶既此 處則口不稱 口不稱大體大

乘六曰同人類 族辨物以同 而與既同又 空其不相悖乎 意後意著實相 反人生互藏互 生安且問大公 與安在

藥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炮八

外物 一

兩陷而無所逃躓陳百不得成心若縣于天地之

間慰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思然則言而道盡思

于彼則不可必也且弘被放歸蜀射之時對不言地

而殺其血逆年而化其碧玉晉元帝北魏殺斛律光

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則走皆以奉而齊身

洪邁曰郭象以為大而闔不若小而明陋哉子瞻

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

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朱元城津洲可談曰王

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余季康子曰權 德與時相稱云 九流六學居然 理世之具豈貴 出世之方惟度 門正覺為上智 宅心之域耳佛 曰三界無安系 如火宅而地處 則則曰將三界 乘與故出莊子 曰外物而復曰 無乎造物物然 道者足誰知之 無可奈何花落 去耶不可既解 且去者月

開者學如 春浮行者 川始升發 小令曰九方聖 相見見任以為 孔見聖以為成 規小放于湘潭 仰人而問正是 陳仲思思耳 位得苦下不常 廣極生思常道 非以解之若也 深則神增一物

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以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燦。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舒。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炮八

二

白笥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錯。而知常統常變。故止道其常。奇人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其常痛語云。爾夫忠孝。卽是和。豈以不見信愛。而憤激悖逃也耶。先幾善處。自有批款之刀。秦伯許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卽天。其天。而又何內。何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卒無所逃。而流遁于以冥縱獸。嗚呼。哀哉。聞翁曰。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為恐人錯聽耳。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深談。而究類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詳症審藥。若稍急性。便欲瞥向一邊。依然難醫。聊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炮八

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水。官。水。與。常。相。與。之。字。郭曰。此段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任公之鈎。言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呂曰。莊子貸粟一節。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有餘。鈎餌一節。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効。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廁足。下也。履也。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尙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卽有用物者。卽有容器者。容雖不患其少。而亦不可不知也。况物之所以爲物而可不知乎。決曰。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炮八

外物

六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遷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藥地炮莊

早決絕也。若說家。不故早決。道也。清莊子答。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無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名貴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炮八

外物

七

荆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卽無住着。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爲君臣者。無爲是君。有爲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爲君。則以無用之用爲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顛。口微爲甘。心微爲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城博

筆乘曰。昔臧。舊解目病也。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昔臧。蓋養生家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其檢眼神之道。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于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路。河名。路。水。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炮八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微。微上微下。則物其物耳。何

用外物。忠孝猶是躓。躓之火。詩禮難免。盜襲之推

况設為轉徙遊蕩之談。而蹙脫之於洗洋。以曼衍

遺放。又可使後世巧賊。誣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

哉。松原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

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鼓躬。曰。此為羅

念。葬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責

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閒語。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

反。同于己為是。異于己為非。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

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炮八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

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

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

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垂訓于至當。立言者

也。放詞乎無方。指旨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在猶在法法尤  
為靈靈上味  
清沙直得是非  
不立理事兩忘  
金鑰透網得  
九萬若是如  
變原非蛙狗  
通作其樂樂地  
曰。謂是靈

此亦非兄過  
世軍有幾孝子  
哭死幾高士  
笑而前死者乎  
三真口有時  
天子勸八賢之  
馬有時紀眉  
九龍之車事  
九條而福地

窮年不能不也  
是則其言也  
其情也故以  
言外之則已窮  
矣劉宗韓曰  
周柱上非難  
變廣金中亦假  
李處子曰始卒  
若項矣得其倫  
因以是而矣是  
因難所住而生  
其心然說到  
此正要開盛行  
者最初則此  
有者如何又安  
論折矣何向  
折計本在去

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誠

呂曰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父不

為子媒藉外論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引

古昔以耆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

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

人曷足重哉

劉榮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

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博山曰問來答去鼠啣鳥鳴雖有其聲都無寔意

豈但無益恐成賺悞然則莊子寓言能免賺悞耶

炮八

十二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賺悞固矣有身無

眼直饒坐斷兩頭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

全提時節且問全提免賺悞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而立言之

係重於天下萬世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

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故莊以寓言重言厄言自

逃其旨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打與句中玄意中玄

用中玄乃為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

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神在木之發  
登岸已落七八  
結性者早是  
賺悞陳人一耶  
吾上視原非  
正色君子知人  
釋服故以中席  
謝之且以漢  
有談道者我直  
起去不見其  
漫天舖上之詩  
乎而去休言  
直難此中危言  
已多端到頭本  
會許其色事得  
禁地兩度漫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

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五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莊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惟

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

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化三釜而心樂後仕

炮八

十三

三千鍾不泊廿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廿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不也不及

郭曰養心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

虻鶴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真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南郭子綦改作  
東郭將與女儀  
更添個鬼影子  
郭曰以大圓  
變為我伽藍身  
心安居平等性  
皆開悟曰雖與  
個蓮身符子綦  
郭影在空居則  
不然見成倒置  
九句安居拍拍  
是合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炮八

十六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之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正理成人賦  
夫即以養生之  
利而誘人輕其  
富貴之利與規  
幾分放然。文  
曰。利物足以和  
神。食松柏葉。

筭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

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炮八

十七

韓魏相與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

荀子以蠶喻舍身如來讓歌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用雖然。幾見富貴人肯舍身乎。策士料得定雖然。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閒人看得定。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

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炮八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日有人於此。以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且自子

杖云道之真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真能治

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為妙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為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人。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炮八

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閒人看得定。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日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且自子杖云道之真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真能治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為妙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曰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忝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嗚呼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况亂世顏子六十畝已是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為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埋殺古今人王述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恥衣食不忘溝壑乃能飭粥鼓琴耳山水詩書椒湯殺瘴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炮八

二十一

或曰不作壽者相即天壽不二何至不能自勝而讓讓乎答曰仁壽無量是現在是生何妨作壽者相虛舟曰理誘君子情誘人直下簡然幾個字實是坎其說努力加減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祖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然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兼曰莊語經理固不如就情誘情之捷消也富而可求執鞭亦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藥地炮莊

所謂何如人則此是白勝也

亦自現前何况窮通那得及則心自不動不動心則本無生死矣只為信不及故須先天死後則謂一回耳擇業推擇托下之謂仁賢賢內勇終宜適次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炮八

二十三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二一八三一



乎。不如一念緣起。雖生超世三乘。權學等見此。是荷可得已耶。是。或子不得已耶。

乃流浪生死之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蓋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為己而進學。為人而建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懶縱傲而退。惰四體。不知慚。背四思。不知報。反譏為衆之勤。奉公之冗。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幹萬世之盤也。王

炮八

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死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平。富貴貧賤。兩俱不受也。舜心豈着糗草玉食之相耶。然而人心下流。執平言平。何能平平。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行。鄉愿難免。思得狂狷。文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病皆藥。只在知症予方而已。咸池搔首可知慚。羅薛簪纓總不堪。跳出乾坤飛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三。

藥地炮莊

修符三寶。理天厚。願可矣。白。劫。編。鬼。谷。杜。子。美。曰。蘇。德。靜。者。也。而。先。為。白。拓。其。時。曰。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義。李。涉。曰。相。迷。不。用。和。道。遇。天。下。如。今。生。是。有。何。如。強。項。廢。王。特。地。現。身。猶。覺。直。心。快。口。秦。穆。實。盜。賊。之。人。楚。莊。莊。絕。標。之。語。趙。盾。解。陳。大。子。釋。身。血。且。附。侍。兒。子。從。史。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有。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為。弟。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本。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炮八

使。說。曰。活。人。於。死。學。人。子。尊。賢。德。不。報。夫。于。百。中。之。一。二。而。乃。得。之。盜。乞。淫。德。中。之。耶。卓。去。風。曰。到。既。不。報。產。井。王。剛。不。報。妾。恩。何。其。得。也。盜。賊。能。報。誰。報。實。所。遇。是。也。盜。賊。能。報。誰。報。盜。賊。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盜。跖。傷。人。不。反。其。本。則。爭。之。以。反。本。為。難。卒。而。如。鬼。擊。收。卒。徒。者。何。如。耶。在。生。之。時。人。肝。也。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及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節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晉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瓜而乞者皆雖有名輕死不念

炮八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藥地炮莊

蘇封與七種  
有買乞靈一物  
時隱合下  
胡乃尼山老子  
反三黃衣制登  
之托耶且道  
製藥藤林一語  
何如親過虎口  
一關  
惡孽孽作毒蛇  
去一空一吼出  
山虎羅羅調  
作仰我何放下  
屠刀則看遠景  
遇卻先生若澤  
識低頭若  
置長白口所象  
人不結身與位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炮八

佚放投暴亂也  
非穿六子五  
窮也路爲不知  
人未謂不知道  
故曰靈不有道  
其後世則知其  
人難且孝非徒  
快性較亂亂而  
惡之有不和路  
者多矣  
馬遷記此止  
宮籍往見之象  
曰我與聖賢  
身曰然爾其  
來讓伯曰此  
一物其其  
爲不結在草  
抄其轉真入化  
口編虎頭者乎

管東漢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爲伯夷若有盜跖爲之弟亦必爲柳下惠俞部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爲竺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篇曰以此為性  
正是此類為子  
咬曰直捷推過  
三則本始有類  
存虛空以此為  
性亦非認賊為  
子可憐莊子不  
得已爾爾一由  
請節樂和以消  
磨無厭足于向  
且無人君服  
計口師之聽之  
終和且平此子  
引此福則欲以  
勝爭財者乎世  
視為久病長足  
而不死者正子  
桑戶之琴歌清  
也隨者其生  
而况如更誠焉

而樂之體不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  
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  
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  
不足故求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

炮八

三十四

嗚呼世界權威  
堪耳是推料  
燒料到彼時節  
天下自然休心  
知是矣方信登  
拓現了轉輪始  
識得善知識

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  
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  
鼓篋籥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核音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  
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  
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音醜音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藥地炮莊

貪在口口押錢  
情平不建路度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一口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  
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線了音意絕體而爭此不亦  
惑乎後翻于馮氣注欲貪者上明也後馮音德德也  
安如音然如馮河胎身也  
邵子曰盜跖篇言事無可奈何者聖人無如之何  
孫洪澳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痛傷後世而讚聖  
人之不可及繼以滿苟得此何物乎正畫出世間  
巧圖自護而吹疵賢者之情也  
潛艸曰盈虛本然何苦不知足耶聖人知萬世人

炮八

三十五

上唯情理謂  
唯養生竹埋味  
波邪婦人低理  
操區虎葛羅編  
但壯引自感乘  
欲誠情喚鬼能  
官理層冰聖人  
如其故而表其  
當牛馬隨人難  
大放其奸好新  
不中聽遠送弄  
影攝說給惡人  
自有惡人磨一  
波未已又一波  
聞人君破只明  
歌只世間得假  
奈何

以情而養萬世人以理理明則奪其羶華劍筆之  
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倍之理理懸日月教  
鼓風雷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達我消其名我  
復以平我約其達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  
是天理盜情止是人情智力因泯於分量才能各  
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善龜倫藝鼓舞盡  
神巢蜂穴蟻謀殫卽定君臣蒙袂嗟來鐵脊自豎  
天下聞鶴奉犬金谷望塵天網漏亦膽寒而絃歌  
蠶魚北窗東坡醉車淡味不厭光明正大何故不  
享康衢乎哉辰翁曰盜不能免閻翁曰不憂其盜

二一八三七



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炮九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履，下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莊子游學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

炮九

鋒，齊岱為鏑，管魏為脊，周宋為鏹，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鏹，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白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而無所陵。故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偷。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賤。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炮九

五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匿。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藥地炮莊

凡相勉強。即謂之爲人。偶於必公然。雖勞乃可。或真乎。若此謂。得又。兩容頰。適倫。

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炮九

六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

一。黃法。其于。誠。致。行。者。在。之。不。則。以。無。真。不。假。而。不。真。之。行。總。而。反。爲。虛。隨。作。錦。囊。矣。用。下。人。理。四。字。括。出。矣。緊。

二一八四一





只爲此一孟天  
前前後後許多  
客方纔解得  
見此父子兄弟  
同真死生激揚  
而神者乎侍者  
曰何不以一孟  
分人樂地一家  
曰不

涉江口有知有  
利人之通又須  
知有通上人之  
利人與通上之  
利人久爲知

分製自教不使  
謀各絕道能人  
同德其別海何  
曾非百川決

愚曰知道易勿  
言難正好自己  
一操何故累難  
連爲世世四十  
九年說法不曾  
說一字知此難  
當一領道學聖  
人止是就事言  
事事不厭詳天  
何言說道不可  
得而聞也亦有  
口相言難悟者  
第一難是忍  
後不憚又當

無毒何必杞憂三山街人羅蠅封紙而驚之曰仰  
天笑遊園公子驚奇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

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  
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質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  
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非飲者相梓也故曰今

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德者乎  
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良人也

炮九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嫌漆白求白嫌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離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

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冤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

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以益字助

杖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屠龍者非神之又  
神者乎泮漫所學曲高無和德既支離而道益單

矣窮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數奇則不偶彼握  
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入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亢倉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

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  
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乎塞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炮九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

不知大寧竹節其  
杖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

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  
甘冥聖人刪述轍環即此踐形即此空空關尹曰

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主說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繡潰座者得車之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杖云：嘗觀閻媚蟮李乞墀登嵬，孟子罵世，費用吹毛。莊子更難相與，為其日談無是非而毒更甚也。嗟乎！生才具眼如此，無一知己，怪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始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炮九

列傳

十一

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鉞，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山川險路去遠，來以貌深情一，陳秋並是春秋，冬夏在直揮兩，手讓人情也是，明秋秋光時，在色。

劉曰：謂言游語，而過諷刺不知，此指而今亦有此人。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為有所得者，毫毛乍起，恐耐不得。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

炮九

列傳

十二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擗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于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方思善曰：言八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表暴於外，府者蓄藏于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與天遊。焦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而慧法佛眼皆

林慮言曰：以我之能，窮人之不能，此吡人之心，不可學道，夫且云：切不可道我，會他不會，則曰止是怕地會。

愚曰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取石來鍛之牛小費精一時故上家天寒地凍心驚粉正如此時子與父子將送柳子十來賦用莊子者固然可矣莊子提此公花編與萬世亦其是屬萬世之師耳

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紩食以芻菽及其索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炮九

十三

畏機也凡小過樂生而已此機此同耶耶耶耶同文曰前有一竹筒後有三尺如鳥雀鳴亦足送矣小矣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茶毗之亦敲枷打鎖解脫門也佛法未來而莊子自作此茶毗語亦奇

藥地炮莊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炮九

十四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二一八四五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刪訂作述集聖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為不該不遍一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殺諸家。皆是聞風起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尹任而近察。夷清而近隘。惠利而不恭。獨孔子為

炮九

十五

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艸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常不壞。而一常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末度為端幾。而即費知隱者乎。莊子亦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張

道者太極。好學者人少。其數散于天下。不可少。始矣。尼。三絕不知老。知。言。故。拾。一。毫。毫。論。花。與。然。已。而。曰。一。整。體。然。裂。即。是。數。如。今。有。指。數。計。出。者。然。而。計。有。分。以。數。若。一。二。三。四。不。言。五。四。邊。不。壞。中。何。下。其。深。入。幽。妙。上。下。視。神。一。何。

若不體諸數太。曾其生者無節。如何能說。

子歎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大體。

愚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為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節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

炮九

十六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歌。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杖曰外道之不  
萬舉皆出者以  
麻塞充假為苦  
行不如此不能  
成德又為知佛  
之所其為誤謂  
好如此人不謂  
好若其為路財  
微則語知假覺  
如日露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出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作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作踐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  
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背以矯。偶不作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

炮九

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  
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謂之各不辭。下此口輪。  
譚曰。世上溫飽。而曰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為才士。  
只是心切天下。故曰其於王也遠矣。信知莊子非  
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  
佛亦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

藥地炮莊

此種略與前別  
然其稱之世  
可作其為其  
故初而其人  
也。其有假其  
也。則聞人其  
不其強

出則今日之販拂闕險者。曾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膺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炮九

象機坊文。相被  
墨子指出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  
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內。許兒。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二一八四七

去多少而斷斷  
曰不知道後世  
執權惡則以告  
子取權者大附  
在此矣若知後  
知作德亦可非  
鬼石門  
樹家曰執三際  
俱斷者非推拍  
乾斷乎不有知  
解非不師習事  
乎超出兩頭非  
合是與非乎罪  
過如須彌山果  
能本實有罪耶  
實是死人之理  
解知之物猶可  
笑而從之若假  
哉斷知解以爲  
信聖之刀而既

肆得而以爲州  
官放火之計最  
子爲性以轉世  
爲名家深憂爲  
所謂聖欲笑之  
早已服其毒矣  
哀哉哀哉然後  
知莊子之特地  
打斷以開後世  
之眼其功不小  
而後世尙自伸  
於短之足強健  
儲之項其後哀  
感感曰其如朝  
服若斷離與揚  
權下雖固是受  
爲兩性耶是極  
用彌縫耶此香  
裂破大體正固  
天下太平且問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洽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裸無任而笑天  
下之上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拍輓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  
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家傑相與笑之曰

炮九

一九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箴然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于飢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謬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  
藏一曰當時嘗引楊墨而此殺諸子不及楊此固  
楊之流也莊子其有所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非莊子之冥合乎莊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  
容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如何是大略曰  
斷安機家如何  
是說成口下  
因是然  
管則日本與物  
打作兩機子也  
然勝則復耶  
莫辨則管曰早  
破滿漢皆知彼  
正以奴耶莫辨  
爲本耶  
白上三根正  
受口所實人獨  
得可復入通  
用口路且問其  
其股枝其端與  
隨時之義相去  
多少世所謂隨  
只願騎馬州  
其聖人之願隨

其節與後而時  
由化之然則老  
子足快隨者乎  
將是極強不許  
隨人者故有後  
而先修則始冬  
開後見四時春

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利之楔亦猶佛知人之畏  
死而終日爲生死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  
而已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精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

炮九

二一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  
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  
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高皇曰古今以老子爲虛無謬哉老子密三皇五  
帝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言簡而意深  
時人不識爲好仙佛者假之  
弱侯引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以虛空不毀萬物爲  
寔證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愛討便宜耳張





世時宜學若不  
焉此則安得不  
然心而為所惑  
則問曰無難為  
相有比如何道  
仍小何何代  
人充歸字向火  
想曰後後世洋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倚人焉。曰黃鵠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  
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  
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于德。強于物。其塗隩  
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

炮九

二十三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大長。短。即。實。也。物。而。其。小。通。一。耳。子。蝦。蟻。初。生。有。尾。長。則。尾。化。而。使。則。口。蝦。蟻。有。尾。耳。升。蝦。蟻。伏。元。又。若。下。州。指。毒。葉。了。似。口。  
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曰言兩耳甚易  
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是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  
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韓  
嬰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  
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  
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  
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

且其國一壯  
子耳。言。學。準  
容。似。乎。或。曰。為  
其。宗。師。始。至。人  
賦。開。言。曰。難。耳  
頭。實。狗。以。通。破  
不。值。半。文。後。止  
狀。其。策。論。歸。為  
非。半。可。到。  
封。拜。善。結。云。自  
此。以。後。言。神。詞  
者。其。衆。然。其。效  
可。勝。矣。中。學。西  
結。口。事。勢。之。強  
相。微。使。然。為。足  
性。巧。荒。湖。老。夫  
曰。自。惠。施。一。段  
觀。之。自。此。以。後  
天。下。之。以。價。換  
為。方。而。以。補。空

為。道。者。其。術。已  
可。勝。矣。以。及。人  
為。實。而。以。勝。人  
為。名。事。勢。之。強  
相。微。使。然。為。足  
性。巧。荒。湖。老。夫  
曰。自。惠。施。一。段  
觀。之。自。此。以。後  
天。下。之。以。價。換  
為。方。而。以。補。空

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  
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君子不為也。  
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劉棻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者。本末先  
後一萬。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  
枉而曲。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法也。而成于堯二帝。  
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  
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  
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  
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

炮九

二十四

不能近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  
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  
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  
裂于楊墨。無為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  
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卑。復朴以絕華。沉濁不  
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  
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  
適而上。遂惠子一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  
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  
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史記孟子傳中  
曰先驗小物相  
其委歸仁義或  
曰伊尹負鼎而  
動湯以干百里  
用而作先合於  
後引之大道也  
如其言雖不執  
信亦有生樂之  
也子山曰孔  
子則空言平聖  
幾七段始亦自  
下篇之

之怪新機作  
合為世日終終  
不出此孔光傳  
曰兩牛之數以  
是後之以莊  
子為一物者須  
去物忘道將一  
切來  
王元美曰莊子  
亦人中天也其  
位業所受則天  
中人也其言有  
然而出世外  
者則亦人中天  
也出而不能盡  
不猶如大雅氏  
者則又天中人  
也自莊子之言  
出而後或備其  
合或資其博或

其其或如其  
說者有以乘之  
雖然微固有其  
來之於彼無復  
也吾宋之吾以  
曰為而已於四  
者亦無復也應  
不自亦其非能  
莊子之言一也  
易為宋宋難才  
善之生深不易  
內古之不也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恢恢橋  
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然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薄。鼓吻訶  
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在道。不可  
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  
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亦簡與豕豕共敗。  
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睽也。亦云。險與睽。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艸曰。莊子首言怪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  
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炮九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隘庸好勝而護短。是真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樂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欺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法住法位。止有一事  
相卽是性。豈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  
奇。而提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  
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藥地炮莊

其其或如其  
說者有以乘之  
雖然微固有其  
來之於彼無復  
也吾宋之吾以  
曰為而已於四  
者亦無復也應  
不自亦其非能  
莊子之言一也  
易為宋宋難才  
善之生深不易  
內古之不也

之怪以展其不傳之秘。而設陷虎之機。惠子跳上  
三十三天。亦跳不出他金剛圈也。煞有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之手眼。在杖人到這裏。且放過他一着。  
且道何處是放過莊子處。若這裏別具得隻眼。則  
莊子之孤尚。有在也。切忌與混沌曉得。奇侍者曰。  
卻被大奇曉得也。杖云。汝曉得箇甚麼。曰。和尚以  
莊子為托孤。實是和尙托孤于莊子。而莊子又因  
得托孤於和尚也。杖曰。但得混沌不知便了。汝等  
知得又何妨乎。奇亦笑曰。如此則留一部莊子公  
諸千古。不怕人鑿破矣。

炮九

其其或如其  
說者有以乘之  
雖然微固有其  
來之於彼無復  
也吾宋之吾以  
曰為而已於四  
者亦無復也應  
不自亦其非能  
莊子之言一也  
易為宋宋難才  
善之生深不易  
內古之不也

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助。歟曰。破  
象家取以祛若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雙破以  
歸平定耳。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襲循者。卒無以辯。  
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深微幾先。蛇糾鬼攪。  
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圓鑑曰。觀山河  
如手一葉。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  
矣。非惟片紙。同萬國六合。吹唇豆。而後微也。晝夜  
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  
千秋在一字。黃梁畢一生。而後微也。空廓隱。無  
非象數森羅。萬睹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衆人指東爲東  
指西爲西智者  
知東不必爲東  
西不必爲西聖  
人則于定分以  
東爲東以西爲  
西互觀數則三  
翻兩折反復交  
格處表奇正猶  
不爲然也耶應  
者歎曰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場  
過也  
智則法師自說  
中佛子未時將  
塔爪髮俱長亦  
一奇也昌黎秋  
日許許試問然  
皆轉轉和且能  
本客不之怪也

嗚呼好命嗚呼  
正是物情俗不  
可憐而此嗚之  
東漢分善世悲  
世兩種中嗚一  
嗚謂出相後聖  
各是奇才此嗚  
謂以奇情成  
命交而後後人  
批判能免了見  
命則與其大嗚  
不如一嗚  
子宜與中嗚日  
嗚去西之所本  
日如嗚九嗚也  
之嗚影嗚九嗚  
之嗚實天地以  
來所未聞也嗚  
日可嗚嗚嗚嗚  
嗚不水嗚也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徵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定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抹撥寒暑。戔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  
予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炮九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浪于統  
統浪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賸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葉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冰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製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飲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罅。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榮。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緩  
葬期。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增。以五車藏身。非眼

炮九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嘯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味。若不得惠  
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嘯嘯。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歧頭一脚。情知何處行。美不妨鬪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家。筆且歸。鬪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逆行孤。睡孤。正爲窮子捨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德不德  
必有以天  
托天下何必  
鼓米亡子哉  
爲偶牛者兩  
若迷惘者  
高哉其後李  
提解微自少  
得早自通低  
兒行口唱爪  
老願還我者

衆人指東爲東  
指西爲西智者  
知東不必爲東  
西不必爲西聖  
人則于定分以  
東爲東以西爲  
西互觀數則三  
翻兩折反復交  
格處表奇正猶  
不爲然也耶應  
者歎曰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場  
過也  
智則法師自說  
中佛子未時將  
塔爪髮俱長亦  
一奇也昌黎秋  
曰得法則即然  
皆得神和且能  
本容不立性也

嗚呼好命確確  
正是物情俗不  
可憐而此理之  
東漢分善世悲  
世兩種中一  
甚謂出相後聖  
各是奇才此理  
謂以奇情成  
命交而後後人  
批判能免了見  
命則與其大愛  
不如一貫  
子宜與中道日  
窮去西之所本  
日如神凡明也  
之謂影唯九吧  
之謂大地以  
衆所未聞也應  
日可情黃輝事  
地不水漢地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徵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定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抹撥寒暑。戔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  
子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炮九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浪于統  
統浪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障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葉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冰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製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飲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罅。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榮。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緩  
葬期。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增。以五車藏身。非眼

炮九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嘯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味。若不得惠  
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嘯嘯。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歧頭一脚。情知何處行。美不妨鬪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家。筆且歸。鬪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逆行孤。睡孤。正爲窮子捨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德不德  
必有以天  
托天下何必  
鼓求亡子哉  
爲偶牛者兩  
若迷惘者  
高哉其後李  
提解微自少  
得早。一。通  
兒行。唱。瓜  
老。願。還。我。者

衆人指東爲東  
指西爲西智者  
知東不必爲東  
西不必爲西聖  
人則于定分以  
東爲東以西爲  
西互觀數則三  
翻兩折反復交  
格處表奇正猶  
不爲然也耶應  
者歎曰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場  
過也

嗚呼好命嗚呼  
正是物情俗不  
可憐此嗚之  
東漢分善惡悲  
世兩種中一  
是謂出類拔萃  
各是奇才此端  
謂以奇情成  
命交而後後人  
批判能免了見  
命則其大矣  
不如一官  
子宜與中庸日  
窮去西之所本  
日如神九則也  
之謂影地九吧  
之謂大地以  
衆所本則也  
日可謂黃輝也  
地不水與地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徵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定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抹撥寒暑。戔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  
予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炮九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浪于統  
統浪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賸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葉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冰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製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飲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罅。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榮。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緩  
葬期。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增。以五車藏身。非眼

炮九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嘯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味。若不得惠  
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嘯嘯。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歧頭一脚。情知何處行。美不妨鬪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家。筆且歸。鬪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逆行孤。睡孤。正爲窮子捨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德不德  
必有以天  
托天下何必  
鼓米亡子哉  
爲偶牛者兩  
若迷惘者  
高哉其後李  
提解微自少  
得早。一。通  
兒行。唱。瓜  
老。願。還。我。者

衆人指東爲東  
指西爲西智者  
知東不必爲東  
西不必爲西聖  
人則于定分以  
東爲東以西爲  
西互觀數則三  
翻兩折反復交  
格處表奇正猶  
不爲然也耶應  
者歎曰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場  
過也  
智則法師自說  
中德于未時將  
塔爪髮俱長亦  
一奇也昌黎秋  
曰許子欲問然  
言時和且能  
木客不之怪也

嗚呼好命嗚呼  
正是物情俗不  
可憐而此嗚之  
東漢分善世悲  
世兩種中德一  
是謂出類拔萃  
各是奇才此嗚  
謂以奇情成  
命交而後後人  
批判能免了見  
命則與其大變  
不如一貫  
子宜與中德日  
窮去西之所本  
日如神九鼎也  
之謂影地九地  
之謂大地也  
衆所本聞也  
曰可憐哉嗚呼  
嗚不水漢也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徵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定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抹撥寒暑。戔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  
予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炮九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浪于統  
統浪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賸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葉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冰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製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飲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罅。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榮。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緩  
葬期。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增。以五車藏身。非眼

炮九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嘯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味。若不得惠  
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嘯嘯。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歧頭一脚。情知何處行。美不妨鬪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家。筆且歸。鬪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逆行孤。睡孤。正爲窮子捨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德不德  
必有以天  
托天下何必  
鼓米亡子哉  
爲偶牛者兩  
若迷惘者  
高哉其沒李何  
提解微自少不  
得早自通低  
兒行口唱爪者  
老願還我者